

美文化學名著叢刊



01081

仿古字版
 美文化學名著
 叢刊

窈聞

續窈聞

陶菴夢憶

影梅菴憶語

三儂贅人廣自序

喬王二姬合傳

浮生六記(足本)

香畹樓憶語

秋鐙瑣憶

揚州夢

小螺菴病榻憶語

葉紹袁著

葉紹袁著

張岱著

冒襄著

汪价著

李漁著

沈復著

陳斐之著

蔣坦著

周生著

孫道乾著

世界書局發行



美化化文學名著叢刊

敘言

余弱冠好文學。尤喜讀寫情紀勝等名著。家貧無書。恆商假於戚黨鄰里。一編在手。寢饋俱廢。猶憶秋日晨興。兀坐花藥間。展卷細玩。雖露霑衣袖。續續如汗瀦下。弗覺其涼也。家人因呼之爲書癡。然曩時所讀諸書。心知其美。不知其所以美。第覺如江瑤柱之入口。津津有味耳。繼續讀西廂牡丹亭曲文。暨紅樓夢小說。因併各家評論文字亦盡讀之。始稍稍識其美之所在。厥後入南社。旦夕從陳巢南柳亞子諸先生遊。尋章摘句。時有塗抹。偶亦見稱於作家。顧自審終未躋於美境。夫文字之爲用。寫物則曲盡其姿態。言情則深入於肺腑。述事則細達毫芒。析理則明如水鏡。舍此卽不足以語美。至雕雲鏤月。摘粉搓酥。文字之外形。自不能不稱爲美備。然施錦繡於無鹽。加珠瓔於嫫母。我正不知何有於美也。茲集明清間名著十種。論其內容。大別爲二。一曰誌哀。如葉紹袁窈聞。冒襄影梅菴憶語。李漁喬王二姬合傳。陳裴之香畹樓憶語。孫道乾小螺菴病榻憶語。或哭其妻女。或哭其姬妾。要皆爲悼亡傑作。亦寫情之雋品。如張岱陶菴夢憶。汪价三儂贅人廣自序。蔣坦秋鐙瑣憶。周生揚州夢。或紀其舊遊。或識其所歷。一花一鳥。均足移情。一詠一觴。胥堪排慮。要皆爲懷舊名著。亦紀勝之至文。至沈復浮生六記。則寫情紀勝兼而有之。誌樂誌哀。各臻其

極。因名之曰美化文學名著叢刊。計畫就緒。進商於當局諸先生。僉以爲善。既復承粹芬閣主人以足本浮生六記相示。蓋其亡友王均卿前輩得之於吳門冷澹者。是否爲三白原著。固無可考。然六記久佚其二。讀者每致深憾。獲茲全璧。卽同高鸚之續八十回以下之紅樓。要亦爲文學界所樂觀也。社盟弟趙君茗狂。富於著作。整理前人小說筆記。致力尤勤。今影梅菴憶語暨浮生六記兩考。均爲趙君所著。余因師其故智。於其他諸書。亦各附以考證。間附精美圖片。庶使展讀此類名著者。於時。於地。於人物。多得一深切之印象。編印既竟。爲識其崖略如此。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朱劍芒序於上海世界書局。

美化文學名著年表 (凡從他種書上攷得概加*符號)

紀年	事項	續竊聞	陶菴夢憶	影梅菴憶語	三儂贅序	喬王二姬合傳	浮生六記	香畹樓憶語	秋鐙瑣憶	揚州夢	小螺菴病榻憶語
明萬曆十六年戊子 (公元一五八八)	*沈宜修生 *葉紹袁生										
十七年己丑 (一五八九)											
二十五年丁酉 (一五九七)			張岱生								
三十七年己酉 (一六〇九)											
三十八年庚戌 (一六一〇)	*紹袁長女 統生										
三十九年辛亥 (一六一一)				冒襄生							
四十四年丙辰 (一六一六)	*紹袁三女 小鸞生		岱學琴於王侶								
四十六年戊午 (一六一八)	*紹袁次子 世倅生		岱學琴於王本善								
天啓二年壬戌 (一六二二)			岱至蘇州遊荷								
四年甲子 (一六二四)			岱居湖上岫樓	董小宛生							
五年乙丑 (一六二五)	*紹袁成進士		山房閉戶不出者七月								
六年丙寅 (一六二六)	*統統										
					汪价生						
						李漁生					

美化文學名著年表

(一六二一六) 適袁氏

(一六二一七) 岱讀書
爐峯天

崇禎二年己巳
(一六二一九) 瓦菴

岱經鎮
紅遊金

山
遊曲阜

謁孔廟
三月岱

往兗州
觀大操

(一六二二一) 四年辛未
十二月

小鸞死
岱住湖

(一六二二二) 五年壬申
上嘗雪

*十月
夜往湖

*十二月
心亭賞

月統統
亦死於

母家
雪

統統小
鸞靈幃

(一六二二二) 六年癸酉
中盆水

結成冰
花

(一六二二四) 七年甲戌
紹袁往
蘇州託
巖永赴
陰世訪
問二女
消息歸
九月歸

价隨父
宦兩湖
經彭澤
遇險命
奉父命
至荊州
中途遇
虎中失
家中萬
火數萬
卷藏書
被焚

十二年己卯
(一六二九)

十三年庚辰
(一六四〇)

十四年辛巳
(一六四一)

十五年壬午
(一六四二)

友人及名妓顧眉董白校獵於牛首山上

八月岱往海寧觀潮

七月岱在南京觀祭孝陵

襄應試 白門下 第後遊 蘇州始 晤小宛 襄留滯 影園去 西湖遊 黃山白 嶽省父 襄衡岳 往衡岳 小宛留 居黃山 八月襄 由湘奉 母回至 西湖毗 襄在毗 陵二月往 遊蘇州 虎丘訪 小宛病 中宛病 襄北返 小宛送 至鎮江 偕登金山

價應試 失利

五月價 病

十七年甲申
(一六四四)
是年二月
明思宗自
殺
十月清世
祖入關

清順治二年乙酉
(一六四五)

*八月
紹袁走
餘杭山
中削髮
為僧

俗避兵
入剡積
書盡失

八月襄
赴金陵
應鄉試
小宛孤
身往訪
是年襄
中副榜
九月襄
與小宛
共至鑾
紅腐汪
汝為園
中錢謙
益親送
小宛至
如皋冒
氏四月
避兵亂
全家至
湖州返
五月居
故居襄
八月襄
赴南京
至十二
月還家
即隨其
父赴督
漕任所
襄奉母
挈眷流
寓海寧
春間過
牛塘再

閏六月
嘉定城
陷价越
牆得免
積書數

四年丁亥
(一六四七)

五年戊子
(一六四八)
七年庚寅
(一六五〇)

八年辛卯
(一六五一)

十一年甲午
(一六五四)
十二年乙未
(一六五五)
十四年丁酉
(一六五七)

死 *紹袁

遊虎丘
千卷悉
被劫

五月復

遇亂

九月襄

病入冬

與小宛

同客海

陵同客

是年小

宛編纂

奩與小

襄同客

海陵再

夏襄再

病三月

訪友邗

上襄患

背疽小
八月份
應試報

喬姬生
王姬生

正死小
應試報
是年份
重積書
數百卷
復被竊

語
梅菴憶
所積書

十六年己亥
(一六五九)
十七年庚子
(一六六〇)

十八年辛丑
(一六六一)

康熙元年壬寅
(一六六二)

二年甲辰
(一六六四)

四年乙巳
(一六六五)

五年丙午
(一六六六)

十一年壬子
(一六七二)
十二年癸丑
(一六七三)

悉被官
役攫去
州入豫
州遊密
州遊密
縣之起
化若再
遇虎
五月受
聘修河
南省志
价經雪
苑寓宋
牧仲家
价在懷
慶年又
是年又
客鄴中
价遊富
春山又
遇虎
价往江
右從三
衢至汾
水

漁自都
門入秦
至平陽
得喬姬
至蘭州
又得王
姬
喬姬誕
生一女
漁赴湖
北客漢

十二年甲寅
(一六七四)

十七年戊午
(一六七八)

三十二年癸酉
(一六九二)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一七六二)

四十二年丁酉
(一七七七)

四十二年戊戌
(一七七八)

四十五年庚子
(一七八〇)

死 *冒襄

薛衛公
擬託當
局以博
學編詞
薦价力
辭年价
是年价
作廣自
序

陽是年冬
喬姬死
漁入都
喬姬所
生女殤
是年王
姬死

正月陳
芸生
十一月
沈復生
復隨父
至紹興
從趙傳
為師
始遊吼
山
復至杭
州遊西
湖
正月復
娶陳芸
二月復
赴杭州

四十六年辛丑
(一七八一)

四十八年癸卯
(一七八三)
四十九年甲辰
(一七八四)

五十年乙巳
(一七八五)
五十二年丁未
(一七八七)

五十二年戊申
(一七八八)

五十四年己酉



至五月
返蘇
七月復
與芸同
病
中秋夜
復借芸
遊滄浪
亭
復父病
芸亦病
冬復往
奉賢習
幕
復往揚
州
春間乾
隆帝南
巡復隨
父往吳
江迎駕
是年又
隨父游
幕海寧
復隨父
在海寧
復應幕
至安徽
績溪
是年芸
生女名
青君
復返蘇
州改業
為酒商
復販酒

(一七八九)

五十五年庚戌
(一七九〇)

五十六年辛亥
(一七九一)
五十七年壬子
(一七九二)

五十八年癸丑
(一七九三)

五十九年甲寅

七月復州
 抵廣州
 二月始
 商至十
 赴粵經
 隨友人
 十月復
 吳江游
 借芸復
 六月復
 爽樓
 魯氏蕭
 因借居
 婦逐出
 將復夫
 中讒言
 父信家
 是年復
 亦病復
 復往省
 揚州病
 復父在
 真州
 復改館
 北復在
 復在江
 姑失歡
 於
 是年芸
 往揚州
 復隨父
 名逢森
 芸生子
 幕江北
 游
 虧折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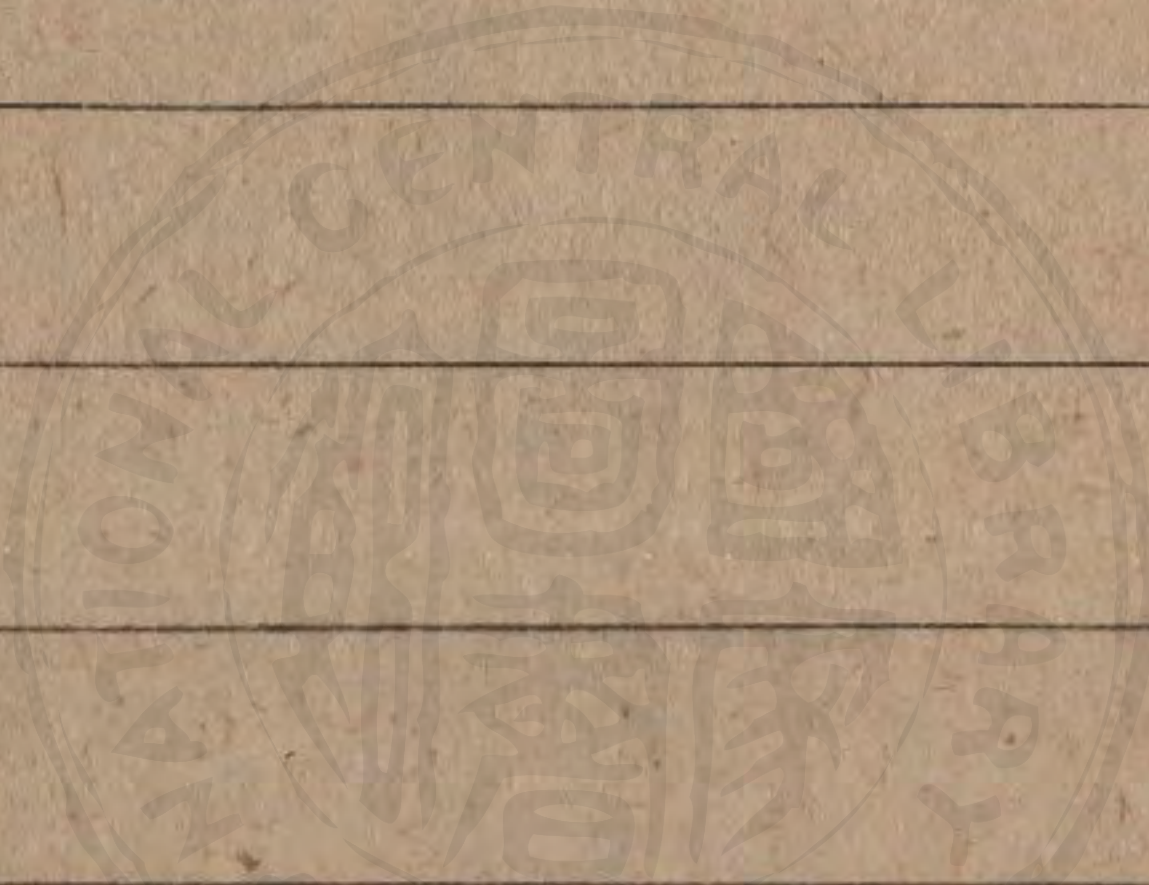
(一七九四)

六十年乙卯
(一七九五)

嘉慶元年丙辰
(一七九六)

二年丁巳
(一七九七)

五年庚申
(一八〇〇)



還蘇州
是年復
父感悟
仍招其
夫婦返
家館於
復館於
青浦日
中秋借
復芸借
遊虎丘
芸遇妓
女憇園
結為姊
妹仍館
復仍館
青浦因
芸因憇
園被入
奪去憤
而成疾
是年起
復失業
設書畫
鋪於家
門前復
八月隱
遊無隱
禪院病
芸仍病
十二月
家庭變
起復父
復將其
夫婦斥
逐遂往

六年辛酉
(一八〇一)

七年壬戌
(一八〇二)

八年癸亥
(一八〇三)



無錫厲
華姓家
一按第
五卷載
是年五
月復隨
使臣赴
琉球於
十一月
始歸疑
年俱
誤一
正月復
至江陰
並至靖
江索債
二月至
上海歸
經常熟
游虞山
劍門
是年復
在揚州
貢局代
人司筆
札
十月芸
亦至揚
州廂先
春門外
十月被
復業被
裁失業
二月復
至靖江
芸

七月王
紫湘生

九年甲子
(一八〇四)

十年乙丑
(一八〇五)

十一年丙寅
(一八〇六)



病死復
攜木主
還蘇再
往揚州
九月復
代幕於
江都縣
三月復
聞父死
奔喪還
蘇居大
悲閣隨
七月崇
友赴崇
明月赴
東海永
泰沙借
是年借
住友人
夏姓家
度歲復
正月復
遊靈岩
鄧尉石
九友人
友玉入
韞玉入
川留止
於荆州
二月復
由荆州
至樊城
陸行赴
潼關芸
四月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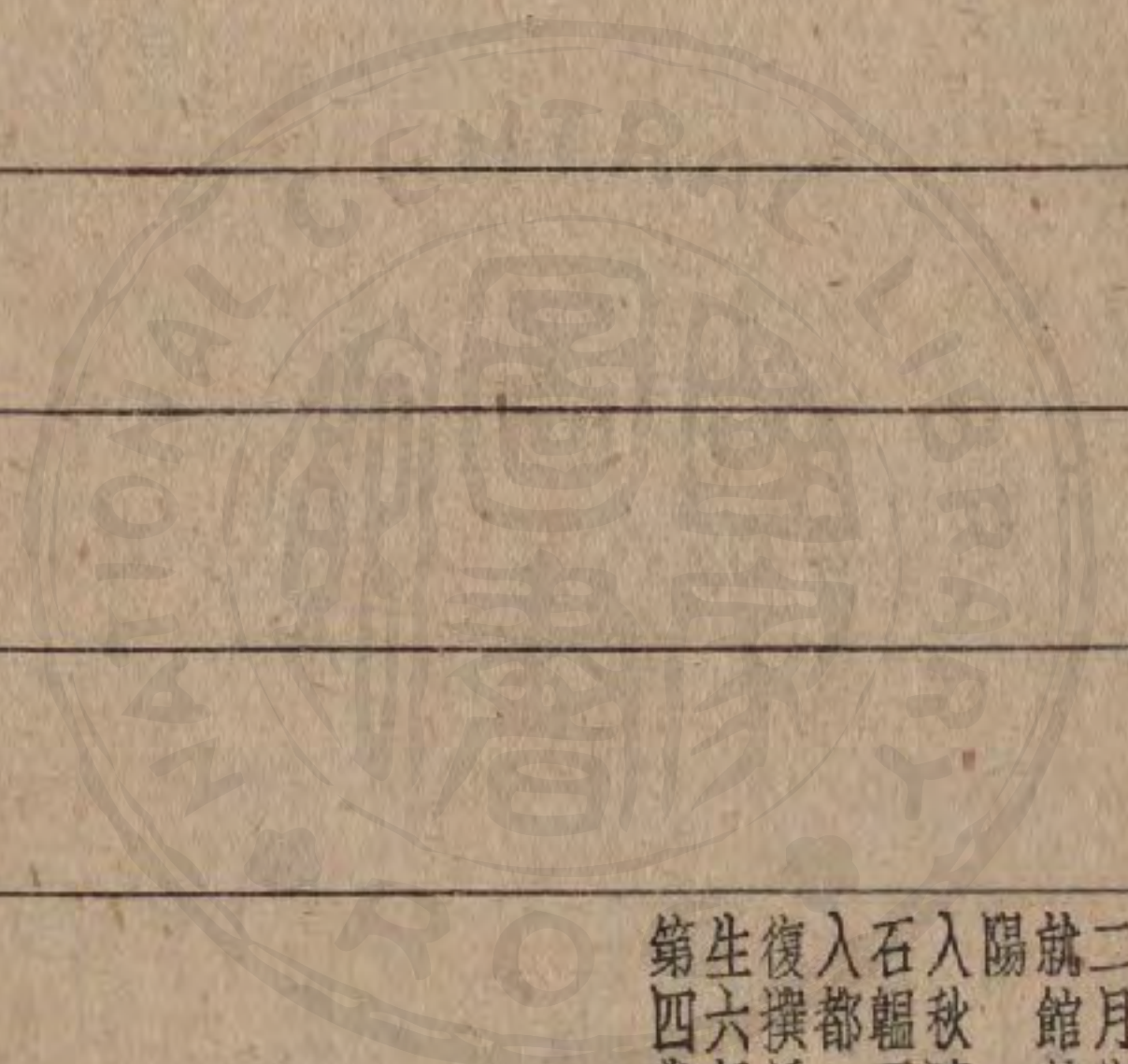
十二年丁卯
(一八〇七)

十三年戊辰
(一八〇八)

二十二年丁丑
(一八一七)

道光元年辛巳
(一八二一)

三年癸未
(一八二二)



所生子
逢森死
十月隨
石氏家
眷赴濟
南
二月復
就館萊
陽
入秋隨
石韞玉
入都
復撰浮
生六記
第四卷

陳裴之
因父病
祈禱與
其妻汪
端異居
者四年
正月裴
之游經
秣陵始
晤紫湘
九月裴
之納紫
湘為妾
二月裴
之母病
之月紫
湘因思
親成病
是年裴
之祖父
死

周生生

四年甲申
(一八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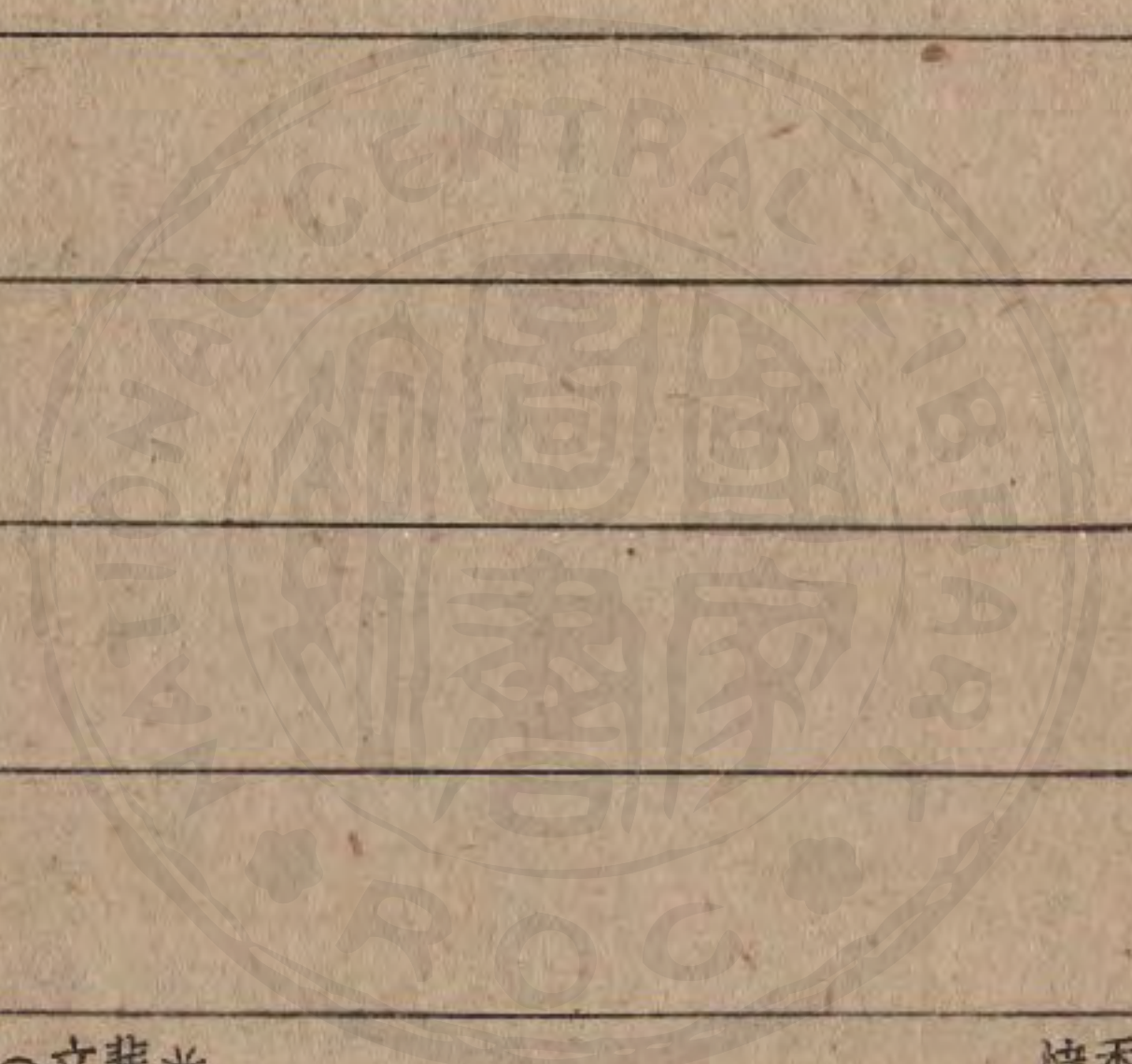
七年丁亥
(一八二七)

十三年癸巳
(一八三二)

二十一年辛丑
(一八四一)

二十三年癸卯
(一八四三)

美化文學名著年表



紫湘返
株陵母
家養病
七月紫
湘之死
裴之母
為紫湘
作傳撰
裴之撰
香曉樓
憶語

是年初
夏蔣坦
父宴客
席上為
坦聘定
關鑰按
一按坦
鑰是時
約均五
六歲

*是年
裴之父
文述死
一按蔣
坦所作
哭陳文
述詩似
裴之母
及裴之
均已先

周生所
識名妓
雲仙生
周生赴
揚州

秋坦與
鑰結婚
花燭夜
有聯句
詩
*坦有
哭陳文
述太夫
子詩

二十四年甲辰
(一八四四)

二十五年乙巳
(一八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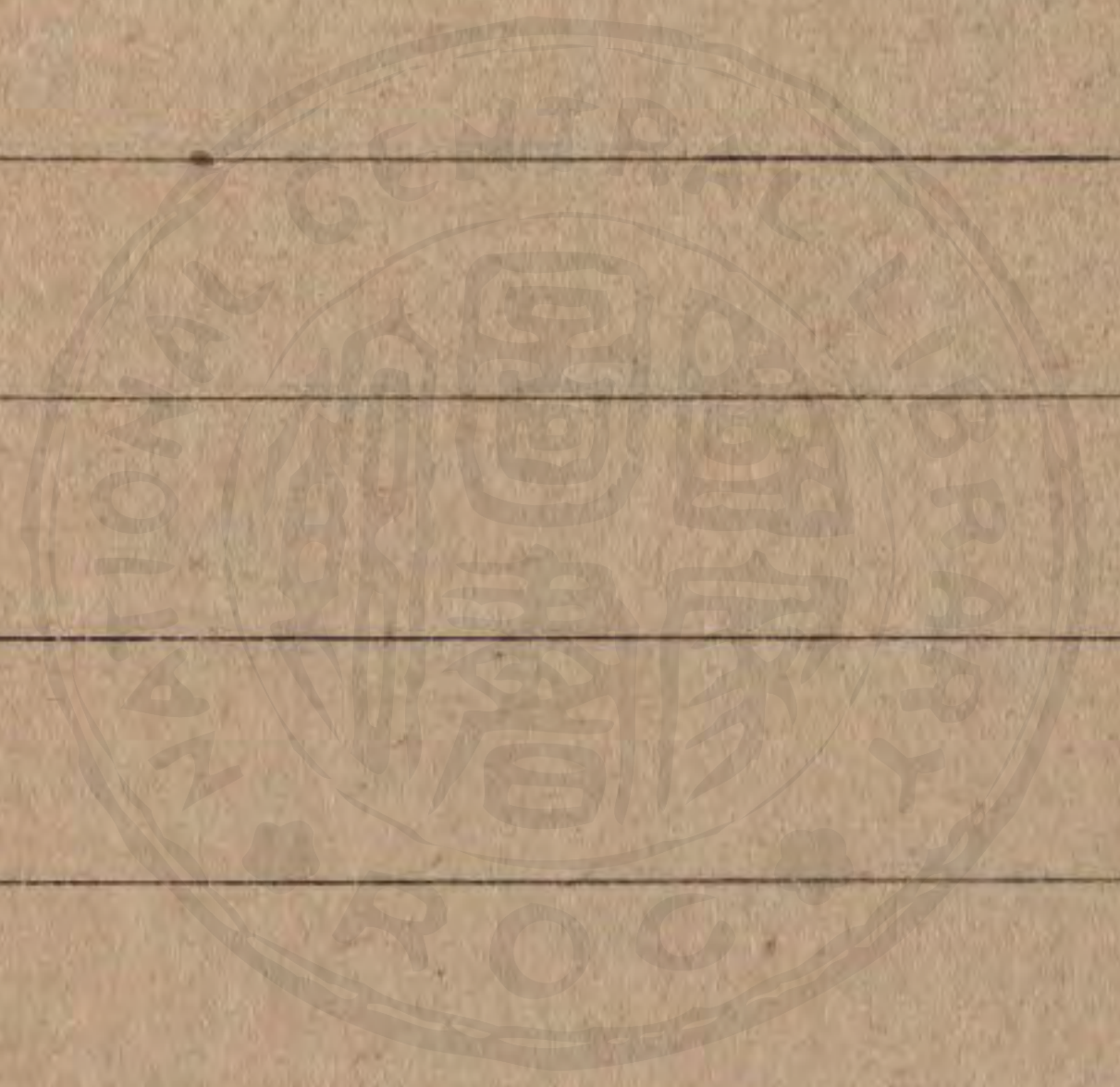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丙午
(一八四六)

二十七年丁未
(一八四七)

二十九年己酉
(一八四九)

咸豐元年辛亥
(一八五一)

二年壬子
(一八五二)



死)

伯成瑣坦
為魏憶秋
作懋撰鐙

父是月瘡夏之沂別冬試未坦交閣溪鎮秋曹坦按幾秋
死年瘡夏之沂別冬試未坦交閣溪鎮秋曹坦按幾秋
坦三病病會文大伊日及病蘆僧雲訪坦娥嘗是殆坦病

周揚州始
生名妓
在仙有
月年有
是南
對山之
社組
織

三年癸丑
(一八五二)

四年甲寅
(一八五四)

八年戊午
(一八五八)

同治五年丙寅

(一八六六)

八年己巳

(一八六九)

十一年壬申

(一八七二)

序

*鏡夢
影樓詞
編成自
為序

太平軍
攻陷鎮
江周生
避居四
十九峯

周生編
揚州夢
結束

十一月
孫道乾
女越曉
生

越曉始
學倚聲
越曉許
字秦德
堪
六月越
曉死
十一月
道乾撰
病榻憶
語付梓



明葉紹袁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一種

竊 續

竊

聞 聞

世界書局印行

竊聞總目

竊聞考

朱劍芒

亡室沈安人傳

葉紹袁

季女瓊章傳

沈宜修

原序

葉世側

正文

葉紹袁

竊聞

續竊聞





一 窈聞的作者及其家世

作者葉紹袁是個富於情感的才人

才人大都富有情感，所以才人的作品，總是充滿着濃厚的情緒。夫婦之情，和兒女之情，本是一般人所同有，不過要把這蘊蓄的情緒，用宛委筆墨，曲曲的表達出來，而使任何讀者，得到一很深的印象，那卻是一般人所不能，而是才人獨具的本領。窈聞作者葉紹袁，就吳江縣志上所載：明亡後，嘗削髮爲僧，未幾，即鬱鬱而死，因之把他列入節義傳。其實他在明代末年，因愛女、愛子、愛妻，連續喪亡，感傷達於極點，便不逢國變，也許要出家，也許要走向空山荒刹。既已家破，再逢國亡，出家的念頭，當然更加堅決了！他撰窈聞的時期，明朝尙沒有亡，但他在極度哀傷之下，專講究鬼神、仙佛，這就是後來出家的一個動機。否則，南都覆亡後，他那幾位極知己的妻弟沈自炳、自嗣等，相從長興伯吳易起義，力抗清軍，他何以並不參加，也不令幾個較大的子姪赴軍投効？總之，他的出家，是感時傷逝的最後結果，那麼，稱他是個富於情感的才人，似乎更來得確當！凡曾讀過葉氏午夢堂全集的人，對於這句話，想來，決不至懷疑的。

份湖葉氏是

我們查中國人名大辭典，關於葉紹袁的記載，只有寥寥數十字，轉摘如下：

著名的大姓

葉紹袁，明吳江人，字仲韶，號天寥道人。天啓進士，官工部主事。不耐吏職，乞養歸。妻沈宛，君工詩，五子三女，並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倡和。乙酉之變，棄家爲僧，自號粟菴。有湖隱外史、甲寅日注。

再看他夫人沈宜修和兩個女兒的記載：

沈宜修，明吳江人，字宛君，葉紹袁妻。工吟詠，生三女，皆貌豔能詩。後以三女小鸞、長女紈紈相繼死，宜修痛之，旋卒。紹袁集其妻女之作，都爲午夢堂十集。

葉紈紈，紹袁長女，字昭齊。三歲能誦長恨歌，十三能詩，書法亦遒勁有晉風。歸袁氏，悒悒不得志。幼妹小鸞將嫁而卒，紈紈哭之過哀，發病而死。有集曰愁言。

葉小鸞，紹袁幼女，字瓊章，一字瑤期。貌姣好，工詩。字崑山張氏，將嫁而卒。七日乃就木，舉體輕軟，家人咸以爲仙去。有集曰返生香。

參閱這幾段簡短的記載，葉氏一門的才華，和紈紈小鸞兩姊妹的青年凋謝，大概都已明白。但是，葉氏的家世究竟怎樣？那卻要看吳江縣志，以及午夢堂全集，才能知道。我現在把志書和全集中所得的材料，擇要介紹如下：

葉氏世居吳江的汾湖（湖在今蘆墟鎮西）。紹袁的高祖葉紳，成化間進士，官禮科左給事中，擢尙寶司少卿。居官時，曾劾李廣八大罪，是當時著名的直臣。紹袁父重第，萬曆中進士，官至貴州提學僉事。而他的從弟紹顯，與紹袁同年成進士，初官行人，擢浙江道御史，巡按廣東山西，官終大理寺卿。他自己辭官歸鄉後，巡撫張國維和備兵副使馮元颺，凌義渠尙幾次疏薦，仍請他出來做官。可見當時汾湖葉氏，不單是世代書香，簡直是簪纓望族。所以，葉氏的許多至戚，如汾湖沈氏（宜修父沈琬，官至按察司副使），常熟嚴氏（紹袁兩甥嚴聖與，仲日，爲大學士嚴訥之孫），同邑袁氏（紈紈夫家，其太翁及翁，亦均出仕），崑山張氏（小鸞未婚夫張立平，爲河南布政使張某子），顧氏（紹袁次子世僑聘妻，爲大學士顧鼎臣之曾孫女）一般的都是鉅宦世家。像這種豪貴門第，後來竟弄到貧無立錫，那也是意想不到的！

葉氏家世的

所由中落

本來，貴族子弟，大多不知道什麼叫生計，尤其是名士派的貴族子弟，除了詩酒陶情，琴書養志，柴米油鹽是絕口不道的。精明的理財家，縱有文才，決不能成爲名士；所謂名士，一定把「理財」兩字嘲爲鄙俗而不屑爲之的。葉紹袁在未登進士以前，是個才人，是個名士；後來居官，因爲做的工部主事，曾經督理過盔甲廠，以及修葺城池，開濬九門河等浩大工程，假使會撈摸的，那便是個發財的機會。可憐

他本是個名士，又要做清官，甚至把家產賣了，作爲京中的旅費！因之，後來告養回家，家庭的經濟，已很拮据；而他仍舊過的是「羞談阿堵」的名士生活，家產方面既入不敷出，自然要越鬧越窮了！縣志所載葉紹袁生平，曾有下列一段：

生平口不言財利，手不持鋸，不識權衡。初，父重第遺田十餘頃，紹袁自登第而宦，宦而歸，田存不及十之二；子女十六人（按午夢堂集及甲寅日注所載，紹袁有八子四女，實止十二人。）不免飢寒，而紹袁惟日手一卷，吟哦不輟。

這真是不事生產的名士派的寫照！最後連遭喪亡，困苦不堪，當他夫人沈宜修病重時，醫藥費且無所出，秦齋怨集內，有不少首贈婦貧病詩，讀之可想見其蕭條景況了！

一一 作者所度憂傷憔悴的歲月

兩個愛女的早夭

紹袁子女，個個具有文學天才，第三女小鸞慧心麗質，尤爲紹袁夫婦所鍾愛。一門以內，此倡彼和，這確是不可多得的家庭樂趣！紹袁嘗對他的妻說：「慎勿憂貧！世間福已享盡，暫將「貧」字與造化藉手作缺陷耳！」果然！美景不常，才人多阨，小鸞在將嫁之前，忽而天逝。這是紹袁所經哀慘歷史的第一頁！誰也不料他那已嫁的長女紈紈，因歸家哭妹，僅歷七十日，亦即相繼病死。玉女雙摧，明珠兩失，紹袁心頭的悲痛，更是不言可知的！

奮志功名的次子以積勞致死

紹袁在連喪兩女後的第三年，他的次子世稱，竟又一病不起。世稱幼即聰敏好學，與兄弟攻讀，獨好秦漢間古文詞。紹袁以其姿骨不凡，渴望能步武乃祖，所以非常的鍾愛。十五歲初次應試，未能錄取，他即憂憤異常。十六歲時，紹袁親自攜他往鄰縣應試，忽又病倒。十七歲時，方應過縣試，府試，偏又頸部生疽，不能終考。他在病中，時刻念著功名，雖經父母勸慰，仍舊焦急不堪，因之外症剛愈，內病又起。

始而喉痛，繼而腹瀉，最後又患咯血。至第二年春間，突然死了。當世儻病危時，紹袁夫婦叩天祈禱，至於額膝俱腫。愛女連喪，繼以愛子，真可謂極人世之哀慘了！

多才的夫人又

以憂傷物故

世儻死後，他的未婚妻顧氏，聞訃哀毀，幾度自盡，因照嫁殤俗禮，令其服喪于歸。世儻祖母馮氏，既痛愛孫夭折，見了進門守節的孫媳，哀傷過度，亦立時身死。紹袁哭子哭母，相去不到一月，那知不幸的運命，有加無已，三十年患難相依，有才有德的這位夫人，竟追隨她愛女愛子，而脫離了這悲慘的世界。從此紹袁所過的，完全是憂傷憔悴的歲月了！午夢堂全集內，有紹袁的許多悼亡詩歌，真是血淚文字。尤可憐的，當他家內連遭死喪，痛心刺骨的時候，經濟艱難，也就達到了極點！他有一篇百日祭亡室沈安人文，中間最沉痛的一段，說是：

家如散籜，亂不能整；情如棼絲，結不能理。人亦有言：「中年喪婦，一不幸也！」喪婦而貧，傷莫甚焉！自君兩年病困，藥餌傾囊，箱無餘衣，匣無存珥。迨至君亡於牀，兒啼於側，余開君筭，闕然其空；悲涕徒哀，束手奚措？一切營喪治殮，悉資親友成之，人亦安知我之與君貧焉至此。昨來索君棺價者，迫未有應，即生詬厲，轟呶不止。余惟有號泣徬徨而已，嗚呼痛哉！故無一日非窮愁之骨，即無一日非愴悼之追思；心如膏火之煎，想似滔波之逐！

一個堂堂鄉宦，夫人死了，喪費全賴親友幫助，甚至連棺材錢不能償付，受人家詬厲，可見其窘迫境況了！下面再有一段，說是：

宗少文云：「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遺哀。」亦欲逃之於西方之學，歸之於大乘之祕，而有未了諸緣，日夕縈念；我母與君暨亡兒亡女，未歸山穴；顧女未旌，六七兩兒未及受髮，藐然二孩，中心繫之。這就是他初賦悼亡時，悲哀已極，早具有削髮出家的決心，前面說的，便不逢國變，也許要出家，也許要走向空山荒剎，自信真是一句極確實的話哩！

二一 竊聞是迷信時代必有的產物

古來才人多帶
有迷信色彩

在現今科學昌明時代，固然要說：迷信是鄉僻地方愚夫愚婦的陋習，凡是讀兩句書，識得一點科學的，決不會迷信。但是，中國歷來迷信的風氣，並不限於鄉僻間的愚夫愚婦，越是才高學博，迷信越深，像博學多能的孔子，尚且說：『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至於古今著名才人，幾乎多帶有迷信色彩，像屈原、宋玉、曹植、郭璞、李白、蘇軾等許多大詩人，作品中常常流露極端的迷信；漢唐以下文人而皈依釋教的，更是指不勝屈。否則，所謂美麗天仙，所謂慈悲佛祖，單靠幾個愚夫愚婦宣傳，決不會深入人心而流傳至數千年的。

迷信出於情愛越
顯情愛之真摯

世人迷信神仙或佛祖，不外乎兩途：一出於無饜的貪欲，一出於熱烈的情愛。終日祈禱，做人時的享用，這就是出於貪欲的迷信。假使爲了所親愛者遭逢不幸，無法解救，因而向神佛祈禱，雖同一迷信，而後者爲情愛所驅，在社會道德上自有其特立的價值！例如父母病重，醫藥罔效，出於萬不得已，惟有請求鬼神默佑，甚有願將自己年壽減少，使其父母速愈，這就是出於情愛的迷信。人類間情愛的可貴，完全在「真摯」兩字，因情愛而至於迷信，那就越顯出情愛之真摯！我們雖然要破除迷信，但是一出於貪欲，一出於情愛，究須區別而不能相提並論的！

作者夫婦兒女
都喜研求釋典

竊聞作者，既是個富於情感的才人，連遭兒女母妻之喪，追念不已，出之以迷信，那是必然。而無足爲異的。況且作者自己，及其夫人和幾個兒女的生前，本來都喜研求釋典，縣志上嘗載：『紹袁生有奇慧，博覽羣書，兼通釋氏宗教之旨。』小鸞紈紈臨死，皆合掌念佛；沈宜修夫人在未病前，尚手寫楞嚴經，爲其亡姑邀冥福。從這些上看來，葉氏一門迷信是無可諱言的。最後造成這兩篇迷信文字，雖出

於紹袁一人手筆，也可說這正是表示葉氏一門在宗教方面的傾向，不單是紹袁個人的迷信！

從走陰差和扶乩所產生的兩篇文章

吳俗迷信最深，自古已然，在極盛時代，文人相聚，往往設立一乩壇，即在家中扶乩，並不定要到什麼菴觀廟宇中去的。更有生人而充陰間差役的，常死去數日，自會甦轉，

據他自述，係在冥府當差，因稱之爲走陰差，亦稱走無常。明清間許多神怪筆記，如祝允明語怪蒲留仙聊齋志異等，多有此種記載。現在竊聞所記，即紹袁懇託走陰差嚴永，往冥間刺探兩個亡女的消息，續竊聞所記，即紹袁在家中扶乩，由降壇的泐菴大師，引到他的亡妻子女，各述死後狀況，以及種種因果。這也可算得是神怪筆記，實是迷信時代所必有的產物。

四 竊聞是悼亡文中極無聊的自慰作品

用虛妄筆墨抒

宗教家所創因果之說，影響極大，尤其是哀傷憔悴，失意無聊的人，遇到無以自解，只有委

寫生死的因果

諸因果。例如精神上感受某種痛苦，初起總是怨天尤人，然而怨尤任憑怨尤，而痛苦還是

痛苦，最後必由怨尤而歸之懺悔，方能將痛苦逐漸滅除。不信因果，或不從因果方面推想，要自己突然懺悔，那是極不易的！因之，因果之說，假使認爲在使人懺悔而設，卻也未嘗不可。悲莫悲於死別，當親人死亡時，精神上所感痛苦，確乎到了極點。歸咎於醫生，歸咎於藥石，甚而歸咎於鬼神的，不加默佑，這就是所謂怨天尤人！一旦想念到因果關係，便要說生死真有定數，無可挽回，決不能錯怪醫藥無靈或其他一切，這就是所謂自己懺悔了！竊聞中所寫什麼周太僕（即周宗建，字季侯，吳江人。天啓時官御史，嘗疏劾魏忠賢，被魏矯詔逮捕，下獄而死。）做了蘇州府城隍神，小鸞已入仙府，不在冥中；什麼世僦與其未婚妻三世有緣，終不能成爲夫婦；什麼小鸞是月府侍書的女仙，紉紉是虔奉觀音大士的一位少年文人；什麼紹袁夫婦前身，即是秦太虛（宋秦觀字）夫婦等，當然虛妄而決不是事實，但作者既深信因果之說，也就不以走陰差和扶乩爲虛妄，并且即借此

虛妄筆墨證實自己和亡者的種種因果關係。古今悼亡作品，雖儘多虛妄筆墨，但像窈聞的虛妄，近乎一篇神怪筆記，真可算別開生面了！

寫亡者成仙作佛
聊慰自己的悲感

鬼和仙佛，在科學家的目光中，固同是虛妄，並無什麼高下分別，然而世人雖不迷信，也總樂於稱仙佛而不樂稱鬼的。試看人所取的名號，用「仙」「佛」兩字的很多；用「鬼」字卻沒有見過。便是尊敬死者的習用語，總是稱「仙遊」或「仙逝」，將人咒罵，才用得着「鬼」字。這可見得死而成鬼，爲人所不願；成仙作佛，卻是人人所希求的。紹袁對於亡過的妻子兒女，願她們都作仙佛而不作鬼，本是最普通的心理，現在走陰差所述，和乩壇上的顯示，果然如了他願望，這是他哀傷憔悴，悲歌哭泣之中，所得到最大的安慰！兩篇窈聞的所以寫作，也正是自己慰藉的一種表示。他在窈聞末段，雖曾說：「余賦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爲真有，雖羣口交羨，無救我女之亡；以爲假託，正如蘇文忠公所云：『子姑妄言之！』資高人玄士，塵尾譚末，不亦可乎？」其實，他的心中，女兒死後在作神仙，並不作鬼，究竟是非常快慰的啊！



亡室沈安人傳

葉紹袁

沈氏名宜修。字宛君。憲副沈公長女。(公諱琬)八歲喪母。顧恭人。瑩瑩孀疾。即能秉壺政。以禮肅下。閨門穆然。從父少參公甚異之。(公諱瓚)公與先大夫同籍。雅深契厚。語先大夫曰。家季玉有女。(憲副公字)甄后弄書之歲耳。母亡而條條媿媿如也。長必賢。是有貴徵。曷以字若子。先大夫喜甚。即爲余締褵襦之盟焉。十六歲歸於余。頤然而長。鬢澤可鑒。先太宜人孤燈子影。藉以娛色。愛逾於女。昕夕非婦在側。修醴弗甘也。性好潔。牀屏几櫬。不得留纖埃。經史詞賦。過目即終身不忘。喜作詩。翹古型今。幾欲追步道蘊令嬾矣。時先大夫蚤謝世。宦橐如霜明。身後幾不能謀生。強宗悍族。又以余弱子。日尋諸穿墉。以故太宜人望余。不啻朝青霄而夕紫闥也。恐以婦詩分沾。嗚心。君因是稍拂太宜人意。君既不敢違太宜人。又憫憫然恐失高堂歡也。清宵夜闌。衫袖爲濕。其性孝而柔如此。余少時攜簞笈。從游若思諸君子。肄業爲常。不甚居家中。即居家中。亦不敢一私入君幃。非太宜人命。寒篝夜雨。竹牕紙帳。蕭蕭掩書室。臥耳。蓋太宜人止余一子。且又蚤孤。然愛深訓摯。以慈闈兼父道焉。即通籍後。余夫婦夔夔齋慄。三十年一日也。君因太宜人不欲作詩。遂棄詩。清晝虛寂。閒庭晏然。彤管有煒。兀兀爲余錄帖。括耳。余時發憤下帷。覃精伏生之書。每一義就。即請君指下。哀積成帙。友人覽者。靡不歎衛夫人遺風。端麗可愛也。時家季若與余比廬。

而居。同席而學。余文婦書之。季若文亦其婦書之。兄弟相對語此。亦貧士一樂。今我兩人俱幸成進士。微半通之綸。榮施及婦。而兩婦俱於一歲中相繼淪殞。天歎何哉。君明鑒量。宏節槩。美志行。樂慷慨。外父冰蘖苦操。甚無奩具。君大度豁如也。有友人計營一椽。殊生束皙之歎。私籌於余。余曰。我母嚴。我弗敢言。當謀諸婦耳。私念婦又鮮嫁時資裝。奈何。試與之言。君曰。貧友以急告而不能周。愧也。卽脫簪珥鬻數十金予之。余曰。去此。君箱篋益空。寧無怨色。君曰。桓少君鹿車布裳。固自可。君何弗及鮑宣。余喜謝曰。異日當以翟冠翠翹霞裾珠帔報若德耳。君笑曰。我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且旣委身於君。翟菲珩璜分也。又何云報。君旣婉婉。太宜人左右。柔顏曼色。箴管繫綦之屬。晨昏無少離。丙夜。太宜人猶刺刺女紅不休。君不以罷或先止。太宜人命之入。迺入。然據幽寄嘅。黯風颯雨時。鶯花寫悶。雁影攜愁。方絮尺蹠。盈匱格矣。太宜人雅命小婢偵之。云不作詩。卽悅。或云作詩。卽此。此形諸色。君繇是益棄詩。究心內典。竺乾祕函。無不披觀。楞伽維摩。朗晰大旨。雖未直印密義。固已不至河漢。戊午以後。兒女累多。禪誦之功。或偶輟也。家奉殺戒甚嚴。蜺螺諸類。未嘗入口。蠶蠕雖微。必護視之。湖蟹甚美。遂因絕蟹不食。他有血氣者。又更無論。兒女扶牀學語。卽知以放生爲樂。四五歲。君卽口授毛詩。楚辭。長恨歌。琵琶行。教輒成誦。標令韶采。夫婦每以此相慰。余秋風一度。一爲報罷。長于里中塵。征衣染數升矣。君低眉蹙黛。又恐傷余懷。祇顧影嗚咽耳。乙丑。附竚南宮。交相藉幸矣。

然秦淮石頭。隨宦治城。止五月。太宜人不欲入燕。余孤琴獨劍。往返高漸離市上。二二載。君留事暮年高堂。曲盡勤瘁。既以鸞鏡無雙。錦衾空爛。不無天涯夢遠。他鄉藁砧之思。且又家計蕭條。羞囊罄澁。凡爲堇昔免菟。俱極焦心劑處之。璣璫組紉。襦烏爐匱。無不徵價貿市。百苦支持。(追憶至此淚潛潛下不能止矣)戊辰。余在都門。太宜人忽嬰危疾。君晝夜湯藥。衣不解帶。呼天泣禱。螻首蓬飛。迨及余歸。不知有母病也。俯仰三十年。忽忽如瞬。前後諸境。盡若此爾。有幾日開顏快意者邪。君待人慈恕。持己平易。下御婢僕。必爲霽容善語。卽有紕繆。悉洞原其情之所在。故無撻和之怒。亦無非理之譴。室故懸磬也。人有求者。必應曰。我猶患貧。何況若輩。我貧猶能支吾。彼無控死耳。我故不忍其饑寒死。然亦終不責其償也。余有從子某某。家徒四壁立。君恆念不置。每問余。知二人近狀否。恐必凍餒。曷稍賑之。居恆日用經費。或酬估值。或市器具飲食。非精鏐。必不與人家。無藏金。俱從鬻鈿賣衣中來。稍有低惡。必付匠家鎔去渣滓。而後適用。用時微雖寸銖。必羨弗短也。歲荒於潦。佃者相告。余於常額外倍加減去。君更命主計者。改置小量收之。君仁心卓鑒。諸如此類。故君亡婢女哭於室。僮僕哭於庭。市販哭於市。邨嫗農父老哭於野。幾於春不相。巷不歌矣。君性識弘遠。姿度高朗。誦薄澣我衣。卽曰。后妃尙爾。我輩豈宜靡奢。殊有桓車騎着故衣之想。經年不一更換。初婚時。一翠綃牀幙。垂三十年。寒暑不易。色舊而潔。整如新。然亦欲易屢矣。計值須及二金。以傷費。故止。太宜人捐背。余欲改用

亭。君曰。閨中姑用羅耳。始以白羅易之。未及半載。君遂奄然。至今羅幔飄飄。覆空牀也。儉德若彼。福薄又若此。天平。何可問哉。余自庚午陳情。歸養太宜人。家殖益荒落。君曰。貧固不因棄官。卽棄官貧。依依護階下。與關山游子不庸勝乎。願君永不作春明夢。卽夫婦相對。有餘榮矣。其安於淡泊。又爾爾也。往時。余所從貸之家。以貸久不償。恐又復言貸。盡塞耳避走。故自賦歸來。僅僅徵藉數畝之入。君或典釵。批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幾何。日且益罄。則挑燈夜坐。共誦鮑明遠愁苦行。笑以爲樂。諸子大者與論文。小者讀杜少陵詩。琅琅可聽。兩女時以韻語作問遺。瓊章未嫁。耀傾城之姿。掩映琴樽風月間。太宜人又檢景強七箸。君語我曰。慎勿憂貧。世間福已享盡。暫將貧字與造化藉手作缺陷耳。然哉。然哉。昊天不傭。瓊章首殞。浸尋三載。家禍頻仍。君亦隨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與我語貧也。豈不悲哉。君於古今事理。載籍疑義。無不悉洞玄解。風儀詳整。神氣爽豁。瀟灑曠逸之韻。爲千尺寒松。清濤謾謾。下蔭碧澗。纖草可數。世俗情法。夷然不屑也。穠眉秀目。長身弱骨。生平不解脂粉。家無珠翠。性亦不喜豔粧。婦女讌會。清鬢淡服而已。然好談笑。善談諧。能飲酒。日蒔佳卉。藥欄花草。清晨必命侍女。執水器櫛沐。桐陰映牕。簾橫一几。焚香獨坐。有苟令君之癖。吟咏餘暇。或共瓊章。飄姚藥徑。恆有履跡焉。貧居無聊。故尋清寂之趣。自兩女亡後。拾草問花。皆滋涕淚。興亦盡滅矣。且又恆與病緣。癸酉以來。終日怪怪藥鐺。聞耳。然甲戌春病起。猶爲尼德安書西方庵碑文。逾逸端整。

其耽情翰墨如此。擬乙亥秋書楞嚴經。資太宜人冥福。適遂邁疾。疾竟不起也。疾時作詩呈泐師云。一靈若向三生石。無葉堂中願永隨。亦可謂恬然去就之間。脫然生死之際矣。九月四日。猶與余對談。但稍氣弱耳。至子夜。息如睡者。須臾側臥而逝。不作兒女子片言也。傷哉。嗟乎。古之隱於朝者。東方曼倩滑稽玩世。雖寄意細君。不足述也。隱於市則臨卞酒罈。挾一文君。以慢世之婦而無容。士大夫而不好才者。我固不能。隱於山林。王儒仲夫婦高矣。不能不愧容於令狐子伯。我亦非其倫耳。其宗炳張愈乎。宗婦羅。張婦蒲。俱以高情協趣。賢淑有文。然張死蒲爲之誄。宗以悼亡傷哀過甚。則余於少文爲似也。君以我言何如哉。君詩多悲涼悽惋之音。夫詩以窮故工。一窮愁之况。已足工詩。矧又離別之懷。哀傷之感。詩寧能不工耶。故宜伊鬱快怳。與匣鏡縷裙並作九嶷斷腸也。集名鸞吹。與梅花詩共三卷。君歸我。貧賤三十年。庚午歲。一切恩封安人云。生卒子女。俟載誌中。葉子曰。苟奉倩云。婦人才德。皆不必論。故當以色爲主。余之傷宛君。非以色也。然秀外惠中。蓋亦雅人深致矣。泐師曰。來自蓬瀛。非凡女子。一念好事。遂墮五濁。然邪。非然邪。我不敢知。但師方以台宗四儀。弘示寶筏。豈其先陪妄言之戒。而欺我哉。

季女瓊章傳

沈宜修

女名小鸞。字瓊章。又字瑤期。余第三女也。生纔六月。卽撫於君庸舅家。明年春。余父自東魯掛冠歸。余歸寧。值兒週歲。頗穎秀。始母卽余表妹張氏。端麗明智人也。數向余言。是兒靈慧。後日當齊班蔡。姿容亦非尋常比者。四歲能誦離騷。不數遍。卽能了了。又令識字。他日。故以謬戲之。兒云非也。母誤耶。舅與始甚憐愛之。十歲歸家。時初寒。清燈夜坐。檻外風竹瀟瀟。簾前月明如晝。余因語云。桂寒清露濕。兒卽應云。楓冷亂紅凋。爾時喜其敏捷。有柳絮因風之思。悲夫。豈竟爲不壽之徵乎。後遭始母之變。舅又久滯燕都。每言念顧復之情。無不歔歔泣下。兒體質姣長。十二歲髮已覆額。娟好如玉人。隨父金陵。覽長干桃葉。教之學詠。遂從此能詩。今檢遺篋中。無復一存。想以小時語未工。兒自棄去邪。十四歲能奕。十六歲有族姑善琴。略爲指教。卽通數調。清冷可聽。嵇康所云。英聲發越。采采粲粲也。家有畫卷。卽能摹寫。今夏。君牧弟以畫扇寄余。兒做之甚似。又見藤箋上作落花飛蝶。甚有風雅之致。但無師傳授。又學未久。不能精工耳。性高曠。厭繁華。愛煙霞。通禪理。自恃穎姿。嘗言欲博盡今古。爲父所鍾愛。然於姊妹中。略無恃愛之色。或有所與。必與兩姊共之。然貧士所與。不過紙筆書香而已。衣服不喜新。卽今年春夏來。余製羅衫裙幾件。爲更其舊者。竟不見着。至死時檢之。猶未開摺也。其性儉如此。因結襦將近。家貧無所措辦。父爲百

計營貸。兒意甚不樂。謂荆釵裙布。貧士之常。父何自苦爲。然又非纖齎。視金錢若浼。淡然無求。而濟楚清雅。所最喜矣。兒鬢髮素額。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鼻媚靨。明眸善睐。秀色可餐。無妖豔之態。無脂粉之氣。比梅花。覺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棠少清。故名爲豐麗。實是逸韻風生。若謂有韻致人。不免輕佻。則又端嚴莊靚。總之。王夫人林下之風。顧家婦閨房之秀。兼有之耳。父嘗戲謂兒有絕世之姿。兒必慍曰。女子傾城之色。何所取貴。父何必加之於兒。己巳十四歲。與余同過舅家。歸時。君晦舅贈兒詩。有南國無雙應自貴。北方獨立詎爲慙。飛去廣寒身似許。比來玉帳貌如甘之句。皆非兒意中所悅也。一日曉起。立余牀前。面酥未洗。宿髮未梳。風神韻致。亭亭無比。余戲謂之曰。兒嗔人讚汝色美。今麤服亂頭。尙且如此。真所謂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矣。我見猶憐。未知畫眉人道汝何如。悲夫。熟意兒牀前之立。今不復見。夫婦不得一識面乎。作詩不喜作豔語。集中或有豔句。是詠物之興。填詞之體。如秦少游晏小山代閨人爲之耳。如夢中所作鷓鴣天。此其志也。每日臨王子敬洛神賦。或懷素草書。不分寒暑。靜坐北牕下。一爐香相對終日。余喚之出中庭。方出。否則默默與琴書爲伴而已。其愛清幽恬寂。有過人者。又最不喜拘檢。能飲酒。善言笑。瀟灑多致。高情曠達。夷然不屑也。性仁慈寬厚。侍女紅于。未會一加呵責。識鑒明達。不拘今昔間事。言下卽了然徹解。或有所評論。定出余之上。余曰。汝非我女。我小友也。九月十五日粥後。猶教六弟世倌暨幼妹小繁讀楚辭。卽是日。婿家

行催粧禮至。而兒卽於是夕病矣。于歸已近。竟成不起之疾。十月十日。父不得已。許婿來就婚。卽至房中對兒云。我已許彼矣。努力自攝。無誤佳期。兒默默然。父出。卽喚紅于問曰。今日何日。云十月初十。兒歎曰。如此甚速。如何來得及。未免以病未有起色。婿家催迫爲焦耳。不意至次日天明。遂有此慘禍也。聞病者體重則危。兒雖憊。舉體輕便。神氣清爽。臨終略無惛迷之色。會欲起坐。余恐久病無力。不禁勞動。扶枕余臂間。星眸炯炯。念佛之聲。明明清徹。須臾而逝。余并呼數聲。兒已不復聞矣。初見兒之死也。驚悼不知所出。肝腸裂盡。血淚成枯。後徐思之。兒豈凡骨。若非瑤島玉女。必靈鷲之侍者。應是再來人。豈能久居塵世耶。死後。日夜望其再生。故至七日方入殮。雖芳容消瘦已甚。面光猶雪。脣紅如故。余含淚書瓊章二字臂上。尙柔白可愛。但骨瘦冰冷耳。痛哉。初。兒輩在外塾。各有紙記遍。余做樣以木爲之。取其不易損壞。茲九月初。兒亦請作一面。手書其上。石徑春風長綠苔一句。問之。曰兒酷愛此語。爾時不覺。今憶之。乃劉商詩。上句是仙人來往行無跡也。豈非讖乎。兒真仙去無疑矣。十一月初二夜。五兒世儻。夢見兒在一深松茂栢茅菴中。凭几閱書。幅巾淡服。神色怡暢。傍有烹茶人。不許五兒入戶。隔牕與語而別。五兒尙幼。故但能憶夢境。不復憶所語也。五兒云。山名亦恍恍若憶。覺後忘之。後數日。大兒世侄。亦夢見以松實數合相遺。余記陳子昂詩。有還逢赤松子。天路坐相邀之句。兒之夙慧異常。當果爲仙都邀去耳。或有譏余妄言。效古長恨歌之說。嗚呼。愛女一死。

痛腸難盡。淚眼追思。實實寫出。豈效才人作小說欺世邪。兒生於丙辰年三月初八日卯時。卒於崇禎壬申年十月十一日卯時。年十有七歲。許字崑山張家。婿名立平。長我女一歲。蚤有文譽。卜於是月十六日成婚。先期五日而卒。夫婦不及一相見。余所未經之慘。恐亦世間未有之事。傷哉痛哉。此肝腸寸碎中略記一二。不能盡述也。



原序

嘗聞閻浮之主。韓擒虎而外。有寇萊公焉。修文之郎。匪僅顏氏子淵已也。至若閨闈之英爽未淪。淑媛之神魂未化。爰有崔女出腕于盧充。孫婦貽筵于陳子。鬼神之道。豈虛語哉。虞部家仲父。首載同邑周罔卿。繼載天台泐大師。誠哉。縱談異事。四座咸驚。一語入情。萬劫不朽。倘閱是編者。宜燕芙蓉。首以薔薇露盥手。捉美人金錯刀。剗織女支機石。麻姑煖酒。董雙成炙玉笙而誦之。迺大快。匪直寒門奉之如天球河圖也。猶子劄謹稽首以識。

窈聞

吳江

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史遷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列子曰。精神離形。各歸其真。謂之鬼。九歌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鬼神繇來尙矣。佛自東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傅毅而後。羽林之傳。遍於中夏。僊則縈珠翠瓔之室。琅書紫文之載。燦分繁星。煜絜杲日。穆皇之彥。抗浮丘之思。窈窕之英。託婉吟之想。霄舉羽馭。固遐軌也。鄙儒拘理。妄夫崇無。轉燐野火。莫辨化生之機。蛇蚶蝮翼。空祖齊物之論。徒陋觀井。祇同語冰爾。今皇帝崇禎紀曆七年。闕逢奄茂之格。厥維季春。律中姑洗。郡中競言。故監察御史誥贈太僕寺卿周公來玉。爲蘇州府城隍之神。庶人在官者。奔走恐後。一如郡侯下車故事。夫鼎灰噓蜀。玉寺泉丹。劍血漂吳。錦帆浪碧。馬泥漢尉。門賜靈光之旌。螭引江碑。廟構金亭之異。楚閩昭湘岸之石。平原遺羅浮之書。武相感夢於荆人。梁王函香於宋祖。荔枝桂樹。神降柳州之館。雨澄霧霽。忠顯紀侯之祠。略指往昔。概云然矣。故雖輿臺無稽。言不登於縉紳。倘亦宣聖不語。理實寓其神怪。余甥嚴聖與仲日。故昭陵大學士文靖公孫。家僮嚴永。市居金閭。今茲孟陬。歛若徂暝。心氣微熱。繼以漸甦。云爲長邑陰宰。召使持檄衡陽。可到朝賈京兆之奏。謳士未來。日作太山之伯。神名王師貞。齊人。故金吾也。長松都尉細柳將軍。何代黃沙秦塞。今時白馬吳門。

亡何。周侯蒞任。朱幡畫戟。分天帝之銅符。絳節崇軒。握忠臣之玉印。兩邑例送執事。共二十人。永亦備數。周侯鑒其悃悞。拔之稠儕。俾佐理曹。奉書讞折。余以南呂之月。臻戾甥室。親聞斯事。趣永目之。家本吹簫之市。生來舞鶴之場。闐闐咸曰。質誠神明。故嘉茂樸。余問魂感所至。奚去奚歸。冥境遞歷。是昭是暗。永曰。去正浹晨。歸或停夕。感分人鬼之別。境無幽明之殊。晴旭則雲霞蝟蝟。黯晦則風雨雞鳴。宮室帷帳。衣履琴劍。甘齊清茗。金錢刀具。種種幻緣。悉如世上。余問侯果周太僕耶。曰然。凡符檄晉天。章疏迪帝。函札陳名。固侯故諱也。然則芙蓉城主。卽仍曼卿之稱。靈芝館吏。不改白公之篆。余問汝司何事。永曰。客鬼。余曰。何謂客鬼。永曰。人非土著。地是居亭。生則萑苳以棲。死卽蓬顆於此。是名爲客。皆繇我侯牒送東嶽。暨於閻羅。瘴惡詔獄。彰善轉輪。倘其閱實不孕。迴生未至。散盜均墮。聚摩閔巷。闔閭城外。還依舊日江山。要離塚邊。卽對昔時風月。主鬼皆然。匪獨客鬼。但彼客鬼。歎哀羈旅。結愴關河。露濕宵寒。雲荒夜咽。莫不神搖故國。恨飲殊鄉。向白楊而淒吟。佇青楓而掩泣。於時仰籟周掾。下諸椽屬。傳繻允發。爰方啓行。然後津埃無譏。修途莫阻。庶幾華亭之歎。偕唳鶴以端旋。易水之歌。翹蕭風而斯邁。永之承攝。此其職也。侯規準王侯。別有天地。鍾篋廟貌。非今壇宇。華殿顯敞。應門蔭蔭。千櫨浮跂。藻梲業業。萬幾待理。朝暮程衡。羔裘如濡。出則大夫之服。魚貫以寵。入有小星之陳。備神人之榮。殫赫奕之制矣。永語未已。余懷奔轡。感念亡女。喟焉嬰心。謂永如汝所言。似非

虛渺。凡今人死。審必錄茲。則余昔載玄英之候。瓊娥墜彩。寶婺沈光。日月如流。哀傷靡替。因何從始。聚忽博沙。緣何遂終。散隨閃影。必有司存。能稽晰否。爰摘薄躡。捻管書授。一十七歲。名某。某年月日死。一二十三歲。名某。某年月日死。永素謹愿。具爲領諾。翼日。往役侯所。又次之日。來復予云。圖籍紛委。典有攸司。其人姓沈。署曰掌案。石函金匱。非彼弗啓。永遂申敘前說。冀求鏡炤。秉執公憲。遵法懷肅。故以永情上聞。周侯。侯有薄言。往懇之容。爰渙德音。孔昭之旨。曰。赫赫冥府。煌煌帝靈。汝在賤隸。覬窺祕冊。神有常刑。以懲妄越。第陰譴一及。卽無生理。鑒汝恭恪夙懋。茲且宥爾。永皇懼伏地。叩頭流血。曰。死罪。有某兩女夭亡。痛不忍釋。諄摯切囑。故冒明威。且某之言。與侯生時。契符贈帶。游擬撫塵。雖死生路異。而父子情深。涕淚之私。惟神所鑒。侯乃首予。口應曰。哦。旋起入內。詔許簡籍。又誠永曰。今後甚勿復然也。夫挂劍壠樹。愴笛山陽。茲猶生友敦義。徘徊舊故。迺若平生已矣。慷慨何言。井障流鸚。庭鐘舞鶴。交昆之故。永斷私情。矧又名縮天章。身還帝闕。已騎箕尾。孰問朋簪。端明押衙之時。萊公閣浮之日。篤念伐木。俯聽下請。斯其忠於社稷。碧化綿載。厚於交友。金照幽壤矣。須臾。掌案語曰。彼十七歲者。謫下散僊女也。不當於塵世作偶。故卽去爾。今不在冥中。一十三歲者。壽本二十五歲。於七年十二月死。因妹之死。日衝時衝。一人死。有一棺。又衝。故遂致死。陽數未盡。今魂猶在家中。未至此也。傷心之語。忽追一載淒涼。實錄之言。不敢一字益損。然余低徊疑信。再三詰永。旣云許。

汝。何弗詳言。倘或欺予。徒茲妄障。十七歲者。第曰去爾。神豈不知去果安往。永曰。我儕小人。第將命爾。詳則未詳。妄元非妄。彼云不在冥中。固當已登僊府。客曰。景華上昇。昔聞黃瓊之女。麻姑可識。卽是方平之妹。汝女瑤姿。豫挺。雲解蚤鍾。八石玉漿。一雙繡履。瑞雪可謠。玄霜詎搗。金局載返。銀闕非遐。去彼蓬閨。更何疑焉。惟是一二棺之說。竊深詫駭。庶或以茲有無。衡其爽協。余言我女死時。家遣平頭買棺去後。中州牧伯。悼楊葉之明星。清河公子。怨薪翹之皎月。佳期興測。舉家驚惋。爰致瓌材。俾斲容甌。彼舟北至。市艇南來。忽於昧爽。並晷交集。如鳧庭帝賜。敢虛彼惠。業桐肆金償。又爲我物。一貯楸枰。一寄支提。二棺之來。殆斯故也。實無一人與知此事。坐皆悚然。咸起改容。爲余兩甥嚴聖與仲曰。甥之仲父子山子玄。其族人斗墟。黃生孺完。家君素仲起。時八月二十五日也。迨鬱儀之閏朔。弭松楸於江干。余曰。一片悲楚。心腸兩載。徬徨情事。思究來生夙世。前後因緣。而迺恹恍寡端。率略渺緒。夜臺無路。難期墮淚之人。弱水徒航。莫守思家之夢。言之匪徵。不其誕歟。沈君庸曰。不然。彼夫稗官談衍。埜乘雕奩。鬪炫夸靡。衿工傳會。繫斯數語。質而非侈。詎若齊諧志怪。漉漫不經。漆園滑稽。荒唐恣僻。又恐聽詫創聞。語艱傳信。爰舉二棺。以爲左券。寓彰括微。覈小該大。金釵鈿合。更憑七日之辭。翠管痕斑。方驗九嶷之淚。雖十空幻化。根因未拆。而一指實相。逗泄已多。深印禪機。巧參冥數。莫徵於斯。何云誕哉。周安期曰。君家長淑。虔心貝梵。臨沒坐逝。還稱佛名。彼今旣云幽魂未往。則知

靈燈非滅。慧筏可渡。正宜弘宣五蘊。揚啓四門。寶樹七枝。朗開心蕊。甘露入水。潤滌情波。五色天花。花散天女之坐。一輪明月。月澄明性之輝。余曰。敬如誨言。殆無憾矣。嗟乎。低紅掩翠。椒黛歌銷。絃斷徽亡。梅花曲冷。碧天空怨。王妃啼樹。青溟無情。帝女銜石。海西洲畔。不逢返魂之香。遼東柱上。幾見歸家之鶴。一朝永別。千載無期。人生痛哀。有甚此歎。余自兩女奄淪。終年悲悼。裙留簇蝶。長想少君。珮出江湄。每詢交甫。而神光離合。人事銷沈。臨邛謝方。鴻都乏術。無繇獲觀。悲矣如何。乍聞青鳥之音。稍識玄城之秘。漫憐豔質。羨玉骨之僊緣。益證忠魂。信丹心之帝簡。太僕以山川河嶽之氣。英爍雲霄。下走以奚廝奴隸之餘。辭傳金石。皆可紀也。敢詳誌之。或曰。鬼神忌洩。子故彰乎。余曰。彰者固彰。泄者不泄。何相妨也。不然。彼豈鮮此一卒伍。而必取生人焉役之。取生人焉役之。夫固欲生人之知之焉爾。

余初三日。抵家廬。與內子相對歎泣。是夜就枕。卽夢瓊章。紅衣素裙。光麗倍昔。余曰。余與汝仙凡隔邪。幽明隔邪。女曰。不隔。余曰。不隔。胡不見汝。曰。父母不見兒。兒固見父母爾。余曰。今在何處。曰。天上。余曰。天上有瑤琴瓊管與汝弄。名花香草與汝玩邪。曰。有。但日侍玉皇。差勞苦爾。余曰。人言玉皇殿上掌書仙。汝果作修文女史邪。曰。然。因言天上祕事。玉皇姓某名某。語甚誕怪。不必記。亦不敢泄也。夫夢生於想。豈真足憑。然久已不夢。忽夢於今。倘亦鬼神通之。將以符其說之不爽歟。

今春上元之後。素月流天。瑞花集樹。簾風送冷。曙漏催愁。余宿外軒。寂寥悽感。夢一青衣小鬟。持瓊章二詩云。遣彼貽送。不見瓊章也。詩云。可是初逢萼綠華。瓊樓煙月幾仙家。坐中吹徹涼州笛。笑看窗前夜合花。其次作寤時忘上二句。止憶未韻云。昨夜簫聲雲際響。無人知是麗華來。語亦似仙。并附錄之。但麗華義不可解。漢光烈皇后。陳後主貴妃外。更有名之者邪。瓊章以詠他人。抑自况邪。夢境何可深求。聊識此爾。

又癸酉之冬。暨今春初。兩女靈帷中銅盆供沐之水。每夕必結成冰花。大則梅枝蕉本。芍藥芙蓉。小則砌草欄卉。蓼蟲蝴蝶。山巒奇聳。變眩百出。精描刻畫。未嘗重疊。相詫爲異。遍驗生人盆中。俱不爾也。不知他家盡如是否。若果盡然。不足異矣。偶見一小說。載宋時某人家有此。竟非吉兆。余自信必非不祥。或不足異有之。然每晨侍女換水。恆舉觀覽。日日閱兩幅山水花草圖。亦貧家清玩也。愴悼之中。輒以解頤。

余賦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爲真有。雖羣口交羨。無救我女之亡。以爲假託。正如蘇文忠公所云。子姑妄言之。資高人玄士塵尾譚。未不可乎。故舉夢遇日治。悉附殺青。

續窈聞

吳江

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吳門泐菴大師。陳隋宿德也。親受天台智者大師止觀之教。歷千餘年。墮神趣中。現女人身。能以佛法行冥事。錢宗伯靈異記詳矣。昨旃蒙淵獻之歲。月會鶉星。日盈龍首。余家恭設香花幡幢。敦延鑿馭。午間。先有女史傳遙遙至云。師待下春時方可至此。余同諸人屏氣佇候良久。師至下壇。卽云。頃散花女史稱。有形奩兩集。可借觀乎。余拜謝曰。但恐上瀆聖靈。敢煩云借。舉集呈閱。閱訖。師云。意將欲不朽之邪。余跪而進曰。昔者。兩女淪徂。珠沉玉隕。實傷於懷。念其平日風雅遺致。不忍委諸草莽。庶幾私慰哀情。何敢妄期不朽。旣承慈問。益愴幽芳。倘徵蓮座之彫英。俾振蕪香之弱蘂。紫銑一言。青筠千古。曷勝死生之感。余泣而請之。師云。不嫌荒陋。當僭弁詞。精言麗彩。揮灑錯落。筆不停手。應接靡暇。鴻文景爍。靈篇暉耀。眞上超沈謝。下掩庾徐也。時日已虞淵。爰返翠華之駕。歸眞道山。詰蚤降蹕。亟索涇箋。爲畫牡丹。芙蓉。菊花。水仙四幅。生色映人。墨韻飛舞。掛置佛前。作口口曼陀華供。觀者咸讚歎。不可思議功德焉。畫竟。余卽跪問先妣太宜人馮氏。蓼莪罔極。追慕無從。今於天道人道。將焉處邪。師云。業已受生。塵海茫茫。去卽不認。今雖不越五十里之地。然石上之笑。正未可必也。仍居榮貴之塗。非下室蓬戶。亦足慰矣。余又叩問亡兒世僞。師云。僞之前身。生於雲間。已聘一女。將婚而死。因悟世法無常。遂出離家俗。爲高行律師。女於

夢中時往視之。覺而邪心萌動。動卽隳戒。遂至於此。然此事甚奇。因緣在
三世以前。本皆女也。僞爲奚氏。顧爲楊氏。俱武水人。中表姊妹。以才色相
慕悅。誓同居不嫁。六七年所。父母終不能成其志。爲各選婿。二女不相期
約。俱於一日剪髮成尼。父母亦無可奈何。遂創立梵舍。聽其同處。精參內
典。勤求佛法。可云美矣。後一女先卒。終時謂其一云。我生生世世。必不捨
汝。然我計之。爲兄弟則各有室。爲姊妹則各有家。不若迭爲夫婦可耳。然
而數載薰修。人天證明。不容破戒。於今三世矣。三世俱定盟爲夫婦。願力
也。三世究竟不成夫婦。戒力也。今夕當重與授記。開解此結。余又問亡女
葉氏。紈紈。往昔因緣。今時棲托。師云。天下最有癡人癡事。此是發願爲女
者。向固文人茂才也。虔奉觀音大士。乃於大士前日夕迴向。求爲香閨麗
質。又復能文。乃至允從其願。生來爲愛。則固未注佳配也。少年修潔自好。
擗管必以袖襯。衣必極淡而整。宴爾之後。不喜伉儷。恐其不潔也。每自矢
心。獨爲處子。嘻。亦癡矣。今歸我無葉堂中。法名智轉。法字珠輪。恐亂其心
曲。故今日不攜之歸來耳。

無葉堂者。師於冥中建設。取法華無枝葉而純真實之義。凡女人人生具
靈慧。夙有根因。卽度脫其魂於此。教修四儀密諦。往生西方。所云天台
一路。光明灼然。非幽途比也。俱稱弟子。有三十餘人。別有女侍。名紈香。
梵葉。嬾娘。閨惜。提袂。娥兒甚多。自在慈月。

余又問亡友小鸞。師云。月府侍書女也。余問月府卽世所傳廣寒宮邪。師

云非也。固別有耳。然則何故下謫。師云遊戲。余問遊戲何以必至我家。師云。神仙遊戲。固必擇清節之家。且昔與君會相會故也。余問相會之時。師云。君前生爲秦太虛。前之爲梅福。一會瓊章。瓊章時爲女子。名松德。又前之爲魯仲連。更一相會。君夫人卽秦太虛夫人。蘇子美小女。又前爲蔡經妹。亦一會瓊章。君家諸眷屬。都有奇跡。查不能清耳。余問鸞今往何處。師云。緱山仙府。余問卽今嵩高緱嶺。在中州者邪。師云。非也。雲霞之外。在月府。何名。師云。寒簧。今往仍復舊名邪。師云。否也。卽名葉小鸞矣。余問與張婿何緣。師云。會一見耳。張郎前身姓鄭。浙中一鉅卿公子。鄭之前身。固參宗師。亦龍姿也。當其爲鄭生時。少年高才。自謂會修玉京女史。寒簧偶聞斯言。卽於其讀書樓下花架之中。一現仙女天身。鄭生見之。亦詫本處閨質。初不意神仙示影也。此天順二年三月初三日事。張之今有是緣。蓋前以未得詳觀奇麗踪跡。悒悒不遂。故又尋至耳。余問若然。何以終不得合。師云。寒簧偶以書生狂言。不覺心動失笑。實則旣一現後。卽已深悔。斷不願謫人間行鄙褻事。然上界已切責其一笑。因復自悔。故來而不與合也。余泣懇大師神通道法。招魂來歸。師云。魂在仙府。恐不得招。且蓬山弱海。路甚遠也。余再懇之。延至午後。師忽云。頃已發使往邀瓊娘道駕。夜可至矣。至夜。師云。瓊娘已到。命之禮佛。拜祖母靈几。卽云。試作一詩。用觀雅韻。女辭不敢。師云。不妨。女卽作云。身非巫女慣行雲。肯對三星蹴絳裙。清映聲中輕脫去。瑤天笙鶴兩行分。師云。尊人思君。至切至切。可引之進。

謁母夫人。問如何可以引進。師云。香燈隨以香燈。引入至中庭。見母即出。出即作詩呈父母云。帷風瑟瑟女歸來。萬福尊前且節哀。二語即止。似哽咽不能成者。余問有說否。云無說。思父母否。云時思也。認否。云認。獨不認房。再引我房去。（蓋初入時至庭中即出實未及入其故房且房亦稍改也）又作一詩云。汾干素屋不多間。半庇生人半庇棺。黃鶴飛時猶合突。令威回日更何歡。詩竟。即書紅于。余問要喚紅于邪。云我也思他。（紅于其生時侍女也）余即喚紅于執燈。重引臥房。余與內人對視空中。共相號泣。悲慟酸楚。幾欲斷腸。已即旋出。余問汝既隸仙籍。死時是何光景。何人邀往。女云。菩薩有變易生死。衆生有分段生死。兒猶在分段之中。去時。但見童面如玉。女面如珠。紫金幢。赤珊瑚節。大紅流蘇。結爲臺閣。青猊駕橋。赤虬驂乘。黃雲蓋頂。青雲捧足。紅雲開路。白雲護身。爾時殊樂。不知苦也。余問今夕如何而來。云亦乘雲飛來耳。問見祖母否。云不見。見昭齊姊否。云在無葉堂。汝何以知之。云頃是泐師告兒也。見一二弟否。云在門外。八弟亦在。余問八弟幼。有人抱邪。云扯着二哥哥。（是夜爲僞兒作饑口佛事。故俱至）問答未竟。師云。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君諦聽之。我當細講。停此甚久。師云。奇哉是也。割愛第一。又云。菩薩正妙於從空出假。子真妙悟天開也。女即作詩呈師云。弱水安能制毒龍。竿頭一轉拜師功。從今別卻芙蓉主。永侍猊牀沐下風。師云。不敢。女云。願從大師授記。今不往仙府去矣。師云。既願皈依。必須受戒。

凡授戒者。必先審戒。我當一一審汝。汝仙子會犯殺否。女對云。會犯。師問如何。女云。會呼小玉除花蠹也。遣輕紈壞蝶衣。會犯盜否。女云。會犯。不知新綠誰家樹。怪底清簫何處聲。會犯淫否。女云。會犯。晚鏡偷窺眉曲曲。春裙親繡鳥雙雙。師又審四口惡業。問會妄言否。女云。會犯。自謂前生歡喜地。詭云。今坐辯才天。會綺語否。女云。會犯。團香製就夫人字。鏤雪裝成幼婦辭。會兩舌否。女云。會犯。對月意添愁喜句。拈花評出短長謠。會惡口否。女云。會犯。生怕簾開譏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師又審意三惡業。會犯貪否。女云。會犯。經營細帙成千軸。辛苦鶯花滿一庭。會犯嗔否。女云。會犯。怪他道蘊敲枯硯。薄彼崔徽撲玉釵。會犯癡否。女云。會犯。勉棄珠環收漢玉。戲捐粉盒葬花魂。師大讚云。此六朝以下溫李諸公。血竭髯枯。矜詫累日者。子於受戒一刻。隨口而答。那得不哭殺阿翁也。然則子固止一綺語罪耳。遂予之戒名曰智斷。女卽問何謂智。師云。有道種智。一切智。一切種智。又問何謂斷。師云。斷塵沙惑。斷無明惑。有三智應修。三惑應斷。菩薩有智德。斷德。智斷者。菩薩之二德也。女云。菩薩以無所得故而得。應以無所斷故而斷。師大驚云。我不敢復以神仙待子也。可謂迴絕無際矣。遂字曰絕際。今無葉堂中稱絕子。亦稱絕禪師。以上六月初十語也。內人以哀深嬰疾。杪秋五日。又復奄然。余懷痛傷。非可言盡。自冬及春。每致問大師。僅以牘札往返。煩雁魚耳。幸於今茲釋迦佛誕之月二十六日。大師羽葆葩軒。頓轡蒿室。披瀝苦棕。獲垂昭示。先是清晨。慈月宮人曹文容致師翰函云。

子（絕際也）則天上天下第一奇才。錦心繡口。鐵面劍眉。佛法中未易多見。醯子當與不肖共豎新幢。珠子（珠輪也）則佐母氏而鼓大音。亦奇傑也。明日當同三公來。（謂醯眼珠輪絕際也）尊兄父子不必如今日設供。酌水採花。以盡端節之歡。前者猶是世緣。於今已成法眷。看絕子口吐珠璣。驚天動地。亦世外之樂也。但萬勿及家事。醯公愁緒初清。恐魔燒又起耳。若絕子則雖以萬緜絲令之理。亦能一手分開。以熱湯沃其頂上。能出青蓮朵朵。固不妨以愁心相告也。書訖回鑿。翼明二十七日。師引三人同至。即聯句云。靈辰做新霽。密壺升名香。（淑師）神風動搖天。（宛君）道氣瀰曲郎。（昭齊）憨燕驚我歸。（宛）疏花露我牀。（瓊章）宿蛛罨我釵。（宛）飄埃沾我裳。（昭）繡花生匣鏤。（宛）蟲鼠游裙箱。（瓊）遺掛了非我。（宛）檀佛因專房。（瓊）新荷爲誰綠。（昭）朱曦慘無光。（宛）君子知我來。清梯流縱橫。（宛）舅氏知我來。不復成趨踰。（昭）時沈君晦在也。兄弟知我來。衆情合一愴。（瓊）叶平聲。婢僕知我來。灑掃東西忙。（宛）請君置家業。觀我敷道場。須彌已如砥。（師）黑海飛塵揚。（瓊）月亦沉崑崙。（師）日不居扶桑。（瓊）帝釋辭交珠。（師）迦文掩師幢。（瓊）萬法會有盡。（師）一切皆無常。（瓊）獨有芬陀華。久久延奇芳。靈光頂上搖。（師）慈雲寰中翔。（瓊）斷三二而得三。（師）遮雙即照雙。（瓊）父兄亦衆生。母女成法王。（師）感應今日交。（宛）圍繞後時長。（昭）思之當歡踊。（瓊）何爲又徬徨。（師）詩畢。宛君即云。一別至今。明幽遂隔。雖云學道。豈便忘情。身中無病否。余言我亦無病。但思君切耳。君何以得至無

葉堂云。得本師導御。送至郡對簿畢。卽送也。余問對簿則有罪邪。云有。子女既多。爲累不少。幸師法力銷去。余問經懺至否。云有資。凡在世。人必宜力修冥福。於初死時尤要也。余問君初死時有所見否。云出門之頃。自想我往何處去。如許人何自來者。又聞室內號叫不絕。方省我如此。莫不卽是死耶。復欲入問。輿人不肯止。從輿背回望門面旗竿。戀戀難捨。一霎卽是銀海漫漫。一無所見。隱隱但聞敲漁船之聲。須臾至郡。升庭立西階。後留賓室耳。余問君有何言。有所需用。當焚寄之。云一無所欲。祇是放君不下。宦海風波。早止爲佳。偕隱是不能矣。（一語千淚傷哉悲哉）孤隱須自計。余言思君甚苦奈何。云生時同苦。苦在一地。死後同苦。苦在相望。余問諸子在。前見否。云皆見。余問有言囑否。云讀書守分。素有志節。我又何言。但不見其成立。我自感傷耳。余問君今道裝邪。閨裝邪。云閨裝。搭戒衣。余問何衣。云紅襦天藍戒衣。昭齊綠襦紫色戒衣。瓊章鵝黃襦水碧戒衣。余問衣從何來。云依報隨處自有。又云。惟一兒白衣。余言正欲問二兒消息。知在大師外宮。君常見否。云常見。但遙見在庭角。今日始得交言耳。今亦歸在此也。平時瓊章每有開導語傳與。每通一信。未嘗不慟哭。主者問何人舉。僮卽云。要生西方人哭也。師卽云。送托生者。已不一二次矣。然一爲戀母姊。一爲依聽法。立意不去。故今教以念佛。徑修西方。反是一直截易易之事。余問僮既同歸。不知亦有言否。瓊章卽云。不必問。伊已一心念佛。恐聰明人一挑又動耳。余問昭齊。汝有說否。云兒更何言。一念之誤。遂至如此。幸

遇本師。正如塞翁失馬耳。至今琴瑟七年。實未嘗伉儷也。余問汝何以得至無葉堂中。云偶爾游行虛空。爲邏卒所捉。因解入上方宮。承師收授佛戒。余問既受佛戒。愁宜釋矣。云恨未易消。師卽云。恨在何許。覓恨來與我看。對云。雖然。猶有根蒂在耳。師云。根蒂能發芽。須極力搜剗也。余問瓊章在緱山時。有詩作否。女云。世法無常。會歸滅盡。如石火水沫。我寧爲其搖動哉。返生香一刻。正如石灰囊已留一跡。倘到處留跡。不亦憊乎。師命辭歸。宛君云。爲道愛身。省愁念佛。珍重珍重。瓊章云。父還要眼明手快。情種愁苗。乃是入獄根本。一刀割絕。立地清涼。告辭。余問大師。頃諸眷屬何如。云。醯子一提起。輒大淚。至首不能仰視。珠子亦泣。絕子微笑。相勸慰也。世儻反不爾。余問醯子如此。今日反爲增累。奈何。師云。日復一日。自見道心精進耳。師云。諸葉君今日暫別母姊。清秋風色佳時。期來重聚。以當世外清緣。桂子開花時。遲亦不至菊謝也。余言亡鸞未及留照。乞師爲寫影神。師云。此事甚難。因題一詞云。是耶非耶。立而俟之。風何肅穆。其開幃。是耶非耶。就而聽之。聲瑟瑟。其如有聞。步而來者誰耶。就而問之。淚闌干。其不分明。瞥然而見者去耶。怪而尋之。僅梅影之在牕云。丙子夏日。寫絕子小影不得。擬李夫人體歎之。

師有瑤期外紀云。軒轅時。王屋山小有清靈之洞。真人侍女名成璈。卽瓊章最初前身也。紀甚詳。未完。俟刻徵仙錄。



明張岱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一二種

陶菴
夢憶

世界書局印行



陶菴夢憶總目

陶菴夢憶考

序

研雲甲編原序

自序

正文

原跋

朱劍芒

王文濡

張岱

張岱

任崇曜





一 陶菴夢憶是遺民文學中懺悔派的作品

陶菴夢憶決不是憤激派或樂天派的文學

古今不少遺民文學，就最著的講，像東晉覆亡後的陶淵明，采菊東籬，翛然物外，他除享受大自然的美景而感到無窮樂趣，什麼異族紛爭，什麼中原離亂，他已完全不問，只顧企求着世外桃源。所以他的作品是樂天派的遺民文學。像南宋覆亡後的謝皋羽和鄭所南，慟哭西臺，坐必南向，時刻在懷念着故國；所作文字，非常沉痛，幾於一字一淚，這却是憤激派的遺民文學。至於張岱的陶菴夢憶，係追記已往的盛會或勝蹟，含有不少感喟，恰似「白髮龜年，暢談天寶」，決不是樂天派，更不是憤激派。他的自序上既說：「持向佛前，一一懺悔。」我們就須認清「懺悔」二字，是他寫這部夢憶的唯一主旨，所以，竟可名之為「遺民文學中懺悔派的作品。」後來曹雪芹的紅樓夢，雖非遺民文學，而實在也屬於這一派。

陶菴夢憶是警悟醉生夢死者的棒喝

作者經過了四十餘年繁華生活，結果，國亡家破，滿目淒涼，弄到披髮入山，甚至於想自殺，因感悟到已往的享受是罪惡，種了惡因，應得惡果，於是在佛前懺悔，懺悔其生平種種的罪惡。不過他所經歷的繁華生活，在承平時世，一般豪貴子弟，差不多人人如此；尤其是明末時候，東北已屢遭清兵侵略，川陝湖廣已常被流寇劫掠，而江浙各地，還是晏安酖毒，驕奢淫佚的風氣，日甚一日，試看清兵入關後，弘光帝偏安江南，尚且受阮大鍼的誘惑，醉心歌舞，不問國事，以至清師南下，立刻覆亡。可見當時江浙一帶，繁華已極；人民的醉生夢死，也達到了極點。後來樂極生悲，果然有「揚州十日」、「嘉定三日」等許多慘劇。但是，沒有被兵的地方，或者雖經兵火而受創不重的地方，雖則江山易主，景物全非，一般人還是抱的享樂主義，所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陳亡後的現象如此，明亡後的現象何嘗不如此！作

者的陶菴夢憶，不單是自己懺悔，實是替亂離後的大眾懺悔。醉生夢死的人們中，也許有讀到此書而自己感悟，那就不能不說此書是當頭棒喝了！

一一 作者夢憶中所歷的完全是浪漫生活

作者的浪漫生活
是怎樣養成的

浪漫生活，不一定是豪貴公子的生活，不一定是少年才子的生活；貧困無聊或不諳文字的人，也許過的是極浪漫的生活。但我們要知道：豪貴公子和少年才子，假使不受到家庭的嚴厲束縛，此種浪漫生活，實最易養成。古今來投身在浪漫生活中的，豪貴公子和少年才子，總居大多數，那就是很顯著的證據！陶菴夢憶作者，就他的家世講，確是個豪貴公子；就他的藝能講，也算得是個少年才子。偏偏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極風雅人物，祇知佈置園林，搜羅珍玩，並不怎樣束縛他；書中有不少處載的，他常隨侍祖父或父親出游，那就可見他在家庭中是最得到家長寵愛的。他的仲叔葆生，且和他一同鬪雞，認真賭博，像這種絕無束縛的家庭，怎能不養成他的浪漫生活呢？

遊歷是作者浪漫生活的中心

凡是過慣浪漫生活的人，大都喜歡遊歷，決不願老是坐守在家裏。不過窮年累月，專事遊歷，而其宗旨在考訂山經，詳辨水脈，那是抱有遊癖的學者所為，不能即認為浪漫生活；否則像徐霞客躑躅三十年，馳騫數萬里，忍飢擔寒的遊歷，真可算得獨一無二的了，我們如何只認他是個學者，決不稱他的生活是怎樣浪漫的。陶菴夢憶作者，雖好遊歷，論他遊踪所至，地方也很有限，那裏比得上徐霞客？但是他名勝的地方愛遊，絕小而不著名的地方也愛遊。夢憶八卷計一百二十餘則，而記遊歷的竟占三分之一，所以無疑的認他的浪漫生活的中心是遊歷！

先介紹一段
作者小史

陶菴夢憶的作者張岱在中國人名大辭典內，記得非常簡略，祇有下列幾句：
張岱，劍州人，僑寓錢塘。字陶菴，自號蝶菴居士。有西湖夢尋。

這篇小史的過於簡略，別的不去管他，只是把他的許多著作單列一種西湖夢尋，竟連陶菴夢憶都漏掉，幾乎要使人錯認陶菴夢憶是另一人所作。我們要考究他生平，僅憑這寥寥數句，當然是不滿足的。

在各篇序文中所得的參考材料

陶菴夢憶的自序上，有下列幾句：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賦賦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

研雲甲編的原序上說：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匱一書……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秔秫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鬪雞，臂鷹，蹴鞠，六博，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爲。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石公，又曰蝶菴。其所著石匱書埋之，鄉壤山中。

伍崇曜的跋語上，更有「按岱字宗子，山陰人」兩語。我們彙集以上許多材料，他的表字，別號，家世，技能，行爲，著作，以及晚年狀況，已可得到一個大概。所懷疑的，他是山陰籍而人名辭典上所說他是劍州人，那實在是辭典上的錯誤。

夢憶中有一部分是作者的自傳

夢憶自序上曾說：「不次歲月，異年譜也。」換句話說，便是不依年月先後，雜記個人已往的經歷。所以，書中所載的雖是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而總有作者的許多自傳文字。

茲就各條中有關於自傳方面的，歸納如下：

張宗子的家世 他是個宦家子弟，他的高祖做過太僕寺卿，曾祖得有「文恭」特諡。他的祖父和父親，都喜收藏書籍古玩。他的仲叔做過揚州府同知，外祖父做過壽州的州同。祖父在時，喜講究聲伎，多養珍禽。父及叔父，以精治飲食著名。

張宗子的藝能 他有文學天才，在十六歲時，已工作駢文。他又精究音樂，能彈琴，工製劇曲。騎術亦極有工夫。

張宗子的嗜好 他的嗜好極多，如聲色之娛，大都由豪華的家庭養成。積聚遺書，也是他嗜好之一，并可認為祖先的遺傳性。他更有一種特殊嗜好，那便是飲茶了。書中所載：襍泉、蘭雪茶、陽和泉、閔老子茶、露兄等幾篇文字，津津有味，真可抵得一部陸羽茶經。

張宗子的交游 他的交游極廣，尤其在寄居秦淮桃葉渡的時候，因得姚簡叔介紹，與京中諸勳戚大老，緇納、高人名妓，一一相交。看他牛首山打獵一則所記，除和一班豪貴子弟，還帶了許多姬侍，如顧眉、董白，不用說是秦淮豔史上最著的名姬，便是王月、李十，也曾列名於板橋雜記中的所謂麗品。龔定盦詞云：「安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像宗子生平，確乎享受過人生所不易得到的幸運與豔福，而足以誇稱於後世的。

張宗子的游踪 他雖喜歡遊歷，決不像徐霞客那樣的遊法，這在前面已經說過。茲就夢憶中所見，他的遊歷區域，雖跨浙、蘇、魯、皖四省，而所到過的，也不過是杭州、甯波、海寧、嘉興、普陀、南京、蘇州、鎮江、揚州、曲阜、泰安、宣城等十餘處名勝地方。大致除了本鄉紹興外，杭州、南京、蘇州、揚州各地，寄跡的時期比較長久，記載的景物風俗，所以亦格外多些。

四 從夢憶以外所考得的作者詳細家世

一種最重要而有關係
作者家世的著作

研雲甲編序文，祇說陶菴著作等身，而除石匱書以外，並未將許多的書名寫出。最近周作人先生在樸社重刊的夢憶上，也有篇序文，說是他所見過的，在夢憶以外有於越三不朽圖贊、鄉嬛文集、西湖夢尋三種；又曾見過一卷他所選的冰雪文、鄉嬛集和冰雪文，現在已不易搜求。夢尋一書却常見，三不朽圖贊有民國七年紹興印刷局的重印本。我們翻閱這部重印的三不朽圖贊，作者詳細家世，便可完全發見，因為書中所列越中一百九位名賢，他的高曾祖三位祖先，和仲叔葆生，以及外曾祖父朱金庭相國，完全在內，有圖像，有小傳，有贊辭，如此詳細，真像張氏一部分的家譜；尤妙的前面附有一篇乾隆郡志文苑傳，陶菴家世以及一生歷史，記得最爲完備。所以，凡讀陶菴夢憶而欲深究作者生平的，此書亦頗有一讀價值。

三不朽圖贊及文苑

傳所載的陶菴家世

三不朽圖贊理學第七人張文恭公，即作者曾祖。名元怵，隆慶五年狀元，著名理學家，爲王陽明再傳弟子。他雖是五品官，因援照羅洪光（嘉靖間狀元，官至左春坊左贊善，卒諡文莊）予諡的前例，卒後特諡文恭。功業第二人張內山，爲文恭父，作者高祖。名天復，嘉靖間進士，有極大武功。文學第五人張兩若，爲文恭子，作者祖父。名汝霖，萬曆間進士，官兵部郎中；去官後再起，任江西布政使參議。後因岳父朱金庭（名廣）當國，迴避不再做官。畫藝第二人張葆生，名爾葆，爲作者仲叔，曾中副榜，特奏爲揚州郡司馬。著稱畫家，與董其昌、李流芳齊名。再據文苑傳所載：作者於六歲時即隨祖父至杭州，明亡後避亂剡溪山中。所著有西湖夢尋、快園道古、奚囊十集等書十餘種。別成石匱書，記明代三百年時事。六十九歲時，自營生壙於項王里。卒年九十三。（從夢憶中推求，作者生於明萬曆二十五年，卒時當爲清康熙二十八年。）上面所載，不但明白了作者的詳細家世，所享年壽，以及自營的葬地，兼又發見他兩種著作的名稱，這真是一件極忻慰的事！假使能把這許多種遺著，一齊搜集，對於作者的事實，思想，當然在考據方面，要添加不少材料，這祇能期待於他日的了！

五 夢憶中所表現作者的個性

作者在少年時代

所具有的書獃氣

作者生當明季，雖未列名復社，多少也受到些談忠說孝，提倡志節的影響；何況他的曾祖元忭，又是王陽明嫡派理學大家。後來編成這部越中三不朽圖贊，什麼「供之塾堂，朝夕禮拜」，什麼「激發意氣，砥礪勉旃」，在他自撰的小敘中，充滿着連篇道學話，本也算不得奇特。像夢憶中所記談風談月，灑脫非常，才是他真性情的暴露！不過我們讀到响樓山房一則，不免要笑他在少年時代，總帶有書獃的習氣！試將此則的後半摘載如下：

一日，緣溪走看佛，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並碎諸蠻女，置溺澗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爲楊髡，皆歡喜讚歎。

所謂楊髡，就是發掘南宋諸帝陵墓的楊和尚，楊璉真伽，固然是千載下受人唾罵的一個殘暴惡僧。不過把他的塑像頭顱椎落，還要置在便溺處，這和西湖上岳廟前所鑄秦檜等幾個跪地反縛鐵像，一般無知識人到此參觀，總要在鐵像上拉一回屎，可稱得無獨有偶了！明嘉靖間，沈鍊因疏劾嚴嵩謫官，他就縛了幾個草人，寫上嚴嵩等姓名，令子弟們用作箭垛，後來被嚴嵩得知，竟把沈鍊殺害。這一回事，誰能不說沈鍊的書獃氣；而夢憶作者把楊髡塑像污辱，以爲代替前代帝王報復，他的書獃氣，真比沈鍊尤其可笑了！

作者有遺傳

的迷信根性

夢憶中有不少處表顯作者迷信的傾向，最著的，如逍遙樓一則，記他的先人求嗣，獲得金丹一粒，給他母親吞服，果然得孕，他的所以產生，完全是神仙「有求必應」的效驗。鬪雞社一則，他說：「唐元宗以酉年酉月生，好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這和愚夫愚婦因生肖屬牛而終身不食牛肉，又有甚麼分別？再有阿育王寺舍利一則，所記自己向塔縫中瞻禮舍利，得見白衣觀音小像，素一生一無所見，是年八月竟死，亦可謂迷信之至！他的祖父，嘗建築表勝菴，他的家中，又設有乩壇，那麼，他的所以

迷信實在是一種遺傳習性了！

六 夢憶一書在文學方面的技巧

夢憶中紀遊文字
可與袁中郎媲美

不是性情瀟灑而具有文學天才者，決不能作短篇而出色的紀遊文字。柳宗元永州八記是紀遊文中最著名的，而牠的妙處，全在乎短篇有味。像清代方苞作的遊雁蕩記，沈彤作的登泰山記，都是大發議論，顯出一副道學家的面目，假使和柳文比較，文學上的價值迥然不同，那是任何人能辨別的。明季能作短篇有味的紀遊文，當然要首推袁中郎；能和袁中郎媲美的，也只有陶菴。夢憶中所列的若干篇，可當得「短篇有味」一個評語。因此，遊歷是作者浪漫生活的中心，紀遊文是作者文學表演的脊梁。這句話，我想決不至完全錯誤的！

描寫景物動作都是作者的長

夢憶中描寫景物，莫妙於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品山堂魚宕諸篇；使我們讀了，當時的情景宛然在目，這不能不說文學方面的特殊技巧了。最有趣的，要算柳敬亭說書一則，

試摘其一段如下：

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嘞夫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曩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

雖寥寥數句，柳敬亭說書時摹擬武松威武形態，都一齊顯現；不是柳敬亭決不能盡情刻畫武松沽酒時的神情，不是作者決不能盡情刻畫柳敬亭說書時的神情；換句話說，我們讀到這一段，好像真在聽柳敬亭說書，好像真見到武松吃酒。柳敬亭的一張嘴，和陶菴的一枝筆，也可說是「並足千古了！」



序

陶菴夢憶單行本。予於老友黃摩西處得之。會刻於吳門。魯魚亥豕。不可辨識。茲特重校一過。按是書雖屬小說。而於有明一代掌故。間有稱述。諷刺贊美。出以談諧。遺民滄桑之感。時流露于字裏行間。行文亦曲折有致。學作紀事小文者。似可奉爲師法。不僅爲茶餘酒後之消遣品也。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浴佛日吳興王文儒書於海上蟄廬。



硯雲甲編原序

陶菴老人著作等身。其自信者。尤在石遺一書。茲編載方言巷詠嘻笑瑣屑之事。然略經點染。便成至文。讀者如歷山川。如覩風俗。如瞻宮闕宗廟之麗。殆與采薇麥秀。同其感慨。而出之談諧者與。老人少工帖括。不欲以諸生名。大江以南。凡黃冠劍客。縉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杭秫。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爲。晚歲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問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遂更名曰石公。又曰蝶庵。其所著石匱書。埋之。鄉壤山中。所見夢憶一卷。爲序而藏之。

按此書刻于硯雲甲編。又刻於粵雅堂叢書中。硯雲係不全本。粵雅版亦燬。故付手民排印之。黃摩西識。

自序

陶菴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髮入山。駭駭爲野人。故舊見之。如毒藥猛獸。愕窒不敢與接。作自輓詩。每欲引決。因石匱書未成。尙視息人世。然瓶粟屢罄。不能舉火。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不食周粟。還是後人粧點語也。饑餓之餘。好弄筆墨。因思昔人生長王謝。頗事豪華。今日罹此果報。此笠報顛。以簣報踵。仇簪履也。以衲報裘。以苧報絺。仇輕煖也。以藿報肉。以糲報糲。仇甘旨也。以薦報牀。以石報枕。仇溫柔也。以繩報樞。以甕報牖。仇爽塏也。以烟報日。以糞報鼻。仇香豔也。以途報足。以囊報肩。仇輿從也。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雞鳴枕上。夜氣方回。因想余生平。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蠅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卽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眞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昔有西陵脚夫爲人擔酒。失足破其甕。念無所償。癡坐佇想曰。「得是夢便好。」寒士鄉試中式。方赴鹿鳴宴。恍然猶意非眞。自嚙其臂曰。「莫是夢否。」一夢耳。惟恐其非夢。又惟恐其是夢。其爲癡人則

一也。余今大夢將寤。猶事雕蟲。又是一番夢囈。因嘆慧業文人。名心難化。政如邯鄲夢斷。漏盡鐘鳴。盧生遺表。猶思摹榻二王。以流傳後世。則其名根一點。堅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也。



陶菴夢憶目錄

鍾山	一	燕子磯	一一
報恩塔	二	魯藩煙火	一一
天台牡丹	二	朱雲崧女戲	一二
金乳生草花	二	紹興琴派	一三
日月湖	三	花石綱遺石	一三
金山夜戲(附圖)	四	焦山	一四
筠芝亭(附圖)	五	表勝菴	一四
阶園	五	梅花書屋	一五
葑門荷宕	六	不二齋	一五
越俗掃墓	六	砂罐錫注	一六
奔雲石	七	沈梅岡	一六
木猶龍	七	响樓山房	一七
天硯	八	三世藏書	一七
吳中絕技	九	絲社	一八
濮仲謙雕刻	九	南鎮祈夢	一八
孔廟檜	九	楔泉	一九
孔林(附圖)	一〇	蘭雪茶	二〇

白洋潮……………二一〇

陽和泉（附圖）……………二一一

閱老子茶……………二一二

龍噴池……………二一三

朱文懿家桂……………二二三

逍遙樓……………二二三

天鏡園……………二二四

包涵所……………二二四

鬪雞社……………二二五

棲霞……………二二五

湖心亭看雪……………二二六

陳章侯……………二二六

不繫園……………二二七

秦淮河房……………二二八

兗州閱武……………二二八

牛首山打獵……………二二九

楊神廟臺閣……………二二九

雪精……………三〇〇

嚴助廟……………三〇〇

乳酪……………三三一

二十四橋風月……………三三一

世美堂燈……………三三三

寧了……………三四

張氏罄伎……………三四

方物……………三五

祁止祥癖……………三五

泰安州客店……………三六

范長白……………三六

于園……………三七

諸工……………三八

姚簡叔畫……………三八

爐峯月……………三九

湘湖……………四〇

柳敬亭說書……………四〇

樊江陳氏橘……………四一

治沅堂……………四一

虎邱中秋夜（附圖）……………四二

麋公……………四三

揚州清明	四三	曹山	五五
金山競渡	四四	齊景公墓花罇	五五
劉暉吉女戲	四五	西湖香市	五六
朱楚生	四五	鹿苑寺方柿	五七
揚州瘦馬	四六	西湖七月半	五七
彭天錫串戲	四七	及時雨	五八
目蓮戲	四七	山艇子	五九
甘文臺爐	四八	懸杪亭	六〇
紹興燈景	四八	雷殿	六〇
韻山(附圖)	四九	龍山雪	六〇
天童寺僧	五〇	龐公池	六〇
水滸牌	五一	品山堂魚宕	六一
煙雨樓(附圖)	五一	松花石	六一
朱氏收藏	五二	閨中秋	六二
仲叔古董(附圖)	五二	愚公谷	六二
噓社	五三	定海水操	六三
魯府松棚	五四	阿育王寺舍利	六三
一尺雪	五四	過劍門	六四
菊海	五四	氷山記	六四

龍山放燈（附圖）……………六五

王月生……………六六

張東谷好酒……………六七

樓船……………六七

阮圓海戲……………六八

蠟花閣……………六八

范與蘭……………六八

蟹會……………六九

露兒……………七〇

閨元宵……………七〇

合采牌……………七一

瑞草谿亭……………七一

瑯嬛福地……………七三



陶菴夢憶

山陰張岱宗子撰

鍾山

鍾山上有雲氣。浮浮冉冉。紅紫間之。人言王氣。龍蛻藏焉。高皇帝與劉誠意徐中山湯東甌定寢穴。各誌其處。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門左有孫權墓。請徙。太祖曰。孫權亦是好漢子。留他守門。及開藏。下爲梁誌公和尚塔。眞身不壞。指爪繞身數匝。軍士輦之不起。太祖親禮之。許以金棺銀槨。莊田三百六十。奉香火。昇靈谷寺塔之。今寺僧數千人。日食一莊田焉。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姪爲己子。事甚祕。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殊紅木盞。木壺。木酒罇。甚麤樸。盞中肉止三片。粉一鉢。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頸甌二。栴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先祭一日。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導。以鼓樂旗幟。牛羊自出。龍袱蓋之。至宰割所。以四索縛牛蹄。太常官屬至。牛正面立。太常官屬朝牲揖。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爇所。爇已。昇至饗殿。次日五鼓。魏國至。主祀。太常官屬不隨班。侍立饗殿上。祀畢。牛

年已臭腐不堪聞矣。平常日進一二簋。亦魏國陪祀。日必至云。

報恩塔

中國之大古董。永樂之大窯器。則報恩塔是也。報恩塔成於永樂初年。非成祖開國之精神。開國之物力。開國之功令。其膽智力略足以吞吐此塔者。不能成焉。塔上下金剛佛像千百億金身。一金身。琉璃甃十數塊。湊成之。其衣摺不爽分。其面目不爽毫。其鬚眉不爽忽。鬪筍合縫。信屬鬼工。聞燒成時。具三塔相。成其一。埋其二。編號識之。今塔上損甃一塊。以字號報工部。發一甃補之。如生成焉。夜必燈。歲費油若干斛。天日高霽。霏霏靄靄。搖搖曳曳。有光怪出其上。如香烟繚繞。半日方散。永樂時。海外夷蠻重譯至者。百有餘國。見報恩塔。必頂禮讚歎而去。謂四大部洲所無也。

天台牡丹

天台多牡丹。大如拱把。其常也。某村中有鵝黃牡丹。一株三幹。其大如小斗。植五聖祠前。枝葉離披。錯出簷甍之上。三間滿焉。花時數十朵。鵝子黃。鸚。松花蒸栗。萼樓穰吐。淋漓簇沓。土人於其外搭棚演戲四五臺。婆娑樂神。有侵花如毛髮者。立致奇祟。土人戒勿犯。故花得蔽芾而壽。

金乳生草花

金乳生喜蒔草花。住宅前有空地。小河界之。乳生瀕河構小軒三間。縱其趾於北。不方而長。設竹籬經其左。北臨街。築土牆。牆內砌花欄護其趾。再前。又砌石花欄長丈餘。而稍狹。欄前以螺山石壘山坡數摺。有畫意。草木

百餘本錯雜時之。濃淡疎密。俱有情致。春以鶯粟虞美人爲主。而山蘭素馨。決明佐之。春老以芍藥爲主。而西番蓮土萱紫蘭山礬佐之。夏以洛陽花建蘭爲主。而蜀葵烏斯菊望江南茉莉杜若珍珠蘭佐之。秋以菊爲主。而翦秋羅秋葵僧鞋菊萬壽芙蓉老少年秋海棠雁來紅矮雞冠佐之。冬以水仙爲主。而長春佐之。其木本如紫白丁香綠萼玉牒臘梅西府滇茶日丹白梨花。種之牆頭屋角。以遮烈日。乳生弱質多病。蚤起不盥不櫛。蒲伏階下。捕菊虎。芟地蠶。花根葉底。雖千百本。一月必一週之。癩頭者火蟻。瘠枝者黑蚰。傷根者蚯蚓。蝨蟥。賊葉者象幹毛蠅。火蟻。以燻骨鼈甲置旁。引出棄之。黑蚰。以麻裹筋頭捋出之。蝨蟥。以夜靜持燈滅殺之。蚯蚓。以石灰水灌河水解之。毛蠅。以馬糞水殺之。象幹蟲。磨鐵線穴搜之。事必親歷。雖冰龜其手。日焦其額。不顧也。青帝喜其勤。近產芝三本。以祥瑞之。

日月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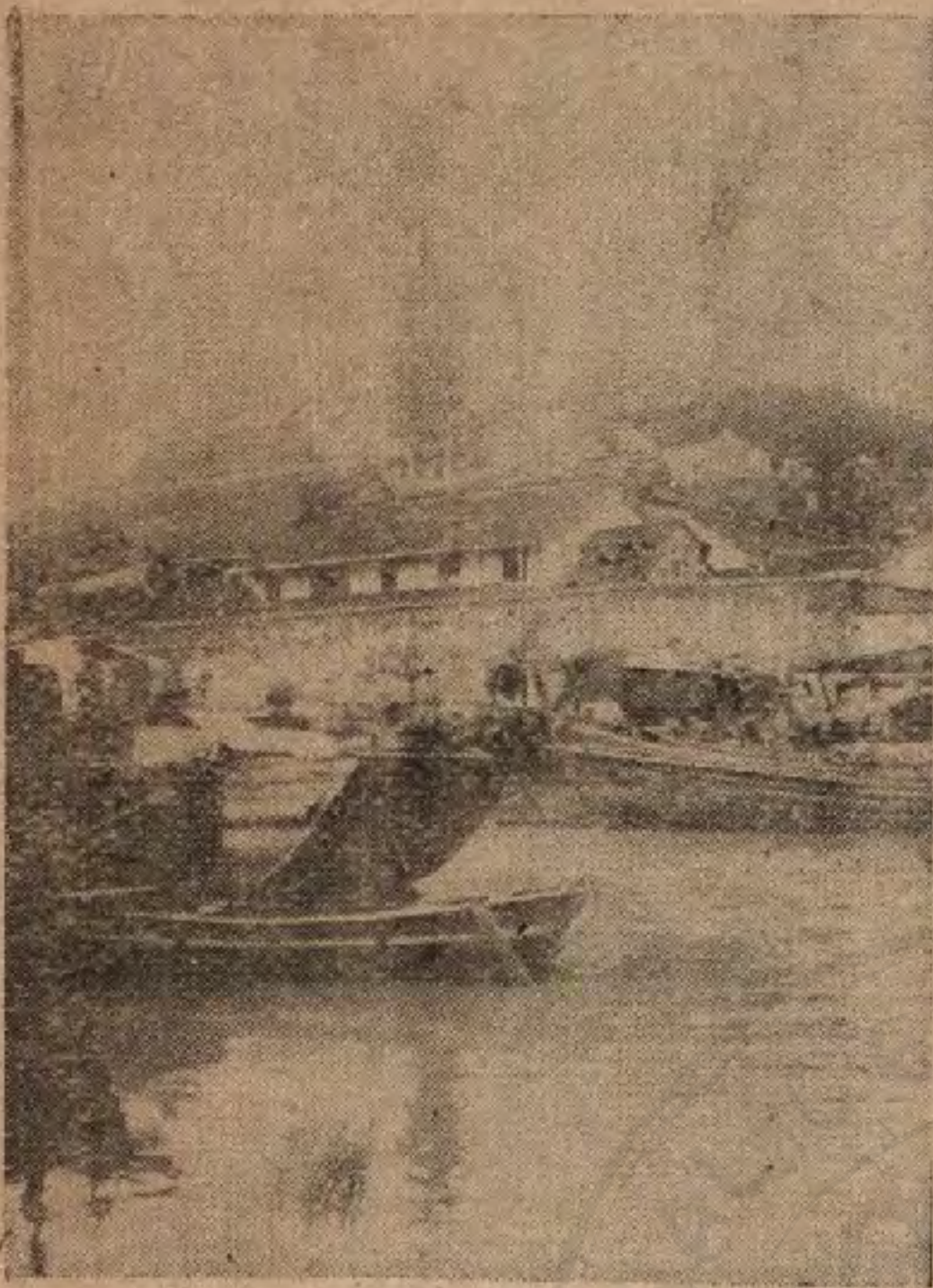
寧波府城內。近南門。有日月湖。日湖圓。略小。故日之。月湖長。方廣。故月之。一湖連絡如環。中亘一堤。小橋紐之。日湖有賀少監祠。季真朝服拖紳。絕無黃冠氣象。祠中勒唐玄宗錢行詩以榮之。季真乞鑑湖歸老。年八十餘矣。其回鄉詩曰。幼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孫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八十歸老。不爲早矣。乃時人稱爲急流勇退。今古傳之。季真會謁一賣藥王老。求冲舉之術。持一珠貽之。王老見賣餅者過。取珠易餅。季真口不敢言。甚懊惜之。王老曰。慳吝未除。術何由得。乃還其珠而去。

則季真直一富貴利祿中人耳。唐書入之隱逸傳。亦不倫甚矣。月湖一泓汪洋。明瑟可愛。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圍湖岸。亦間植名花果木。以縈帶之。湖中櫛比。皆士夫園亭。臺榭傾圮。而松石蒼老。石上凌霄藤有斗大者。率百年以上物也。四明縉紳田宅及其子。園亭及其身。平泉木石。多暮楚朝秦。故園亭亦聊且爲之。如傳舍衙署焉。屠赤水娑羅館。亦僅存娑羅而已。所稱雪浪等石。在某氏園久矣。清明日。二湖游船甚盛。但橋小船不能大。城墻下址稍廣。桃柳爛漫。游人席地坐。亦飲亦歌。聲存西湖一曲。

金山夜戲

崇禎二年中秋後一日。余道鎮江往兗。日晡。至北固。艤舟江口。月光倒影

入水。江濤吞吐。露氣吸之。嘆天爲白。余大驚喜。移舟過金山寺。已二鼓矣。經龍王堂。入大殿。皆漆靜。林下漏月光。疏疏如殘雪。余呼小僕攜戲具。盛張燈火。大殿中。唱韓蕪王金。金山及長江大戰諸劇。寺鑼鼓喧噴。一寺人皆起看。有老僧以手背撥眼。翕然張口。呵欠與笑嚏俱至。徐定睛。視爲何許人。以何事何時至。皆不敢問。劇完。將曙。解纜過江。山僧至山



脚目送久之。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筠芝亭

筠芝亭。渾樸一亭耳。然而亭之事盡。得此亭。一山之事亦盡。吾家後此亭。而亭者不及筠芝亭。後此亭而樓者。閣者。齋者。亦不及。總之多一樓。亭中



作高祖張內山像

多一樓之礙。多一牆。亭中多一牆之礙。太僕公造此亭成。亭之外更不增一椽一瓦。亭之內亦不設一檻一扉。此其意有在也。亭前後。太僕公手植樹皆合抱。清樾輕嵐。滃滃翳翳。如在秋水。亭前石臺。躡取亭中之景物而先得之。升高眺遠。眼界光明。敬亭諸山。箕踞麓下。谿壑潏迴。水出松葉之上。臺下右旋。曲磴三折。老松偃背而立。頂垂一幹。倒下如小幢。小枝盤鬱。曲出輔之。旋蓋如曲柄葆羽。癸丑以前。不垣不臺。松意尤暢。

斫園

斫園。水盤據之。而得水之用。又安頓之。若無水者。壽花堂。界以堤。以小眉山。以天問臺。以竹徑。則曲而長。則水之內宅。隔以霞爽軒。以酣漱。以長廊。以小曲橋。以東籬。則深而邃。則水之臨池。截以鱸香亭。梅花禪。則靜而遠。則水之緣城。護以貞六居。以無漏菴。以菜園。以鄰居小戶。則閱而安。則水

之用盡。而水之意色指歸乎龐公池之水。龐公池。人棄我取。一意向園。日不他矚。腸不他迴。口不他諾。龍山螻蛄。三摺就之。而水不之顧。人稱阶園能用水。而卒得水力焉。大父在日。園極華縟。有二老盤旋其中。一老曰。竟。是蓬萊閬苑了也。一老哂之曰。個邊那有這樣。

封門荷宕

天啓壬戌六月二十四日。偶至蘇州。見士女傾城而出。畢集於封門外之荷宕。宕樓船畫舫。至魚鱸小艇。僱覓一空。遠方游客。有持數萬錢無所得舟。蠅旋岸上者。余移舟往觀。一無所見。宕中以大船爲經。小船爲緯。游冶子弟。輕舟鼓吹。往來如梭。舟中麗人。皆倩妝淡服。摩肩簇鳥。汗透重紗。舟楫之勝。以擠。鼓吹之勝。以集。男女之勝。以溷。歎暑燂燂。糜沸終日而已。荷宕宕經歲無人跡。是日。士女以鞵鞞不至爲恥。袁石公曰。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輓濤趨。蓋恨虎邱中秋夜之模糊躲閃。特至是日而明白。昭著之也。

越俗掃墓

越俗掃墓。男女袷服靚妝。畫船簫鼓。如杭州人游湖。厚人薄鬼。率以爲常。二十年前。中人之家。尙用平水屋幘船。男女分兩截坐。不坐船。不鼓吹。先輩謔之曰。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後漸華靡。雖監門小戶男女。必用兩坐船。必巾。必鼓吹。必歡呼鬯飲。下午必就其路之所近。游菴堂寺院。及士夫家。

花園鼓吹近城。必吹海東青。獨行千里。鑼鼓錯雜。酒徒沾醉。必岸幘囂噓。唱無字曲。或舟中攘臂與儕列厮打。自二月朔至夏至。填城盜國。日日如之。乙酉方兵。畫江而守。雖魚鱸菱芡。收拾略盡。墳壠數十里而遙。子孫數人。挑魚肉楮錢。徒步往返之。婦女不得出城者。三歲矣。蕭索淒涼。亦物極必反之一。

奔雲石

南屏石無出奔雲石者。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滇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也。黃寓庸先生讀書其中。四方弟子千餘人。門如市。余幼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黧黑。多髭鬚。毛頰。河口。眉稜。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覩來牘。手書回札。口囑僮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卽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不異也。余深服之。丙寅至武林。亭榭傾圮。堂中窀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余見奔雲。黝潤色澤不減。謂客曰。願假此一室。以石潔門。坐臥其下。可十年不出也。客曰。有盜。余曰。布衣褐被。身外長物。則瓶粟與殘書數本而已。王弇州不曰。盜亦有道也哉。

木猶龍

木龍出遼海。爲風濤激擊。形如巨浪跳蹴。遍體多著波紋。常開平王得之。遼東輦至京。開平第燬。謂木龍炭矣。及發瓦礫。見木龍埋入地數尺。火不

及驚異之。遂呼爲龍。不知何緣出易於市。先君子以犀觥十七隻售之。進魯獻王。誤書木龍犯諱。峻辭之。遂留長史署中。先君子棄世。余載歸。傳爲世寶。丁丑詩社。懇名公人錫之名。并賦小言詠之。周墨農字以木猶龍。倪鴻寶字以木寓龍。祁世培字以海槎。王士美字以槎浪。張毅儒字以陸槎。詩遂盈帙。木龍體癡。肥重千餘觔。自遼之京之兗之濟。繇陸。濟之杭。繇水。杭之江之蕭山之山陰之。余舍水陸錯。前後費至百金。所易價不與焉。嗚呼木龍。可謂遇矣。余磨其龍腦尺木。勒銘志之曰。夜壑風雷。騫槎化石。海立山崩。煙雲滅沒。謂有龍焉。呼之或出。又曰。擾龍張子。尺木書銘。何以似之。秋濤夏雲。

天硯

少年視硯。不得硯醜。徽州汪硯伯至。以古款廢硯。立得重價。越中藏石俱盡。閱硯多。硯理出。會託友人秦一生爲余覓石。遍城中無有。山陰獄中大盜出一石。璞耳。索銀二觔。余適往武林。一生造次不能辨。持示燕客。燕客指石中白眼曰。黃牙臭口。堪留支桌。賺一生還盜。燕客夜以三十金攫去。命硯伯製一天硯。上五小星。下一大星。譜曰。五星拱月。燕客恐一生見。剷去大小二星。止留三小星。一生知之。大懊恨。向余言。余笑曰。猶子比兒。亟往索看。燕客捧出。赤比馬肝。酥潤如玉。背隱白絲。類瑪瑙指螺細篆。面三星墳起如弩眼。著墨無聲而墨瀋煙起。一生癡哈。口張而不能翕。燕客屬余銘。銘曰。女媧鍊天。不分玉石。龍血蘆灰。烹霞鑄日。星河溷擾。參橫箕翕。

吳中絕技

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寄修之治琴。范崑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無敵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藝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淺。濃淡疏密。適與後世賞鑒家之心力目力。鍼芥相對。是豈工匠之所能辦乎。蓋技也而進乎道矣。

濮仲謙雕刻

南京濮仲謙。古貌古心。粥粥若無能者。然其技藝之巧奪天工焉。其竹器。一帚刷。竹寸耳。勾勒數刀。價以兩計。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盤根錯節。以不事刀斧爲奇。則是經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價。真不可解也。仲謙名噪甚。得其款物。輒騰貴。三山街潤澤於仲謙之手者數十人焉。而仲謙赤貧自如也。於友人座間。見有佳竹佳犀。輒自爲之。意偶不屬。雖勢劫之。利啖之。終不可得。

孔廟檜

己巳。至曲阜。謁孔廟。賄門者引以入。宮牆上有樓聳出。扁曰。梁山伯祝英台讀書處。駭異之。進儀門。看孔子手植檜。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晉懷帝永興三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毀。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有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罹於兵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高二丈。

有奇。後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再發。至洪武二十二年己巳。發數枝。蒼鬱。後十年。又落。摩其幹。滑澤堅潤。紋皆左紐。扣之作金石聲。孔氏子孫。恆視其榮枯。以占世運焉。再進一大亭。臥一碑。書杏壇二字。党英筆也。亭界一橋。洙泗水匯此。過橋入大殿。殿壯麗。宣聖及四配十哲俱塑像。冕旒案上。列銅鼎三。一犧一象一辟邪。欵製適古。渾身翡翠。以釘釘案上。階下豎歷代帝王碑記。獨元碑高大。用風磨銅。巖巖高丈餘。左殿三楹。規模略

小。爲孔氏家廟。東西兩壁。用小木扁書歷代帝王祭文。西壁之隅。高皇殿焉。廟中凡明朝封號。俱置不用。總以見其大也。孔家人曰。天下只三家人家。我家與江西張鳳陽朱而已。江西張。道士氣。鳳陽朱。暴發人家。小家氣。

孔林

曲阜

曲阜出北門五里許。爲孔林。紫金城。城之門以樓。樓上見小山一點。正東南者。嶧山也。折而西。有石虎石羊三四。在榛莽中。過一橋。二水匯泗水也。亭殿後有子貢手植楷。楷大小千餘本。魯人取其材爲棋枰。享殿正對伯魚墓。聖人葬其子得中氣。由伯魚墓折而右。爲宣聖墓。去數丈。案一小山。小山之南。爲子思墓。數百武之內。父



子孫三墓在焉。譙周二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碑銘三。獸碣俱在。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異樹。不能名。一里之中。未嘗產棘木荆草。紫金城外。環而墓者數千家。三千二百餘年。子孫列葬不他徙。從古帝王所不能比隆也。宣聖墓右。有小屋三間。扁曰。子貢廬墓處。蓋自兗州至曲阜道上。時官以木坊表識。有曰齊人歸謹處。有曰子在川上處。尙有義理。至泰山頂上。乃勒石曰。孔子小天下處。則不覺失笑矣。

燕子磯

燕子磯。余三過之。水勢湍激。舟人至此。捷捩杼取。鈎挽鐵纜。蟻附而上。蓬牕中見石骨稜層。撐拒水際。不喜而怖。不識岸上有如許境界。戊寅。到京後。同呂吉士出觀音門。游燕子磯。方曉。佛地仙都。當面蹉過之矣。登關王殿。吳頭楚尾。是侯用武之地。靈爽赫赫。鬚眉戟起。緣山走磯上。坐亭子。看江水激冽。舟下如箭。折而南。走觀音閣。度索上之。閣傍僧院。有峭壁千尋。嵒礧如鐵。大楓數株。蒼以他樹。森森冷綠。小樓癡對。便可十年面壁。今僧寮佛閣。故故背之。其心何忍。是年。余歸浙。閔老子王月生送至磯。飲石壁下。

魯藩煙火

兗州魯藩煙火。妙天下。煙火必張燈。魯藩之燈。燈其殿。燈其壁。燈其楹柱。

燈其屏。燈其座。燈其宮扇傘蓋。諸王公子宮娥僚屬隊舞樂工。盡收爲燈中景物。及放煙火。燈中景物。又收爲煙火中景物。天下之看燈者。看燈燈外。看煙火者。看煙火煙火外。未有身入燈中。光中。影中。煙中。火中。閃爍變幻。不知其爲王宮內之煙火。亦不知其爲煙火內之王宮也。殿前搭木架數層。上放黃蜂出窠。撒花蓋頂。天花噴礮。四旁珍珠簾八架。架高二丈許。每一簾嵌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一大字。每字高丈許。晶映高明。下以五色火漆塑獅象橐駝之屬百餘。頭上騎百蠻。手中持象牙犀角珊瑚玉斗諸器。器中實千丈菊。千丈梨。諸火器。獸足躡以車輪。腹內藏人。旋轉其下。百蠻手中。瓶花徐發。雁雁行行。且陣且走。移時。百獸口出火。尻亦出火。縱橫踐踏。端門內外煙燄蔽天。月不得明。露不得下。看者耳目攫奪。屢欲狂易。恆內手持之。昔有一蘇州人自誇其州中燈事之盛。曰。蘇州此時有煙火。亦無處放。放亦不得上。衆曰。何也。曰。此時天上被煙火擠住。無空隙處耳。人笑其誕。於魯府觀之。殆不誣也。

朱雲崧女戲

朱雲崧教女戲。非教戲也。未教戲。先教琴。先教琵琶。先教提琴。弦子。簫管。鼓吹歌舞。借戲爲之。其實不專爲戲也。郭汾陽楊越公王司徒女樂。當日未必有此。絲竹錯雜。檀板清謳。入妙腴理。唱完以曲白終之。反覺多事矣。西施歌舞。對舞者五人。長袖緩帶。繞身若環。會撓摩地。扶旋猗那。弱如秋藥。女官內侍。執扇葆璇蓋。金蓮寶炬。紈扇宮燈。二十餘人。光燄熒煌。錦繡

紛疊。見者錯愕。雲老好勝。遇得意處。輒盱目視客。得一讚語。輒走戲房。與諸姬道之。佹出佹入。頗極勞頓。且聞雲老多疑忌。諸姬曲房密戶。重重封鎖。夜猶躬自巡歷。諸姬心憎之。有當御者。輒遁去。互相藏閃。只在曲房。無可覓處。必叱咤而罷。殷殷防護。日夜爲勞。是無知老賤。自討苦吃者也。堪爲老年好色之戒。

紹興琴派

丙辰。學琴於王侶鵝。紹興存王明泉派者。推侶鵝。學漁樵問答。列子御風。碧玉調。水龍吟。搗衣環珮聲等曲。戊午。學琴於王本吾。半年。得二十餘曲。雁落平沙。山居吟。靜觀吟。清夜坐鐘。烏夜啼。漢宮秋。高山流水。梅花岸。淳化引。滄江夜雨。莊周夢。又胡笳十八拍。普庵咒等小曲十餘種。王本吾指法圓靜。微帶油腔。余得其法。練熟還生。以澁勒出之。遂稱合作。同學者。范與蘭。尹爾韜。何紫翔。王士美。燕客。平子。與蘭士美。燕客。平子。俱不成。紫翔得本吾之八九。而微嫩。爾韜得本吾之八九。而微迂。余曾與本吾。紫翔。爾韜。取琴四張。彈之。如出一手。聽者駭服。後本吾而來越者。有張慎行。何明台。結實有餘。而蕭散不足。無出本吾上者。

花石綱遺石

越中無佳石。董文簡齋中一石。磊塊正骨。窳窳數孔。疎爽明易。不作靈譎波詭。朱勔花石綱所遺。陸放翁家物也。文簡豎之庭除。石後種剔牙松一株。辟咥負劍。與石意相得。文簡軒其北。名獨石軒。石之軒獨之。無異也。石

簣先生讀書其中。勒銘志之。大江以南。花石網遺石。以吳門徐清之家一石爲石祖。石高丈五。朱勔移舟中。石盤沉太湖底。覓不得。遂不果行。後歸烏程董氏。載至中流。船復覆。董氏破貲募善入水者取之。先得其盤。詫異之。又休水取石。石亦旋起。時人比之延津劍焉。後數十年。遂爲徐氏有。再傳至清之。以三百金豎之。石連底高二丈許。變幻百出。無可名狀。大約如吳無奇游黃山。見一怪石。輒瞋叫曰。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焦山

仲叔守瓜州。余借住於園。無事輒登金山寺。風月清爽。二鼓猶上妙高台。長江之險。遂同溝澮。一日。放舟焦山。山更紆譎可喜。江曲澗山下。水望澄明。淵無潛甲。海豬海馬。投飯起食。馴擾若豢魚。看水晶殿。尋瘞鶴銘。山無人雜。靜若太古。回首瓜州。煙火城中。眞如隔世。飽飯睡足。新浴而出。走拜焦處士祠。見其軒冕黼黻。夫人列坐。陪臣四。女官四。羽葆雲罕。儼然王者。蓋士人奉爲土穀。以王禮祀之。是猶以杜十姨配伍髭鬚。千古不能正其非也。處士有靈。不知走向何所。

表勝菴

爐峯石屋。爲一金和尚結茆守土之地。後拄錫柯橋融光寺。大父造表勝菴成。迎和尚還山住持。命余作啓。啓曰。伏以叢林表勝。漸給孤之大地。布金。天瓦安禪。冀寶掌自五天飛錯。重來石塔。戒長老特爲東坡。懸契松枝。萬回師卻逢西向。去無作相。住亦隨緣。伏惟九里山之精藍。實是一金師。

之初地。偶聽柯亭之竹籥。留滯人間。久虛石屋之煙霞。應超塵外。譬之孤天之鶴。尙眷舊枝。想彼彌空之雲。亦歸故岫。况茲勝域。宜兆異人。了住山之夙因。立開堂之新範。護門容虎。洗鉢歸龍。茗得先春。仍是寒泉風味。香來破臘。依然茅屋梅花。半月巖似與人猜。請大師試爲標指。一片石政堪對語。聽生公說到點頭。敬藉山靈。願同石隱。倘淨念結遠公之社。定不攢眉。若居心如康樂之流。自難開口。立返山中之駕。看回湖上之船。仰望慈悲。俯從大衆。

梅花書屋

陔萼樓後。老屋傾圮。余築基四尺。造書屋一大間。傍廣耳室如紗幘。設臥榻。前後空地。後牆壇其趾。西瓜瓢大牡丹三株。花出牆上。歲滿三百餘朵。壇前西府一樹。花時積三尺香雪。前四壁稍高。對面砌石台。插太湖石數峯。西溪梅骨古勁。滇茶數莖。嫵媚其傍。梅根種西番蓮。纏繞如纓絡。窗外竹棚。密寶裹蓋之。階下翠草深三尺。秋海棠疎疎雜入。前後明窗。寶裹西府。漸作綠暗。余坐臥其中。非高流佳客。不得輒入。慕倪迂清閥。又以雲林祕名之。

不二齋

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牆西稍空。臘梅補之。但有綠天。暑氣不到。後窗牆高於檻。方竹數竿。瀟瀟灑灑。鄭子昭滿耳。秋聲橫披一幅。天光下射。望空視之。晶沁如玻璃雲母。坐者恆在清涼世界。圖書四壁。充棟連牀。鼎

彝尊壘。不移而具。余於左設石牀竹几。帷之紗幕。以障蚊虻。綠暗侵紗。照面成碧。夏日。建蘭茉莉。薌澤浸人。沁入衣裾。重陽前後。移菊北窗下。菊盆五層。高下列之。顏色空明。天光晶映。如沈秋水。冬則梧葉落。臘梅開。暖日曬窗。紅爐氍毹。以崑山石種水仙。列階趾。春時。四壁下皆山蘭。檻前芍藥半畝。多有異本。余解衣盤礴。寒暑未嘗輕出。思之如在隔世。

砂罐錫注

宜興罐。以龔春爲上。時大彬次之。陳用卿又次之。錫注。以王元吉爲上。歸懋德次之。夫砂罐。砂也。錫注。錫也。器方脫手。而一罐一注。價五六金。則是砂與錫與價。其輕重正相等焉。豈非怪事。然一砂罐。一錫注。直躋之商彝周鼎之列。而毫無慚色。則是其品地也。

沈梅岡

沈梅岡先生忤相嵩。在獄十八年。讀書之暇。傍攻匠藝。無斧鋸。以片鐵日夕磨之。遂銛利。得香楠尺許。琢爲文具一。大匣三。小匣七。壁鎖二。棕竹數片。爲筆一。爲骨十八。以筍。以縫。以鍵。堅密肉好。巧匠謝不能事。夫人勾先文恭誌公墓。持以爲贄。文恭拜受之。銘其匣曰。十九年。中郎節。十八年。給諫匣。節邪匣。耶同一轍。銘其筆曰。塞外甑。饑可餐。獄中筆。塵莫干。前蘇後沈。名班班。梅岡製。文恭銘。徐文長書。張應堯鐫。人稱四絕。余珍藏之。又聞其以粥鍊土。凡數年。範爲銅鼓者二。聲聞里許。勝暹羅銅。（土能成金屬。大約鉛質非銅也。摩西注）

峒巖山房

峒巖山房。逼山逼溪。逼磬光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門外蒼松傲睨。蒼以雜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底磴。可坐十人。寺僧刻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爲竹郵。天啓甲子。余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溪聲。目飽清樾。山上下多西粟邊筍。甘芳無比。鄰人以山房爲市。蔬果羽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瀦谿爲壑。繫巨魚數十頭。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晡。必步冷泉亭。包圍飛來峯。一日。緣溪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真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作怪事。及知爲楊髡。皆歡喜讚歎。

三世藏書

余家三世積書三萬餘卷。大父詔余曰。諸孫中惟爾好書。爾要看者。隨意攜去。余簡太僕文恭大父丹鉛所及有手澤者存焉。彙以請。大父喜。命昇去。約二千餘卷。崇禎乙丑。大父去世。余適往武林。父叔及諸弟門客匠指臧獲。獮婢輩亂取之。三代遺書。一日盡失。余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篋隨行。而所存者爲方兵所據。日裂以吹烟。并昇至江干。籍甲內。攜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誰尤。余因歎古今藏書之富。無過隋唐。隋則殿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飛仙收幔而上。樹扉自啓。帝出。閉如初。隋之書計三十七萬卷。唐遷內庫書於東宮麗正殿。置

脩文著作兩院學士。得通籍出入。太府月給蜀都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爲筆。以甲乙丙丁爲次。唐之書計二十萬八千卷。我明中祕書不可勝計。即永樂大典一書。亦堆積數庫焉。余書直九牛一毛耳。何足數哉。

絲社

越中琴客不滿五六人。經年不事操縵。琴安得佳。余結絲社。月必三會之。有小檄曰。中郎音癖。清溪弄三載。乃成。賀令神交。廣陵散千年不絕。器絲神以合道。人易學而難精。幸生岳壑之鄉。共志絲桐之雅。清泉磐石。援琴歌水仙之操。便足怡情。澗響松風。三者皆自然之聲。政須類聚。偕我同志。爰立琴盟。約有常期。寧虛芳日。雜絲和竹。用以鼓吹清音。動操鳴絃。自令衆山皆響。非關匣裏。不在指頭。東坡老方是解人。但識琴中。無勞絃上。元亮輩政堪佳侶。旣調商角。翻信肉不如絲。諧暢風神。雅羨心生於手。從容祕翫。莫令解穢於花奴。抑按盤桓。敢謂倦生於古樂。共憐同調之友聲。用振絲壇之盛舉。

南鎮祈夢

萬歷壬子。余年十六。祈夢於南鎮夢神之前。因作疏曰。爰自混沌譜中。別開天地。華胥國裏。蚤見春秋。夢兩楹。夢赤鳥。至人不無。夢蕉鹿。夢軒冕。癡人敢說。惟其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壘噉鐵杵。非其先知先觀。何以將得位。夢棺器。得財。夢穢矢。正在恍惚之交。儼若神明之賜。某也。躩

踈偃瀦。軒翥樊籠。顧影自憐。將誰以告。爲人所玩。吾何以堪。一鳴驚人。赤壁鶴耶。局促轅下。南柯蟻耶。得時則駕。渭水熊耶。半榻蘧除。漆園蝶耶。神其詔我。或寢或叱。我得先知。何從何去。擇此一陽之始。以祈六夢之正。功名志急。欲搔首而問天。祈禱心堅。故舉頭以搶地。軒轅氏圓夢鼎湖。已知一字而有一驗。李衛公上書西嶽。可云三問而三不靈。肅此以聞。惟神垂鑒。

楔泉

惠山泉不渡錢唐。西興腳子挑水過江。喃喃作怪事。有縉紳先生造大父飲茗大佳。問曰。何地水。大父曰。惠泉水。縉紳先生顧其价曰。我家逼近衛前。而不知打水吃。切記之。董日鑄先生常曰。濃熱滿三字盡茶理。陸羽經可燒也。兩先生之言。足見紹興人之村之樸。余不能飲濁鹵。又無力遞惠山水。甲寅夏。過斑竹菴。取水啜之。磷磷有圭角。異之。走看其色。如秋月霜空。嘆天爲白。又如輕嵐出岫。繚松迷石。淡淡欲散。余倉卒見井口有字畫。用帚刷之。楔泉字出。書法大似右軍。益異之。試茶。茶香發。新汲少有石腥。宿三日。氣方盡。辨楔泉者無他法。取水入口。第擣舌舐齶。過頰即空。若無水可嚥者。是爲楔泉。好事者信之。汲日至。或取以釀酒。或開楔泉茶館。或甕而賣。及饋送有司。董方伯守越。飲其水。甘之。恐不給。封鎖楔泉。楔泉名日益重。會稽陶谿。蕭山北幹。杭州虎跑。皆非其伍。惠山差堪伯仲。在蠡城惠泉。亦勞而微熱。此方鮮磊。亦勝一籌矣。長年鹵莽。水遞不至其地。易他

水。余答之。詈同伴。謂發其私。及余辨是某地某井水。方信服。昔人水辨淄澠。侈爲異事。諸水到口。實實易辨。何待易牙。余友趙介臣亦不余信。同事久。別余去。曰。家下水實進口不得。須還我口去。

蘭雪茶

日鑄者。越王鑄劍地也。茶味稜稜有金石之氣。歐陽永叔曰。兩浙之茶。日鑄第一。王龜齡曰。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日鑄名起此。京師茶客。有茶則至。意不在雪芽也。而雪芽利之。一如京茶式。不敢獨異。三峨叔知松蘿焙法。取瑞草試之。香樸冽。余曰。瑞草固佳。漢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欲。日鑄茶藪。牛雖瘠。饋於豚上也。遂募歛人。入口鑄。杓法。搯法。擲法。撒法。扇法。炒法。焙法。藏法。一如松蘿。他泉瀹之。香氣不出。煮襖泉。投以小罐。則香太濃郁。雜入茉莉。再三較量。用敞口瓷甌。淡放之。候其冷。以旋滾湯衝瀉之。色如竹籜。方解。綠粉初勻。又如山窗初曙。透紙黎光。取清妃白。傾向素瓷。真如百莖素蘭。同雪濤並瀉也。雪芽得其色矣。未得其氣。余戲呼之蘭雪。四五年後。蘭雪茶一闕如市焉。越之好事者。不食松蘿。止食蘭雪。蘭雪或雜以松蘿。而慕蘭雪者亦食。蓋松蘿貶聲價。俯就蘭雪從俗也。乃近日徽歙間。松蘿亦改名蘭雪。向以松蘿名者。封面條換。則又奇矣。

白洋潮

故事。三江看潮。實無潮看。午後喧傳曰。今年暗漲潮。歲歲如之。庚辰八月。弔朱恆岳少師。至白洋。陳章侯祁世培同席。海塘上呼看潮。余過往。章侯

世培踵至。立塘上。見潮頭一線從海寧而來。直奔塘上。稍近則隱隱露白。如毆千百羣小鵝。擘翼驚飛。漸近噴沫。冰花蹴起。如百萬雪獅。蔽江而下。怒雷鞭之。萬首鏃鏃。無敢後先。再近則颶風逼之。勢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潮到塘。盡力一礮。水擊射。濺起數丈。著面皆濕。旋捲而右。龜山一擋。轟怒非常。礮碎龍湫。半空雪舞。看之驚眩。坐半日。顏始定。先輩言浙江潮頭自龕赭兩山激激而起。白洋在兩山外。潮頭更大。何耶。

陽和泉

襖泉出城中。水遞者日至。臧獲到庵。借炊索薪索菜索米後。索酒索肉。無酒肉。輒揮老拳。僧苦之。無計脫此苦。乃罪泉。投之芻穢。不已。乃決溝水敗泉。泉大壞。張子知之。至襖井。命長年浚之。及半。見竹管積其下。皆黧脹作



作者會祖張元林像

氣。竹盡見芻穢。又作奇臭。張子淘洗數次。俟泉至。泉實不壞。又甘冽。張子去。僧又壞之。不旋踵。至再至三。卒不能救。襖泉竟壞矣。是時食之而知其壞者半。食之不知其壞而仍食之者半。食之知其壞而無泉可食。不得已而仍食之者半。壬申。有稱陽和嶺玉帶泉者。張子試之。空靈不及襖而清冽過之。特以玉帶名。不雅馴。張子謂陽和嶺實為余家祖墓。

誕生我文恭。遺風餘烈。與山水俱長。昔孤山泉出。東坡名之六一。今此泉名之陽和。至當不易。蓋生嶺生泉。俱在生文恭之前。不待文恭而天固已陽和之矣。夫復何疑。士人有好事者。恐玉帶失其姓。遂勒石署之。且曰。自張志禊泉。而禊泉爲張氏有。今琶山是其祖壟。擅之益易。立石署之。懼其奪也。時有傳其語者。陽和泉之名益著。銘曰。有山如礪。有泉如砥。太史遺烈。落落磊磊。孤嶼溢流。六一擅之。千年巴蜀。實繁其齒。但言眉山。自屬蘇氏。

閔老子茶

周墨農向余道閔汶水茶。不置口。戊寅九月。至留都。抵岸。卽訪閔汶水於桃葉渡。日晡。汶水他出。遲其歸。乃婆娑一老。方敘話。遽起曰。杖忘某所。又去。余曰。今日豈可空去。遲之又久。汶水返。更定矣。睨余曰。客尙在耶。客在。奚爲者。余曰。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汶水喜。自起當鑪。茶旋煮。速如風雨。導至一室。明窗淨几。荆溪壺成宣窰瓷甌十餘種。皆精絕。燈下視茶色。與瓷甌無別。而香氣逼人。余叫絕。余問汶水曰。此茶何產。汶水曰。閔苑茶也。余再啜之。曰。莫給余。是閔苑製法。而味不似。汶水匿笑曰。客知是何產。余再啜之。曰。何其似羅峴甚也。汶水吐舌曰。奇奇。余問水何水。曰。惠泉。余又曰。莫給余。惠泉走千里。水勞而圭角不動。何也。汶水曰。不復敢隱。其取惠水。必淘井。靜夜候新泉至。旋汲之。山石磊磊。藉甕底。舟非風。則勿行。故水不生磊。卽尋常惠水。猶遜一頭地。况他水耶。又吐舌曰。奇

奇言未畢。汶水去。少頃持一壺滿斟。余曰。客啜此。余曰。香樸烈。味甚渾厚。此春茶耶。向瀾者的是秋採。汶水大笑曰。予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定交。

龍噴池

臥龍驤首於耶溪。大池百仞出其領下。六十年內。陵谷遷徙。水道分裂。崇禎己卯。余請太守檄。捐金糾衆。畚鍤千人。毀屋三十餘間。開土壤二十餘畝。辟除瓦礫芻穢。千有餘艘。伏道蜿蜒。偃緒澄澹。克還舊觀。昔之日不通。綫道者。今可肆行舟楫矣。喜而銘之。銘曰。蹴醒驪龍。如寐斯揭。不避逆鱗。扶其鯁噎。潛蓄澄泓。煦溼濡沫。夜靜水寒。領珠如月。風雷逼之。揚鬣鼓鬣。

朱文懿家桂

桂以香山名。然覆墓木耳。北邙蕭然。不堪久立。單醪河錢氏二桂老而禿。獨朱文懿公宅後一桂。幹大如斗。枝葉覲鬣。樾蔭畝許。下可坐客三四十席。不亭不屋。不臺不欄。不砌。棄之籬落間。花時不許人入看。而主人亦禁足勿之往。聽其自開自謝已耳。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其得力全在棄也。百歲老人。多出蓬戶。子孫第厭其癢瘡耳。何足稱瑞。

逍遙樓

滇茶故不易得。亦未有老其材八十餘年者。朱文懿公逍遙樓滇茶。爲陳海樵先生手植。扶疎蒼翳。老而愈茂。諸文孫恐其力不勝葩。歲刪其萼盈斛。然所遺落枝頭。猶自燔山熠谷焉。文懿公張無垢後身。無垢降乩與文

懿談宿世因。甚悉。約公某日面晤於逍遙樓。公佇立久之。有老人至。劇談良久。公殊不爲意。但與公言柯亭綠竹菴梁上。有殘經一卷。可了之。尋別去。公始悟老人爲無垢。次日。走綠竹菴。簡梁上。有維摩經一部。繕寫精良。後二卷未竟。蓋無垢筆也。公取而續書之。如出一手。先君言。此仙供余家壽芝樓。懸筆挂壁間。有事輒自動。扶下書之。有奇驗。娠祈子。病祈藥。賜丹。詔取某處。立應。先君祈嗣。詔取丹於某篋。臨川筆內。篋失鑰閉久。先君簡視。鑽自出。觚管中。有金丹一粒。先宜人吞之。卽娠余。朱文懿有姬媵。陳夫人獅子吼。公苦之。禱於仙。求化妬丹。此書曰。難難。丹在公枕內。取以進夫人。夫人服之。語人曰。老頭子有仙丹。不餉諸婢。而余是餉。尙昵余。與公相好如初。

天鏡園

天鏡園。浴鳧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層。坐對蘭蕩。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魚鳥藻荇。類若乘空。余讀書其中。撲面臨頭。受用一綠。幽窗開卷。字俱碧鮮。每歲春老。破塘筍必道此。輕舸飛出。牙人擇頂大筍。一株擲水面。呼園人曰。撈筍。鼓棹飛去。園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無可名言。但有慚愧。

包涵所

西湖三船之樓。實包副使涵所。創爲之。大小三號。頭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涵老聲妓。非侍妾比。做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

客。靚妝走馬。嫫媠勒窄。穿柳過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謳其下。擲籥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童演劇。隊舞鼓吹。無不絕倫。乘輿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所止。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藪。積牒磔砢。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擡梁。偷其中間四柱。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互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據其中局。上開明窗。焚香倚枕。則入牀面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者二十年。金谷郿塢。著一毫寒儉不得。索性繁華到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鬪雞社

天啓壬戌間。好鬪雞。設鬪雞社於龍山下。倣王勃鬪雞檄。檄同社。仲叔素一生日攜古董書畫文錦川扇等物與余博。余雞屢勝之。仲叔忿懣。金其距。介其羽。凡足以助其膂膊谿味者。無遺策。又不勝。人有言徐州武陽侯樊噲子孫。鬪雞雄天下。長頸烏喙。能於高桌上啄粟。仲叔心動。密遣使訪之。又不得。益忿懣。一日。余閱稗史。有言唐玄宗以西年酉月生。好鬪雞而亡其國。余亦酉年酉月生。遂止。

棲霞

戊寅冬。余攜竹兜一。蒼頭一。游棲霞。三宿之山。上下左右。鱗次而櫛比之。

巖石頗佳。盡刻佛像。與杭州飛來峯同受黥劓。是大可恨事。山頂怪石巉
岉。灌木蒼鬱。有巔僧住之。與余談。荒誕有奇理。惜不得窮詰之。日晡。上攝
山頂觀霞。非復霞理。余坐石上癡對。復走菴後。看長江帆影。老鶴河黃天
蕩。條條出麓下。悄然有山河遼廓之感。一客盤礴余前。熟視余。余晉與揖。
問之。爲蕭伯玉先生。因坐與劇談。菴僧設茶供。伯玉問及補陀。余適以是
年朝海歸。談之甚悉。補陀志方成。在篋底。出示伯玉。伯玉大喜。爲余作敘。
取火下山。拉與同寓宿。夜長無不談之。伯玉強余
再留一宿。

湖心亭看雪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
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
往湖心亭看雪。霧凇沆砀。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
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
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
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
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
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
更有癡似相公者。

陳章侯



崇禎乙卯八月十三。侍南華老人飲湖舫。先月蚤歸。章侯悵悵向余曰。如此好月。擁被臥耶。余敕蒼頭攜家釀斗許。呼一小划船再到斷橋。章侯獨飲不觀。沾醉過玉蓮亭。丁叔潛呼舟北岸。出塘棲蜜橘相餉。鬯啖之。章侯方臥船上。噉囂。岸上有女郎。命童子致意云。相公船肯載我女郎至一橋否。余許之。女郎欣然下。輕紈淡弱。婉嫵可人。章侯被酒挑之曰。女郎俠如張一妹。能同虬髯客飲否。女郎欣然就飲。移舟一橋。漏二下矣。竟傾家釀而去。問其住處。笑而不答。章侯欲躡之。見其過岳王墳。不能追也。

不繫園

甲戌十月。攜楚生住不繫園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會波臣。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縑素爲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復出寸許界尺。據小梧。用北調說金瓶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與羅三民與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戲。又復妙絕。章侯唱村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如語。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裴將軍旻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曰。將軍爲我舞劍一迴。庶因猛厲以通幽冥。脫縷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十數丈。若電光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正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胡旋舞數纏。大噉而去。

秦淮河房

秦淮河河房。便寓。便交際。便淫冶。房值甚貴。而寓之者無虛日。畫船簫鼓。去去來來。周折其間。河房之外。家有露臺。朱欄綺疏。竹簾紗幔。夏月浴罷。露臺雜坐。兩岸水樓中。茉莉風起。動兒女香甚。女客團扇輕紈。緩鬢傾髻。軟媚着人。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溢。競看燈船。好事者集小篷船百什艇。篷上挂羊角燈。如聯珠。船首尾相銜。有連至十餘艇者。船如燭龍火蜃。屈曲連蜷。蟠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鐵鉞星鏡。讌歌絃管。騰騰如沸。士女凭欄轟笑。聲光凌亂。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燈殘。星星自散。鍾伯敬有秦
淮河燈船賦。備極形致。

兗州閱武

辛未三月。余至兗州。見直指閱武。馬騎三千。步兵七千。軍容甚壯。馬蹄卒步。滔滔曠曠。眼與俱駛。猛掣始回。其陣法奇在變換。檜動而鼓。左抽右旋。疾若風雨。陣既成列。則進圖直指前。立一牌曰。某陣變某陣。連變十餘陣。奇不在整齊。而在便捷。扮敵人百餘騎。數里外煙塵全起。剋卒五騎。小如黑子。頃刻馳至。入轅門報警。建大將旗鼓。出奇設伏。敵騎突至。一鼓成擒。俘獻中軍。內以姣童扮女。三四十騎。荷旂被毳。繡袿離結。馬上走解。顛倒橫豎。借騎翻騰。柔如無骨。奏樂馬上。三絃。胡撥。琥珀詞。四上兒。密失。叉兒。機。傑。侏。兜。離。罔不畢集。在直指筵前供唱。北調淫俚。曲盡其妙。是年。參將羅某北人。所扮者皆其歌童外宅。故極姣麗。恐易人爲之。未必能爾也。

牛首山打獵

戊寅冬。余在留都。同族人隆平侯。與其弟勳衛甥趙忻城。貴州楊愛生。揚州顧不盈。余友呂吉士。姚簡叔。姬侍王月生。顧眉。董白。李十。楊能。取戎衣。衣客。并衣姬侍。姬侍服大紅錦狐嵌箭衣。昭君套。乘款段馬。鞞青駝。繖韓盧。統箭手百餘人。旗幟棍棒稱是。出南門校獵於牛首山前後。極馳驟縱送之樂。得鹿一。麂三。兔四。雉二。猫狸七。看劇於戲花巖。宿於祖塋。次日午後獵歸。出鹿麂以饗士。復縱飲於隆平家。江南不曉獵爲何事。余見之。圖書戲劇。今身親爲之。果稱雄快。然自須勳戚豪右爲之。寒酸不辦也。

楊神廟臺閣

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臺閣。十年前迎臺閣。臺閣而已。自駱氏兄弟主之。一以思緻文理爲之。扮馬上故事二十三騎。扮傳奇一本。年年換。三日亦三換之。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全在未扮時。一指點爲某似某。非人。人絕倒者不之用。迎後。如扮胡榑者。直呼爲胡榑。遂無不胡榑之。而此人反失其姓。人定。然後議扮法。必裂繒爲之。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一冠一履。主人全副精神在焉。諸友中有能生造刻畫者。一月前禮聘至。匠意爲之。唯其使裝束備。先期扮演。非百口叫絕又不用。故一人一騎。其中思緻文理。如玩古董名畫。一勾一勒不得放過焉。土人有小小災禳。輒以小白旗一面。到廟禳之。所積盈庫。是日以一竿穿旗三四。一人持竿三四。走神前。長可七八里。如幾百萬白蝴蝶迴。

猩唇豹胎之屬。非性。酒醉蜜餞之類。非理。雲南蜜唧峨嵋雪蛆之類。非想。天花龍鬚雕鏤瓜棗捻塑米麵之類。之物無不集。庭實之盛。自帝王宗廟社稷壇壝所不能比隆者。十三日。以大船二十艘載盤輪。以童崽扮故事。無甚文理。以多爲勝。城中及村落人。水逐陸奔。隨路兜截轉摺。謂之看燈頭。五夜。夜在廟演劇。梨園必倩越中上三班。或僱自武林者。纏頭日數萬錢。唱伯喈荆釵。一老者坐臺下對院本。一字脫落。羣起噪之。又開場重做。越中有全伯喈全荆釵之名起此。天啓三年。余兄弟攜南院王岑。老串楊四。徐孟雅。圓社河南張大來輩。往觀之。到廟蹴鞠。張大來以一丁泥一串珠名世。毬著足。渾身旋滾。一似黏寔有膠提掇有線穿插有孔者。人人叫絕。劇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楊四扮火工竇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馬小卿十二歲扮咬臍。串磨房撒池送子出獵四齣。科諱曲白。妙入筋髓。又復叫絕。遂解維歸。戲場氣奪。鑼不得響。燈不得亮。

乳酪

乳酪自祖儉爲之。氣味已失。再無佳理。余自豢一牛。夜取乳置盆盎。比曉。乳花簇起尺許。用銅鐺煮之。瀹蘭雪汁。乳飭和汁四甌。百沸之。玉液珠膠。雪腴霜膩。吹氣勝蘭。沁入肺腑。自是天供。或用鸚觴花露入甌蒸之。以熱妙。或用豆粉攪和漉之成腐。以冷妙。或煎酥。或作皮。或縛餅。或酒凝。或鹽醃。或醋捉。無不佳妙。而蘇州過小拙和以蔗漿霜。熬之。濾之。鑽之。掇之。印之。爲帶骨鮑螺。天下稱其至味。其製法祕甚。鎖密房。以紙封固。雖父子不

輕傳之。

二十四橋風月

廣陵二十四橋風月。邗溝尙存其意。渡鈔關橫亙半里許。爲巷者九條。巷故九。凡周旋折旋於巷之左右前後者。什百之。巷口狹而腸曲。寸寸節節。有精房密戶。名妓歪妓雜處之。名妓匿不見人。非嚮導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薰燒。出巷口。倚徙盤礴於茶館酒肆之前。謂之站關。茶館酒肆岸上。紗燈百盞。諸妓揜映閃滅於其間。爬盞者簾。雄趾者鬪。燈前月下。人無正色。所謂一白能遮百醜者。粉之力也。游子過客。往來如梭。摩睛相覷。有當意者。逼前牽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肅客。先行自緩步尾之。至巷口。有偵伺者。向巷門呼曰。某姐有客了。內應聲如雷。火燎卽出。一一俱去。剩者不過二三十人。沉沉一漏。燈燭將燼。茶館黑魃無人聲。茶博士不好請出。惟作呵欠。而諸妓釀錢向茶博士買燭寸許。以待遲客。或發嬌聲唱劈破玉等小詞。或自相謔浪嘻笑。故作熱鬧。以亂時候。然笑言啞啞聲中。漸帶淒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見老搗。受餓受答。俱不可知矣。余族弟卓如。美鬚髯。有情癡。善笑。到鈔關必狎妓。向余噓曰。弟今日之樂。不減王公。余曰。何謂也。曰。王公大人侍妾數百。到晚耿耿望幸。當御者亦不過一人。弟過鈔關。美人數百人。目挑心招。視我如潘安。弟頤指氣使。任意揀擇。亦必得一當意者。呼而侍我。王公大人。豈遂過我哉。復大噓。余亦大噓。

世美堂燈

兒時跨蒼頭頸。猶及見王新建燈。燈皆貴重華美。珠燈料絲無論。卽羊角燈亦描金細畫。纓絡罩之。懸燈百盞。尙須秉燭而行。大是悶人。余見水滸傳燈景詩。有云。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已盡燈理。余謂燈不在多。總求一亮。余每放燈。必用如椽大燭。顯令數人剪卸燼煤。故光迸重垣。無微不見。十年前。里人有李某者。爲閩中二尹。撫臺委其造燈。選彫佛匠。窮工極巧。造燈十架。凡兩年。燈成。而撫臺已物故。攜歸藏櫝中。又十年許。知余好燈。舉以相贈。余酬之五十金。十不當一。是爲主燈。遂以燒珠料絲。羊角剔紗。諸燈輔之。而友人有夏耳金者。剪綵爲花。巧奪天工。罩以冰紗。有煙籠芍藥之致。更用麤鐵線界畫規矩。匠意出樣。剔紗爲蜀錦數。其界地鮮豔出人。耳金歲供鎮神。必造燈一盞。燈後。余每以善價購之。余一小僊善收藏。雖紙燈亦十年不得壞。故燈日富。又從南京得趙士元夾紗屏及燈帶數副。皆屬鬼工。決非人力。燈宵出其所有。便稱勝事。鼓吹弦索。廝養臧獲。皆能爲之。有蒼頭善製盆花。夏間以羊毛鍊泥墩高二尺許。築地湧金蓮。聲同雷礮。花蓋畝餘。不用煞拍鼓鏡。清吹鎖吶應之。望花緩急爲鎖吶緩急。望花高下爲鎖吶高下。燈不演劇。則燈意不酣。然無隊舞鼓吹。則燈焰不發。余敕小僊串元劇四五本。演元劇四齣。則隊舞一回。鼓吹一回。弦索一回。其間濃淡繁簡鬆實之妙。全在主人位置。使易人易地爲之。自不能爾爾。故越中誇燈事之盛。必曰世美堂。

寧了

大父母喜豢珍禽。舞鶴三對。白鸚一對。孔雀二對。吐綬雞一隻。白鸚鵡鵲哥綠鸚鵡十數架。一異鳥名寧了。身小如鴿。黑翎如八哥。能作人語。絕不啾啾。大母呼媵婢。輒應聲曰。某丫頭太太叫。有客至。叫曰。太太客來了。看茶。有一新娘子善睡。黎明。輒呼曰。新娘子。天明了。起來罷。太太叫。快起來。不起。輒罵曰。新娘子。臭淫婦。浪蹄子。新娘子恨甚。置毒藥殺之。寧了疑卽秦吉了。蜀敘州出。能人言。一日。夷人買去驚死。其靈異酷似之。

張氏聲伎

謝太傅不畜聲伎。曰畏解。故不畜。王右軍曰。老年賴絲竹陶寫。恆恐兒輩覘。曰解曰覘。古人用字深確。蓋聲音之道。入人最微。一解則自不能已。一覘則自不能禁也。我家聲伎。前世無之。自大父於萬曆年間。與范長白。鄒愚公。黃貞父。包涵所諸先生。講究此道。遂破天荒爲之。有可餐班。以張綵。王可餐。何閏。張福壽名。次則武陵班。以何韻士。傅吉甫。夏清之名。再次則梯仙班。以高眉生。李峴生。馬藍生名。再次則吳郡班。以王晚生。夏汝開。嘯揚生名。再次則蘇小小班。以馬小卿。潘小妃名。再次則平子茂苑班。以李含香。顧訥竹。應楚煙。楊驟駟名。主人解事日精一日。而僮僕技藝亦愈出愈奇。余歷年半百。小僮自小而老。老而復小。小而復老。老而復小。無可餐武陵諸人。如三代法物。不可復見。梯仙吳郡間有存者。皆爲佝僂老人。而蘇小小班亦強半化爲異物矣。茂苑班則吾弟先去。而諸人再易其

主。余則婆娑一老。以碧眼波斯。尙能別其妍醜。山中人至海上歸。種種海錯。皆在其眼。請共舐之。

方物

越中清饒。無過余者。喜啖方物。北京則蘋婆果。黃鼠。馬牙松。山東則羊肚菜。秋白梨。文官果。甜子。福建則福橘。福橘餅。牛皮糖。紅乳腐。江西則青根。豐城脯。山西則天花菜。蘇州則帶骨鮑螺。山查丁。山查糕。松子糖。白圓。橄欖脯。嘉興則馬交魚脯。陶莊黃雀。南京則套櫻桃。桃門棗。地栗團。窩笋團。山查糖。杭州則西瓜。雞豆子。花下藕。蕪芽。元筍。糖栖蜜橘。蕭山則楊梅。蕁菜。鴛鳥。青鯽。方柿。諸暨則香狸。櫻桃。虎栗。嵯則蕨粉。細榧。龍游糖。臨海則頭瓜枕。台州則瓦楞蚶。江瑤柱。浦江則火肉。東陽則南棗。山陰則破塘筍。謝橘。獨山菱。河蟹。三江屯煙。白蛤。江魚。鱒魚。裏河鱖。遠則歲致之。近則月致之。日致之。耿耿逐逐。日爲口腹謀。罪孽固重。但由今思之。四方兵燹。寸寸割裂。錢塘衣帶水。猶不敢輕渡。則向之傳食四方。不可不謂之福德也。

祁止祥癖

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深情也。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余友祁止祥有書畫癖。有蹴鞠癖。有鼓鉞癖。有鬼戲癖。有梨園癖。壬午。至南都。止祥出阿寶示余。余謂此西方迦陵鳥。何處得來。阿寶妖冶如蕊女。而嬌癡無賴。故作遊勒。不肯著人。如食橄欖。咽嚙無味。而韻在回甘。如喫煙酒。鯁餉無奈。而輒同沾醉。初如可厭。而過卽思之。止祥精音律。咬釘嚼鐵。一

字百磨。口口親授。阿寶輩皆能曲通主意。乙酉。南都失守。止祥奔歸。遇土賊。刀劍加頸。性命可傾。阿寶是寶。丙戌。以監軍駐台州。亂民鹵掠。止祥囊篋都盡。阿寶沿途唱曲以贍主人。及歸。剛半月。又挾之遠去。止祥去妻子如脫躡耳。獨以變童崽子爲性命。其癖如此。

泰安州客店

客店至泰安州。不敢復以客店目之。余進香泰山。未至店里許。見驢馬槽房二十三間。再近。有戲子寓二十餘處。再近。則密戶曲房皆妓女妖冶其中。余謂是一州之事。不知其爲一店之事也。投店者。先至一廳事。上簿掛號。人納店例銀三錢八分。又人納稅山銀一錢八分。店房三等。下客夜素早亦素。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勞之。謂之接頂。夜至店設席賀。謂燒香後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故曰賀也。賀亦三等。上者專席。糖餅五果。十餠。果核。演戲。次者二人一席。亦糖餅。亦餠核。亦演戲。下者三四人一席。亦糖餅。餠核。不演戲。亦彈唱。計其店中。演戲者二十餘處。彈唱者不勝計。庖廚炊爨亦二十餘所。奔走服役者一二百人。下山後。葷酒狎妓惟所欲。此皆一日事也。若上山落山。客日日至。而新舊客房不相襲。葷素庖廚不相溷。迎送廝役不相兼。是則不可測識之矣。泰安一州與此店比者五六所。又更奇。

范長白

范長白園在太平山下。萬石都焉。龍性難馴。石皆笏起。旁爲范文正墓。園

外有長堤。桃柳曲橋。蟠屈湖面。橋盡抵園。園門故作低小。進門則長廊複壁。直達山麓。其繪樓幔閣。祕室曲房。故故匿之。不使人見也。山之左爲桃源。峭壁迴湍。桃花片片流出。右孤山。種梅千樹。渡澗爲小蘭亭。茂林修竹。曲水流觴。件件有之。竹大如椽。明靜娟潔。打磨滑澤如扇骨。是則蘭亭所無也。地必古蹟。名必古人。此是主人學問。但桃則谿之。梅則嶼之。竹則林之。儘可自名其家。不必寄人籬下也。余至。主人出見。主人與大父同籍。以爲奇醜著。是日釋褐。大父黜之曰。丑不冠帶。范年兄亦冠帶了也。人傳以爲笑。余亟欲一見。及出。狀貌果奇。似羊肚石雕一小猱。其鼻聖。顴頤猶殘缺。失次也。冠履精潔。若諧謔談笑。面目中不應有此。開山堂小飲。綺疏藻幕。備極華縟。祕閣清謳。絲竹搖颺。忽出層垣。知爲女樂。飲罷。又移席小蘭亭。比晚辭去。主人曰。寬坐。請看少焉。余不解。主人曰。吾鄉有縉紳先生喜調文袋。以赤壁賦有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句。遂字月爲少焉。頃言少焉者。月也。固留看月。晚景果妙。主人曰。四方客來。都不及見小園雪。山石鎔鈺。銀濤蹴起。掀翻五泄。搗碎龍湫。世上偉觀。惜不令宗子見也。步月而出。至玄墓。宿葆生叔書畫舫中。

于園

于園在瓜州。步五里鋪。富人于五所園也。非顯者刺。則門鑰不得入。葆生叔同知瓜州。攜余往。主人處處款之。園中無他奇。奇在礫石。前堂石坡高二丈。上植果子松數棵。緣坡植牡丹芍藥。人不得上。以實奇。後廳臨大池。

池中奇峯絕壑。陡上陡下。人走池底。仰視蓮花反在天上。以空奇。臥房檻外。一壑旋下如螺。以幽陰深邃奇。再後一水閣。長如艇子。跨小河。四圍灌木鬢叢。禽鳥啾啾。如深山茂林。坐其中。頽然碧窈。瓜州諸園亭。俱以假山顯。胎於石。娠於礫石之手。男女於琢磨搜剔之主人。至于園可無憾矣。儀真汪園。葺石費至四五萬。其所最加意者。爲飛來一峯。陰翳泥濘。供人唾罵。余見其棄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闊二丈。而癡癡妙。一黑石。闊八尺。高丈五。而瘦瘦妙。得此二石足矣。省下二三萬。收其子母。以世守此二石何如。

諸工

竹。與漆。與銅。與窯。賤工也。嘉興之臘竹。王二之漆竹。蘇州姜華雨之篔簹竹。嘉興洪漆之漆。張銅之銅。徽州吳明官之窯。皆以竹與漆與銅與窯名家起家。而其人且與縉紳先生列坐抗禮焉。則天下何物不足以貴人。特人自賤之耳。

姚簡叔畫

姚簡叔畫千古。人亦千古。戊寅。簡叔客魏。爲上賓。余寓桃葉渡。往來者閔汶水會波臣。一二人而已。簡叔無半面交。訪余。一見如平生歡。遂榻余寓。與余料理米鹽之事。不使余知有空。拉余飲淮上館。潦倒而歸。京中諸勳戚大老。朋儕縉衲高人名妓。與簡叔交者。必使交余。無或遺者。與余同起居者十日。有蒼頭至。方知其有妾在寓也。簡叔塞淵不露聰明。爲人落落

難合。孤意一往。使人不可親疏。與余交不知何緣。反而求之。不得也。訪友報恩寺。寺冊葉百方。宋元名筆。簡叔眼光透入重紙。據梧精思。面無人色。及歸。爲余做蘇漢臣一圖。小兒方據澡盆浴。一脚入水。一脚退縮欲出。宮人蹲盆側。一手掖兒。一手爲兒擤鼻涕。旁坐宮娥。一兒浴起伏其膝。爲結繡。一圖宮娥盛妝。端立有所俟。雙雙尾之。一侍兒捧盤。盤列二甌。意色向客。一宮娥持其盤。爲整茶。鍤。詳視端謹。覆視原本。一筆不失。

爐峯月

爐峯絕頂。復岫迴巒。斗聳相亂。千丈巖隙。牙橫梧。兩石不相接者丈許。俯身下視。足震懾不得前。王文成少年會躡而過。人服其膽。余叔爾蘊。以氈裹體。繼而下。余挾二樵子。從壑底掙而上。可謂癡絕。丁卯四月。余讀書天瓦菴。午後。同二三友人登絕頂看落照。一友曰。少需之。俟月出去。勝期難再得。縱遇虎。亦命也。且虎亦有道。夜則下山覓豚犬食耳。渠上山亦看月耶。語亦有理。四人踞坐金簡石上。是日月政望。日沒月出。山中草木。都發光怪。悄然生恐。月白路明。相與策杖而行。行未數武。半山噉嘯。乃余蒼頭同山僧七八人。持火燎韜刀木棍。疑余輩遇虎失路。緣山叫喊耳。余接聲應。奔而上。扶掖下之。次日。山背有人言。昨晚更定。有火燎數十把。大盜百餘人。過張公嶺。不知出何地。吾輩匿笑不之語。謝靈運開山臨澥。從者數百人。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爲靈運。乃安。吾輩是夜不以山賊縛獻太守。亦幸矣。

湘湖

西湖田也而湖之。成湖焉。湘湖亦田也而湖之。不成湖焉。湖西湖者坡公也。有意於湖而湖之者也。湖湘湖者任長者也。不願湖而湖之者也。任長者有湘湖田數百頃。稱巨富。有術者相其一夜而貧。縣官請湖湘湖灌蕭山田。詔湖之。而長者之田一夜失。遂赤貧如術者言。今雖湖。尚田也。不下插板。不築堰。則水立涸。是以湖中水道。非熟於湖者不能行咫尺。游湖者堅欲去。必尋湖中小船與湖中識水道之人。翅十閱三。哽咽不之暢焉。湖裏外鎖以橋。裏湖愈佳。蓋西湖止一湖心亭爲眼中黑子。湘湖皆小阜小墩小山。亂插水面。四圍山趾。稜稜礪礪。濡足入水。尤爲奇峭。余謂西湖如名妓。人人得而媒褻之。鑿湖如閨秀。可欽而不可狎。湘湖如處子。眇然羞澁。猶及見其未嫁時也。此是定評。確不可易。

柳敬亭說書

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爬癢。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畫。微入豪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有時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瓮瓮有聲。聞中著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咕嗶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強。每至丙夜。拭桌翦燈。

素瓊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齶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行情正等。

樊江陳氏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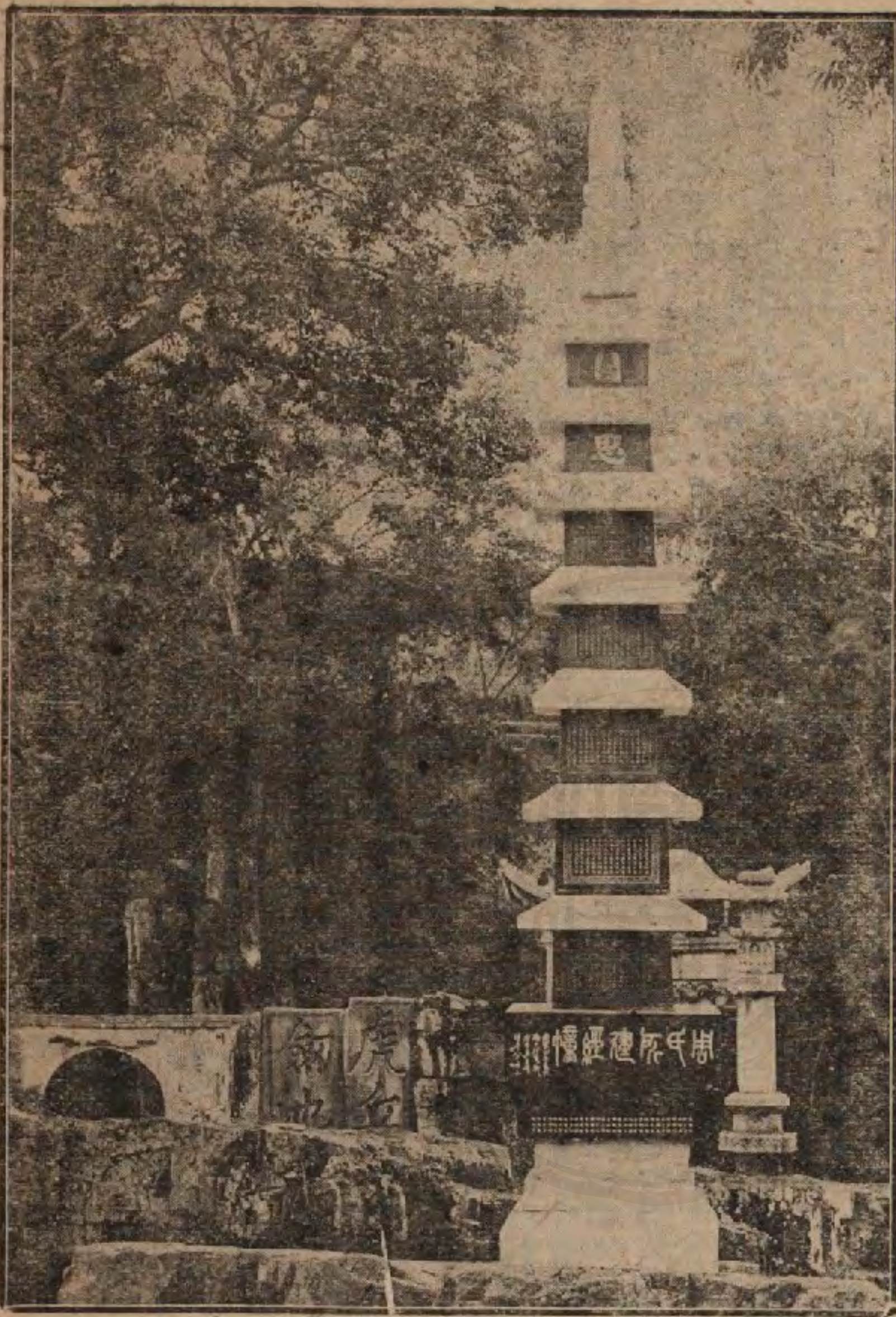
樊江陳氏。辟地爲果園。杞菊圍之。自麥爲菹醬。自秫釀酒。酒香冽。色如淡金蜜珀。酒人稱之。自果自蔬。以甜乳醴之爲冥果。樹蜜橘百株。青不擷。酸不擷。不樹上紅不擷。不霜不擷。不連蒂剪不擷。故其所擷。橘皮寬而綻。色黃而深。瓢堅而脆。筋解而脫。味甜而鮮。第四門陶堰道墟。以至塘棲。皆無其比。余歲必親至其園買橘。寧遲。寧貴。寧少。購得之。用黃砂缸。藉以金城稻草。或燥松毛收之。閱十日。草有潤氣。又更換之。可藏至三月。盡甘脆如新擷者。杞菊城主人橘百樹。歲獲絹百匹。不愧木奴。

治沅堂

古有拆字法。宣和間。成都謝石拆字。言禍福如響。欽宗聞之。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試之。石見字。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書也。中貴人愕然。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乃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得非上位耶。一國駭異。吾越謝文正廳事名保錫堂。後易之他姓。主人至。亟去其扁。人問之。曰。分明寫呆人易金堂。朱石門爲文。選署中額典劇二字。繼之者顧諸吏曰。爾知朱公意乎。此二字離合言之。曰曲處曲處。入刀入刀耳。歎許相國孫志吉爲大理評事。受魏璫指。案賣黃山。勢張甚。當道媚之。送一扁曰。大卜于

門。里人夜至。增減其筆畫。凡三。一日天下未聞。一倒讀之。曰闍手下。犬。一曰太平拿問。後直指提問。械至太平。果如其言。凡此數者。皆有義味。而吾鄉縉紳有名治沅堂者。人不解其義。問之。笑不答。力究之。縉紳曰。無他意。亦止取三台三元之義云爾。聞者噴飯。

虎邱中秋夜



虎邱劍池

虎邱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變童。及游冶惡少。清客。幫閑。僮僕。走空之輩。無不鱗集。自生公臺千人石。鶴澗。劍池。申文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暝。月

上鼓吹十百處。大吹大播。十番鑼鼓。漁陽摻搗。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不聞。更定。鼓鏡漸歇。絲管繁興。雜以歌唱。宮錦帆開。澄湖萬頃。同場大曲。蹲踏和鑼。絲竹肉聲。不辨拍煞。更深。人漸散去。士夫眷屬。皆下船水嬉。席席徵歌。人人獻技。南北雜之。管絃迭奏。聽者方辨句字。藻鑿隨之。二鼓人靜。悉屏管絃。洞簫一縷。哀澁清綿。與肉相引。尙存三四。迭更爲之。三鼓。月孤氣肅。人皆寂闕。不雜蚊虻。一夫登場。高坐石上。不簫不拍。聲出如絲。裂石穿雲。串席抑揚。一字一刻。聽者尋入鍼芥。心血爲枯。不敢擊節。惟有點點頭。然此時雁比而坐者。猶存百十人焉。使非蘇州。焉討識者。

麋公

萬曆甲辰。有老醫。馴一大角鹿。以鐵鉗其趾。設鞍鞵其上。用籠頭銜勒騎而走。角上掛葫蘆藥甕。隨所病。出藥服之。輒愈。家大人見之。喜欲售其鹿。老人欣然。肯解以贈。大人以三十金售之。五月朔日。爲大父壽。大父偉碩。跨之。走數百步。輒立而喘。常命小僮籠之。從游山澤。次年。至雲間。解贈陳眉公。眉公羸弱。行可連二三里。大喜。後攜至西湖六橋三竺間。竹冠羽衣。往來於長堤深柳之下。見者嘖嘖稱爲謫仙。後眉公復號麋公者。以此。

揚州清明

揚州清明。城中男女畢出。家家展墓。雖家有數墓。日必展之。故輕車駿馬。簫鼓畫船。轉摺再三。不辭往復。監門小戶。亦攜殺核紙錢。走至墓所。祭畢。席地飲胙。自鈔關南門古渡橋。天寧寺。平山堂一帶。靚妝藻野。袿服縵川。

隨有貨郎。路傍擺設骨董古玩。并小兒器具。博徒持小机坐空地。左右鋪袖衫半臂紗裙汗蛻銅爐錫注瓷甌漆奩及肩彘鮮魚秋梨福橘之屬。呼朋引類。以錢擲地。謂之跌成。或六或八或十。謂之六成八成十成焉。百十其處。人環觀之。是日。西方流寓。及徽商西賈。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無不咸集。長塘豐草。走馬放鷹。高阜平岡。鬪雞蹴鞠。茂林清樾。劈阮彈箏。浪子相撲。童稚紙鳶。老僧說果。瞽者說書。立者林林。蹲者蟄蟄。日暮霞生。車馬紛沓。宦門淑秀。車幕盡開。婢媵倦歸。山花斜插。臻臻簇簇。奪門而入。余所見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擬。然彼皆團簇一塊。如畫家橫披。此獨魚貫雁比。舒長且三十里焉。則畫家之手卷矣。南宋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而余目盱盱。能無夢想。

金山競渡

看西湖競渡十二三次。己巳。競渡於秦淮。辛未。競渡於無錫。壬午。競渡於瓜州。於金山寺。西湖競渡。以看競渡之人勝。無錫亦如之。秦淮有燈船無龍船。龍船無瓜州比。而看龍船亦無金山寺比。瓜州龍船一二十隻。刻畫龍頭尾。取其怒。旁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綵篷。前後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搥鼓。取其節。船後列軍器一架。取其鏗。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故殺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畫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羣龍格鬪。偶墮洄渦。則百計捷捩。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蠅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艓齊開。兩

岸杳杳然而沸。

劉暉吉女戲

女戲。以妖冶恕。以暉緩恕。以態度恕。故女戲者全乎其爲恕也。若劉暉吉奇情幻想。欲補從來梨園之缺陷。如唐明皇游月宮。葉法善作場上一時黑魃地暗。手起劍落。霹靂一聲。黑縵忽收。露出一月。其圓如規。四下以半角染五色雲氣。中坐常儀桂樹吳剛。白兔搗藥輕紗幔之內。燃賽月明數株。光燄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躡月窟。境界神奇。忘其爲戲也。其他如舞燈。十數人手攜一燈。忽隱忽現。怪幻百出。匪夷所思。令唐明皇見之。亦必目睜口開。謂觀鮪場中。那得如許光怪耶。彭天錫向余道。女戲至劉暉吉。何必男子。何必彭大。天錫曲中南董。絕少許可。而獨心折暉吉家姬。其所賞鑒。定不草草。

朱楚生

朱楚生。女戲耳。調腔戲耳。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蓋四明姚益城先生精音律。與楚生輩講究關節。妙入情理。如江天暮雪。霄光劍。畫中人等戲。雖崑山老教師。細細摹擬。斷不能加其毫末也。班中脚色。足以鼓吹楚生者。方留之。故班次愈妙。楚生色不甚美。雖絕世佳人。無其風韻。楚楚謾謾。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視媚行。性命於戲。下全力爲之。曲白有誤。稍爲訂正之。雖後數月。其誤處必改削如所語。楚生多遐想。一往深情。搖颺無主。一日。同余在定香橋。日晡煙生。林木窅冥。

楚生低頭不語。泣如雨下。余問之。作飾語以對。勞心懣懣。終以情死。

揚州瘦馬

揚州人日飲食於瘦馬之身者數十百人。娶妾者切勿露意。稍透消息。牙婆駟儉。咸集其門。如蠅附羶。撩撲不去。黎明。卽促之出門。媒人先到者先挾之去。其餘尾其後接踵伺之。至瘦馬家。坐定。進茶。牙婆扶瘦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轉身。轉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稍稍。盡褫其袂。手出。臂出。膚亦出。曰。姑娘稍稍相公。轉眼偷覷。眼出。曰。姑娘幾歲了。曰。幾歲。聲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門裙幅先響者。必大。高繫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請回。一人進。一人又出。看一家必五六人。咸如之。看中者。用金簪或釵一股插其鬢。曰。插帶。看不中。出錢數百文。賞牙婆。或賞其家侍婢。又去看。牙婆倦。又有數牙婆踵伺之。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盡。然看至五六十人。白面紅衫。千篇一律。如學字者一字寫至百至千。連此字亦不認得矣。心與目謀。毫無把柄。不得不聊且遷就。定其一人。插帶後。本家出一紅單。上寫綵緞若干。金花若干。財禮若干。布匹若干。用筆蘸墨。送客點閱。客批財禮及緞匹如其意。則肅客歸。歸未抵寓。而鼓樂盤擔紅綠羊酒在其門久矣。不一刻。而禮幣鮓果俱齊。鼓樂導之去。去未半里。而花轎花燈擊燎火把。輿人儼相紙燭。供果牲醴之屬。門前環侍。廚子挑一擔至。則蔬果餚饌。湯點花棚糖餅。桌圍坐褥。酒壺盃箸。龍虎壽星。撒帳牽紅。小唱弦索之類。

羅鐵城血灑。一似吳道子地獄變相。爲之費紙札者萬錢。人心惴惴。燈下面皆鬼色。戲中套數。如招五方惡鬼。劉氏逃棚等劇。萬餘人齊聲吶喊。熊太守謂是海寇卒至。驚起。差衙官偵問。余叔自往復之。乃安。臺成。叔走筆書二對。一曰果證幽明。看善善惡惡。隨形答響。到底來那個能逃。道通晝夜。任生生死死。換姓移名。下場去此人還在。一曰裝神扮鬼。愚蠢的心下驚慌。怕當真也是如此。成佛作祖。聰明人眼底忽略。臨了時還待怎生。真是以戲說法。

甘文臺爐

香爐貴適用。尤貴耐火。三代青綠。見火卽敗壞。哥汝窰亦如之。便用便火。莫如宣爐。然近日宣銅一爐。價百四五十金。焉能辦之。北鑄如施銀匠亦佳。但麤夯可厭。蘇州甘回子文臺。其撥蠟範沙。深心有法。而燒銅色等分兩。與宣銅款識分毫無二。俱可亂真。然其與人不同者。尤在銅料。甘文臺以回回教門。不崇佛法。烏斯藏滲金佛。見卽錘碎之。不介意。故其銅質。不特與宣銅等。而有時實勝之。甘文臺自言佛像遭劫。已七百尊有奇矣。余曰。使回回國別有地獄。則可。

紹興燈景

紹興燈景。爲海內所誇者。無他。竹賤燈賤燭賤。賤故家家可爲之。賤故家家以不能燈爲恥。故自莊達以至窮簷曲巷。無不燈。無不棚者。棚以二竿竹搭過橋。中橫一竹。挂雪燈一。燈球六。大街以百計。小巷以十計。從巷口

回視巷內。復疊堆塚。鮮妍飄灑。亦足動人。十字街搭木棚。挂大燈一。俗曰呆燈。畫四書千家詩故事。或寫燈謎。環立猜射之。庵堂寺觀。以木架作柱。燈及門額。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等字。佛前紅紙荷花琉璃百盞。以佛圖燈帶間之。熊熊煜煜。廟門前高臺鼓吹。五夜市廛。如橫街。軒亭。會稽縣。西橋。閭里相約。故盛其燈。更於其他鬪獅子燈。鼓吹彈唱。施放烟火。擠擠雜雜。小街曲巷有空地。則跳大頭和尚。鑼鼓聲錯。處處有人團簇看之。城中婦女。多相率步行。往鬧處看燈。否則大家小戶。雜坐門前。吃瓜子糖豆。看往來士女。午夜方散。鄉村夫婦。多在白日進城。喬喬畫畫。東穿西走。日鑽燈棚。曰走燈橋。天晴無日無之。萬曆間。父叔輩於龍山放燈。稱盛事。而年來有效之者。次年。朱相國家放燈塔山。再次年。放燈鼓山。鼓山以小戶效



作者祖父張用若像

鑿。用竹柵多挂紙魁星燈。有輕薄子作口號嘲之曰。鼓山燈景實堪誇。箇篠竿頭掛夜叉。若問搭彩是何物。手中腳布神袍紗。繇今思之。亦是不惡。

韻山

大父至老。手不釋卷。齋頭亦喜書畫。瓶几布設。不數日。繙閱搜討。塵堆硯表。卷帙正倒參差。常從塵硯中磨墨一方。頭眼入於紙筆。潦草作書。生家蠅頭細字。

日晡向晦。則攜卷出簾外。就天光。爇燭。檠高光。不到紙。輒倚几。攜書就燈。與光俱頹。每至夜分。不以爲疲。常恨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意欲廣之。乃博采羣書。用淮南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贈炙人口者曰殘山。總名之曰韻山。小字襞積。煙煤殘楮。厚如磚塊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蓮攜其尊人所出中祕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韻山政相類。大帙三十餘本。一韻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太息曰。書囊無盡。精衛銜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以三十年之精神。使爲別書。其博洽應不在王弼州楊升庵下。今此書再加三十年。亦不能成。縱成亦力不能刻。筆塚如山。祇堪覆瓿。余深惜之。丙戌兵亂。余載往九里山。藏之藏經閣。以待後人。

天童寺僧

戊寅同秦一生詣天童訪金粟和尚。至山門。見萬工池綠淨。可鑒鬚眉。旁有大鍋覆地。問僧。僧曰。天童山有龍。龍常下飲池水。故此水能芻穢不入。正德間。二龍鬪。寺僧五六百人。撞鐘鼓撼之。龍怒。掃寺成白地。鍋其遺也。入大殿。宏麗莊嚴。折入方丈。通名刺。老和尚見人便打。曰。棒喝。坐。余方丈。老和尚遲遲出。二侍者執杖執如意。先導之。南向立曰。老和尚出。又曰。怎麼行禮。蓋官長見者。皆下拜無抗禮。余屹立不動。老和尚下行。賓主禮。侍者又曰。老和尚怎麼坐。余又屹立不動。老和尚肅余坐。坐定。余曰。二生門。

外漢。不知佛理。亦不知佛法。望老和尚慈悲。明白開示。勿勞棒喝。勿落機鋒。只求如家常白話。老實商量。求個下落。老和尚首肯。余言。導余隨喜。早晚齋。方丈敬禮。特甚。余徧觀寺中僧匠千五百人。俱春者。確磨者。甑者。汲者。爨者。鋸者。劈者。菜者。飯者。淨穉。急遽。大似吳道子一幅地獄變相。老和尚規矩嚴肅。常自起撞人。不止棒喝。

水滸牌

古貌古服。古兜鍪。古鎧冑。古器械。章侯自寫其所學所問已耳。而輒呼之曰宋江。曰吳用。而宋江吳用亦無不應者。以英雄忠義之氣。鬱鬱芊芊。積於筆墨間也。周孔嘉句。予促章侯。孔嘉句之。余促之。凡四閱月而成。余爲作緣起曰。余友章侯。才足撥天。筆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嘔血之詩。蘭渚寺中。僧祕開花之字。兼之力開畫苑。遂能目無古人。有索必酬。無求不與。既蠲郭恕先之癖。喜周賈耘老之貧。畫水滸四十人。爲孔嘉入口計。遂使宋江兄弟。復覩漢官威儀。伯益考山海遺經。獸珙鳥辭。皆拾爲千古奇文。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青面獠牙。盡化作一團清氣。收掌付雙荷葉。能月繼二三石米。致二斗酒。不妨持贈。珍重如柳河東。必日灌薔薇露。薰玉蕤香。方許解觀。非敢阿私。願公同好。

煙雨樓

嘉興人開口煙雨樓。天下笑之。然煙雨樓故自佳。樓襟對鶯澤湖。漉漉濛濛。時帶雨意。長蘆高柳。能與湖爲淺深。湖多精舫。美人航之。載書畫茶酒。



煙雨樓

與客期於煙雨樓。客至。則載之去。艤舟於煙波縹渺。態度幽閑。茗爐相對。意之所安。經旬不返。舟中有所需。則道出宣公橋。用里街。果蔬蔬鱸。法膳瓊蘇。咄嗟立辦。旋即歸航。柳灣桃塢。癡迷佇想。若遇仙緣。灑然言別。不落姓氏。間有倩女離魂。文君新寡。亦效顰為之。淫靡之事。出以風韻。習俗之惡。愈出愈奇。

朱氏收藏

朱氏家藏。如龍尾觥。合卺盃。雕鏤鏤刻。真屬鬼工。世不再見。餘如秦銅漢玉。周鼎商彝。哥窯倭漆。廠盒宣爐。法書名畫。晉帖唐琴。所畜之多。與分宜埒富。時人譏之。余謂博洽好古。猶是文人韻事。風雅之列。不黜曹瞞。賞鑒之家。尚存秋壑。詩文書畫。未嘗不擡舉古人。恆恐子孫效尤。以袖攫石。攫金銀。以賺田宅。豪奪巧取。未免有累盛德。聞昔年朱氏子孫。有欲賣盡坐朝問道四號田者。余外祖蘭風先生諛之曰。你只管坐朝問道。怎不管垂拱平章。一時傳為佳話。

仲叔古董

葆生叔少從渭陽游。遂精賞鑒。得白定爐。哥窯瓶。官窯酒匜。項墨林以五百金售之。辭曰。留以殉葬。癸卯道淮上。有鐵梨木天然几。長丈六。闊三尺。



器盈數車。美人觚一種。大小十五六枚。青綠徹骨。如翡翠。如鬼眼青。有不可正視之者。歸之燕客。一日失之。或是龍藏收去。

噓社

仲叔善談諧。在京師與漏仲容沈虎臣韓求仲輩結噓社。噓噓數言。必絕纓噴飯。仲容為帖括名士。常曰。吾輩老年讀書。做文字。與少年不同。少年讀書。如快刀切物。眼光逼注。皆在行墨空處。一過輒了。老年如以指頭搯字。搯得一個。只是一個。搯得不着時。只是白地。少年做文字。白眼看天。一篇現成文字。掛在天上。頃刻下來。刷入紙上。一刷便完。老年如惡心嘔吐。以手握入齒噓出之。出亦無多。總是渣穢。此是格言。非止諧語。一日。韓求仲與仲叔同讌一客。欲連名速之。仲叔曰。我長求仲。則我名應在求仲前。

作者仲叔張葆生像

滑澤堅潤。非常理。淮撫李三才百五十金不能得。仲叔以二百金得之。解維遽去。淮撫大恚怒。差兵躡之。不及而返。庚戌。得石璞三十斤。取日下水滌之。石罅中光射如鸚哥。祖母知是水碧。仲叔大喜。募玉工做朱氏龍尾觥一。合盃盃一。享價三千。其餘片屑寸皮。皆成異寶。仲叔贏資巨萬。收藏日富。戊辰後。倖姑熟。倖姑蘇。尋令盟津。河南為銅藪。所得銅

但綴蠅頭於如掌之上。則是細註在前。白文在後。那有此理。人皆失笑。沈虎臣出語尤尖巧。仲叔候座師收一帽套。此日嚴寒。沈虎臣嘲之曰。座主已收帽套去。此地空餘帽套頭。帽套一去不復返。此頭千載冷悠悠。其滑稽多類此。

魯府松棚

報國寺松。蔓引鶉委。已入藤理。入其下者。蹒跚踟躕。氣不得舒。魯府舊邸。二松。高丈五。上及簷甍。勁起如蛇脊。屈曲撐距。意色酣怒。鱗爪拏攫。義不受制。鬣起鍼鍼。怒張如戟。舊府呼松棚。故松之意態情理。無不棚之。便殿三楹。盤鬱殆遍。暗不通天。密不通雨。魯憲王晚年好道。嘗取松肘一節。抱與同臥。久則滑澤酣醅。似有血氣。

一尺雪

一尺雪爲芍藥異種。余於兗州見之。花瓣純白。無鬚萼。無檀心。無星星紅紫。潔如羊脂。細如鶴翮。結樓吐舌。粉豔雪腴。上下四旁。方三尺。幹小而弱。力不能支。蕊大如芙蓉。輒縛一小架扶之。大江以南。有其名。無其種。有其種。無其土。蓋非棚勿易見之也。兗州種芍藥者。如種麥。輒以畝計。花時譙客棚於路。綵於門。衣於壁。障於屏。綴於簾。簪於席。裊於階者。畢用之。日費數千。勿惜。余昔在兗。友人日剪數百朵送寓所。堆塚狼藉。真無法處之。

菊海

兗州張氏期余看菊。去城五里。余至其園。盡其所爲園者而折旋之。又盡

其所不盡爲園者而周旋之。絕不見一菊。異之。移時主人導至一蒼莽空地。有葦廠三間。肅余入。徧觀之。不敢以菊言。真菊海也。廠三面。砌壇三層。以菊之高下高下之。花大如瓷甌。無不毬。無不甲。無不金銀荷花瓣。色鮮豔。異凡本。而翠葉層層。無一葉早脫者。此是天道。是土力。是人工。缺一不可焉。兗州縉紳家風氣襲王府。賞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燈。其爐。其盤。其盒。其盆。其盞。其銷器。其盃。其盤。大觥。其壺。其幃。其褥。其酒。其麵食。其衣服。花樣。無不菊者。夜燒燭照之。蒸蒸烘染。較日色更浮出數層。席散。撤葦簾以受繁露。

曹山

萬曆甲辰。大父游曹山。大張樂於獅子巖下。石梁先生戲作山君檄。討大父。祖昭明太子語。謂若以管絃污我巖壑。大父作檄罵之。有曰。誰云鬼刻神鏤。竟是殘山剩水。石篛先生嗤石梁曰。文人也。那得犯其鋒。不若自認以殘山剩水四字。摩崖勒之。先輩之引重若此。曹石宕爲外祖放生池。積三十餘年。放生幾百千萬。有見池中放光。如萬炬燭天。魚蝦荇藻。附之而起。直達天河者。余少時從先宜人至曹山菴作佛事。以大竹筲貯西瓜四。浸宕內。須臾大聲起巖下。水噴起十餘丈。三小舟纜斷顛翻。波中衝擊幾碎。舟人急起視。見大魚如舟。口飲西瓜。掉尾而下。

齊景公墓花罇

霞頭沈僉事宦游時。有發掘齊景公墓者。跡之。得銅豆三。大花罇一。豆樸

素無奇。花罇高三尺。束腰拱起。口方而敞。四面戟楞。花紋獸面。麤細得款。自是三代法物。歸劉乾陽太公。余見賞識之。太公取與嚴。一介不敢請。及宦粵西。外母歸。余齋頭。余拂拭之。爲發異光。取浸梅花。貯水汗下如雨。踰刻始收。花謝結子。大如雀卵。余藏之兩年。太公歸自粵西。稽覆之。余恐傷外母意。亟歸之。後爲黽僧所啖。竟以百金售去。可惜。今聞在歙縣某氏家廟。

西湖香市

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三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於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於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於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入朝之骨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又棚。棚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煙葭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孩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波紋如綾。溫風如酒。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閑都。不勝其村妝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芫萎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欲笙之聒耳。鼎彝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逃如逐。如奔如追。撩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後。

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三月。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游飢民強半餓死。壬午虜梗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餓殍昇出。扛挽相屬。時杭州之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詩詞饋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誚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實錄。

鹿苑寺方柿

蕭山方柿。皮綠者不佳。皮紅而肉糜爛者不佳。必樹頭堅脆如藕者。方稱絕品。然間遇之。不多得。余向言西瓜生於六月。享盡天福。秋白梨生於秋。方柿綠柿生於冬。未免失候。丙戌余避兵西白山鹿苑寺。前後有夏方柿十數株。六月熇暑。柿大如瓠。生脆如咀冰嚼雪。目爲之明。但無法製之。則齟齬不可入口。土人以桑葉煎湯。候冷。加鹽少許。入甕內。浸柿沒其頸。隔二宿取食。鮮脆異常。余食蕭山柿多齟齬。請贈以此法。

西湖七月半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看之。其一樓船。簫鼓峨冠。盛筵燈火。優倻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啼雜之。還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

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食飽。呼羣三五。躋入人叢。昭慶斷橋。嗚呼嘈雜。裝假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看。不看看月者。亦看看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鐺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下。或逃囂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已出西歸。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犒門軍酒錢。轎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趕入勝會。以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魘如噤。如聾如啞。大船小船。一齊湊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與盡。官府席散。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怖以關門。燈籠火把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艤舟近岸。斷橋石磴始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妝。湖復頽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吾輩往通聲氣。拉與同坐。韻友來。名妓至。杯箸安。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酣睡於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沁人。清夢甚愜。

及時雨

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余里中扮水滸。且日畫水滸者。龍眠松雪近章侯。總不如施耐庵。但如其面勿黛。如其髭勿鬣。如其兜勿紙。如其刀杖勿樹。如其傳勿杜撰。勿弋陽腔。則十得八九矣。於是分頭四出。尋黑矮漢。尋稍長大漢。尋頭陀。尋胖大和尚。尋茁壯婦人。尋姣長婦人。尋

青面。尋歪頭。尋赤髮。尋美髯。尋黑大漢。尋赤臉長鬚。大索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鄰。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臻臻至至。人馬稱疑而行。觀者兜截攔攔。直欲看殺衛玠。五雲叔歸自廣陵。多購法錦宮緞。從以臺閣者。入雷部。六大士。一龍宮。一華重美都。見者曰。奪氣亦奪。蓋自有臺閣。有其華。無其重。有其美。無其都。有其華重美都。無其思緻。無其文理。輕薄子有言不替他謙了也。事事精辦。季祖南華老人喃喃怪問。余曰。水滸與禱雨有何義味相近。迎盜何爲耶。余俯首思之。果誕而無謂。徐應之曰。有之。天罡盡以宿太尉殿焉。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一。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一。前導之。觀者歡喜贊歎。老人亦匿笑而去。

山艇子

龍山自巘花閣而西。皆骨立。得其一節。亦盡名家。山艇子石。意尤孤子。壁立霞剝。義不受土。大樟徙其上。石不容也。然不恨石。屈而下。與石相親疏。石方廣三丈。石均而凹。非竹則盡矣。何以淺深乎石。然竹怪甚。能孤行。實不藉石。竹節促而虬葉毵毵。如蝟毛。如松。如狗尾。離離轟轟。捎捩攢擠。若有所驚者。竹不可一世。不敢以竹二之。或曰。古今錯刀也。或曰。竹生石上。土膚淺。蝕其根。故輪困盤鬱。如黃山上松。山艇子樟始之石。中之竹。終之樓。意長樓不得竟其長。故艇之。然傷於貪。特特向石。石意反不之屬。使去丈而樓壁出。樟出竹亦盡出。竹石間意。在以淡遠取之。

懸杪亭

余六歲隨先君子讀書懸杪亭。記在一峭壁之下。木石撐距。不藉尺土。飛閣虛堂。延駢如櫛。緣崖而上。皆灌木高柯。與簷甍相錯。取杜審言樹杪玉堂懸句名之。懸杪。度索尋樟。大有奇致。後仲叔廬其崖下。信堪輿家言。謂礙其龍脈。百計摧之。一夜徙去。鞠爲茂草。兒時怡然。常夢寐尋往。

雷殿

雷殿在龍山磨盤岡下。錢武肅王於此建蓬萊閣。有斷碣在焉。殿前石臺高爽。喬木蕭疏。六月。月從南來。樹不蔽月。余每浴後拉素。一生石田上人。平子輩坐臺上。乘涼風。攜銷核。飲香雪酒。剝雞豆。啜烏龍井水。水涼冽激齒。下午著人投西瓜浸之。夜剖食。寒栗逼人。可憐三伏。林中多鶻。聞人聲輒驚起。磔磔雲霄間。半日不得下。

龍山雪

天啓六年十二月。大雪深三尺許。晚霽。余登龍山。坐上城隍廟山門。李訢生高眉生王晚生馬小卿潘小妃侍。萬山載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坐久清冽。蒼頭送酒至。余勉強舉大觥敵寒。酒氣冉冉。積雪飲之。竟不得醉。馬小卿唱曲。李訢生吹洞簫和之。聲爲寒威所懾。咽澀不得出。三鼓歸寢。馬小卿潘小妃相抱。從百步街。旋滾而下。直至山趾。浴雪而立。余坐一小羊頭車。拖冰凌而歸。

龐公池

龐公池歲不得船。况夜船。况看月而船。自余讀書山艇子。輒留小舟於池中。月夜夜夜出。緣城至北海坂。往返可五里。盤旋其中。山後人家。閉門高臥。不見燈火。悄悄冥冥。意頗淒惻。余設涼簟臥舟中看月。小僊船頭唱曲。醉夢相雜。聲聲漸遠。月亦漸淡。嗒然睡去。歌終勿寤。啾啾讚之。尋復鼾齁。小僊亦呵欠歪斜。互相枕藉。舟子回船到岸。篙啄了了。促起就寢。此時胸中浩浩落落。並無芥蒂。一枕黑甜。高春始起。不曉世間何物。謂之憂愁。

品山堂魚宕

二十年前強半住衆香國。日進城市。夜必出之。品山堂孤松。箕踞岸幘入水。池廣三畝。蓮花起岸。蓮房以百以千。鮮磊可喜。新雨過。收葉上荷珠。煮酒香撲烈。門外魚宕。橫互三百餘畝。多種菱芡。小菱如薑芽。輒采食。嫩如蓮實。香似建蘭。無味可匹。深秋橘奴飽霜。非個個紅綻。不輕下翦。季冬觀魚。魚牒千餘艘。鱗次櫛比。鬪者夾之。鼠者扣之。簪者罨之。翼者撒之。罩者抑之。罨者舉之。水皆泥泛。濁如土漿。魚入網者圍圍。漏網者唵唵。寸鯢纖鱗。無不畢出。集舟分魚。魚稅三百餘斤。赤晡白肚。滿載而歸。約吾昆弟。烹鮮劇飲。竟日方散。

松花石

松花石。大父昇自瀟江署中。石在汀口神祠。土人割牲饗神。以毛血灑石上。爲恭敬。血漬毛糝。幾不見石。大父昇入署。親自被濯。呼爲石丈。有松花石紀。今棄階下。載花缸。不稱使。余嫌其輪困臃腫。失松理。不若董文簡家。

茁錯二松。槪節理槎枒。皮斷猶附。視此更勝。大父石上磨崖銘之曰。爾昔鬻而鼓兮。松也。爾今脫而骨兮。石也。爾形可使代兮。貞勿易也。爾視余笑兮。莫余逆也。其見寶如此。

閏中秋

崇禎七年閏中秋。做虎邱故事。會各友於戴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牀。席地鱗次坐。緣山七十餘牀。衰童塌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爲雷動。諸酒徒轟飲。酒行如泉。夜深客飢。借戒珠寺齋僧大鍋煮飯。以大桶擔飯。繼命小僮。吹竹。楚煙於山亭。演劇十餘齣。妙入情理。擁觀者千人。無蚊虻聲。四鼓方散。月光潑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雲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爐鵝鼻天柱諸峯。僅露髻尖而已。米家山雪景。彷彿見之。

愚公谷

無錫去縣北五里爲銘山。進橋。店在左岸。店精雅。賣泉酒水。罈花缸。宜興。確。風爐。盆。盜泥人等貨。愚公谷在惠山右。屋半傾圮。惟存木石。惠水涓涓。繇井之澗。繇澗之谿。繇谿之池。之廚。之福。以滌。以濯。以灌園。以沐浴。以淨。溺器。無不惠山泉者。故居園者。福德與罪孽正等。愚公先生交遊遍天下。名公巨卿多就之。歌兒舞女。綺席華筵。詩文字畫。無不虛往實歸。名士清客。至則留。留則款。款則錢。錢則贖。以故愚公之用錢如水。天下人至今稱之。不少衰。愚公文人。其園亭實有思緻文理者。爲之礫石爲垣。編柴爲戶。

堂不層不廡。樹不配不行。堂之南。高槐古樸。樹皆合抱。茂葉繁柯。陰森滿院。藕花一塘。隔岸數石。亂而臥。土牆生苔。如山脚到澗邊。不記在人間。園東偏牆一臺。外瞰寺。老柳臥牆角。而不讓臺。臺遂不盡瞰。與他園花樹故。故爲亭臺。意特特爲園者不同。

定海水操

定海演武場。在招寶山海岸。水操用大戰船。餘皇蒙衝。鬪艦數千餘艘。雜以魚艤。輕艦。來往如織。舳艫相隔。呼吸難通。以鼓語目。以鼓語耳。截擊要遮。尺寸不爽。健兒瞭望。猿蹲桅斗。哨見敵船。從斗上擲身。騰空休水。破浪衝濤。頃刻到岸。走報中軍。又趑躅入水。輕如魚鳧。水操尤奇。在夜戰。旌旗干櫓。皆挂一小鏡。青布幕之。畫角一聲。萬蠟齊舉。火光映射。影又倍之。招寶山凭檻俛視。如烹斗。煮星釜。湯正沸。火礮轟裂。如風雨晦冥中。電光翕炎。使人不敢正視。又如雷斧斷崖石。下墜不測之淵。觀者褫魄。

阿育王寺舍利

阿育王寺。梵宇深靜。堦前老松八九棵。森羅有古色。殿隔山門遠。煙光樹樾。攝入山門。望空視明。冰涼晶沁。右旋至方丈門外。有娑羅二株。高插霄漢。便殿供旃檀佛。中儲一銅塔。銅色甚古。萬曆間慈聖皇太后所賜。藏舍利子塔也。舍利子常放光。琉璃五采。百道迸裂。由塔縫出。歲三四見。凡人瞻禮舍利。隨人因緣。現諸色相。如墨墨無所見者。是人必死。昔湛和尚至寺。亦不見舍利。而是年死。屢有驗。次蚤。日光初曙。僧道余禮佛。開銅塔。一

紫檀佛龕供一小塔。如筆筒六角。非木非楮。非皮非漆。上下斂定。四圍鏤刻。花楞梵字。舍利子懸塔頂。下垂搖搖不定。人透眼光入楞內。復眇眼上視舍利。辨其形狀。余初見三珠。連絡如牟尼串。煜煜有光。余復下頂禮。求見形相。再視之。見一白衣觀音小像。眉目分明。鬢髮皆見。秦一生反覆視之。訖無所見。一生遑遽。面發赤。出涕而去。一生果以是年八月死。奇驗若此。

過劍門

南曲中。妓以串戲爲韻事。性命以之。楊元揚能顧眉生李十董白以戲名。屬姚簡叔期余觀劇。僣僮下午唱西樓。夜則自串。僣僮爲興化大班。余舊伶馬小卿陸子雲在焉。加意唱七齣戲。至更定。曲中大咤異。楊元走入房。謂小卿曰。今日戲氣色大異何也。小卿曰。坐上坐者余主人。主人精賞鑒。延師課戲。童手指千。僣僮到其家。謂過劍門。焉敢草草。楊元始來物色余。西樓不及完。串教子。顧眉生周羽揚元周娘子楊能周瑞隆楊元膽怯膚慄。不能出聲。眼眼相覷。渠欲討好不能。余欲獻媚不得。持久之。伺便喝采。一一揚元始放膽。戲亦遂竣。嗣後曲中戲。必以余爲導師。余不至。雖夜分不開臺也。以余而長聲價。以余長聲價之人而後長。余聲價者多有之。

冰山記

魏璫敗。好事作傳奇十數本。多失實。余爲刪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廟揚臺。觀者數萬人。臺址鱗比。擠至大門外。一人上白曰。某楊璉。口口諄諄曰。楊

璉。楊璉聲達外。如潮湧。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偪死裕妃。怒氣忿涌。噤斷。嗒。至顏佩韋擊殺緹騎。嗥呼跳蹴。洶洶崩屋。沈青霞縛藁人射相嵩。以爲笑樂。不是過也。是秋攜之至兗。爲大人壽。一日宴守道劉半舫。半舫曰。此劇已十得八九。惜不及內操菊宴。及偪靈犀與囊收數事耳。余聞之。是夜席散。余填詞督小僮強記之。次日。至道署搬演。已增入七齣。如半舫言。半舫大駭異。知余所構。遂詣大人。與余定交。

龍山放燈

萬曆辛丑年。父叔輩張燈龍山。剡木爲架者百。塗以丹雘。悅以文錦。一燈三之。燈不專在架。亦不專在磴道。沿山襲谷。枝頭樹杪。無不燈者。自城隍廟門至蓬萊岡上下。亦無不燈者。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又如隋煬帝夜游。傾數斛螢火於山谷間。團結方開。倚草附木。迷迷不去者。好事者賣酒。緣山席地坐。山無不燈。燈無不席。席無不人。人無不歌唱。鼓吹。男女看燈者。一入廟門。頭不得顧。踵不得旋。祇可隨勢。潮上潮下。不知去落何所。有聽之而已。廟門懸禁條。禁車馬。禁煙火。禁喧嘩。禁豪家奴不得行辟人。父叔輩臺於大松樹下。亦席。亦聲歌。每夜鼓吹笙簧。與譙歌絃管。沈沈昧日。十

龍山圖

六夜。張分守宴織造太監於山巔。星宿閣。傍晚至山下。見禁條。太監忙出。輿笑曰。遵他。遵他。自咱們遵他起。卻隨役用二卯角扶掖上山。夜半。星宿閣火。罷讌亦遂罷燈。凡四夜。山上下糟邱肉林。日掃果核蔗滓及魚肉骨。蠹蛻堆砌成高阜。拾婦女鞋掛樹上。如秋葉。相傳十五夜燈殘。人靜。當爐者。政收盤核。有美婦六。七人買酒。酒盡。有未開甕者。置大壘。一可四斗許。出袖中蘆果。頃刻罄壘而去。疑是女人星。或曰酒星。又一事。有無賴子於城隍廟左借空樓數楹。以奴童實之。爲簾子。衡衡。是夜。有美少年來狎某童。剪燭盪酒。媒褻非理。解襦。乃女子也。未曙即去。不知其地其人。或是妖狐所化。

王月生

南京朱市妓。曲中羞與爲伍。王月生。出朱市。曲中上下三十年。決無其比也。面色如建蘭初開。楚楚文弱。纖趾一牙。如出水紅菱。矜貴寡言笑。女兄弟。閒客多方狡獪。嘲弄哈侮。不能勾其粲。善楷書。畫蘭竹水仙。亦解吳歌。不易出口。南中勳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富商權胥。得其主席半响。先一日送書帕。非十金。則五金。不敢褻訂。與合登。非下聘。一二月前。則終歲不得也。好茶。善閔老子。雖大風雨。大宴會。必至老子家。啜茶數壺。始去。所交有當意者。亦期與老子家會。一日。老子鄰居有大賈。集曲中妓十數人。羣諄嘻笑。環坐縱飲。月生立露臺上。倚徙欄楯。眇然羞澀。羣婢見之。皆氣奪。徙他室避之。月生寒淡如孤梅冷月。含冰傲霜。不喜與俗子交接。

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覩者。有公子狎之。同寢食者半月。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囁嚅動。聞客驚喜。走報公子曰。月生開言矣。闕然以爲祥瑞。急走伺之。面頰尋又止。公子力請再三。嚙齧出二字曰。家去。

張東谷好酒

余家自太僕公稱豪飲。後竟失傳。余父余叔不能飲。一蠡殼。食糟茄面卽發頰。家常宴會。但留心烹飪。庖廚之精。遂甲江左。一簋進。兄弟爭啖之。立盡。飽卽自去。終席未嘗舉杯。有客在。不待客辭。亦卽自去。山人張東谷。酒徒也。每悒悒不自得。一日起。謂家君曰。爾兄弟奇矣。肉只是吃。不管好吃不好吃。酒只是不吃。不知會吃不會吃。二語頗韻。有晉人風味。而近有滄父載之舌華錄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肉不論美惡。只是吃。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吃。字字板實。一去千里。世上真不少點金成鐵手也。東谷善滑稽。貧無立錐。與惡少訟。指東谷爲萬金豪富。東谷忙忙走。懇大父曰。紹興人可惡。對半說謊。便說我是萬金豪富。大父常舉以爲笑。

樓船

家大人造樓船之。造船樓之。故里中人謂船樓。謂樓船。顛倒之不置。是日落成。爲七月十五。自大父以下。男女老稚。靡不集焉。以木排數重。搭臺演戲。城中村落來觀者。大小千餘艘。午後颶風起。巨浪磅礴。大雨如注。樓船孤危。風偪之。幾覆。以木排爲戩索。纜數千條。網網如織。風不能撼。少頃風定。完劇而散。越中舟如蠡殼。踟躕篷底。看山如矮人觀場。僅見鞋鞞而已。

升高視明。頗爲山水吐氣。

阮圓海戲

阮圓海家優。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與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製。筆筆勾勒。苦心盡出。與他班鹵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腳腳出色。齣齣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錯認摩尼珠燕子箋三劇。其串架鬪筍插科打諢意色眼目。主人細細與之講明。知其義味。知其指歸。故咬嚼吞吐。尋味不盡。至於十錯認之龍燈。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戲。燕子箋之飛燕。之舞象。之波斯進寶。紙札裝束。無不盡情刻畫。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圓海大有才華。恨居心勿淨。其所編諸劇。罵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詆毀東林。辯宥魏黨。爲士君子所唾棄。故其傳奇不之著焉。如就戲論。則亦簇簇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巘花閣

巘花閣在筠芝亭松峽下。層崖古木。高出林臯。秋有紅葉。坡下支壑迴澗。石罅稜稜。與水相距。閣不檻不牖。地不樓不臺。意政不盡也。五雲叔歸自廣陵。一肚皮園亭。於此小試。臺之。亭之。廊之。棧道之。照面樓之。側。又堂之。閣之。梅花纏折旋之。未免傷板。傷實。傷排擠。意反跼蹐。若石窟書硯。隔水看山。看閣看石麓。看松峽上松。廬山面目。反於山外得之。五雲叔屬余作對。余曰。身在襄陽袖石裏。家來輞口扇圖中。言其小處。

范與蘭

范與蘭七十有三。好琴喜種蘭。及盆池小景。建蘭三十餘缸。大如簸箕。蚤昇而入。夜昇而出者。夏也。蚤昇而入者。冬也。長年辛苦。不減農事。花時香出里外。客至坐一時。香襲衣裾。三五日不散。余至花期。至其家。坐臥不去。香氣酷烈。逆鼻不敢嗅。第開口吞飲之。如沆瀣焉。花謝糞之。滿箕。余不忍棄。與與蘭謀曰。有麪可煎。有蜜可浸。有火可焙。奈何不食之也。與蘭首肯。余言。與蘭少年學琴於王明泉。能彈漢宮秋。山居吟。水龍吟。三曲。後見王本吾琴。大稱善。盡棄所學而學焉。半年學石上流泉一曲。生澀猶棘手。王本吾去。旋亦忘之。舊所學又銳意去之。不復能記憶。究竟終無一字。終日撫琴。但和絃而已。所蓄小景。有豆板黃楊枝幹。蒼古奇妙。盆石稱之。朱樵峯以二十金售之。不肯易。與蘭珍愛。小妾呼之。余強借齋頭三月。枯其垂一幹。余懊惜。急昇歸。與蘭驚惶無措。煮參汁澆灌。日夜摩之。不置。一月後。枯幹復活。

蟹會

食品不加鹽醋而五味全者。爲蚶。爲河蟹。河蟹至十月。與稻梁俱肥。殼如盤大。中墳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腳肉出。油油如蟻蜜。掀其殼。膏膩堆積。如玉脂珀屑。團結不散。甘腴雖八珍不及。一到十月。余與友人兄弟輩立蟹會。期於午後至。煮蟹食之。人六隻。恐冷腥。迭番煮之。從以肥臘鴨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鴨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蔬以謝橘。以風栗。以風菱。飲以玉壺冰。蔬以兵坑筍。飯以新餘杭白。漱以蘭雪茶。繇今思之。真如天廚仙供。

酒醉飯飽。慚愧慚愧。

露兄

崇禎癸酉。有好事者開茶館。泉實玉帶。茶實蘭雪。湯以旋煮。無老湯。器以時滌。無穢器。其火候湯候。亦時有天合之者。余喜之。名其館曰露兄。取米顛茶。甘露有兄句也。爲之作鬪茶檄曰。水淫茶癖。爰有古風。瑞草雪芽。素稱越縑。特以烹煮非法。向來葛竈生塵。更兼賞鑒無人。致使羽經積蠹。邇者擇有勝地。復舉湯盟。水符遞自玉泉。茗戰爭來蘭雪。瓜子炒豆。何須瑞草橋邊。橘柚查梨。出自仲山園內。入功德水。無過甘滑香潔清涼。七家常事。不管柴米油鹽醬醋。一日何可少此。子猷竹庶可齊名。七碗吃不得了。盧仝茶不算知味。一壺揮塵。用暢清談。半榻焚香。共期白醉。

閏元宵

崇禎庚辰閏正月。與越中父老約重張五夜燈。余作張燈致語曰。兩逢元正。歲成閏於攝提之辰。再值孟陬。天假人以閒暇之月。春秋傳詳記二百四十二年事。春王正月。孔子未得重書。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乾德五年。宋祖猶煩欽賜。茲閏正月者。三生奇遇。何幸今日而當場。百歲難逢。須效古人而秉燭。况吾大越。蓬萊福地。宛委洞天。大江以東。民皆安堵。遵海而北。水不揚波。含哺嬉吟。共樂太平之世界。重譯至者。皆言中國有聖人。千百國來朝。白雉之陳。無算。十三年於茲。黃耆之說。有徵。樂聖銜杯。宜縱飲屠蘇之酒。較書分火。應暫輟太乙之藜。前此元宵。竟因雪妬。天亦

知點綴豐年。後來燈夕。欲與月期。人不可蹉跎勝事。六鼇山立。祇說飛來東武。使雞犬不驚。百獸室懸。毋曰下守海澨。唯魚鼈是見。笙簫聒地。竹椽本出柯亭。花草盈街。楔帖攜來蘭渚。士女潮湧。撼動蠡城。車馬雷殷。喚醒龍嶼。况時逢豐穰。呼庚呼癸。一歲自兆重登。且科際辰年。爲龍爲光。兩榜必徵雙首。莫輕此五夜之樂。眼望何時。試問那百年之人。躬逢幾次。敢祈同志。勿負良宵。敬藉赫蹏。喧傳口號。

合采牌

余作文武牌。以紙易骨。便於角鬪。而燕客復刻一牌。集天下之鬪虎鬪鷹鬪豹者。而多其色目。多其采。曰合采牌。余爲之作敘曰。太史公曰。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古人以錢之名不雅馴。縉紳先生難道之。故易其名曰賦曰祿曰餉。天子千里外曰采。采者。采其美物以爲貢。猶賦也。諸侯在天子之縣內曰采。有地以處其子孫亦曰采。名不一。其實皆穀也。飯食之謂也。周封建多則采勝。秦無采則亡。采在下。無以合之。則齊桓晉文起矣。列國有采而分析之。則主父偃之謀也。繇是而亮采服采。好官不過多得采耳。充類至義之盡。竊亦采也。盜亦采也。鸞虎豹。繇此其選也。然則奚爲而不禁。曰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臯陶謨曰。載采采。微哉。玄哉。庶哉。

瑞草谿亭

瑞草谿亭。爲龍山支麓。高與屋等。燕客相其下有奇石。身執蘂舌。爲匠石

先發掘之。見土。輦土見石。斲石去三丈許。始與基平。乃就其上建屋。屋今日成。明日拆。後日又成。再後日又拆。凡十七變。而谿亭始出。蓋此地無谿也。而谿之。谿之不足。又瀦之。壑之。一日鳩工數千指。索性池之。索性闊一畝。索性深入八尺。無水。挑水貯之。中留一石。如案。迴瀦浮巒。頗亦有致。燕客以山石新開。意不蒼古。乃用馬糞塗之。使長苔蘚。苔蘚不得即出。又呼畫工以石青石綠皴之。一日左右視。謂此石案焉。可無天目松數棵。盤鬱其上。遂以重價購天目松五六棵。鑿石種之。石不受插。石崩裂。不石不樹。亦不復案。燕客怒。連夜鑿成硯山形。缺一角。又輦一礮石補之。燕客性卞急。種樹不得大。移大樹種之。移種而死。又尋大樹補之。種不死不已。死亦種不已。以故樹不得不死。然亦不得即死。谿亭比舊址低四丈。運土至東多成高山。一畝之室。滄桑忽變。見其一室成。必多坐看之。至隔宿。或即無有矣。故谿亭雖渺小。所費至巨萬焉。燕客看小說。姚崇夢游地獄。至一大廠。鑪鞴千副。惡鬼數千。鑄瀉甚急。問之曰。爲燕國公鑄橫財。後至一處。爐竈冷落。疲鬼一二人。鼓橐奄奄無力。崇問之曰。此相公財庫也。崇寤而竊歎曰。燕公豪奢。殆天縱也。燕客喜其事。遂號燕客。二叔業四五萬。燕客緣手立盡。甲申二叔客死淮安。燕客奔喪。所積薪俸及玩好幣帛之類。又一二萬許。燕客攜歸。甫三月。又輒盡。時人比之魚宏四盡焉。谿亭住宅。一頭造。一頭改。一頭賣。翻山倒水無虛日。有夏耳金者。製燈剪綵爲花。亦無虛日。人稱耳金爲敗落隋煬帝。稱燕客爲窮極秦始皇。可發一粲。

陶菴夢有夙因。常夢至一石厂。峭窅巖窳。前有急湍。迴溪水落如雪。松石奇古。雜以名花。夢坐其中。童子進茗果。積書滿架。開卷視之。多蝌蚪鳥跡。霹靂篆文。夢中讀之。似能通其棘澀。閒居無事。夜輒夢之。醒後佇思。欲得一勝地。彷彿爲之。郊外有一小山。石骨稜礪。上多筠篁。偃伏園內。余欲造廠。堂東西向。前後軒之。後磔一石砮。植黃山松數棵。奇石峽之。堂前樹娑羅二。資其清樾。左附虛室。坐對山麓。磴磴齒齒。劃裂如試劍。扁曰一邱。右踞廠閣三間。前臨大沼。秋水明瑟。深柳讀書。扁曰一壑。緣山以北。精舍小房。紉屈蜿蜒。有古木。有層崖。有小澗。有幽篁。節節有致。山盡有佳穴。造生壙。俟陶菴蛻焉。碑曰。嗚呼陶菴張長公之壙。壙左有空地畝許。架一草菴。供佛。供陶菴像。迎僧住之。奉香火。大沼闊十畝許。沼外小河三四摺。可納舟入沼。河兩崖皆高阜。可植果木。以橘以梅以梨以棗。枸菊圍之。山頂可亭。山之西鄙。有腴田二十畝。可秔可秔。門臨大河。小樓翼之。可看爐峯敬亭諸山。樓下門之。扁曰瑯嬛福地。緣河北走。有石橋。極古樸。上有灌木。可坐。可風。可月。



跋

右陶菴夢憶八卷。明張岱撰。按岱字宗子。山陰人。考邵廷采思復堂集。明遺民傳。稱其嘗輯明一代遺事爲石匱藏書。谷應泰作紀事本末。以五百金購請。慨然予之。又稱明季稗史。罕見全書。惟談遷編年。張岱列傳。具有本末。應泰並采之以成紀事。則明史紀事本末。因多得自宗子石匱藏書暨列傳也。阮文達國朝文苑傳稿略同。是編刻於秀水金忠淳研雲甲編。殆非足本。序不知何人所作。略具生平。而亦作一卷。豈卽忠淳筆歟。乾隆甲寅。仁和王文誥謂從王竹坡姚春漪得傳鈔足本。實八卷。刻焉。顧每條俱綴純生氏曰云云。純生殆文誥字也。又每卷直題文誥編。恐無此體。茲概從芟薙。特重刻焉。昔孟元老撰夢華錄。吳自牧撰夢梁錄。均於地老天荒。滄桑而後。不勝身世之感。茲編實與之同。雖間涉遊戲三昧。而奇情壯采。議論風生。筆墨縱橫。幾令讀者心目俱眩。亦異才也。考明詩綜。沈邃伯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詩。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棲。衆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德莫敢齊。云云。靜志居詩話。長陵每自稱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廟制。高后南向。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蓋高

后從未懷妊。豈惟長陵。卽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實。誦沈詩。斯明徵矣。云云。茲編鍾山一條。卽紀其事。殆可補史乘之缺。又王貽上分甘餘話。柳敬亭善說平話。流寓江南。一二名卿遺老。左袒良玉者。賦詩張之。且爲作傳。余曾識於金陵。試其技。與市井之輩無異云云。而是編柳敬亭說書一條。稱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亦見其持論之平也。咸豐壬子歲重陽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清冒襄著
趙苕狂考
朱劍芒校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三種

影梅菴憶語

世界書局印行



影梅菴憶語總目

影梅菴憶語考

趙茗狂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

原跋

楊復吉

附錄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

吳梅村

又題董君畫扇

吳梅村

古意

吳梅村

賀新郎

龔芝麓

正文

冒辟疆

影梅菴憶語校讀後附記

朱劍世



影梅菴憶語考

趙茗狂

一 影梅菴憶語爲憶語體文字之鼻祖

影梅菴憶語能使人們喜讀的幾個原因

影梅菴憶語是明末清初時人冒辟疆（巢民）所作的；它在當時，已是傳誦一世；到了現在，更在筆記類中佔得了一個位置，成爲多數人所歡喜讀的一種書了。考其所

以能得多數人的歡喜讀它，其原因全在它的文字裏面，還涵有一種極豐富的感情，在給人們讀到的時候，一顆顆的心，自然而然的，會都給它深深的抓住了的！而且，這憶語裏所敘述的各樁事情，都是實實在在的，併不是出之於嚮壁虛造。這尤其是可貴的一點了！加以，作這憶語的冒辟疆，他自己既是一個才子，而成爲憶語中主體的董小宛，又是在當時秦淮樂籍中卓負盛名的一個美人；時代不論牠是怎樣的在變遷著，關於才子和美人的奇情豔事，總是人所樂聞的；這部書的所以能不脛而走，此又是它的一端了。至於文字的優美，尙祇能說是餘事。

憶語體的文字
是以它爲鼻祖

自從這部書出現於文壇後，依照著它的體裁而繼續撰作的，也很有上幾部，如香畹樓憶語，秋燈瑣憶……等都是。當然，這許多的作品，不是爲悼亡而作，就是當細君生時，紀述他們們伉儷間的豔事柔情的。所以，在這種憶語體文字之中說來，這影梅菴憶語，可稱得是鼻祖的了。

一一 董鄂妃即董小宛的一說

董鄂妃即董小宛的一種傳說

冒辟疆的這部影梅菴憶語，是爲紀念他的亡姬董小宛而作，這是盡人皆知的了。但是，爲了書中有上幾個可疑之點，便有許多人說：清世祖的董鄂妃，也即是董小宛，她當時實爲

清兵所劫，而入了清宮的，冒辟疆處於異族的專制淫威之下，不敢昌言其事，祇能假說她是死去的了！

此傳說之由來甚於三個可疑之點

那嗎，是那幾個可疑之點呢？其一，冒辟疆之與董小宛，是何等的意摯情深的！關於他們如何結合的始末，定有一番的鋪張，是不必說得的了；就是起居飲食之間，也是不憚多

費筆墨，在書中細細的記載著，何獨於小宛的如何而病，如何而死，卻肯輕輕的撇過，一個字也不著？其二，在書尾又有上這們的一段：

三月之杪，余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兩，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姬人，不答；復遍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間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尚狺狺不休也！』這不隱隱在說，小宛不是真死，而是為清兵所劫去的嗎？其三，辟疆又說：『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這一首籤詩，他和小宛曾接連求得了三次，他目「到底不諧」四個字，實和後來事非常應驗的！這把小宛不是真死的一種情形，更是說得明白了！

傾向於此傳說的都以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作為根據

近人如羅癭公、陳石遺二先生，皆傾向於此傳說，他們大概都是把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作為根據的。

羅癭公的意見

羅先生曾在賓退隨筆中，如此的說道：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蓋暗指董妃逝世，清世祖感傷甚，遁五臺為僧，語甚明顯，論者向無異詞；獨董妃即冒辟疆姬人董小宛一事，則冒廣生辨之甚力，蓋小宛為水繪園生色，不願為他人奪也。

讚佛詩：『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又『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屢點「董」字，『南望蒼舒墳，掩面

添悽惻。』蓋董妃生一子，先妃死，故云。（二國志魏鄧哀王冲傳，字蒼舒，年十二，建安十二年，疾病，及亡，哀甚）

『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極，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戀，』蓋世祖幸五臺不返，祝髮爲僧，朝中以大喪告，所謂「房星竟未動，」言帝實未崩也；又「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又「縱灑碧梧淚，莫賣西陵履，」皆言帝出家，未嘗御崩也。

陳迦陵讀史雜感第二首，亦專指此事，曰：『董承嬌女，』明言董姓也；曰：『玉匣珠襦連歲時，茂陵應長並頭花，』蓋董妃卒後半月，而世祖遂以大喪告天下也。

冒辟疆亡妾董小宛哀辭序云：『小宛自壬午歸副室，與余形影儷者九年，今辛卯獻歲二日長逝。』張明弼董小宛傳云：『年僅二十七，以勞瘁卒，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蓋當時被掠於北兵，轉輾入宮，大被寵眷，用滿州姓稱董鄂氏，辟疆卽以其被掠之日，爲其亡日也！非甚不得已，何至其致疾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哉？

辟疆影梅菴憶語，追述小宛言動，凡飲食之細，器物之微，皆極意縷述；獨至小宛病時作何狀，永訣時作何語，絕不一及；死後若何營葬，亦不詳書，僅於哀辭中有之：『今幽房告成，素旛將引，謹卜閏二月之望日，安香魂於南阡，』數語而已。未可信據也。憶語中『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關聖帝君前，』至『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一節，按小宛若似病歿，則當作悼亡語，不當云「到底不諧今日驗」之語也。

最後一則，自『三月之杪，』至『詎知真夢與詩讖，咸來先告哉，』止，當是事實，諱以爲夢耳。憶語止於此，以後蓋不敢見諸文字也！

梅村題董白小像詩第七首云：『亂梳雲髻下妝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蓋指高傑之禍也。第八首云：『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若

小宛真病歿，則侯門作何解耶？豈有人家姬人之墓，謂其深阻侯門者乎？

又題董君畫扇詩，列題像詩後，接以古意六首，亦暗指小宛，詞意甚明，編詩時具有深意。第二首云：『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第四首云：『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見尙低頭。』蓋謂姬自傷改節，媿對辟疆也。第六首云：『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則意更明顯矣！向讀梅村詩，多謂梅村自傷之作，詞意多不可通，無寧謂指小宛之爲近也。

龔芝麓題影梅菴憶語賀新郎詞，下闕云：『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典，雙鳳帶，再生翦。』所云『碧海青天，附書黃犬，破鏡堪典』皆生別語，非慰悼亡語也。董妃之爲董小宛者，佐證甚繁，自故老相傳已如此矣。

如此的博引詳徵，想見他在作此考據時，也是煞費一番工夫；而就其所說的各節看來，也都是確有見地；董鄂妃之卽爲董小宛，頗可由此而證實了下來。

陳石遺
陳先生也曾在石遺室詩話中論及此事云：

的意見

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前清詩中一疑案。第一首第四韻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言

董姓也；以下『漢主坐法宮』云云，至『對酒毋傷懷』言皇帝定情，種種寵愛，以及樂極生悲，念及身後事

也。第二首第三韻云：『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言董姓者竟死也；以下『孔雀蒲桃錦』云云，至『輕我

人王力。』言種種布施以及大作道場，皇帝亦久久素食也；末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先逗起皇帝

將遠遊也。第三首首韻云：『八極何茫茫，日往清涼山。』言將往清涼山求之，以應第一首首六句云：『西北

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言身有自來，本從五臺山來，故亦

往五臺山去也；自『此山蓄靈異』至『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諸句，言來去明

白，與山中見此天人，寄語勸皇帝出家脫屣萬乘也；『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

諸句，言非光明正大出家，乃托言升遐也。第四首自『嘗聞穆天子』云云，至『殘碑泣風雨』言古天子之遠遊求仙，及佳人難再得，遂棄天下臣民者，以譬實係出家而托言升遐之事，不然如安南國王陳日燿傳世子出家修行，菴居安子山紫霄峯，自號山林大士者，正可比例也。至『天地有此山』以下，則明言皇帝在五臺山修行矣。故有『怡神在玉几，羊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云云也。於是相傳爲章皇帝董妃之事。然滿洲蒙古無董姓，於是，有以董貴妃行狀與影梅菴憶語相連刊印者。有謂紅樓夢說部雖寓康熙間朝局，其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卽隱寓此事者。紅樓夢爲閨秀各起別號，獨林黛玉以瀟湘妃子稱，冒辟疆寒碧孤吟爲小宛而作，多言生離，而序云太白之才，明皇能憐之，貴妃可侍，巨璫可奴，未又言旦夕醉倚沈香，召賦名花傾國，當此捧硯脫鞵時，猶然憶寒碧樓否耶？憶語則既有與姬決捨之議，又有獨不見姬與數人強去之夢，恐其言皆非無因矣！

此雖專門就這四首詩逐首論去，文心頗細，然與羅先生的見解正復相同，也是說董貴妃卽是董小宛的，至末段言及紅樓夢說部中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卽隱寓此事，則又爲此傳說另闢一新境。

紅樓夢索隱又爲此傳說張目

其後王夢阮先生的紅樓夢索隱，更是主張此說甚力，頗足爲之張目。他說：『世祖臨字十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祖以來爲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昇天』

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謚『章』，寶玉便謚『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他又說：『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是蘇州人，黛玉也是蘇州人，小宛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宛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小宛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祇十三餘，恰得小宛之半。小宛遊金山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實從『江妃』二字得來。』在他真可說是『言之成物，持之有故』的了。

就董小宛的環境而立論所產生的二種相反的意思

不過，據許多人的意見，董小宛和冒辟疆的愛情，是何等真摯的，從前雖在九死一生之中，還是矢志相從，以死自誓，在前後的九年中，也不知吃盡了多少

辛苦爲什嗎到後來反會變起節來，竟不能一死相謝，而甘心屈身異族呢？如此的前後宛若二人，未免太使人不能相信吧？但是，又有許多人說：要曉得專制帝王的淫威，是何等的可怕的；何況還在異族得志的時候，董小宛究竟是一個弱女子，一旦到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際，無可奈何的而一屈志；一次被屈以後，再也沒有什嗎話可說了！這又那裏可以苛責她呢？照我看來：這二個意見，倒都有一部份的是同樣的可以成立下來的。

吳梅村的四首
清涼山讚佛詩

如今爲欲使讀者們更加明瞭起見，特將給這一個傳說作爲根據的，吳梅村的這四首清涼山讚佛詩，全錄於下：

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臺，臺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漢主坐法宮，一見光徘徊，結以同心合，授以九子釵，翠裝雕玉輦，丹髻沈香奩；護置琉璃屏，立在文石階，長恐乘風去，舍我歸蓬萊；從獵往上林，小隊城南隈，雪鷹異凡羽，果馬殊羣材；言過樂遊苑，進及長楊街，張宴奏絲桐，新月穿宮槐；攜手忽太息，樂極生微哀，千秋終寂寞，此日誰追陪？陛下壽萬年，妾命如塵埃，願共南山柳，長奉西宮杯；披香淖博士，側聽私驚猜，今日樂方樂，斯語何爲哉？待詔東方生，執戟前談諧，薰爐拂黼帳，白露零蒼苔，吾王慎玉體，對酒毋傷懷！

傷懷爲涼風，深宮鳴蟋蟀，嚴霜被瓊樹，芙蓉雕素質，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孔雀蒲桃錦，親自紅女織，殊方初云獻，知破萬家室；瑟瑟大秦珠，珊瑚高八尺，割之施精藍，千佛莊嚴飾；持來付一炬，泉路誰能識？紅顏尙焦土，百萬無容惜！小臣助長號，賜衣或一襲，只愁許史輩，急淚難時得；從官進哀誄，黃紙鈔名入，流涕盧郎才，咨嗟謝生筆，尙方列珍膳，天廚供玉粒，官家未解菜，對案不能食；黑衣召誌公，白馬馱羅什，焚香內道場，廣坐楞伽譯；資彼象教恩，輕我人王力，微聞金雞詔，亦由玉妃出；高原營寢廟，近野開陵邑，南望蒼舒墳，掩面添悽惻；戒言秣我馬，遨遊凌八極。

八極何茫茫，曰往清涼山，此山蓄靈異，浩氣供屈盤；能蓄太古雪，一洗天地顏，日馭有不到，縹緲雨雲寒；世尊

昔示現，說法同阿難，講樹聳千尺，搖落青琅玕；諸天近峯頭，絳節乘銀鸞，一笑偶下謫，脫卻芙蓉冠；遊戲登瑤樓，窈窕垂雲鬢，三世俄去來，任作優曇看；名山初望幸，銜命釋道安，預從最高頂，灑掃七佛壇；靈境乃杳極，捫葛勞躋攀，路盡逢一峯，傑閣圍朱闌；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煙嵐倏滅沒，流水空潺湲；回首長安城，緇素慘不歡，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誇迎鑾；惟有大道心，與石永不刊，以此護金輪，法海無波瀾。

嘗聞穆天子，六飛騁萬里，仙人觴瑤池，白雲出杯底；遠駕求長生，逐日過濛汜，盛姬病不救，揮鞭哭弱水；漢皇好神仙，妻子思脫屣，東巡併西幸，離宮宿羅綺，寵奪長門陳，恩盛傾城李；穠華卽修夜，痛入哀蟬誅，苦無不死方，得令昭陽起；晚抱甘泉病，遽下輪臺悔，蕭蕭茂陵樹，殘碑泣風雨；天地有此山，蒼崖閱興毀，我佛施津梁，層臺簇蓮蕊；龍象居虛空，下界聞鬪蟻，乘時方救物，生民難其已；澹泊心無爲，怡神在玉几，長以兢業心，了彼清淨理；牟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持此禮覺王，賢聖同一軌，道參無生妙，功謝有爲恥；色空兩不住，收拾宗風裏。

其餘可作佐證的詩詞概見於附錄中。至梅村題小宛小像詩，題小宛畫扇詩，又古意六首，及龔芝麓的賀新郎詞，也都經羅癭公的賓退隨筆中引了來，作爲一部份的佐證；因已載之本書的附錄中，也就不再錄在這裏了。

二一 爲辨正前一傳說而作的董小宛考

孟心史的董小宛考給了前一傳說一個致命傷

董鄂妃卽董小宛這一傳說，雖以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爲根據，經羅癭公、陳石遺……等一般人播揚於前；又以紅樓夢索隱爲比附，經贊同紅樓夢索隱的一

派人鼓吹於後，鬧得一個甚囂塵上，似乎大有成立的可能了。然而，事實終是事實，經不得有人出來，以真確的

事實爲根據，來上一個強有力的辨正；這一辨正，可就給了前一傳說一個大大的致命傷，把牠打擊得一個虛空粉碎，再也沒有可以立足的餘地了！那嗎，是一個什嗎人？又來上了怎樣的一個辨正呢？那就是孟心史先生；那就是他所作的董小宛考。真的，他所依據的，完全是一種真確的事實，有力到了極點了；而他所用的方法，也是非常細密的。

孟心史指斥指鹿爲馬的方法是不宜於演述史事的

孟先生在他這篇洋洋萬言的大文之前，就這們的開始說着：

清世祖出家之說，世頗有傳者。其時董鄂貴妃之故後承恩，具在國史；時人目董鄂之譯音，定用此二字，遂頗用董氏故事射之。陳迦陵之所謂「董承嬌女」也，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之所謂「千里草」也，「雙成」也，皆指董鄂事；何必另於疑似之間，強指他人而代之？又何必於凡姓董之人中，牽及冒氏侍姬之董小宛事之可怪，無逾於此！

凡作小說，劈空結撰可也，倒亂史事，殊傷道德；即或比附史事，加以色澤，或併穿插其間，世間亦自有此一體。然不應將無作有，以流言掩實事，止可以其事本屬離奇，而用文筆加甚之；不得節外生枝，純用「指鹿爲馬」方法，對歷史上肆無忌憚，毀記載之信用，事關公德，不可不辨也。

這一番話，說得何等的義正詞嚴，簡直把主張董鄂妃即董小宛的一般人，痛罵得一個臭死了！

考證得當事者正確的年齡是董小宛考中最爲有力的一點

可是，這還不算數；他文中最最厲害而也最最有力的一點，就是：又引據了許多書，把清世祖和董小宛的年齡，都考證得一個清清楚楚！據他所考證

而得的說：

巢民和小宛識面之始，是在明崇禎十二年己卯，即清太宗崇德三年；那時小宛十六歲，清世祖二歲，巢民二十九歲。

你想，一個還祇二歲，一個已是十六歲；那清世祖和董小宛間的年齡，真是相差得太遠了！最後，他又說：

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爲二十八歲，巢民爲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子；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

在如此的一個情形之下，自然可以把這疑案全部推翻；那裏還有人敢說董鄂妃即是董小宛呢！

四 董小宛與冒辟疆結合的始末

先爲二個主要人物。如今，我們可要迴過筆來，把他們二人如何結合的一種情形，寫上一寫了。最先，我們各來上一個特寫。還得把這二個主要人物，各來上一個特寫，使讀者對之有上極明瞭，極充分的認識。

(一) 冒辟疆

冒辟疆名襄，在中國人名大辭典中，是如此的傳寫他道：

冒襄，起忠子，字辟疆，自號巢民。幼有俊才，負時譽。史可法薦爲監軍，後又特用司李，皆不就。所居有樸巢，水繪園，深翠山房，諸勝。入清後，著書自娛，賓從宴遊，極一時之盛。有影梅菴憶語、樸巢水繪二集。在這裏，冒辟疆是一個高人，是一個雅士，也是一個才子！

(二) 董小宛

至董小宛，余擔心板橋雜記中曾有她的小傳道：

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蓮，天姿巧慧，容貌娟妍。七八歲時，阿母教以書翰，輒了了。少長，顧影自憐，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性愛閒靜，遇幽林遠澗，片石孤雲，則戀戀不忍去；至男女雜坐，鼓吹喧闐，心厭色沮，意弗屑也。慕吳門山水，徙居半塘，小築河濱，竹籬茆舍，經其戶者，則時聞詠詩聲，或鼓琴聲，皆曰：『此內有人！』已而扁舟遊西子湖，登黃山，禮白嶽，仍歸吳門，喪母抱病，賃居以棲……

擔心此文，真是寫得非常的出色；我們一讀及之，彷彿便如何美麗，如何巧慧，如何恬雅，如何高潔的一個佳人兒，出現於眼面前了！

才子佳人兩相遇自會
發生了纏綿固結之情

他們二人：既一個是才子，一個是佳人，又生在同一時代中；當然不見面則已，一見了面，就會如磁之引鐵，珀之拾芥，自有一種纏綿固結之情發生了出來的。

記二人良晤之始
的一段美妙文字

張明弼（公亮）爲小宛作傳，記她與冒辟疆良晤之始，那一段文字最是確切不移，也最是美妙無比！文道：

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語！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即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意融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

別具機杼的
一個記載

但在憶語中述及這件事，卻祇淡淡的綴上了『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這幾句話，又不說出他自己當時是如何的一種心情，就算已是過了門。然饒是如此，祇要是略具會心的，就可瞧到了，他們那一種一見情傾，相喻無言的情形呢！

所以，他們在第二次湖樓夜晤的時候，就有上說不出的一種深情，流露於不自覺，如下面所記述的一種光景：

是二次的相見是
情苗怒茁的時候

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即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鐫戶不見客。』

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闌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恒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氣怡神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

這明是在第一次會見的時候，彼此雖是默然相對，卻早已種下了情苗；一到了現在相當的時期，自爾滋生怒

長，蔚成奇葩，再也不能遏抑的了！

小宛的一往情深，矢志不移。

於是，有接下去的二十七日之隨路祖送，堅以身從；有白門秋試時之孤身挈老媪相訪，因避盜而幾至柁折舟毀；有鑿江之以小舟相追從，燕子磯阻風，幾於遭到滅頂之禍。這在小

宛一一都足見她是如何的一往情深，矢志不移的！

辟疆自有不得已的一種苦衷。

可是，如辟疆這們的深閉固拒，不肯就接受小宛從良的請求，有人或者要說他太是忍心中，他又何嘗不願意，把這美人兒趕快的娶了回去呢！

最後所收到的一個良果是由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

好了！老天總是要成全他們這一對情人的。到底仗了虞山宗伯等一行人的大力，給小宛完了債，落了籍，又把她安安穩穩的送到了如皋冒辟疆的家中。

去；這在他們二人，從此方可了卻下天大的一樁心事了！辟疆在追記此事的時候，怪不得要說上『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這二句話呢！

五 耐勞耐苦的董小宛

小宛的爲人有異於尋常巾幗。

小宛的一往情深，矢志不移，上面已是說過的了；但她爲人的賢而有德，併能耐勞耐苦；不但不像是從曲院中出身的，就在尋常巾幗中恐也找不出來吧？至於專以色媚事人的一般姨太太，更不能和她同日而語的了！

小宛事上處下種種特殊的情形。

如憶語中所謂：

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

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柄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違，咸稱其意。這不但對於小宛的爲人，加以細微的刻劃；卽她的事上以恭謹處下以慈讓，也在這裏，都給她全個兒宣揚出來了。

第一次逃難時小宛所表示出來的一種賢德

又當甲申三月十九之變，辟疆因如皋城中，「羣橫日劫，殺人如草」也只得挈同他們，他們於是不得不又宵遁了！在這節中，憶語中如是的寫道：

余卽於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莊後竹箐中蹣跚出，維時余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蹴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顛連趨蹶，仆行里許，始仍得昨所雇輿輛。

我們試爲設身處地一想：小宛當時所遭受的困苦，不是較之他家其餘的人，更要加上倍蓰了嗎？倘然換了別一個女子，一定要發上一番怨恨的說話的！何況在此行中，還把她的珍愛之物一齊丟失了？誰知，照憶語中所述的：

姬返舍謂余：當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卽顛連不及，死深箐中無憾也！這一節話看來，她不但沒有一些怨恨之心，反而很以辟疆的這個舉動爲是。你瞧，她是何等的賢德，又是何等的懂得大道理的！

到了乙卯的那一年，雍髮之令初下，人心皇皇然，他們又要預備第二次的逃難了。辟疆照着他「先急老母，次急荆人……」的老辦法，又要把小宛委棄在他一個朋友的家中；小宛的答語乃是：

第二次逃難時小宛所發表的幾句悲惻的說話

「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俟君。」

回，脫有不測，前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這些話，悲惻固然是非常的悲惻；然仍沒有一些怨恨的意思呢！幸而，因為一家人也都捨割不下她，方把前議取消，仍攜之同行了。

辟疆也有難能可貴的一點

而於此，尙有一點堪舉述；即辟疆的能以老母妻子爲重，愛妾爲輕，也可說得是難能可貴的！倘然換了是個無行的人，一旦遇到逃難的時候，說不定他所最急的，祇是一個愛妾；那裏還會顧及什嗎老母和妻子呢！

難爲了董小宛五年中服伺了二次的危疾

至，辟疆在五年中，遭到了三次的危疾；也都是由小宛一個人，盡心盡力的服伺著他的。茲錄憶語中的一節於下，以概其餘：

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邊；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誅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鬢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人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托？』這侍疾，雖是爲姬妾者的本分，不能算得是什嗎；然能像小宛這般的盡勞竭瘁，真也難爲她的了！

六 影梅菴中豔福無雙

享盡了九年的豔福 辟疆把小宛娶了來，置之影梅菴中，前後雖祇有九年的相處；然而講到豔福二字，也可算是享盡的了！

由憶語中所選錄
下來的三則豔事

茲把憶語中所記述的，選錄數則於下；如：

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內外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即吾輩好學人鮮及也！

這分明是於紅袖添香之外，兼當了一個女書記了；像這樣的一種豔福，決不是庸俗之子所能享受得到；而也決不是他們所能夢想得到的！又如：

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芥片；每歲半塘願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鑪」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看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沈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腕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

茶香浮動，秀色可餐，似此豔福，更令當之者有出塵之想；無怪辟疆要有末後的這二句話了！又如：

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即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沉」，即四種沈香內革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犀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異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曾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熱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

焚名香，對美人，豔福確是不淺；當此時際，香也，美人也，究竟是一是二，恐怕辟疆也有些分不清楚了！

在溫柔鄉中創立
了一個新紀元

此外，閨房韻事，更是不一而足；橫豎讀者可細細的披讀，不用我一一的舉述了。總而言之，像他們這般的柔情逸致，古今來良不多得，真可以在溫柔鄉中，創立出一個新紀元。

來的呢！而祇要是讀到影梅菴憶語而加以讚賞的人們，倘然能使他們也遇到這樣的一個董小宛，享受到如許的柔鄉佳趣；那就教他們也同辟疆一般，「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大概也是非常情願的吧？

借登金山一節事
足爲千古佳話

至於他們生就的是一對漂亮人兒，遊屐所經常有一種豪情逸致表露出來，足令人們嘖嘖於口。如記借登金山的那一段：

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雲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借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遶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瀾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瓷大白盃，盛櫻珠數升，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脣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矣。

這在辟疆的筆頭上，雖是寫得太高興了一些；然其足爲千古佳話，總是無可致疑的。而就是生在數百載下的我們，一讀及這一節，也不禁爲之神往；至「不辨爲櫻爲脣」這一句話，更是傳神阿堵，非親身經歷其境者，決不能作此妙筆呢！



冒姬董小宛傳

張明弼公亮

董小宛。名白。一字青蓮。秦淮中樂籍奇女也。七八歲。母陳氏教以書翰。輒了了。年十一二。神姿豔發。窈窕嬋娟。無出其右。至鍼神曲聖。食譜茶經。莫不精曉。顧其性好靜。每至幽林遠壑。多依戀不能去。若夫男女鬪集。喧笑並作。則心厭色沮。亟去之。居恒攬鏡自語其影曰。吾姿慧如此。卽詘首庸人婦。猶當歎采鳳隨鴉。況作飄花。落葉乎。時有冒子辟疆者。名襄。如皋人也。父祖皆貴顯。年十四。卽與雲間董太傅陳徵君相倡和。弱冠。與余暨陳則梁四五人。刑牲稱雁序於舊都。其人姿儀天出。神清徹膚。余嘗以詩贈之。曰。爲東海秀影。所居凡女子見之。有不樂爲貴人婦。願爲夫子妾者。無數。辟疆顧高自標置。每遇狹斜。擲心賣眼。皆士苴視之。己卯。應制來秦淮。吳次尾。方密之。侯朝宗。咸向辟疆嘖嘖小宛名。辟疆曰。未經平子。目未定也。而姬亦時時從名流讌集間。聞人說冒子。則詢冒子何如人。客曰。此今之高名才子。負氣節而又風流自喜者也。則亦胸次貯之。比辟疆同密之。屢訪姬。則厭秦淮囂。徙之金閨。比下第。辟疆送其尊人秉憲東粵。遂留吳門。聞姬住半塘。再訪之。多不值。時姬又惡囂。非受縻於炎炙。則必逃之甍。甍之徑。一日姬方晝醉睡。聞冒子在門。其母亦慧倩。亟扶出。相見於曲欄花下。主賓雙玉有光。若月流於堂戶。已而四目瞪視。不發一言。蓋辟疆心籌。謂此入眼第一。可繫紅絲。而宛君則內語曰。吾靜觀之。得其神趣。此殆

吾委心塌地處也。但卽欲自歸恐太遽。遂如夢值故懽舊戚。兩意融液。莫不舉似。但連聲顧其母曰。異人異人。辟疆旋以三吳壇坫爭相屬。凌遽而別。閱屢歲。歲一至吳門。則姬自西湖遠遊於黃山白嶽間者。將三年矣。此三年中。辟疆在吳門。有某姬亦傾蓋輸心。遂訂密約。然以省覲往衡嶽。不果。辛巳夏。獻賊突破襄樊。特調衡永兵備使者。監左鎮軍。時辟疆痛尊人身陷兵火。上書萬言於政府言路。歷陳尊人剛介不阿。逢怒同鄉同年狀。傾動朝堂。至壬午春。復得調。辟疆喜甚。疾過吳門。踐某姬約。至則前此一旬。已爲竇霍豪家不惜萬金劫去矣。辟疆正旁皇鬱壹。無所寄託。偶月夜。蕩葉舟隨所飄泊。至桐橋。見小樓如畫圖。閒立水涯。無意詢岸邊人。則云。此秦淮董姬。自黃山歸。喪母。抱危病。鐫戶二旬餘矣。辟疆聞之。驚喜欲狂。堅叩其門。始得入。比登樓。則燈炮無光。藥鏹狼藉。啓帷見之。奄奄一息者。小宛也。姬忽見辟疆。倦眸審視。淚如雨下。述痛母懷君狀。猶乍吐乍含。喘息未定。至午夜。披衣遂起曰。吾疾愈矣。乃正告辟疆曰。吾有懷久矣。夫物未有孤產而無耦者。如頓牟之草。磁石之鐵。氣有潛感。數亦有冥會。今吾不見子。則神廢。一見子。則神立。二十日來。勻粒不霑。醫藥罔效。今君夜半一至。吾遂霍然。君既有當於我。我豈無當於君。願以此刻委終身於君。君萬勿辭。辟疆沉吟曰。天下固無是易易事。且君向一醉晤。今一病逢。何從知余。又何從知余。余閨閣中賢否。乃輕身相委如是耶。且近得大人喜音。明蚤當遣使襄樊。何敢留此。請辭去。至次日。姬靚妝鮮衣。束行李。屢趣登舟。

誓不復返。姬時有父多嗜好。又蕩費無度。恃姬負一時冠絕名。遂負逋數千金。咸無如姬何也。自此度嶺野。遊惠山。歷毗陵。陽羨。澄江。抵北固。登金焦。姬著西洋布退紅輕衫。薄如蟬紗。潔比雪豔。與辟疆觀競渡於江山最勝處。千萬人爭步擁之。謂江妃攜偶踏波而上征也。凡二十七日。辟疆二十七度辭。姬痛哭。叩其意。辟疆曰。吾大人雖離虎穴。未定歸期。且秋期逼矣。欲破釜焚舟。冀一當。子盍歸待之。姬乃大喜曰。余歸長齋謝客。茗椀爐香。聽子好音。遂別。自是杜門茹素。雖有竇霍相檄。佻健橫侮。皆假貸賂賄。以蟬脫之。短絨細札。責諾尋盟。無月不數至。迨至八月初。姬復孤身。挈一婦從吳買舟江行。逢盜折舵入葦中。三日不得食。抵秦淮。復停舟郭外。候辟疆闈事畢。始見之。一時應制諸名貴。咸置酒高宴。中秋夜觴。姬與辟疆於河亭。演懷寧新劇。燕子箋。時秦淮女郎滿座。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榜發。辟疆復中副車。而憲副公不赴新調。請告適歸。且姬索逋者益衆。又未易落籍。辟疆仍力勸之歸。而以黃衫押衙託同盟某刺史。刺史莽衆譁。挾姬匿之。幾敗事。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素期許辟疆甚遠。而又愛姬之俊識。聞之。時至半塘。令柳姬與姬爲伴。親爲規畫。債家意滿。時又有大帥以千金爲姬與辟疆壽。而劉大行復佐之。凡三日。遂得了一切。集遠近與姬錢別。於虎嘯買舟。以手書並盈尺之券。送至如皋。又移書與門生張祠部。爲之落籍。八月初。姬南征時。聞夫人賢甚。特令其父先至如皋。以至情告夫人。夫人喜諾已久矣。

姬入門後。智慧絡繹。上下內外大小。罔不妥悅。與辟疆日坐畫苑書園中。撫桐瑟。賞茗香。評品人物山水。鑒別金石鼎彝。閒吟得句。與採輯詩史。必捧硯席爲書之。意所欲得與意所未及。必控弦追箭以赴之。卽家所素無。人所莫辦。倉猝之間。靡不立就。相得之樂。兩人恒云天壤間未之有也。申酉崩折。辟疆避難渡江。與舉家遁浙之鹽官。履危九死。姬不以身先。則願以身後。寧使兵得我。則釋君。君其問我於泉府耳。中間智計百出。保全實多。後辟疆雖不死於兵。而瀕死於病。姬凡侍藥不間寢食者。必百晝夜。事平。始得回歸故里。前後凡九年。年僅二十七歲。以勞瘁病卒。其致病之繇。與久病之狀。並隱微難悉。詳辟疆憶語哀辭中。不惟千古神傷。實堪令奉倩安仁閣筆也。琴牧子曰。姬歿。辟疆哭之曰。吾不知姬死而吾死也。予謂父母存。不許人以死。況裋席間物乎。及讀辟疆哀詞。始知情至之人。固不妨此語也。夫饑色如饑食焉。饑食者獲一飽。雖珍羞亦厭之。今辟疆九年而未厭。何也。饑德非饑色也。棲山水者十年而不出。其朝光夕景。有以日酣其志也。宛君其有日酣冒子者乎。雖然。歷之風波疾厄盜賊之際。而不變。如宛君者。真奇女。可匹我辟疆奇男子矣。

原跋

巢民先生。生多奇遇。而中年後屢悲死別。殆禪家所謂修福修慧。而未了愁緣者。顧色能伐性。憂能傷人。而先生獨享大年。其以色壽者歟。抑以憂

延齡者歟。

癸巳秋日震澤楊復吉識

附錄

題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併引）

吳梅村

夫笛步麗人，出賣珠之女弟；雉皋公子，類側帽之參軍。名士傾城，真逢未嫁；人諧燕婉，時遇漂搖。則有白下權家，蕪城亂帥，阮佃夫刊章置獄，高無賴爭地稱兵。奔迸流離，纏綿疾苦，支持藥裹，慰勞羈愁。苟君家免乎，勿復相顧；寧吾身死耳，遑恤其勞！已矣夙心，終焉薄命；名留琬琰，迹寄丹青。嗚呼！鍼神繡罷，寫春蚓於烏絲；茶癖香來，滴秋花之紅露。在佚事之留傳若此，奈餘哀之惻愴如何？鏡掩鸞空，絃摧雁冷；因君長恨，發我短歌。貽以八章，聊當一嘅爾！

射雉山頭一笑年。相思千里草芊芊。偷將樂府窺名姓。親擊雲璈第幾僊。

珍珠無價玉無瑕。小字貪看問妾家。尋到白隄呼出見。月明殘雪映梅花。

鈿轂春郊鬪畫裙。捲簾都道不如君。白門移得絲絲柳。黃海歸來步步雲。

京江話舊木蘭舟。憶得郎來繫紫騮。殘酒未醒驚睡起。曲欄無語笑凝眸。

青絲濯濯額黃懸。巧樣新妝恰自然。入手三盤幾梳掠。便攜明鏡出花前。

念家山破定風波。郎按新詞妾唱歌。恨殺南朝阮司馬。累儂夫婿病愁多。

亂梳雲髻下高樓。盡室倉皇過渡頭。鈿盒金釵渾拋卻。高家兵馬在揚州。

江城細雨碧桃村。寒食東風杜宇魂。欲弔薛濤憐夢斷。墓門深更阻侯門。

又題董君畫扇

吳梅村

過江書索扇頭詩。檢得遺香起夢思。金鎖澀來衣疊損。空箱記取自開時。

湘君絕淚染琅玕。骨細輕勻二八年。半折秋風還入袖。任他明月自團圓。

古意

吳梅村

爭傳婺女嫁天孫。纔過銀河拭淚痕。但得大家千萬歲。此身那得恨長門。

荳蔻梢頭二月紅。十三初入萬年宮。可憐同望西陵哭。不在分香賣履中。

從獵陳倉怯馬蹄。玉鞍扶上卻東西。一經輦道生秋草。說著長楊路總迷。

玉顏憔悴幾經秋。薄命無言祇淚流。手把定情金盒子。九原相見尙低

頭。

銀海居然妬女津。南山仍錮慎夫人。君王自有他生約。此去惟應禮玉真。

珍珠十斛買琵琶。金谷堂深護絳紗。掌上珊瑚憐不得。卻教移作上陽花。

賀新郎

龔芝麓

影梅菴憶語：久置案頭，不省誰何持去。辟疆再為寄示，開卷恻然。懷人感舊，同病之情，略見乎辭矣！

鴈陣橫秋卷。乍凭闌、玉梅影到。同心遙遣。東素亭亭人宛在。紅雨一巾重法。理不出、亂愁成繭。騎省十年蓬鬢改。歎香薰遺掛痕今淺。腸斷譜對花展。帳中約略芳魂顯。記當時、輕綃腕弱。睡鬟雲偏。碧海青天何限事。難倩附書黃犬。藉棋日、酒年寬免。搔首涼宵風露下。羨煙霄、破鏡猶堪典。雙鳳帶、再生翦。



影梅菴憶語

清冒襄辟疆著



愛生於睡。睡則無所不飾。緣飾著愛。天下鮮有真可愛者矣。矧內屋深屏。貯光闥彩。止憑雕心鏤質之文人。描摹想像。麻姑幻譚。神女浪傳。近好事家。復假篆聲詩。侈談奇合。遂使西施夷光文君洪度。人人閣中有之。此亦閨秀之奇冤。而噉名之惡習已。亡妾董氏。原名白。字小宛。復字青蓮。籍秦淮。徙吳門。在風塵雖有豔名。非其本色。傾蓋矢從余。入吾門。智慧才識。種種始露。凡九年。上下內外大小。無忤無間。其佐余著書肥遯。佐余婦精女紅。親操井臼。以及蒙難遘疾。莫不履險如夷。茹苦若飴。合爲一人。今忽死。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但見余婦熒熒粥粥。視左右手罔措也。上下內外

大小之人。咸悲酸痛楚。以爲不可復得也。傳其慧心隱行。聞者歎者。莫不謂文人義士難與爭儔也。余業爲哀辭數千言。哭之。格於聲韻不盡悉。復約略紀其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與偕姬九年光景。一齊湧心塞眼。雖有吞鳥夢花之心手。莫能追述。區區淚筆。枯澀黯削。不能自傳其愛。何有於飾。矧姬之事余。始終本末。不緣狎昵。余年已四十。鬚眉如戟。十五年前。眉公先生謂余視錦半臂碧紗籠。一笑瞠若。豈至今復效輕薄子漫謔情豔。以欺地下。儻信余之深者。因余以知姬之果異。賜之鴻文麗藻。余得藉手報姬。姬死無恨。余生無恨。己卯初夏。應試白門。晤密之云。秦淮佳麗。近有雙成。年甚綺。才色爲一時之冠。余訪之。則以厭薄紛華。挈家去金閶矣。嗣下第浪遊吳門。屢訪之半塘。時逗留洞庭不返。名與姬頡頏者。有沙九畹。楊漪炤。予日遊兩生間。獨咫尺不見姬。將歸棹。重往冀一見。姬母秀且賢。勞余曰。君數來矣。予女幸在舍。薄醉未醒。然稍停復他出。從免徑扶姬於曲欄。與余晤。面暈淺春。纈眼流視。香姿玉色。神韻天然。嬾慢不交一語。余驚愛之。惜其倦。遂別歸。此良晤之始也。時姬年十六。庚辰夏。留滯影園。欲過訪姬。客從吳門來。知姬去西子湖。兼往遊黃山白嶽。遂不果行。辛巳早春。余省覲去衡嶽。繇浙路往。過半塘。訊姬。則仍滯黃山。許忠節公赴粵任。與余聯舟行。偶一日。赴飲歸。謂余曰。此中有陳姬某。擅梨園之勝。不可不見。余佐忠節治舟數往返。始得之。其人淡而韻。盈盈冉冉。衣椒繭時背。顧湘裙。真如孤鸞之在煙霧。是日演弋腔紅梅。以燕俗之劇。咿呀啁晰之。

調。乃出之。陳姬身口。如雲出岫。如珠在盤。令人欲仙欲死。漏下四鼓。風雨忽作。必欲駕小舟去。余牽衣訂再晤。答云。光福梅花如冷雲萬頃。子越日偕我遊否。則有半月淹也。余迫省覲。告以不敢遲留故。復云。南嶽歸棹。當遲子於虎嘯叢桂間。蓋計其期。八月返也。余別去。恰以觀濤日奉母回。至西湖。因家君調已破之襄陽。心緒如焚。便訊陳姬。則已爲竇霍豪家掠去。聞之慘然。及抵閩門。水澀舟膠。去嶺關十五里。皆充斥不可行。偶晤一友。語次有佳人難再得之歎。友云。子誤矣。前以勢劫去者。贖某也。某之匿處。去此甚邇。與子偕往。至果得見。又如芳蘭之在幽谷也。相視而笑曰。子至矣。子非雨夜舟中訂芳約者耶。曩感子殷勤。以凌遽不獲訂再晤。今幾入虎口得脫。重晤子。真天幸也。我居甚僻。復長齋。茗椀爐香。留子傾倒於明月桂影之下。且有所商。余以老母在舟。緣江楚多梗。率健兒百餘護行。皆住河干。矍矍欲返。甫黃昏而礮械震耳。擊礮聲如在余舟旁。亟星馳回。則中貴爭持河道。與我兵鬪。解之始去。自此余不復登岸。越日。則姬淡妝至。求謁吾母。太恭人見後。仍堅訂過其家。乃是晚。舟仍中梗。乘月一往。相見。卒然曰。余此身脫樊籠。欲擇人事之。終身可託者。無出君右。適見太恭人。如覆春雲。如飲甘露。真得所天。子毋辭。余笑曰。天下無此易易事。且嚴親在兵火。我歸。當棄妻子以殉。兩過子。皆路梗中無聊閒步耳。子言突至。余甚訝。卽果爾。亦塞耳堅謝。無徒誤子。復宛轉云。君倘不終棄。誓待君堂上。晝錦旋。余答曰。若爾。當與子約。驚喜申囑。語絮絮不悉記。卽席作八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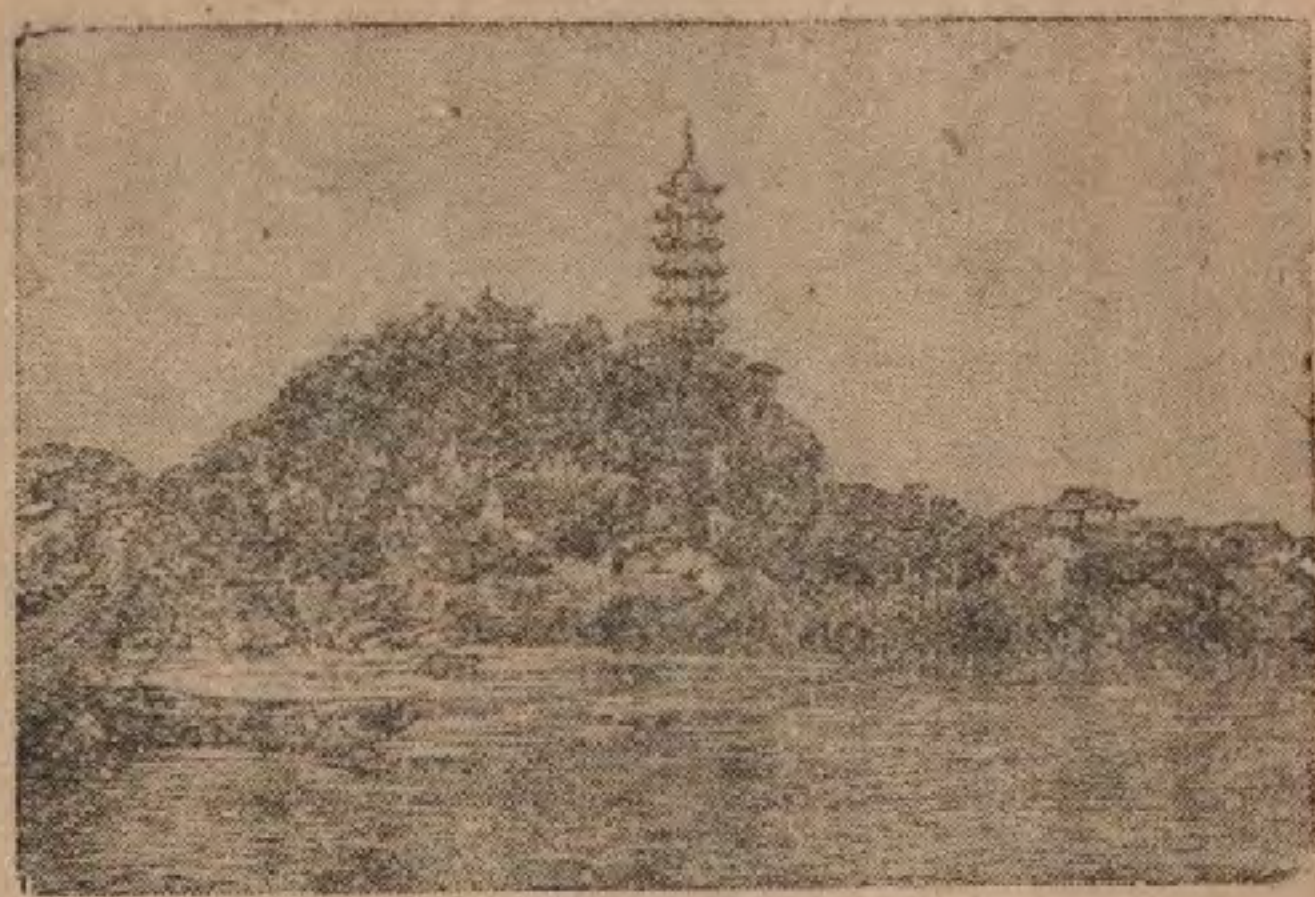
付之。歸歷秋冬。犇馳萬狀。至壬午仲春。都門政府言路諸公。恤勞人之勞。憐獨子之苦。馳量移之耗。先報余。時正在毘陵。聞音如石去心。因便過吳門。慰陳姬。蓋殘冬屢趣余。皆未及答。至則十日。前復爲竇霍門下客。以勢逼去。先吳門有暱之者。集千人譁劫之。勢家復爲大言挾詐。又不惜數千金爲賄。地方恐貽伊戚。劫出復納入。余至。悵惘無極。然以急嚴親患難。負一女子無憾也。是晚壹鬱。因與友覓舟去。虎嘯夜遊。明日遣人之襄陽。便解維歸里。舟過一橋。見小樓立水邊。偶詢遊人。此何處何人之居。友以雙成館對。余三年積念。不禁狂喜。卽停舟相訪。友阻云。彼前亦爲勢家所驚。危病十有八日。母死。鑄戶不見客。余強之上。叩門至再三。始啓戶。燈火闐如。宛轉登樓。則藥餌滿几榻。姬沉吟詢何來。余告以昔年曲欄醉晤人。姬憶。淚下曰。曩君屢過余。雖僅一見。余母恆背稱君奇秀。爲余惜不共君盤桓。今三年矣。余母新死。見君憶母。言猶在耳。今從何處來。便強起揭帷帳。審視余。且移燈留坐榻上。譚有頃。余憐姬病。願辭去。牽留之曰。我十有八日寢食俱廢。沉沉若夢。驚魂不安。今一見君。便覺神怡氣王。旋命其家具酒食。飲榻前。姬輒進酒。屢別屢留。不使去。余告之曰。明朝遣人去襄陽。告家君。量移喜耗。若宿卿處。詰旦不能報平安。俟發使行。寧少停半刻也。姬曰。子誠殊異。不敢留。遂別。越日。楚使行。余亟欲還。友人及僕從咸云。姬昨僅一傾蓋。拳切不可負。仍往言別。至則姬已妝成。凭樓凝睇。見余舟傍岸。便疾趨登舟。余具述卽欲行。姬曰。我裝已戒。隨路祖送。余卻不得卻。阻不

忍阻。由嶺關至梁溪。毘陵陽羨澄江。抵北固。越二十七日。凡二十七辭。姬惟堅以身從。登金山誓江流曰。妾此身如江水東下。斷不復返吳門。余變色拒絕。告以期迫科試。年來以大人滯危疆。家事委棄。老母定省俱違。今始歸經理一切。且姬吳門責逋甚衆。金陵落籍。亦費商量。仍歸吳門。俟季夏應試。相約同赴金陵。秋試畢。第與否。始暇及此。此時纏綿雨妨無益。姬仍躊躇不肯行。時五木在几。一友戲云。卿果終如願。當一擲得巧。姬肅拜於船窗。祝畢。一擲得全六。時同舟稱異。余謂果屬天成。倉卒不臧。反儻乃事。不如暫去。徐圖之。不得已。始掩面痛哭失聲而別。余雖憐姬。然得輕身歸。如釋重負。纔抵海陵。旋就試。至六月抵家。荆人對余云。姬令其父先已過江來云。姬返吳門。茹素不出。惟翹首聽金陵僧行之約。聞言心異。以十金遣其父去曰。我已憐其意而許之。但令靜俟畢場事後無不可耳。余感別人相成相許之雅。遂不踐走使迎姬之約。竟赴金陵。俟場後報姬。金桂月三五之辰。余方出闈。姬猝到桃葉寓館。蓋望余耗不至。孤身挈一姬。買舟自吳門。江行遇盜。舟匿蘆葦中。柁損不可行。炊煙遂斷三日。初入抵三山門。又恐擾余首場文思。復遲二日始入。姬見余雖甚喜。細述別後百日。茹素杜門。與江行風波盜賊驚魂狀。則聲色俱淒。求歸逾固。時魏塘雲間。閩豫諸同社。無不高姬之識。憫姬之誠。咸爲賦詩作畫以堅之。場事既竣。余妄意必第。自謂此後當料理姬事。以報其志。詎十七日。忽傳家君舟抵江干。蓋不赴寶慶之調。自楚休致矣。時已二載違養。冒兵火生還。喜出望

外。遂不及爲姬謀去留。竟從龍潭尾家君舟抵鑿江。家君閱余文。謂余必第。復留之鑿江候榜。姬從桃葉寓館。仍發舟追余。燕子磯阻風。幾復罹不測。重盤桓鑿江舟中。七日乃榜發。余中副車。窮日夜力歸里門。而姬痛哭相隨。不肯返。且細悉姬吳門諸事。非一手足力所能了。責逋者見其遠來。益多奢望。衆口狺狺。且嚴親甫歸。余復下第意阻。萬難卽詣。舟抵郭外樸巢。遂冷面鐵心。與姬決別。仍令姬返吳門。以厭責逋者之意。而後事可爲也。陽月過潤州。謁房師鄭公。時閩中劉大行。自都門來。與陳大將軍及同盟劉刺史飲舟中。適奴子自姬處來。云。姬歸不脫去時衣。此時尙方空在體。謂余不速往圖之。彼甘凍死。劉大行指余曰。辟疆夙稱風義。固如是負一女子耶。余云。黃衫押衙。非君平仙客所能自爲。刺史舉杯奮袂曰。若以千金恣我出入。卽於今日往。陳大將軍立貸數百金。大行以棧數斤佐之。詎謂刺史至吳門。不善調停。衆譁決裂。逸去吳江。余復還里。不及訊。姬孤身維谷。難以收拾。虞山宗伯聞之。親至半塘。納姬舟中。上至薦紳。下及市井。纖恐大小。三日爲之區畫。立盡。索券盈尺。樓船張宴。與姬錢於虎嘯。旋買舟送至吾臯。至至月之望。薄暮侍家君飲於拙存堂。忽傳姬抵河干。接宗伯書。媿媿灑灑。始悉其狀。且卽馳書貴門。生張祠部立爲落籍。吳門後有細瑣。則周儀部終之。而南中則李宗憲舊爲禮垣者與力焉。越十月。願始畢。然往返葛藤。則萬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

杜茶村曰。是篇媿媿至數千言。浩浩蕩蕩。西起崑崙。東注溟渤。冲瀾

窈窕。異派分支。千態萬狀。姿媚橫生。頗使會真長恨等篇。黯然失色。非辟疆莫能爲此文。非姬莫能當此作。真千秋大觀矣。情語云乎哉。壬午清和晦日。姬送余至北固山下。堅欲從渡江歸里。余辭之。益哀切。不



辟疆與小宛相偕登眺的金山

肯行。舟泊江邊。時西先生畢。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薄如蟬紗。潔比雪豔。以退紅爲裏。爲姬製輕衫。不減張麗華桂宮霓裳也。偕登金山。時四五龍舟衝波激盪而上。山中遊人數千。尾余兩人。指爲神仙。繞山而行。凡我兩人所止。則龍舟爭赴。迴環數匝不去。呼詢之。則駕舟者皆余去秋淵回官舫長年也。勞以鵝酒。竟日返舟。舟中宣瓷大白盃。盛櫻珠數斤。共啖之。不辨其爲櫻爲脣也。江山人物之盛。照映一時。至今譚者侈美。秦淮中秋日。四方同社諸友。感姬爲余不辭盜賊風波之險。間關相從。因置酒桃葉水閣。時在座爲眉樓顧夫人。寒秀齋李夫人。皆與姬爲至戚。美其屬余。咸來相慶。是日新演燕子箋。曲盡情豔。至霍華離合處。姬泣下。顧李亦泣下。一時才子佳人。樓臺煙水。新聲明月。俱足千古。至今思之。不啻游仙枕上夢幻也。鑿江汪汝爲園亭極盛。而江上小園。尤收拾江山勝概。壬午鞠月之朔。汝爲會延予及姬於江口梅花亭上。長江白浪擁象。犇赴杯底。姬轟飲巨巨

羅。觴政明肅。一時在座諸妓。皆頽唐瀆逸。姬最溫謹。是日豪情逸致。則余僅見。乙酉。余奉母及家眷。流寓鹽官。春過半塘。則姬之舊寓。固宛然在也。姬有妹曉生。同沙九畹登舟過訪。見姬爲余如意珠。而荆人賢淑。相視復如水乳。羣美之。羣妒之。同上虎邱。與予指點舊遊。重理前事。吳門知姬者。咸稱其俊識。得所歸云。鴛鴦湖上。煙雨樓高。逶迤而東。則竹亭園半在湖內。然環城四面。名園勝寺。夾淺渚層溪而儼儼者。皆湖也。遊人一登煙雨樓。遂謂已盡其勝。不知浩瀚幽渺之致。正不在此。與姬會爲竟日遊。又共追憶錢塘江下桐君巖瀨碧浪蒼巖之勝。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竈間。尤足樂也。

杜茶村曰。金山一點。屹當匹練之中。臙粉六朝。香染金陵之地。樓名煙雨。湖字鴛鴦。而二妙采真。披雲擷秀。讀之令人步步欲仙。寧但雨越天都嵐翠沾灑衣裙已也。

虞山宗伯送姬抵吾臯。時侍家君飲於家園。倉卒不敢告嚴君。又侍飲至四鼓。不得散。荆人不待余歸。先爲潔治別室。幃帳燈火器具飲食。無一不頃刻具。酒闌見姬。姬云。始至正不知何故不見君。但見婢婦簇我登岸。心竊懷疑。且深恫駭。抵斯室。見無所不備。旁詢之。始感歎主母之賢。而益快經歲之矢相從不誤也。自此姬局別室。卻管絃。洗鉛華。精學女紅。恆月餘不啓戶。耽寂享恬。謂驟出萬頃火雲。得憩清涼界。回視五載風塵。如夢如獄。居數月。於女紅無所不妍巧。錦繡工鮮。刺巾裙。如蟣無痕。日可六幅。翦

綵織字。縷金迴文。各厭其技。鍼神鍼絕。前無古人已。姬在別室四月。荆人攜之歸。入門。吾母太恭。人與荆人見而愛異之。加以殊眷。幼姑長姊。尤珍重相親。謂其德性舉止。均非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勞承旨。較婢婦有加無已。烹茗剝果。必手進。開眉解意。爬背喻癢。當大寒暑。折膠鑠金時。必拱立座隅。強之坐飲食。旋坐旋飲食。旋起執役。拱立如初。余每課兩兒文。不稱意。加夏楚。姬必督之。改削成章。莊書以進。至夜不懈。越九年。與荆人無一言訥鑿。至於視衆御下。慈讓不遑。咸感其惠。余出入應酬之費。與荆人日用金錯泉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製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卻之。不以殉。洵稱異人。

杜茶村曰。斷斷是再來人。一毫不苟。一絲不掛。誠然而來。誠然而往。吾以比之董永織女。薛嵩紅線。

余數年來。欲裒集四唐詩。購全集。類逸事。集衆評。列人與年爲次第。每集細加評選。廣搜遺失。成一代大觀。初盛稍有次第。中晚有名無集。有集不全。并名集俱未見者甚夥。品彙六百家大略耳。卽紀事本末。千餘家名姓稍存。而詩不具。全唐詩話更覺寥寥。芝隅先生序十二唐人。稱豫章大家藏中晚未刻集七百餘種。孟津王師向余言。買靈寶許氏全唐詩數車滿載。卽曩流寓鹽官胡孝轅職方。批閱唐人詩。劊劊工費。需數千金。僻地無書可借。近復裹足牖下。不能出遊購之。以此經營搜索。殊費工力。然每得

一帙。必細加丹黃。他書有涉此集者。皆錄首簡。付姬收貯。至編年論人。準之唐書。姬終日佐余稽查抄寫。細心商訂。永日終夜。相對忘言。閱詩無所不解。而又出慧解以解之。尤好熟讀楚辭。少陵義山。王建花蕊夫人。王珪三家宮詞。等身之書。周迴座右。午夜衾枕間。猶擁數十家唐書而臥。今祕閣塵封。余不忍啓。將來此志。誰克與終。付之一歎而已。猶憶前歲。余讀東漢至陳仲舉范郭諸傳。爲之撫几。姬一一求解其始末。發不平之色。而妙出持平之議。堪作一則史論。乙酉客鹽官。嘗向諸友借書讀之。凡有奇僻。命姬手抄。姬於事涉閨閣者。則另錄一帙。歸來與姬遍搜諸書。續成之。名曰奩豔。其書之瑰異精祕。凡古人女子自頂至踵。以及服食器具。亭臺歌舞。鍼神才藻。下及禽魚鳥獸。卽草木之無情者。稍涉有情。皆歸香麗。今細字紅箋。類分條析。俱在奩中。客春顧夫人遠向姬借閱此書。與龔奉常極讚其妙。促繡梓之。余卽當忍痛爲之。校讐鳩工。以終姬志。姬初入吾家。見董文敏爲余書月賦。仿鍾繇筆意者。酷愛臨摹。嗣遍覓鍾太傅諸帖學之。閱戎輅表。稱關帝君爲賊將。遂廢鍾學。曹娥碑。日寫數千字。不訛不落。余凡有選摘。立抄成帙。或史或詩。或遺事妙句。皆以姬爲紺珠。又嘗代余書小楷扇存戚友處。而荆人米鹽瑣細。以及內外出入。無不各登手記。毫髮無遺。其細心專力。卽吾輩好學人鮮及也。

杜茶村曰。閨秀校書鑑賞。唐有薛濤。宋有李易安。濤風塵老醜。易安失身匪人。終爲風雅之玷。宛君才藻精敏。益見芳貞。而真嗜殊好。本

之天性。方之大家女史何愧。

姬於吳門會學畫未成。能作小叢寒樹。筆墨楚楚。時於几硯上輒自圖寫。故於古今繪事。別有殊好。偶得長卷小軸。與笥中舊珍。時時展玩不置。流離時寧委奩具。而以書畫捆載自隨。末後盡裁裝潢。獨存紙絹。猶不得免焉。則書畫之厄。而姬之嗜好。真且至矣。姬能飲。自入吾門。見余量不勝蕉葉。遂罷飲。每晚侍荆人數杯而已。而嗜茶與余同性。又同嗜界片。每歲半塘。顧子兼擇最精者緘寄。具有片甲蟬翼之異。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必手自吹滌。余每誦左思嬌女詩。吹噓對鼎鑿之句。姬爲解頤。至沸乳看蟹目魚鱗。傳瓷選月魂雲魄。尤爲精絕。每花前月下。靜試對嘗。碧沉香泛。真如木蘭沾露。瑤草臨波。備極盧陸之致。東坡云。分無玉碗捧蛾眉。余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姬每與余靜坐香閣。細品名香。宮香諸品。淫沉水香俗。俗人以沉香著火上。煙撲油膩。頃刻而滅。無論香之性情未出。卽著懷袖皆帶焦腥。沉香堅緻而紋橫者。謂之橫隔沉。卽四種沉香內革沉橫紋者是也。其香特妙。又有沉水結而未成。如小笠大菌。名蓬萊香。余多蓄之。每慢火隔砂。使不見煙。則閣中皆如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熱磨琥珀。酒傾犀斝之味。久蒸衾枕間。和以肌香。甜豔非常。夢魂俱適。外此則有真西洋香方。得之內府。迥非肆料。丙戌客海陵。會與姬手製百丸。誠閨中異品。然熱時亦以不見煙爲佳。非姬細心秀致。不能領略到此。黃熟出諸番。而真臘爲上。皮堅者爲黃熟桶。氣佳而通。黑者爲隔窠黃熟。近南粵東莞

茶園村。土人種黃熟。如江南之藝茶。樹矮枝繁。其香在根。自吳門解人剔根切白。而香之鬆朽盡削。油尖鐵面盡出。余與姬客半塘時。知金平叔最精於此。重價數購之。塊者淨潤。長曲者如虬。皆就其根之有結處。隨紋縷出。黃雲紫繡。半雜鷓鴣斑。可拭可玩。寒夜小室。玉幃四垂。氍毹重疊。燒二尺許絳蠟二三枝。陳設參差。堂几錯列。大小數宣爐。宿火常熱。色如液。金粟玉。細撥活灰一寸。灰上隔砂。選香蒸之。歷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鬱勃氤氳。純是糖結。熱香間有梅英半舒。荷鵝梨蜜脾之氣。靜參鼻觀。憶年來共戀此味。此境恒打曉鐘。尙未著枕。與姬細想。閨怨有斜倚薰籠。撥盡寒爐之苦。我兩人如在藥珠衆香深處。今人與香氣俱散矣。安得返魂一粒。起於幽房扁室中也。一種生黃香。亦從枯腫朽癰中。取其脂凝脉結。嫩而未成者。余嘗過三吳白下。遍收筐箱中。蓋面大塊。與粵客自攜者。甚有大根株塵封如土。皆留意覓得。攜歸與姬爲晨夕清課。督婢子手自剝落。或斤許僅得數錢。盈掌者僅削一片。嵌空鏤剔。纖悉不遺。無論焚蒸。卽嗅之味如芳蘭。盛之小盤。層撞中色殊香別。可弄可餐。曩會以一二示粵友黎美周。訝爲何物。何從得如此精妙。卽蔚宗傳中恐未見耳。又東莞以女兒香爲絕品。蓋土人揀香。皆用少女。女子先藏最佳大塊。暗易油粉。好事者復從油粉擔中易出。余曾得數塊於汪友處。姬最珍之。余家及園亭。凡有隙地。皆值梅。春來早夜出入。皆爛漫香雪中。姬於含蕊時。先相枝之橫斜。與几上軍持相受。或隔歲便芟。翦得宜。至花放。恰採入供。卽四時

草花竹葉。無不經營絕慧。領略殊清。使冷韻幽香。恒霏微於曲房斗室。至穠豔肥紅。則非其所賞也。秋來猶耽晚菊。卽去秋病中。客貽我剪桃紅。花繁而厚。葉碧如染。濃條婀娜。枝枝具雲罨風斜之態。姬扶病三月。猶半梳洗。見之甚愛。遂留榻右。每晚高燒翠蠟。以白團圓六曲。圍三面。設小座於花間。位置菊影。極其參橫妙麗。始以身入。人在菊中。菊與人俱在影中。迴視屏上。顧余曰。菊之意態盡矣。其如人瘦何。至今思之。澹秀如畫。閨中蓄春蘭九節。及建蘭。自春徂秋。皆有三湘七澤之韻。沐浴姬手。尤增芳香。藝蘭十二月歌。皆以碧箋手錄黏壁。去冬姬病。枯萎過半。樓下黃梅一株。每臘萬花。可供三月插戴。去冬姬移居香儷園靜攝。數百枝不生一葉。惟聽五鬣濤聲。增其淒響而已。姬最愛月。每以身隨升沉爲去住。夏納涼小苑。與幼兒誦唐人咏月及流螢紈扇詩。半榻小几。恒屢移以領月之四面。午夜歸閣。仍推窗延月於枕簟間。月去復捲幔倚窗而望。語余曰。吾書謝希逸月賦。一古人厭晨歡。樂宵宴。蓋夜之時逸。月之氣靜。碧海青天。霜縞冰淨。較赤日紅塵。迴隔仙凡。人生攘攘。至夜不休。或有月未出。已齁睡者。桂華露影。無福消受。與子長歷四序。娟秀浣潔。領略幽香。仙路禪關。於此靜得矣。李長吉詩云。月漉漉。波煙玉。姬每誦此三字。則反覆迴環。日月之精神氣韻光景。盡於斯矣。人以身入波煙玉世界之下。眼如橫波。氣如湘煙。體如白玉。人如月矣。月復似人。是一是二。覺賈長江倚影爲三之語尙贅。至淫耽無厭化蟾之句。則得翫月三昧矣。

杜茶村曰。絕域名香。重霄皓魄。奇花異茗。倚態爭芬。自非真仙瓊媛。莫可得而領略。兼之天才麗質。把玩晨昏。玉臂雲鬟。馥郁於琉璃世界。中矣。

姬性澹泊。於肥甘一無嗜好。每飯以芥茶一小壺溫淘。佐以水菜香豉數莖粒。便足一餐。余飲食最少。而嗜香甜及海錯風薰之味。又不甚自食。每喜與賓客共賞之。姬知余意。竭其美潔。出佐盤盃。種種不可悉記。隨手數則。可觀一斑也。釀飴爲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菜。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而花汁融液露中。入口噴鼻。奇香異豔。非復恒有。最嬌者爲秋海棠露。海棠無香。此獨露凝香發。又俗名斷腸草。以爲不食。而味美獨冠諸花。次則梅英。野薔薇。玫瑰。丹桂。甘菊之屬。至橙黃橘紅佛手香櫞。去白縷絲。色味更勝。酒後出數十種。五色浮動白瓷中。解醒消渴。金莖仙掌。難與爭衡也。取五月桃汁。西瓜汁。一瓩一絲漉盡。以文火煎至七八分。始攪糖細煉。桃膏如大紅琥珀。瓜膏可比金絲內糖。每酷暑。姬必手取其汁示潔。坐爐邊靜看火候成膏。不使焦枯。分濃淡爲數種。此尤異色異味也。製豉取色取氣。先於取味。豆黃九曬九洗爲度。顆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薑桂。以及釀豉之汁。極精潔以和之。豉熟擊出。粒粒可數。而香氣酣色殊味迥與常別。紅乳腐烘蒸各五六次。內肉既酥。然後削其膚。益之以味。數日成者。絕勝建寧三二年之蓄。他如冬春水鹽諸菜。能使黃者如蠟。碧者如落。蒲藕笋蕨鮮花野菜枸蒿蓉菊之類。無不采

入食品。芳旨盈席。火肉久者無油。有松柏之味。風魚久者如火肉。有麋鹿之味。醉蛤如桃花。醉鱗骨如白玉。油蜆如鱗魚。蝦鬆如龍鬚。烘兔酥雉如餅餌。可以籠而食之。菌脯如雞塊。腐湯如牛乳。細攷之。食譜四方。郇廚中一種偶異。卽加訪求。而又以慧巧變化爲之。莫不異妙。

杜茶村曰。一匕一鬻。異香絕味。使人作五鯖入珍之想。

甲申三月十九之變。余邑清和望後。始聞的耗。邑之司命者甚懦。豺虎猙獰踞城內。聲言焚劫。郡中又有與平兵四潰之警。同里紳衿大戶。一時鳥獸駭散。咸去江南。余家集賢里。世恂讓。家君以不出門自固。閱數日。上下三十餘家。僅我竈有炊煙耳。老母荆人懼。暫避郭外。留姬侍余。姬局內室。經紀衣物書畫文券。各分精粗。散付諸僕婢。皆手書封識。羣橫日劫。殺人如草。而鄰右人影落落如晨星。勢難獨立。只得覓小舟。奉兩親。挈家累。欲衝險從南江渡澄江北。一黑夜六十里。抵泛湖洲李宅。江上已盜賊蜂起。先從間道微服送家君從靖江行。夜半。家君向余曰。途行需碎金無從辦。余向姬索之。姬出一布囊。自分許至錢許。每十兩可數百小塊。皆小書輕重於其上。以便倉卒隨手取用。家君見之。訝且歎。謂姬何暇精細及此。維時諸費較平日溢十倍。尙不肯行。又遲一日。以百金雇十舟。百餘金募二百人護舟。甫行數里。潮落舟膠不得上。遙望江口。大盜數百人踞六舟爲犄角。守隘以俟。幸潮落不能下逼我舟。朱宅遣有力人負浪踏水馳報曰。後岸盜截歸路。不可返。護舟二百人中。且多盜黨。時十舟哄動。僕從呼號。

垂涕。余笑指江上衆人曰。余三世百口咸在舟。自先祖及余祖孫父子。六七十年來。居官居里。從無負心負人之事。若今日盡死盜手。葬魚腹。是上無蒼蒼。下無茫茫矣。潮忽早落。彼此舟停不相值。便是天相。爾輩無恐。卽舟中敵國。不能爲我害也。先夜拾行李登舟時。思大江連海。老母幼子。從未履此奇險。萬一阻石尤。欲隨路登岸。何從覓輿輻。三鼓時以二十金付沈姓人。求雇二輿一車。夫六人。沈與衆咸詫異笑之。謂明早一帆未午便登彼岸。何故黑夜多此難尋無益之費。倩榜人募輿夫。觀者絕倒。余必欲此二者。登舟始行。至斯時雖神氣自若。然進退維谷。無從飛脫。因詢出江未遠。果有別口登岸。通泛湖洲者。舟子曰。橫去半里有小路六七里。竟通彼。余急命鼓櫂至岸。所募輿車三事。恰受俯仰七人。餘行李婢婦。盡棄舟中。頃刻抵朱宅。衆始歎余之夜半必欲水陸兼備之爲奇中也。大盜知余中遁。又朱宅聯絡數百人。爲余護發行李人口。盜雖散去。而未厭其志。恃江上法網不到。且值無法之時。明集數百人。遣人諭余。以千金相致。否則竟圍朱宅。四面舉火。余復笑答曰。盜愚甚。爾不能截我於中流。乃欲從平陸數百家中火攻之。安可得哉。然泛湖洲人。名雖相衛。亦多不軌。余傾囊召闔莊人付之。令其夜設牲酒。齊心於莊外。備不虞。數百人飲酒分金。咸去他所。余卽於是夜。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兩兒又小。季甫生旬日。同其母付一信僕偕行。從莊後竹園深箐中蹣跚出。維時更無能手援姬。余回顧姬曰。汝速蹠步。則尾余後。遲不及矣。姬一人顛連趨蹶。仆行里許。始

仍得昨所雇輿輻。星馳至五鼓。達城下。盜與朱宅之不軌者。未知余全家已去其地也。然身脫而行囊大半散矣。姬之珍愛盡失焉。姬返舍謂余。當大難時。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兒子幼弟爲是。彼卽顛連不及。死深箚中無憾也。午節返吾廬。衽金革與城內梟獍爲伍者十旬。至中秋始渡江入南都。別姬五閱月。殘臘乃回。挈家隨家君之督漕任。去江南。嗣寄居鹽官。因歎姬明大義。達權變如此。讀破萬卷者有是哉。乙酉流寓鹽官。五月復值崩陷。余骨肉不過八口。去夏江上之累。緣僕婦雜沓犇赴。動至百口。又以笨重行李。四塞舟車。故不能輕身去。且來窺矚。此番決計置生死於度外。局戶不他之。乃鹽官城中。自相殘殺。甚闕。兩親又不能安。復移郭外大白居。余獨令姬率婢婦守寓。不發一人一物出城。以貽身累。卽侍兩親。挈妻子流離。亦以子身往。乃事不如意。家人行李紛沓。違命而出。大兵迫樵李。薙髮之令初下。人心益皇皇。家君復先去。惹山內外莫知所措。余因與姬決。此番潰散。不似家園。尙有左右之者。而孤身累重。與其臨難捨子。不若先爲之地。我有年友。信義多才。以子託之。此後如復相見。當結平生歡。否則聽子自裁。毋以我爲念。姬曰。君言善。舉室皆倚君爲命。復命不自君出。君堂上膝下。有百倍重於我者。乃以我牽君之臆。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我隨君友去。苟可自全。誓當匍匐以俟君回。脫有不測。前與君縱觀大海。狂瀾萬頃。是吾葬身處也。方命之行。而兩親以余獨割姬爲憾。復攜之去。自此百日。皆展轉深林僻路。茅屋漁艇。或一月徙。或一日徙。或一日數徙。飢

寒風雨。苦不具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殺掠奇慘。天幸得一小舟。入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瘁瘁。至矣盡矣。秦溪蒙難之後。僅以俯仰入口免。維時僕婢殺掠者幾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貝。靡孑遺矣。亂稍定。匍匐入城。告急於諸友。卽襆被不辦。夜假蔭於方坦庵年伯。方亦竄跡初回。僅得一氈。與三兄共裹臥耳房。時當殘秋。窗風四射。翌日。各乞斗米束薪於諸家。始暫迎二親及家累返舊寓。余則感寒。痢瘧沓作矣。橫白板扉爲榻。去地尺許。積數破絮爲衛。爐煨桑節。藥缺攻補。且亂阻吳門。又傳聞家難劇起。自重九後。潰亂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復甦。始得問關破舟。從骨林肉莽中。冒險渡江。猶不敢竟歸家園。暫棲海陵。閱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僅捲一破席。橫陳榻邊。寒則擁抱。熱則披拂。痛則撫摩。或枕其身。或衛其足。或欠伸起伏。爲之左右翼。凡病骨之所適。皆以身就之。鹿鹿永夜。無形無聲。皆存視聽。湯藥手口交進。下至糞穢。皆接以目鼻。細察色味。以爲憂喜。日食粗糲一餐。與籲天稽首外。惟跪立我前。溫慰曲說。以求我之破顏。余病失常性。時發暴怒。詬誅三至。色不少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見姬星靨如蠟。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憐之感之。願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猶生也。脫夫子不測。余留此身於兵燹間。將安寄託。更憶病劇時。長夜不寐。莽風飄瓦。鹽官城中。日殺數十百人。夜半鬼聲啾嘯。來我破窗前。如蛩如箭。舉室飢寒之人。皆辛苦齟睡。余背貼姬心而坐。姬以手固握余手。傾耳靜聽。淒激荒慘。

欷歔流涕。姬謂余曰。我入君門。整四歲。早夜見君所爲。慷慨多風義。毫髮幾微。不鄰薄惡。凡君受過之處。惟余知之亮之。敬君之心。實踰於愛君之身。鬼神讚歎。畏避之身也。冥漠有知。定加默祐。但人生身當此境。奇慘異險。動靜備歷。苟非金石。鮮不銷亡。異日幸生還。當與君做屣萬有。逍遙物外。慎毋忘此際此語。噫。吁。嘻。余何以報姬於此生哉。姬斷斷非人世凡女子也。

杜茶村曰。才子佳人。多生亂世。如王嬙文姬綠珠。莫可縷數。姬生斯時。宜矣。奔馳患難。終保玉顏無恙。首邱繡闥。復得夫君。五色彩毫。以垂不朽。孰謂其不幸歟。

丁亥讒口鑠金。太行千盤。橫起人面。余胸墳五嶽。長夏鬱蟠。惟早夜焚二紙。告關帝君。久抱奇疾。血下數斗。腸胃中積如石之塊。以千計。驟寒驟熱。片時數千語。皆首尾無端。或數晝夜不知醒。醫者妄投以補。病益篤。勺水不入口者二十餘日。此番莫不謂其必死。余心則炯炯然。蓋余之病不從境入也。姬當大火鑠金時。不揮汗。不驅蚊。晝夜坐藥爐傍。密伺余於枕邊足畔。六十晝夜。凡我意之所及。與意之所未及。咸先後之。己丑秋。疽發於背。復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訣時。惟慮以伊死。增余病。又慮余病無伊以相待也。姬之生死爲余纏綿如此。痛哉。痛哉。

杜茶村曰。此種精誠。格天徹地。嘔血剖心。能與龍比並忠。會閔齊孝。

萬祀千秋。傳之不朽。

余每歲元旦。必以一歲事卜一籤於關帝君前。壬子名心甚劇。禱看籤首。第一字。得憶字。蓋憶昔蘭房分半釵。如今忽把音信乖。癡心指望成連理。到底誰知事不諧。余時占玩不解。即占全詞。亦非功名語。比遇姬。清和晦日。金山別去。姬茹素歸。虔卜於虎嘯關帝君前。願以終身事余。正得此籤。秋過秦淮。述以相告。恐有不諧之歎。余聞而訝之。謂與元旦籤合。時友人。在坐曰。我當爲爾二人。合卜於西華門。則仍此籤也。姬愈疑懼。且慮余見此籤中懈。憂形於面。乃後卒滿其願。蘭房半釵。癡心連理。皆天然閨閣中語。到底不諧。則今日驗矣。嗟乎。余有生之年。皆長相憶之年也。憶字之奇。呈驗若此。姬之衣飾。盡失於患難。歸來澹足。不置一物。戊子七夕。看天上流霞。忽欲以黃跣脫摹之。命余書乞巧二字。無以屬對。姬云。曩於黃山巨室。見覆祥雲。真宣爐款式佳絕。請以覆祥對乞巧。鐫摹頗妙。越一歲。釧忽中斷。復爲之。恰七月也。余易書比翼連理。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一金珠。紈綺。獨留跣脫不去手。以余勒書故。長生私語。乃太真死後。憑洪都客述。寄明皇者。當日何以率書。竟令長恨再諧也。姬書法秀媚。學鍾太傅稍瘦。後又學曹娥。余每有丹黃。必對泓穎。或靜夜焚香。細細手錄。閨中詩史。成帙。皆遺跡也。小有吟咏。多不自存。客歲新春二日。即爲余抄寫全唐五七言絕句。上下二卷。是日偶讀七歲女子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歸之句。爲之淒然下淚。至夜和成八絕。哀聲怨響。不堪卒讀。余挑燈一見。大爲不

憚。卽奪之焚去。遂失其稿。傷哉。異哉。今歲恰以是日長逝也。客春三月。欲重去鹽官。訪患難相恤諸友。至邗上。爲同社所淹。時余正四十。諸名流咸爲賦詩。龔奉常獨譜姬始末成數千言。帝京篇連昌宮不足比擬。奉常云。子不自註。則余苦心不見。如桃花瘦盡春醒面七字。縮合己卯醉晤壬午病晤兩番光景。誰則知者。余時應之。未卽下筆。他如園次之自昔文人稱孝子。果然名士悅傾城。于皇之大婦同行小婦尾。孝威之人在樹間殊有意。婦來花下卻能文。心甫之珊瑚架筆香印屨。著富名山金屋尊。仙期之錦瑟蛾眉隨分老。芙蓉園上萬花紅。仲謀之一君今四十能高舉。羨爾鴛妻佐春杵。吾邑徂徠先生韜藏經濟一巢樸。遊戲鶯花兩閣和。元日之蛾眉問難佐書幃。皆爲余慶得姬。詎謂我侑卮之辭。乃姬誓墓之狀耶。讀余此雜述。當知諸公之詩之妙。而去春不註奉常詩。蓋至遲之今日。當以血淚和麋險也。三月之杪。余復移寓友沂友雲軒。久客臥雨。懷家正劇。晚霽。龔奉常偕于皇園次過慰留飲。聽小奚管絃度曲。時余歸思更切。因限韻各作詩四首。不知何故。詩中咸有商音。三鼓別去。余甫著枕。便夢還家。舉室皆見。獨不見姬。急詢荆人。不答。復遍覓之。但見荆人背余下淚。余夢中大呼曰。豈死耶。一慟而醒。姬每春必抱病。余深疑慮。旋歸則姬固無恙。因間述此相告。姬曰。甚異。前亦於是夜夢數人強余去。匿之幸脫。其人尙信。信不休也。詎知夢真而詩讖咸來先告哉。

杜茶村曰。名士名姬。精爽俱至。動與神孚。故其卜兆揮毫。宛然對語。

顧造物何不少延其算耶。惜哉。



影梅菴憶語校讀後附記

朱劍芒

影梅菴憶語是一種最動人的作品，作者冒辟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才人，不過，他雖著作等身，而流傳後世，膾炙人口的，卻單贖了這部影梅菴憶語。他的樸巢水繪諸集，固然不能說是已經散佚，但是從來沒有人注意搜求，或者得到原書後把牠重行刊印。在這裏，我們就得承認，凡有特殊價值的文字，自會永久流傳，那是不是期然而然的！

影梅菴憶語究竟有什麼特殊價值。據我看來，約一兩點：一，所記的是絕世美之董小宛的生平；小宛的才色，當未脫離秦淮樂籍時，早已著名，後來歸如皋冒氏，中經不少挫折，錢牧齋力為撮合，力能使才子佳人成就了眷屬。這真是古今來一段美妙的艷史，記載出來，當然能給予後人很深切的印象。否則，怎麼在小宛死後，尚有許多好事文人，紛紛聚訟，揣測到小宛即是清世祖的董鄂妃，甚至說曹雪芹紅樓夢小說，林黛玉即係影射小宛。總之，才色俱全的董小宛在歷史上是值得後人津津樂道的，因之，影梅菴憶語也就永久流傳了！二，影梅菴憶語是悼亡文字中一種特創的作品；古今不少悼亡文字，也許有情真語摯，寫得非常生動，但像影梅菴憶語所載，瑣瑣屑屑，和普通的小傳家傳事略，事述等截然不同，實在算得是悼亡文的創作。冒氏作此憶語，原爲了小宛是個姬妾，比不得正妻，所以專就追憶所及，記些片段的瑣事，並不鄭重其事的做什麼家傳。那知，惟其他隨憶隨寫，不加雕琢，反而真情暴露，成了一部古今絕妙的作品！假使他很認真的做什麼董姬小傳，或者是亡姬董小宛事略，料定他決不能像憶語一般動人，一般傳流千古。歷來不少名家，爲其亡妻或亡妾做的傳記，無論如何細膩，如何刻畫，總不及憶語文字來得自然。何況憶語三十九則，字裏行間，充滿着哀感頑豔，抵得上一部寫情小說，這便是前面所說的特殊價值了！

潘安仁集中，最傳誦的是幾首悼亡詩，納蘭容若飲水詞中，最傳誦的是幾闋悼亡詞，那麼，冒辟疆等身著作，

後世所傳誦的，獨贖這影梅菴憶語，也就無足稱怪了！

關於冒辟疆、董小宛的歷史，以及二人結合的始末，在茗狂先生所撰的一篇考上，已搜載得非常詳細，不過陳迦陵所著婦人集內還有小小一段記載並且附有如皋冒褒的注語，現在把牠摘錄在下面：

秦淮董姬（字小宛）才色擅一時，後歸如皋冒推官（名襄）明秀溫惠，與推官雅相稱。居艷月樓，集古今閨幃軼事，蒼爲一書，名曰奩艷，王吏部撰朱鳥逸史，往往津逮之。（姬後天葬影梅菴旁，張明弼揭陽爲傳，吳綺兵曹爲誄，詳載影梅菴憶語中。）

這段記載，本沒有什麼特異處，但我們因此又多得一些考據方面的材料：一、小宛歸冒氏後的居室是艷月樓，不是影梅菴。二、小宛死後，即葬在影梅菴旁。迦陵爲辟疆同時人，僅小十四歲，婦人集所載，當然翔實而可信；至於代爲注釋的冒褒，也許即是辟疆的族弟，那是尤其可靠的。「葬影梅菴旁」一語，至少也是董小宛並未入精宮的一個證據。所可惜的，小宛所著奩艷，及吳綺所撰小宛誄辭，竟無處搜求，不能供我們一讀；而小宛的遺像，更難搜尋，這祇能期待於他日的了！

清汪价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四種

三儂贅人廣自序

世界書局印行

二儂贅人廣自序總目

二儂贅人廣自序考

正文

原跋



朱劍芒

汪价

張潮



二儂贅人廣自序考

朱劍芒

一 廣自序是古今最冗長的一篇自傳文

人名辭典上的作者小傳

自序等於自傳，廣自序是範圍較廣的一篇自傳，作者所作的廣自序，不但長至近萬言，爲古代的作者小傳，今所僅見，並且他所自述的是有生以來所經歷，於字號籍貫等反略不述及，我們讀完了這篇長文，還是有許多不能明白。現在先把人名辭典上的一篇小傳，鈔錄在下面，使讀者知道他一個大概：

汪价，清嘉定人。字介人，一字三儂。諸生。幼慧，九歲能詩歌，長益博洽。游幕半天下。順治末，河南巡撫賈漢復聘修通志，有儂雅、中州雜俎、三儂嘯旨、半舫詞等書。

此篇小傳和他自己作的廣自序對照，略有些不同地方。小傳中載：「一字三儂」現在他自稱三儂贅人，這大致是晚年自謙的一種別號。（贅人，猶說世人中的贅疣。）這卻無甚關係。他的一生著作，廣自序結束處載得非常詳細，但在小傳內卻漏列不少，最奇的，小傳中列有三儂嘯旨和半舫詞，廣自序內並不提及。究竟有沒有此種著作，可惜找不到三儂贅人詩文全集，那就無從查攷了！

廣自序妙在使讀者不厭其長惟恐其盡

凡是自述其生平經歷，有的專從大處落墨，以爲後來有大人先生替他立傳，或撰神道碑，墓誌銘，把這些無關弘旨的瑣事攙入，是不登於大雅之堂的。也有過於誇大，言忠言孝，或論才論藝，總以爲自己是個不世出的人物；至於尋常行動，是不屑敘述的。作者的廣自序，長篇累牘，寫的都是些尋常瑣事，半涉遊戲，這和一般人的自述，根本不同；而其真正之價值，反在此一點。張山來曾將此文選入虞初新志，後附以跋語云：「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我們現在讀此文，恰像讀一篇有味的小說，的確「不厭其長，惟恐其盡」的！

廣自序名
稱的來歷

古今作家，有不少的自序文，然所謂自序，大都序其著書的本旨，是作品的自序而不是生平的自序，即不能歸之自傳一類。類乎自傳的自序文，止有史記上的太史公自序，與漢書上的敘傳兩篇。不過太史公自序，前半雖雜敘太史公生平，後半敘的仍為史記的大旨；敘傳也是先敘班彪生平，然後論述漢書的內容。那就可見古人的自序文，決不真像自傳文，專述些生平經歷，一定從著作方面論述，全篇主要，還是在著作而不在經歷。作者的廣自序，其命名雖似根據太史公自序而來，但他所敘的完全是自己生平的瑣事，所謂某種著作的大旨，某種著作的內容，一些沒有，可算得真正的一篇自傳文了！

一一 作者幕府生活的所由造成

寄身幕府是作者
家傳的一種職業

從前凡是遊幕的，據說先須投拜老師，學習幕府規矩，以及公事上的筆墨。並且還有錢穀和刑名的區分：學的是錢穀，不能擔任刑名；學的是刑名，也不能擔任錢穀。這和現在學的是經濟學，財政學，統計學，或是審計學，決不能擔任司法機關的職務；假使學的是法律，也不能擔任財政機關的職務，完全相同的。作者在明季崇禎五年（是年作者二十四歲）已隨他父親宦遊楚地，他的父親，當然是個老於遊幕的。子繼父業，在各種社會上都有，作者因他父親係遊幕出身，他又常常跟着父親奔跑，充當幕友，就成了他的家傳職業了！

屢試不第不能
不專事遊幕

在科舉全盛時代，沒有創出納粟捐官的例，身當幕友，幾乎是終身的職業。假使也想出仕，仍須走科舉一道，而在八股文字上努力。作者於明代萬曆年間入學，得了一名秀才，屢次鄉試，直到清朝順治年間，還是不能中式，仍舊一領青衫。那時他已將近五十，自知功名無分，不能不拋棄八股而專事遊幕了。後來在康熙年間，開博學鴻詞科時，他的朋友想把他舉薦，但他年已七十，富貴功名的念頭早經消滅，所以他表示「山麋野性，不樂冠裳」，竟向此朋友辭謝，不願應試。作者終身的幕府生活，說是由功名

蹭蹬造成，實在是確而又確的。

二一 廣自序中所表見作者的個性

作者是個偏於樂觀而不識憂患的人

凡享長壽的人，大都偏於樂觀，甚至不識憂患爲何物的。我們從廣自序內，觀察作者的一生，實亦經過不少的憂患，但他總是樂天知命，所以能享悠久的歲月。他曾遭逢

國變，遭逢亂兵的劫掠，遭逢盜寇的截路，遭逢文字獄而被囚，遭逢渡江覆舟而幾至喪生；其餘如家內失火，途中遇虎，旅次絕糧，食菌中毒等等，真可算得千災百難，一一都嘗遍了。他又嘗說：『向應京兆試，數見刑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愴怛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但就這幾句話，已足表見其樂天派的口臉。他是個喜歡收藏書籍的人，中有一段說的是：

……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覬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阜隸入吾室，枵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阜隸，可勝歎哉！

收藏家失去他辛苦收集的物品，真比喪失他生命尤其厲害；何況他所寶貴的書籍，由數萬卷減至數千，數百，數十，還是不容他保存，一旦罄其所有，這在別一人遭逢，不知要懊喪到什麼地步？他僅以一歎了之，那又是何等等的達觀啊！

童年時代已顯露志大財疏的本性

我不敢說樂天派的人必不作權利上的計較，但是「孳孳爲利」的，究不能認他是樂天派。作者廣自序內，曾記他童年時代因爭嗣涉訟一節，說是：

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祀。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

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

七歲小兒，能對於財產如此淡漠，這就能看到他「志大財疏」的一種本性了！所以他到後來，自己承認是「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的。

四 能文能酒是作者用以自豪的兩件事

作者自述其文字

作者雖沒有中舉，雖沒有應試博學鴻詞，而在當時，卻是個很著名的文豪。試看他自述

有七大快意之多

其生平所為文字，有七大快意之多：別人一年間所作的百餘首詩，他能於一夕間和成，

育麟宴席上製文稱慶，能代十數人捉刀，橫筆揮霍，無一雷同。這就是他七大快意之二，有才如此，實在值得向人誇耀，決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五歲時偷飲至醉

作者生平所最得意的，除了有對客揮毫，千言立就的文學天才，那便是眾客歡敘，能通

不媿自稱為酒星

宵狂飲，獲得「汪天亮」美諡的許多酒史了。他的善飲，看了下列一段記載，實在是不

多見；並且是任何人所不可能的！他說：

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盞面，吸取浮體，遂至沉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瓶罍之側。

五歲小兒，已能飲酒，還算不上奇特；所奇的竟會跑進酒室中偷飲，以至於沉醉。畢吏部盜飲，醉倒在鄰家，這是酒史上的一段美談。作者年祇五歲，已有畢吏部的風度，後來的酒量，可想而知，無怪他抱病時也是以酒代藥；偶然禁酒，竟自稱酒星而欲上奏天帝。當時長洲顧俠君，有酒帝之稱，恐怕還不及他的豪飲罷。

五 從多方面嗜好中顯出作者特有的才識

溺於賭博狹斜

作者不單是個嗜飲的酒徒，據他廣自序所述，賭錢，嫖妓，竟是無一不喜的。他既有多方面

而能一旦解脫

的嗜好，除了酒以外，能覺悟到種種嗜好的非是，而立志戒絕，這是何等才識。下列一段，即

是他自述戒除嫖賭的經過：

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讌集詡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橐金仗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敕斷，更不復爲。

嗜賭嗜嫖的，一旦金錢化盡，就不能不覺悟；所以覺悟的人，不是輸到囊無分文，總是嫖到牀頭金盡。他既逢賭必勝，因嫖獲利，在他人得到此種機會，那裏還肯戒除？而他恰在獲得勝利的時候覺悟，此種才識，可謂古今少有的！

不溺於煙不惑於色
尤其是作者的卓識

在明清之間，鴉片尙沒有流行，捲煙當然更沒有產生，但如旱煙水煙等類，却已風行一時。作者嘗對吸煙者說：「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又說：「嗜煙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人的嗜煙，確乎與酒色有同樣的惑溺；作者於「酒」之一字，已達於惑溺之境，但有時也要禁酒的，所以他對於溺於煙者，就不勝其感歎了。至於「色」之一字，他既覺悟到嫖妓是「無賴」，是「惡趣」，後來他在各地遊歷，燕趙歌姬雖充列其前，而無所沾染，他的意志堅固，可以想見。他又自述其五十斷慾的經過，詳論精炁神的應當寶貴，這在女色方面，更可見其未嘗惑溺！他曾熟聞房術，而又力斥「採陰」等說爲荒謬。此等卓識，實在是值得頌讚的！

六 最令人艷羨的一個快樂家庭

從得失不繫於懷
所達到的樂境

作者本是個常抱樂觀的人，所以他晚年退隱，眼看諸子成立，更成了一個快樂家庭。廣自序內也有一段記載，說是：

諸子善承吾教，亦善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弈，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

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榮老人之懷！

有了善承家教，而又一一克肖的兒子，怎麼不快樂！但我們要知道，作者的所以得此樂境，正在「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榮老人之懷」三語。否則縱有一一克肖的四個兒子，人有了得失之心，就談不到「知足」兩字；既不知足，那里有什麼真的樂境？他能得失不榮於懷，那就無論處的怎樣一種境地，還是有樂趣的啊！

含飴弄孫是晚年無上的快樂

作者晚年家居，植花種竹，混迹漁樵，有時且與傭乞童稚相嬉，人家都稱他「猶有童心」；

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遶衣裾，分棗栗與之，各饜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

因分棗栗不均，而被許多小孫兒包圍，真是有趣！古人常說：「含飴弄孫」，此種無上的快樂，一般老年人也常能得到；但是不知其爲快樂而反以爲厭煩的，也是很多。作者本是個快樂老人，自然能識得真正的樂趣，因之他雖受羣小包圍，向其計較，而以爲是尤可愛的！

七 作者的滑稽筆墨嘗自比於東方曼倩

縷述自己聲色上的喜怒哀罵盡千古

凡是快樂的人，不論談吐，或所作文字，總帶有滑稽意味；而含有滑稽意味的談話或作品，也總帶些諷刺的作用。作者是個最快樂的人，亦是個最滑稽的人。作者文字，人有議

其多含遊戲，他對人說：『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實之答譏，因譏以寓興……』又說：『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可見吐詞滑稽，是他自己所承認，而且自比於滑稽大家的東方曼倩，更以爲聖人之徒是應作此滑稽語的。至他論「聲色移人」一段，有「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

子尹嘖聲……惡熱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各語，那真是罵盡千古，極諷刺之能事了！

三畏之說亦
係有感而發

作者既素性滑稽，專事諷刺，招人忌嫉，自然是不免的。他因文字上的觸怒黨人，竟至拘繫入獄，雖沒有明白是怎樣一樁公案，大致總爲的語涉諷刺，得罪了什麼要人。他又常說：『向有三畏：畏盜，畏獠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他將笑面多機智的人，與強盜、獠犬並列，並且表示與強盜、獠犬同一的可畏，那麼，他的痛恨此種人而加以譏刺，也是非常明顯了！不過他所譏刺的爲何許人，卻無從考求；而他的有感而發，並不是憑空立論，那卻可以斷得定的！





三儂贅人廣自序

嘉定 汪价 三儂撰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餓。不櫛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呦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畏俱頭惡刹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蛛絲所罥。風入竅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嗥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至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

余嘗爲牧豬奴戲。凡讌集詡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橐金伙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亡賴。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敕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剛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恟怛悲惶。淚簌簌雨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

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殞。蒙莊鼓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酒。亦精於弈。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榮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爲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友。仕粵東者死兵。(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蔣文若。化州守曹蜚孟。)粵西者死疾。(興安令王北臺。)宰嶧者死望誤。(嶧縣令吳不能。)帥河北者死顛連。(河北左營遊擊沈元培。)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侯公羊病而死崇。張正起爲盜劫殺。)仕兗仕苕仕岳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黜落。(兗州通判項萃友。武庚令吳定遠。平遙令朱兼雨。)以進士爲吏部選人。沈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困踣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韋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耆民哉。

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爲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桅盡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水面。是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徧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

得數百卷。辛卯。被一窮戚。胙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數十卷。丁酉。遇禍。皂隸入吾室。枵然烏有也。見几上書。捆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蟬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日呼縛儒冠者。破我闥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行於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藩。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砦。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上。鼯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因訪桐君。見山門絕巖。一白額虎坐矚溪流。余與衆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嘯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十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爲役夫催起。乃驚失之。

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斂也。相傳文人目多

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由天分。宋學士作客。目瞳文。罪其失職。寃矣。余詘於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卽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賤目。眊大而睛露。有議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姣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會走百里。不見苦劫。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齟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旣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爲衰憊。亦可知也。

余在蓉江。受異人術。能鍊臂爲鐵。聽力士。佗如虎者。張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痿繭。不能舉矣。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林。窶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艤破舟。亭畔索酒。伊璜拉與同飲。酣叫盡懽。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璜以明史事罕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寃乃白。同一臂術耳。客以窶而侯。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書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臆曰。鹿山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

余南士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撒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翥霄鶚之外。目迷陰暄。耳轟怒濤。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出。余馬必先驚。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懸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

余善飲。而不善啖。飯可一二缶。常食不能噉大饜。客之饗者。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醬鮮葱。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盜面。吸取浮體。遂至沈頓。家人徧索。乃酣臥於甌壘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奉旗對壘。終夕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曰。主人悅。問亦取憎侍者。計余一生。曾有一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卯。傾一罌無贖瀝。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酪酏意。從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啟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噦咯。病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醺。搏戰不已。遂蔓及他席。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叙姓氏。亦未識余

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

余不習錙杓。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國。有馬布菴者。又盧埜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

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芟。姬文之昌歎。

近日俗尙食煙。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煙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

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浣。卽至褸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賈子曰。冠雖敝。弗以苴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圍塞書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窄。出而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嶢。霞垂雲聳。余處之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

見其朱門。貧道如遊蓬戶。大智之言。豈欺我哉。

余愛樓居。及皮板之房。不耐卑溽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開。晨起披襟。爽受風日。如入閨室幽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之間。率其宕往。有會心處。嗒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痕。體氣榮暢。即沍寒。且樂就澡室焉。

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病。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餉。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瞬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難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賈靜子。雖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諱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即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予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亡。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

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北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諳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贖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葷。淫一妖嫗而殂。夫精无

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日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畜精爲主。世之愚僇。縱情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偶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探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

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汎掃。不以煩廝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薈之。魚鳥則手飼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黷。擲弄鱗鱗以嬉。故年雖近耄。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捷。容色亦不衰。不似龍鍾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濱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泥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卽看。有酒卽飲。有對弈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釀。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梅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邗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怨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

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繞衣裾。分棗栗與之。各饜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老人計較。尤可愛也。

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

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禧一兄讀書翕園。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岬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之久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繹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入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鈞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款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

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噓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擘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桓伊吹玉簫。高漸離擊筑。彌衡搥漁陽鼓。君陽出而欹冠短袖。爲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顧不樂哉。

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尙。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之效。祇是黑白兩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頃刻花。逡巡酒之類。種種幻

化。皆所熟諳。至於召請乩仙。尤極靈響。卽非真仙。當亦才鬼。己卯應試失利。情懷悵悵。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臆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

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下。乙亥試玉峯。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骰盆踞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立呈。樛蒲有神。豈虛也哉。

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畏。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

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俛俛乎靡所騁。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

讀如盤。館師曰。閣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腳。中間過脈。如經。堅丁顛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嗶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憇兒。肉橐衣棺。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卽時就道。余以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憇俗。故一以冲舉歆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懵人之闕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眞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鼈守丹鑪。大善知識。都向離門外。瞌睡也。

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得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嚶多有女巫。召人先靈與人叙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人白日見鬼。哭而問訊。余悉之。從後闔密偵。見一人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

謁嵩嶽。見有所謂馬子者。託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勉拜馬子。酬愿而去。忽而恫喝羅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

聲色移人。余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琅琅誦書聲。喜夜半舟人欵乃聲。惡羣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伊頃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楊雄之畔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偪仄。動與世對。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

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空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亡。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財。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自童齠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蠟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會坐皋比。收諸生修脯。亦會心織筆耕。賣文字作生活。亦會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入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

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三代尊彝。真贗各半。橐負抵舍。家人意其貲重。啟視之。确确然。皆邨土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囊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

向有三畏。畏盜。畏獠。犬。畏笑。面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蜮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之。余日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騁乎。余曰。馬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以垂不朽。吾所恨者。予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黥首刎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遘此刑獄。余曰。盜蹠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囚於羑里。司馬離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蹠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

知己之恩。侔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甬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渥洼之神駒也。困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令嘒。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宦。放浪西子湖。與白門

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唐雪靈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必戒諸少雋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及報罷。仰天嘆惜。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輪先生。蒞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盲腐二史。其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宦之目。此一知己。蓬萊李琳枝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羣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澹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詫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刊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衛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刷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己。上泮妓王翩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檀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墮人間粉澤者。此一知己。有授僞秩宦人。偕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割我以刃。而宦稱爲大家。呼爲才士。此亦一知己。

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山。塚已崩。幾出狸首。穎人無過而問。

焉者。余語萬州史太守。張良洞。劾黃石塚。聶政墓。側姊嫫。墳。大抵荒唐。爲士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輿土而封。出故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旁若無人。御史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掛彈章矣。款跡纍纍。罪且不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鄴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跪請。乃刪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所。追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令燕所知也。

余方童丱。嘗夢一人。纖細媚好。自稱金鑿否人。以綠沈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騁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於資善。會察。會晝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啟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險糜耶。今後但爲蹄涔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之文。不復爲聾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籬傍闥之文。不復爲開疆鑿

嶂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爲丈夫檠戟森峨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及余提筆。匠心獨詣。其爲呬奇如故也。又夢朱衣人怒訶曰。違吾意志。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閨。日與麴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

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日暮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閤汶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拗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劄啟謝曰。价夙遭屯難。沈痼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邱首。孝然竄河渚。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縞紵。近爲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樂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爲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復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蠲。久甘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爲默然。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詡爲奇遇。蠖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浼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翥之未翎。早飄之敗葉也。審矣。

向集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刪九而存一。客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快
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
御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刻一冊。凡百有餘
首。余回寓。命從者瘁體醜酒。依韻和之。漏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
史立邀進署。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已。遂留
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憨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
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
一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兒微有醺態。余乃
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蹠而乞降。余縱之睡。自吟自飲。坐客各舉杯稱賀。可
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嚶。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
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嫵。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
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
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
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
也。非罰也。余乃隨罰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十二甌。
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
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
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能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
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闈。號舍中啾然有聲。其鳴甚哀。

余信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嘯詩曰。三年齷齪逢羅卒。七義光芒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閱之。喜其描情繪意。有若寫生。無不頤解。己酉客上箬僧伽舍。鄰寓有二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爲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櫟園先生。被蜚語中。以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賂證。時泉司李官以讞決失輕。比次逮問。大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載。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征人。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東藁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閱之。諸生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敬。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貝。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達旦。不備賓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嶽崎異人。與余訂金石交。艱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祕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入齡矣。託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啟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段玉美。一爲給諫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璧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

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及論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襄酒三百器。陳列堦前。諸同事並啟分貺。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聞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口誦。余音辭朗鬯。鏗戛。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撒筆長噓。自壞己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僭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出。可爲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扞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當又絕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徵辭。崔實之答譏。以寓興。崔駟之達旨。寄旨以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擴志。揚雄之解嘲。託嘲以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余曰。昔孔子曰。冉父爲犂牛。斥宰予爲朽木。覩仲由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贅人

詩文全集。未定卷數。今雖衰載。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夙逋。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祕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叱覆醬瓿亦聽之。

原跋

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令嗣柱東。會通編紵。因索種種奇書。尙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新安張潮

清李漁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五種

喬王二姬合傳

世界書局印行



喬王二姬合傳總目

喬王二姬合傳考

朱劍芒

正文

李漁

附錄

斷腸詩二十首哭亡姬喬氏

李漁

重過江州悼亡姬

李漁

舟中哭喬姬四首

李漁

後斷腸詩十首

李漁

賀新郎

納喬王二姬和諸友所寄花燭詞

李漁

踏莎行

楚歸江上悼亡姬

李漁

河滿子

感舊四時詞悼喬姬在日

李漁

最高樓

傷心處二闕悼喬王二姬于婺城舊寓

李漁



喬王二一姬合傳考

朱劍芒

一 笠翁愛憐一一姬爲藝術家之本色

李笠翁爲清初唯一之藝術家

喬王二姬合傳作者李漁，就是清初的大戲曲家李笠翁。笠翁在中國劇曲史上有相當的地位，凡曾研究過中國文藝的，大都知道李笠翁的名字。中國人名大辭典所載，止有下列

寥寥數語：

李漁，清錢塘人，字笠翁。康熙時流寓金陵，著一家言。能爲唐人小說，尤精譜曲，時稱李十郎。有風箏誤等傳奇十種。

笠翁的一家言和十種曲，膾炙人口，而尤令人欽服的，便是一家言內的笠翁偶集了。一家言以外的，還有部十二樓小說，載有悉用樓名爲題名的十二篇小說；十種曲以外的，還有萬年歡等七種曲譜。他的著作如許之多，不稱爲詩人，詞人，散文家，小說家，而獨稱爲大戲曲家，實因他對於戲曲有精深的研究，有特别的技巧。笠翁偶集內關於詞曲部，演習部，論述最爲詳細；不單是填詞製曲的老手，簡直是舞臺上的名導演。餘如聲容，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諸部，各有超人的見解，與縝密的計畫，那就可知他在藝術方面，竟是無一不能，無一不精；他雖以戲曲家著名，而實際上還得認他是個唯一的藝術家呢！

喬王二姬藝術天才的暴露

笠翁性耽絲竹，所蓄歌姬，不在少數，而具有藝術天才的，止有喬王二姬。喬王二姬當未歸

天才了！喬姬初習歌曲，能於半月間盡變其北方口音而成吳儂軟語，曲師教歌，止須三遍。王姬後至，即從喬姬學歌，而喬姬贊歎王姬的穎悟，正如當時曲師之贊歎喬姬，目爲出諸天授而非由人力。本來，具有藝術天才者，每暴露於不自覺的，要像一般人的辛苦習練，那就不成其爲藝術天才了！

笠翁對於喬王二姬有特殊的愛憐

笠翁本是個好色之徒，人家目他爲登徒子的，他亦未嘗自諱。但他對於喬王二姬，常表示其特殊的愛憐，這却不能認爲尋常的好色。他既是個藝術家，而藝術家的目光，總處不離乎藝術的。他說王姬的聲音不及喬姬，又說：「立女伴中似無足取。」這就可知王姬的容貌平平；不過因王姬不宜婦而宜男，雖不登場，亦令其常作男妝，而目之爲韻友，這正是藝術家的目光了。喬姬容貌如何，他在傳中並未述及；其餘諸姬妾中，美過於喬姬的未必沒有。因此，笠翁的愛憐二姬，可說是完全愛她們的藝術天才，這真是藝術家的本色，與尋常人的好色迥乎不同的！

一一 喬王二姬得事笠翁造成藝術史上的佳話

一歲中連得喬王二姬是笠翁最快心事

韓退之嘗說：「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這兩句話，實在不錯，並且可推而至於其他一切的。例如藝術天才的人，世間並不是沒有，假使不遇到識者，不加以陶冶，他的藝術天才便無從發展，亦無從顯露。世間抱有藝術天才而終身埋沒的，正不知有多少。喬王二姬在未遇笠翁以前，不過是秦晉間兩個極尋常的女子，便是一般的嫁了達官貴人作姬妾，仍舊是個尋常女子。她如終身沒有練習歌曲的機會，那便終身不識歌曲爲何物。天才既無從發展，無從顯露，那就只有埋沒。最可憐的，他人不知其有藝術天才而聽其埋沒，連她自己也不知有藝術天才而聽其埋沒。喬王二姬既歸笠翁，盡顯其藝術天才，且能不絕地發展，這實在是喬王二姬的厚幸！但從笠翁方面說，他廣蓄姬妾，訓練戲曲，在初竟得不到一個具有藝術天才的人。無意中得了個喬姬，接連又得了個王姬，一年之中，連得二美，舞態歌容，觀者稱歎，我想笠翁此時，真有說不盡的稱心快意啊！

喬王二姬技藝有

璧合珠聯之妙

世間尤物的會集，很有出諸意想以外的。喬姬的藝術既告成功，她看到同堂共學的許多姬妾，可與爲伍的，竟無一人，所以有「無乃岑寂太甚」之歎。那知偏又產生了一個

王姬和她異曲同工，一生一旦，更是天然的配合，無怪喬姬因得到「偕鳳之凰」與「合鏡之壩」而非快慰，一般顧曲家見此珠聯璧合，當然也要歎為曠代奇觀，而將李十郎二姬比之於白家的小蠻樊素了。否則，喬王二姬，苟缺其一，又怎能成為藝術史上的佳話呢？

二一 喬王二姬致死之原因

喬姬之死不啻殉於藝術 喬王二姬在一年內同歸笠翁，而喬先於王；後來二姬病死，止隔一年，亦喬先於王；並且所享的年齡，又同為十九歲，卻也算得是奇事！美景不常，好花並萎，這又是任何人為之慨歎的。傳

中所敘喬姬之死，其病雖起於產後失調，也可說是殉身於藝術的。試看下列一段，就能明白她致死的原因了：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望以絲竹養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性情也……病劇半載，從未戀榻，惟臨終數日，始僵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詢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擾文思，無益於病者。』

她既得了病症，恐怕與主人隔離，因而諱疾忌醫。後來病已增加，仍是耽弄絲竹，不治藥餌；甚至力疾而行，非至無可支持時，竟不肯安臥。雖說她不喜作嬌生慣養的弱女子態度，一半在邀主人的寵愛；但是病中尚不離絲竹，實在可說是為藝術而殉身。笠翁在她初病時既不知其病而使之調養，病既顯露而又為庸醫所誤，一旦失此殉身於藝術的才姬，那當然要慟悼不止了！

王姬之病為多愁與多疑所誤 多愁與多疑，最是婦女的通病。王姬年止十九歲，已望子心切，遂至抱病而誤為受孕。病既顯露，自然要轉喜成憂了；她受喬姬臨終託孤，偏偏喬姬所遺的女孩，不及撫養而忽然殤

了，那果然是極痛心的事，至於主人怒遣一善妬的姬妾，何至推測到「一遺百遺」而認為自己也在被遺之

列的。她既表示「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便是果真主人要遣她，儘可向主人懇求，更何必常懷着疑慮，以至於不起。笠翁所作傳內，說她非常柔順，以嬉笑答怒罵，毆之不報，有婁師德的風度。可見賦性柔順的女子，心中的疑慮，每隱忍不發；然而越是隱忍，越感受痛苦。假使王姬將心中所疑慮，竟向其主人宣露，笠翁對此愛姬，自必有相當的慰語，疑團既釋，即可減少其痛苦；因而挽救其病體，延續其生命，也許能成爲事實的。

四 笠翁連喪一二姬後所表示的沉痛語

復生與再來的希冀等於宋玉招魂

一歲中連得喬王二姬，這是笠翁的最快心事；僅歷七年而連喪此二姬，那卻又是笠翁最痛心的事了！一家言的詩詞集內，有不少首哭亡姬喬王二氏的詩或詞，都做得非常沉痛。作者本是個著名的喜劇作家，笠翁十種曲內竟找不出悲劇的題材，可知他對於無病呻吟的文字，是決不願作的。現在爲哭喬王二姬做了若干首表抒哀傷的詩詞，那真是不易多覯的！合傳的首段內曾說：

既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吐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

明知其已死，而不忍遽稱其死，且希冀其復生，希冀其再來，這和宋玉招魂，確算得同此哀感！以喜劇成名的笠翁，忽作如此沉痛語，則其心中的傷感，更可想而知了！

美人知憐才而不能借老的可哀

喬姬自知不起，尙焚香祝天，說是：「予得侍才人，死無可憾。但惜未能借老，願以來生續之！」王姬臨死時，亦執其主人之手，說：「良緣遂止此乎？」笠翁納此二姬，年已漸老，而

二姬之傾向笠翁，至死不變，確是全出於憐才。美人而能不問年貌，祇知憐才，這是最難得的。笠翁既痛二姬之死，更想到二姬生前對於自己能如此憐才，即論知己之感，也是不容不哀痛的。「不能借老，良緣止此，

此種慘語，笠翁聞之，怎能不爲之心碎呢？」

喬復生二姬合傳

錢塘 李漁 笠翁著

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卽名晉姊。王蘭州人。卽名蘭姊。旣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叱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

歲丙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將軍飛熊。二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灼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數矣。盍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澀。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勿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灼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具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旋出金若干。授二灼。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卽富室大家。猶不數見。矧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攜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鳳求鳳。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視。予以聾瞽目之。非惟曲詞莫解。亦且賓白難

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樂乎。對曰。樂。予謂能解斯可樂。解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一一爲我道之。渠卽自顛至末。詳述一過。纖毫弗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邪。對曰。有是音。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曰。卽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能自解。予更奇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卽止。恐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前音。而合主人之口。爲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嘈嘈。我方病若楚咻。彼則恃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事改。儼然一吳儂矣。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朴。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閨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失主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

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也。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鳳劇中。呂戩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卽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於是師歌亦歌。師闕亦闕。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煩師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予曲授三十年。閱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大意者。慧人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尙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來舊姬。與之同學。均一曲也。人一能之。己百之。猶不免於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旬以後。師謂青出于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罌罍隔之。無不食肉忘味。復生曰。樂必塤箎互奏。鳥必鸞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有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卽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卽授以歌。向以師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於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偕鳳之鳳。合塤之箎矣。請以

若爲生而我充日。其餘腳色。則有諸姊妹在。此後主人撰曲。勿使諸優浪傳。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於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爲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卽一罇二盃。亦必奏樂於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侍御。何省齊太史。周櫟園憲副。武陵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皆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於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是卽夭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卽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卽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燠。不使須臾失調。

者。則一人之力居多。王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於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於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望以絲竹養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奈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即曰瘧。即曰中暑。總無辨其爲癆者。病劇半載。從未戀榻。惟臨終數日。始僵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擾文思。無益於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即令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無可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生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最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讖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微不至。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耆芝朮爲何味。忽於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

以可憂爲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又以向受復生託孤之命。詎竟母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妬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子及諸妾曰。生臥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內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爲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儘有艾者。諸艾可守。予獨不能安於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對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淚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予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亦死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達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于此矣。且予又有感焉。婦人所尙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賢。不敢與之比衡。卽偕

王粲左思並立。獨自覺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卽赴耆英。真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於盆盎中邪。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弗論。卽曰有之。亦惟有才者。斯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略。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人皆有目。吾將誰欺。

張壺陽曰。情緣奇合。古今不少。概見笠翁以肉帛之年。得尤物於秦晉之隙。以之充後陳。容或有之。使之諧聲律。不惟地非其產。亦自用違其才。何期夙根湊合。如此之奇也。得此娛老是鄉。且慮有丁諷之憂。乃竟雙雙遐舉。其愛良人也甚宜。不然。世豈無孫秀韓希載其人。側目以待。但媿我無賈至楊公南之福。不及見元載瑤英耳。

佟碧枚曰。昔人謂相如傳。殆其自作。太史公愛其文詞。不忍去。因爲刪拾成篇。入之史記。笠翁之文詞。及一種深情逸致。真不減相如。異日有太史公出。必將采而著之。二姬可以不朽。視世之艷冶自命。而僅享瞬息之榮者。其所得大小厚薄爲何如也。

毛穉黃曰。孫仲謀語周郎。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爲壻。亦足爲歡。

今喬王二姬得笠翁之文以傳。雖夭亦快。且使其後笠翁而死。則何從得此。然則其不壽也。乃其所以爲大壽也歟。

附錄

斷腸詩一十首哭亡姬喬氏有序

李漁

喬姬事予凡六載。年方齠髻。卽解聲歌。凡予所撰新詞。及改前人諸舊劇。朝脫稿而暮登場。其舞態歌容。皆當世周郎所經見者。妍媸美惡。或有定評。非予所當自譽者。但能體貼文心。浣除優人積習。有功詞學。殆非淺鮮。奈何天不憐香。神偏毀玉。年逾二九。卽以娠疾云亡。璧碎珠沈。能禁悼惋。海內同人。凡有與觀斯樂者。得其凶訊。莫不以詩相弔。詞極悲悽。然諸公所惜者。技也。非才也。容也。非德也。技可學而至。容以飾而工。至其默會作者之才。婉承夫子之德。則非特人不及知。卽予晨夕與俱。亦莫測其慧性所從來。何所取於貧賤衰老之家翁。而竭技畢能以娛之。之死靡他。以事之。甚至奄忽之秋。猶涕泣告天而求續好於來世也。天歿斯人。甚於亡我。腸非鐵石。能無恚乎。人謂悼亡詩至二十律。無乃過繁。予猶苦其韻短情長。不足舒悲痛牢騷之萬一也。

親亡無復斷腸詩。腸斷今朝合有詩。士與紅顏多薄命。生偕逝者盡如斯。身違土壤心同穴。酒滴泉臺淚滿卮。從此不聞金縷曲。老來歲月任星馳。

其二

死斷離魂生斷腸。幽明咫尺歎參商。只愁我老男先婦。誰識伊徂鳳泣凰。修短不均難損益。彭殤註定枉祈禳。多題恨句留青簡。姓字千秋伴爾香。

其三

姬未讀書。而解歌詠。所謂天籟自鳴。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此夭折之徵也。

阿母相離甫六年。來時短髮尙垂肩。生成纖弱疑無骨。性帶靈奇別有天。絃管乍教師讓座。詞章未習口成篇。李郎貧士胡來此。奪去方知事偶然。

其四

花謝嫣紅第一枝。羣芳縈繞盡堪辭。香銷始覺胎英別。玉在誰憐賦質奇。欲死難追無迹履。獨生深愧有情癡。拭乾老淚終盈把。酒向逢人強笑時。

其五

各事紛紛一筆消。安心蓬戶伴漁樵。贈予宛轉情千縷。償汝零星淚一瓢。偕老願終來世約。獨棲甘度可憐宵。休言再覓同心侶。豈復人間有一喬。

(姬姓喬)

其六

時隨予客楚中。載柩而返。

從來鶴駕許誰扳。况是瑤池第一班。祇怪有情貽孽障。不因多事謫人寰。

仍收此曲歸天上。徒累其身葬世間。更苦香魂辭逆旅。滿船明月載尸還。

其七

病方劇時。三楚名流。爲予釀資祈禳者甚衆。皆不忍此曲爲廣陵散也。

聰明賢淑類如斯。千古誰人得稍遲。不禱香魂猶不滅。愈呼天道愈無知。名花落地風隨止。霜草留根雪尙欺。奇妒從來輪造物。人間獅吼盡常兒。

其八

我慣填詞爾慣歌。奏來無樂不雲和。雪兒祇可司喉舌。蘇蕙徒能擲錦梭。耐聽耐觀惟爾獨。不觴不詠奈伊何。從今豈遂無新譜。唱出周郎顧者多。

其九

登場度曲時。姬爲正旦。然亦偶爾爲生。巾幘鬚眉。無所不可。人以通才目之。

換態移姿若有神。登場說法現來真。鬚眉倏忽奇男子。粉黛依然一婦人。哭未崩城先變俗。笑防傾國自亡身。知伊玩世還同我。來有根原去有因。

其十

乘軒不慣慣乘兜。處處名山伴我遊。蠟屐如鈎行轉捷。纖腰附葛體增柔。歌翻華嶽陳搏醒。瑟鼓湘靈帝女愁。未了向平登眺事。倩誰扶醉上扁舟。

其十一

蕉葉量隨蕉葉量。尋常侍酒只三杯。喜從竹裏司茶政。勝似花前漉飲醅。
手雪藕絲揮暑汗。裙焦粟火曳殘灰。只今事事勞追想。口腹隨腸日九迴。

其十二

六年絲竹繞芳茵。囊裏無錢貌不貧。粧點豪華全仗汝。包藏嫉妒儘由人。
綠珠愛我身先沒。花蕊慙伊面有塵。慮禍防危聊自解。匹夫懷璧罪無倫。

其十三

同儕三五盡芳年。誰不推崇讓爾先。鶴立雞羣無傲色。驥隨駑後亦恬然。
鍾情到汝常愁薄。分惠猶人未稍偏。不著做貂甘耐冷。時將半臂憶生前。

其十四

邢尹同居妒未萌。怪人無故食鷓鴣。衾裯越次誰先抱。寵辱爭喧爾不驚。
欲罷想時偏費想。絕無情處亦關情。蓋棺論定聞公議。我見猶憐共一聲。

其十五

室少伊人事事非。但言出戶莫言歸。餘香觸恨偏留枕。好夢隨人亦去幃。
琴碎難燒絃外曲。箱空會疊舞時衣。問予懷抱何年展。不會重泉怨未希。

其十六

姬病四閱月。惟臨終數日。僵臥不起。前此皆勉力支持。猶加盥櫛。同儕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愁

主人徒擾文思。無益于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未竟故也。又于畢命前三日。焚香告天。謂得侍才人。死可無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生補之。此語亦囑同儕。勿使予知。及其既歿。諸姬轉述以告。予撫棺痛哭。幾不欲生。噫。世人皆欲殺。我意獨憐才。當世未見其人。詎料出于此輩。此予斷腸詩所由作也。

諱疾支離。怕倚牀。瀕危猶作可憐粧。自知薄命終無濟。不使多情枉斷腸。身後倩人傳絮語。病時爲我爇名香。計窮又作來生計。誰識來生更渺茫。

其十七

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貌。或出邪語。謂有羅刹相侵者。姬獨不然。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無微不至。死後面目。較生時覺好。含斂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盥櫛畢。始終正寢。與平時隨予出遊。倦極而臥者。同一形似。異哉此女。謂非羽化登仙。吾不信也。

臨終不改生時相。腐朽容顏倍可親。來處既憑天作合。去時寧屑鬼爲鄰。秋波凍定還思轉。眉黛烟銷尙覺聾。死慮君王憎醜態。漢宮羞殺李夫人。

其十八

含斂盡由親眼視。欲教衣稱去時粧。一生愛好寧辭癖。九死貪妍耐不祥。自是神仙或羽化。坐看靈穎脫皮囊。同行媿殺吹簫侶。鳳不先驅反後凰。

其十九

姬亡月餘。不得一夢。是夕始返離魂。絲竹備陳。奏予所改琵琶記。尋夫一曲。醒後餘音在耳。爲之淒絕。

廣陵散變湘靈瑟。昨夜憐予續好音。倩女若能迴玉趾。相如端不負琴心。
霜風颯颯腸增裂。夜雨蕭蕭涕莫禁。願假黑甜常會汝。巫山經過易追尋。

其二十

顧曲周郎世儘多。一聞凶耗盡悲歌。我憐德性人憐技。美在幽閒不在他。
天上無舟容范蠡。人間少月住嫦娥。纔知久別非真別。妒殺河干織女梭。
重過江州悼亡姬呈江念鞠太守

去從此地易扁舟。簫管曾經載兩頭。河伯未能驚旅魄。濤聲翻覺助歌喉。
彩雲一散人何在。白紵千年事已休。莫把閒愁縈地主。青衫容易溼江舟。
自喬姬亡後。不忍聽歌者半載。舟中無事。侍兒請理舊曲。頗有肖其
聲者。撫今追昔。不覺泫然。遂成四首。

人琴雙絕已多時。誰鼓湘靈慰所思。玉碎流聲皆逸響。花殘顧影卽瓊枝。
魂來猶助歌三疊。絃在如存命一絲。自悔當時嚴顧曲。半由輕薄半由癡。
其二

殘珠遺翠任銷亡。歌譜潛交姊妹行。不肯負人明月夜。還思置我少年場。
情深能使姻緣薄。數短皆由思慮長。偶爾開顏聽一曲。不禁歡淚溼衣裳。

其三

數載出遊。良辰美景。無不與諸姬共之。乃今遍插茱萸。少一人矣。

冷落宮商半載餘。乍聽何異響瓊瑤。不知聞鴈三秋夜。還當看花二月初。心在調中渾忘我。曲終江上始愁予。可憐月泛孤舟上。四座依然一席虛。

其四

絃有離思竹有情。歡歌亦作斷腸鳴。當時坐聽潛魚躍。此夜愁看宿鳥驚。怪事憑空書咄咄。招魂倚棹喚卿卿。一聲逗起千行淚。在座誰能不共傾。

後斷腸詩十首有序

喬姬既歿之次年。予入都門訪友。以王黃二媛隨行。黃素善病。藥裹不離。王則居平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刀圭藥餌爲何物。忽于舟中患恙。始則似是而非。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姬望子甚切。非止不憂。且覺喜形於色。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肌漸削而腹漸高者。是病血非病兒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時黃姬懷娠已八九月。預製襁褓待生。姬見同儕若此。而已不與焉。口雖不言。深有不愜于中者。然病勢雖劇。飲食居處皆如常。沈頓不起者。纔四五日。乃竟溘然死矣。未死之先。猶日訊予曰。常聞女伴中有實實懷胎而天癸尙行者。俗名謂之狗兒胎。得無是乎。予知其誕妄。而故予以兩可之詞。慰其心也。噫。婦人望子。猶士人之于榮名。商賈之于貨殖。知其不得而以身殉之。比比而是。可勝悼哉。姬性之貞而慧。不出喬姬下。故以悼喬者悼之。又得斷腸十首。

腸斷于今甫一年。那堪隨續斷腸篇。夜臺有伴生人獨。年少都亡老命懸。

只道淚乾無可泣。誰防情至又如泉。書生福薄宜如此。紅粉何辜冒死冤。

其二

登場演劇時。喬爲婦而姬爲男。丰致脩然。與美少年無異。予利其可觀。卽不登場。亦常使角巾相對。伴塵尾清談。不知者以爲歌姬。予則視爲韻友。傷哉此歿。茅堂左右。虛無人矣。

角巾紗帽日籠頭。俊雅誰稱是女流。花語有時難伉儷。談諧無處覓嬌羞。居平慣作夷光侶。此去應同范蠡舟。不但姬亡良友失。忍教雙淚一齊收。

其三

諸女伴中。姬與喬黃最密。三人嘗締私盟。喬易簪時。以嬰女託孤于王。屬其撫育。詎意母亡未幾。女亦旋歿。姬以負託九原。時時抱痛。此致疾之由也。及其旣死。黃又以孑然獨立。顧影淒其。哭之最慟。幾至墮胎。夫女忌色。而男忌才。古今通病。利其死者則繁。求作程嬰延陵于身後者。則從未之有也。以此徵賢。賢可知已。欲不愴然。其可得乎。

我見猶憐匪一人。一二知己倍相親。義敦死後情方古。妒絕生前愛始真。掛樹無憑身作劍。續交有術墓爲鄰。高風我欲從今止。切勿同儕又愴神。

其四

底事茫茫莫問天。最難索解是嬋娟。世人購此論珠斛。造物將來易紙錢。國色盡埋青塚下。香魂都在白楊邊。生前逆料終歸此。愁煞紅顏有幾年。

其五

諸姬之中。有妒而敗類者一人。自喬姬亡後。予卽怒而遣之去。稗正以存苗也。詎料終歸于此。噫。妒而去者。未必云亡。賢而在者。翻登鬼錄。福善禍淫之說。將安在哉。

姊妹叢中。怪爾柔。讓人事事失先籌。操戈旣愧嬌無力。唾面徒知自掩羞。奇儒也。遭神挫折。赤貧難任鬼誅求。自來天道皆如此。福善惟憑土一坵。

其六

予遣他姬。憎其妒也。姬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繼將有事于後人。乃向內子及諸妾。涕泣而道曰。生臥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內子知予不遣。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爲愈。姬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儘有艾者。諸艾可守。余豈獨不可守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恃。姬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時內子及諸妾。諸兒女。一聞是言。無不沾沾泣下。內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貞淑。願以幼子子之。姬曰。姑緩數年。如其不育。請踐斯語。此語闔宅皆聞。獨予未經耳受。後內子及諸人。爭相傳告。謂此女異人。非常婦也。當破格視之。夫以少婦事老人。不自出怨言求去。亦已足矣。乃主人不遣。而自慮其遣。又以種種激烈之詞。能以一片精誠。感格主母。非止不妒。且欲割愛子相予。伊何人哉。吾不能測其賦性所由來矣。

貞心比石石非堅。碎首難教易一天。董髮署從人嫁後。妾舟矢向我生前。誠能感物歡成涕。德可移情妒作憐。死葬吾家心已遂。知君含笑入重泉。

其七

裕後心堅喜誕兒。卻令聰慧變成癡。誤將羅刹勾魂日。認作熊羆入夢時。燈滅纔知身是影。憂多難繫命如絲。五更風雨空狼藉。子結桃花僅有詩。

其八

姬與喬姬之年俱終于十九。姬少一歲亦後死一年。

來時姊妹盡垂髫。序齒應呼第二喬。止可昔年魚貫入。那堪此際雁行凋。獨行惟我愁孤子。偕去知伊免寂寥。莫恨夜臺更漏永。有人先度可憐宵。

其九

姬臨歿時。猶以手執予手。而偃予面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

已知死別終難別。纖手如冰且共攜。一息尙留情委曲。片聲空咽語淒其。靚妝不卸離魂日。餘態猶妍瞑目時。誰識秋波臨去轉。有人吟作悼亡詩。

其十

寄愁天上全憑汝。地下埋憂亦此時。揭我肝腸呈帝座。訴人悲憤到幽司。交章莫惜邀同伴。兩口奚難盡一詞。試問何由遭落魄。不妨明罰示無私。

賀新郎

納喬王二姬和諸友所寄花燭詞

莫把新郎賀。問前生帶來花燭。幾番燒過。爛舊青衫穿復補。新婦幾人叨

做輪不着後來雙個。縱有葳蕤花並蒂。怕憐香不似當年我。減數歲。便稱可。茅粧金屋繩爲鎖。料進門預先準備。束愁包裹。所幸原非傾國色。女貌郎才俱頗。鳩與鵲便難同夥。人事無煩調理密。賴天公有日安排妥。詞過譽。怪相左。

踏莎行

楚歸江上
悼亡姬

一派愁江。兩條愁岸。合來纔勾傷心半。去時舟卽此時舟。可憐失去歸湖伴。紅蓼灘頭。白蘋沙畔。當時好景誰同玩。一聲玉笛楚江風。將身吹作梅花瓣。

河滿子

感舊四時詞
憶喬姬在日

記得落英時候。與人同坐芳裯。把酒送春春不去。依然柳媚花顰。繡榻易來春曉。畫眉難得黃昏。

記得流螢天氣。有人愛拍輕羅。月下吹簫忘夜短。晏眠好夢無多。紅日三竿補漏。清風一覺成魔。

記得黃花開後。有人慣謔陶潛。僞作白衣人送酒。無言但露纖纖。愁處能令笑發。窮時似覺財添。

記得雪深三尺。有人煨芋忘眠。素靄每從歌口出。教人誤作香烟。寒暑未

停絲竹。溫和肯廢箏絃。

最高樓

傷心處二闕悼喬王
二姬于婺城舊寓

傷心處。切莫再停車。已說盡吾廬。曲徑曾攜樊素手。幽房嘗共小蠻居。再來人。全失汝。只存予。趁一片遊魂花下。裊。趁一線餘音梁上繞。忘死字。儘歡娛。虛聲雖似原聲好。真形難與幻形俱。費淒其。勞輾轉。勾嗟歎。傷心處。切莫再聽歌。觸耳奈心何。舊曲敢云天上有。新聲未必世間多。但人情。惟贊己。只嫌他。忘不了輕纖花下口。撇不下鬆圓絃上手。衫短。扇輕羅。有情但覺東施好。無緣空把太真苛。盼空房。來好夢。遣愁魔。

清沈復著
趙茗狂考
朱劍芒校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六種

足本浮生六記

世界書局印行

浮生六記總目

浮生六記考	趙苕狂
原題詞一	管貽萼
原題詞二	潘麀生
原序	楊引傳
原跋	王韜
正文六卷	沈復
第一卷 閨房記樂	
第二卷 閒情記趣	
第三卷 坎坷記愁	
第四卷 浪游記快	
第五卷 中山記歷	
第六卷 養生記逍	
浮生六記校讀後附記	朱劍芒



浮生六記考

趙茗狂

一 爲自傳文開一好例

自傳文以真率不涉虛僞者爲上

何謂傳文？那就是作者將自己一生或是一生中某一時期內所經歷的事情，很詳細的，很忠實的，用文字敘述了出來。這也是文字的一體；我們要在舊時的文苑內，找尋這一

類的作品，當然是非常之多的。不過，在這些自傳文中，要找到一篇可當完美二字之稱者，卻又似鳳毛麟角，這般的不可多得了。此無他，自傳文以真率不涉虛僞者爲上；而文字的能臻化境，也貴乎其能自然；二者原是相與爲因，相與爲果，同屬於一個機杼之下的。

產生不出完美的自傳文來的大原因

但是，舊時的一般文學家，飽受著經史的毒，自以爲自文王、周公、孔子……等所遞傳

下來，不絕如縷的那個「大道」都在他們的肩上抗承著，而再由他們放出旋乾轉坤的手段，使之墜緒重續，更能千秋萬古的傳下去；他們的責任是非常的重大的！所以，他們在平時，固已是一行必法乎先王，言必稱乎堯舜了；便是動起筆來，也不外乎是些個「載道之文」、「名山之作」的。即或偶爾高興，作著自傳的文字，也無非套著一個假面具，說幾句迂腐的話；凡有關於閒情逸致的，決不肯赤裸裸的把來寫上去，因爲一寫上去，就要與他們所謂的「先王」、「大道」有背，說不定還要受到同輩的排斥，得到一句「非吾徒也」的罵詞呢！文藝所由臻美的條件既如彼，而一般文藝家所走的道路，所秉的態度又如此，在這般絕不相容的一個情形下，又怎能產生得出完美的自傳文來呢？

浮生六記爲自傳文開一好例

然而，宇宙如是之廣大，不見得個個人都投入於所謂「先王」、「大道」的翼蔽之下，終究也有幾個天分絕高，生性瀟灑的人，會從這勢力圈中逃了出來，而仍能保持著他們的真性情和真面目。在這裏，可就找得了我們所要找的書——一部較爲滿意的自傳文了。那就是沈三白所

寫的浮生六記，從此也可說是爲這一體的文字開了一個好例。

作者個人歷史及
本書內容的概略

沈三白，名復，蘇州人，習幕作賈，也能繪事，在當時併無文名。他是生於乾隆二十八年——西曆一七三六年，卒年無可考，然我們知道本書第四卷寫成是在嘉慶十三年，則他的逝世，無論如何總不會在這個一年之前了，娶妻陳芸，是一個有才而生性灑脫的女子。關於他個人的，我們所能知道的，僅限於此。至這部浮生六記，共分作六卷，因在每一卷中記一事，故有六記之名。六記的順序是：第一卷閨房記樂，第二卷閒情記趣，第三卷坎坷記愁，第四卷浪遊記快，第五卷中山記歷，第六卷養生記道。

一一 樂與愁對照下所涉及的家庭問題

本書中孕藏著
一個家庭問題

在這六篇文章之中，有二篇的性質是絕對的相反，併可互相作一對照。那就是第一卷閨房記樂和第三卷坎坷記愁這二篇。前者是自寫其閨房間的樂事；後者卻寫他歷盡坎坷，在一生中所遭遇到的拂逆之事。但是，這二篇實有相聯屬的關係的，原來，這中間孕藏著一個家庭問題在。

作者夫婦不得於
大家庭的原因

在中國，歷來是採取著大家庭制度的；可是，在這大家庭中充上一員，而要能一無風波，的相處下去，實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本書作者的所以遭坎坷，不得於家庭，實是一個大原因；而他的所以不得於家庭，他們夫婦倆都生就了浪漫的性情，常與大家庭所賴以維持的禮法相柄鑿，又是一個大原因。這一來，夫婦倆沆瀣一氣，伉儷之情固然愈趨愈篤；但與家庭間卻愈成水火之勢了！

生性浪漫是最初所
種下的厭惡的根子

如今，請先看下面所載的二段，其一云：
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慚，繼成不期然而然。

又其一云：

芸欣然，及晚餐後，妝束既畢，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忽變卦曰：「妾不去矣！爲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慙慙曰：「……密來密去，焉得知之？」芸攬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悄然逕去。這雖不過寫出他們倆的伉儷情篤，併都生就了一種灑脫的性情而已。然他們平日的行爲，也就可想而知。而舊家庭所崇尚的，是禮法；又怎能把這一類的情形看得入眼？自然，一切厭惡之根，都種於此的了！

金錢的糾葛言詞的不檢是

何況，接著又有下面所述的這些事情發生：

跟下來所放的二把惡火

吾父謂季亭（是其父邗江幕中的一個同事）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

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兒輩果能仰體親意，當於家鄉覓一人來，庶語音相合。」季亭轉述於余，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芸以成否未定，未即稟知吾母。其來也，託言鄰女之嬉遊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聽旁人意見，託言吾父素所合意者。吾母見之曰：「此鄰女之嬉遊者也，何娶之乎？」芸遂併失愛於姑矣。

……芸來書曰：「啓堂弟曾向鄰婦借貸，倩芸作保，現追索甚急。」余詢啓堂，啓堂轉以嫂氏爲多事。余遂批紙尾曰：「父子皆病，無錢可償，俟啓弟歸時，自行打算可也。」未幾，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書來，吾父拆視之，中述啓弟鄰項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囑姚託言思家，妾當令其家父母到場接取，實彼此卸責之計也。」吾父見書，怒甚。詢啓堂以鄰項事，答言不知……這金錢的糾葛，言詞的不檢，好似在己伏有火種的場合，又放上了二把惡火，當然會要蓬蓬勃勃的燒了起來！他們夫婦倆那裏還能在家庭間相容得下呢？

在水火不相容的狀態下

於是，三白的父親立刻擺出了家長的威風，在盛怒之下，一封書把陳芸來斥逐！

一次二次見逐於家庭

三白在不能兩全的情形之下，也祇好「攜婦告別」了！雖隔不上二年，又蒙到

了老人的諒解，仍許他們回到家中去。可是，俗話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他們是無論如何改不了

那一種浪漫性情的！而種在家庭間的厭惡他們的根子，也是既經一度種下之後，老是拔牠不去！故不久便又有下面的這些情形：

余夫婦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質，始則移東補西，繼則左支右絀，諺云：『處家人情，非錢不行。』先起小人之議，漸招同室之譏。『女子無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不數年而逋負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芸病轉增，喚水索湯，上下厭之……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聞訊，堂上誤以為慙園之使，因愈怒曰：『汝婦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思習上，濫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甘，姑寬三日限，速自為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捨……』

這一來，他們夫婦倆再也在這大家庭中留身不住，祇得又作第二次的出走了！然而試思：以一個久已依賴了大家庭而生活的人，一旦離去了這個大家庭，要去自謀生活，急切間既找不到一樁事情，又挈帶著一個病婦在一起，又怎能教他不一步步的，走入坎坷之境呢？

最可嘸嘆的一——而最可痛恨又最可嘸嘆的，尤莫過於三白的父親死了以後，他的兄弟竟不來通報他，還個家庭劇變——是由他的女兒青君來信，知道了這個噩耗，始得前去奔喪。不料，他的兄弟誤會了，還以為

他是回去奪產的，竟於暗地召集了許多人來，洶洶然向他索逋，說是他父親所欠下的。可是，儘他兄弟是怎樣的巧安排，這種鬼蜮的內幕，終究會給人拆上一個穿！於是，三白喚了他的兄弟來，很憤慨的向他說道：

『兄雖不肖，並未作惡不端。若言出嗣降服，從未得過纖毫嗣產。此次奔喪歸來，本人子之道，豈為爭產故耶？大丈夫貴乎自立，我既一身歸，仍以一身去耳！』

這一番話非常坦白，當然是很能得到人們的同情！可是，家庭之變，可謂至斯已極了！

作者不是一個——由此看來：這大家庭制度，實是要不得的一件東西！在這大家庭制度下，產生不出別的甚歌頌大家庭者——麼來，祇不過養成了一種依賴的習慣，造出了一種苦樂不平均的局面，弄出不少明爭暗

鬪的怪劇來罷了！而作者關於這種家庭問題，看他雖是很隨意的寫來，其實，卻不是出自無因，他在本書中所揭示的，實是含著一種很嚴重的意味的！而他是在歌頌著這個大家庭，抑是怨詛著這個大家庭？固可不言而喻的了！

作者描寫閨房之情是十分大膽的

至於他在第一卷中，自寫其閨房間的樂事，卻是取著一種很大膽的態度。因為從來人們對於閨房之情，總是這們的「祕而不宣」以為萬萬告訴不得人的；他卻一點也不管，竟十分坦白的寫了出來了。然則他如此的大膽寫了來，文字也會涉於淫穢嗎？不，一點也不，仍是寫得不濃也不淡，深得「樂而不淫」之旨的。此無他，他所寫的，悉根於很深摯的一種愛情，自然一切都美化了！現在，且在書中選出一段來錄在下面：

芸卸粧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伴嫗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搔人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

如此寫來，文字固然是非常的香豔；但我們總不能把一個淫字，輕輕的加到牠的上面去，後來的文人墨士，對於他這一體的文字，也有不少效顰之作；但不是爲了用情不真或不正，就是爲了寫得太過火的緣故，總有點涉於下流之嫌呢！

寫悲哀愁苦作者亦是能手

而他的寫悲哀愁苦，也正有異曲同工之妙；且不甚作怨天尤人語，更是他的一個特點；此由於他襟懷曠達之故。今也選錄一段於下：

余欲延醫診治。芸阻云：「妾病始由弟亡母喪，悲痛過甚，繼爲情感，後由忿激。而平素又多過慮，滿望努力做

一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頭眩怔忡諸症畢備；所謂病入膏肓，良醫束手，請勿爲無益之費……」……因又嗚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終歸一死。今中道相離，忽焉長別，不能終奉箕帚，目覩蓬森娶婦，此心實覺耿耿。』言已，淚落如豆……芸又歎曰：『妾若稍有生機一線，斷不敢驚君聽聞。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無日矣。君之不得親心，流離顛沛，皆由妾故。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牽掛。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歸。如無力攜妾骸骨歸，不妨暫厝於此，待君將來可耳。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以奉雙親，撫我遺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腸欲裂，不覺慘然大慟。余曰：『卿果中道相捨，斷無再續之理！況「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耳！』芸乃執余手而更欲有言，僅斷續疊言「來世」二字。忽發喘口噤，兩目瞪視，千呼萬喚，已不能言。痛淚兩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漸微，淚漸乾，一靈縹緲，竟爾長逝。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當是時，孤燈一盞，舉目無親，兩手空拳，寸心欲碎。綿綿此恨，曷其有極！

這是寫得何等的酸楚淒切，真可與前面那一段香豔的文字，作一絕好的對照！

一個真字作了前後二段，但在這前後二段相對照的文字中，卻有一個共通之點，那就是「真」字。文字中一個共通之點，作者當下筆的時候，別的他一點都不管，祇是扼住了一個「真」字放筆寫去；

於是，不論其爲寫懽愉，寫悲苦，都同樣覺得非常的動人，而頭頭是道的了。不過，在一般人看到了這二段文字之後，覺得今日的這個花嬌柳媚的新嫁娘，即是異日的那個悲啼哀轉的垂危病婦，在會幾何時之間，竟有這般的一個變遷，人生太是夢幻了；不知要如何的低徊俯仰，興嘆無窮呢？

二二 閒情的領略

能否領略閒情關
於各人的天分

一個人對於閒情，能不能有上一番領略？這是關於各人的天分，一分兒也勉強不來的，儘有幾輩性情生來木強的，渾渾噩噩的過了一輩子，至死也解不了閒情是甚麼一回。

事！至於一班專講「先王」「大道」的孔孟之徒，當然更是談不上，就有一些些的閒情，也會給他們那一股迂腐之氣沖了去！像本書作者，天分極高，可算是諳得閒情的三昧的了；所以，雖小而至於閒看蟲類相鬪，也會使他不厭不倦，久久神移著！

作者的能領略閒情也
仗著他愛美的心性

而他那種愛美的心性，更是與有生而俱來，尤足助成他的種種閒情的。如書中論及佈置屋宇的那一節：

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週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窗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干牆頭，如有月臺，而實虛也。

這非胸中具有丘壑者，不能道其隻字；而也見他在愛美方面，是有如何的一種心得的。

無往而不宜也無往
而不得到一種真趣

他憑著這一種的天分，這一種的心得，去賞玩花卉蟲魚，去佈置各種賞心悅性之具，小而至於如何的焚香，供佛手，供木瓜，遂覺無往而不見其宜，也無往而不得到一種

真趣的了！

雖在生活窮困中能
曲盡文酒流連之樂

尤使我們自嘆不如的，則作者雖在生活窮困之中，也能以費錢不多的經濟方法，得時與三五同志，曲盡文酒流連之樂。而最有趣的，莫過於南園對花小飲的那一回事：

蘇城有南園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為快。衆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我自擔爐火來。」衆笑曰：「諾。」衆

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竈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於行竈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嘆服。飯後同往，併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煖酒烹餚。是時風和日麗，徧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餚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杯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余思粥，擔者卽爲買米煮之，果腹而歸。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衆曰：『非夫人之力不至此！』大笑而散。如此的閒情逸致，直使後世人讀及了這一節文字，也都爲之羨煞！然非其閨中人具此巧思奇想，則在這個雅集中，也決不會這般的興會淋漓。怪不得同遊的人，都要非常俏皮的，而說上一句「非夫人之力不至此」了！在這裏，可使我們知道，對於那些閒情，是應該以如何的一種態度，如何的一種襟懷，而去領略及之啊！

四 作者的遊蹤及記遊的文字

作者的寫遊記是有種種特異的方法的

作者遊幕作賈，時在外面飄流著，地方很是到得不少。他在本書第四卷浪遊記快中，一下筆就說：「余遊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這倒是幾句

實話，他的作遊記，與其他的人們不同，併不喜歡連篇累牘的，作上一種記帳式的文字；祇是對於一山一水，很概括的而形容上幾句。而這些形容的話，卻又似「老吏斷獄」一般的，一點兒移易不得！加以他於此等地方，很有上一種獨立的精神；不論那一個名勝之區，他不品評則已，一品評得，總是在他自己的直覺下而再經過一番審密的審度的；決不多探前人所已發表過的意見。這一來，他的記遊之文，自覺生面別開的了。

在超脫的意境下產生了不平凡的見解

譬如他去遊揚州，在書中是這們的記載著：

渡江而北，漁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已活現矣。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

行其途有八九里。雖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卽闔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此。其妙處在十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八景有一里許，緊沿城郭。夫城綴於曠遠重山間，方可入畫。園林有此，蠢笨絕倫。而觀其或亭或臺，或牆或石，或竹或樹，半隱半露間，使遊人不覺其觸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城盡以虹園爲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橋。不知園以橋名乎？橋以園名乎？蕩舟過，曰「長隄春柳」。此景不綴城腳而綴於此，更見佈置之妙。再折而西，疊土立廟，曰小金山。有此一擋，便覺氣勢緊湊，亦非俗筆……過此有勝概樓，年年觀競渡於此；河面較寬，南北跨一蓮花橋。橋門通八面，橋面設五亭，揚人呼爲「四盤一煖鍋」。此思窮力竭之爲，不甚可取。橋南有蓮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頂纓絡，高聳雲霄；殿角紅牆，松柏掩映；鐘磬時聞。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過橋見三層高閣，畫棟飛簷，五采絢爛，疊以太湖石圍以白石欄，名曰五雲多處；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過此名蜀岡朝旭，平坦無奇，且屬附會。將及山，河面漸束。堆土植竹樹，作四五曲，似已山窮水盡，而忽豁然開朗，平山之萬松林已列於前矣……

這是對於這「綠楊城郭」有上二種的看法：一是把這揚州八景放在一起作整個兒的看；二是把這整個兒的揚州景致，當作一幅圖畫或是一篇文字看。自和他人的漫無一點系統，祇是遊到一處，胡亂的上下幾句批評的，顯然的有些不同。而在如此超脫的一個意境之下，他所發表的見解，自然也是不同凡響。那裏還會人云亦云的呢！所以，他這一節記遊之文，雖祇寥寥數百字；然而把這「綠楊城郭」差不多已整個兒湧現到我們的眼面前來了！易以俗手，恐累數千百言而猶不止，正不知要寫到怎樣的拖泥帶水！

一段筆致生動

的記遊之文

此外，他的筆致也是非常的生動的，我且選一段錄在下面：

殿後臨峭壁，樹雜陰濃，仰不見天。星爛力疲，就池邊小憩……忽聞憶香在樹梢，呼曰：「三白速來！此間有妙境！」仰而視之，不見其人，因與星爛循聲覓之。由東廂出一小門，折北，有石磴如梯，約數十級；於竹塢中瞥見一樓。又梯而上，入窗洞然，額曰飛雲閣。四山抱列如城，缺西南一角，遙見一水浸天，風帆

隱隱，卽太湖也。倚窗俯視，風動竹梢，如翻麥浪。憶香曰：「何如？」余曰：「此妙境也！」忽又聞雲客於樓西呼曰：「憶香速來！此地更有妙境！」因又下樓，折而西，十餘級，忽豁然開朗，平坦如臺。度其地已在殿後峭壁之上，殘磚缺礎尚存，蓋亦昔日之殿基也。迴望環山，較閣尤暢。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則羣山齊應。

這是他去遊蘇州無隱禪院時所記的一節。無隱禪院是人家所不知道的一個僻寺，併不如「綠楊城郭是揚州」這般的古今聞名；然經他用十分生動之筆一寫，也同樣的給了人家一個很深刻的印象。而前一個「此地有妙境」後一個「此地更有妙境」更可稱得神來之筆。從此，無隱禪院的勝景，也得留傳於世；這真要謝這位沈三白先生呢！

五 文字上的批評

天機與人工相湊合方
組成了美妙的文字

天下最不可思議的東西，要算是文字了。其他不論甚麼東西，祇要愈把人工加上去，自然愈會臻於美妙之境；牠卻不然：有時爲了極意求工的緣故，反處處露著斧鑿痕，而把天機閉塞了去。然則，文字之美，全仗天機嗎？卻又不然：無論是如何純任天機的一篇文章，有時在修詞的方面，卻也得加以三分的人工的。所以，真正美妙的文字，常是七分的天機，三分的人工，這們的湊合著在一起。而浮生六記的能在小品文字中挨得上一把交椅，也是爲了牠的產生，能符合著以上所說的這個條件的。

俞平伯對本書所下的
一個最精確的批評

歷來對浮生六記加以批評的，頗不乏人；我卻最贊成俞平伯先生爲牠所作的那篇序中，最後所說到的那一節話：

卽如這書，說牠是信筆寫出的固然不像；說牠是精心結構的又何以見得？這總是一半兒做著，一半兒寫著的；雖有千雕百琢一樣的完美，卻不見一點斧鑿痕。猶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然開的圖畫，然彷彿處處吻合人

工的意匠。當此種境界，我們的分析推尋的技巧，原不免有窮時。在記所錄所載，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異，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他物。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露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

如此的立論，實是更進一步的說法；不但牠呈露在外的種種美妙之處，全個兒的給他抓住；便是蘊藏在內的一切美妙之處，也都給他剖析而出了！他真可算得是沈三白的唯一知己呢！

六 五六兩卷佚稿的發見

五六兩卷佚稿的搜求

這樣美妙的一篇自傳文，卻將牠的五六兩卷佚去，單贖下了前面的四卷。這是凡讀浮生六記的人們，莫不引爲是一樁憾事，而爲之扼腕不置的。因之，便有人努力的在搜求著是項佚稿，尤其是一般出版界中人。據公衆的一種意見：沈三白生於清乾隆嘉慶間，以年代而論，距離現在還不怎樣的久遠；是項佚稿大概尙在天地間，不致全歸湮滅，定有重行發見的一日；祇要搜求之得法而已。

發見是項佚稿者
爲王均卿先生

同鄉王均卿先生，他是一位篤學好古的君子，也是出版界中的一位老前輩；他在前清光緒末年刊印香豔叢書的時候，就把這浮生六記列入的了。三十年來，無日不以搜尋是項佚稿爲事。最近，他在吳中作菟裘之營，無意中忽給他在冷攤上得到了浮生六記的一個鈔本；一翻閱其內容，竟是首尾俱全，連得這久已佚去的五六兩卷，也都赫然在內。這一來，可把他喜歡煞了！現在，我們的這本，就是根據著他的這個鈔本的，所以別個本子都闕去了這五六兩卷，我們這個本子卻有，大可誇稱一聲是足本。至於這個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我因爲沒有得到其他的證據，不敢怎樣的武斷得！但我相信王均卿先生是一位誠實君子，至少在他這一方面，大概不致有所作僞的吧？而無論如何，這在出版界中，總要說是一個重大的發見，也可說是一種重大的貢獻了！

原題詞一

劉樊仙侶世原稀，瞥眼風花又各飛。贏得紅閨傳好句，「秋深人瘦菊花肥。」（君配工詩，此其集中遺句也）
 煙霞花月費平章，轉覺閒來事事忙。不以紅塵易清福，未妨泉石竟膏肓。
 坎坷中年百不宜，無多骨肉更離披。傷心替下窮途淚，想見空江夜雪時。
 秦楚江山逐望開，探奇還上粵王臺。遊蹤第一應相憶，舟泊胥江月夜杯。
 瀛海曾乘漢使槎，中山風土紀皇華。春雲偶住留痕室，夜半濤聲聽煮茶。
 白雪黃芽說有無，指歸性命未全虛。養生從此留真訣，休向娉嬛問素書。

陽湖管貽萼樹荃。

原題詞一一

是編合冒巢民影梅盦憶語方密之物理小識李笠翁一家言徐霞客遊記諸書參錯貫通如五侯鯖如羣芳譜而緒不蕪雜指極幽馨綺懷可以不刪感遇烏能自已洵離騷之外篇雲僊之續記也向來小說家標新領異移步換形後之作者幾於無可著筆得此又樹一幟惜乎卷帙不全讀者猶有遺憾然其悽豔秀靈怡神盪魄感人固已深矣。

僕本恨人字爲秋士對安仁之長簟塵掩茵幃依公瑕之故居種尋藥草（余居定光寺西爲前明周公瑕藥艸山房故址）海天瓊尾嘗酸味於蘆中山水遨頭騁豪情於花外我之所歷聞亦如君君之所言大都先我惟是養生意懶學道心違亦自覺闕如者又誰爲補之歟浮生若夢印作珠摩（余藏舊犀角圓印一鐫浮生若夢二語）記事之初生同癸未（三白先生生于乾隆癸未余生于道光癸未）上下六十年有鄉先輩爲我身作印證抑又奇已聊賦十章豈惟三歎

豔福清才兩意諧，賓香閣上鬪詩牌。深宵同啜桃花粥，剛識雙鮮醬味佳。
琴邊笑倚鬢雙青，跌宕風流總性靈。商略山家栽種法，移春檻是活花屏。
分付名花次第開，膽瓶拳石伴金罍。笑他瑣碎板橋記，但約張魁清早來。
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守此情天與終古，人間鴛牒只須焚。
釁起家庭劇可憐，幕巢飛燕影淒然。呼燈黑夜開門去，玉樹枝頭泣杜鵑。
梨花顛顚月無聊，夢逐三春盡此宵。（三白於三月三十日悼亡。）重過月鉤斜畔路，不堪消瘦沈郎腰。
雪暗荒江夜渡危，天涯莽莽欲何之。寫來滿幅征人苦，猶未生逢兵亂時。
鐵花巖畔春多麗，銅井山邊雪亦香。從此拓開詩境界，湖山大好似吾鄉。
眼底烟霞付筆端，忽耽冷趣忽濃歡。畫船燈火層寮月，都作登州海市觀。
便做神仙亦等閒，金丹苦鍊幾生慳。海山聞說風能引，也在虛無縹緲間。
同治甲戌初冬，香禪精舍近僧題。

原序

浮生六記一書余於郡城冷攤得之，六記已缺其二，猶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徧訪城中無知者。其書則武林葉桐君刺史，潘譽生茂才，顧雲樵山人，陶芭孫明經諸人皆閱而心醉焉。弢園王君寄示陽湖管氏所題浮生六記六絕句，始知所亡「中山記歷」蓋曾到琉球也。書之佳處已詳於譽生所題。近僧卽譽生自號，并以「浮生若夢爲歡幾何」之小印，鈐於簡端。

光緒三年七月七日，獨悟庵居士楊引傳識。

原跋

予婦兄楊甦補明經曾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筆墨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於伉儷尤敦篤。卜宅滄浪亭畔，頗擅水石林樹之勝，每當茶熟香溫，花開月上，夫婦開尊對飲，覓句聯吟，其樂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幾何時，一切皆幻。此記之所由作也。予少時嘗跋其後云：『從來理有不能知，事有不必然，情有不容已。夫婦準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蓋得美婦非數生修不能，而婦之有才有色者，輒爲造物所忌。非寡即夭。然才人與才婦曠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天焉何憾，正惟其寡天焉而情益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嗚呼！人生有不遇之感，蘭杜有零落之悲。歷來才色之婦，湮沒終身，抑鬱無聊，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天者，抑亦難之。乃後之人憑弔，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壽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婦得才人，雖死賢於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顧跋後未越一載，遽賦悼亡，若此語爲之讖也。是書余惜未抄副本，旋粵以來時憶及之。今聞甦補已出付尊聞閣主人以活字板排印，特郵寄此跋，附於卷末，志所始也。

丁丑秋九月中旬，崧北玉鮓生王韜病中識。

浮生六記

清沈復著

第一卷 閨房記樂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蘇州滄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謂至矣。東坡云。事如春夢了無痕。苟不記之。筆墨未免有辜。彼蒼之厚。因思關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婦於首卷。餘以次遞及焉。所愧少年失學。稍識之無。不過記其實情實事而已。若必考訂其文法。是責明於垢鑑矣。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齡而夭。娶陳氏。陳名芸。字淑珍。舅氏心餘先生女也。生而穎慧。學語時。口授琵琶行。卽能成誦。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旣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克昌從師修脯無缺。一日。於書篋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隨母歸寧。兩小無嫌。得見所作。雖嘆其才思雋秀。竊恐其福澤不深。然心注不能釋。告母曰。若爲兒擇婦。非淑姊不娶。母亦愛其柔和。卽脫金約指締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閣。余又隨母往。芸與余同齒而長。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時但見滿室鮮衣。芸獨通體素淡。僅新其鞋而已。見其繡製精巧。詢爲己作。始知其慧心不僅在筆墨也。其形削肩長項。瘦不露骨。眉彎目秀。顧盼神飛。唯兩齒微露。似非佳相。一

種纏繇之態。令人之意也消。索觀詩稿。有僅一聯。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詢其故。笑曰。無師之作。願得知己堪師者。敲成之耳。余戲題其籤曰。錦囊佳句。不知天壽之機。此已伏矣。是夜送親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饑索餌。婢嫗以棗脯進。余嫌其甜。芸暗牽余袖。隨至其室。見藏有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舉箸。忽聞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來。芸急閉門曰。已疲乏。將臥矣。



作者故居之滄浪亭

玉衡擠身而入。見余將喫粥。乃笑睨芸曰。頃我索粥。汝曰盡矣。乃藏此專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譁笑之。余亦負氣。挈老僕先歸。自喫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燭之夕。見瘦怯身材。依然如昔。頭巾既揭。相視嫣然。合盃後。並肩夜膳。余暗於案下握其腕。煖尖滑膩。胸中不覺怦怦作跳。讓之食。適逢齋期。已數年矣。暗計喫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謂曰。今我光鮮無恙。姊可從此開戒否。芸笑之以目。點之以首。廿四日爲余姊于歸。廿三國忌不能作樂。故廿二之夜。卽爲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與伴娘對酌。拇戰輒北。大醉而臥。醒則芸正曉粧未竟也。是日親朋絡繹。上燈後始作樂。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未歸來。業已燈殘。

人靜。悄然入室。伴嫗盹於牀下。芸卸粧尙未臥。高燒銀燭。低垂粉頸。不知觀何書而出神若此。因撫其肩曰。姊連日辛苦。何猶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頃正欲臥。開櫥得此書。不覺閱之忘倦。西廂之名。聞之熟矣。今始得見。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筆墨方能尖薄。伴嫗在旁促臥。令其閉門先去。遂與比肩調笑。恍同密友重逢。戲探其懷。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爾耶。芸回眸微笑。便覺一縷情絲。搖入魂魄。擁之入帳。不知東方之既白。芸作新婦。初甚緘默。終日無怒容。與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處下以和。井井然未嘗稍失。每見朝曦上窗。卽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喫粥比矣。何尙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傳爲話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懶惰耳。余雖戀其臥而德其正。因亦隨之早起。自此耳鬢相磨。親同形影。愛戀之情。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而歡娛易過。轉睫彌月。時吾父稼夫公在會稽幕府。專役相迓。受業於武林趙省齋先生門下。先生循循善誘。余今日之尙能握管。先生力也。歸來完姻時。原訂隨侍到館。聞信之餘。心甚悵然。恐芸之對人墮淚。而芸反強顏勸勉。代整行裝。是晚但覺神色稍異而已。臨行。向余小語曰。無人調護。自去經心。及登舟解纜。正當桃李爭妍之候。而余則恍同林鳥失羣。天地異色。到館後。吾父卽渡江東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雖時有書來。必兩問一答。半多勉勵詞。餘皆浮套語。心殊怏怏。每當風生竹院。月上蕉窗。對景懷人。夢魂顛倒。先生知其情。卽致書吾父。出十

題而遣余暫歸。喜同成人得赦。登舟後。反覺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處問安畢。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語。而兩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霧。覺耳中惺然一響。不知更有此身矣。時當六月。內室炎蒸。幸居滄浪亭。愛蓮居西間壁。板橋內一軒臨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樹一株。濃陰覆窗。人面俱綠。隔岸遊人往來不絕。此吾父稼夫公垂簾宴客處也。稟命吾母。攜芸消暑於此。因暑罷繡。終日伴余課書論古。品月評花而已。芸不善飲。強之可三盃。教以射覆爲令。自以爲人間之樂。無過於此矣。一日。芸問曰。各種古文。宗何爲是。余曰。國策南華取其靈快。匡衡劉向取其雅健。史遷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渾。柳州取其峭。廬陵取其宕。三蘇取其辯。他若賈董策對。庾徐駢體。陸贄奏議。取資者不能盡舉。在人。之慧心領會耳。芸曰。古文全在識高氣雄。女子學之。恐難入彀。唯詩之一道。妾稍有領悟耳。余曰。唐以詩取士。而詩之宗匠。必推李杜。卿愛宗何人。芸發議曰。杜詩錘鍊精純。李詩瀟灑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余曰。工部爲詩家之大成。學者多宗之。卿獨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謹嚴。詞旨老當。誠杜所獨擅。但李詩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非杜亞於李。不過妾之私心。宗杜心淺。愛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芸笑曰。妾尙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稍釋。余曰。何謂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適字三白。爲卿婿。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芸笑。

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相與大笑。余曰。卿既知詩。亦當知賦之棄取。芸曰。楚辭爲賦之祖。妾學淺費解。就漢晉人中調高語鍊。似覺相如爲最。余戲曰。當日文君之從長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復相與大笑而罷。余性爽直。落拓不羈。芸若腐儒。迂拘多禮。偶爲披衣整袖。必連聲道得罪。或遞巾授扇。必起身來接。余始厭之。曰。卿欲以禮縛我耶。語曰。禮多必詐。芸兩頰發赤。曰。恭而有禮。何反言詐。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虛文。芸曰。至親莫如父母。可內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戲之耳。芸曰。世間反目。多由戲起。後勿寃妾。令人鬱死。余乃挽之入懷。撫慰之。始解顏爲笑。自此豈敢得罪。竟成語助詞矣。鴻案相莊。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內。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問曰。何處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見之者。實則同行並坐。初猶避人。久則不以爲意。芸或與人坐談。見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並焉。彼此皆不覺其所以然者。始以爲慚。繼成不期然而然。獨怪老年夫婦。相視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頭偕老哉。斯言誠然歟。是年七夕。芸設香燭瓜果。同拜天孫於我取軒中。余鐫願生生世世爲夫婦圖章二方。余執朱文。芸執白文。以爲往來書信之用。是夜月色頗佳。俯視河中。波光如練。輕羅小扇。並坐水窗。仰見飛雲過天。變態萬狀。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間。亦有如我兩人之情興否。余曰。納涼玩月。到處有之。若品論雲霞。或求之幽閨繡闥。慧心默證者。固亦不少。若夫婦同觀。所品論者。恐不在此雲霞。

耳。未幾。燭燼。月沉。撒果歸臥。七月望。俗謂之鬼節。芸備小酌。擬邀月暢飲。夜忽陰雲如晦。芸愀然曰。妾能與君白頭偕老。月輪當出。余亦索然。但見隔岸螢光。明滅萬點。梳織於柳隄蓼渚間。余與芸聯句。以遣悶懷。而雨韻之後。逾聯逾縱。想入非夷。隨口亂道。芸已嗽涎涕淚。笑倒余懷。不能成聲矣。覺其鬢邊茉莉。濃香撲鼻。因拍其背。以他詞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粧壓鬢。不知此花必沾油頭粉面之氣。其香更可愛。所供佛手。當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無意間。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須借人之勢。其香也如脅肩諂笑。余曰。卿何遠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愛小人耳。正話間。漏已三滴。漸見風掃雲間。一輪湧出。乃大喜。倚窗對酌。酒未三盃。忽聞橋下鬨然一聲。如有人墮。就窗細矚。波明如鏡。不見一物。惟聞河灘有隻鴨急奔聲。余知滄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膽怯。未敢卽言。芸曰。噫。此聲也。胡爲乎來哉。不禁毛骨皆慄。急閉窗。攜酒歸房。一燈如豆。羅帳低垂。弓影盃蛇。驚神未定。剔燈入帳。芸已寒熱大作。余亦繼之。困頓兩旬。眞所謂樂極災生。亦是白頭不終之兆。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婦。未嘗一至。間壁之滄浪亭。先令老僕約守者勿放閒人。於將晚時。偕芸及余幼妹。一嫗一婢扶焉。老僕前導。過石橋。進門折東。由逕而入。疊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級至亭心。周遭極目可數里。炊烟四起。晚霞爛然。隔岸名近山林。爲大憲行臺宴集之地。時正詣書院猶未啓也。攜一毯設亭中。席地環坐。守者烹茶以進。少焉。一輪

明月已上林梢。漸覺風生袖底。月到波心。俗慮塵懷。爽然頓釋。芸曰。今日之遊樂矣。若駕一葉扁舟。往來亭下。不更快哉。時已上燈。憶及七月十五夜之驚。相扶下亭而歸。吳俗。婦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戶。皆出結隊而遊。名曰走月亮。滄浪亭幽雅清曠。反無一人至者。吾父稼夫公喜認義子。以故余異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義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與芸最和好。王癡憨善飲。俞豪爽善談。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計也。余笑曰。俟妹于歸後。我當邀妹丈來。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來此。與嫂同榻。不大妙耶。芸與王微笑而已。時爲吾弟啓堂娶婦。遷居飲馬橋之倉米巷。屋雖宏暢。非復滄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誕辰演劇。芸初以爲奇觀。吾父素無忌諱。點演慘別等劇。老伶刻畫。見者情動。余窺簾見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內探之。俞與王亦繼至。見芸一人支頤獨坐鏡奩之側。余曰。何不快乃爾。芸曰。觀劇原以陶情。今日之戲。徒令人腸斷耳。俞與王皆笑之。余曰。此深於情者也。俞曰。嫂將竟日獨坐於此耶。芸曰。俟有可觀者再往耳。王聞言先出。請吾母點刺梁後索等劇。勸芸出觀。始稱快。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無後。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壽山祖塋之側。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掃。王二姑聞其地有戈園之勝。請同往。芸見地下小亂石有苔紋。斑駁可觀。指示余曰。以此疊盆山。較宣州白石爲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難多得。王曰。嫂果愛此。我爲拾之。卽向守墳者借麻袋一。鶴步而拾之。每得一塊。余曰善。卽收之。余曰否。卽去之。未幾。粉汗盈盈。拽

袋返曰。再拾則力不勝矣。芸且揀且言曰。我聞山果收穫。必藉猴力。果然。王憤撮十指作哈癢狀。余橫阻之。責芸曰。人勞汝逸。猶作此語。無怪妹之動憤也。歸途遊戈園。穉綠嬌紅。爭妍競媚。王素慙。逢花必折。芸叱曰。既無瓶養。又不簪戴。多折何爲。王曰。不知痛癢者何害。余笑曰。將來罰嫁麻面多鬚郎。爲花洩忿。王怒。余以目擲花於地。以蓮鉤撥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罷。芸初緘嘿。喜聽余議論。余調其言。如蟋蟀之用緯草。漸能發議。其每日飯必用茶泡。喜用茶泡。食芥滷乳腐。吳俗呼爲臭乳腐。又喜食蝦滷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惡者。因戲之曰。狗無胃而食糞。以其不知臭穢。蛭螂團糞而化蟬。以其欲修高舉也。卿其狗耶。蟬耶。芸曰。腐取其價廉而可粥可飯。幼時食慣。今至君家。已如蛭螂化蟬。猶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滷瓜之味。到此初嘗耳。余曰。然則我家係狗竇耶。芸窘而強解曰。夫糞人家皆有之。要在食與不食之別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強啖之。腐不敢強。瓜可掩鼻略嘗。入咽當知其美。此猶無鹽貌醜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試嘗之。以箸強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覺脆美。開鼻再嚼。竟成異味。從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許拌滷腐。亦鮮美。以滷瓜搗爛拌滷腐。名之曰雙鮮醬。有異味。余曰。始惡而終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鍾。雖醜不嫌。余啓堂弟婦。王虛舟先生孫女也。催粧時。偶缺珠花。芸出其納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媪旁惜之。芸曰。凡爲婦人已屬純陰。珠乃純陰之精。用爲首飾。陽氣全克矣。何貴焉。

而於破書殘畫。反極珍惜。書之殘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門。彙訂成帙。統名之曰斷簡殘編。字畫之破損者。必覓故紙黏補成幅。有破缺處。倩余全好而捲之。名曰棄餘集賞。於女紅中饋之暇。終日瑣瑣。不憚煩倦。芸於破笥爛卷中。偶獲片紙可觀者。如得異寶。舊鄰馮媪。每收亂卷賣之。其癖好與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語。一舉一動示之以色。無不頭頭是道。余嘗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爲男。相與訪名山。搜勝跡。遨遊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難。俟妾鬢斑之後。雖不能遠遊五嶽。而近地之虎阜靈巖。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儘可偕遊。余曰。恐卿鬢斑之日。步履已艱。芸曰。今世不能。期以來世。余曰。來世卿當作男。我爲女子相從。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覺有趣。余笑曰。幼時一粥猶談不了。若來世不昧今生。合盃之夕。細談隔世。更無合眼時矣。芸曰。世傳月下老人專司人間婚姻事。今生夫婦已承牽合。來世姻緣亦須仰藉神力。盍繪一像祀之。時有茗谿戚柳隄名遵。善寫人物。倩繪一像。一手挽紅絲。一手攜杖懸姻緣簿。童顏鶴髮。奔馳於非烟非霧中。此戚君得意筆也。友人石琢堂爲題讚語於首。懸之內室。每逢朔望。余夫婦必焚香拜禱。後因家庭多故。此畫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誰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兩人癡情。果邀神鑒耶。遷倉米巷。余顏其臥樓曰賓香閣。蓋以芸名而取如賓意也。院窄牆高。一無可取。後有廂樓。通藏書處。開窗對陸氏廢園。但有荒涼之象。滄浪風景。時切芸懷。有老媪居金母橋之東。埂巷之北。繞屋皆菜圃。編籬爲門。門外有池。約畝許。花光樹影。錯雜籬邊。

其地。卽元末張士誠王府廢基也。屋西數武。瓦礫堆成土山。登其巔可遠眺。地曠人稀。頗饒野趣。嫗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謂余曰。自別滄浪。夢魂常繞。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嫗之居乎。余曰。連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涼地。以消長晝。卿若願往。我先觀其家可居。卽襆被而往。作一月盤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許。余曰。我自請之。越日至其地。屋僅二間。前後隔而爲四。紙窗竹榻。頗有幽趣。老嫗知余意。欣然出其臥室爲賃。四壁糊以白紙。頓覺改觀。於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鄰僅老夫婦二人。灌園爲業。知余夫婦避暑於此。先來通慇懃。并釣池魚。摘園蔬爲饋。償其價不受。芸作鞋報之。始謝而受。時方七月。綠樹陰濃。水面風來。蟬鳴聒耳。鄰老又爲製魚竿。與芸垂釣於柳陰深處。日落時。登土山觀晚霞夕照。隨意聯吟。有獸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蟲聲四起。設竹榻於籬下。老嫗報酒溫飯熟。遂就月光對酌。微醺而飯。浴罷。則涼鞵蕉扇。或坐或臥。聽鄰老談因果報應事。三鼓歸臥。週體清涼。幾不知身居城市矣。籬邊倩鄰老購菊。遍植之。九月花開。又與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來觀。持螯對菊。賞玩竟日。芸喜曰。他年當與君卜築於此。買饒屋菜園十畝。課僕嫗。植瓜蔬。以供薪水。君晝我繡。以爲詩酒之需。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遊計也。余深然之。今卽得有境地。而知己淪亡。可勝浩嘆。離余家半里許。醋庫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廟。迴廊曲折。小有園亭。每逢神誕。衆姓名各認一落。密懸一式之玻璃燈。中設寶座。旁列瓶几。插花陳設。以較勝負。日惟演戲。夜

則參差高下插燭於瓶花間。名曰花照。花光燈影。寶鼎香浮。若龍宮夜宴。司事者或笙簫歌唱。或煮茗清談。觀者如蟻集。簷下皆設欄爲限。余爲衆友遨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歸家向芸豔稱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爲男之法也。於是易髻爲辮。添掃蛾眉。加余冠。微露兩鬢。尙可掩飾。服余衣長一寸又半。於腰間折而縫之。外加馬褂。芸曰。脚下將奈何。余曰。坊間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購亦極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後。裝束既畢。效男子拱手闊步者良久。忽變卦曰。妾不去矣。爲人識出既不便。堂上聞之。又不可。余慙慙曰。廟中司事者誰不知我。卽識出亦不過付之一笑耳。吾母現在九妹丈家。密去密來。焉得知之。芸攬鏡自照。狂笑不已。余強挽之。悄然徑去。遍遊廟中。無識出爲女子者。或問何人。以表弟對。拱手而已。最後至一處。有少婦幼女坐於所設寶座後。乃楊姓司事者之眷屬也。芸忽趨彼通款曲。身一側。而不覺一按少婦之肩。旁有婢媼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爾。余欲爲措詞掩飾。芸見勢惡。卽脫帽翹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與愕然。轉怒爲歡。留茶點。喚肩輿送歸。吳江錢師竹病故。吾父信歸。命余往弔。芸私謂余曰。吳江必經太湖。妾欲偕往。一寬眼界。余曰。正慮獨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無可託詞耳。芸曰。託言歸寧。君先登舟。妾當繼至。余曰。若然。歸途當泊舟萬年橋下。與卿待月乘涼。以續滄浪韻事。時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涼。攜一僕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輿至。解維出虎嘯橋。漸

見風帆沙鳥。水天一色。芸曰。此卽所謂太湖耶。今得見天地之寬。不虛此生矣。想閨中人有終身不能見此者。閒話未幾。風搖岸柳。已抵江城。余登岸拜奠畢。歸視舟中。洞然。急詢舟子。舟子指曰。不見長橋柳陰下。觀魚鷹捕魚者乎。蓋芸已與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後。芸猶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羅衫汗透矣。芸回首曰。恐錢家有人到舟。故暫避之。君何回來之速也。余笑曰。欲逋逃耳。於是相挽登舟。返棹至萬年橋下。陽烏猶未落也。舟窗盡落。清風徐來。紈扇羅衫。剖瓜解暑。少焉。霞映橋紅。烟籠柳暗。銀蟾欲上。漁火滿江矣。命僕至船梢與舟子同飲。船家女名素雲。與余有盃酒交。人頗不俗。招之與芸同坐。船頭不張燈火。待月快酌。射覆爲令。素雲雙目閃閃。聽良久。曰。觴政儂頗嫻習。從未聞有斯令。願受教。芸卽譬其言而開導之。終茫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罷論。我有一言作譬。卽瞭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鶴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無乃勞乎。素雲笑捶余肩曰。汝罵我耶。芸出令曰。後許動口。不許動手。違者罰大觥。素雲量豪。滿斟一觥。一吸而盡。余曰。動手但准摸索。不准捶人。芸笑挽素雲置余懷。曰。請君摸索。暢懷。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無意間耳。擁而狂探。田舍郎之所爲也。時四鬢所簪茉莉。爲酒氣所蒸。雜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戲曰。小人臭味充滿船頭。令人作惡。素雲不禁握拳連捶曰。誰教汝狂嗅耶。芸呼曰。違令罰兩大觥。素雲曰。彼又以小人罵我。不應捶耶。芸曰。彼之所謂小人。蓋有故也。請乾此。當

告汝。素雲乃連盡兩觥。芸乃告以滄浪舊居乘涼事。素雲曰。若然。真錯怪矣。當再罰。又乾一觥。芸曰。久聞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卽以象箸擊小碟而歌。芸欣然暢飲。不覺酩酊。乃乘輿先歸。余又與素雲茶話片刻。步月而回。時余寄居友人魯半舫家蕭爽樓中。越數日。魯夫人誤有所聞。私告芸曰。前日聞若婿挾兩妓飲於萬年橋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卽我也。因以偕遊始末詳告之。魯大笑。釋然而去。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粵東歸。有同伴攜妾回者。曰徐秀峯。余之表妹婿也。豔稱新入之美。邀芸往觀。芸他日謂秀峯曰。美則美矣。韻猶未出也。秀峯曰。然則若郎納妾。必美而韻者乎。芸曰。然。從此癡心物色。而短於資。時有浙妓溫冷香者。寓於吳。有咏柳絮四律。沸傳吳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吳江張閑愁素賞冷香。攜柳絮詩索和。芸微其人而置之。余技癢而和其韻。中有觸我春愁偏婉轉。撩他離緒更纖綿之句。芸甚擊節。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將挈芸遊虎邱。閑愁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遊。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請吾母先行。期於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見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園。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間。頗知文墨。有妹文園尙雛。余此時初無癡想。且念一盃之敘。非寒士所能酬。而旣入個中。私心忐忑。強爲酬答。因私謂閑愁曰。余貧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閑愁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憨園答我。席主爲尊客拉去。我代客轉邀客。毋煩他慮也。余始釋然。至半塘。兩舟相遇。令憨園過舟叩見吾母。芸憨相見。歡同舊識。

攜手登山。備覽名勝。芸獨愛千頃雲高曠。坐賞良久。返至野芳濱。暢飲甚歡。並舟而泊。及解維。芸謂余曰。子陪張君。留慙陪妾。可乎。余諾之。返棹至都亭橋。始過船分袂。歸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見美而韻者矣。頃已約慙園。明日過我。當爲子圖之。余駭曰。此非金屋不能貯。窮措大豈敢生此妄想哉。況我兩人伉儷正篤。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愛之。子姑待之。及慙園明午慙果至。芸慙慙款接。筵中以猜枚贏吟輸飲爲令。終席無一羅致語。歸。芸曰。頃又與密約。十八日來此結爲姊妹。子宜備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釧曰。若見此釧屬於慙。事必諧矣。頃已吐意。未深結其心也。余姑聽之。十八日大雨。慙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見余有羞色。蓋翡翠釧已在慙臂矣。焚香結盟後。擬再續前飲。適慙有石湖之遊。卽別去。芸欣然告余曰。麗人已得。君何以謝媒耶。余詢其詳。芸曰。向之祕言。恐慙意另有所屬也。頃探之。無他。語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慙曰。蒙夫人擡舉。眞蓬蒿倚玉樹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難自主耳。願彼此緩圖之。脫釧上臂時。又語之曰。玉取其堅。且有團圓不斷之意。妹試籠之。以爲先兆。慙曰。聚合之權。總在夫人也。卽此觀之。慙心已得。所難必者。冷香耳。當再圖之。余笑曰。卿將效笠翁之憐香伴耶。芸曰。然。自此無日不談慙園矣。後慙爲有力者奪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第一卷 閒情記趣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

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冲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遊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鬪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蝦蟆。鞭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鬪。蓋圖姦不從也。古語云。姦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媪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話柄。此皆幼時閒情也。及長。愛花成癖。喜翦盆樹。識張蘭坡。始精翦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遊於外。芸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嘆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次取杜鵑。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翦裁。以芸惜枝憐葉。不忍暢翦。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俱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朶。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

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爲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架。以免飛鉞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長寧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卽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若盆碗盤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麵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黏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疎瘦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執在手中。橫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其態。相定之後。翦去雜枝。以疎瘦古怪爲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花側葉背。旣難取態。更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釘以筦之。卽楓葉竹枝。亂草荆棘。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草。伴以荆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勢。聽其盆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

栽。卽難取勢矣。至翦栽葉樹。先取根露雞爪者。左右翦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臃腫。如鶴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雙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插樹。故不取。然一樹翦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僅見吾鄉萬翁名彩章者。一生翦成數樹。又在揚州商家見有虞山遊客攜送黃楊翠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餘未見其可也。若留枝盤如寶塔。紮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氣矣。點綴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畫。大景可以入神。一甌清茗。神能趨入其中。方可供幽齋之玩。種水仙無露壁石。余嘗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黃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長方盆內。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頗有意思。以此類推。幽趣無窮。難以枚舉。如石菖蒲結子。用冷米湯同嚼噴炭上。置陰溼地。能長細菖蒲。隨意移養盆碗中。茸茸可愛。以老蓮子磨薄兩頭。入蛋殼使雞翼之。俟雛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門冬十分之二。搗爛拌勻。植於小器中。灌以河水。曬以朝陽。花發大如酒盃。葉縮如碗口。亭亭可愛。若夫園亭樓閣。套室迴廊。疊石成山。栽花取勢。又在大中見小。小中見大。虛中有實。實中有虛。或藏或露。或淺或深。不僅在周迴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廣石多。徒煩工費。或掘地堆土成山。間以塊石。雜以花草。籬用梅編。牆以藤引。則無山而成山矣。大中見小者。散漫處植易長之竹。編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見大者。窄院之牆宜凹凸其形。飾以綠色。引以藤蔓。嵌大石。鑿

字作碑記形。推窗如臨石壁。便覺峻峭無窮。虛中有實者。或山窮水盡處。一折而豁然開朗。或軒閣設廚處。一開而可通別院。實中有虛者。開門於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實無也。設矮欄于牆頭。如上。有月臺。而實虛也。貧士屋少人多。當仿吾鄉太平船後梢之位置。再加轉移其間。臺級爲牀。前後借湊。可作三榻。間以板而裱以紙。則前後上下皆越絕。譬之如行長路。卽不覺其窄矣。余夫婦喬寓揚州時。會仿此法。屋僅兩椽。上下臥房。廚竈客座皆越絕。而綽然有餘。芸會笑曰。位置雖精。終非富貴家氣象也。是誠然歟。余掃墓山中。檢有巒紋可觀之石。歸與芸商曰。用油灰疊宣州石於白石盆。取色勻也。本山黃石雖古樸。亦用油灰。則黃白相間。鑿痕畢露。將奈何。芸曰。擇石之頑劣者。搗末於灰痕處。乘溼糝之。乾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與窰長方盆疊起一峯。偏於左而凸於右。背作橫方紋。如雲林石法。巒巖凹凸。若臨江石磯狀。虛一角。用河泥種干瓣白萍。石上植蔦蘿。俗呼雲松。經營數日乃成。至深秋。蔦蘿蔓延滿山。如藤蘿之懸石壁。花開正紅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紅白相間。神遊其中。如登蓬島。置之簷下。與芸品題。此處宜設水閣。此處宜立茅亭。此處宜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間。此可以居。此可以釣。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將移居者然。一夕。貓奴爭食。自簷而墮。連盆與架。頃刻碎之。余嘆曰。卽此小經營。尙干造物忌耶。兩人不禁淚落。靜室焚香。閒中雅趣。芸嘗以沉香等香。於飯鑊蒸透。在鑪上設一銅絲架。離火半寸許。徐徐烘之。其香幽韻而無烟。佛手忌醉鼻嗅。嗅則易

爛。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椽無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筆
宣。每有人將供妥者。隨手取嗅。隨手置之。卽不知供法者也。余聞居案頭
瓶花不絕。芸曰。子之插花。能備風晴雨露。可謂精妙入神。而畫中有草蟲
一法。蓋仿而效之。余曰。蟲躑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僮罪
過耳。余曰。試言之。曰。蟲死色不變。覓螳螂蟬蝶之屬。以針刺死。用細絲扣
蟲項。繫花草間。整其足。或抱梗。或踏葉。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
行之。見者無不稱絕。求之閨中。今恐未必有此會心者矣。余與芸寄居錫
山華氏。時華夫人以兩女從芸識字。鄉居院曠。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
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約長四五寸。作矮條櫬式。虛其中。橫
四檔。寬一尺許。四角鑿圓眼。插竹編方眼。屏約高六七尺。用砂盆種扁豆
置屏中。盤延屏上。兩人可移動。多編數屏。隨意遮攔。恍如綠陰滿窗。透風
蔽日。紆迴曲折。隨時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卽一切藤本香草隨地
可用。此真鄉居之良法也。友人魯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寫松柏或梅菊。工
隸書。兼工鐵筆。余寄居其家之蕭爽樓。一年有半。樓共五椽。東向。余居其
三。晦明風雨。可以遠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廂。地極幽靜。移
居時。有一僕一媪。并挈其小女來。僕能成衣。媪能紡績。於是芸繡。媪績。僕
則成衣。以供薪水。余素愛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費之烹庖。瓜蔬魚蝦。一
經芸手。便有意意外味。同人知余貧。每出杖頭錢。作竟日敘。余又好潔。地無
纖塵。且無拘束。不嫌放縱。時有楊補凡名昌緒。善人物寫真。袁少迂名沛。

工山水。王星瀾名巖。工花卉翎毛。愛蕭爽樓幽雅。皆攜畫具來。余則從之學畫。寫草篆。鑄圖章。加以潤筆。交芸備茶酒供客。終日品詩論畫而已。更有夏淡安。揖山兩昆季。弁繆山音知白兩昆季。及蔣韻香。陸橘香。周嘯霞。郭小愚。華杏帆。張閑。酣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來。芸則拔釵沽酒。不動聲色。良辰美景。不放輕過。今則天各一方。風流雲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陞遷。公廨時事。入股時文。看牌擲色。有犯必罰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風流蘊藉。落拓不羈。澄靜緘默。長夏無事。考對爲會。每會八人。每人各攜青蚨二百。先拈鬮。得第一者爲主考。關防別座。第二者爲謄錄。亦就座。餘作舉子。各於謄錄處取紙一條。蓋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爲限。行立構思。不准交頭私語。對就後投入一匣。方許就座。各人交卷畢。謄錄啓匣。併錄一冊。轉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對中取七言三聯。五言三聯。六聯中取第一者卽爲後任主考。第二者爲謄錄。每人有兩聯不取者。罰錢二十文。取一聯者。免罰十文。過限者。倍罰一場。主考得香錢百文。一日可十場。積錢千文。酒資大暢矣。惟芸議爲官卷。准坐而構思。楊補凡爲余夫婦寫載花小影。神情確肖。是夜月色頗佳。蘭影上粉牆。別有幽致。星瀾醉後興發。曰。補凡能爲君寫真。我能爲花圖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瀾取素紙鋪於牆。卽就蘭影。用墨濃淡圖之。日間取視。雖不成畫。而花葉蕭疎。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寶之。各有題咏。蘇城有南園二處。菜花黃時。苦無酒家小飲。攜盒而往。對花冷

飲。殊無意味。或議就近覓飲者。或議看花歸飲者。終不如對花熱飲爲快。衆議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頭錢。我自擔爐火來。衆笑曰。諾。衆去。余問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見市中賣餛飩者。其擔鍋竈無不備。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調端整。到彼處再一下鍋。茶酒兩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攜一砂罐去。以鐵叉串罐柄。去其鍋。懸於行竈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稱善。街頭有鮑姓者。賣餛飩爲業。以百錢雇其擔。約以明日午後。鮑欣然允議。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衆咸嘆服。飯後同往。并帶席墊。至南園。擇柳陰下團坐。先烹茗。飲畢。然後煖酒烹肴。是時風和日麗。徧地黃金。青衫紅袖。越阡度陌。蝶蜂亂飛。令人不飲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擔者頗不俗。拉與同飲。遊人見之。莫不羨爲奇想。盃盤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臥。或歌或嘯。紅日將頽。余思粥。擔者卽爲買米煮之。果腹而歸。芸問曰。今日之遊樂乎。衆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貧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儉而雅潔。省儉之法。曰就事論事。余愛小飲。不喜多菜。芸爲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隻。中置一隻。外置五隻。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蓋均起凹楞。蓋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頭。如一朵墨梅覆桌。啓蓋視之。如菜裝於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隨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邊圓盤一隻。以便放盃箸酒壺之類。隨處可擺。移撥亦便。卽食物省儉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領襪。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東補西。必整必潔。色取閨淡。以免垢跡。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

飾省儉之一端也。初至蕭爽樓中。嫌其暗。以白紙糊壁。遂亮。夏月。樓下去窗。無闌干。覺空洞無遮攔。芸曰。有舊竹簾在。何不以簾代欄。余曰。如何。芸曰。用竹數根。黝黑色。一豎一橫。留出走路。截半簾搭在橫竹上。垂至地。高與桌齊。中豎短竹四根。用麻線扎定。然後於橫竹搭簾處。尋舊黑布條。連橫竹裏縫之。既可遮攔飾觀。又不費錢。此就事論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謂竹頭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夏月荷花初開時。晚含而曉放。芸用小紗囊撮茶葉少許。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韻尤絕。

第三卷 坎坷記愁

人生坎坷。何爲乎來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則非也。多情重諾。爽直不羈。轉因之爲累。況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俠。急人之難。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撫人之兒。指不勝屈。揮金如土。多爲他人。余夫婦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質。始則移東補西。繼則左支右絀。諺云。處家人情。非錢不行。先起小人之議。漸招同室之讖。女子無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余雖居長而行三。故上下呼芸爲三娘。後忽呼爲三太太。始而戲呼。繼成習慣。甚至尊卑長幼。皆以三太太呼之。此家庭之變機歟。乾隆乙巳。隨侍吾父於海寧官舍。芸於吾家書中。附寄小函。吾父曰。媳婦既能筆墨。汝母家信付彼司之。後家庭偶有閒言。吾母疑其述事不當。仍不令代筆。吾父見信非芸手筆。詢余曰。汝婦病耶。余卽作札問之。亦不答。久之。吾父怒曰。想汝婦不屑代筆耳。迨余歸。探知委曲。欲爲婉剖。芸急止之曰。寧受責於翁。勿失歡於姑也。竟不

自白。庚戌之春。予又隨侍吾父於邗江幕中。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吾父謂孚亭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覓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兒輩果能仰體親意。當於家鄉覓一人來。庶語音相合。孚亭轉述於余。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芸以成否未定。未卽稟知吾母。其來也。託言鄰女之嬉遊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聽旁人意見。託言吾父素所合意者。吾母見之曰。此鄰女之嬉遊者也。何娶之乎。芸遂并失愛於姑矣。壬子春。余館真州。吾父病於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啓堂時亦隨侍。芸來書曰。啓堂弟會向鄰婦借貸。倩芸作保。現追索甚急。余詢啓堂。啓堂轉以嫂氏爲多事。余遂批紙尾曰。父子皆病。無錢可償。俟啓弟歸時。自行打算可也。未幾。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書來。吾父拆視之。中述啓弟鄰項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囑姚託言思家。妾當令其家父母到場接取。實彼此卸責之計也。吾父見書怒甚。詢啓堂以鄰項事。答言不知。遂札飭余曰。汝婦背夫借債。讒謗小叔。且稱姑曰令堂。翁曰老人。悖謬之甚。我已專人持札回蘇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當知過。余接此札。如聞青天霹靂。卽肅書認罪。覓騎端歸。恐芸之短見也。到家述其本末。而家人乃持逐書至。歷斥多過。言甚決絕。芸泣曰。妾固不合。妄言。但阿翁當恕婦女無知耳。越數日。吾父又有手諭至曰。我不爲已甚。汝攜婦別居。勿使我見。免我生氣足矣。乃寄芸於外家。而芸以母亡弟出。不願往依族中。幸友人魯半舫聞而憐之。招余夫婦往居其家蕭爽樓。越兩載。

吾父漸知始末。適余自嶺南歸。吾父自至蕭爽樓謂芸曰。前事我已盡知。汝盍歸乎。余夫婦欣然。仍歸故宅。骨肉重圓。豈料又有憨園之孽障耶。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復念子病沒。悲傷過甚所致。自識憨園年餘未發。余方幸其得良藥。而憨爲有力者奪去。以千金作聘。且許養其母。佳人已屬沙吒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歸而嗚咽。謂余曰。初不料憨之薄情。乃爾也。余曰。卿自情癡耳。此中人何情之有哉。况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於荆釵布裙也。與其後悔。莫若無成。因撫慰之再三。而芸終以受愚爲恨。血疾大發。牀席支離。刀圭無效。時發時止。骨瘦形銷。不數年而逋負日增。物議日起。老親又以盟妓一端。憎惡日甚。余則調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芸生一女名青君。時年十四。頗知書。且極賢能。質釵典服。幸賴辛勞。子名逢森。時年十二。從師讀書。余連年無館。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內。三日所進。不敷一日所出。焦勞困苦。竭蹶時形。隆冬無裘。挺身而過。青君亦衣單股慄。猶強曰。不寒。因是芸誓不醫藥。偶能起牀。適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歸。倩人繡心經一部。芸念繡經可以消災降福。且利其繡價之豐。竟繡焉。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驟勞。致增腰痠頭暈之疾。豈知命薄者。佛亦不能發慈悲也。繡經之後。芸病轉增。喚水索湯。上下厭之。有西人賃屋於余。畫鋪之左。放利債爲業。時倩余作畫。因識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難卻。允焉。而某竟挾資遠遁。西人惟保是問。時來饒舌。初以筆墨

爲抵。漸至無物可償。歲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債。咆哮於門。吾父聞之。召余
訶責曰。我輩衣冠之家。何得負此小人之債。正剖訴間。適芸有自幼同盟
姊適錫山華氏。知其病。遣人問訊。堂上誤以爲憨園之使。因愈怒曰。汝婦
不守閨訓。結盟娼妓。汝亦不思習上。濫任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可。姑
寬三日限。速自爲計。遲必首汝逆矣。芸聞而泣曰。親怒如此。皆我罪孽。妾
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捨。姑密喚華家人來。我強起問之。因
令青君扶至房外。呼華使問曰。汝主母特遣來耶。抑便道來耶。曰。主母久
聞夫人臥病。本欲親來探望。因從未登門。不敢造次。臨行囑付。倘夫人不
嫌鄉居簡褻。不妨到鄉調養。踐幼時燈下之言。蓋芸與同繡日。曾有疾病
相扶之誓也。因囑之曰。煩汝速歸。稟知主母。於兩日後放舟密來。其人既
退。謂余曰。華家盟姊。情逾骨肉。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兒女攜之同
往。既不便。留之累親。又不可。必於兩日內安頓之。時余有表兄王蓋臣。一
子名韞石。願得青君爲媳婦。芸曰。聞王郎懦弱無能。不過守成之子。而王
又無成可守。幸詩禮之家。且又獨子。許之可也。余謂蓋臣曰。吾父與君有
渭陽之誼。欲媳青君。諒無不允。但待長而嫁。勢所不能。余夫婦往錫山後。
君卽稟知堂上。先爲童媳。何如。蓋臣喜曰。謹如命。逢森亦託友人夏揖山
轉薦學貿易。安頓已定。華舟適至。時庚申之臘廿五日也。芸曰。子然出門。
不惟招鄰里笑。且西人之項無著。恐亦不放。必於明日五鼓悄然而去。余
曰。卿病中能冒曉寒耶。芸曰。死生由命。無多慮也。密稟吾父。亦以爲然。是

夜先將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臥。青君泣於母側。芸囑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癡。故遭此顛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無他慮。兩三年內。必當佈置重圓。汝至汝家。須盡婦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爲幸。必善視汝。所留箱籠什物。盡付汝帶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臨行時。託言就醫。數日卽歸。俟我去遠。告知其故。稟聞祖父可也。旁有舊嫗。卽前卷中曾賃其家消暑者。願送至鄉。故是時陪侍在側。拭淚不已。將交五鼓。煖粥共啜之。芸強顏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傳奇。可名喫粥記矣。逢森聞聲亦起。呻曰。母何爲。芸曰。將出門就醫耳。逢森曰。起何早。曰。路遠耳。汝與姊相安在家。毋討祖母嫌。我與汝父同往。數日卽歸。雞聲三唱。芸含淚扶嫗。啓後門將出。逢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歸矣。青君恐驚人。急掩其口而慰之。當是時。余兩人寸腸已斷。不能復作一語。但止以勿哭而已。青君閉門後。芸出巷十數步。已疲不能行。使嫗提燈。余背負之而行。將至舟次。幾爲邏者所執。幸老嫗認芸爲病女。余爲婿。且得舟子皆華氏工人。聞聲接應。相扶下船。解維後。芸始放聲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訣矣。華名大成。居無錫之東高山。面山而居。躬畊爲業。人極樸誠。其妻夏氏。卽芸之盟姊也。是日午未之交。始抵其家。華夫人已倚門而待。率兩小女至舟。相見甚歡。扶芸登岸。款待慇懃。四鄰婦人孺子。闐然入室。將芸環視。有相問訊者。有相憐惜者。交頭接耳。滿屋啾啾。芸謂華夫人曰。今日真如漁父入桃源矣。華曰。妹莫笑。鄉人少所見多所怪耳。自此相安度歲。至元宵。僅隔兩旬。

而芸漸能起步。是夜觀龍燈於打麥場中。神情態度。漸可復元。余乃心安。與之私議曰。我居此非計。欲他適。而短於資。奈何。芸曰。妾亦籌之矣。君姊丈范惠來。現於靖江鹽公堂司會計。十年前會借君十金。適數不敷。妾與釵湊之。君憶之耶。余曰。忘之矣。芸曰。聞靖江去此不遠。君盍一往。余如其言。時天頗煖。織絨袍。嗶嘰短褂。猶覺其熱。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是夜宿錫山客旅。賃被而臥。晨起。趁江陰航船。一路逆風。繼以微雨。夜至江陰江口。春寒徹骨。沽酒禦寒。囊爲之罄。躊躇終夜。擬卸襯衣。質錢而渡。十九日北風更烈。雪勢猶濃。不禁慘然淚落。暗計房資渡費。不敢再飲。正心寒股慄間。忽見一老翁。草鞋氈笠。負黃包。入店。以目視余。似相識者。余曰。翁非泰州曹姓耶。答曰。然。我非公。死填溝壑矣。今小女無恙。時誦公德。不意今日相逢。何逗留於此。蓋余幕泰州時。有曹姓。本微賤。一女有姿色。已許壻家。有勢力者。放債謀其女。致涉訟。余從中調護。仍歸所許。曹卽投入公門爲隸。叩首作謝。故識之。余告以投親遇雪之由。曹曰。明日天晴。我當順途相送。出錢沽酒。備極款洽。二十日曉鐘初動。卽聞江口喚渡聲。余驚起。呼曹同濟。曹曰。勿急。宜飽食登舟。乃代償房飯錢。拉余出沽。余以連日逗留。急欲趕渡。食不下咽。強啖麻餅兩枚。及登舟。江風如箭。四肢發戰。曹曰。聞江陰有人縊於靖。其妻是雇舟而往。必俟雇者來始渡耳。枵腹忍寒。午始解纜。至靖。暮烟四合矣。曹曰。靖有公堂兩處。所訪者城內耶。城外耶。余踉蹌隨其後。且行且對曰。實不知其內外也。曹曰。然則且止宿。明日往訪耳。

進旅店。鞵襪已爲泥。淋溼透。索火烘之。草草飲食。疲極酣睡。晨起。襪燒其半。曹又代償房飯錢。訪至城中。惠來尙未起。聞余至。披衣出。見余狀。驚曰。舅何狼狽至此。余曰。姑勿問。有銀乞借二金。先遣送我者。惠來以番餅二圓授余。卽以贈曹。曹力卻。受一圓而去。余乃歷述所遭。并言來意。惠來曰。卽舅至戚。卽無宿逋。亦應竭盡縣力。無如航海鹽船新被盜。正當盤帳之時。不能挪移豐贈。當勉措番銀二十圓。以償舊欠。何如。余本無奢望。遂諾之。留住兩日。天已晴煖。卽作歸計。廿五日仍回華宅。芸曰。君遇雪乎。余告以所苦。因慘然曰。雪時。妾以爲君抵靖。乃尙逗留江口。幸遇曹老。絕處逢生。亦可謂吉人天相矣。越數日。得青君信。知逢森已爲揖山薦引入店。蓋臣請命於吾父。擇正月二十四日將伊接去。兒女之事。粗能了了。但分離至此。令人終覺慘傷耳。二月初。日煖風和。以靖江之項薄備行裝。訪故人胡肯堂于邗江鹽署。有貢局衆司事公延入局。代司筆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書曰。病體全瘳。惟寄食於非親非友之家。終覺非久長之策。願亦來邗。一觀平山之勝。余乃賃屋於邗江先春門外。臨河兩椽。自至華氏接芸同行。華夫人贈一小奚奴曰阿雙。幫司炊爨。並訂他年結鄰之約。時已十月。平山淒冷。期以春遊。滿望散心調攝。徐圖骨肉重圓。不滿月。而貢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係友中之友。遂亦散閒。芸始猶百計代。余籌畫。強顏慰藉。未嘗稍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發。余欲再至靖江。作將伯之呼。芸曰。求親不如求友。余曰。此言雖是。奈友雖關切。現皆閒處。

自顧不遑。芸曰：幸天時已煖，前途可無阻雪之慮。願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爲念。君或體有不安，妾罪更重矣。時已薪水不繼，余作爲雇驃以安其心。實則囊餅徒步，且食且行，向東南兩渡，又河約八九十里，四望無村落，至更許，但見黃沙漠漠，明星閃閃，得一土地祠，高約五尺許，環以短牆，植以雙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憐佑。於是移小石香爐於旁，以身探之，僅容半體，以風帽反戴掩面，坐半身於中，出膝於外，閉目靜聽。微風蕭蕭而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及醒，東方已白，短牆外忽有步語聲，急出探視，蓋土人趕集經此也。問以途，曰：南行十里，卽泰興縣城，穿城向東南十里一土墩，過入墩，卽靖江，皆康莊也。余乃反身，移爐於原位，叩首作謝而行。過泰興，卽有小車可附，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閩者曰：范爺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辭色，似有推託。余詰之曰：何日可歸？曰：不知也。余曰：雖一年亦將待之。閩者會余意，私問曰：公與范爺嫡卽舅耶？余曰：苟非嫡者，不待其歸矣。閩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靖告，共挪二十五金，雇驃急返。芸正形容慘變，咻咻涕泣，見余歸，卒然曰：君知昨午阿雙捲逃乎？倩人大索，今猶不得，失物小事，人係伊母，臨行再三交託，今若逃歸，中有大江之阻，已覺堪虞，倘其父母匿子圖詐，將奈之何？且有何顏見我盟姊？余曰：請忽急，卿慮過深矣。匿子圖詐，其富有也。我夫婦兩肩擔一口耳，況攜來半載，授衣分食，從未稍加扑責，鄰里咸知。此實小奴喪良，乘危竊逃，華家盟姊贈以匪人，彼無顏見卿，卿何

反謂無顏見彼耶。今當一面呈縣立案。以杜後患可也。芸聞余言。意似稍釋。然自此夢中囁語時呼阿雙逃矣。或呼憨何負我。而病勢日以增矣。余欲延醫診治。芸阻曰。妾病始因弟亡母喪。悲痛過甚。繼爲情感。後由忿激。而平素又多過慮。滿望努力做一好媳婦。而不能得。以至頭眩怔忡諸症。畢備。所謂病入膏肓。良醫束手。請勿爲無益之費。憶妾唱隨二十三年。蒙君錯愛。百凡體恤。不以頑劣見棄。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無憾。若布衣煖。菜飯飽。一室雍雍。優遊泉石。如滄浪亭蕭爽樓之處境。真成烟火神仙矣。神仙幾世纔能修到。我輩何人。敢望神仙耶。強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卽有情魔之擾。總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因又嗚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終歸一死。今中道相離。忽焉長別。不能終奉箕帚。日覩逢森娶婦。此心實覺耿耿。言已。淚落如豆。余勉強慰之曰。卿病八月。慼慼欲絕者。屢矣。今何忽作斷腸語耶。芸曰。連日夢我父母放舟來接。閉目卽飄然上下。如行雲霧中。殆魂離而軀殼存乎。余曰。此神不收舍。服以補劑。靜心調養。自能安痊。芸又欷歔曰。妾若稍有生機一線。斷不敢驚君聽聞。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無日矣。君之不得親心。流離顛沛。皆由妾故。妾死則親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牽掛。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歸。如無力攜妾骸骨歸。不妨暫厝於此。待君將來可耳。願君另續德容兼備者。以奉雙親。撫我遺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腸欲裂。不覺慘然大慟。余曰。卿果中道相捨。斷無再續之理。況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耳。芸乃執余手而

更欲有言。僅斷續疊言「來世」二字。忽發喘。口噤。兩目瞪視。千呼萬喚。已不能言。痛淚兩行。泔泔流溢。既而喘漸微。淚漸乾。一靈縹緲。竟爾長逝。時嘉慶癸亥三月三十日也。當是時。孤燈一盞。舉目無親。兩手空拳。寸心欲碎。縣縣此恨。曷其有極。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爲助。餘盡室中所有。變賣一空。親爲成殮。嗚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懷才識。歸吾門後。余日奔走衣食。中饋缺乏。芸能纖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辯析而已。卒之疾病頻連。賣恨以沒。誰致之耶。余有負閨中良友。又何可勝道哉。奉勸世間夫婦。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過於情篤。語云。恩愛夫妻不到頭。如余者。可作前車之鑒也。回煞之期。俗傳是日魂必隨煞而歸。故房中鋪設一如生前。且須鋪生前舊衣於牀上。置舊鞋於牀下。以待魂歸瞻顧。吳下相傳謂之收眼光。延羽士作法。先召於牀而後遣之。謂之接旨。邗江俗例。設酒肴於死者之室。一家盡出。謂之避旨。以故有因避被竊者。芸娘嘗期。房東因同居而出避。鄰家囑余亦設肴遠避。余冀魂歸一見。姑漫應之。同鄉張禹門諫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嘗試也。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張曰。回煞犯煞。不利生人。夫人卽或魂歸。業已陰陽有間。竊恐欲見者無形可接。應避者反犯其鋒耳。時余癡心不昧。強對曰。死生由命。君果關切。伴我何如。張曰。我當於門外守之。君有異見。一呼卽入可也。余乃張燈入室。見鋪設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傷淚湧。又恐淚眼模糊。失所欲見。忍淚睜目。坐牀而待。撫其所遺舊服。香澤猶存。不覺柔腸寸斷。

冥然昏去。轉念待魂而來。何遽睡耶。開目四視。見席上雙燭。青燄熒熒。縮光如豆。毛骨悚然。通體寒慄。因摩兩手擦額。細矚之。雙燄漸起。高至尺許。紙裱頂格。幾被所焚。余正得藉光四顧。光忽又縮如前。此時心春股慄。欲呼守者進觀。而轉念柔魂弱魄。恐爲盛陽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滿室寂然。一無所見。既而燭燄復明。不復騰起矣。出告禹門。服余膽壯。不知余實一時情癡耳。芸沒後。憶和靖妻梅子鶴語。自號梅逸。權葬芸於揚州西門外之金桂山。俗呼郝家寶塔。買一棺之地。從遺言寄於此。攜木主還鄉。吾母亦爲悲悼。青君逢森歸來。痛哭成服。啓堂進言曰。嚴君怒猶未息。兄宜仍往揚州。俟嚴君歸里。婉言勸解。再當專札相招。余遂拜母別子女。痛哭一場。復至揚州。賣畫度日。因得常哭於芸娘之墓。影單形隻。備極淒涼。且偶經故居。傷心慘目。重陽日。鄰塚皆黃。芸墓獨青。守墳者曰。此好穴場。故地氣旺也。余暗祝曰。秋風已緊。身尙衣單。卿若有靈。佑我圖得一館。度此殘年。以待家鄉信息。未幾。江都幕客章馭菴先生欲回浙江葬親。倩余代庖。三月。得備禦寒之具。封篆出署。張禹門招寓其家。張亦失館。度歲艱難。商於余。卽以餘貲二十金。傾囊借之。且告曰。此本留爲亡荆扶柩之費。一俟得有鄉音。償我可也。是年卽寓張度歲。晨占夕卜。鄉音殊杳。至甲子三二月。接青君信。知吾父有病。卽欲歸蘇。又恐觸舊忿。正趑趄觀望間。復接青君信。始痛悉吾父業已辭世。刺骨痛心。呼天莫及。無暇他計。卽星夜馳歸。觸首靈前。哀號流血。嗚呼。吾父一生辛苦。奔走於外。生余不肖。既少承

歡膝下。又未侍藥牀前。不孝之罪。何可逭哉。吾母見余哭。曰。汝何此日始歸耶。余曰。兒之歸。幸得青君孫女信也。吾母曰。余弟婦。遂嘿然。余入幕守靈。至七終無一人以家事告。以喪事商者。余自問人子之道已缺。故亦無



作者唯一至交石琢堂像

顏詢問。一日。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門饒舌。余出應曰。欠債不還。固應催索。然吾父骨肉未寒。乘凶追呼。未免太甚。中有一人私謂余曰。我等皆有人招之使來。公且避出。當向招我者索償也。余曰。我欠我償。公等速退。皆唯唯而去。余因呼啓堂諭之曰。兄雖不肖。並未作惡不端。若言出嗣降服。從未得過纖毫嗣產。此次奔喪歸來。本人子之道。豈爲爭產故耶。大丈夫貴乎自立。我既一身歸。仍以一身去耳。言已。返身入幕。不覺大慟。叩辭吾母。走告青君。行將出走深山。求赤松子於世外矣。青君正勸阻間。友人夏南薰字淡安。夏逢泰字揖山兩昆季。尋蹤而至。抗聲諫余曰。家庭若此。固堪動念。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妻喪而子未立。乃竟飄然出世。於心安乎。余曰。然則如之何。淡安曰。奉屈暫居寒舍。聞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

盍俟其歸而往謁之。其必有以位置君也。余曰。凶喪未滿百日。兄等有老親在堂。恐多未便。揖山曰。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足下如執以爲不便。西鄰有禪寺。方丈僧與余交最善。足下設榻於寺中。何如。余諾之。青君曰。祖父所遺房產。不下三四千金。既已分毫不取。豈自己行囊亦捨去耶。我往取之。徑送禪寺。父親處可也。因是於行囊之外。轉得吾父所遺圖書。硯臺。筆。笥數件。寺僧安置余於大悲閣。閣南向。向東設神像。隔西首一間。設月窗。緊對佛龕。本爲作佛事者齋食之地。余卽設榻其中。臨門有關。聖提刀立像。極威武。院中有銀杏一株。大三抱。蔭覆滿閣。夜靜風聲如吼。揖山常攜酒果來對酌。曰。足下一人獨處。夜深不寐。得無畏怖耶。余曰。僕一生坦直。胸無穢念。何怖之有。居未幾。大雨傾盆。連宵達旦。三十餘天。時慮銀杏折枝。壓梁傾屋。賴神默佑。竟得無恙。而外之牆垣屋倒者。不可勝計。近處田禾俱被漂沒。余則日與僧人作畫。不見不聞。七月初。天始霽。揖山尊人號尊薌。有交易赴崇明。偕余往。代筆書券得二十金。歸。值吾父將安葬。啓堂命逢森向余曰。叔因葬事乏用。欲助一二十金。余擬傾囊與之。揖山不允。分幫其半。余卽攜青君先至墓所。葬既畢。仍返大悲閣。九月杪。揖山有田在東海永泰沙。又偕余往收其息。盤桓兩月。歸已殘冬。移寓其家。雪鴻草堂度歲。眞異姓骨肉也。乙丑七月。琢堂始自都門回籍。琢堂名韞玉。字執如。琢堂其號也。與余爲總角交。乾隆庚戌殿元。出爲四川重慶。守白蓮教之亂。三年戎馬。極著勞績。及歸。相見甚歡。旋於重九日。絮眷重赴

四川重慶之任。邀余同往。余卽叩別吾母於九妹倩陸尙吾家。蓋先君故居已屬他人矣。吾母囑曰。汝弟不足恃。汝行須努力。重振家聲。全望汝也。逢森送余至半途。忽淚落不已。因囑勿送而返。舟出京口。琢堂有舊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揚鹽署。繞道往晤。余與偕往。又得一顧芸娘之墓。返舟由長江湖流而上。一路遊覽名勝。至湖北之荊州。得陞潼關觀察之信。遂留余與其嗣君敦夫眷屬等。暫寓荊州。琢堂輕騎滅從。至重慶度歲。遂由成都歷棧道之任。丙寅二月。川眷始由水路往。至樊城登陸。途長費鉅。車重人多。斃馬折輪。備嘗辛苦。抵潼關甫三月。琢堂又陞山左廉訪。清風兩袖。眷屬不能偕行。暫借潼川書院作寓。十月杪。始支山左廉俸。專人接眷。附有青君之書。駭悉逢森於四月間夭亡。始憶前之送余墮淚者。蓋父子永訣也。嗚呼。芸僅一子。不得延其嗣續耶。琢堂聞之。亦爲之浩嘆。贈余一妾。重入春夢。從此擾擾攘攘。又不知夢醒何時耳。

第四卷 浪遊記快

余遊幕三十年來。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與滇南耳。惜乎輪蹄徵逐。處處隨人。山水怡情。雲烟過眼。不過領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尋幽也。余凡事喜獨出己見。不屑隨人是非。卽論詩品畫。莫不存人珍我棄。人棄我取之意。故名勝所在。貴乎心得。有名勝而不覺其佳者。有非名勝而自以爲妙者。聊以平生所歷者記之。余年十五時。吾父稼夫公館於山陰趙明府幕中。有趙省齋先生名傳者。杭之宿儒也。趙明府延教其子。吾父命余亦拜

投門下。暇日出遊。得至吼山。離城約十餘里。不通陸路。近山見一石洞。上有片石。橫裂欲墮。卽從其下。蕩舟入。豁然空其中。四面皆峭壁。俗名之曰水園。臨流建石閣五椽。對面石壁有觀魚躍三字。水深不測。相傳有巨鱗潛伏。余投餌試之。僅見不盈尺者出而啖食焉。閣後有道通旱園。拳石亂轟。有橫闊如掌者。有柱石平其頂而上加大石者。鑿痕猶在。一無可取。遊覽既畢。宴於水閣。命從者放爆竹。轟然一響。萬山齊應。如聞霹靂聲。此幼時快遊之始。惜乎蘭亭禹陵未能一到。至今以爲憾。至山陰之明年。先生以親老不遠遊。設帳於家。余遂從至杭。西湖之勝。因得暢遊。結構之妙。余以龍井爲最。小有天園次之。石取天竺之飛來峯。城隍山之瑞石古洞。水取玉泉。以水清多魚。有活潑趣也。大約至不堪者。葛嶺之瑪瑙寺。其餘湖心亭。六一泉。諸景。各有妙處。不能盡述。然皆不脫脂粉氣。反不如小靜室之幽僻。雅近天然。蘇小墓在西泠橋側。土人指示。初僅半坵黃土而已。乾隆庚子。聖駕南巡。會一詢及。甲辰春。復舉南巡盛典。則蘇小墓已石築其墳。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書曰。錢塘蘇小小之墓。從此弔古騷人。不須徘徊探訪矣。余思古來烈魄貞魂。埋沒不傳者。固不可勝數。卽傳而不久者。亦不爲少。小小一名妓耳。自南齊至今。盡人而知之。此殆靈氣所鍾。爲湖山點綴耶。橋北數武。有崇文書院。余曾與同學趙緝之投考其中。時值長夏。起極早。出錢塘門。過昭慶寺。上斷橋。坐石闌上。旭日將昇。朝霞映於柳外。盡態極妍。白蓮香裏。清風徐來。令人心骨皆清。步至書院。題猶未出也。

午後繳卷。借緝之納涼於紫雲洞。大可容數十人。石竅上透日光。有人設



墓小小蘇洽西的弔憑嘗者作

短几矮檯賣酒於此。解衣小酌。嘗鹿脯甚妙。佐以鮮菱雪藕。微酣出洞。緝之曰。上有朝陽臺頗高曠。盍往一遊。余亦興發。奮勇登其巔。覺西湖如鏡。杭城如丸。錢塘江如帶。極目可數百里。此生平第一大觀也。坐良久。陽烏將落。相攜下山。南屏晚鐘動矣。韜光雲棲。路遠未到。其紅門局之梅花。姑姑廟之鐵樹。不過爾爾。紫陽洞余以為必可觀。而訪尋得之。洞口僅容一指。涓涓流水而已。相傳中有洞天。恨不能扶門而入。清明日。先生春祭掃墓。挈余同遊。墓在東嶽。是鄉多竹。墳丁掘未出土之毛筍。形如梨而尖。作羹供客。余甘之。盡其兩碗。先生曰。噫。是雖味美而尅心血。宜多食肉以解之。余素不貪屠門之嚼。至是飯量且因筍而減。歸途覺煩燥。脣舌幾裂。過石屋洞不甚可觀。水樂洞峭壁多藤蘿。入洞如斗室。有泉流甚急。其聲琅琅。池廣僅二三尺。深五寸許。不溢亦不竭。余俯流就飲。煩燥頓解。洞外一小亭。坐其中可聽泉聲。衲子請觀萬年缸。缸在香積廚。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內。聽其滿溢。年久結苔厚尺許。冬日不冰。故不損也。辛丑秋八月。吾父病瘧返里。寒索火。熱索冰。余諫不聽。竟轉傷寒。病勢日重。余

侍奉湯藥。晝夜不交睫者幾一月。吾婦芸娘亦大病。慼慼在牀。心境惡劣。莫可名狀。吾父呼余囑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數本書。終非餬口計。我託汝於盟弟蔣思齋。仍繼吾業可耳。越日思齋來。卽於榻前命拜爲師。未幾得名醫徐觀蓮先生診治。父病漸痊。芸亦得徐力起牀。而余則從此習幕矣。此非快事。何記於此。曰。此拋書浪遊之始。故記之。思齋先生名襄。是年冬。卽相隨習幕於奉賢官舍。有同習幕者。顧姓名金鑑。字鴻干。號紫霞。亦蘇州人也。爲人慷慨剛毅。直諒不阿。長余一歲。呼之爲兄。鴻干卽毅然呼余爲弟。傾心相友。此余第一知交也。惜以二十二歲卒。余卽落落寡交。今年且四十有六矣。茫茫滄海。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鴻干者否。憶與鴻干訂交。襟懷高曠。時興山居之想。重九日。余與鴻干俱在蘇。有前輩王小俠與吾父稼夫公喚女伶演劇。宴客吾家。余患其擾。先一日約鴻干赴寒山登高。藉訪他日結廬之地。芸爲整理小酒榼。越日天將曉。鴻干已登門相邀。遂攜榼出胥門。入麴肆。各飽食。渡胥江。步至橫塘棗市橋。雇一葉扁舟到山。日猶未午。舟子頗循良。令其糴米煮飯。余兩人上岸。先至中峯寺。寺在支硎古刹之南。循道而上。寺藏深樹。山門寂靜。地僻僧閒。見余兩人。不衫不履。不甚接待。余等志不在此。未深入。歸舟飯已熟。飯畢。舟子攜榼相隨。囑其子守船。由寒山至高義園之白雲精舍。軒臨峭壁。下鑿小池。圍以石樹。一泓秋水。厓懸薜荔。牆積莓苔。坐軒下。惟聞落葉蕭蕭。悄無人跡。出門有一亭。囑舟子坐此相候。余兩人從石罅中入。名一線天。循級盤旋。直

造其巔。曰上白雲。有菴已圯頽。存一危樓。僅可遠眺。小憩片刻。卽相扶而下。舟子曰。登高忘攜酒榼矣。鴻干曰。我等之遊。欲覓借隱地耳。非專爲登高也。舟子曰。離此南行二三里。有上沙村。多人家。有隙地。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盍往一遊。余喜曰。此明末徐侯齋先生隱居處也。有園闢極幽雅。從未一遊。於是舟子導往。村在兩山夾道中。園依山而無石。老樹多極紆迴盤鬱之勢。亭榭窗欄。盡從樸素。竹籬茆舍。不媿隱者之居。中有皂莢亭。樹大可兩抱。余所歷園亭。此爲第一。園左有山。俗呼雞籠山。山峯直豎。上加大石。如杭城之瑞石古洞。而不及其玲瓏。旁一青石如榻。鴻干臥其上。曰。此處仰觀峯嶺。俯視園亭。旣曠且幽。可以開樽矣。因拉舟子同飲。或歌或嘯。大暢胸懷。土人知余等覓地而來。誤以爲堪輿。以某處有好風水相告。鴻干曰。但期合意。不論風水。豈意竟成讖語。酒訖旣罄。各采野菊插滿兩鬢。歸舟日已將沒。更許抵家。客猶未散。芸私告余曰。女伶中有蘭官者。端莊可取。余假傳母命呼之入內。握其腕而睨之。果豐頤白膩。余顧芸曰。美則美矣。終嫌名不稱實。芸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馬嵬之禍。玉環之福安在。芸以他辭遣之出。謂余曰。今日君又大醉耶。余乃歷述所遊。芸亦神往者久之。癸卯春。余從思齋先生就維揚之聘。始見金焦面目。金山宜遠觀。焦山宜近視。惜余往來其間。未嘗登眺。渡江而北。漁洋所謂綠楊城郭是揚州一語。已活現矣。平山堂離城約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雖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點綴天然。卽閔苑瑤池。瓊樓玉宇。諒不過此。其妙處在十

餘家之園亭合而爲一。聯絡至山。氣勢俱貫。其最難位置處。出城入景。有一里許。緊沿城郭。夫城綴於曠遠。重山間。方可入畫。園林有此。蠢笨絕倫。而觀其或亭或臺。或牆或石。或竹或樹。半隱半露間。使遊人不覺其觸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斷難下手。城盡以虹園爲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橋。不知園以橋名乎。橋以園名乎。蕩舟過。曰長隄春柳。此景不綴城脚而綴於此。更見佈置之妙。再折而西。壘土立廟。曰小金山。有此一擋。便覺氣勢緊湊。亦非俗筆。聞此地本沙土。屢築不成。用木排若干層。疊加土。費數萬金。乃成。若非商家。烏能如是。過此有勝概樓。年年觀競渡於此。河面較寬。南北跨一蓮花橋。橋門通八面。橋面設五亭。揚人呼爲四盤一煖鍋。此思窮力竭之爲。不甚可取。橋南有蓮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頂纓絡。高矗雲霄。殿角紅牆。松柏掩映。鐘磬時聞。此天下園亭所未有者。過橋見三層高閣。畫棟飛檐。五采絢爛。疊以太湖石。圍以白石闌。名曰五雲多處。如作文中間之大結構也。過此名蜀岡朝旭。平坦無奇。且屬附會。將及山河面漸束。堆土植竹樹。作四五曲。似已山窮水盡。而忽豁然開朗。平山之萬松林已列於前矣。平山堂爲歐陽文忠公所書。所謂淮東第五泉。真者在假山石洞中。不過一井耳。味與天泉同。其荷亭中之六孔鐵井欄者。乃係假設。水不堪飲。九峯園另在南門幽靜處。別饒天趣。余以爲諸園之冠。康山未到。不識如何。此皆言其大概。其工巧處。精美處。不能盡述。大約宜以豔粧美人目之。不可作浣紗溪上觀也。余適恭逢南巡盛典。各工告竣。敬

演接駕點綴。因得暢其大觀。亦人生難遇者也。甲辰之春。余隨侍吾父於吳江。何明府幕中。與山陰章蘋江。武林章映牧。苕溪顧靄泉諸公同事。恭辦南斗圩行宮。得第二次瞻仰天顏。一日。天將晚矣。忽動歸興。有辦差小快船。雙艚兩槳。於太湖飛棹疾馳。吳俗呼爲出水轡頭。轉瞬已至吳門橋。卽跨鶴騰空。無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吾鄉素尙繁華。至此日之爭奇奪勝。較昔尤奢。燈彩眩眸。笙歌聒耳。古人所謂畫棟雕甍。珠簾繡幕。玉闌干。錦步障。不啻過之。余爲友人東拉西扯。助其插花結彩。閒則呼朋引類。劇飲狂歌。暢懷遊覽。少年豪興。不倦不疲。苟生於盛世而仍居僻壤。安得此遊觀哉。是年。何明府因事被議。吾父卽就海寧王明府之聘。嘉興有劉蕙階者。長齋佞佛。來拜吾父。其家在烟雨樓側。一閣臨河。曰水月居。其誦經處也。潔淨如僧舍。烟雨樓在鏡湖之中。四岸皆綠楊。惜無多竹。有平臺可遠眺。漁舟星列。漠漠平波。似宜月夜。衲子備素齋甚佳。至海寧。與白門史心月。山陰俞午橋同事。心月一子名燭衡。澄靜緘默。彬彬儒雅。與余莫逆。似生平第二知心交也。惜萍水相逢。聚首無多日耳。遊陳氏安瀾園。地占百畝。重樓複閣。夾道迴廊。池甚廣。橋作六曲形。石滿藤蘿。鑿痕全掩。古木千章。皆有參天之勢。鳥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工而歸於天然者。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此爲第一。會於桂花樓中張宴。諸味盡爲花氣所奪。維醬薑味不變。薑桂之性。老而愈辣。以喻忠節之臣。洵不虛也。出南門。卽大海。一日雨潮。如萬丈銀隄。破海而過。船有迎潮者。潮至。反棹相向。於船

頭設一木招。牀如長柄大刀。招一捺。潮卽分破。船卽隨招而入。俄頃始浮起。撥轉船頭隨潮而去。頃刻百里。池上有塔院。中秋夜會隨吾父觀潮於此。循塘東約三十里。名尖山。一峯突起。撲入海中。山頂有閣。匾曰海闊天空。一望無際。但見怒濤接天而已。余年二十有五。應徽州績溪克明府之招。由武林下江山船。過富春山。登子陵釣臺。臺在山腰。一峯突起。離水十餘丈。豈漢時之水竟與峯齊耶。月夜泊界口。有巡檢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黃山僅見其脚。惜未一瞻面目。績溪城處於萬山之中。彈丸小邑。民情淳樸。近城有石鏡山。由山彎中曲折一里許。懸厓急湍。溼翠欲滴。漸高。至山腰。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右削如屏。青色光潤可鑑人形。俗傳能照前生。黃巢至此。照爲猿猴形。縱火焚之。故不復現。離城十里有火雲洞天。石紋盤結。凹凸巉巖。如黃鶴山樵筆意。而雜亂無章。洞石皆深絳色。傍有一菴甚幽靜。鹽商程虛谷曾招遊。設宴於此。席中有肉饅頭。小沙彌眈眈旁視。授以四枚。臨行以番銀二圓爲酬。山僧不識。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錢七百餘文。僧以近無易處。仍不受。乃攢湊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謝。他日。余邀同人攜榼再往。老僧囑曰。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瀉。今勿再與。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嘆也。余謂同人曰。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終身不見不聞。或可修真養靜。若吾鄉之虎邱山。終日目所見者妖童豔妓。耳所聽者絃索笙歌。鼻所聞者佳肴美酒。安得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哉。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會。十二年

一舉。每舉。各出盆花爲賽。余在績溪適逢其會。欣然欲往。苦無轎馬。乃教以斷竹爲扛。縛椅爲轎。雇人肩之而去。同遊者惟同事許策廷。見者無不訝笑。至其地。有廟。不知供何神。廟前曠處高搭戲臺。畫梁方柱。極其巍煥。近視則紙紮彩畫。抹以油漆者。鑼聲忽至。四人擡對燭。大如斷柱。八人擡一猪。大若牯牛。蓋公養十二年始宰以獻神。策廷笑曰。猪固壽長。神亦齒利。我若爲神。烏能享此。余曰。亦足見其愚誠也。入廟。殿廊軒院所設花果盆玩。並不剪枝。拗節。盡以蒼老古怪爲佳。大半皆黃山松。旣而開場演劇。人如潮湧而至。余與策廷遂避去。未兩載。余與同事不合。拂衣歸里。余自績溪之遊。見熱鬧場中卑鄙之狀。不堪入目。因易儒爲賈。余有姑丈袁萬九。在盤谿之仙人塘作釀酒生涯。余與施心畊附資合夥。袁酒本海販。不一載。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海道阻隔。貨積本折。不得已。仍爲馮婦。館江北四年。一無快遊可記。迨居蕭爽樓。正作烟火神仙。有表妹倩徐秀峯自粵東歸。見余閒居。慨然曰。足下待露而爨。筆畊而炊。終非久計。盍偕我作嶺南遊。當不僅獲蠅頭利也。芸亦勸余曰。乘此老親尙健。子尙壯年。與其商柴計米而尋懽。不如一勞而永逸。余乃商諸交遊者。集資作本。芸亦自辦繡貨。及嶺南所無之蘇酒。醉蟹等物。稟知堂上。於小春十日。偕秀峯由東壩出蕪湖口。長江初歷。大暢襟懷。每晚舟泊後。必小酌船頭。見捕魚者罾罾不滿三尺。孔大約有四寸。鐵箍四角。似取易沉。余笑曰。聖人之教。雖曰罟不用數。而如此之大孔小罾。焉能有獲。秀峯曰。此專爲網鰻魚設也。見

其繫以長繩。忽起忽落。似探魚之有無。未幾。急挽出水。已有鯁魚。枷罾孔而起矣。余始喟然曰。可知一己之見。未可測其奧妙。一日。見江心中一峯突起。四無依倚。秀峯曰。此小孤山也。霜林中。殿閣參差。乘風徑過。惜未一遊。至滕王閣。猶吾蘇府學之尊經閣。移於胥門之大馬頭。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卽於閣下換高尾昂首船。名三板子。由贛關至南安登陸。值余三十誕辰。秀峯備麪爲壽。越日。過大庾嶺。山巔一亭。匾曰舉頭日近。言其高也。山頭分爲二。兩邊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巷。口列兩碑。一曰急流勇退。一曰得意不可再往。山頂有梅將軍祠。未考爲何朝人。所謂嶺上梅花。並無一樹。意者以梅將軍得名梅嶺耶。余所帶送禮盆梅。至此將交臘月。已花落而葉黃矣。過嶺出口。山川風物。便覺頓殊。嶺西一山。石竅玲瓏。已忘其名。輿夫曰。中有仙人牀榻。忽忽竟過。以未得遊爲悵。至南雄。雇老龍船。過佛山鎮。見人家牆頂多列盆花。葉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紅粉白粉紅三種。蓋山茶花也。臘月望。始抵省城。寓靖海門內。賃王姓臨街樓屋三椽。秀峯貨物皆銷與當道。余亦隨其開單拜客。卽有配禮者。絡繹取貨。不旬日而余物已盡。除夕蚊聲如雷。歲朝賀節。有棉袍紗套者。不維氣候迥別。卽土著人物同一五官。而神情迥異。正月既望。有署中同鄉三友拉余遊河觀妓。名曰打水圍。妓名老舉。於是同出靖海門。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蓬焉。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對頭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來。每幫約一二十號。橫木綁定。以防海風。兩船之間。釘以木椿。套以藤圈。

以便隨潮長落。搗兒呼爲梳頭婆。頭用銀絲爲架。高約四寸許。空其中而蟠髮於外。以長耳挖插一朵花於鬢。身披元青短襖。著元青長褲。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紅或綠。赤足撒鞵。式如梨園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笑迎。褰幃入艙。旁列椅机。中設大炕。一門通艙後。婦呼有客。即聞履聲雜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盤辮者。傅粉如粉牆。搽脂如榴火。或紅襖綠褲。或綠襖紅褲。有著短襪而撮繡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銀脚躡者。或蹲於炕。或倚於門。雙瞳閃閃。一言不發。余顧秀峯曰。此何爲者也。秀峯曰。目成之後。招之始相就耳。余試招之。果即懽容至前。袖出檳榔爲敬。入口大嚼。澀不可耐。急吐之。以紙擦脣。其吐如血。合艇皆大笑。又到軍工廠。粧束亦相等。維長幼皆能琵琶而已。與之言對曰。咪咪者何也。余曰。少不入廣者。以其銷魂耳。若此野粧蠻語。誰爲動心哉。一友曰。潮幫粧束如仙。可往一遊。至其幫。排舟亦如沙面。有著名搗兒素娘者。粧束如花鼓婦。其粉頭衣皆長領頸套項鎖。前髮齊眉。後髮垂肩。中挽一鬚似丫髻。裹足者著裙。不裹足者短襪。亦著蝴蝶履。長拖褲管。語音可辨。而余終嫌爲異服。興趣索然。秀峯曰。靖海門對渡有揚幫。皆吳粧。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謂揚幫者。僅一搗兒。呼曰邵寡婦。攜一媳曰大姑。係來自揚州。餘皆湖廣江西人也。因至揚幫。對面兩排僅十餘艇。其中人物皆雲鬟霧鬢。脂粉薄施。闊袖長裙。語音了了。所謂邵寡婦者。慇懃相接。遂有一友另喚酒船。大者曰恆艪。小者曰沙姑艇。作東道相邀。請余擇妓。余擇一雛年者。身材狀貌。有類余婦。云

娘而足極尖細。名喜兒。秀峯喚一妓名翠姑。餘皆各有舊交。放艇中流。開懷暢飲。至更許。余恐不能自持。堅欲回寓。而城已下鑰久矣。蓋海疆之城。日落即閉。余不知也。及終席。有臥而喫鴉片烟者。有擁妓而調笑者。伴頭各送衾枕至。行將連牀開鋪。余暗詢喜兒。汝本艇可臥否。對曰。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頂之樓。余曰。姑往探之。招小艇渡至邵船。但見合幫燈火。相對如長廊。寮適無客。搗兒笑迎曰。我知今日貴客來。故留寮以相待也。余笑曰。姥真荷葉下仙人哉。遂有伴頭移燭相引。由艙後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長榻。几案俱備。揭帘再進。即在頭艙之頂。牀亦旁設。中間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滿一室。蓋對船之燈光也。衾帳鏡奩。頗極華美。喜兒曰。從臺可以望月。即在梯門之上。疊開一窗。蛇行而出。即後艙之頂也。三面皆設短欄。一輪明月。水闊天空。縱橫如亂葉浮水者。酒船也。閃爍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燈也。更有小艇梭織往來。笙歌絃索之聲。雜以長潮之沸。令人情爲之移。余曰。少不入廣。當在斯矣。惜余婦芸娘不能偕遊至此。回顧喜兒。月下依稀相似。因挽之下臺。息燭而臥。天將曉。秀峯等已闐然至。余披衣起迎。皆責以昨晚之逃。余曰。無他。恐公等掀衾揭帳耳。遂同歸寓。越數日。偕秀峯遊海珠寺。寺在水中。圍牆若城。四周離水五尺許。有洞。設大砲以防海寇。潮長潮落。隨水浮沉。不覺砲門之或高或下。亦物理之不可測者。十三洋行在幽蘭門之西。結構與洋畫同。對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廣州賣花處也。余自以爲無花不識。至此僅識十之六七。詢其名

有羣芳譜所未載者。或土音之不同歟。海幢寺規模極大。山門內植榕樹。大可十餘抱。陰濃如蓋。秋冬不凋。柱檻窗闌。皆以鐵梨木爲之。有菩提樹。其葉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細如蟬翼紗。可裱小冊寫經。歸途訪喜兒於花艇。適翠喜二妓俱無客。茶罷欲行。挽留再三。余所屬意在寮。而其媼大姑已有酒客在上。因謂邵鵠兒曰。若可同往寓中。則不妨一敘。邵曰。可。秀峯先歸。囑從者整理酒肴。余攜翠喜至寓。正談笑間。適郡署王懋老不期而來。挽之同飲。酒將沾脣。忽聞樓下人聲嘈雜。似有上樓之勢。蓋房東一姪素無賴。知余招妓。故引人圖詐耳。秀峯怨曰。此皆三白一時高興。不合我亦從之。余曰。事已至此。應速思退兵之計。非鬪口時也。懋老曰。我當先下說之。余念喚僕速雇兩轎。先脫兩妓。再圖出城之策。聞懋老說之不退。亦不上樓。兩轎已備。余僕手足頗捷。令其向前開路。秀挽翠姑繼之。余挽喜兒於後。一闕而上。秀峯翠姑得僕力已出門去。喜兒爲橫手所拏。余急起腿中其臂。手一鬆而喜兒脫去。余亦乘勢脫身出。余僕猶守於門。以防追搶。急問之曰。見喜兒否。僕曰。翠姑已乘轎去。喜兒但見其出。未見其乘轎也。余急燃炬。見空轎猶在路旁。急追至靖海門。見秀峯侍翠轎而立。又問之。對曰。或應投東。而反奔西矣。急反身過寓十餘家。聞暗處有喚余者。燭之。喜兒也。遂納之轎。肩而行。秀峯亦奔至。曰。幽蘭門有水竇可出。已託人賄之啓鑰。翠姑去矣。喜兒速往。余曰。君速回寓退兵。翠喜交我。至水竇邊。果已啓鑰。翠先在。余遂左掖喜。右挽翠。折腰鶴步。踉蹌出竇。天適微雨。路

滑如油。至河干沙面。笙歌正盛。小艇有識翠姑者。招呼登舟。始見喜兒首如飛蓬。釵環俱無有。余曰。被搶去耶。喜兒笑曰。聞此皆赤金。阿母物也。妾於下樓時已除去。藏於囊中。若被搶去。累君賠償耶。余聞言。心甚德之。令其重整釵環。勿告阿母。託言寓所人雜。故仍歸舟耳。翠姑如言告母。並曰。酒菜已飽。備粥可也。時寮上酒客已去。邵搗兒命翠亦陪余登寮。見兩對繡鞵。泥汗已透。三人共粥。聊以充饑。翦燭絮談。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產。本姓歐陽。父亡母醮。爲惡叔所賣。翠姑告以迎新送舊之苦。心不歡。必強笑。酒不勝。必強飲。身不快。必強陪。喉不爽。必強歌。更有乖張其性者。稍不合意。卽擲酒翻案。大聲辱罵。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惡客徹夜蹂躪。不堪其擾。喜兒年輕初到。母猶惜之。不覺淚隨言落。喜兒亦嘿然涕泣。余乃挽喜入懷。撫慰之。囑翠姑臥於外榻。蓋因秀峯交也。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來招。喜或自放小艇。親至河干迎接。余每去。必偕秀峯。不邀客。不另放艇。一夕之歡。番銀四圓而已。秀峯今翠明紅。俗謂之跳槽。甚至一招兩妓。余則惟喜兒一人。偶然獨往。或小酌於平臺。或清談於寮內。不令唱歌。不強多飲。溫存體恤。一艇怡然。鄰妓皆羨之。有空閒無客者。知余在寮。必來相訪。合幫之妓。無一不識。每上其艇。呼余聲不絕。余亦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此雖揮霍萬金所不能致者。余四月在彼處。共費百餘金。得嘗荔枝鮮果。亦平生快事。後搗兒欲索五百金。強余納喜。余患其擾。遂圖歸計。秀峯迷戀於此。因勸其購一妾。仍由原路返吳。明年。秀峯再往。吾父

不准偕遊。遂就青浦楊明府之聘。及秀峯歸。述及喜兒因余不往。幾尋短見。噫。半年一覺揚幫夢。贏得花船薄倖名矣。余自粵東歸來。館青浦兩載。無快遊可述。未幾。芸慙相遇。物議沸騰。芸以憤激致病。余與程墨安設一書畫鋪於家門之側。聊佐湯藥之需。中秋後二日。有吳雲客偕毛憶香王星爛邀余遊西山小靜室。余適腕底無閒。囑其先往。吳曰。子能出城。明午當在山前水踏橋之來鶴菴相候。余諾之。越日。留程守鋪。余獨步出閶門。至山前。過水踏橋。循田塍而西。見一菴南向。門帶清流。剝啄問之。應曰。客何來。余告之。笑曰。此得雲也。客不見匾額乎。來鶴已過矣。余曰。自橋至此。未見有菴。其人回指曰。客不見土牆中森森多竹者。卽是也。余乃返。至牆下。小門深閉。門隙窺之。短籬曲徑。綠竹猗猗。寂不聞人語聲。叩之。亦無應者。一人過曰。牆穴有石。敲門具也。余試連擊。果有小沙彌出應。余卽循徑入。過小石橋。向西一折。始見山門。懸黑漆額。粉書來鶴二字。後有長跋。不暇細觀。入門。經韋馱殿。上下光潔。纖塵不染。知爲小靜室。忽見左廊又一小沙彌奉壺出。余大聲呼問。卽聞室內星爛笑曰。何如。我謂三白決不失信也。旋見雲客出迎。曰。候君早膳。何來之遲。一僧繼其後。向余稽首。問知爲竹逸和尚。入其室。僅小屋三椽。額曰桂軒。庭中雙桂盛開。星爛憶香羣起。囑曰。來遲罰三盃。席上。葷素精潔。酒則黃白俱備。余問曰。公等遊幾處矣。雲客曰。昨來已晚。今晨僅到得雲河亭耳。歡飲良久。飯畢。仍自得雲河亭共遊八九處。至華山而止。各有佳處。不能盡述。華山之頂有蓮花峯。以

時欲暮。期以後遊。桂花之盛。至此爲最。就花下飲清茗一甌。卽乘山輿。徑回來鶴。桂軒之東。另有臨潔小閣。已盃盤羅列。竹逸寡言靜坐。而好客善飲。始則折桂催花。繼則每人一令。二鼓始罷。余曰。今夜月色甚佳。卽此酣臥。未免有負清光。何處得高曠地。一玩月色。庶不虛此良夜也。竹逸曰。放鶴亭可登也。雲客曰。星爛抱得琴來。未聞絕調。到彼一彈何如。乃偕往。但見木犀香裏。一路霜林。月下長空。萬籟俱寂。星爛彈梅花三弄。飄飄欲仙。憶香亦興發。袖出鐵笛。嗚嗚而吹之。雲客曰。今夜石湖看月者。誰能如吾輩之樂哉。蓋吾蘇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橋下。有看串月勝會。遊船排擠。徹夜笙歌。名雖看月。實則挾妓鬪飲而已。未幾。月落霜寒。與闌歸臥。明晨。雲客謂衆曰。此地有無隱菴。極幽僻。君等有到過者否。咸對曰。無論未到。并未嘗聞也。竹逸曰。無隱四面皆山。其地甚僻。僧不能久居。向年曾一至。已坍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後。未嘗往焉。今猶依稀識之。如欲往遊。請爲前導。憶香曰。枵腹去耶。竹逸笑曰。已備素麪矣。再令道人攜酒盒相從也。麪畢。步行而往。過高義園。雲客欲往白雲精舍。入門就坐。一僧徐步出。向雲客拱手曰。違教兩月。城中有何新聞。撫軍在轅否。憶香忽起曰。禿。拂袖徑出。余與星爛忍笑隨之。雲客竹逸酬答數語。亦辭出。高義園卽范文正公墓。白雲精舍在其旁。一軒面壁。上懸藤蘿。下鑿一潭。廣丈許。一泓清碧。有金鱗游泳其中。名曰鉢盂泉。竹爐茶竈。位置極幽。軒後於萬綠叢中。可瞰范園之概。惜衲子俗。不堪久坐耳。是時由上沙村過雞籠山。卽余與鴻

于登高處也。風物依然。鳩于已死。不勝今昔之感。正惆悵間。忽流泉阻路。不得進。有三五村童。掘菌子於亂草中。探頭而笑。似訝多人之至此者。詢以無隱路。對曰。前途水大不可行。請返數武。南有小徑。度嶺可達。從其言。度嶺南行里許。漸覺竹樹叢雜。四山環繞。徑滿綠茵。已無人跡。竹逸徘徊。四顧曰。似在斯而徑不可辨。奈何。余乃蹲身細矚。於千竿竹中隱隱見亂石牆舍。徑撥叢竹間。橫穿入覓之。始得一門。曰。無隱禪院。某年月日南園老人彭某重修。衆喜曰。非君則武陵源矣。山門緊閉。敲良久。無應者。忽旁開一門。呀然有聲。一鶉衣少年出。面有菜色。足無完履。問曰。客何爲者。竹逸稽首曰。覓此幽靜。特來瞻仰。少年曰。如此窮山。僧散無人接待。請覓他遊。言已。閉門欲進。雲客急止之。許以啓門放遊。必當酬謝。少年笑曰。茶葉俱無。恐慢客耳。豈望酬耶。山門一啓。卽見佛面。金光與綠陰相映。庭階石礎。苔積如繡。殿後臺級如牆。石闌繞之。循臺而西。有石形如饅頭。高二丈許。細竹環其趾。再西折北。由斜廊躡級而登。客堂三楹。緊對大石。石下鑿一小月池。清泉一派。荇藻交橫。堂東卽正殿。殿左西向爲僧房廚竈。殿後臨峭壁。樹雜陰濃。仰不見天。星爛力疲。就池邊小憩。余從之。將啓盒小酌。忽聞憶香音在樹梢。呼曰。三白速來。此間有妙境。仰而視之。不見其人。因與星爛循聲覓之。由東廂出一小門。折北。有石磴如梯。約數十級。於竹塢中瞥見一樓。又梯而上。入窗洞然。額曰飛雲閣。四山抱列如城。缺西南一角。遙見一水浸天。風帆隱隱。卽太湖也。倚窗俯視。風動竹梢。如翻麥浪。憶

香曰。何如。余曰。此妙境也。忽又聞雲客於樓西呼曰。憶香速來。此地更有妙境。因又下樓。折而西。十餘級。忽豁然開朗。平坦如臺。度其地已在殿後峭壁之上。殘磚缺礎尙存。蓋亦昔日之殿基也。週望環山。較閣更暢。憶香對太湖長嘯一聲。則羣山齊應。乃席地開樽。忽愁枵腹。少年欲烹焦飯代茶。隨令改茶爲粥。邀與同啖。詢其何以冷落至此。曰。四無居鄰。夜多暴客。積糧時來強竊。卽植蔬果。亦半爲樵子所有。此爲崇寧寺下院。長廚中月送飯乾一石。鹽菜一罈而已。某爲彭姓裔。暫居看守。行將歸去。不久當無人跡矣。雲客謝以番銀一圓。返至來鶴。買舟而歸。余繪無隱圖一幅。以贈竹逸。誌快遊也。是年冬。余爲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歡。寄居錫山華氏。明年春。將之維揚。而短於資。有故人韓春泉在上洋幕府。因往訪焉。衣敝履穿。不堪入署。投札約晤於郡廟園亭中。及出見。知余愁苦。慨助十金。園爲洋商捐施而成。極爲闊大。惜點綴各景。雜亂無章。後疊山石。亦無起伏照應。歸途忽思虞山之勝。適有便舟附之。時當春仲。桃李爭妍。逆旅行蹤。苦無伴侶。乃懷青銅三百。信步至虞山書院。牆外仰矚。見叢樹交花。嬌紅稚綠。傍水依山。極饒幽趣。惜不得其門而入。問途以往。遇設篷淪茗者。就之烹碧蘿春。飲之極佳。詢虞山何處最勝。一遊者曰。從此出西關。近劍門。亦虞山最佳處也。君欲往。請爲前導。余欣然從之。出西門。循山脚。高低約數里。漸見山峯屹立。石作橫紋。至則一山中分。兩壁凹凸。高數十仞。近而仰視。勢將傾墮。其人曰。相傳上有洞府。多仙景。惜無徑可登。余與發。挽袖

卷衣猿攀而上。直造其巔。所謂洞府者。深僅丈許。上有石罅。洞然見天。俯首下視。腿軟欲墮。乃以腹面壁。依藤附蔓而下。其人嘆曰。壯哉。遊興之豪。未見有如君者。余口渴思飲。邀其人就野店沽飲。三盃。陽烏將落。未得遍遊。拾赭石十餘塊。懷之歸寓。負笈搭夜航至蘇。仍返錫山。此余愁苦中之快遊也。嘉慶甲子春。痛遭先君之變。行將棄家遠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東海永泰沙。勘收花息。沙隸崇明。出劉河口。航海百餘里。新漲初闢。尙無街市。茫茫蘆荻。絕少人烟。僅有同業丁氏倉房數十椽。四面掘溝河。築隄栽柳。繞於外。丁字實初。家於崇。爲一沙之首戶。司會計者姓王。俱豪爽好客。不拘禮節。與余乍見。卽同故交。宰豬爲餉。傾甕爲飲。令則拇戰。不知詩文。歌則號呶。不講音律。酒酣。揮工人舞拳相撲爲戲。蓄牯牛百餘頭。皆露宿隄上。養鵝爲號。以防海賊。日則驅鷹犬獵於蘆叢沙渚間。所獲多飛禽。余亦從之馳逐。倦則臥。引至園田成熟處。每一字號。圈築高隄。以防潮汎。隄中通有水竇。用閘啓閉。旱則長潮時啓。閘灌之。潦則落潮時開。閘洩之。佃人皆散處如列星。一呼俱集。稱業戶曰產主。唯唯聽命。樸誠可愛。而激之非義。則野橫過於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風雨晦明。恍同太古。臥牀外矚。卽覩洪濤。枕畔潮聲。如鳴金鼓。一夜忽見數十里外有紅燈大如栲栳。浮於海中。又見紅光燭天。勢同失火。寶初曰。此處起現神燈神火。不久又將漲出沙田矣。揖山興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無忌憚。牛背狂歌。沙頭醉舞。隨其興之所至。眞生平無拘之快遊也。事

竣。十月始歸。吾蘇虎邱之勝。余取後山之千頃雲一處。次則劍池而已。餘皆半藉人工。且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橋。不過留名雅耳。其冶坊濱。余戲改為野芳濱。更不過脂鄉粉隊。徒形其妖冶而已。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獅子林。雖曰雲林手筆。且石質玲瓏。中多古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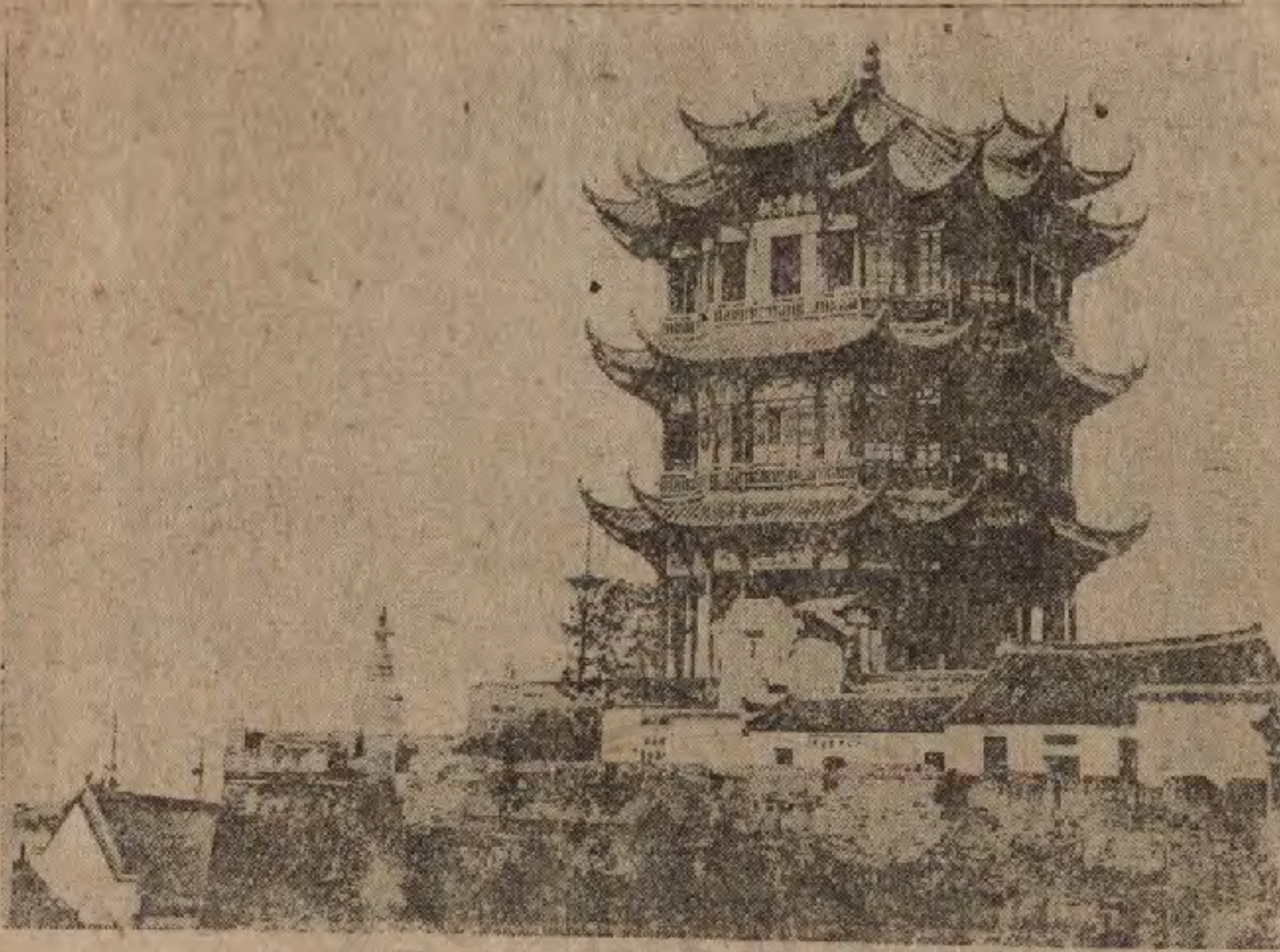
鄧尉四古柏之一

然以大勢觀之。竟同亂堆煤渣。積以苔蘚。穿以蟻穴。全無山林氣勢。以余管窺所及。不知其妙。靈巖山為吳王館娃宮故址。上有西施洞。響屧廊。采香徑。諸勝。而其勢散漫。曠無收束。不及天平支硎之別。饒幽趣。鄧尉山一名元墓。西背太湖。東對錦峯。丹崖翠閣。望如圖畫。居人種梅為業。花開數十里。一望如積雪。故名曰雪海。山之左有古柏四樹。名之曰清奇古怪。清者一株挺直。茂如翠蓋。奇

者臥地三曲。形同之字。古者禿頂闊扁。半朽如掌。怪者體似旋螺。枝幹皆然。相傳漢以前物也。乙丑孟春。揖山尊人尊薌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姪四人往幙山家祠春祭。兼掃祖墓。招余同往。順道先至靈巖山。出虎山橋。由費家河進香雪海觀梅。幙山祠宇即藏於香雪海中。時花正盛。咳吐俱香。余會為介石畫幙山風木圖十二册。是年九月。余從石琢堂殿撰赴四

川重慶府之任。溯長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墓側有堂三楹。名曰大觀亭。面臨南湖。背倚潛山。亭在山脊。眺遠頗暢。旁有深廊。北窗洞開。時值霜葉初紅。爛如桃李。同遊者爲蔣壽朋蔡子琴。南城外又有王氏園。其地長於東西。短於南北。蓋北緊背城。南則臨湖故也。既限於地。頗難位置。而觀其結構。作重臺疊館之法。重臺者。屋上作月臺。爲庭院。疊石栽花於上。使遊人不知脚下有屋。蓋上疊石者。則下實。上庭院者。則下虛。故花木仍得地氣而生也。疊館者。樓上作軒。軒上再作平臺。上下盤折。重疊四層。且有小池。水不漏洩。竟莫測其何虛何實。其立脚全用磚石爲之。承重處仿照西洋立柱法。幸面對南湖。目無所阻。騁懷遊覽。勝於平園。眞人工之奇絕者也。武昌黃鶴樓在黃鶴磯上。後拖黃鶴山。俗呼爲蛇山。樓有三層。畫棟飛檐。倚城屹峙。面臨漢江。與漢陽晴川閣相對。余與琢堂冒雪登焉。仰視長空。瓊花風舞。遙指銀山玉樹。恍如身在瑤臺。江中往來小艇。縱橫掀播。如浪捲殘葉。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壁間題咏甚多。不能記憶。但記楹對有云。何時黃鶴重來。且共倒金樽。澆洲渚千年芳草。但見白雲飛去。更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黃州赤壁在府城漢川門外。屹立江濱。截然如壁。石皆絳色。故名焉。水經謂之赤鼻山。東坡遊此作二賦。指爲吳魏交兵處。則非也。壁下已成陸地。上有一賦亭。是年仲冬抵荊州。琢堂得陞潼關觀察之信。留余住荊州。余以未得見蜀中山水爲悵。時琢堂入川。而哲嗣敦夫。眷屬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於荊州。居劉氏

廢園。余記其廳額曰紫藤紅樹山房。庭階圍以石欄。鑿方池一畝。池中建一亭。有石橋通焉。亭後築土壘石。雜樹叢生。餘多曠地。樓閣俱傾頽矣。客



作者嘗冒雪登臨之黃巖樓

中無事。或吟或嘯。或出遊。或聚談。歲暮雖資斧不繼。而上下雍雍。典衣沽酒。且置鑼鼓。敲之。每夜必酌。每酌必令。窘則四兩燒刀。亦必大施。觴政。遇同鄉蔡姓者。蔡子琴與敘宗系。乃其族子也。倩其導遊名勝。至府學前之曲江樓。昔張九齡爲長史時。賦詩其上。朱子亦有詩。曰。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樓。城上又有雄楚樓。五代時高氏所建。規模雄峻。極目可數百里。繞城傍水。盡植垂楊。小舟蕩槳往來。頗有畫意。荊州府署卽關壯繆帥府。儀門內有青石斷馬槽。相傳卽赤兔馬食槽也。訪羅含宅於城西小湖上。不遇。又訪宋玉故宅於城北。昔庾信遇侯景之亂。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繼改爲酒家。今則不可復識矣。是年大除。雪

後極寒。獻歲發春。無賀年之擾。日惟燃紙砲。放紙鳶。紮紙燈。以爲樂。既而風傳花信。雨濯春塵。琢堂諸姬攜其少女幼子。順川流而下。敦夫乃重整

行裝。合幫而走。由樊城登陸。直赴潼關。由河南閩鄉縣西出函谷關。有紫氣東來四字。卽老子乘青牛所過之地。兩山夾道。僅容二馬並行。約十里卽潼關。左背峭壁。右臨黃河。關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重樓疊塚。極其雄峻。而車馬寂然。人烟亦稀。昌黎詩曰。日照潼關四扇開。殆亦言其冷落耶。城中觀察之下。僅一別駕。道署緊靠北城。後有園圃。橫長約二三畝。東西鑿兩池。水從西南牆外而入。東流至兩池間。支分三道。一向南。至大廚房。以供日用。一向東。入東池。一向北。折西。由石螭口中噴入西池。繞至西北。設閘洩瀉。由城脚轉北。穿竇而出。直下黃河。日夜環流。殊清人耳。竹樹陰濃。仰不見天。西池中有亭。藕花繞左右。東有面南書室三間。庭有葡萄架。下設方石。可弈可飲。以外皆菊畦。西有面東軒屋三間。坐其中可聽流水聲。軒南有小門。可通內室。軒北窗下另鑿小池。池之北有小廟。祀花神。園正中築三層樓一座。緊靠北城。高與城齊。俯視城外。卽黃河也。河之北。山如屏列。已屬山西界。真泮泮大觀也。余居園南。屋如舟式。庭有土山。上有小亭。登之可覽園中之概。綠陰四合。夏無暑氣。琢堂爲余齋曰不繫之舟。此余幕遊以來第一好居室也。土山之間。藝菊數十種。惜未及含葩。而琢堂調山左廉訪。以眷屬移寓潼川書院。余亦隨往院中居焉。琢堂先赴任。余與子琴芝堂等無事。輒出遊。乘騎至華陰廟。過華封里。卽堯時三祝處。廟內多秦槐漢柏。大皆三四抱。有槐中抱柏而生者。柏中抱槐而生者。殿廷古碑甚多。內有陳希夷書福壽字。華山之脚。有玉泉院。卽希夷先生

化形骨蛻處。有石洞如斗室。塑先生臥像於石牀。其地水淨沙明。草多絳色。泉流甚急。修竹繞之。洞外一方亭。額曰無憂亭。旁有古樹三株。紋如裂炭。葉似槐而色深。不知其名。土人卽呼曰無憂樹。太華之高不知幾千仞。惜未能裹糧往登焉。歸途見林柿正黃。就馬上摘食之。土人呼止。弗聽。嚼之。澀甚。急吐去。下騎覓泉漱口。始能言。土人大笑。蓋柿須摘下。煮一沸始去其澀。余不知也。十月初。琢堂自山東專人來接眷屬。遂出潼關。由河南入魯。山東濟南府城內。西有大明湖。其中有歷下亭。水香亭。諸勝。夏月柳陰濃處。菡萏香來。載酒泛舟。極有幽趣。余冬日往視。但見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趵突泉爲濟南七十二泉之冠。泉分三眼。從地底怒湧突起。勢如騰沸。凡泉皆從上而下。此獨從下而上。亦一奇也。池上有樓。供呂祖像。遊者多於此品茶焉。明年二月。余就館萊陽。至丁卯秋。琢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所謂登州海市。竟無從一見。

第五卷 中山記歷

嘉慶四年。歲在己未。琉球國中山王尙穆薨。世子尙哲。先七年卒。世孫尙溫。表請襲封。中朝懷柔遠藩。錫以恩命。臨軒召對。特簡儒臣。於是趙介山先生名文楷。太湖人。官翰林院修撰。充正使。李和叔先生名鼎元。蘇州人。官內閣中書。副焉。介山馳書約余偕行。余以高堂垂老。憚於遠遊。繼思遊幕二十年。徧窺兩戒。然而尙囿方隅之見。未觀域外。更歷瀛溟之勝。庶廣異聞。稟商吾父。允以隨往。從客凡五人。王君文誥。秦君元鈞。繆君頌。楊君

華才。其一卽余也。五年五月朔日。隨筭節以行。祥飊送風。神魚扶舳。計六晝夜。徑達所屆。凡所目擊。咸登掌錄。誌山水之麗崎。記物產之瓌怪。載官司之典章。嘉士女之風節。文不矜奇。事皆記實。自慚譾陋。甘貽測海之嗤。要堪傳信。或勝鑿空之說云爾。五月朔日。恰逢夏至。襍被登舟。向來封中山王。去以夏至。乘西南風。歸以冬至。乘東北風。風有信也。舟二。正使與副使。共乘其一。舟身長七尺。首尾虛艙三丈。深一丈三尺。寬二丈二尺。較歷來封舟。幾小一半。前後各一桅。長六丈有奇。圍三尺。中艙前一桅。長十丈有奇。圍六尺。以番木爲之。通計二十四艙。艙底貯石。載貨十一萬斤有奇。龍口置大砲一。左右各置大砲二。兵器貯艙內。大桅下。橫大木爲轆轤。移砲升篷。皆仗之。輦以數十人。艙面爲戰臺。尾樓爲將臺。立幟列藤牌。爲使臣廳事。下卽舵樓。舵前有小艙。實以沙布針盤。中艙梯而下。高可六尺。爲使臣會食地。前艙貯火藥貯米。後以居兵。稍後爲水艙。凡四井。二號船稱是。每船約二百六十餘人。船小人多。無立錐處。風信已屆。如欲易舟。恐延時日也。初二日。午刻。移泊鼇門。申刻。慶雲見於西方。五色輪囷。適與樓船旗幟。上下輝映。觀者莫不嘆爲奇瑞。或如玄圭。或如白珂。或如靈芝。或如玉禾。或如絳綃。或如紫紉。或如文杏之葉。或如含桃之顆。或如秋原之草。或如春湘之波。向讀屠長卿賦。今始知其形容之妙也。畫士施生。爲航海行樂圖。甚工。余見茲圖。遂乃擱筆。香厓雖善畫。亦不能辦此。初四日。亥刻。起旋。乘潮至羅星塔。海闊天空。一望無際。余婦芸娘。昔遊太湖。謂得見天

地之寬。不虛此生。使觀於海。其愉快又當何如。初九日。卯刻。見彭家山。列三峯。東高而西下。申刻。見釣魚臺三峯。離立如筆架。皆石骨。惟時水天一色。舟平而駛。有白鳥無數。繞船而送。不知所自來。入夜。星影橫斜。月光破碎。海面盡作火燄。浮沉出沒。木華海賦。所謂陰火潛然者也。初十日。辰正。見赤尾嶼。嶼方而赤。東西凸而中凹。凹中又有小峯二。船從山北過。有大魚二。夾舟行。不見首尾。脊黑而微綠。如十圍枯木。附於舟側。舟人以為風暴將起。魚先來護。午刻。大雷雨以震。風轉東北。舵無主。舟轉側甚危。幸而大魚附舟。尚未去。忽聞霹靂一聲。風雨頓止。申刻。風轉西南。且大。合舟之人。舉手加額。咸以為有神助。得二詩以誌之。詩云。平生浪跡徧齊州。又附星槎作遠遊。魚解扶危風轉順。海雲紅處是琉球。白浪滔滔撼大荒。海天東望正茫茫。此行足壯書生膽。手挾風雷意激昂。自謂頗能寫出爾時光景。十一日。午刻。見姑米山。山共八嶺。嶺各一二峯。或斷或續。未刻。大風暴雨如注。然雨雖暴而風順。酉刻。舟已近山。琉球人以姑米多礁。黑夜不敢進。待明而行。亦不下旋。但將篷收回。順風而立。則舟蕩漾而不能進退。戌刻。舟中舉號火。姑米山有火應之。詢知為球人暗令。日則放砲。夜則舉火。儀注所謂得信者。此也。十二日。辰刻。過馬齒山。山如犬牙相錯。四峯離立。若馬行空。計又行七更。船再用甲寅針。取那霸港。回望見迎封船在後。共相慶幸。歷來針路所見。尚有小琉球。雞籠山。黃麻嶼。此行俱未見。聞知琉球影長。年已六十。往來海面八次。每度細審得其準的。以為不出辰卯二

位。而乙卯位單。乙針尤多。故此次最爲簡捷。而所見亦僅三山。卽至姑米。針則開洋用單辰。行七更後。用乙辰。自後盡用乙。過姑米。乃用乙卯。惟記更以香。殊難憑準。念五虎門至官塘。里有定數。因就時辰表按時計里。每時約行百有十里。自初八日未時開洋。訖十二日辰時。計共五十八時。初十日。暴風停雨時。十一日夜。畏觸礁。停三時。實行五十三時。計程應得五千八百三十里。計到那霸港。實洋面六千里有奇。據琉球夥長云。海上行舟。風小。固不能駛。風過大。亦不能駛。風大則浪大。浪大力能壅船。進尺仍退二寸。惟風七分。浪五分。最宜駕駛。此次是也。從來渡海。未有平穩而駛如此者。於時。球人駕獨木船數十。以縶挽舟而行。迎封三接如儀。辰刻。進那霸港。先是。二號船於初十日望不見。至是乃先至。迎封船亦隨後至。齊泊臨海寺前。夥長云。從未有二舟齊到者。午刻。登岸。傾國人士。聚觀於路。世孫率百官迎詔如儀。世孫年十七。白皙而豐頤。儀度雍容。善書。頗得松雪筆意。按中山世鑑。隨使羽騎尉朱寬至國。於萬壽間。見地形如虬龍浮水。始曰流虬。而隋書又作流求。新唐書作流鬼。元史又作瓊求。明復作琉球。世鑑又載。元延祐元年。國分爲三大里。凡十八國。或稱山南王。或稱山北王。余於中山。南山。南山。遊歷幾徧。大村不及二里。而卽謂之國。得勿誇大乎。琉人每言大風。必曰颶颶。按韓昌黎詩。雷霆逼颶颶。是與颶同。稱者爲颶。玉篇。颶。大風也。於筆切。唐書百官志。有颶海道。或係球人誤書。隋書稱琉球有虎狼熊羆。今實無之。又云。無牛。羊。驢。馬。驢。誠無。而六畜無不備。乃知

書不可盡信也。天使館西向。仿中華廨署。有旗竿二。上懸冊封黃旂。有照牆。有東西轅門。左右有鼓亭。有班房。大門署曰。天使館。門內廊房各四楹。儀門署曰。天澤門。萬曆中使臣夏子陽題。年久失去。前使徐葆光補出。門內左右各十一間。中有甬道。道西榕樹一株。大可十圍。徐公手植。最西者爲廚房。大堂五楹。署曰。敷命堂。前使汪楫題。稍北。葆光額曰。皇綸三錫。堂後有穿堂。直達二堂。堂五楹。中爲正副使會食之地。前使周公署曰。聲教東漸。左右卽寤室。堂後南北各一樓。南樓爲正使所居。汪楫額曰。長風閣。北樓爲副使所居。前使林麟焜額曰。停雲樓。額北有詩牌。乃海山先生所題也。周礪礁石爲垣。望同百雉。垣上悉植火鳳。幹方。無花有刺。似霸王鞭。葉似慎火草。俗謂能避火。名吉姑羅。南院有水井。樓皆上覆甌。下砌方磚。院中平似砂。桌椅牀帳。悉仿中國式。寄塵得詩四首。有句云。相看樓閣雲中出。卽是蓬萊島上居。又有句云。一舟翦徑憑風信。五日飛帆駐月楂。皆真情真境也。孔子廟。在久米村。堂三楹。中爲神座。如王者垂旒。搢圭。而署其主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左右兩龕。龕二人立侍。各手一經。標曰。易書詩春秋。卽所謂四配也。堂外爲臺。臺東西拾級以登。柵如櫺星門。中仿戟門。半樹塞以止行者。其外臨水爲屏牆。堂之東。爲明倫堂。堂北祀啓聖。久米士之秀者。皆肄業其中。擇文理精通者爲之師。歲有廩給。丁祭一如中國儀。敬題一詩云。洋溢聲名四海馳。島邦也。解拜先師。廟堂肅穆垂旒貴。聖教如今洽九夷。用伸仰止之忱。國中諸寺。以圓覺爲大。渡觀蓮塘橋。亭

供辨才天女。云即斗姥。將入門。有池曰圓鑑。荇藻交橫。芰荷半倒。門高敞。有樓翼然。左右金剛四。規模略仿中國。佛殿七楹。更進。大殿亦七楹。名龍淵殿。中爲佛堂。左右奉木主。亦祀先王神位。兼祀禘主。左序爲方丈。右序爲客座。皆設席。周緣以布。下襯極平而淨。名曰踏脚縣。方丈前。爲蓬萊庭。左爲香積廚。側有井。名不冷泉。客座右。爲古松嶺。異石錯舛。列於松間。左廂爲僧寮。右廂爲獅子窟。僧寮南。有樂樓。樓南有園。饒花木。此圓覺寺之勝概也。又有護國寺。爲國王禱雨之所。龕內有神。黑而裸。手劍立。狀甚猙獰。有鐘。爲前明景泰七年鑄。寺後多鳳尾蕉。一名鐵樹。又有天王寺。有鐘。亦爲景泰七年鑄。又有定海寺。有鐘。爲前明天順三年鑄。至於龍渡寺。善興寺。和光寺。荒廢無可述者。此邦海味。頗多特產。爲中國之所罕見。一石鮪。似墨魚而大。腹圓如蜘蛛。雙鬚入手。攢生兩肩。有刺。類海參。無足無鱗介。如鮑魚。登萊有所謂八帶魚者。以形考之。殆是石鮪。或卽烏鰂之別種歟。一海蛇。長三尺。僵直如朽索。色黑。狀猙獰。土人云。能殺蟲。療痼。已癘。殆永州異蛇類。土俗甚重之。以爲貴品。一海膽。如蝟。剝皮去肉。搗成泥。盛以小瓶。可供饌。一寄生螺。大小不一。長圓各異。皆負殼而行。螺中有蟹。兩螯入跪。跪四大四小。以大跪行。螯一大一小。小者常隱。大者以取食。觸之則大跪盡縮。以一大螯拒戶。蟹也。而有螺性。海賦所云。瓊蛭蝟腹蟹。豈其類歟。太平廣記。謂蟹入螺中。似先有蟹。然取置碗中。以觀其求脫之勢。力猛殼脫。頃刻死。則又與殼相依爲命。造物不測。難以臆度也。一沙蟹。闊而薄。兩

螿大於身。甲小而缺其前。縮兩螿以補之。若無縫。入跪特短。臍無甲。尖團莫辨。見人則凹雙睛。噴水高寸許。似善怒。養以沙水。經十餘日。不食亦不死。一蚶。徑二尺以上。圍五尺許。古人所謂屋瓦子。以殼形凹凸。象瓦屋也。一海馬肉。薄片廻屈如鉤。花色如片茯苓。品之最貴者。不易得。得則先以獻王。其狀魚身馬首。無毛而有足。皮如江豚。此皆海味之特產也。此邦果實。亦有與中國不同者。蕉實狀如手指。色黃。味甘。瓣如柚。亦名甘露。初熟色青。以糖覆之則黃。其花紅。一穗數尺。瓢鬚五六出。歲實爲常。實如其鬚之數。中國亦有蕉。不聞歲結實。亦無有抽其絲作布者。或其性殊歟。布之原料。與製布之法。亦有與中國異者。一曰蕉布。米色。寬一尺。乃芭蕉漚抽其絲織成。輕密如羅。一曰苧布。白而細。寬尺二寸。可敵棉布。一曰絲布。白而棉軟。苧經而絲緯。品之最尙者。漢書所謂蕉筒荃葛。卽此類也。一曰麻布。米色而粗。品最下矣。國人善印花。花樣不一。皆剪紙爲範。加範於布。塗灰焉。灰乾去範。乃著色。乾而浣之。灰去而花出。愈浣而愈鮮。衣敝而色不退。此必別有製法。祕不語人。故東洋花布。特重於閩也。此邦草木。多與中國異稱。惜未攜羣芳譜來。一一辨證之耳。羅漢松。謂之檜木。冬青。謂之福木。萬壽菊。謂之禪菊。鐵樹。謂之鳳尾蕉。以葉對出形似也。亦謂之海梭櫚。以葉蓋頭形似也。有攜至中華以爲盆玩者。則謂之萬年梭云。鳳梨。開花者謂之男木。白瓣若蓮。頗香烈。不實。無花者謂之女木。而實大。如瓜可食。或云。卽波羅蜜別種。球人又謂之阿咄呢。月橘。謂之十里香。葉如棗。小白

花甚芳烈。實如天竹子。稍大。閏二月中。紅纍纍滿樹。若火齊然。惜余未及見也。球陽地氣多暖。時屆深秋。花草不殺。蚊雷不收。荻花盛開。野牡丹二三月花。至八月復復。花纍纍如鈴鐸。素瓣。紫暈。檀心。圓而大。頗芳烈。佛桑四季皆花。有白色。有深紅粉紅二色。因得一詩。詩云。偶隨使節泛仙槎。日春遊玩物華。天氣常如二三月。山林不斷四時花。亦真情真景也。球人嗜蘭。謂之孔子花。陳宅尤多異產。有風蘭。葉較蘭稍長。篋竹爲盆。掛風前。卽蕃衍。有名護蘭。葉類桂而厚。稍長如指。花一箭八九出。以四月開。香勝於蘭。出名護嶽巖石間。不假水土。或寄樹極。或裹以椶。而懸之。無不茂。有粟蘭。一名芷蘭。葉如鳳尾花。作珍珠狀。有棒蘭。綠色。莖如珊瑚。無葉。花出極間。如蘭而小。亦寄樹活。又有西表松蘭。竹蘭之目。或致自外島。或取之巖間。香皆不減蘭也。因得一詩。詩云。移根絕島最堪誇。道是森森闕里花。不比尋常凡草木。春風一到卽繁華。題詩旣畢。並爲寫生。愧無黃筍之妙筆耳。沿海多浮石。嵌空玲瓏。水擊之。聲作鐘磬。此與中國彭蠡之口石鐘山相似。閒居無可消遣。與施生弈。用琉球棋子。白者磨螺之封口石爲之。內地小螺拒戶有圓殼。海螻大者。其拒戶之殼。厚五六分。徑一二寸許。圓白如磚礫。土人名曰封口石。黑者磨蒼石爲之。子徑六分許。圍一二寸許。中凸而四圍削。無正背面。不類雲南子式。棋盤以木爲之。厚八寸。四足。足高四寸。而刻棋路。其俗好弈。舉棋無不定之說。頗亦有國手。局終數空。眼多少。不數實子。數正同。相傳國中供奉棋神。畫女相如仙子。不令人見。乃國中

雅尚也。六月初八日。辰刻。正副使恭奉諭祭文。及祭銀焚帛。安放龍綵亭內。出天使館東行。過久米林。泊村。至安里橋。即眞玉橋。世孫跪接如儀。即導引入廟。禮畢。引觀先王廟。正廟七楹。正中向外。通爲一龕。安奉諸王神位。左昭自舜馬至尙穆。共十六位。右穆自義本至尙敬。共十五位。是日球人觀者。彌山匝地。男子跪於道左。女子聚立遠觀。亦有施帷掛竹簾者。土人云。係貴官眷屬。女皆黥首指節爲飾。甚者全黑。少者間作梅花斑。國俗不穿耳。不施脂粉。無珠翠首飾。人家門戶。多樹石敢當碣。牆頭多植吉姑羅。或椽樹。翦剔極齊整。國人呼中國爲唐山。呼華人爲唐人。球地皆土沙。雨過即可行。無泥濘。奧山有卻金亭。前明冊使陳給事侃歸時卻金。故國人造亭以表之。辨岳在王宮東南三里許。過圓覺寺。從山脊行。水分左右。堪輿家謂之過峽。中山來脈也。山大小五峯。最高者謂之辨岳。灌木密覆。前有石柱二。中置柵二。外板閣二。少左有小石塔。左右列石案五。折而東。數十級至頂。有石鑪二。西祭山。東祭海岳之神。曰祝。祝謂是天孫氏第二女云。國王受封。必齋戒親祭。正五九月。祭山海及護國神。皆在辨岳也。波上。雪崎。及龜山。余已遊徧。而要以鶴頭爲最勝。隨正副使往遊。陟其巔。避日而坐。草色黏天。松陰匝地。東望辨岳。秀出天半。王宮歷歷如畫。其南。則近水如湖。遠山如岸。豐見城巍然突出。山南王之舊跡猶有存者。西望馬齒姑米。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封舟之來路也。北俯那霸久米。人烟輻輳。舉凡山川靈異。草木陰翳。魚鳥沉浮。雲烟變滅。莫不爭奇獻巧。畢集目前。乃

知前日之遊。殊爲鹵莽。梁大夫小具盤樽。席地而飲。余亦趣僕以酒肴至。未申之交。涼風乍生。微雨將灑。乃移樽登舟。時海潮正漲。沙岸瀾漫。遂由奧山南麓。折而東北。山石嵌空欲落。海燕如鷗。漁舟似織。俄而返照入山。冰輪出水。文鱗無數。飛射潮頭。與介山舉觴弄月。擊楫而歌。樽不空。客皆醉。越渡里村。漏已三下。卻金亭前。列炬如晝。迎者倦矣。乃相與步月而歸。爲中山第一遊焉。泉崎橋橋下。爲漫湖。每當晴夜。雙門供月。萬象澄清。如玻璃世界。爲中山入景之一。旺泉味甘。亦爲中山入景之一。王城有亭。依城望遠。因小憩亭中。品瑞泉。縱觀中山入景。入景者。泉崎夜月。臨海潮聲。久米村竹籬。龍洞松濤。筍厓夕照。長虹秋霽。城嶽靈泉。中島蕉園也。亭下多椶櫚紫竹。竹叢生。高三尺餘。葉如椶。狹而長。卽所謂觀音竹也。亭南有蚶殼。長八尺許。貯水以供盥。知大蚶不易得也。國人浣漱不用湯。家豎石椿。置石盃。或蚶殼其上。貯水。旁置一柄筒。曉起。以筒盛水。澆而盥漱之。客至亦然。地多草。細軟如毯。有事則取新沙覆之。國人取玳瑁之甲。以爲長簪。傳至中國。率由閩粵商販。球人不知貴。以爲賤品。崑山之旁。以玉抵鵲。地使然也。豐見山頂。有山南王第故城。徐葆光詩。有頽垣宮闕無全瓦。荒草牛羊似破村之句。王之子孫。今爲那姓。猶聚居於此。辻山國人讀爲失山。琉球字皆對音。十失無別。疑迭之誤也。副使輯球雅。謂一字作二三字讀。二三字作一字讀者。皆義而非音。卽所謂寄語。國人盡知之。音則合百餘字。或十餘字爲一音。與中國音迥異。國中惟讀書通文理者。乃知對

音。庶民皆不知也。久米官之子弟。能言。教以漢語。能書。教以漢文。十歲稱若秀才。王給米一石。十五薙髮。先謁孔聖。次謁國王。王籍其名。謂之秀才。給米三石。長則選爲通事。爲國中文物聲名最。即明三十六姓後裔也。那霸人以商爲業。多富室。明洪武初。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往來朝貢。國中久米村。梁、蔡、毛、鄭、陳、會、阮、金等姓。乃三十六姓之裔。至今國人重之。與寄公談玄理。頗有入悟處。遂與唱和成詩。法司蔡溫。紫金大夫程順則。蔡文溥。三人集詩。有作者氣。順則別著航海指南。言渡海事甚悉。蔡溫尤肆力於古文。有蓑翁語錄。至言等曰。語根經學。有道學氣。出入二氏之學。蓋學朱子而未純者。琉球山多瘠磽。獨宜薯。父老相傳。受封之歲。必有豐年。今歲五月稍旱。幸自後雨不愆期。卒獲大豐。薯可四收。海邦臣民。倍覺歡欣。僉曰。非受封歲。無此豐年也。六月初旬。稻已盡收。球陽地氣溫煖。稻常早熟。種以十一月。收以五六月。薯則四時皆種。三熟爲豐。四熟則爲大豐。稻田少。薯田多。國人以薯爲命。米則王官始得食。亦有麥、豆。所產不多。五月二十日。國中祭稻神。此祭未行。稻雖登場。不敢入家也。七月初旬。始見燕。不巢人屋。中國燕以八月歸。此燕疑未入中國者。其來以七月。巢必有地。別有所謂海燕。較紫燕稍大。而白其羽。有全白似鷗者。多巢島中。間有至中國。人皆以爲瑞。應潮雞。雄純黑。雌純白。皆短足長尾。馴不避人。香厓購一小犬。而毛豹斑。性靈警。與飯不食。與薯乃食。知人皆食薯矣。鼠雀最多。而鼠尤虐。亦有貓。不知捕鼠。邦人以爲玩。乃知物性亦隨地而變。鷹。

雁鵝鴨特少。枕有方如圭者。有圓如輪而連以細軸者。有如文具藏數層者。製特精。皆以木爲之。率寬三寸。高五寸。漆其外。或黑或朱。立而枕之。反側則仆。按禮記少儀注。穎警枕也。謂之穎者。穎然警悟也。又司馬文正公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轉而覺。乃起讀書。此殆警枕之遺。衣制皆寬博。交衽。袖廣二尺。口皆不緝。特短袂。以便作事。襟率無鈕帶。總名衾。男束大帶。長丈六尺。寬四寸以爲度。腰圍四五轉。而收其垂於兩脇間。烟包。紙袋。小刀。梳。篦之屬。皆懷之。故胸前襟帶擡起凸然。其脇下不縫者。惟幼童及僧衣爲然。僧別有短衣如背心。謂之斷俗。此其概也。帽以薄木片爲骨。疊帕而蒙之。前七層。後十一層。花錦帽。遠望如屋漏痕者。品最貴。惟攝政王叔國相得冠之。次品花紫帽。法司冠之。其次則純紫。大略紫爲貴。黃次之。紅又次之。青綠斯下。各色又以綾爲貴。絹爲次。國王未受封時。戴烏紗帽。雙翅。側衝上向。盤金。朱纓垂領。下束五色縑。至是冠皮弁。狀如中國梨園演王者便帽。前直列花瓣七。衣蟒腰玉。肩輿如中國餅轎。中置大椅。上施大蓋。無帷幔。轅粗而長。無絆。無橫木。以八人左右肩之而行。杜氏通典載琉球國俗。謂婦人產必食子衣。以火自炙。令汗出。余舉以問楊文鳳。然乎。對曰。火炙誠有之。食衣則否。即今中山已無火炙俗。惟北山猶未盡改。嫁娶之禮。固陋已甚。世家亦有以酒肴珠貝爲聘者。婚時即用本國轎。結綵鼓樂而迎。不計妝奩。父母送至夫家。即返。不宴客。至親具酒賀。不過數人。隋書云。琉球風俗。男女相悅。便相匹偶。蓋其舊俗也。詢之鄭得功。鄭得功曰。

三十六姓初來時。俗尙未改。後漸知婚禮。此俗遂革。今國中有夫之婦。犯姦卽殺。余始悟琉球所以號守禮之國者。亦由三十六姓教化之力也。小民有喪。則鄰里聚送。觀者護喪。掩畢卽歸。宦家則同官相知者。亦來送柩。出卽歸。大都不宴客。題主官率皆用僧。男書圓寂。大禪定。女書禪定尼。無考妣稱。近日宦家亦有書官爵者。棺制三尺。屈身而殮之。近宦家亦有長五六尺者。民則仍舊。此邦之人。肘比華人稍短。朝野僉載。亦謂人形短小似崑崙。余所見士大夫短小者固多。亦有修髯豐頤者。頤而長者。胖而腹腰十圍者。前言似未足信。人體多狐臭。古所謂慍氐也。世祿之家皆賜姓。士庶率以田地爲姓。更無名。其後裔則云某氏之子孫幾男。所謂田米私姓也。國中兵刑惟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重罪徒。輕罪罰日中晒之。計罪而定其日。國中數年無斬犯。間有犯斬罪者。又牽引刀自剖腹死。七月十五夜。開窗見人家門外。皆列火炬二。詢之士人云。國俗於十五日盆祭。預期迎神。祭後乃去之。盆祭者。中國所謂盂蘭會也。連日見市上小兒各手一紙幡。對立招展。作迎神狀。知國俗盆祭祀先。亦大祭矣。龜山南岸有窰。國人取車螯大蚶之殼以煨。墜灰壁不及石灰。而黏過者。再東北有池。爲國人煮鹽處。七月二十五日。正副使行册封禮。途中觀者益衆。上萬松嶺。迤邐而東。衢道修廣。有坊。榜曰中山道。又進一坊。榜曰守禮之邦。世孫戴皮弁。服蟒衣。腰玉帶。垂裳結佩。率百官跪迎道左。更進爲歡會門。踞山巔。疊礁石爲城。削磨如壁。有鳥道。無雉堞。高五尺以上。遠望如聚髑髏。始悟

隋書所謂王居多聚鬪體於其下者。乃遠望誤於形似。實未至城下也。城外石厓。左鑄龍岡字。右鑄虎萃字。王宮西向。以中國在海西。表忠順。面向之意。後東向爲繼世門。左南向爲水門。右北向爲久慶門。再進層厓。有門西北向曰瑞泉。左右甬道。有左掖右掖二門。更進有漏。西向。榜曰刻漏。上設銅壺。漏水。更進有門。西北向。爲奉神門。即王府門也。殿廷方廣十數畝。分砌二道。由甬道進至闕廷。爲王聽政之所。壁懸伏羲畫卦象。龍馬負圖立其前。絹色蒼古。微有剝蝕。殆非近代物。北宮。殿屋固樸。屋舉手可接。以處山岡。且阻海颶。面對爲南宮。此日正副使宴於北宮。大禮既成。通國歡怵。聞國王經行處。悉有綵飾。泉崎道旁。列盆花異卉。繞以朱欄。中刻木作麒麟形。題曰非龍非彪。非熊非羆。王者之瑞獸。天妃宮前。植大松六。疊假山四。作白鶴二。生子母鹿三。池上結棚。覆以松枝。松子垂如葡萄。池中刻木鯉大小五。令浮水面。環池以竹。欄旁有坊。曰偕樂坊。柱懸一版。題曰鹿濯濯。鳥翯翯。物魚躍。歸而述諸副使。副使曰。此皆志略所載。事隔數十年。一字不易。可謂印板文字矣。從客皆笑。宜野灣縣有龜壽者。事繼母以孝。國人莫不聞。母愛所生子。而短龜壽於其父。伊佐前。且不食。以激其怒。伊佐惑之。欲死龜壽。將令深夜汲北宮。要而殺之。僕匿龜壽於家。往諫伊佐。伊佐縛而放之。且謂事已露。不可殺。乃逐龜壽。龜壽既被放。欲自盡。又恐張母惡。值天雨雹。病不支。僵臥於路。巡官見之。近而撫其體。猶溫。知未死。覆以己衣。漸甦。徐詰其故。龜壽不欲揚父母之惡。飾詞告之。初。巡官聞孝

子龜壽被放。意不平。至是見言語支吾。疑即龜壽。賜衣食令去。密訪得其狀。乃傳集村人。繫伊佐妻至。數其罪而監之。將告於王。龜壽願以身代。巡官不忍傷孝子心。召伊佐夫婦面諭之。婦感悟。卒爲母子如初。副使旣爲之記。余復爲詩以表章之。詩云。輪軒問俗到球陽。潛德端須爲闡揚。誠孝由來能感格。何殊閔損與王祥。以爲事繼母而不能盡孝者勸。經迭山墟方集。因步行集中。觀所市物。薯爲多。亦有魚、鹽、酒、菜、陶、木器、蕉苧、土布。粗惡無足觀者。國無肆店。率業於其家。市貨以有易無。不用銀錢。聞國中率用日本寬永錢。比來亦不見。昨香厓攜示串錢。環如鵝眼。無輪廓。貫以繩。積長三寸許。連四貫而合之。封以紙。上有鈴記。此球人新製錢。每封當大錢十。蓋國中錢少。寬永錢銅質較美。恐或有人買去。故收藏之。特製此錢應用。市中無錢以此。國中男逸女勞。無有肩擔背負者。趨集織紉。及採薪。運水。皆婦人主之。凡物皆戴之頂。女衣旣無鈕。無帶。又不束腰。而國俗男女皆無袴。勢須以手曳襟。襟較男衣長。疊襟下爲兩層。風不得開。因悟髻必偏墜者。以手旣曳襟。須空其頂以戴物。童而習之。雖重百觔。登山涉澗。無傾側。是國中第一絕技也。其動作時。常捲兩袖至背。貫繩而束之。髮垢輒洗。洗用泥。脫衣結於腰。赤身低頭見人。亦不避。抱兒惟一手。又置腰間。卽藉以曳襟。東苑在崎山。出歡會門。折而北。逐瑞泉下流。至龍淵橋。匯而爲池。廣可十丈。長可數十丈。捍以隄。曰龍潭。水清魚可數。荷葉半倒。再折而東。有小村。篠屏修整。松蓋陰翳。薄雲補林。微風嘯竹。園外已極幽趣。入

門。板亭二。南向。更進而南。屋三楹。亭東有阜如覆盂。折而南。有巖西向。上鑄梵字。下蹲石獅一。飾以五采。再下。有小方池。鑿石爲龍首。泉從口出。有金魚池。前竹萬竿。後松百挺。再東。爲望仙閣。前有東苑閣。後爲能仁堂。東北望海。西南望山。國中形勝。此爲第一。南苑之勝。亦不減於東苑。越中馬富盛。折而東。循行阡陌間。水田漠漠。番薯油油。絕無秋景。薯有新種者。閩知已三收矣。再入山。松陰夾道。茅屋參差。田家之景可畫。計十餘里。始入苑村。名姑場川。卽同樂苑也。苑踞山脊。軒五楹。夾室爲複閣。頗曲折。軒前有池。新鑿。狹而東西長。疊礁爲橋。橋南新阜纍纍。因阜以爲亭。宜遠眺。亭東植奇花異卉。有花絕類蝴蝶。絳紅色。葉如嫩槐。曰蝴蝶花。有松葉如白毛。曰白髮松。池東舊有亭圯。以布代之。池西有閣。頗軒敞。四面風來。宜納涼。有閣曰迎暉。有亭曰一覽。卽正副使所題也。軒北有松。有鳳蕉。有桃。有柳。黃昏舉烟火。略同中國。余偕寄塵遊波上。板閣無他神。惟掛銅片幡。上鑿奉寄御幣字。後署云元和二年壬戌。或疑爲唐時物。非也。按元和二年爲丁亥。非壬戌也。日本馬場信武撰八卦通變指南。內列三元指掌。云上年癸亥。下元起貞亨元年甲子。止元和三年癸亥。如元起寬永元年甲子。止元和三年癸亥。下元起貞亨元年甲子。今元祿十六年癸未。國中旣行寬永錢。證以元和日本僭號。知琉球舊會奉日本正朔。今諱言之歟。紙爲製無精巧者。兒童多立屋上放之。按中國多放於清明前。義取張口仰視。宣導陽氣。令兒少疾。今放於九月。以非九月紙爲不能上。則風力與中國異。卽此可

驗球陽氣煖。故能十月種稻。國俗男欲爲僧者聽。既受戒有廩給。有犯戒者。飭令還俗。放之別島。女子願爲士妓者亦聽。接交外客。女之兄弟仍與外客敘親往來。然率皆貧民。故不以爲恥。若已嫁夫而復敢犯姦者。許女之父兄自殺之。不以告王。王亦不赦。此國中良賤之大防。所以重廉恥也。此邦有紅衣妓。與之言不解。按拍清歌。皆方言也。然風韻亦正有佳者。殆不減憨園。近忽因事他遷。以扇索詩。因題二詩以贈之。詩云。芳齡二八最風流。楚楚腰身翦翦眸。手抱琵琶渾不語。似會相識在蘇州。新愁舊恨感千端。再見真如隔世難。可惜今宵好明月。與誰共捲繡簾看。國人率恭謹。有所受。必高舉爲禮。有所敬。則俯身搓手。而後膜拜。勸尊者酒。酌而置杯於指尖。以爲敬。平等則置手心。此邦屋俱不高。瓦必甌。以避颶也。地板必去地三尺。以避溼也。屋脊四出。如八角亭。四面接修。更無重構複室。以省材也。屋無門戶。上限刻雙溝。設方格。糊以紙。左右推移。更不設暗櫳。利省便。恃無盜也。臨街則設矣。神盃置青石於鑪。實以砂。祀祖神也。國以石爲神。無傳真也。瓦上瓦獅。隋書所謂獸頭骨角也。壁無粉墁。示樸也。貴家間有糊研粉花箋。習華風。漸奢也。龜山有峯獨出。與衆山絕。前附小峯。離約二丈許。邦人駕石爲洞。連二山。高十丈餘。結布幔於洞東。不憩。拾級而登。行洞上。又十餘級。乃陟巔。巔恰容一樓。樓無名。四面軒豁。無戶牖。副使謂余曰。茲樓俯中山之全勢。不可無名。因名之曰蜀樓。并爲之跋曰。蜀者何。獨也。樓何以蜀名。以其踞獨山也。不曰獨而曰蜀者。以副使爲蜀

人樓構已百年。而副使乃名之。若有待也。樓左瞰青疇。右扶蒼石。後臨大海。前揖中山。坐其中。以望若建瓴焉。余又請於副使曰。額不可無聯。副使因書前四語付之。歸路循海而西。匡洞溪壑。皆奇峭。是又一勝遊矣。越南山度絲滿村。人家皆面海。奇石林立。遵海而西。有山翠色攢空。石骨穿海。曰砂嶽。時午潮初退。白石鄰鄰。羣馬爭馳。飛濺如雨。再西度大嶺村。叢棘爲籬。漁網數百。晒其上。村外水田漠漠。泥淖陷馬。有牛放於岡。汪錄謂馬畊無牛。今不盡然也。本島能中山語者。給黃帽。爲會長。歲遣親雲上。監撫之。名奉行官。主其賦訟。各賦其土之宜。以貢於王。間切者。外府之謂。首里泊。久來那霸四府爲王畿。故不設。此外皆設。職在親民。察其村之利弊。而報於親雲上。間切略如中國知府。中山屬府十四。間切十。山南省屬府十二。山北省屬府九。間切如其府數。國俗自八月初十至十五日。並蒸米。拌赤小豆。爲飯相餉。以祭月。風同中國。是夜。正副使邀從客露飲。月光澄水。天色拖藍。風寂動息。潮聲雜絲肉聲。自遠而至。恍置身三山。聽子晉吹笙。麻姑度曲。萬緣俱靜矣。宇宙之大。同此一月。回憶昔日蕭爽樓中。良宵美景。輕輕放過。今則天各一方。能無對月而興懷乎。世傳八月十八日。爲潮生辰。國俗於是夜候潮波上。子刻。偕寄塵至波上。草如碧毯。露露愈滑。扶僕行。憑垣倚石而坐。丑刻。潮始至。若雲峯萬疊。捲海飛來。須臾。腥氣大盛。水怪搏風。金蛇掣電。天柱欲折。地軸暗搖。雪浪濺衣。直高百尺。未敢遽窺。蛟宮。已若有推而起之者。迷離恂恍。千態萬狀。觀此。乃知枚乘七發。猶形

容未盡也。潮既退。始聞噌吰之聲。出礁石間。徐步至護國寺。尙似有雷霆震耳。潮至此。觀止矣。元旦至六日。賀節。初五日。迎竈。二月。祭麥神。十二日。浚井。汲新水。俗謂之洗百病。三月三日。作艾糕。五月五日。競渡。六月六日。國中作六月節。家家蒸糯米。爲飯相餉。十二月八日。作糯米糕。層裹椶葉。蒸以相餉。名曰鬼餅。二十四日。送竈。正三五九爲吉月。婦女率遊海畔。拜水神祈福。逢朔日。羣汲新水獻神。此其略也。余獨疑國俗敬佛。而不知四月八日爲佛誕辰。臘八鬼餅如角黍。而不知七寶粥。國王送菊二十餘盆。花葉並茂。根際皆以竹籤標名。內三種尤異類。一名金錦。朵兼紅黃白三色。小而繁。燦如列星。一名重寶。瓣如蓮而小。色淡紅。一名素球。瓣寬。不類菊。重疊千層。白如雪。皆所未見者。媵之以詩。詩云。陶籬韓圃多秋色。未必當年有此花。似汝幽姿真可惜。移根無路到中華。見獅子舞。布爲身。皮爲頭。絲爲尾。翦綵如毛飾其外。頭尾口眼皆活。鍍睛貼齒。兩人居其中。俯仰跳躍。相馴狎歡騰狀。余曰。此近古樂矣。按舊唐書音樂志。後周武帝時。造太平樂。亦謂之五方獅子舞。白樂天西涼妓云。假面夷人弄獅子。刻木爲頭。絲作尾。金鍍眼睛。銀貼齒。奮迅毛衣。罷雙耳。卽此舞也。此邦有所謂踏柁戲者。橫木以爲梁。高四尺餘。復置板而橫之。長丈有二尺。虛其兩端。均力焉。夷女二。結束衣綵。赤雙足。各手一巾。對立相視而歌。歌未竟。躍立兩端。稍作低昂。勢若水碓之起伏。漸起漸高。東者陡落而激之。則西飛起。三丈餘。翩翩若輕燕之舞於空也。西者落而陡激之。則東者復起。又如鷲鳥

之直上青雲也。疊相起伏。愈激愈疾。幾若山雞舞鏡。不復辨其孰爲影。孰爲形焉。俄焉勢漸衰。機漸緩。板末乃安。齊躍而下。整衣而立。終戲無虛踏。方寸者。伎至此絕矣。接送賓客。頗真率。無揖讓之煩。客至不迎。隨意坐。主人卽具烟架火爐。竹筒木匣各一。橫烟管其上。匣以烟筒以棄灰也。遇所敬客。乃烹茶。以細末粉少許。雜茶末。入沸水半甌。攪以小竹帚。以沫滿甌。面爲度。客去。亦不送。貴官勸客。常以筋蘸漿少許。納客脣以爲敬。燒酒著黃糖則名福。著白糖則名壽。亦勸客之一貴品也。重陽具龍舟競渡於龍潭。琉球亦於五月競渡。重陽之戲。專爲宴天使而設。因成三詩以誌之。詩云。故園辜負菊花黃。萬里迢迢在異鄉。舟泛龍潭看競渡。重陽錯認作端陽。去年秋在洞庭灣。親插黃花插翠鬟。今日登高來海外。累伊獨上望夫山。待將風信泛歸槎。猶及初冬好到家。已誤霜前開菊宴。還期雪裏訪梅花。聞程順則會於津門。購得宋朱文公墨蹟十四字。今其後裔猶寶之。借觀不得。因至其家。開卷見筆勢森嚴。如奇峯怪石。有巖巖不可犯之色。想見當日道學氣象。字徑八寸以上。文曰。香飛翰苑。圍川野。春報南橋。疊萃新。後有名款。無歲月。文公墨蹟。流傳世間者。莫不寶而藏之。蓋其所就者大。筆墨乃其餘事。而能自成一家言如此。知古人學力。無所不至也。又遊蔡清派家祠。祠內供蔡君謨畫象。並出君謨墨蹟見示。知爲君謨的派。由明初至琉球。爲三十六姓之一。清派能漢語。人亦倜儻。由祠至其家。花木俱有清致。池圓如月。爲額其室。曰。月波大屋。大抵球人工翦剔樹木。疊砌

假山。故士大夫家。率有邱壑。以供遊覽。庭中樹長竿。上置小木舟。長二尺。桅舵帆櫓皆備。首尾風輪五葉。掛色旗。以候風。渡海之家。率預計歸期。南風至。則合家歡喜。謂行人當歸。歸則撤之。卽古五兩旗遺意。國王有墨長五寸。寬二寸。有老坑端硯。長一尺。寬六寸。有永樂四年字。硯背有七年四月。東坡居士留贈潘邠老字。問知爲前明受賜物。國中有東坡詩集。知王不但寶其硯矣。棉紙清紙。皆以穀皮爲之。惡不中書者。有護書紙。大者佳。高可三尺許。闊二尺。白如玉。小者減其半。亦有印花詩箋。可作札。別有圍屏紙。則糊壁用矣。徐葆光球紙詩云。冷金入手白於練。側理海濤凝一片。昆刀截截徑尺方。疊雪千層無翳面。形容殆盡南砲臺間。有碑二。一正書。剝蝕甚微。奉書造三字。一其國學書。前朝嘉靖二十一年建。惟不能盡識。其筆力正自遒勁飛舞。有木曰山米。又名野麻姑。葉可染。子如女貞。味酸。土人榨以爲醋。球醋純白。不甚酸。供者以爲米醋。味不類。或卽此果所榨。歟。席地坐。以東爲上。設氈。食皆小盤。方盈尺。著兩板爲脚。高八寸許。饋凡四進。各盤貯而不相共。三進皆附以飯。至四饋乃進酒二。不過三巡。每進饋止一盤。必撤前饋而後進。其次饋。飯用油煎麪果。次饋飯用炒米花。三饋用飯。每供饋酒。主人必親手高舉。置客前。俯身搓手而退。終席。主人不陪。以爲至敬。此球人宴會尊客之禮。平等乃對飲。大要球俗。席皆坐地。無椅桌之用。食具如古俎豆。饋盡乾製。無所用勺。雖貴官家食。不過一饋。一飯。一箸。箸多削新柳爲之。卽妻子不同食。猶有古人之遺風焉。使院敷命

堂後。舊有二榜。一書前明册使姓名。洪武五年。封中山王察度。使行人湯載。永樂二二年。封武寧。使行人時中。洪熙元年。封巴志。使中官柴山。正統七年。封尙忠。使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十三年。封尙思達。使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景泰二二年。封尙景福。使給事中喬毅。行人童守宏。六年。封尙泰久。使給事中嚴誠。行人劉儉。天順六年。封尙德。使吏科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成化六年。封尙圓。使兵科給事中官榮。行人韓文。十三年。封尙真。使兵科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司副張祥。嘉靖七年。封尙清。使吏科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四十一年。封尙元。使吏科左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萬曆四年。封尙永。使戶科左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二十九年。封尙寧。使兵科右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士正。崇禎元年。封尙豐。使戶科左給事中杜三策。行人司司正楊倫。凡十五次。二十七人。柴山以前。無副也。一書本朝册使姓名。康熙二二年。封尙質。使兵科副理官張學禮。行人王垓。二十一年。封尙貞。使翰林院檢討汪楫。內閣中書舍人林麟焯。五十八年。封尙敬。使翰林院檢討海寶。翰林院編修徐葆光。乾隆二十一年。封尙穆。使翰林院侍講全魁。翰林院編修周煌。凡四次。共八人。清明後。南風爲常。霜降後。南北風爲常。反是颶颶將作。正二三月多颶。五六月七八月多颶。颶驟發而倏止。颶漸作而多日。九月北風或連月。俗稱九降風。間有颶起。亦驟如颶。遇颶猶可。遇颶難當。十月後多北風。颶颶無定期。舟人視風隙以來往。凡颶將至。天色有黑點。急收帆巖舵以待。遲則不及。或至傾覆。颶將至。天邊斷

虹若片帆。曰破帆。稍及半天如鸞尾。曰屈鸞。若見北方尤虐。又海面驟變。多穢如米糠。及海蛇浮遊。或紅蜻蜓飛繞。皆颶風徵。自來球陽。忽已半年。東風不來。欲歸無計。十月二十五日。迺始揚帆返國。至二十九日。見溫州南紀山。少頃。見北紀山。有船數十隻泊焉。舟人皆喜。以爲此必迎護船也。守備登後艙以望。驚報曰。泊者賊船也。又報。賊船皆揚帆矣。未幾。賊船十六隻。呌喝而來。我船從舵門。放子母砲。立斃四人。擊喝者墮海。賊退。鎗弁發。又斃六人。復以砲擊之。斃五人。稍進。又擊之。復斃四人。乃退去。其時賊船已占上風。暗移子母砲。至舵右舷邊。連斃賊十二人。焚其頭篷。皆轉舵而退。中有一船較大。復鼓噪。由上風飛至。大砲準對賊船。卽施放。一發中其賊首。烟迷里許。旣散。則賊船已盡退。是役也。鎗砲俱無虛發。幸免於危。不一時。北風又至。浪飛過船。夢中聞舟人譁曰。到官塘矣。驚起。從客皆一夜不眠。語余曰。險至此。汝尙能睡耶。余問其狀。曰。每側則篷皆臥水。一浪蓋船。則船身入水。惟聞瀑布聲。垂流不息。其不覆者。幸耶。余笑應之曰。設覆。君等能免乎。余入黑甜鄉。未會曰。擊其險。豈非幸乎。盥後。登戰臺。視之前後十餘竈。皆沒。船面無一物。爨火斷矣。舟人指曰。前卽定海。可無慮矣。申刻。乃得泊。船戶登岸購米薪。乃得食。是夜修家書。以慰芸之懸系。而歸心益切。猶憶昔年。芸嘗謂余。布衣菜飯。可樂終身。不必作遠游。此番航海。雖奇而險。瀕危幸免。始有味乎芸之言也。

自芸娘之逝。戚戚無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讀坎壈
記愁。而余所遭之拂逆可知也。靜念解脫之法。行將辭家遠出。求赤松子
於世外。嗣以淡安揖山兩昆季之勸。遂乃棲身苦菴。惟以南華經自遣。乃
知蒙莊鼓盆而歌。豈真忘情哉。無可奈何。而翻作達耳。余讀其書。漸有所
悟。讀養生主而悟達觀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
將何得而何失。孰死而孰生耶。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又讀
逍遙遊。而悟養生之要。惟在閒放不拘。怡適自得而已。始悔前此之一段
癡情。得勿作繭自縛矣乎。此養生記逍之所爲作也。亦或采前賢之說以
自廣。掃除種種煩惱。惟以有益身心爲主。即蒙莊之旨也。庶幾可以全生。
可以盡年。余年纔四十。漸呈衰象。蓋以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淡
安勸余每日靜坐數息。仿子瞻養生頌之法。余將遵而行之。調息之法。不
拘時候。兀身端坐。子瞻所謂攝身使如木偶也。解衣緩帶。務令適然。口中
舌攪數次。微微吐出濁氣。不令有聲。鼻中微微納之。或三五遍。一二七遍。有
津嚥下。叩齒數通。舌抵上腭。脣齒相著。兩目垂簾。令朧朧然。漸次調息。不
喘不粗。或數息出。或數息入。從一至十。從十至百。攝心在數。勿令散亂。子
瞻所謂寂然兀然與虛空等也。如心息相依。雜念不生。則止勿數。任其自
然。子瞻所謂隨也。坐久愈妙。若欲起身。須徐徐舒放手足。勿得遽起。能勤
行之。靜中光景。種種奇特。子瞻所謂定能生慧。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
有眼也。直可明心見性。不但養身全生而已。出入綿綿。若存若亡。神氣相

依是爲真息。息息歸根。自能奪天地之造化。長生不死之妙道也。人大言。我小語。人多煩。我少記。人慄怖。我不怒。澹然無爲。神氣自滿。此長生之藥。秋聲賦云。奈何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黝然黑者爲星星。此士大夫通患也。又曰。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於中。必搖其精。人常有多憂多思之患。方壯遽老。方老遽衰。反此亦長生之法。舞衫歌扇。轉眼皆非。紅粉青樓。當場即幻。秉靈燭以照迷情。持慧劍以割愛欲。殆非大勇不能也。然情必有所寄。不如寄其情於卉木。不如寄其情於書畫。與對豔妝美人何異。可省卻許多煩惱。范文正有云。千古賢賢。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勿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身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放翁胸次廣大。蓋與淵明樂天堯夫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養生之道。千言萬語。真可謂有道之士。此後當玩索陸詩。正可療余之病。忽浴極有益。余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忽浴後。至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於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治有病。不若治於無病。療身。不若療心。使人療。尤不若先自療也。林鑑堂詩曰。自家心病自家知。起念還當把念醫。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那有病來時。此之謂自療之藥。遊心於虛靜。結志於微妙。委慮於

無欲。指歸於無爲。故能達生延命。與道爲久。仙經以精氣神爲內三寶。耳目口爲外三寶。常令內三寶不逐物而流。外三寶不誘中而擾。重陽祖師於十二時中。行住坐臥。一切動中。要把心似泰山。不搖不動。謹守四門。眼耳鼻口。不令內入外出。此名養壽緊要。外無勞形之事。內無思想之患。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形體不做。精神不散。益州老人嘗言。凡欲身之無病。必須先正其心。使其心不亂求。心不狂思。不貪嗜欲。不著迷惑。則心君泰然矣。心君泰然。則百骸四體。雖有病。不難治療。獨此心一動。百患爲招。卽扁鵲華陀在旁。亦無所措手矣。林鑑堂先生有安心詩六首。眞長生之要訣也。詩云。我有靈丹一小錠。能醫四海羣迷病。此兒吞下體安然。管取延年兼接命。安心心法有誰知。卻把無形妙藥醫。醫得此心能不病。翻身跳入太虛時。念雜由來業障多。憧憧擾擾竟如何。驅魔自有玄微訣。引入堯夫安樂窩。人有一二心方顯念。念無一二心始爲人。人心無一二渾無念。念絕悠然見太清。這也了時那也了。紛紛攘攘皆分曉。雲開萬里見清光。明月一輪圓皎皎。四海遨遊養浩然。心連碧水水連天。津頭自有漁郎問。洞裏桃花日日鮮。禪師與余談養心之法。謂心如明鏡。不可以塵之也。又如止水。不可以波之也。此與晦菴所言學者常要提醒此心。惺惺不寐。如日中天。羣邪自息。其旨正同。又言目毋妄視。耳毋妄聽。口毋妄言。心毋妄動。貪嗔癡愛。是非人我。一切放下。未事不可先迎。遇事不宜過擾。旣事不可留住。聽其自來。應以自然。信其自去。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得其正。此養心

之要也。王華子曰。齋者。齊其心而潔其體也。豈僅茹素而已。所謂齊其心者。澹志寡營。輕得失。勤內省。遠葷酒。潔其體者。不履邪徑。不視惡色。不聽淫聲。不爲物誘。入室閉戶。燒香靜坐。方可謂之齋也。誠能如是。則身中之神明自安。升降不礙。可以卻病。可以長生。余所居室。四邊皆窗戶。遇風卽閣。風息卽開。余所居室。前簾後屏。太明卽下簾。以和其內映。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俱安。則身安矣。禪師稱一二語告我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卽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予鏟除也。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孫真人衛生歌云。衛生切要知三戒。大怒大慾并大醉。三者若還有一焉。須防損失真元氣。又云。世人欲知衛生道。喜樂有常嗔怒少。心誠意正思慮除。理順修身去煩惱。又云。醉後強飲飽強食。未有此生不成疾。入資飲食以養身。去其甚者自安適。又蔡西山衛生歌云。何必餐霞餌大藥。妄意延齡等龜鶴。但於飲食嗜欲間。去其甚者將安樂。食後徐行百步多。兩手摩脇并胸腹。又云。醉眠飽臥俱無益。渴飲饑餐尤戒多。食不欲粗并欲速。寧可少餐相接續。若教一頓飽充腸。損氣傷脾非爾福。又云。飲酒莫教令大醉。大醉傷神損心志。酒渴飲水并啜茶。腰腳自茲成重墜。又云。視聽行坐不可久。五勞七傷從此有。四肢亦欲得小勞。譬如戶樞終不朽。又云。道家更有頤生旨。第一戒人少嗔恚。凡此數言。果能遵行。功臻旦夕。勿謂老生常談也。潔一室。開南牖。入窗通明。勿多陳列玩器。引亂心目。設廣榻長几各一。筆硯楚楚。旁設小几一。掛字畫一。

幅。頻換。几上置得意書一二部。古帖一本。古琴一張。心日間。常要一塵不染。晨入園林。種植蔬果。芟草。灌花。蒔藥。歸來入室。閉目定神。時讀快書。怡悅神氣。時吟好詩。暢發幽情。臨古帖。撫古琴。倦即止。知己聚談。勿及時事。勿及權勢。勿臧否人物。勿爭辯是非。或約閒行。不衫不履。勿以勞苦徇禮節。小飲勿醉。陶然而已。誠能如是。亦堪樂志。以視夫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卿相之門。有簪佩之累。豈不霄壤之懸哉。太極拳非他種拳術可及。太極二字已完全包括此種拳術之意義。太極乃一圓圈。太極拳即由無數圓圈聯貫而成之一種拳術。無論一舉手。一投足。皆不能離此圓圈。離此圓圈。便違太極拳之原理。四肢百骸。不動則已。動則皆不能離此圓圈。處處成圓。隨虛隨實。練習以前。先須存神納氣。靜坐數刻。並非道家之守竅也。祇須屏絕思慮。務使萬緣俱靜。以緩慢爲原則。以毫不使力爲要義。自首至尾。聯綿不斷。相傳爲遼陽張通。於洪武初奉召入都。路阻武當。夜夢異人。授以此種拳術。余近年從事練習。果覺身體較健。寒暑不侵。用以衛生。誠有益而無損者也。省多言。省筆札。省交遊。省妄想。所一息不可省者。居敬養心耳。楊廉夫有路逢三叟詞云。上叟前致詞。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詞。寒暑每節宣。下叟前致詞。百歲半單眠。嘗見後山詩中一詞。亦此意。蓋出應璩。璩詩曰。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麥。往前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古人云。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此最是尋樂妙法也。將啼饑者比。則得飽自樂。將號寒者比。則得煖自樂。將勞役者比。則優閒自樂。將疾病者比。則康健自樂。將禍患者比。則平安自樂。將死亡者比。則生存自樂。白樂天詩有云。蝸牛角內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笑是癡人。近人詩有云。人生世間一大夢。夢裏胡爲苦認真。夢短夢長俱是夢。忽然一覺夢何存。與樂天同一曠達也。世事茫茫。光陰有限。算來何必奔忙。人生碌碌。競短論長。卻不道榮枯有數。得失難量。看那秋風金谷。夜月烏江。阿房宮冷。銅雀臺荒。榮華花上露。富貴草頭霜。機關參透。萬慮皆忘。誇甚麼龍樓鳳閣。說甚麼利鎖名韉。閒來靜處。且將詩酒猖狂。唱一曲歸來未晚。歌一調湖海茫茫。逢時遇景。拾翠尋芳。約幾個知心密友。到野外溪傍。或琴棋適性。或曲水流觴。或說些善因果報。或論些今古興亡。看花枝堆錦繡。聽鳥語弄笙簧。一任他人情反覆。世態炎涼。優遊閒歲月。瀟灑度時光。此不知爲誰氏所作。讀之而若大夢之得醒。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程明道先生曰。吾受氣甚薄。因厚爲保生。至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浸盛。四十五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若人待老而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口中言少。心頭事少。肚裏食少。有此三少。神仙可到。酒宜節飲。忿宜速懲。慾宜力制。依此三宜。疾病自稀。病有十可卻。靜坐觀空。覺四大原從假合。一也。煩惱現前。以死譬之。二也。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少閒。反生慶幸。四也。宿孽現逢。不

可逃避。歡喜領受。五也。家室和睦。無交謫之言。六也。衆生各有病根。常自觀察克治。七也。風寒謹防。嗜慾淡薄。八也。飲食寧節。毋多起居務適。毋強。九也。覓高明親友。講開懷出世之談。十也。邵康節居安樂窩中。自吟曰。老年肢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四肢由我任。舒伸炎天傍竹涼。鋪簟寒雪圍爐。軟布裯。晝數落花聆鳥語。夜邀明月操琴音。食防難化常思節。衣必宜溫莫懶增。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養生之道。只清淨明了四字。內覺身心空。外覺萬物空。破諸妄想。一無執著。是曰清淨明了。萬病之毒。皆生於濃。濃於聲色。生虛怯病。濃於貨利。生貪饕病。濃於功業。生造作病。濃於名譽。生矯激病。噫。濃之爲毒甚矣。樊尙默先生以一味藥解之曰。淡。雲白山青。川行石立。花迎鳥笑。谷答樵謳。萬境自閒。人心自鬧。歲暮訪淡安。見其凝塵滿室。泊然處之。嘆曰。所居必灑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味爽。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但恐於神爽。未必有助也。余年來靜坐枯菴。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幽谷。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湖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似有所得。陳白沙曰。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顛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抑亦養壽之真訣也。聖賢皆無不樂之理。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作爲樂。論語開首說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趣。皆是此意。聖

賢之樂。余何敢望。竊欲仿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聞聞之樂云耳。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爲爽神。失之甚爲可惜。余居山寺之中。暑月日出則起。收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至快。日長漏永。午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真人也。樂卽是苦。苦卽是樂。帶些不足。安知非福。舉家事事如意。一身件件自在。熱光景。卽是冷消息。聖賢不能免厄。仙佛不能免劫。厄以鑄聖賢。劫以煉仙佛也。牛喘月。雁隨陽。總成忙世界。蜂採香。蠅逐臭。同是苦生涯。勞生擾擾。惟利惟名。皓日晝。蹶寒暑。促生死。皆此兩字誤之。以名爲炭而灼心。心之液涸矣。以利爲蠶而螫心。心之神損矣。今欲安心而卻病。非將名利兩字。滌除淨盡不可。余讀柴桑翁閒情賦。而嘆其鍾情。讀歸去來辭。而嘆其忘情。讀五柳先生傳。而嘆其非有情。非無情。鍾之忘之。而妙焉者也。余友淡公最慕柴桑翁。書不求解。而能解。酒不期醉。而能醉。且語余曰。詩何必五言。官何必五斗。子何必五男。宅何必五柳。可謂逸矣。余夢中有句云。五百年謫在紅塵。略成遊戲。三千里擊開滄海。便是逍遙。醒而述諸琢堂。琢堂以爲飄逸可誦。然而誰能會此意乎。真定梁公每語人。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也。曾有鄉人過百歲。余扣其術。答曰。余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昔王右軍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我種之樹。開

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右軍可謂自得其樂矣。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余居禪房。頗擅此勝。可傲放翁矣。余昔在球陽。日則步履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挑燈讀白香山。陸放翁之詩。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如見其襟懷之澹宕。幾欲棄萬事而從之遊。亦愉悅身心之一助也。余自四十五歲以後。講求安心之法。方寸之地。空空洞洞。明明惺惺。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決不令之入。譬如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近來漸覺闖入之時少。主人居其中。乃有安適之象矣。養身之道。一在慎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安得不時時謹慎耶。張敦復先生嘗言。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蒂間。必有露珠一點。若此一點爲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有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間有詩云。夕看露顆上梢行。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乎此。故文選二語。不可不時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余之所居。僅可容膝。寒則溫室擁雜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於天壤間者。止此耳。然退一步想。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因此心平氣和。無歆羨。亦無怨尤。此余晚年自得之樂也。圃翁曰。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

以養之。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也。古人有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卽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且遇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饑。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靜。其苦爲何如耶。故讀書爲頤養第一事也。吳下有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園。頗具泉石之勝。城市之中。而有郊野之觀。誠養神之勝地也。有天然之聲籟。抑揚頓挫。盪漾余之耳邊。羣鳥嚶鳴。林間時所發之斷斷續續聲。微風振動樹葉時所發之沙沙簌簌聲。和清溪細流流出時所發之潺潺淙淙聲。余泰然仰臥於青葱可愛之草地上。眼望蔚藍澄澈之穹蒼。眞是一幅絕妙畫圖也。以視拙政園一喧一靜。眞遠勝之。吾人須於不快樂之中。尋一快樂之方法。先須認清快樂與不快樂之造成。固由於處境之如何。但其主要根苗。還從己心發長耳。同是一人。同處一樣之境。甲卻能戰勝劣境。乙反爲劣境所征服。能戰勝劣境之人。視劣境所征服之人。較爲快樂。所以不必歆羨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是何異雪上

加霜。愈以毀滅人生之一切也。無論如何處境之中。可以不必鬱鬱。須從鬱鬱之中。生出希望和快樂之精神。偶與琢堂道及。琢堂亦以爲然。家如殘秋。身如長晚。情如騰烟。才如遣電。余不得已而游於畫。而狎於詩。豎筆橫墨。以自鳴其所喜。亦猶小草無聊。自矜其花。小鳥無奈。自矜其舌。小春之月。一霞始晴。一峯始明。一禽始清。一梅始生。而一詩一畫始成。與梅相悅。與禽相得。與峯相立。與霞相揖。畫雖拙。而或以爲工。詩雖苦。而自以爲甘。四壁已傾。一瓢已敝。無以損其愉悅之胸襟也。園翁擬一聯。將懸之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卻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竹。無限大約富貴人役於名利。貧賤人役於饑寒。總鮮領略及此者。能得知足。能得閒。斯爲自得其樂。斯爲善於攝生也。心無止息。百憂以感之。衆慮以擾之。若風之吹水。使之時起波瀾。非所以養壽也。大約從事靜坐。初不能妄念盡捐。宜注一念。由一念至於無念。如水之不起波瀾。寂定之餘。覺有無窮恬淡之意味。願與世人共之。陽明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且如讀書時。知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錄此以爲讀書之法。湯文正公撫吳時。日給惟韭菜。其公子偶市一雞。公知之。責之曰。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卽遣去。奈何世之肉食者流。竭其脂膏。供其口腹。以爲

分所應爾。不知甘肥肥臙。乃腐腸之藥也。大概受病之始。必由飲食不節。儉以養廉。澹以寡欲。安貧之道在是。卻疾之方亦在是。余喜食蒜。素不貪屠門之嚼。食物素從省儉。自芸娘之逝。梅花盒亦不復用矣。庶不爲湯公所呵乎。留侯鄴侯之隱於白雲鄉。劉阮陶李之隱於醉鄉。司馬長卿以溫柔鄉隱。希夷先生以睡鄉隱。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余謂白雲鄉。則近於渺茫。醉鄉溫柔鄉。抑非所以卻病而延年。而睡鄉爲勝矣。妄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甜適之鄉。余時時稅駕。咀嚼其味。但不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梁枕耳。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菜根粗糲。但食之甘美。卽勝於珍錯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卽片刻亦足攝生也。放翁每以美睡爲樂。然睡亦有訣。孫真人云。能息心。自瞑目。蔡西山云。先睡心。後睡眼。此真未發之妙。禪師告余伏氣。有三種眠法。病龍眠。屈其膝也。寒猿眠。抱其膝也。龜鶴眠。踵其膝也。余少時。見先君子於午餐之後。小睡片刻。燈後治事。精神煥發。余近日亦思法之。午餐後。於竹牀小睡。入夜果覺清爽。益信吾父之所爲。一一皆可爲法。余不爲僧。而有僧意。自芸之歿。一切世味。皆生厭心。一切世緣。皆生悲想。奈何顛倒不自痛悔耶。近年與老僧。共話無生。而生趣始得。稽首世尊。少懺宿愆。獻佛以詩。餐僧以畫。畫性宜靜。詩性宜孤。卽詩與畫。必悟禪機。始臻超脫也。

浮生六記校讀後附記

朱劍芒

我初次讀沈復的浮生六記，記得在民國初年。當時所讀的是什麼版本，已完全忘懷，因為我從小喜讀小說，尤喜讀筆記一類的小說，家裏藏書不多，常向親戚朋友家借讀，讀畢就還，再也沒有閒工夫去考究什麼版本——那時自己的學力，本也談不到版本上的考究；有時連序文跋語和附錄一類東西，都是隨手翻過，始終不看的。後來購到一部進步書局的說庫，浮生六記也選列在內，於是詳細覆讀一遍，兩遍，以至於無數遍。閨房記、樂和坎坷記，當然是讀而又讀，讀到愛不忍釋！

浮生六記的五六兩卷，早經佚去，所以各種本子上都標明記的名目而下注着「原缺」。於是空有六記的名，實在只剩四記。最近經吳興王均卿先生搜到了這部完全的浮生六記，在開卷以前，已感到不少興趣，萬不料淹沒已久的兩卷妙文，居然一旦發見，這不要說王先生所快慰，任何一個讀者所快慰，像愛讀浮生六記的我，當然算得快慰之中的第一個了！不過我在這首尾完整的本子上，發見兩個小小疑問：一，以前所見不完整的各本，目錄內第六卷是「養生記」，道：「現今這個足本，卻改了「養生記」，單獨用一「道」字，似乎覺得生硬。再中山記歷內所記，係嘉慶五年隨趙介山使琉球，於五月朔出國，十月二十五日返國，至二十九日始抵溫州。按之坎坷記，是年冬間芸娘抱病，作者亦貧困不堪，甚至隆冬無裘，挺身而過，繼因西人登門索債，遂被老父斥逐。剛從海外壯遊回國，且係出使大臣所提挈，似不應貧困至此！又浪遊記快中遊無隱菴一段，亦在是年之八月十八，身在海外，決無分身遊歷之理。有這兩個疑問，在初，我總和茗狂先生的意見相同：這個本子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是不是和沈三白的原本相同，這真是考證方面一樁最困難的事！

近閱俞平伯先生所編浮生六記年表，於卷二卷四的紀年上，亦竟發見許多錯誤。我從這一點上才明白到作者所作六記，第四卷既係四十六歲所作，五六兩卷寫成，當更在四十六歲之後，事後追記，於紀年方面，當然

難免有錯誤。要說王先生搜得的足本因紀年有不適合的地方硬說牠是靠不住，那麼，連卷二卷四也可說是靠不住了，那有這種道理？至於「養生記道」和「養生記道」的不同，考之最初發見殘缺本浮生六記的楊引傳，他那序上曾說是作者的手稿，現在王先生搜得的足本，也是鈔寫的本子，究竟那一本是作者墨蹟，雖無從證明，而輾轉鈔寫，亦不免有魯魚亥豕之處。「道」和「道」的形體相像，我們可堅決承認，後者或前者總有一本出於筆誤的！

上面的兩個疑問解決，我就很愉快地寫出來，作為校讀後的附記。

清陳裴之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七種

香
碗
樓
憶
語

世界書局印行



香畹樓憶語總目

香畹樓憶語考

朱劍芒

紫姬小傳

龔玉晨

原序一

王維鋆

原序二

馬履泰

原序三

閩湘居士

原序四

王瑞蘭

附錄

紫湘誄

頤道居士

紫姬哀詞

汪端

紫姬哀詞

管筠

紫姬哀詞

陳華姬

紫姬哀詞

陳麗姬

正文

陳裴之

題跋

沈秉鈺



陳裴之像
汪端

陳裴之。字孟楷。號小雲。別號明玉山人。浙江錢塘人。頤道先生之哲嗣也。頤道以壇坫名家。主持風雅。四方知名之士。爭投縞紵。獎成後學。惟恐不及。從遊者始有吳門七子。繼有後七子。續七子。又性豪邁。重義氣。好施與。賴以舉火者恆數十家。小雲幼秉庭訓。天姿高縱。超越羣倫。髫齡補博士弟子員。詩名噪甚。刻春藻堂初集。見者訝爲仙才。一時名宿。交相推許。弱冠投筆。仰承仔肩。納貲爲通守。所至處。大吏驚歎賞識。競爲延攬。置幕府中。先後治文察。濬河渠。襄鹽筴。獲巨盜。其贖駱馬湖之租地也。吳省庵時爲觀察。美其能持大局。能識大體。其論淮南北之鹽筴也。錢子壽都轉稱爲公輔之器。王佐之才。其佐理真州水利暨控治梟盜也。會賓谷節使顧謂王贊山觀察曰。如陳丞者。可謂材兼文武矣。相國孫寄圃先生有國士無雙之譽。河帥黎襄勤公有天下奇才之稱。連銜入告。疊荷緝捕勤能。始終奮勉之論。飭部先選。孫黎二公爰會蘇撫韓公。奏請以通判留江補用。旋奉部議不行。改選雲南府通判。因道遠不能往。呈請改近。仍客漢皋幕中。未幾病卒。年僅三十有三。所著有澄懷堂集十四卷。先事秣陵女子王子蘭。美而賢。小雲納爲篋室。未四年卒。閨家悲傷。小雲爲仿冒辟疆悼董小宛故事。撰香畹樓憶語一編。馬秋藥太常以入瓊逸客贊曼翁板橋雜記語賞之。謂筆墨非雉皋所能及。小雲彙其堂上家人所撰誄傳哀詞。同人所贈題詠。暨憶語及所作夢玉詞。輯爲一編。阮文達公題曰湘煙小錄。淑配同邑汪宜人。名端。字允莊。號小韞。才色無雙。七歲能吟咏。父天潛翁命賦春雪詩。援筆立就。見者驚賞。謂不減柳絮因風之作。因以小韞呼之。天資敏甚。讀以子山哀江南賦。及木元虛海賦二過。背誦不遺一字。母梁夫人。冲泉司寇女也。早卒。天潛翁視女如掌珠。未幾亦卒。宜人受撫於媠母楚生夫人。及笄。姿容秀麗。詩筆益工。先是天潛翁夙具知人鑒。聞小雲之才。至吳訪之。覽春藻堂集。驚歎得未曾有。卽以宜人許字之。小雲有羊車壁人之目。宜人于歸。金章玉女。戚鄰侈爲美談。見者皆目爲神仙眷屬。潁川一門。姊妹姊妹。皆粉陣雄師。出風入雅宜人。爭奇角勝於紗幮鏡檻之間。雄視一時。諸人皆爲之退舍。頤道才筆宏富。爲海內詩人之冠。視當世鮮輕許者。獨於子婦。歎爲天才不可及。凡所指授。與言不違言。嘗於十七史中舉隱僻事詰問。輒應口對。百不失一。莫能窮之。所爲詩。杼軸文史。一洗閨閣纖穠之習。幼時取唐宋元明及國朝人詩。閱一過。輒棄去。留高青邱吳梅村兩家。既而去吳留高。曰梅村濃而無骨。不若青邱淡而有品。遂奉高爲圭臬。痛青邱之以魏觀故貽害。而七子標榜成習。牧齋歸愚選本。復推崇夢陽而抑青邱。則大恨。誓翻詩壇寔案。因選明詩初二集。有知人論世之識。前明一代賢奸治亂之迹。亦略具焉。現行於世。又著元明逸史八十卷。已成後悔之。盡焚其藁。自小雲死後。子葆庸以痛父驚悸成疾。遂失常度。宜人茹荼飲藥。乃潛心學道。日視九流家言。道釋諸書。未幾病卒。年四十有六。頤道爲作孝慧宜人傳一篇。凡八千餘言。附刻其詩集後。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鈔十卷。

香畹樓憶語考

朱劍芒

一 香畹樓憶語是影梅菴憶語後繼起的名著

冒辟疆風流文采所
給予後人的影響

悼亡文字寫成瑣屑的憶語，是清初如皋名士冒辟疆所創。冒氏在明末四公子中，風流文采，不下於侯方域，他和董小宛的一段哀艷歷史，較之桃花扇上所敘方域與名妓李香君的戀愛，也是銖兩悉稱。後來小宛早死，不能偕老，他用最生動的筆墨，寫成影梅菴憶語，至一萬餘言，這實是悼亡文字中別開生面的一種作品。幾百年來，辟疆所遺留的等身著作，只有這部影梅菴憶語，可說是膾炙人口，具有不朽的價值。因之，一般文人，遇到悼亡，最喜摹擬他格式，寫些表抒哀感的文字。像陳小雲的香畹樓憶語，當然受的是冒氏影響，並且他仍舊襲用「憶語」名稱，那更使人一望而知，未見內容，也可決定是悼亡作品了。

陳小雲的憶語筆墨
足與冒辟疆頡頏

唐代大詩人李白，見了崔灝所題黃鶴樓詩，為之擱筆，後來自題一首金陵鳳凰臺詩，和崔詩同一格局，一樣成為名著，那就可見摹仿格局，脫胎句法，都不成問題。內容各異，便不能算做剽竊。影梅菴憶語後許多摹仿作品，固然都是畫虎類狗，效顰增醜，實在不值得一讀。偏有陳小雲的香畹樓憶語，文詞凄艷，真足與冒氏頡頏。相去一百七十餘年，竟有兩位同樣才人，同樣的悼其愛姬，兩副淚眼，兩支妙筆，又同樣的寫出萬餘言傷心刺骨，情真語摯的文字，真可算得才匹情齊，後先輝映了！

附帶說說南社詩人
余十眉的寄心瑣語

從冒辟疆的影梅菴憶語後，更有陳小雲的香畹樓憶語，在悼亡文字中，正像另闢了一條蹊徑。以後從這條蹊徑上所產生的悼亡作品，正不知有多少。就我所見過的，像嘉善余十眉的寄心瑣語，也可算此中有數的文字了。十眉名其鏘，是南社著名詩人。他的髮妻胡淑娟女士，也

是個能詩的女才人。民國初年，淑娟病死，十眉有許多首集龔的悼亡詩，後來更撰成近萬言的寄心瑣語，精印一冊，分贈同社。我覺得他這種作品，真可和影梅菴、香畹樓鼎足而三。假使再隔百餘年，有人重行選集這一類的書，我料十眉的寄心瑣語，決計不會放棄的。因此我在做這篇香畹樓憶語考，先來上一個附帶的介紹，介紹給百餘年後的這位選文家！

一一 錢塘陳氏所難得的是一門風雅

乾嘉詩人陳文述的家庭

前清乾嘉年間，是詩學最盛的時代，當時詩壇領袖隨園老人袁枚，那是任何人所知道的。袁枚不但自己是個大詩人，他的弟妹、子姪、孫女，以及許多列在門牆的女弟子，個個都是詩壇

健將；小倉山房中，天天在唱和。「一門風雅」四字，真可當之而無愧！較後於隨園的，便要數到這位頤道居士

陳文述了！陳文述是香畹樓憶語作者陳小雲的父親。清史列傳卷七十三文苑傳內，有較詳的記載，摘錄如下：

陳文述，字退菴，浙江錢塘人。嘉慶五年舉人，官江蘇江都縣知縣。文述少以詩名，儀徵阮元督學浙江，試杭州日，以「仿宋畫院製團扇」命題，文述詩最佳，人稱爲陳團扇。阮元入覲時，文述從赴灤陽，不及，匝月得詩百餘詩。游京師，與楊芳燦齊名，時人謂之楊陳……天性孝友，廣交游，重信義，有孔北海之風。又好修名人遺蹟，遊焦山，擬築栖雲閣於漢隱菴，於西湖建蘭因館，高致多類此……所爲詩工西崑體，晚年復斂華就實，一變錯采鏤金之習，歸諸雅正。著有碧城仙館詩鈔、頤道堂集、秣陵集、西泠懷古集、仙詠、閨詠、碧城詩、髓、子裴之、官南河候補通判，亦能詩。天才英爽，著有澄懷堂集。裴之婦汪氏名端，工詩，宗明高啓，選明三十家詩鈔初二集，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集十卷。

我們再參閱其他書上，覺得這篇傳文，尚有很多脫漏：如文述號雲伯，所以裴之又號小雲。文述夫人龔玉晨，侍姬管筠、文靜玉、薛纖阿、蔣蕊蘭，以及兩位女公子華姬、麗姬、婢女歡歡，又無一不能詩，其中以管筠爲最著名，有

小鷗波館集傳世。文靜玉也著有小停雲館詩鈔。至於文述所收的女弟子，能詩者也不在少數。（據蘭因集載，文述重修西湖三女士墓詩，女弟子有和作者，計共九人）小雲夫人代其丈夫物色姬妾，必欲得一素工詞章的女子，這也可見得陳氏一門風雅，以視隨園，實在是有過之無不及了！

文述父子都是寫情能手。文述是個著名詩人，也是個多情才子。管筠所作西湖三女士墓記上，有『主人弔古情深，憐是寫情能手』兩句，真是定評他的生平，最喜修葺前代美人祠墓。如在金陵，曾修張麗華、孔貴嬪墓；蘇州曾修瓊姬、紫玉、鄭旦諸墓；揚州曾修袁寶兒墓；西湖曾修菊香、楊雲友、馮小青諸墓，並建蘭因館於墓旁；常熟曾修柳如是、吳冰仙墓。他更有西湖閨詠五百首，詠的都是湖上古今以來的女士。像他這般癡情，亦可謂「千古罕有」！他所作的詩，人多比之吳梅村，更可想見其作風了！他的兒子裴之，年少風流，自不消說；當他未

納紫姬以前，吳中湘雨、佇雲、蘭語樓諸姬，都願嫁他作妾，誰知他用情極專，竟是一概謝絕。後來與紫姬會晤，彼此情芽雖茁，尚賴他的夫人竭力懲慝，又得到父母之命，才成美滿眷屬。看他與紫姬初見後所賦的紀事詩，深情刻骨，語意纏綿，何嘗不是吳梅村的作風。所以，陳文述父子，在當時詩壇上，都是寫情的能手，決不是尋常作家所能望見其項背的！

憶語上附有幾篇古。香畹樓憶語曾和小雲另外作的夢玉詞百餘闕，以及紫姬死後堂上家人所撰誄傳

今僅見的哀誄文。

哀詞，同人所製題詠，輯為一編，頤性老人阮元題名為湘煙小錄，現在夢玉詞已散失，

而家人哀誄作品和各家題詞，卻仍完全無闕。因想冒辟疆如此名家，影梅菴憶語題詞，在當時定然不少；現在所附的，除吳梅村等所作題小宛遺像的寥寥數首外，竟一無所有，這也可惜極了！我們讀到香畹樓憶語所附的哀誄作品，一方固然要替有才無命的美人稱幸，一方更要說一聲這是古今來僅見的哀誄文，何以稱之為「僅見」？請想：前清乾嘉時代，中國的舊禮教如何重大，陳氏世代居官，對於禮法當然也非常的講究。王紫湘無論怎樣賢孝，不過是小雲的一個侍妾，一旦病歿，小雲作的憶語，自不可少，小雲夫人和小雲姊妹各賦哀詞，

倒也無所謂奇特，所奇的，小雲母親竟爲他兒子的亡姬，特撰一篇非常沉痛的傳文，這真是古來所無有的！但因紫姬生平，實在使人憐愛，四年堂上侍奉，深得太夫人的歡心，她的死亡，決不能以尋常姬妾目之，特撰此傳，正所以表示極度的痛悼，縱然爲古今所無，原也不必去論他！我所謂奇之尤奇的，便是這位頤道居士陳文述，竟爲他兒子的亡姬也是「潛焉出涕」做起誄詞來了！在舊禮教沒有打破時，此種文字，不但僅見，簡直是大笑話了！那麼，我就要說到多情才人，原不能拘以禮法，心中有所感傷，便可形諸筆墨，略無顧忌。阮嗣宗「豈有禮爲吾輩而設」也正是這句話了！

二 小雲與紫湘的結合始末

小雲納娶紫姬
的最初動機

小雲的大夫人汪允莊，實是個才德兼備的女士！小雲的妹妹麗姬，常對乃兄說：「兄生平佳遇雖多，然皆申禮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輕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報兄者亦至矣！」

照這幾句話，小雲雖嘗流連花叢，卻不是登徒之流。他那納妾的動機，憶語第一段內，載得非常詳盡。是遠在四年前，因小雲的父親病危，小雲夫人在佛前立誓，願長齋持經。後來文述病愈，而小雲夫婦竟異處四年之久。更因小雲夫人努力於選詩工作，身體非常孱弱。她在丈夫前，翁姑前，總是主張納妾；更徧託親戚，訪求佳麗。在這個情形之下，即使小雲真是個不二色的男子，結果也不免要納妾的。恰巧小雲在秦淮遇到紫湘，兩情繾綣，既爲家人所知，即遣人迎歸，並無絲毫阻難。小雲的艷福固然不淺，而小雲夫人的賢惠，真是不可多得的！

紫湘傾慕小

雲的由來

紫湘的所以傾慕小雲，當然出於愛才。小雲賦謝幼香五絕句，纏綿悱惻，早爲紫湘所贊歎。後來初次見面，在她對於小雲前作，不免猶有懷疑，所以借幼香將嫁爲題，迫令小雲當場賦詩。

誌過，其實含有面試的作用。小雲對客揮毫，寫成四律，紫湘才確信小雲的才華，而願委身事之了！不過我們再從另一方面觀察，紫湘傾慕小雲，決計不是僅出於愛才，對於小雲的家庭，實在也有相當的傾慕。試看紫湘初

識小雲，已深知小雲家事，絮絮而談，小雲問她何以知道，她說：「識之久矣。」從這句話裏，便可看出紫湘讀了小雲贈幼香的詩句，早已設法刺探，盡知小雲的家庭狀況。下文紫湘對小雲所說：「夙聞君家重親之慈，夫人之賢……」這兩句，至少也是紫湘傾慕小雲的一部分原因。紫湘雖是個年祇十九歲的青春女子，她對於擇人而事，竟能審慎如此，這也是難能可貴的。從來女子擇婿，或圖才貌，或圖富貴，其餘每不加過問，及至兩相結合，而家庭問題，一一發生，以至不安於室。假使在未結合前，都能像紫湘般出以審慎，後來無謂的爭執，是決不會有的。即此一點，已足見紫湘的明識過人，所以她在大家庭內，能使上下愛憐，絕無閒氣了！

美人與才子相偶
足爲秦淮生色

紫湘十姊妹，除了第八位早死，六七兩位嫁給尋常門戶，其餘都作達官貴族的側室。紫湘以最小年華，得偶小雲，才士佳人，兩美璧合，無怪秦淮諸女郎，既羨既妬，竟有爲之喜極而泣下的。憶語中曾載秦淮姊妹寇香閣，對於紫湘嫁後，向芳波大令發表過下列一段議論：

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斷推第一。天生一雲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雲公子不屬，奇緣仙耦，鄭重分明，實爲天下銀屏間人吐氣！我輩飄花零葉，墮於藩溷也宜哉！這幾句話，絕無妒意，說得非常確切。當秦淮姊妹，餞別紫湘，美滿良緣，一時傳播，真足爲秦淮生色了！

四 小雲所享艷福有不及冒辟疆處

三年情侶
遽斷塵緣

辟疆得娶小宛，較之小雲紫湘的結合，確乎多了不少周折，但看雙方相識後，更歷三年之久，才得團聚，兼之生當亂世，全家避難，屢逢盜寇，東西奔波，幾至骨肉分離。小雲生在清朝全盛時代，流離苦楚，既不會嘗到，而他的得娶紫湘，無絲毫艱阻，再沒有如此簡易。單從這些上看來，似乎小雲所享艷福，決不在辟疆以下的。我們要曉得，安樂固然勝過患難，但是愛情的結合，無論度的安樂生活，或患難生活，總不會影響於愛情的，越是度的患難生活，也許使愛情的熱度，更其要來得高些。人生壽命修短，從達觀方面說，本

沒有什麼區別；論到美滿姻緣，究竟時間短促是任何人所不願意的。辟疆所享艷福，尚有九年之久；影梅菴憶語嘗說：『一生清福，九年占盡，九年折盡矣！』小雲自娶紫湘，直至紫湘病死，實際上竟三年都沒有滿足。我們說小雲所享艷福，不及辟疆，實在並不是牽強的！

小雲歷得要差有辜負香衾之感

辟疆和小雲各人的艷福，雖儘有相同，而時間上成了三與一之比，那就顯分出高下了。並且，辟疆是位非常蕭散的名士，他自得中副車，即不以功名爲念；後來明朝覆亡，他更不問世事，祇知閉門著述。在影梅菴裏，他和小宛朝暮廝守，形影不離，論書論畫，鬪韻品茗，真是世上唯一的樂趣，人生最大的艷福。辟疆三次大病，小宛侍奉湯藥，常在枕邊足畔，這也是痛苦疾病中所得無上的一種安慰！小雲出仕既早，且爲上司識拔，歷得要差，當他大夫人汪允莊抱病，他尙寄跡在外，至歲底風雪中始得歸家，那就可知他是怎樣一個紅員，決不許終年在家飽享閨房艷福的！以很短促的三年，尙不能天天住在家裏，所謂「辜負香衾」，真是絕對不虛的一句話了！

五 紫湘的賢孝與卓識較勝於董小宛

紫湘具有孝親的至性

小宛固然是個多才多藝而又多情的女子，但當老母新死，急急於相從辟疆，負債累累之家，庭既棄之不顧，且在此九年之中，亦未嘗一念其老父，可見於「孝親」兩字，非常淡漠！紫湘既歸小雲，常常念其老親，念其亡母，以至夜分嗚咽，積思成疾。後來得到歸省的機會，以爲即是卻病之方，這就可見其孝親的至性了！並且，當她歸家病重，一聞小雲之母臥病，即促令歸省，並不因自己垂危，忘了小雲所應盡的子職，這更是難得之至，「賢孝」兩字，實在是當之無愧的！

在大家庭中紫湘是個不可多得的賢姬

姬妾能得到大婦的愛憐，得到堂上的愛憐，本是尋常所有的；而小雲上有兩代老親，他的父親又廣蓄姬妾，紫湘能周旋於如此大家庭內，使人人加愛，無一間言，她的賢

能，也就可想而知了！憶語中所載紫湘歿後，小雲的父親寄書小雲，亦有下列各語：

七夕得三槐書，知紫姬遽然化去，重闈以次，無不悲悼！且屈指汝到相距兩日，未必及視其斂，尤爲傷心之事……渠四年中賢孝盡職，羣無間言；去冬侍汝婦之疾，尤屬不辭况瘁。至其淡泊寧靜，夙爲汝祖所稱賞，今得首從先人於九京，在渠當亦無憾！汝母方爲作小傳，靜初允莊等，皆有哀詞，汝宜愛惜身心，報以筆墨，俾與舊桃朝雲並傳，當亦逝者之心也！

這幾句懇摯的話，也可當得一篇傳略，當得一首哀詞。蕙綢居士說：「國朝以來姬侍中一人而已！」那不是過於推崇，卻是很確切的一句話！

紫湘規勸小雲 紫湘雖是個閨中弱質，而雅具辨才，兼有過人的卓識。就憶語中所見，如小雲受知彭城都亦有非常卓識，轉令其辦理真州水利，兼司三十七萬庫藏出納，小雲辭不接受，紫湘卻勸以「人獨我清，必撻衆忌，嚴以持己，寬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警。」又如小雲上書閣部，貢獻懲治梟匪，禁暴除害的方法，擬儲一有用之才，借以弭無形之禍，而紫湘表示的意見是「鷹飛好殺，龍性難馴，」因勸小雲膽大心細，馭下勿過於寬縱。單從這兩件看來，紫湘卓識，實超過小雲之上，小雲嘗稱「怡詞異語，時得韋絃之助，」也不能認爲因愛而贊譽過甚的！

六 閨中妻妾和諧更顯得紫湘的足使人憐愛

紫湘能得大婦特殊的憐愛

我在前面已說過，姬妾能得到大婦的憐愛，也是尋常所有的；但要像紫湘的見愛於大婦，汪允莊，我敢說一句，那就不可多得了！紫相思親成病，歸省之計畫，全出允莊。允莊寄詩紫

湘，末有「勤調藥裏刪離恨，好寄平安水閣頭」兩語，何等憐愛？何等情重？及至紫湘在母家病死，允莊寄書小雲，並寄沉痛的挽聯，又令自己親生之子，爲之持服，素束上亦用嫡子具名，妻妾間如此情重，真是少見，無怪芳

波大令見之，稱爲「毫髮無憾」了！

小雲夫婦不願小星替月，最是切愛紫姬的一種表示。

紫湘生前，究竟小雲夫婦如何垂愛，試讀下列一段憶語，便可想見其餘了。

蓉湖施生，隱於闔闔，擲六木以決禍福，聞有奇驗。余就卜流年休咎，生日：

「他事甚利，惟不免破鏡之戚。」問能解否，曰：「小星替月可也。」更請其他，曰：「嗚彼三五，或免遞及之禍。」時平陽中翰自淮南來，爲姬推算，亦如生言……允莊聞之，亟請於堂上，爲余量珠聘艷，以應施生之說。余曰：「新人苟可移情，輒使桃僵李代，拊心自問，已覺不情；設令膠先續斷，香不返魂，長留薄倖之名，莫雪向隅之恨，更非我之所願，又豈卿之所安哉？」允莊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余曰：「姬素戀切所生，恒見望雲興歎，還珠益算，此誠日者無聊之極思，然其徒倚絲延，屢煩慈顧，每與言及，涕泗不安，曷以歸省之計，爲伊卻病之方乎？」

這是紫湘未歸母家時，小雲夫婦背地密商的一段談話。允莊不願使紫湘應了小星替月之說，擬再另聘一小星以代紫湘，雖是迷信癡語，而憐愛紫湘，真可謂無以復加！小雲所說，自是正論，不願留薄倖之名，而使紫湘有向隅之恨，尤其是情真語摯！小雲夫婦如此垂憐，紫湘雖死，也可以瞑目了！

七 香畹樓憶語較之影梅菴尤爲哀慘

臨死不及一面是
小雲畢生的憾事

辟疆與小雲雖同一悼亡，而紫湘病死母家，小雲遲到兩日，不及作最後之訣別，這真是

小雲畢生憾事，所以他的憶語中，較之影梅菴所述，更其覺得哀慘。小雲於四月底送紫

湘返母家養病，陪伴她至五十天之久，假使不接到老母抱病的急信，未必就離開了紫湘；小雲回蘇後，知母病

已痊，假使不爲了趕製冲喜所用的湖縣衣履，也早已再到南京，何至不及一面？這照因果律講來，確乎有前定而無可勉強的。其實，當時的交通，也太不便捷了，小雲奔走蘇寧，來去各須四天，要像現在坐了火車，二、三小時

可達，那便不成問題了。

蘭陵舟次紀夢一段

最令人不忍卒讀

小雲第二次由蘇動身，係在七月初三，至初四夜才到達常州。（晉時爲蘭陵縣）他在舟次曾夢見紫湘，作詞以紀，那知紫湘逝世，也正在這一夜。憶語中『帳中環珮，是耶非耶？其來也有自，其去也又何歸耶？腸迴目極，心酸淚枯！』真是沉痛到了極點，令人有不忍卒讀的！





紫姬小傳

姬王氏名子蘭。字紫湘。一字晚君。秣陵人。余子裴之側室也。初子婦汪端來歸。生子孝如。彌月殤。逾年又生孝先。晚後失調。體孱多疾。又因夫子頤道先生病劇。端誓願長齋繡佛三年。繼以選明代人詩初二集。聚書盈屋。晨書暝寫。心勞神疲。恒數晝夜不得寐。因請於余。及頤道先生曰。作配高門。質沐慈愛。有逾顧復。比得醒疾。終夜不寢。醫云疾在心神。不加靜攝。將成怔忡。自問幼耽墳籍。疎曠鍼朮。十饋五漿。尤非所諳。雖重親高堂。矜其不逮。夙夜循省。心何以安。且堂上膝下。僅止公子一人。飴含抱孫。亦止孝先一人。螽斯蕃衍。宜求淑儷。以主中饋。俾端得安心優游文史。以延孱弱之軀。並於祖翁先奉政公。祖姑查太宜人前。再三言之。雖未卽許。未嘗不鑒其心之苦。情之摯也。嗣夫子以公至秣陵。聞姬賢。歸言之。端聞請曰。端之前言。實本肺腑。卽不爲公子求佳偶。獨不可置筵室乎。且紫姬詞翰。端曾一見之。尤非尋常金粉可比也。夫子乃稟命堂上。介同歲生侯君青甫。暨歐陽大令棣之爲寔修。諏吉迎歸。端先期營香晚樓以居之。故又字晚君也。初至之夕。賓客雲集。姻眷夾侍。姬端秀靜穆。神光離合。若瓊花之照春。而華月之白夜也。余以久病。辟穀十稔。裴之嘗與端言。苟謀置筵。必得能侍余疾者。姬至逾月。輒屏鉛華。佐治內政。侍余尤盡心力。朝夕不離。余性畏雷。每頑雲屯空。驚電掣影。裴之夫婦輒在側。姬旣至。裴之或以事他

出。或在家。雖深夜。姬必先侍余側也。上年春。余在揚病亟。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並代裴之持觀音齋。客冬。端病頭風。手不能持匕箸。醫者云。易傳染。語甚危。姬黎明起。不梳洗。不進飲食。先爲大婦敷藥。鋪糜。撫摩抑搔。恆至深夜。衣不解帶者數月。端疾竟賴以愈。孝先自離乳哺。卽隨余寢食。雖孩提。性方執。行坐有常所。不多言。言輒喜作模稜語。婢媪不能通其意。姬喜愛若所生。佐余撫視。余因得晏息焉。余家世代寒素。服食樸簡。姬荆布粗糲。安之若素。以是尤得先奉政公歡心。去春。奉政公病。姬發願持淡齋。不食鹽豉。姬生母早卒。老父嫡母在堂。乞於上年十月歸省。並爲生母掃墓。嗣遭奉政公大故。舉室南還。不克踐約。旣痛奉政公之見背。又感念生母。每夜分輒悲泣。遂成嗽疾。中間侍大婦之病。已輒諱疾不言。洎余知之。延醫調理。甫少瘥。會余疾作。扶病侍余坐窗前。適當風處。嗽疾復作。遂不可止。裴之始以治文案。濬河渠。襄鹽筴。獲巨臬。受知於節相孫公。黎襄勤公。爰會中丞韓公。奏請以通判留江南補用。已奉特旨准行矣。嗣以部駁。將赴都。請分發。姬謂裴之曰。君之冀留江南者。爲近侍堂上計也。今分發。則遠近不可知。慈闈多病。勢不能往。妾當在家。代君侍奉。至夫人之不能往者。亦勢也。君宜別求淑質。代佐內政。並言之。余。余以閨中人材難得。余病年來亦漸輕減。且有姬人管筠。次女麗姬侍余。勸慰之。屬勿萌是念。裴之先蒙聖諭。更屬緝捕勤能。感効馳驅。疊擒梟盜。去冬今夏。歷荷節相甄勞。復奏。又奉特旨。以始終奮勉。敕部先選。仰邀異數。舉室銜恩。孰知裴之

將得官。而姬已先逝耶。方病之亟也。裴之馳書秣陵。招翁媪至蘇。存問慰藉。喜見顏色。疾以漸瘳。既病復作。自知不起。恐余之憂悸也。強自支勵。言翁媪雖得見。而掃墓之願未遂。心恆耿耿。思力疾一行。以畢所懷。且藉養疴。泣請數四。乃令裴之送之秣陵。將逾月。會余以感冒攪疾。姬聞信促裴之歸。泊有書來。輒言病少愈。以安裴之心。裴之于六月二十二日至吳門。爲余禱于元化先生祠。余病就痊。夢中恒恍惚。幼穉言見姬歸。乃於七月初三日促裴之行。而七夕秣陵人至。則姬已於初四戌刻逝矣。其歸也。若恐余之不任哀痛而故遠之。其逝也。若恐裴之親視永訣之傷神也。而遽先之。臨終神氣湛然。聞雷聲隱隱。猶念余不置。裴之本以初二日行。因家中人爲製湖綿殮具。乃先遣僕星夜馳報以慰之。適有以水蜜桃餉者。余知其所嗜。命齎往。初五日至。而姬已逝。桃實無恙。僅充靈座之供。裴之初六日至。則一棺長掩。殮具已不及用。與芻靈冥楮。同付焚如而已。信至。太宜人以下。無不痛哭失聲。大婦尤哭之慟。夫子與余。請於太宜人。命裴之攜柩至蘇。厝虎邱禪寺奉政公靈輻側。俟奉政公歸葬。同至西冷卜厝焉。姬數年來。不易一衣。不製一釵。不私蓄一錢。裴之衣服玩好。圖繪書籍。付收掌者。輒爲篋衍小字記之。部別居分。不失累黍。性耽文翰。從裴之夫婦受詩法。有寄公子揚州詩。自秣陵寄大婦吳門詩二篇。餘則斷楮殘編。與零膏冷翠同盡矣。嗚呼。姬之未至也。知其美麗。不知其淑慎也。既至。知其淑慎。不知其勤儉也。久之。知其勤儉。不知其賢孝也。乃閱數年之久。而其

賢孝之實蹟。以自晦而愈明。覺無事不入人心脾。矧余沉疴委頓十餘年。需人娛侍。得此賢孝之媛。而復失之。每一憶及。不知涕之何從也。因制淚和墨。作爲此文。俾後之覽者。知其概焉。姬生于嘉慶八年癸亥七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初四日。生年二十有二。其卒也。夫子爲誄。裴之爲香畹樓憶語。大婦端。管姬筠。余大女華娥。次女麗娥。皆有詩。論曰。古稱姬妾之賢者。若禕桃朝雲。皆以得侍文人。獲留姓氏。柔嘉之則。傳者勿詳。姬家金陵。六朝舊都。碧玉桃葉。豔蹟在焉。而姬之柔嘉。遠過禕桃朝雲。揆之載籍。殆絡秀之流亞。而惜其不永年也。悲夫。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七月中錢唐龔玉晨羽卿撰

原序一

余曩時會於友人處。得見錢唐陳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鈔本一種。愛不忍釋。亟向假歸。手錄展玩。迨乙酉冬。武林假旋。適膠城廣平明經寓申。晨夕過從。縱談藝事。偶及憶語一書。以未窺全豹爲憾。越日。明經手出一編見示。題曰湘煙小錄。亟讀之。蓋卽向所手錄之憶語在焉。此外尙有夢玉詞百餘闋。並諸名流題辭。證諸原序。湘煙小錄其總名也。神往十年。願償一日。快何如之。因念原板早燬。勢將湮沒。戴祝三大令亦酷嗜此書。乃相與籌資重付手民。書旣成。細加校對。悉與原板無異。至欲論作者情文之妙。題辭具在。先得我心。可不復贅。時光緒十二年丙戌仲夏海上王維鋆

既堂氏誌於月圓人壽室

原序一

湘煙小錄者。陳孟楷司馬悼其亡姬紫湘。薈其堂上家人所撰誄傳哀詞。同人所製題詠。洎司馬自著香畹樓憶語。并舊作夢玉詞。輯爲一編。阮芸臺宮保。取明凌忠介公所輯湘煙錄之意。爲題今名。紅瀟弔影。紫玉成煙。奩史金荃。未容擅美。余識司馬久矣。居忠孝心。行仁義事。深以其奉檄致親。未得一第爲恨。然審自筮仕以來。南城節使。彭城都轉。諸公。激揚嘆賞。超倫軼羣。且閣部孫寄圃先生。有國士無雙之目。河帥黎襄勤公。有天下奇才之譽。飛章交薦。屢荷特知。當代柱臣。不妄期許。顧皆傾心契重若此。司馬之立身行政。不于此可見哉。是編爲追悼紫姬而作。夫姬以閨中弱質。病不永年。乃其賢孝淑慎。人不間於重闈大婦之言。翰墨詠歌。斐滿吳會。身後之名。直軼諸朝雲絡秀而上。苟非至性至情凝結感動。亦斷不能享此文勳。獨有千古。昔琴牧子謂非董宛君之奇女。不足以匹冒辟疆之奇男。今以余觀孟楷紫湘之事。遇奇而法。事正而葩。鄭重分明。風槩既遠。軼冒董。卽就香畹樓憶語與夢玉詞筆墨而論。尤非雉臯所及。按湘煙錄原序。所謂隻字豔千載。單帙網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者。精冶淒豔。庶幾匹之。宮保巨眼。題品獨真。世既有藝苑之張華。余又何辭爲。嗶引之聲。叟乎。若如入瓊逸客。贊嘆曼翁雜記。謂須用冷金箋。畫烏絲闌。寫洛神賦。

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以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風清月白。紅豆花開。看之。余謂移品斯編。庶不褻彼後語。質諸宮保。當亦以爲知言也。道光甲申七月秋。藥老人馬履泰書。

原序二

廣平居士以梅垞生新譜影梅庵傳奇乞雲公子題詞。俾紆折玉之感。公子讀之。益增悽恨。時距紫妹之仙去者十日矣。閨湘請於公子曰。影梅庵憶語。世豔稱之。然以公子之才品。遠過參軍。紫妹之賢孝。亦踰小宛。且此段因緣。作合之奇。名分之正。堂上之慈。夫人之惠。皆千古所罕有。前日讀君家大人慈訓有曰。惜身心而報以筆墨。俾與朝雲。禧桃並傳。公子其有意乎。公子乃坐碧梧庭院。滴淚濡毫。文不加點。隨時授余讀之。情文相生。悽豔萬狀。猶記紫妹未字時。余嘗與豔雪。翹雲韻秋。贈香小燕諸人私語曰。箇儂吹氣如蘭。奉身如玉。除是侍香金童。甫能消受耳。既見公子。爭慶得人。飲錢之夕。芳菲滿堂。皆曰。十妹此行。何異登仙。掛釵拂袖。多有感羨。泣下者。迨妹今夏歸省。語及公子恩誼。輒嘖蹙曰。薄命人。惟恐消受不起。嗚呼。銘心刻骨之言。孰料爲撒手離塵之讖哉。妹之病也。姊姊姨姨。曾被賙恤者。皆願以百身贖之。于其逝也。相向而哭。皆失聲。况以公子憐香惜玉。情之所鍾。其纏綿邀楚。自有大難爲懷者。然自有此作。紫妹既在所必傳。村拙如閨湘輩。亦得廁名簡末。此如淮南拔宅。雞犬皆仙。公子之心盡。

矣。紫妹之靈慰矣。題曰香晚樓憶語。仍影梅庵例也。世有牙曠。譜入宮商。烏紗鈿鬢。登場學步之時。吾不知此後賺人清淚。又將幾許爾。甲申七月扶風閩湘居士揮淚謹書

原序四

余家同懷十人。惟紫妹最幼。最美。最才。最賢。而難得者爲最孝。其居我生母之喪也。哀毀骨立。徒以老父在堂。未卽身殉。嫡母旣撫如所生。妹亦曲盡恭順。惟於背鏡倚枕。感念亡親。淚漬衾裯。歷數年如一日也。余聞其將有所適。歸叩其詳。妹曰。雲公子人品學問。有目共賞。毋俟鄙言。聞其傳家孝友。天性過人。此尤妹所怵怵心動者耳。余曰。門高族大。契洽良難。以吾妹淑性處之。自無不宜家宜室。惟是同母手足。目前僅我兩人。一旦睽離。深縈我念。今與妹約。別後如不暇搦管。覓一花一草寄我。卽可知妹近狀矣。妹領之。畫楫渡江。積旬俾返。發函伸紙。蛺蝶雙飛。弄翠眠香。栩栩欲活。靈心飛動。喜可知已。今夏歸省。養疴。歡然握手。備述堂上之慈。夫人之賢。並聞雅孃龍媪云。此來舉室送行。潸然出涕。饋問之使。不絕於道。余方欣感交集。以爲吾妹之賢孝。旣有以上契親心。雖金鎗馬麥。定業難逃。然人定勝天。造化或容默挽耳。不虞曇花現影。落葉歸根。遽折連枝。使人痛絕。夫就妹生平論之。蕙心紈質。燕寢承歡。月滿花芳。玉郎專寵。家山重到。骨月全逢。旣親二老之顏。復告生身之墓。薤露素車之弔。備極哀榮。梨雲繡

帳之悲。靡間存歿。無毫髮之遺憾。無父母之貽罹。蘭緣既盡。撒手以去也。固宜。惟聞父母告余云。公子以老親在上。力抑哀情。然浹旬以來。惟見以眼淚洗面。逝者如斯。生者如之何。垂垂鶴髮。感激涕零。嗚呼。吾妹縱脫愛緣。鑒此芳情。亦當似玉簫再世矣。余多愁善病。蕉萃中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一燈如豆。三復斯編。感公子之情多。惜佳人之命薄。幽窗冷雨。撲筆泫然。甲申巧月太原瑞蘭雪涕拜題

附錄

紫湘誄

紫湘秣陵王氏女。年十九。歸余子裴之。爲側室。婉孌淑慎。門無間言。道光甲申七月四日。以疾卒。其生平言行。既見於余室人所爲小傳矣。余憫其有柔嘉之德。而早逝也。爲此誄以哀之。頤道居士記。

嗚呼紫湘。秉德淳貞。淮水之秀。鍾山之英。譬彼小星。以事君子。大婦心怡。高堂色喜。吾家族大。食指逾千。同聲稱媿。惟爾之賢。重親致歡。善承色笑。侍膳問安。惟爾之孝。佐餽調藥。以事小君。夙興夜寐。惟爾之勤。言罔愆禮。行知飾性。無違夫子。惟爾之敬。姬侍備此。令德克宣。允宜獲福。奚不永年。翦紙招魂。采蘅設祭。我作此辭。潛焉出涕。

紫姬哀詞 并序

錢唐汪端允莊

紫姬碧玉韶顏。綠珠慧性。家近青楊之巷。門臨白鷺之洲。姊妹十人。姬其季也。畫徧十眉。舊名花蕊。縮來雙髻。小字桃根。其歸我朗玉夫子也。春江打槳。官閣飄鐙。璧月凝輝。前身定呼明月。瓊花照影。幾生修到梅花。姬復性厭鉛華。夙耽詞翰。蘭羞佐餽。燕寢怡顏。椒頌流馨。鸞臺浴德。潁川之門。無歧譽焉。客冬余臥病殊劇。姬佇苦哺糜。含辛調藥。中宵結帶。竟月罷妝。余疾既瘳。姬顏始解。嗚呼賢矣。豈知瑤華萎雨。瓊屑銷塵。扶病歸省。卒於母氏。萱幃雪涕。蘭閣招魂。羌渺渺兮予懷。佇珊珊之入夢。瑤情玉色。誰撰館陶仙子之銘。霞袂雲軒。待續寶懿夫人之傳。詩成八律。淚綆千絲。

淚灑西風黯碧紗。鈿蟬零落弔明霞。雲中紫鳳長離鳥。池上天桃薄命花。夜月空林呼妙子。曉鐘殘夢見瑤華。疎星三五光初掩。愁看銀河絡角斜。

（華譚妾石瑤華歿後見形如平生出抱朴子）

葦結同心九畹芬。渡江桃葉美人雲。畫眉菱鏡花雙笑。記曲珠簾月二分。篆玉鴛鴦猶贖字。泥金蛺蝶尙留裙。早梅官閣經行處。蓮屐蒼苔印碧紋。月照香嬰畫閣虛。謝娘新詠麗芙蓉。棗花簾箔調鸚鵡。芸葉窗紗辟蠹魚。紅衲道人工寫韻。白雲仙子最知書。蘭膏翠羽留遺跡。奩豔重緡恨有餘。

（婦人集陸姬孟珠號紅衲道人何白雲史忠妾奩豔董小宛輯）

寒閨侍疾夜遲眠。藥裹勞君細意煎。彩勝倦簪挑菜節。羅屏靜掩試燈天。解歌芳草朝雲慧。潔奉蘭羞絡秀賢。猶記江城砧杵動。春纖疊雪擘吳綿。

（太夫人及余夫婦禦寒襦褐頗年皆姬手製）

瓊肌病怯杏羅輕。眉翠顰多畫未成。虛幌藥煙愁擁髻。小窗花影罷吹笙。
金猊火冷香慵炷。玉馬風馳夢易驚。惆悵紅冰凝別淚。滿天梅雨鬪閭城。
皂莢橋邊問故家。晚烏啼斷六朝花。女牆靜夜潮初上。水榭新涼月正華。
銜到玉魚愁豆蔻。撥殘金鳳怨琵琶。退紅衫子空裁製。白蝶飛灰散曉霞。
新月蛾眉憶晚妝。淒風總帳泣歸航。哀蟬落葉秋如水。早雁明河夜漸涼。
錦瑟驚絃懷夢草。玉簫舊約返生香。畫簾微雨黃昏後。誰念檀奴髻欲霜。
女墳湖冷殯宮遙。舊日妝樓鎖寂寥。露砌碧苔吟蟋蟀。風廊翠竹網蠨蛸。
秋雲羅帕溫香漬。明月瓊杯豔影消。留得玉梅遺掛在。亭亭素質帶愁描。

（秋雲羅帕見麗情集明月杯見神仙傳）

同作

管 筠 靜 初

秦淮煙柳石城潮。問訊青溪第幾橋。仙子髩眉春黛染。美人衫袖落花嬌。
方期洛水霞長映。何事嵯山雪易消。惆悵罡風吹太急。一株玉樹隕南朝。
金燈照夜月初圓。往事分明在眼前。香雪梅花曉妝閣。煙波桃葉渡江船。
相看大婦憐中婦。豈料今年異去年。蘭語纏綿桃骨瘦。憶來一度一潸然。
江上青山隔翠微。白門楊柳夢依稀。空憐聽雨瀟瀟去。不見看花緩緩歸。
四載玉顏成永訣。全家珠淚惜分飛。夜闌簾外天如墨。愁絕篝燈製殮衣。
黯澹文窗韻字紗。歸帆盼斷曲江涯。虎山尋夢煙初暝。鶴市招魂月正華。
暫寄玉棺吳苑寺。待營香塚宋宮斜。舊桃坏土芳隣在。天竺翠峯前弔落花。

又

陳華姬 萼仙

我弟才華小鳳皇。（余舊題弟婦允莊明湖飲餞圖句）得君亦復似鴛鴦。香名謝氏烏衣巷。春色盧家白玉堂。一樹瓊花留豔影。滿庭璧月照明妝。如何絕代嬋娟子。零落嫣紅隕曉霜。

消息傳來掩淚聽。落花如雨葬傾城。青山會見營新塚。翠水應知理舊盟。瑤瑟前塵悲曉夢。玉簫後約望來生。一編憶語從頭讀。香碗樓頭碧漢橫。

又

陳麗姬 茗仙

楊柳南朝樹。芙蓉北苑妝。衣裳雕玉珮。樓閣鬱金堂。桃葉春波穩。瓊花夜月涼。當年嫁張碩。親見杜蘭香。隋苑通吳苑。頻年數往還。含香吳寸趾。識曲謝雙鬟。纖柳銷春黛。夭桃瘦玉顏。可憐扶病去。淒絕汝南灣。滴淚空如水。傷心欲問天。魂歸殘月影。夢短落花煙。鸚鵡三生石。鴛鴦兩度船。玉簫情不斷。應結再生緣。



香畹樓憶語

錢塘

陳裴之小雲撰

丁丑冬朔。家大人自崇疆受代歸。壽海積勞。抱恙甚劇。太夫人扶病侍疾。自冬徂春。衣不解帶。參朮無靈。羣醫束手。余時新病甫起。乃泣禱於白蓮橋華元化先生祠。願減己算。以益親年。閨人允莊復於慈雲大士前。誓願長齋繡佛。並偕余日持觀音經若干卷。奉行衆善。乃荷元化先生賜方四十九劑。服之病始次第愈。自此夫婦異處者四年。允莊方選明詩。復得不寐之疾。左鐙右茗。夜手一編。每至晨雞喔喔。猶未就枕。自慮心耗體孱。不克仰事俯育。常致書其姨母高陽太君。嫂氏中山夫人。爲余訪置簞室。余堅卻之。嗣知吳中湘雨佇雲蘭語樓諸姬。皆有願爲夫子妾之意。歷請堂上爲余納之。余固以爲不可。蓋大人乞祿養親。懷冰服政。十年之久。未得真除。相依爲命者千餘指。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重親在堂。年逾七秩。恆有世途荆棘。宦海波瀾之感。余四躅槐花。輒成康了。方思投筆。以替仔肩。滿堂兮美人。獨與余今日成。射工伺余。固不欲冒此不韙。且綠珠碧玉。徒侈豔情。溫清定省。孰能奉吾老母者。采蘭樹蕙。此事固未容草草也。

金陵有停雲主人者。紅妝之季布也。珍其弱息。不異掌珠。謬采虛聲。願言倚玉。申丈白甫。暨晴梁太史。爲宣芳悰。余復賦詩謝之。曰。肯向天涯托掌珠。含光佳俠意何如。桃花扇底人如玉。珍重侯生一紙書。新柳雛鸞最可憐。怕成薄倖杜樊川。重來縱踐看花約。拋擲春光已十年。生平知己屬明

妝爭訝吳兒木石腸。孤負畫蘭年十五。又傳消息到王昌。催我空江打槳迎。誤人從古是浮名。當筵一唱琴河曲。不解梅邨負玉京。白門楊柳暗棲鴉。別夢何嘗到謝家。惆悵鬱金堂外路。西風吹冷白蓮花。此詩流傳。爲紫姬見之。激揚贊歎。絮果蘭因。於茲始茁矣。

孟陬下泮。將游淮左。道出秣陵。初見紫姬於初秋水榭。時停雲嬌女幼香。將有所適。仲瀾騎尉。招與偕來。余與紫姬相見之次。晝燭流輝。玉梅交映。四目融視。不發一言。仲瀾回顧幼香。笑述董青蓮傳中語曰。主賓雙玉有光。所謂月流堂戶者非耶。余量不勝蕉。姬偕坐碧梧庭院。飲以佳茗。絮絮述余家事甚悉。余訝詰之。低鬟微笑曰。識之久矣。前讀君寄幼香之作。纏綿悱惻。如不勝情。今將遠嫁。此君誤之也。宜賦詩以志君過。時幼香甫歌牡丹亭尋夢一齣。姬獨含毫蘸墨。拂楮授余。余亦怦然心動。振管疾書曰。休問冰華舊鏡臺。碧雲日暮一徘徊。錦書白下傳芳訊。翠袖朱家解愛才。春水已催人早別。桃花空怨我遲來。閒繙張泌妝樓記。孤負鸞期第幾回。卻月橫雲畫未成。低鬟攏髻見分明。枇杷門巷飄鐙箔。楊柳簾櫳送笛聲。照水花繁禁著眼。臨風絮弱怕關情。如何墨會靈簫侶。卻遣匆匆唱渭城。如花美眷水流年。拍到紅牙共黯然。不奈閒情酬淺盞。重煩纖手語香絃。墮懷明月三生夢。入畫春風半面緣。消受珠櫳還小坐。秋潮漫寄鯉魚箋。一翦孤芳豔楚雲。初從香國拜湘君。侍兒解捧紅絲研。年少休歌白練裙。桃葉微波王大令。杏花疎雨杜司勳。關心明鏡團圓約。不信揚州月二分。

姬讀至末章。慨然曰。夙聞君家重親之慈。夫人之賢。君輒有否無可。人或疑爲薄倖。此皆非能知君者。堂上閨中終年抱恙。闕君鄭重之意。欲得人以奉慈闈耳。因卽錢余詩曰。煙柳空江拂畫橈。石城潮接廣陵潮。幾生修到人如玉。同聽簫聲廿四橋。月落烏啼。霜濃馬滑。搖鞭徑去。黯然魂銷。湖陰獨游。新綠如夢。啜茗看花。殊有春風人面之感。忽從申文處得姬芳訊。倚闌循誦。紀之以詩曰。二月春情水不如。玉人消息托雙魚。眼中翠嶂三生石。袖底金陵一紙書。寄向江船迴棹後。寫從妝閣上鐙初。櫻桃花澹宵寒淺。莫遣銀屏鬢影疏。嗣是重親惜韓香之遇。閨人契勝瑤之才。辜芳結纒。促踐佳約。余曰。一面之緣。三生之諾。必秉慈命而行。庶免唐突西子。允莊曰。昨聞諸堂上云。紫姬深明大義。非尋常金粉可比。申年丈不獲與偕。蹇脩之事。六一令君可任也。季秋入夕。迺挂霜飄。重陽渡江。風日清美。白下諸山。皆整黛鬟迎楫矣。

六一令君將赴之。江新任。聞姬父母言姬雅意屬余。倩傳冰語。因先訪余於丁簾水榭。詫曰。從來名士悅傾城。今傾城亦悅名士。聯珠合璧。洵非偶然。余滯燕臺久矣。今自三千里外。捧檄而歸。端爲成此一段佳話爾。余袖出申文書示之。令君掀髯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足爲靡蕪媚香一輩人揚眉生色矣。旣以姬素性端重。不欲余打漿親迎。令君迺屬其夫人。與姬母伴姬乘虹月舟。連檣西下。小泊瓜洲。重親更遣以香車畫鷁迎歸焉。姬同懷十人。長歸鐵嶺方伯。次歸天水司馬。次歸汝南太守。次歸清河觀

察。次歸隴西參軍。次歸樂安氏。次歸清河氏。次未字而卒。次歸鴛湖大尹。姬則含苞最小枝也。蕙綢居士序余夢玉詞曰。聞紫姬初歸君時。秦淮諸女郎。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如董青蓮故事。渤海生高陽臺詞句有曰。素娥青女遙相妬。妬嬋娟最小。福慧雙脩。論者皆以爲實錄。姬亦語余云。飲錢之期。媼姬咸集。綠窗私語。僉有後來居上之歎。其姊歸清河氏者。爲人尤放誕風流。偶與其嫂氏閨湘玉真論及身後名。輒述李笠翁秦淮健兒傳中語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兩行紅粉服其談諧吐屬之妙。

吳中女郎明珠。偶有相屬之說。安定考功戲語申丈曰。雲生明如玉山。所謂仙露明珠者。詎能方斯朗潤耶。告以姬事。考功笑曰。十全上工。庶療相如之渴耳。蓋亦知姬行十。故以此相戲云。

余朗玉山房瓶蘭。先茁同心並蒂花一枝。允莊曰。此國香之徵也。因爲姬營新室。署曰香畹樓。字曰畹君。余因賦國香詞曰。悄指冰甌。道繪來倩影。浣盡離愁。回身抱成雙笑。竟體香收。擁髻離騷倦讀。勸搴芳人下西洲。琴心逗眉語。葉樣娉婷。花樣溫柔。比肩商略處。是蘭金小篆。翠墨初鉤。幾番孤負。贏得薄倖紅樓。紫鳳嬌銜楚佩。惹蓮鴻爭妬雙脩。雙脩漫相妬。織錦移春。倚玉紉秋。一時詞場耆雋。如平陽太守。延陵學士。珠湖主人。桐月居士。皆有和作。畹君極賞余詞曰。君特叔夏。此爲兼美。余素不工詞。吹花嚼蕊。嗣作遂多。閨人請以夢玉名詞。且笑曰。桃李宗師。合讓掃眉才子矣。

閨中之戲。恒以指上螺紋。驗人巧拙。俗有一螺巧之說。余左手食指。僅有一螺。紫姬歸。余匝月。坐綠梅窗下。對鏡理妝。閨人姊妹。戲驗其左手食指。亦僅一螺也。粉痕脂印。傳以爲奇。重闌聞之。笑曰。此真可謂巧合矣。

蓮因女士。雅慕姬名。背撫惜花小影。見貽衣。退紅衫子。立玉梅花下。珊珊秀影。髣髴似之。時廣寒外史。有香畹樓院本之作。余因與懷本事。紀之以詞。曰。省識春風面。憶飄鐙瓊枝。照夜翠禽啼倦。豔雪生香。花解語。不負山溫水軟。况密字珍珠難換。同聽簫聲。催打漿。寄回文。大婦憐才慣。消盡了。紫釵怨。歌場豔賭。桃花扇。買燕支。閒摹妝額。更煩嬌腕。拋卻鴛衾。兜鳳鳥。髻子積雲乍縮。只冰透鸞綃。誰管記否。吹笙蟾月底。勸添衣。悄向迴廊轉。香影外。那庭院。姬讀之。笑授畫冊曰。君視此影。頗得神似否。乃馬月嬌畫。闌十二幀。懷風抱月。秀絕塵寰。幀首題紫君小影四字。則其嫂氏閩湘手筆。是冊固閩湘所藏。以姬歸。余爲慶。臨別欣然。染翰納之。女兒箱中者。余欲壽之。貞珉姬愀然曰。香閨韻事。桓慮爲俗口。描畫。余乃止。

蔻香閣狂香浩態。品爲花中芍藥。嘗語芳波。大令曰。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斷推第一。天生一雲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雲公子不屬。奇緣仙耦。鄭重分明。實爲天下銀屏間人吐氣。我輩飄花零葉。墮於藩溷也。宜哉。芳波每稱其言。輒爲歎息不置。捧花生撰秦淮畫舫錄。以倚雲閣主人爲花首。此外事多失實。人咸譏之。余以公羈秣陵。仲瀾招訪倚雲。一見輒呼余字曰。此服媚國香者也。仲瀾

與余皆愕然。時一大僚震余名。遇事頗爲所厄。後歸以語姬。姬笑曰。大僚震君之名而擠君。倚雲識君之字而企君。彼錄定爲花首也。固宜。余受知於彭城都轉。請於閣部節使。檄理真州水利。並以庫藏三十七萬。責余司其出納。余固辭不可。公愠曰。我知子猷守兼優。故以相托。有所避就。未免蹈取巧之習矣。余曰。不司出納。誠蹈取巧之習。苟司出納。必蒙不肖之名。事必於私無染。而後於公有裨。此固由素性之迂拘。亦所以報明公知己之感也。公察其無他。乃止。時自戟門歸。已深夜。閨人方與姬坐香畹樓翫月。閨人詰知歸遲之故。喜曰。君處脂膏而不潤。足以報彭城矣。姬曰。人濁我清。必撻衆忌。嚴以持己。寬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警乎。余夫婦歎爲要言不煩。

余舊撰秦淮畫舫錄序曰。仲瀾屬爲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讀書。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豔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爲佳偶耶。抑怨偶耶。余曰。媚香卻聘。不負侯生。生之出處。有愧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佳耦也。蕊君領之。復曰。靡蕪以妹喜衣冠。爲湘真所距。苟矢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踏泖湖以終爾。湘真感之。或不忍其爲虞山所浼乎。余曰。此靡蕪之不幸。亦湘真之不幸也。橫波侍讌。心識石翁。後亦卒爲定山所誤。坐讓葛嫩武功。獨標大節。彌可悲已。卿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羣蠹趨之而卽敗。所遇殊也。如卿淨洗鉛華。獨耽詞翰。塵棄軒

冕。屣視金銀。駟僮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行。亦可寒心。卽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黨魁。已非涉獵詞章。聊浪花月。號爲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頽唐。負慙紅袖。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尙不致誤彼嬋媛也。僕也。古懷鬱結。疇與爲懽。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卿懷抱。曠世秀羣。竊慮知己晨星。前盟散雪。毋驕錢樹。卽冒璧人。弦絕陽春之音。金迷長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曰。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蕕合器。臭味差池。鷄鶩同羣。蹉跎不狎。語以古今。能無河漢哉。蕊君沾巾擁髻。殆不勝情。余亦移就鐙花。黯然罷酒。維時仲瀾索序甚殷。蕊君然脂拂楮。請并記今夕之語。夫白門柳枝。青谿桃葉。辰樓顧曲。丁簾醉花。江南佳麗。繇來尙已。迨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澹心板橋雜記所繇作也。今捧花生際承平之盛。聯裙屐之游。跌宕湖山。甄綜花葉。華燈替月。抽觴擲筵之天。畫舫凌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煙花。品豔柔鄉。據懷瑤翰。澹心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竊謂輕烟澹粉。閨當有如蕊君其人者。兩君試以斯文示之。并語以靡蕪媚香往事。不知有感于蕊君之言而爲之結眉破粉否也。此一時佇興之作。忽忽不甚記憶。迨姬歸。余後允莊談次。戲余曰。君當日以他人酒盃。澆自己傀儡。與酣落筆。慨乎言之。苟至今日。敢謂秦無人耶。茗妹曰。兄生平佳遇雖多。然皆申禮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輕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報兄者亦至矣。閨侶咸爲首肯。

秋影主人。中年卻掃。鑪薰茗盃。擁髻微吟。花社靈光。出塵不染。後來之秀。羸崇禮焉。先是香霓閣有隨鴉之舉。主人苦口箴之。聞姬屬余。慶得所歸。恒求識面。申丈介余脩相見禮。笑曰。十君玉骨珊珊。邇應益饒豐豔耶。蘊珠抱璞。早審不凡。具此識英雄眼。尤爲掃眉人生色矣。歸宣其言。姬爲莞爾。

邗當要衝。冠蓋雲集。余自趨庭問絹。日鮮寧晷。堂上於奇寒深夜命姬假寐俟余。姬仍翦燈溫茗。圍鑪端坐以待。詰晨復辨色理妝。次第詣長者起居。夙興夜寐。歷數年如一日焉。

姬將適余。偶與倚紅聽春輩評次青容院本。或香祖樓警句。或賞四弦秋關日。姬獨舉雪中人可人夫婿是秦嘉。風也憐他。月也憐他。數語吟諷不輟。唐甥桂僊侍鬟。改子笑曰。十姑此時。固應心契此語。金釵四座。賞爲知言。余前年于役彭城。寄姬詞有曰。蹋冰瘦馬投荒驛。負了卿憐惜。累卿風雪憶天涯。休說可人夫婿是秦嘉。蓋指此也。嗣于下相道中寄姬詞曰。霜月當頭圓復缺。躍馬彎弓。那怪常離別。約了歸期今又不。關山只認無啼鵲。何事沾膺雙淚熱。帳下悲歌。竟未生同穴。忍與歸時燈畔說。五更一騎衝風雪。南州朱夫人爲寫行看子。晚翠庵主卽書原詞于上。姬每一捧誦。感淚彌衿。淒咽之音。如聽柳絲芳草矣。余幼涉韜鈴。長延豪俊。然如清河君之忠義廉立者。頗不易覯。長白尙衣。銳欲治梟。禁暴除害。致書閣部。謂燕趙壯士。江淮異人。恩威部勒。非余莫任。余啓閣部曰。無恒產而有恒心。

者。惟士爲能。雞鳴狗盜之雄。爲饑所驅。不知擇業。鋌而走險。患莫大焉。廣
庇博施。知有不逮。然能儲一有用之材。即可弭一無形之禍。閣部深嘉是
言。且曰。卽以禽梟而論。以毒攻毒。兵法亦當如是也。忠信所格。景嚮孔殷。
姬曰。鷹飛好殺。龍性難馴。膽大心細。願味斯言。且以余馭下少嚴。淵魚廩
鼠。察詰不祥。怡詞異語。時得韋絃之助云。

淮南以濬河停運。余請于堂上。創爲移捆之議。節使與彭城公。咸慶安枕。
真州賢士。歌詩以侈美之。歸逼歲除。頗形悶損。姬曰。儲課又民。頌聲洋溢。
殘年風雪。不負此行。那有辜負香衾之憾。

蕪城綺節。慈命設讌。璧月樓前。姬偕閨侶。香堦俠拜。更解縮臂。憐愛縷。遣
鬟密置鴟吻。吾杭謂芻尼。斲以成梁。可渡星河靈匹也。萼姊戲裁冰縠。繪
並頭蘭桂昇姬。向月繡之。鏤金錯采。巧奪鍼神。余巾箱檢翫。珍逾蔡氏金
梭矣。

癸未仲春。太夫人患病危亟。姬輒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余時奉檄駐工。星
夜馳歸。禱于太平橋元化先生祠。賜方三劑而愈。姬因代余持觀音齋。以
報春暉。至歿不替。

姬與余情愛甚摯。而恥爲伎嫉之行。是以香影閣贈余鬟花綃帕。香霏閣
贈余冰紈雜佩。秋雯閣贈余瓜瓢繡縷。姬皆什襲藏之。又香霏閣寄余雕
籠蠹蠹一枚。姬尤參愛不釋。曰。闕墻擲果。皆屬人情。苟非粉郎香掾。又誰
過而問之者。

余取次花叢。屢爲摩登所攝。爰賦柳梢青詞以謝之。曰。曳雪牽雲。玉籠鸚鵡。喚掩重門。曲曲回闌。疎疎簾影。也夠銷魂。愁看照眼濃春。添多少。香痕淚痕。默默尋思。生生孤負。無數黃昏。休覓雙蛾。鬢華倩影。好伴維摩。嬌倚香篝。話殘銀燭。閒煞衾窩。更無人唱。回波。只怕惹情多。恨多。葉葉花花。鶻鶻鶻。此願難麼。允莊曰。風流道學。不觸不背。當是衆香國中無上妙法。姬曰。飄藩墮溷。千古傷心。君能現身接引。亦是情天善果。余曰。安得金屋千萬間。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耶。姬亦爲之嘖然。

余以烏鳥之私。懼官遠域。牛馬之走。歷著微勞。黃扉辱國士之知。丹詔沐勤能之諭。綸音甫逮。吏議隨之。絜養啣恩。未甘廢棄。長途冰雪。小隊弓刀。急景凋年。重嘗艱險。維時允莊忽染奇疾。淹篤積旬。姬乃鷄鳴而起。卽詣環花閣。寒帷問夜來安否。親爲塗藥進匕。後始理膏沐。扶持調護。寢饋俱忘。語余世母譙國太君曰。夫人賢孝。閨中之會。閔也。設有不諱。必重傷堂上心。而貽夫子憂。稽首慈雲。妾願以身先之爾。余時寄跡於東陽。參軍絳雲僊館。會附書尾。寄以近詞。曰。年來飽識江湖味。今番怎添淒惋。遠樹蘊煙。殘鴉警雪。人在黃昏孤館。更長夢短。便夢到紅樓也。防驚轉。雁唳霜空。故鄉何事。尺書斷。書來倍縈別恨。道閨人小病。羅帶新緩。茗火煎愁。蘭煙抱影。不是卿卿誰伴。憐卿可慣。況一口紅霞。黛蛾慵展。漫憶揚州。斷腸人更遠。姬時已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致沈篤。余以定省久睽。勾當將畢。醉司命夕。風雪遄歸。而姬已骨瘦香桃。慼慼牀蓐矣。

余自吏議不得留江後。姬曰。君此後江湖載酒。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余詰其故。曰。君爲尊親所屈。奉檄色喜。自斷不忍。遠離膝下。但今既有此中沮。或者改官遠省。太夫人既憚長途。不能就養。夫人又以多病不去。我何忍侍君獨行。且寒暑抑搔。晨昏侍奉。留我替君之職。卽以攄君之憂。至君之起居寒暖。必得一解事者。悉心護君。雖千山萬水。吾心慰矣。此姬自上年十月以來。屢屢爲余言之者。孰知黃花續命之言。卽爲紫玉成煙之讖哉。

蓉湖施生。隱於闌闌。擲六木以決禍福。聞有奇驗。余就卜流年休咎。生曰。他事甚利。惟不免破鏡之戚。問能解否。曰。小星替月可解也。更請其他。曰。嗚彼三五。或免遞及之禍。時平陽中瀚自淮南來。爲姬推算。亦如生言。爰就隣覲隴西氏占之。曰。前身是香界司花僊史。豔金玉之緣。遂爲法華所轉。愛緣將盡。會當御風以歸爾。允莊聞之。亟請於堂上。爲余量珠購豔。以應施生之說。余曰。新人苟可移情。輒使桃僵李代。拊心自問。已覺不情。設令膠先續斷。香不返魂。長留薄倖之名。莫雪向隅之恨。更非我之所願。又豈卿之所安哉。允莊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余曰。姬素戀切所生。恒見望雲與歎。還珠益算。此誠日者無聊之極思。然其徒倚絲延。屢煩慈顧。每與言及。涕泗不安。曷以歸省之計。爲伊卻病之方乎。允莊領之。迺爲請於重闈。整裝以定歸計焉。

四月下澣五日。太夫人雪涕命余曰。紫姬以歸省之計。爲卻病之方。果如

所言實爲至願。惟值江風暑雨。實勞我心。汝可禱之於神。以決行止。余因禱於武帝廟。其籤詩曰。貴人相遇水雲鄉。冷淡交情滋味長。黃閣開時延故客。驂騑應得騁康莊。太夫人見有驂騑康莊之語。以爲道路平安。乃許歸省。孰知三槐堂中。西偏楹帖。大書深刻曰。康莊驂騑足躡青雲。而姬歿後。權停適當其處。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事後追思。如夢如幻。神能知之而不能拯之。豈蒼蒼定數。竟屬萬難挽回哉。

紫姬行後。允莊寄以詩曰。梅雨絲絲暗畫樓。玉人扶病上扁舟。釧鬆皓腕香桃瘦。帶緩纖腰弱柳柔。五月江聲流短夢。六朝山色送新愁。勤調藥裹刪離恨。好寄平安水閣頭。紫姬依韻和之。並呈太夫人詩曰。風雨經春怯倚樓。空江如夢送歸舟。綿綿遠道花箋寄。黯黯臨歧絮語柔。閨福難消悲薄命。慈恩未報動深愁。望雲更識郎心苦。月子彎彎繫兩頭。允莊又寄余詩曰。問君雙槳載桃根。殘月空江第幾邨。淡墨似烟書有淚。遠天如水夢無痕。晚風橫笛青谿閣。新柳藏鴉白下門。更憶嬋嫣支病骨。背燈擁髻話黃昏。余依韻和之曰。情根種處卽愁根。紗澣青溪別有邨。伴影帶餘前剩眼。捧心鏡浥舊啼痕。江城楊柳宵聞笛。水閣枇杷晝掩門。回首重闌心百結。合歡卿獨奉晨昏。曹小琴女史讀之歎曰。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淚珠凝結而成者。始知別賦恨賦。未是傷心透骨之作。

余于巖慈抱恙。每禱元化先生祠。輒應。蓋父母之疾。可以身代。愚誠所結。先生其許我也。姬人之恙。或言客感未清。積勤成瘵。蚤投峻補。誤于凡醫。

之手。然求方之事。余又遲迴不敢行。六月十三日夜。姬忽堅握余手曰。君素愛戀慈帷。苟不畏此簡書。從無浪蹟。久羈之事。今來省垣者匝月矣。閣部敍勳之奏。昨日已奉恩綸。指日北行。亟宜歸省。妾病已深。難期向愈。支離呻楚。徒愴君心。願他日一紙書來。好收吾骨以歸爾。余時甫得大人安報。因慰之曰。子之賢孝。上契親心。來諭命爲加意調治。以期痊可。偕歸。明日當爲子禱於小桃源元化先生祠。冀得一當。以紓慈屢。姬泣曰。拜佛求仙。累君僕僕。吾未知所以報也。次日禱之。未荷賜藥。次日又以姬之生平。具疏上達。願減微秩。以丐餘生。俾侍吾親。謂先生其亦許我耶。始荷賜以五色豆等味。自此遂旦旦求之。至十八日晚。得大人急遞書。知太夫人客感臥牀。姬亟呼鄭李兩嫗。盡力扶倚。隱囊。喘息良久。甫言曰。妾病已可起坐。君宜速歸省親。勿更以妾爲念。言際清淚棲睫。更無一言。反面貼席。若恐重傷余心者。余時心曲已亂。連泣領之。晨光熹微。策單騎出朝陽門。傷哉此日。遂爲永訣之日矣。

余於二十二日抵蘇。太夫人之恙。幸季父治少痊。惟頭目岑岑。迷眩五色。余急禱于西米巷元化先生祠。賜服黃菊花十朵。遂無所苦。太夫人詢姬病狀。知在死生呼吸之際。命余卽行。余以慈恙甫愈。請少留。至二十六夜。姬恩撫女桂生。驚啼曰。孃歸矣。詢之曰。上香碗樓去矣。太夫人疑爲離魂之徵也。隕涕不止。余再四勸慰。太夫人曰。紫姬厭棄紈綺。宛然有林下風。湖綿如雪。則其所心愛也。年來侍我學製寒衣。縫紉熨貼。宵分不倦。我每

顧而憐之。因屬世母譙國太君庶母靜初夫人萼姊茗妹輩爲姬急製湖絲衣履。顧余曰。俗有冲喜之說。汝可攜去。能如俗說。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書。殷念北堂病狀。並遍詢長幼起居。舉室傳觀。方以無恙爲慰。初三製衣甫畢。堂上促余過行。伏雨闌風。征途迢滯。初六觸炎登陸。曠黑入門。家人今悼惶。嫂姪今含悲。易錦茵以牀垂令。代羅幃以素帷。魂飛越而足趨。起令。心震駭而肝腸摧。撫玉琴之在御。今。瞻遺挂之在壁。懟瓊蕊之無徵。今。恨朝霞之難挹。萃湫風以酸滴。今。涉遐想。今。髣髴。太原翁姥流涕告余曰。兒子初四戌刻。不及待公子而遽去矣。嗚呼。遲到兩朝。緣慳一面。撫棺長慟。痛如之何。

姬之逝也。太原翁姥專僦至蘇。余於中途相左。至十二日。僦自蘇歸。齋奉大人慈諭曰。七夕得三槐書。知紫姬遽然化去。重闈以次。無不悲悼。且屈指汝到相距兩日。未必及視其斂。尤爲傷心之事。攜去衣履。想已不及附棺。汝母云。是所心愛。可焚與之。汝一切料量安妥後。卽載其榼回蘇。暫厝虎山後院。俾依依汝祖靈以居。今冬恭建先塋。當并挈之以歸爾。渠四年中。賢孝盡職。羣無間言。去冬侍汝婦之疾。尤屬不辭。沉痾。至其淡泊寧靜。夙爲汝祖所稱賞。今得首從先人於九京。在渠當亦無憾。汝母方爲作小傳。靜初允莊等。皆有哀詞。汝宜愛惜身心。報以筆墨。俾與菑桃朝雲並傳。當亦逝者之心也。嗚呼。我堂上慈愛之心。無微不至。開函捧誦。感激涕零。界太原舉家讀之。莫不淒感萬狀。余因恭錄一通。并衣履焚之靈次。嗚呼。紫

姬魂魄有知。雙自其可長瞑矣。

姬髮長委地。光可鑒人。指爪皆長數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盞護之。彌留之際。鄭媪爲理遺髮。令勿輕棄。更倩閩湘盡翦長爪。并藏翠桃香盒中。閩湘曰。留以遺公子耶。含淚點首者再。叩其遺言。曰。太夫人愛我甚至。起居既安。必命公子復來。惜我緣已盡。不能少待爲恨爾。

太夫人素性畏雷。余與允莊紫姬。每逢夏夜風雨。輒急起整衣履。先後至太夫人房中。圍侍達旦。今年七月三夕。姬病臥碧梧庭院。隱聞雷聲。輒顧李媪等曰。恨我遠離。不能與主人同侍太夫人爾。未及周辰。遽爾化去。病至綿惓。而其愛戀吾親若此。悲哉痛哉。

允莊聞姬凶耗。寄余書曰。姬之撫恩女桂生。已奉慈命爲持三年之服。至其平日愛撫孝先。無異所生。業爲持服。如有弔者。應報素柬。亦已請命堂上。可書嫡子孝先稽顙云云。并寄挽聯曰。四年來孝恭無忝。偏教玉碎香銷。愚夫婦觸境心酸。遺憾千秋。豈獨佳人難再得。兩月中消息雖通。只恨山遙水遠。慈舅姑倚閭望切。芳魂一縷。願偕公子蚤回歸。同人歎爲情文相生。面面俱到。芳波大令曰。素柬以嫡子署名。吾家庶大母之喪。先大父太守公會一行之。今君家出自堂上。及大婦之意。尤爲毫髮無憾。

金沙延陵女史。工詩善畫。秀筆軼倫。所得潤筆之資。以贍老母幼弟。尤工劍術。韜晦不言。人以黃皆令揚雲友。一流目之。不知爲紅線隱孃之亞也。病中聞紫姬之耗。厲書於余。發函伸紙。上書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

未移時一聯。跋曰。紫湘仁妹。蕙心紈質。曠世秀羣。余每見於蕪城官舍。愛不忍去。會仿月嬌遺蹟。畫蘭十二幀。以作美人小影。今聞彩雲化去。不覺清淚彌襟。以妹之孝恭無忝。具詳允莊大妹所撰挽聯。人不問於高堂大婦之言。無俟再下轉語。爰書玉溪生句。俾知慧業生天。以攄雲弟梨雲之感。此於香祖樓後。又添一重公案矣。又一行曰。姊以病中腕怯。不得縱筆作書。可覓一善書者。捉刀爲幸。余因倩汝南探花。仿簪花妙格。書之。吳綾張諸座右。此與昭雲夫人篆書林顰卿葬花詩。以當薤露者。可稱雙絕。詞壇耆雋。羸錫哀詞。攄余愴情。美不勝屈。至挽聯之佳者。猶記扶風觀察云。別夢竟千秋。金屋曇花逢小劫。招魂剛七夕。玉簫明月認前身。巢湖太守云。司馬濕青衫。蓋世奇才。那識恩情還獨至。脩蛾歸碧落。畢生寵遇。從知福慧已雙脩。高平都轉云。玉帳佩磨符。曾見潞州傳記室。蘭臺拋鳳管。空教司馬憶清娛。清河觀察云。倚玉寒芳。記伊人瓊樹雁行。花葉江東推獨秀。叱鸞靡鳳。送吾弟金闈鶚薦。風沙冀北歎孤征。渤海令君云。迎來鸞扇女。美前程。月滿花芳。奈銀屏月缺花殘。憔悴煞鏡裏情郎。畫中愛寵。歸去鵲橋仙。生別離。山迢水遞。賴錦字山溫水軟。圓成了。人間豔福。天上奇緣。渤海清河兩君。有蹇脩葭苒之誼。撫今悼昔。故所言尤爲親切。及見申文挽聯云。公子固多情。也爲伊四載賢勞。不辭拜佛求仙。欲把精虔迴造化。佳人真有福。堪羨爾一堂寵愛。都作香憐玉惜。足將榮遇補年華。僉曰。離恨天中。發此真實具足語。白甫此筆。真有鍊石補天之妙。又鵝湖居士

用余丙子年題鐵雲山人無題舊作。曇花妙諦參居士。香艸離騷弔美人之句。書作挽聯。既見會心。又添詩識。釵光釧響觸撥潸然。

姬疾革夜。語其季嫂繆玉真曰。我仗佛力歸去。當無所苦。公子悼我。第請以堂上爲念。扶持調護。宜覓替人。公子必義不忘我。皈向者要不乏人耳。玉真泣陳如此。余方淒感欲絕。鴻消鯉息。洵有如姬所云者乎。紫姬來去湛然。解脫愛緣。逍遙極樂。幸勿以鄙人爲念。所悲吾親無人侍奉。所喜吾兒漸已長成。承重蔭之孔長。冀門祚之可寄。余則心芽不茁。性海無波。且願生生世世弗作有情之物矣。

余自姬逝後。仍下榻碧梧庭院。翠桃香盒。泣置枕函。空牀長簟。冀以精誠致之。然鰥日炯炯。恒至嚮晨。雖有鴻都少君之術。似亦未易措置也。猶憶七月四日蘭陵舟夜。夢姬笑語如平昔。寤後紀以詞曰。喜見桃花面。似年昔招涼待月。竹西池館。豆蔻香生新浴後。茉莉釵梁暗顫。恰小試玉羅衫軟。照水芙蓉迷豔影。問鴛鴦甚日雙飛慣。低首弄。白團扇。星河欲曙天鷄喚。乍驚心。蘭舟聽雨。翠衾孤展。重翦銀燈。溫昔夢。夢比蓬山更遠。怎醒後。蓮籌偏緩。謾訝青衫容易濕。料紅綃早印。曉痕滿。荒驛外。五更轉。時堂上屬瑯琊。生偕行。讀之歎曰。此種筆墨。無論識與不識。皆知佳絕。惟覺淒惋太甚耳。余亦嗒然。孰知蘭陵入夢之期。卽秣陵離塵之夕。帳中環珮。是耶非耶。其來也有自。其去也又何歸耶。腸迴目極。心酸淚枯。姬儻有知。亦當嗚咽。

姬素豢狸奴名瑤臺兒。玉雪可念。余初訪碧梧庭院。輒依余宛轉不去。姬酒半偶作諧語。閩湘紀以小詞曰。解事雪狸都愛你。眠香要在郎懷裏者。是也。泊姬歸省。閩湘猶引前事相戲。姬逝後。瑤臺兒繞棺悲鳴。夜臥茵次。噫嘻。物猶如此。余何以堪。

姬冰雪聰明。靡不淹悟。類多韜匿不言。先大父奉政公夙精音律。藻夏蘭宵。季父恒約僚客于玉樹堂。坐花觴月。按譜徵歌。奉政公北牕跂脚。顧而樂之。芙蓉小苑。花影如潮。一抹銀墻。篋聲隱隱。姬遙度爲某闋某誤。按之不爽累黍。邗江樂部。夙隸尙衣。歲費金錢億萬計。以儲鈞天之選。吳伶負盛名者咸驚焉。試燈風裏。選客稱觴。火樹星橋。魚龍曼衍。五音繁會。芳菲滿堂。余於深宵就舍。詢姬今日搬演佳否。姬輒微笑不言。蓋太夫人素厭喧囂。圍鑪獨酌。姬處孤寂。捲袖侍旁。雖慈命往觀。低徊不去。以是徹夜笙歌。未嘗傾耳。腐曰。余今後聞樂拊心。哀過山陽鄰笛矣。

姬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飾。當春楊柳。自得風流。太夫人恒太息曰。韶顏穉齒。素服澹妝。秀矣雅矣。然終非所宜也。壬午初夏。婪尾嬌春。將侍祖太君爲紅橋之游。萼姊茗妹輩。爭爲開奩助妝。璧月流輝。朝霞麗彩。珠襦玉立。豔若天人。隴西郡侯眷屬。時亦乘鈿車來游。遇於篠園花際。爭訝曰。西池會耶。南海游耶。彼奇服曠世骨象。應圖者。當是采珠神女。步蘅薄而流芳也。計姬歸余四年。見其新粧炫服。祇此一朝而已。羅襟賸粉。繡襪餘香。金翠叢殘。覽之隕涕。

姬最愛月。尤最愛雨。嘗曰。董青蓮謂月之氣靜。不知雨之聲尤靜。籠袖熏香。垂簾晏坐。簷花落處。萬念俱忘。余因賦香碗樓坐雨詩曰。翦燭聽春雨。開簾照海棠。玉壺銷淺酌。翠被冪餘香。惻惻新寒重。沉沉夜漏長。宛疑臨水閣。無那近斜廊。清福艷福此際消。受爲多。今春香碗樓坐月詞。則曰。蟾漪澣玉。人影天涯獨。鏡檻妝成。調鈿粟。應減舊時蛾綠。歸來夢斷。關山卷簾暝。怯春寒。誰信黛鬟雙照。一般孤負闌干。又香碗樓聽雨詞曰。夢回鴛瓦疎疎響。鐙影明虛幌。爭禁此夜客天涯。細數番風。沉近玉梅花。比肩笑向巡檐索。怕見簷花落。傷春人又病。懨懨拚與一春風。雨不開簾。蕭黯之音。自然流露。雲搖雨散。邈若山河。從此雨晨月夕。倚枕憑闌。無非斷腸之聲。傷心之色矣。

余以樗散之材。受知于閣部河帥節使都轉暨瑯琊延陵兩觀察。河渠戎旅。不敢告勞。然出門一步。惘惘有可憐之色。迨過香巢。益縈別緒。淒懷釀結。發爲商音。猶憶壬午初秋。下榻碧梧庭院。寄姬蕪城詞曰。新漲石城東。雪聚花濃。迴潮瓜步動寒鐘。應向秋江彈別淚。長徧芙蓉。金翠好房櫳。燕去梁空。窗開偏又近梧桐。葉葉聲聲聽不得。錯怪西風。又于初秋水榭對月寄詞曰。深閨未識家山路。淒淒夜殘風曉。霧濕湘鬟。寒禁翠袖。會照銀屏雙笑。紅樓樹杪。怕隱隱迢迢。夢雲難到。萬一歸來。屋梁霜霽。畫簾悄。憑闌愁見雁字。問書空寄恨。能寄多少。水驛鐙昏。江城笛脆。絲鬢催人先老。團樂最好。況冷到波心。竹西秋早。待寫脩蛾。二分休瘦了。香影閣主人讀

之。憮然有問曰。此時此際。月滿花芳。偶爾分襟。愴懷如許。陽關三疊。河滿一聲。惻惻動人。聲聲入破。用心良苦。其如淒絕何。余初出於不自覺。聞此。乃深悔之。頻年斷梗。轉眼空花。影事如塵。愁心欲碎。玉溪句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霜紈印月。錦瑟凝塵。斷墨叢煙。益增碎琴焚研之恨。

余去秋留江。姬喜動顏色。曰。妾積思一見老親。並掃生母之墓。君今晉省。應官。堂上命妾侍行。得副夙懷。雖死無憾。余訝其不祥。亂以他語。會先大父奉政公病。余侍側。不忍遽離。幕僚僉言。既受節相。河帥厚恩。亟宜謁謝。姬曰。兩公當代大賢。以君爲天下奇才。登之薦牘。此其儲才報國之心。非欲識面臺官。拜恩私室者。且君以侍重親之疾。遲遲吾行。又何歉焉。嗣奉政公以江淮苦澇。宜效馳驅。促余挂帆。溯江西上。閣部審知奉政公寢疾。仍允告歸。姬曰。吾聞聖人以孝治天下。閣部錫類之心。洵非他人所及也。嗣此半月。姬與余隨同諸大人侍奉湯藥。姬獨持澹齋不食鹽豉。焚香禱佛。奉政公卒。以不起。然此半月。中余得隨侍湯藥。稍展烏私。皆閣部之所賜也。八月下澣。余遽被議。九月中旬。舉室南還。而姬歸省掃墓之願。知不克踐。既痛奉政公之見背。又復感念生母。人前強爲歡笑。夜分輒嗚咽不已。十月中。余又奉檄。涉江歷淮。姬獨侍大婦之疾。半載以來。幾于茹冰食蘖。嗚呼。傷心刺骨之事。庸詎者尙難禁受。況茲裊裊亭亭。又何能當此煎迫哉。

七月二十日。與客坐紉秋水榭。恭奉太夫人慈訓曰。紫姬之逝。使人痛絕。傷心弔影。汝更可知。以汝素性仁孝。於悲從中來之際。想自能以重慈與我兩老人爲念。寄去姬傳一篇。據事直書。不計工拙。聊攄吾痛。無侈無飾。當之者亦無愧色也。謹展另冊視之。洋洋將二千言。淚眼迷離。不忍卒讀。時玉山主人鵝湖居士在座。歎曰。紫君賢孝宜家。不知者或疑君抱過情之痛。今讀太夫人此傳。始知君之待姬。洵屬天經地義。實姬之儼行。有以致之爾。蕙綢居士曰。紫姬之賢孝。堂上之慈愛。至性凝結。發爲至文。是宇宙間有數文字。紫君得此。可以無死。國朝以來。姬侍中一人而已。嗚呼紫姬。余撰憶語千言萬語。不如太夫人此作實足俾汝不朽。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會之音。生于絕弦彤管補靜女之徽。黃絹銘幼婦之石。嗚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後。余其無作可也。



客讀香畹樓憶語。或謂過情。或疑踰禮。余撫然有問曰。此非深知朗玉之言。且非至性至情人語也。凡人篤于一倫者。五倫皆厚。漓于一倫者。五倫皆薄。余識朗玉久矣。見其髫齡承歡。重親頤養。孝友之譽。門無間言。且觀堂上疾劇。齋心涕泣。焚香告天。誓請身代。以故每禱華元化先生祠。賜藥療疾。如響斯應。弱冠投筆。仰承仔肩。淮泗近遊。亦有嚙指心痛之感。其篤于事親者如此。淑儷允莊夫人。閨中之秀也。弦詩鼓瑟。靜好孔嘉。嗣以侍堂上之疾。長齋繡佛。與君別居。宏願既畢。編選明人詩集。復得心耗不寐之疾。屢爲君訪置簞室。君皆堅卻之。四年異處。怡悅相莊。其篤于閨內者。又如此。哲弟小英。早慧而殤。君悼之甚哀。集中哭荀弟詩及哭從弟仲華諸詩。潘芝軒尙書嘆曰。斯人性情獨摯。故其理學獨醇。顧君以同懷早世。獨抱四海蒼茫之痛。恒曰。惟朋友足以補昆弟之闕。故其友誼爲尤篤。尊人頤道先生。爲當代龍門。憐才下士。清宦廿年。室嘗屢空。而君解衣指困。赴義若渴。憶余自己巳冬。因婁東蕭君晉卿識君。時君方從蕭丈子山遊。明年晉卿死。君念蕭丈之無嗣也。請于堂上。爲置側室。未幾生一女。而蕭丈遽下世。遺腹復生一子。送死養生。力肩其任。呱呱遺孤。賴君成立。同時以父執而訂忘年交者。曰大興舒丈鐵雲。曰嘉興王文仲瞿。舒丈有三子。長孟皋。次仲舒。最幼卯角者。余始不知其字。乙亥冬。舒丈居母喪。柴毀骨

立。除夕漏四下。君猶手煎參湯以飲之。而文終以哀毀卒。君爲理其喪。輯其稿。月卹其家。迄今十年矣。其間孟皋仲舒先後居頤道先生幕中。復先後以疾卒。君日以舒氏嗣續爲慮。凌芝泉明經者。金陵之詩人也。病廢廣陵。與君喬梓。素無一面交。頤道先生宰江都。矚其家者三年。泊先生以憂去官。明經遂矢志以死。適君以今秋蒞揚。阮梅叔明經語凌凶耗。君往唁其家。全家哭拜于地。君慨然曰。存歿之事在吾。無憂。購地葬芝泉于平山之麓。且爲封樹。題其碣曰清故白門詩人凌芝泉先生之墓。請命于頤道先生。挈其全家來吳。並爲舒氏營新居。卽以凌氏幼女配舒氏少子侍萱。君母龔太夫人以次。各撤衣珥助妝。汪劍潭資政文中有云。憫詩人之薄祚。冰上傳言。遷壽母以同居。橋邊賃廡。佳兒佳婦。互承二老晨昏。江北江南。并作一家眷屬。讀者皆爲感嘆泣下。所謂舒子侍萱者。卽余昔見其卯角無字者也。舒于王爲中表親。仲瞿文與鐵雲丈。才旣相匹。遇亦相同。丁丑新秋。仲瞿丈病于吳中華嚴庵。君日往視其疾。丈固曠逸不羈。有宇宙遺廬之意。君毅然曰。君有眷屬在杭。使君生後。猶抱羈旅天涯之感。吾他日何以對君嗣哉。專僦飛棹送丈歸里。并豫爲料量身後事。丈竟得遂首邱。遺孤善才。迄今提掖不少倦。距王丈之歿。蓋亦九年于茲矣。吾吳人才輩出。多與君交善。咸以所學就正于頤道先生。先生獎成後學。惟恐不及。始有吳門七子之目。繼有後七子。續七子之稱。就所見先後爲序。不以年位學問相軒輊。精昧如余。因亦得廁名其間。而此二十一人中。英年碩學。

以王君井未爲巨擘。今秋遽以疾卒。君爲籌其後事甚至。王母曹太夫人。流涕語人曰。吾兒交多賢豪長者。死友惟陳司馬一人而已。余攷范文正忠宣父子。麥舟助葬。千古傳爲美談。今君喬梓。助人營葬。就余所知者。舒蕭諸丈而外。余舅氏彭甘亭先生。秀州吳丈澹川。并葬其全家五棺。王柳村徵君賦詩以記其事。此外待君舉火者。有婁東桂氏。吳中許氏。秀州陳氏。金陵翁氏。蓋亦指不勝屈。君初無德色。無惰容。曰吾少承庭誥。出事友生。第視吾力之當盡。以求吾心之所安。恩怨升沉。非所計也。夫君子綱紀倫彝之際。皆出以纏緜悱惻之思。旣已頑懦可立。豪傑可興。况乎紫姬之歸君也。以姬妾而備令德。賢孝淑慎。百喙同聲。積勤成瘵。粹然化去。仰事俯育。失此良佐。親悼于堂。婦痛于室。而謂君能漠然置之。匪特無是情。亦必無是理也。且聞君之蹇修。爲侯外翰歐陽大令。外翰年逾五旬。無子。君爲置筮舉雄。外翰賦詩誌喜。今襁褓者三齡。而外翰年亦六十一歲矣。大令去冬因公事。幾被吏議去官。舉室倉皇。乞援于卅年之舊雨。某觀察某。置不答。君爲借箸而籌。大令始得無恙。報蹇修者如此。其待姬者可知。然苟非姬之至性至情。天生玉女。又何以見兩美之必合哉。且夫移孝作忠。理無二致。齊家治國。教本同原。是故明玉致親。奉檄雖屈。資郎其議。駱馬湖之租地也。吳省庵觀察嘆爲能持大局。能識大體。其論淮南北之鹽筴也。錢子壽都轉稱爲公輔之器。王佐之才。其佐理真州水利。暨檢治梟盜也。會賓谷節使顧謂王箕山觀察曰。如陳丞者。可謂材兼文武矣。相國孫

寄圃先生。既以國士無雙待之。河帥黎勤襄公。又以天下奇才目之。連銜入告。屢荷恩綸。始諭緝捕勤能。繼諭始終奮勉。一介書生。傳家忠孝。而果受特知若此。聖經所謂治民必獲乎上者。非卽誠身明善。順親信友之所推暨哉。書有之云。王道本乎人情。夫非人情者有二。不爲至愚陋。卽爲大奸慝。彼爲過情踰禮之說者。既不樂成人之美。而其自待。亦正復不厚。是非公論所在。余不欲默爾而息也。爰走筆書于簡末。以告後之讀是編者。道光甲申孟冬吳沈秉鈺跋于吳中懷雲亭

清 蔣坦 著
朱 劍芒 考

美術文學名著
叢刊第八種

秋
鐙
瑣
憶

世界書局印行



秋鐙瑣憶總目

秋鐙瑣憶考

朱劍芒

蔣藹卿小傳

附錄

題錢塘蔣藹卿秀才秋林著書圖

李慈銘

賀新涼 秋林著書圖藹卿屬賦

關 鎮

原序一

魏滋伯

原序二

王文濡

正文

蔣 坦



秋鐙瑣憶考

朱劍芒

一 秋鐙瑣憶並不是悼亡作品

為蔣坦作傳者
都未加深考

秋鐙瑣憶作者蔣坦，原稿上附有一篇小傳，不知出自何人手筆，傳中有云：『秋芙死，藹卿為製秋鐙瑣憶』。那明明說他是悼亡作品了。中國人名大辭典內記載蔣坦，但說：『其妻關鏜卒，落拓無聊』而記載關鏜，竟直捷寫着『未幾卒，坦為秋鐙瑣憶以哭之』。我們僅看這些傳略，總以為秋鐙瑣憶必是受到冒襄影梅菴憶語的影響而作的，但是細讀其內容，自始至終，並無一字提及關鏜病死。關鏜之死，確先於蔣坦，而瑣憶之作，究竟是不是悼亡，到底是個疑問！

瑣憶寫成時關鏜尚
未去世的一個證據

我為要解釋以上的一個疑問，就把以前王均卿先生所搜集的蔣氏息影菴初存詩、百合詞，以及秋芙的夢影樓詞，逐一翻檢，竟被我發見了秋鐙瑣憶係寫在關鏜未死以前的一個證據。魏滋伯作的瑣憶原序，本已說過：『今觀藹卿茂才秋鐙瑣憶一編，比水繪影梅諸作，情事殊科，詞筆同美』。所謂「情事殊科」，即指冒氏之作為悼亡而蔣氏之作並不是悼亡。此序作於咸豐壬子六月，壬子為咸豐二年。關鏜夢影樓詞，也有篇自序，而後面寫的作序年月為咸豐四年甲寅六月。假使蔣之瑣憶果為悼亡而作，試問兩年之後，他的夫人怎麼還在世間，為刊印自己的詞集而特做這篇序文？這不是最真確的證據，要把「瑣憶是悼亡作品」之說完全推翻的嗎？

一般人誤認瑣憶為
悼亡作品的原因

秋鐙瑣憶這個名稱，本和影梅菴憶語、香畹樓憶語等太相像了，沒有讀到他內容，任何人，不免要誤認的。而且瑣憶筆墨，很帶些頹廢派作風，試摘錄兩段如下：

秋芙謂元九長慶集詩，如土飯塵羹，食者不知有味。惟悼亡三詩，字字淚痕，不墮浮艷之習。余曰：『未必不似宋考功於劉希夷事耳；不然，微之輕薄小人，安能為此刻骨語！』

晚來聞絡緯聲，覺胸中大有秋氣，忽憶宋玉悲秋九辯，擊枕而讀。秋芙更衣閣中，良久不出，聞喚始來，眉間有愁色。余問其故，秋芙云：『悲莫悲兮生別離！何可使我聞之？』余慰之曰：『因緣離合，不可定論。余與子久販覺皇，誓無他趣……』秋芙唯唯，然頰上粉痕，已爲淚花污溼矣。余亦不復卒讀。

夫婦間閨中敘談，而討論的是悼亡詩，生離死別，這就是不能偕老的先兆。他在瑣憶中一一敘入，我們沒有讀完全文，確乎要認定這是悼亡後追憶所及，特意寫出來，表示他夫婦間早有這許多不祥讖語的。而且他的夫人，又是個多愁多病的女子，瑣憶中更有一段記她在母家臥病的狀況，說是：

秋芙生負情癖，病中尤爲纏縛。余歸，必趣人召余，比至，仍無一語。侶瓊問之，秋芙曰：『余命如懸絲，自分難續，倉猝恐無以與訣，彼來，余可撒手行耳！』

這真像垂危訣別，異常慘痛的話！又何怪乎人家要疑到蔣氏瑣憶完全是悼亡作品呢？

一一 秋鐙瑣憶是一篇憂樂參半的文字

青梅竹馬是作者最不能忘情的樂境

有情愛的夫婦，而兒時又彼此熟識，相共一處的，一旦結爲情侶，回憶當時青梅竹馬的嬉戲，確乎有不少樂趣。蔣坦關係，本是中表兄妹，在未訂婚前，兩小無猜，時常相敘，瑣憶中記有下列一段情況，真可算得兒時的一種樂境：

築園鼠姑作花，大人招親朋，置酒花下。秋芙隨嚴君來。酒次，秋芙收筵上果脯，藏帕中，余奪之，秋芙曰：『余將攜歸，不汝食也！』余戲解所繫巾，曰：『以此縛汝，看汝得歸去否？』秋芙驚泣，乳媪攜去始解。

作者在相隔二十五年後，對此故事尙念念不忘，可見他心頭的快樂了！

作者夫婦偕隱湖上時常感到經濟匱乏

瀟灑閒散的才人，當然不會知道什麼治生的方法。蔣坦當結婚後，夫婦倆住居湖上，度的是吟風弄月的生活，可謂享受到極點，似乎再沒有什麼憂慮了！那知他常感到

經濟的匱乏，他雖抱的享樂主義，其實也不過是苦中取樂罷了！試看他憶語中說的：

余居湖上十年，大人月給數十金，資余鹽米。余以揮霍，每至匱乏。夏葛冬裘，遞質遞贖，敝笥中終歲常空空也。曾賦詩示秋芙云：『一寒至此憐張祿，再擁無由惜謝朓。』『篋爲頻搜卿有意，禪猶可挂我何慚！』紀實也。

夫婦倆日常生活，全賴老父，尙且要典質衣服，弄到篋笥盡空，這也可算非常落拓的了！然而他仍在吟詠自若，未嘗憂念到生活的困苦。因之，後來他的父親死後，雖遺有負郭田數頃，一遇離亂，且不免於餓死，這又是何等可憐啊！

作者夫婦晚年每有自傷衰老之感

「才人多感，」本是一句最普通的舊話。作者夫婦既爲經濟所困，復被病魔所纏，評月品花，總帶些自傷衰老之感，那實在是不免的！如秋芙在涼秋晚妝，聞窗前黃葉吹墮，即

顧鏡吟曰：『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此寥寥十字，真抵得一篇悲秋賦。她又嘗對坦說：『人生百年，夢寐居半，愁病居半，襁褓垂老之日又居半，所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輩蒲柳之質，猶未必百年者乎……』這些說話，真是絕對的悲觀主義，而令人不堪卒讀的！

二一 在瑣憶中表顯作者夫婦的才能

詩畫琴棋件件皆能的一雙佳耦

作者夫婦都工吟詠，且能填詞，在息影菴初存詩，百合詞，夢影樓詞諸集中，確有不少清麗秀美的作品。據人名辭典所載，蔣坦尙著有集外詩，愁鸞集兩種；而關鏜所著，更有鴛

三十六芙蓉詩序，可惜都沒有見過！往年在某處冷書灘上，又見過坦所著的花天月地吟八卷。可見蔣關夫婦所作，必極豐富，決不僅限此數種！秋芙於琴棋之外，更能作晉唐小楷，能繪牡丹，多才多藝，與蔣坦真算得璧合珠聯的一雙佳耦！

關鑿辨才有勝過乃夫處

古稱謝道韞設青綾步幃，爲小郎解圍，可見女子辨才，也是不可少的。關鑿既工吟詠，又喜佛學，楞嚴法華諸經，熟讀至數千卷，蔣坦說她：『定而生慧，』那也是實在的。瑣憶中記其夫婦

討論述異記內「龍眠於淵」一節，說的是：

余讀述異記云：『龍眠於淵，領下之珠，爲虞人所得，龍覺而死，』不勝歎息。秋芙從旁語曰：『此龍之罪也！領下有珠，則宜知寶，既不能寶而爲人得，則噉噓雲雨，與虞人相持江湖之間，珠可還也。而以身殉之，龍則逝矣，而使珠落人手，永無還日，龍豈愛珠者哉？』

此段議論出之於錮閉時代之女子口中，不能不欽服她的見解！蔣坦嘗稱「秋芙辨才，十倍於我，」雖因情愛而發，卻也不是過譽之辭。

四 崇仰佛氏與迷信鬼神造成瑣憶中不少材料

作者夫婦崇仰佛氏的緣由

作者夫婦崇仰佛氏，研究內典，都有相當成績，所以在尋常談論中，亦往往雜以禪語。瑣憶中又嘗說秋芙長齋至二十年，蔣父老年多病，夫婦倆又結壇修玉皇懺儀至四十九日，即

此兩端，他們對於佛氏的崇仰，亦可謂至高且深了。一般人皈依佛教，大多爲了身體孱弱，借此懺悔，想求病魔的解脫。作者夫婦，也常被病魔所困，因之，就走上懺悔一途，而極端的崇仰佛氏了。

兩段怪誕不經的神話

因研究佛學而迷信鬼神，本也不能算是奇特；但在瑣憶中，竟有兩段怪誕不經的神話，等於蒲留仙聊齋，袁子才子不語，紀曉嵐如是我聞的記載。試把他摘錄在下面：

……池偏爲梁氏墓廬，廬西有門，久鞠茂草。廬居梁氏族子數人，出入每由寺中。梁有劣弟，貧乏不材。……一日，余行池上，聞剝啄聲。僧方散午齋，余爲啓扉。有氈笠布衣者，問梁某在否，余爲指示。其人入梁氏廬，余亦閉門。半顛知之，因見梁，問「來者云何？」梁曰「無之。」相與徧索室中，不得，惟東偏小樓，扇閉甚固，破

窗而入，其弟已縊死牀上矣！乃知叩門者縊死鬼耳。自後鬼語啾啾，夜必達旦。梁以心恇遷去。余與秋芙雖恃楞嚴衛護之力，而陰霾逼人，究難長處……

這真是白晝見鬼了！縊死鬼尋人替代，竟會叩人門戶，向人打聽，可謂怪誕之至！再有一段，尤其寫得荒唐，所記的是：

賓梅宿余草堂，漏三下，聞鄰人失火，急率僕從救之。及門，已撲滅矣。惟聞空中語云：「今日非有力人居此，此境幾爲焦土。言頃，有二道人與一比邱，自天而下。道人戴藕華冠，衣蟠龍蠟蠹之袍。其一玉貌長髯，所衣所冠，皆黃金色。比邱踵道人之後，若木若訥。藕冠者曰：『吾名證若，居青城赤水之間。訪蔣居士至此。』與長鬚道人拂塵而歌，歌長數千言，未暇悉記，惟記其末句云：『只回來巧遞了雲英密信，那裴航癡了心，何時得醒？若不早回頭，累我飛昇醒醒！明日陰晴難信！』歌竟而逝。趨視之，則星月在戶，殘燈不明，惟落葉數聲，遽然一夢覺也。既旦，告予，予曰：『余家斷殺數十年，而修鴻寶之道六七載，至今黃蠟飛騰，猶少返還之訣。豈仙師垂憫凡愚，現身說法歟？歌中曰雲英，雲英者，豈以余閨房之緣，未解纏縛，而諷詠示警歟？時予與秋芙修陀羅尼懺數月矣，所謂比邱者，豈觀音化身，尋聲自西竺來歟？他人做了一個怪夢，偏要說是「仙師垂憫凡愚而現身說法」，夢中所見的比邱尼，偏要說是「觀音化身」，這種附會曲解，無非表現其迷信心理罷了！

五 家貧世亂造成作者夫婦悲慘的結局

關鑌病死時
期之推測

蔣關夫婦居住湖上時，已常典質度日。後來得到老父的遺產，雖有數年而後結廬華塢河渚間，夕梵晨鐘懺除慧業之計畫，可是多愁多病的關鑌，已先病死而不及等待了。關鑌病死的年月，雖無可考，但她的夢影樓詞自序，既作於咸豐四年六月，則其死時，當然在是年以後。她的自序上，曾有幾

句勘破一切，佛教徒所謂「大解脫」一語，摘錄如下：

夢影樓詞，豈久住五濁惡世間者。譬諸鳴蜩，嗒嗒槐柳，秋霜既藹，遺蛻安惜？白雲溶溶，余其去緱山笙鶴間乎！文字贅疣耳，藹卿盍亦棄此而從我游也？

在這幾句自序內，我們可以揣測到必係久病後所作，或者竟是自知不起，在最後所留的遺墨。因此，我們縱不能確定她的死亡即在是年，而與是年相去不遠，那是斷然無疑的！

蔣坦慘死時

期之推測

假定關鏌病死，在咸豐四五年間，那正是太平軍建國南京後，曾國藩崛起，雙方劇烈戰爭的時期。一個不事生產，祇知享樂的才人，既遭逢世亂，又喪失了他的情侶，可以想見其淒涼概況了！小傳中說他於辛酉年杭州戒嚴後，奔避慈谿，依其友人王景曾，及至回來而兵寇又至，遂至餓死。查杭州被太平軍攻陷，係在咸豐十年十一月中，辛酉為咸豐十一年，那時杭州省垣已入於太平軍手。直至同治二年，始經清將左宗棠平定，恢復了兵禍以前的狀況。依此推測，蔣坦的餓死，當即在咸豐十一年或同治元年間。家破人亡，流離於干戈之間，結果，還做了填平溝壑的餓殍，真是悲慘之至了！

蔣藹卿小傳

坦字藹卿。錢塘人。諸生。有息影菴。初存詩集及百合詞二卷。夕陽紅半樓詞二卷。先世業鹽筴。有園亭歌伶之樂。藹卿生稟異資。弱冠善文章。工書法。配關秋芙。嫻倚聲。解彈琴。尤喜內典。偕隱家園。聯吟禮佛。出則文壇吟社。客滿樽盈。別築枕湖吟館於水磨頭。春秋佳日。遊讌極歡。未幾。秋芙死。藹卿爲製秋鐙瑣憶。皆幽閨遺事。文極雋雅。視冒辟疆影梅盦憶語更過之。杭州辛酉戒嚴。奔慈谿。依其友王廣文景會。比返。寇又至。以餓殉焉。

附錄

題錢塘蔣藹卿秀才秋林著書圖

李慈銘

爾亦勞勞者。窮年一卷書。抱殘生計拙。好學故人疏。吳越誰同調。文章正起予。相憐共無謂。身世老蟲魚。二三徑家風在。秋心不可尋。亂離商著述。寒餓惜光陰。捲幔碧雲合。到門黃葉深。茂陵長臥病。留取對牀吟。

賀新涼 秋林著書圖藹卿屬賦

關 鎡

一夜清溪雨。已千山萬山黃葉。飄流無主。何況悲秋人寂寞。那不鬢絲成素。算還是青氈拋去。儂理絲桐君把釣。尙全家靠得漁竿住。便鷗鳥。也應許。人生多被浮名誤。念當時。螢飄蠹老。幾人詞賦。如此葫蘆依樣畫。怎免樵夫笑汝。空贏得塵埋玉樹。不及西風枝上葉。到飄蘆。尙有歸根處。君不見。杜陵墓。

原序一

昔讀易安居士所爲金石錄後序。賭茶讀書。不少敷陳。鏡檻書牀。可想文采。今觀藹卿茂才秋鐙瑣憶一編。比水繪影梅諸作。情事殊科。詞筆同美。夫其洞房七夕。始自定情。梵夾三乘。終於偕隱。十年湖上。千詩集中。環階流水。所居樓臺。當戶遠山。相對屏障。飲綠餐秀。倡妍酬麗。從來徐淑。不僅篇章。自是高柔。無虛愛翫。箕谷晚食。文不獨遊。蓮莊夏清。趙乃雙笑。閨房之事。有甚畫眉。香豔之詞。罔卹多口。恐譏麟援。遂謝鶴書。詩好抱山。詞工飲水。偶成小品。首示鄙人。間述閒情。弗刪綺語。多生慧業。刹那前塵。頂禮金仙。心香瓊館。更積歲月。重出清新。神仙眷屬之羨。當不止如嫩玉之所序矣。

咸豐壬子歲六月辛丑立秋日皋亭山民魏滋伯書於小憩窩。

原序二

秋鐙瑣憶。乃錢塘蔣藹卿之作。序述閨幃韻事。文筆秀雅姿媚。不減冒辟疆之影梅盦憶語。沈三白之浮生六記。予既得足本浮生六記于某氏。翌年。又得此編于冷書攤上。爲之狂喜。蔣氏有息影菴初存詩。百合詞。秋芙亦有夢影樓詞。才人佳耦。真不啻秦嘉之與徐淑云。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吳興王文濡書于望古遙集樓。



秋鐙瑣憶

錢塘 蔣坦 藹卿著

道光癸卯閏秋。秋芙來歸。漏三下。臧獲皆寢。秋芙縮墮馬髻。衣紅綃之衣。燈花影中。歡笑彌暢。歷言小年嬉戲之事。漸及詩詞。余苦木舌。搗不能下。因憶昔年有傳聞其初冬詩云。雪壓層檐重。風欺半臂單。余初疑爲阿翹假託。至是始信。於時桂帳蟲飛。倦不成寐。盆中素馨。香氣滃然。流襲枕簟。秋芙請聯句。以觀余才。余亦欲試秋芙之詩。遂欣然諾之。余首賦云。翠被鴛鴦夜。秋芙續云。紅雲蠟蟀樓。花迎紗幔月。余次續云。人覺枕函秋。猶欲再續。而檐月暖斜。鄰鐘徐動。戶外小鬟已喁喁來促曉妝矣。余乃閣筆而起。

數日不入巢園。陰廊之間。漸有苔色。因感賦二絕云。一覺紅蕤夢。朝來記不真。昨宵風露重。憶否忍寒人。鏡檻無人拂。房櫳久不開。欲言相憶處。戶下有青苔。時秋芙歸寧三十五日矣。羣季青綾。興應不淺。亦憶夜深有人。尙徘徊風露下否。

秋芙之琴。半出余授。入秋以來。因病廢輟。旣起。指法漸疏。強爲理習。乃與彈於夕陽紅半樓上。調弦旣久。高不成音。再調則當五徽而絕。秋芙索上新弦。忽煙霧迷空。窗紙欲黑。下樓視之。知雛鬟不戒。火延幔帷。童僕撲之始滅。乃知猝斷之弦。其讖不遠。况五火數也。應徽而絕。琴其語我乎。秋芙以金盆擣戎葵葉汁。雜於雲母之粉。用紙拖染。其色蔚綠。雖澄心之

製無以過之。會爲余錄西湖百詠。惜爲郭季虎攜去。季虎爲余題秋林著書圖云。詩成不用苔箋寫。笑索蘭閨手細鈔。卽指此也。秋芙向不工書。自游魏滋伯吳黟山兩丈之門。始學爲晉唐格。惜病後目力較差。不能常事筆墨。然間作數字。猶是秀媚可人。

夏夜苦熱。秋芙約游理安。甫出門。雷聲殷殷。狂飆疾作。僕夫請迴車。余以游興方熾。強趣之行。未及南屏。而黑雲四垂。山川暝合。俄見白光如練。出獨秀峯頂。經天文餘。雨下如注。乃止大松樹下。雨霽更行。覺竹風騷騷。萬翠濃滴。兩山如殘妝美人。蹙黛垂眉。秀色可餐。余與秋芙且觀且行。不知衣袂之旣溼也。時月查開士主講理安寺席。留飯伊蒲。竝以所繪白蓮畫幀見貽。秋芙題詩其上。有空到色香何有相。若離文字豈能禪之句。茶話旣洽。復由楊梅塢至石屋洞。洞中亂石排拱。几案儼然。秋芙安琴磬。磬鼓平沙落雁之操。歸雲滃然。澗水互答。此時相對。幾忘我兩人猶生塵世間也。俄而殘暑漸收。暝煙四起。迴車里許。已月上蘇隄楊柳梢矣。是日屋漏牀前。窗戶皆溼。童僕以重門鎖扃。未獲入視。俟歸。已蝶帳蟲幘。半爲澤國。呼小婢以筠籠熨之。五鼓始睡。

秋芙喜繪牡丹。而下筆頗自矜重。嗣從老友楊渚白游。活色生香。遂入南田之室。時同人中寓余草堂。及晨夕過從者。有錢文濤。費子苕。嚴文樵。焦仲梅諸人。品葉評花。彌日不倦。旣而錢去。楊死。焦嚴諸人。各歸故鄉。秋芙亦以鹽米事煩。棄置筆墨。惟余紈扇一枚。猶爲諸人合畫之筆。精神意態。

不減當年。暇日觀之。不勝賓朋零落之感。

桃花爲風雨所摧。零落池上。秋芙拾花瓣砌字。作謁金門詞云。春過半。花命也。如春短。一夜落紅吹漸滿。風狂春不管。春字未成。而東風驟來。飄散滿地。秋芙悵然。余曰。此真箇風狂春不管矣。相與一笑而罷。

余舊蓄一綠鸚鵡。字曰翠孃。呼之輒應。所誦詩句。向爲侍兒秀娟所教。秀娟旣嫁。翠孃飲啄常失時。日漸憔悴。一日余起盥沐。聞簾外作細語聲。恍如秀娟聲吻。驚起視之。則翠孃也。楊枝去數月矣。翠孃有知。亦憶教詩人否。

秋芙每謂余云。人生百年。夢寐居半。愁病居半。襤褸垂老之日。又居半。所僅存者。十一二耳。况我輩蒲柳之質。猶未必百年者乎。庾蘭成云。一月歡娛。得四五六日。想亦自解語耳。斯言信然。

平生未作百里游。甲辰娥江之役。秋芙方病寒疾。欲更行期。而行裝旣發。黃頭促我矣。晚渡錢江。颶風大作。隔岸越山。皆低鬟斂眉。鬱鬱作相對狀。因憶子安滕王閣序云。天高地迥。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殊覺此身茫茫。不知當置何所。

明河在天。殘燈熒熒。酒醒已五更時矣。欲呼添衣。而羅帳垂垂。四無人應。開眼視之。始知此身猶臥舟中也。

秋月正佳。秋芙命雛鬟負琴。放舟兩湖荷芰之間。時余自西溪歸。及門。秋芙先出。因買瓜皮跡之。相遇於蘇隄第二橋下。秋芙方鼓琴作漢宮秋怨。

曲。余為披襟而聽。斯時四山沉煙。星月在水。琤琮雜鳴。不知天風聲環珮聲也。琴聲未終。船唇已移近漪園南岸矣。因叩白雲菴門。菴尼故相識也。坐次。採池中新蓮。製羹以進。香色清冽。足沁腸腑。其視世味腥羶。何止薰



者作久。聞城中塵囂聲。如蠅營營。殊聒人耳。橋上石柱。為去年題詩處。近為蟻衣剝蝕。無復字跡。欲重書之。苦無中書。其時星斗漸稀。湖氣橫白。聽城頭更鼓。已沉沉第四通矣。遂攜琴刺船而去。余蓮村來游武林。以惠山泉一甕見餉。適墨偵開士主講天目山席。亦寄頭綱茶來。竹爐烹飲。不啻如來滴水。徧潤八萬四千方孔。初不待盧仝七盃也。蓮村止余草堂十有餘日。剪燭論文。有踰膠漆。惜言歡未終。飢為驅去。樹雲相望。三年於茲矣。常蘇憶其論吳門諸子詩。極稱覺阿開士為聞見第一。堤覺阿以名秀才。剃落佛前。磨磚十年。得正法眼藏。所居種梅三百餘本。香雪滿時。跌坐其下。禪定既

起。問事吟咏。有詠懷詩云。自從一見楞嚴後。不讀人間糠粕書。昔簡齋老人論華嚴經云。文義如一桶水。倒來倒去。不特不解華嚴。直是未見華嚴語。以視覺阿。何止上下牀之別耶。惜未見全詩。不勝半偈之憾。聞蓮邨近

客毗陵。暇日當修書問之。

夜來聞風雨聲。枕簟漸有涼意。秋芙方卸晚妝。余坐案傍。製百花圖。記未半。聞黃葉數聲。吹墮窗下。秋芙顧鏡吟曰。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余憮然云。生年不滿百。安能爲他人拭涕。輒爲擲筆。夜深。秋芙思飲。瓦罍溫噉。已無餘火。欲呼小鬟。皆蒙頭戶間。爲趾離召去久矣。余分案上燈。置茶竈間。溫蓮子湯一甌。飲之。秋芙病肺十年。深秋咳嗽。必高枕始得熟睡。今年體力較強。擁髻相對。常至夜分。殆眠餐調攝之功歟。然入秋猶未數日。未知八九月間更復何如耳。

余爲秋芙製梅花畫衣。香雪滿身。望之如綠萼仙人。翩然塵世。每當春暮。翠袖憑欄。鬢邊蝴蝶。猶栩栩然不知東風之旣去也。

掃地焚香。喻佛法耳。謂如此即可成佛。則值寺閣黎。已充滿極樂國矣。秋芙性愛潔。地有纖塵。必親事箕帚。余爲舉王栖雲偈云。日日掃地上。越掃越不淨。若要地上淨。撒卻苕帚柄。秋芙卒不能悟。秋芙辨才。十倍於我。執於斯者。良亦積習使然。

余居湖上十年。大人月給數十金。資余鹽米。余以揮霍。每至匱乏。夏葛冬裘。遞質遞贖。做篋中終歲常空空也。曾賦詩示秋芙云。一寒至此憐張祿。再擁無由惜謝朓。篋爲頻搜卿有意。禪猶可挂我何慚。紀實也。丁未冬。伊少沂大令課最北行。余餞之草堂。來會者二十餘人。酒次。李山樵鼓琴。吳康甫作擘窠書。吳乙杉揚渚白錢文濤分畫四壁。餘或拈韻賦詩。清談瀾

茗。惟施庭午田望南家賓梅十餘人。踞地賭霸王拳。狂飲疾呼。酒盡數十觥不止。是夕風月正佳。余留諸人爲長夜飲。半燈旣上。洗盞更酌。未及數巡。而呼酒不至。訝詢秋芙。答云。餅壘罄矣。牀頭惟餘數十錢。余脫玉釧換酒。酒家不辨真贗。今付質庫。去市遠。故未至耳。余爲誦元九泥他沽酒拔金釵詩。相對悵然。是集得詩數十篇。酒盡八九甕。數年來文酒之樂。於斯爲盛。自此而後。蹤跡天涯。雲萍聚散。余與秋芙亦以塵事相羈。不能屢爲山澤游矣。

秋芙素不工詞。憶初作菩薩蠻云。莫道鐵腸爲腸。鐵腸今也傷。造意尖新。無板滯之病。其後余游山陰。秋芙製洞仙歌見寄。氣息深穩。絕無疵類。余始訝其進境之速。歸後索覽近作。居然可觀。乃知三日之別。固非昔日阿蒙矣。昔瑤花仙史降乩。巢園曰。秋芙爲曇陽後身。觀其辨才。似亦可信。加以長齋二十年。楞嚴法華熟誦數千卷。定而生慧。一指半偈。猶能言下了悟。况區區文字間乎。昔人謂書到今生讀已遲。余於秋芙信之矣。

秦亭山西去二十里。地名西谿。余家槐眉莊在焉。緣溪而西。地多蘆葦。秋風起時。晴雪滿灘。水波瀾漫。上下一色。蘆花深處。置精藍數椽。以奉瞿曇。曰雲章閣。閣去莊里餘。複澗迴溪。非葦杭不能到也。時有佛緣僧者。居華塢。齋相傳戒律精嚴。知未來之事。乙巳秋。余因攜秋芙訪之。叩以面壁宗旨。如瞶如聾。鼻孔撩天。曷勝失笑。時殘雪方晴。堂下綠梅。如塵夢初醒。玉齒粲然。秋芙約爲永興寺遊。遂與登二雪堂。觀汪夫人方佩書刻。還坐

谿上尋多背魚。翦尾螺。皆顛師勝蹟。明日更游交蘆。秋雪諸刹。寺僧以松蘿茶進。並索題。交蘆雅集圖卷。回船已夕。陽在山。晚鐘催飯矣。霜風乍寒。溪上澄波粼粼。作皺縠紋。秋芙時著薄棉。有寒色。余脫半臂擁之。夜半至



者作 夫 婦 秋 日 借 遊 之 西 溪 交 蘆 菴

莊。吠龙迎門。迴望隔谿漁火。不減鹿門晚歸時也。

秋芙強余作紀遊詩。遂與挑燈命筆。不覺至曙。

秋芙有停琴佇月小影。懸之寢室。日以沈水供之。

將歸。戲謂余曰。夜窗孤寂。留以伴君。君當酬以瓣香。無局置空房。令蛾眉有秋風團扇悲也。

曉過婦家。牕櫺猶閉。微聞倉琅一聲。似鸞篋墮地。

重簾之中。有人曉妝初就也。時初日在梁。影照窗

戶。盤盤膩雲。光足鑒物。因憶微之詩云。水晶簾底

看梳頭。古人當日。已先我消受眼福。

關蔣故中表親。余未聘時。秋芙每來余家。繞牀弄

梅。兩無嫌猜。丁亥元夕。秋芙來賀歲。見於堂前。秋

芙衣葵綠衣。余著銀紅繡袍。肩隨額齊。釵帽相傍。

張情齊。丈方居巢園。謂大人曰。儼然佳兒佳婦。大

人遂有絲蘿之意。後數月。巢園鼠姑作花。大人招親朋。置酒花下。秋芙隨

嚴君來。酒次。秋芙收筵上果脯。藏肥中。余奪之。秋芙曰。余將攜歸。不汝食也。余戲解所繫巾。曰。以此縛汝。看汝得歸去否。秋芙驚泣。乳媪攜去始解。

大人顧之而笑。因倩俞霞軒師爲之蹇修。筵上聘定。自後數年。絕不相見。大人以關氏世有姻婭。歲時仍率余往趨謁。故關氏之庭。跡雖疎。未嘗絕也。憶壬辰新歲。余往。入門見青衣小鬟。擁一粲姝上車而去。俄聞屏間笑聲。乃知出者。卽爲秋芙。又一年。園橋試近。妻父集同人會文。意在察壻。置酒後堂。余列末座。聞湘簾之中。環玉相觸。未知有秋芙在否。又一年。余行市間。忽車雷聲中。簾幘疾捲。中有麗人。相注作熟視狀。最後一車。似是妻母。意捲簾人。卽膝前嬌女也。又一年。余舉弟子員。大人命予晉謁。庭遇秋芙。戴貂茸。立蜜梅花下。俄聞銀鈎一聲。無復鴻影。余自聘及迎。相去凡十五年。五經邂逅。及卻扇筵前。翦燈相見。始知頰上雙渦。非復舊時豐滿矣。今去結褵。又復十載。余與秋芙。皆鬢有霜色。未知數年而後。更作何狀。忽忽前塵。如夢如醉。質之秋芙。亦憶一二否。

秋芙謂元九長慶集詩。如土飯塵羹。食者不知有味。惟悼亡三詩。字字淚痕。不墮浮豔之習。余曰。未必不似宋考功於劉希夷事耳。不然。微之輕薄小人。安能爲此刻骨語。

余讀述異記云。龍眠於淵。領下之珠。爲虞人所得。龍覺而死。不勝嘆息。秋芙從旁語曰。此龍之罪也。領下有珠。則宜知寶。旣不能寶而爲人得。則噉噓雲雨。與虞人相持江湖之間。珠可還也。而以身殉之。龍則逝矣。而使珠落人手。永無還日。龍豈愛珠者哉。余默然良久。曰。不意秋芙。亦能作議論。大奇。

葛林園爲招賢寺遺址。有水榭數楹。俯瞰竹石。榭下有池。短約橫架其上。池偏凌霄花一本。藤蔓蜿蜒。相傳爲唐宋時物。詩僧半顛及其師破林。駐錫於此數十年矣。己酉初夏。積潦成災。余所居草堂。已爲澤國。半顛以書相招。遂與秋芙往借居焉。是時城市可以行舟。所交賓朋。無不中隔。日與半顛談禪。間以觴詠。悠悠忽忽。不知人間有歲月矣。聞岳墳賣鮫鮓。日使赤脚婢數錢買之。瞰食既飽。分飼池魚。秋芙起拊欄楯。誤墮翠簪。水花數圈。杳不能跡。惟簪上所插素馨。漂浮波上而已。池偏爲梁氏墓廬。廬西有門。久鞠茂草。廬居梁氏族子數人。出入每由寺中。梁有劣弟。貧乏不材。余居月餘。聞牆之聲。未歇於耳。一日。余行池上。聞剝啄聲。寺僧方散午齋。余爲啓扉。有氈笠布衣者。問梁某在否。余爲指示。其人入梁氏廬。余亦閉門。半顛知之。因見梁。問來者云何。梁曰。無之。相與遍索室中。不得。惟東偏小樓。扃閉甚固。破窗而入。其弟已縊死牀上矣。乃知叩門者縊死鬼耳。自後鬼語啾啾。夜必達旦。梁以心恇遷去。余與秋芙雖恃楞嚴衛護之力。而陰霾逼人。究難長處。時水潦已退。旋亦移歸草堂。嗣聞半顛飛錫南屏。余不過此寺。又數年矣。未知近日樓中。尙復有人居住否。

枕上不寐。與秋芙論古今人才。至韓擒虎。余曰。擒虎生爲上柱國。死不失爲閻羅王。亦徵倖甚矣。秋芙笑曰。特張娣娥諸人之寃。無可控告。奈何。大人晚年多病。余與秋芙結壇修玉皇懺儀四十九日。秋芙作駢儷疏文。辭義奧豔。惜稿無遺存。不可記憶。維時霜風正秋。瓶中黃菊。漸有佳色。夜

深鐘磬一鳴。萬籟皆伏。沈煙籠罩中。恍覺上清宮闕。卽現眼前。不知身在人世間也。

秋芙所種芭蕉。已葉大成陰。蔭蔽簾幙。秋來雨風滴瀝。枕上聞之。心與俱碎。一日。余戲題斷句葉上云。是誰多事種芭蕉。早也瀟瀟。晚也瀟瀟。明日見葉上續書數行云。是君心緒太無聊。種了芭蕉。又怨芭蕉。字畫柔媚。此秋芙戲筆也。然余於此。悟入正復不淺。

春夜扶鸞。瑤花仙史降壇。賦雙紅豆詞云。風絲絲。雨絲絲。誰使花黏蛛網絲。春光留一絲。煙絲絲。柳絲絲。儂與紅蠶同有絲。蠶絲儂鬢絲。又賀新涼贈秋芙云。久未城西過。料如今夕陽樓畔。芭蕉新大。日日東風吹暮雨。聞道病愁無那。况幾日妝臺梳裹。紙薄衫兒寒易中。算相宜還是攤衾臥。切莫向。夜深坐。西池已謝桃花朵。恁青鸞。天天來去。書兒無箇。一卷楞嚴應讀遍。能否情禪參破。問歸計甚時纔可。雙鳳歸來星月下。好細斟元碧相稱賀。須預報。玉樓我。甲辰歲。仙史會降筆草堂。指示金丹還返之道。故有久未西城過之語。

憶戊申秋日。寄秋芙七古一首。詩云。乾螢冷貼屏風死。秋逼蘭缸落花紫。滿牀風雨不成眠。有人剪燭中宵起。風雨秋涼玉簟知。鏡臺釵股最相思。傷心獨憶閨中婦。應是殘燈擁髻時。髻影飄蕭同臥病。中間兩接紅魴信。病熱會云甘蔗良。心忪或藉浮瓜鎮。夜半傳聞還織素。錦詩漸滿迴文數。可憐玉臂豈禁寒。連波祇悔從前錯。從前聽雨芙蓉室。同衾憶汝初來日。

纔見何郎登合雙。便疑司馬心非一。鴻廡牛衣感最深。春衣典後况無金。六年費汝金釵力。買得蕭郎薄倖心。薄倖明知難自避。脫輿未免參人議。或有珠期浦口還。何會劍忍微時棄。端賴鴛鴦壺內語。疎狂尙爲鰥生恕。無端乞我賣薪錢。明朝便決歸寧去。去日青荷初捲葉。羅衣會記箱中疊。一年容易到秋風。渡江又阻歸來楫。我似齊紈易棄捐。懷中冷暖仗人憐。名爭蝸角難言勝。命比蠶綸豈久堅。莫爲機絲會有故。蛾眉何力能持護。門前但看合歡花。也須各有歸根樹。樹猶如此我何堪。近信無由綺閣探。擁到蘭衾應憶我。半窗殘夢雨聲參。雨聲入夜生惆悵。兩家紅燭昏羅帳。一例悲歡各自聽。楚魂來去芭蕉上。芭蕉葉大近前楹。枕上秋天不肯明。明日謝家堂下過。入門預想繡鞋聲。此稿遺佚十年。枕上忽記及之。命筆重書。恍惚如夢。

晚來聞絡緯聲。覺胸中大有秋氣。忽憶宋玉悲秋九辯。擊枕而讀。秋芙更衣閣中。良久不出。聞喚始來。眉間有愁色。余問其故。秋芙云。悲莫悲兮生別離。何可使我聞之。余慰之曰。因緣離合。不可定論。余與子久。販覺王誓無他趣。他日九蓮臺上。當不更結離恨緣。何作此無益之悲也。昔鍛金師以一念之誓。結婚姻九十餘劫。况余與子乎。秋芙唯唯。然頰上粉痕。已爲淚花污溼矣。余亦不復卒讀。

秋芙藏有書尺。爲吳黟山所貽。尺長尺餘。闊二寸許。相傳乾隆壬子。泰山漢柏。出火自焚。錢塘高邁庵拾其燼餘。以爲書尺。刻銘於上。銘云。漢已往。

柏有神。堅多節。含古春。劫灰未燼今。芸編是親。然藜比照今。焦桐共珍。開戶見月。霜天悄然。因憶去年今夕。與秋芙探梅巢居閣下。斜月暖空。遠水渺瀰。上下千里。一碧無際。相與登補梅亭。瀹茗夜談。意興彌逸。秋芙方戴梅花鬢翹。虬枝在檐。遽爲攫去。余爲摘枝上花補之。今亭且傾圮。花木荒落。惟姮娥有情。尙往來孤山林麓間耳。

秋芙好棋。而不甚精。每夕必強余手談。或至達旦。余戲舉竹垞詞云。簸錢鬪草已都輸。問持底。今宵償我。秋芙故飾詞云。君以我不能勝耶。請以所佩玉虎爲賭。下數十子。棋局漸輸。秋芙縱膝上。獨兒攪亂棋勢。余笑云。子以玉奴自況歟。秋芙嘿然。而銀燭熒熒。已照見桃花上頰矣。自此更不復棋。

去年燕來較遲。簾外桃花已零落殆半。夜深巢泥忽傾。墮雛於地。秋芙懼爲獨兒所攫。急收取之。且爲釘竹片於梁。以承其巢。今年燕子復來。故巢猶在。繞屋呢喃。殆猶憶去年護雛人耶。

同里沈湘濤夫人。與秋芙友善。會以所著詩詞屬爲刪校。中有句云。卻喜近來歸佛後。清才漸覺不如前。因憶前見朱蓮卿詩。有卻喜今年身稍健。相逢常得笑顏生之句。兩喜字用法不同。各極沉痛。蓮卿近得消渴疾。兩月未起。霜風在林。未知寒衣會檢點否。

斜月到窗。忽作無數个人字。知堂下脩篁解籜矣。憶居槐眉莊。莊前種竹數弓。筍泥初出。秋芙命秀娟攜鴉嘴鋤。斲數筐。煮以鹽菜。香味甘美。初不

讓廷秀。養筍經也。秀娟嫁數年。如林中綠衣人。得錦綉兒矣。惟余老守谷中。鬢顏非故。此君有知。得無笑人。

虎跑泉。上有木樨數株。偃伏石上。花時黃雪滿階。如遊天香國中。足怡鼻觀。余負花癖。與秋芙常煮茗其下。秋芙拗花簪鬢。額上髮爲樹枝。稍亂。余爲蘸泉水掠之。臨去折花數枝。插車背上。攜入城闈。欲人知新秋消息也。近聞寺僧添植數本。金粟世界。定更爲如來增色矣。秋風匪遙。早晚應有花信。花神有靈。亦憶去年看花人否。

賓梅宿予草堂。漏三下。聞鄰人失火。急率僕從救之。及門。已撲滅矣。惟聞空中語云。今日非有力人居此。此境幾爲焦土。言頃。有二道人與一比邱。自天而下。道人戴藕華冠。衣蟠龍織罽之袍。其一玉貌長髯。所衣所冠。皆黃金色。比邱踵道人之後。若木若訥。藕冠者曰。吾名證若。居青城赤水之間。訪蔣居士至此。與長鬚道人拂塵而歌。歌長數千言。未暇悉記。惟記其末句云。只回來。巧遞了雲英密信。那裴航癡了心。何時得醒。若不早回頭。累我飛昇。醒醒醒。明日陰晴難信。歌竟而逝。趨視之。則星月在戶。殘燈不明。惟聞落葉數聲。遽然一夢覺也。既日。告予。予曰。余家斷殺數十年。而修鴻寶之道。六七載。至今黃螭飛騰。猶少返還之訣。豈仙師垂憫凡愚。現身說法歟。歌中曰。雲英。雲英者。豈以余閨房之緣。未解纏縛。而諷詠示警歟。時予與秋芙修陀羅尼懺數月矣。所謂比邱者。豈觀音化身。尋聲自西竺三來歟。

秋芙病。居母家六十餘日。臧獲陪侍。多至疲憊。其晝夜不輟者。僅全與妻妹侶瓊耳。余或告歸。侶瓊以身代予。事必手親。故藥爐病榻之間。予得賴以息肩。侶瓊固情篤友于。然當此患難之時。而荼苦能甘。亦不自覺何以至是也。秋芙生負情癖。病中尤爲纏縛。余歸。必趣人召余。比至。仍無一語。侶瓊問之。秋芙曰。余命如懸絲。自分難續。倉猝恐無以與訣。彼來。余可撒手行耳。余聞是言。始覺腹痛。繼思秋芙念佛二十年。誓赴金臺之迎。觀此一念。恐異日輪墮人天。秋芙猶未能免。手中梧桐花。放下正自不易耳。秋夜正長。與妻妹珮琪圍碁。三戰三北。自念平生此技。未肯讓人。珮琪年未及笄。所造如此。殆天授耶。珮琪性靜默。有林下風。字與詩篇。靡不精曉。自言前身自上清宮來。觀其神寒骨清。洵非世間煙火人也。今不與對局數年矣。布算之神。應更倍昔。他日謝家堂上。當效楚子反整師復戰。期雪曩年城下之恥。

踏月夜歸。秋芙方燈下呼盧。座中有人。一擲得六么色。余戲爲卜算子詞云。妝閣夜呼盧。釵影闌干背。六箇骰兒六箇窩。到底都成對。借問阿誰贏。莫是青溪妹。賺得回頭一顧無。試報說金釵墜。秋芙見而笑曰。如此綺語。不慮方平鞭背耶。

近作小詞。有句云。不是繡衾孤。新來夢也無。又買陂塘後半云。中門掩。更念荀郎憂困。玉甌蓮子親進。無端別了秦樓去。食性何人猜準。閒撫鬢。看半載相思。又及二三春盡。前期未穩。怕再到蘭房。剪燈私語。做夢也無分。時

賓梅以紈扇屬書。因戲錄之。賓梅見而笑曰。做夢何以無分。秋芙笑云。想新來夢也無耳。相與絕倒。

甲辰秋。同人招游月湖。夜深爲風露所欺。明日復集吳山笙鶴樓。中酒禁寒。歸而病熱幾殆。賴乩示方藥。始獲再生。越一年。爲丙午歲。疽發背間。旋復病瘡。方屆秋試。扶病登車。未及試院。而魂三逝矣。僕從昇歸。匝月始安。己酉之夏。復病瘡痢。俯枕三月。痛甚剝膚。六年之間。三墮病劫。秋芙每侍余疾。衣不解帶。柔脆之質。豈禁勞瘁。故余三病。而秋芙亦三病也。余生有懶疾。自己酉奉諱以來。火死灰寒。無復出山之想。惟念親亡未葬。弟長未婚。爲生平未了事。然先人生曠久營。所需卜吉。增弟年二十矣。負郭數頃。田足可耕食。數年而後。當與秋芙結廬華塢河渚間。夕梵晨鐘。懺除慧業。花開之日。當並見彌陀。聽無生之法。卽或再墮人天。亦願世世永爲夫婦。明日爲如來涅槃日。當持此誓。證明佛前。



清焦東周生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九種

揚

州

夢

世界書局印行



揚州夢總目

揚州夢考

朱劍芒

序

葆興子

正文四卷

周生

卷一夢中人

卷二夢中語

計詩六十五首詞二十九首
駢文四首雜作二首

卷三夢中事

卷四夢中情





揚州夢考

朱劍芒

一 揚州夢的主要記載爲花叢掌故

揚州花事本歷
史上所著名

「揚州夢」三字，當然取自杜牧詩句「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我們在歷史上講揚州繁華，本不亞於蘇杭，且在蘇杭未發達以前，揚州已成爲東南勝地，金粉之盛，遠過秦淮，隋煬帝南巡臨幸，沉酒酒色，以至於亡國，這就能想見當時的繁華！後來花事日盛，從唐以來許多名人詩句中，往往可以看到：如「煙花三月下揚州」，如「春風十里揚州路」，如「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等，旖旎風光，一時無兩！便是到了現在，論及歌衫舞扇的艷迹，還是以蘇揚並稱。「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試看一般人對於揚州的繁華，是如何的醉心啊！

作者是個老於
花叢的才士

揚州夢作者，自署爲焦東周生，他的名字叫甚麼，已無從考究。焦東，大致是鎮江的別稱，周生寄居在揚州歷時必久，所以能熟知社會風俗，以及一切掌故。他在太平軍未到江南以前，和一班詩壇好友，天天過那章台走馬的生活，因之關於揚州的花叢掌故，尤其熟悉。揚州夢第三卷內，曾說辛亥年二十九，辛亥爲咸豐元年，可知他生在道光三年，向花叢游歷，也正在少壯的時期。藝蘭生、蘭生和江東俠少，都是他三十以前所用的別號。周生在當時朋儕中，以能詩著稱，頗爲一般詩妓所傾倒，像他，真可算個老於花叢的才士了！

亂後風光作者
亦時有寄嘯

作者寄居揚州，經過洪楊之亂，所作揚州夢一書，記人記物，回首當年，都不免有滄桑之感。本來，越是繁華區域，一經離亂，更顯得銅駝荆棘，滿目淒涼！况乎枇杷門巷，人物全非，作者於亂後重臨，當然像詩人崔護，有「人面不知何處去」之歎了！試讀他第一卷內爲美人高阿紫作傳，有一段

最能表顯其感傷的文字，說是：

周生夢醒，甚欲說夢。適值兵燹之變，意旨恍惚，復又入夢。昔日之夢，驚花夢也，今日之夢，羅刹夢也。而於羅刹夢中，返思昔日偃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吟風弄月之情，而驚動魂魄，神思不續。即將花雨洗腸，薇露盥手，吞吏部篆，借謫仙筆，有錦心繡口，其一時狂風驟浪，急雷巨霆，怵目惕肉，則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不得不顛倒蕪穢，雜亂於中。而况狂風驟浪未定，急雷巨霆未歇，舉昔日偃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吟風弄月之情，皆爲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所奪。有怵目惕肉，驚魂動魄而已，豈有錦心繡口以寫其驚花夢哉？

此段在亂離時所作，所以說「狂風驟浪，」而更稱之爲「羅刹夢。」再有明珠傳中的幾句，對於亂後風光，尤其來得感傷，他說是：

今者：徐臨門女牆倒矣，暢樂園荒煙繞矣，而明珠之舊居亦蕪草矣！往事三年，變端百出……當時江南諸郡，盡遭兵燹，况歷三年之久，當然是變端百出了！

二 月仙是花史上第一個人物

月仙傾倒周生頗似
董小宛之於冒襄

揚州夢首卷二十二美人傳略，當然以月仙爲首屈一指。月仙是個詩妓，亦是個情妓，她的傾倒周生，真和董小宛傾倒於冒襄相似。月仙既蓄志相從，自贖其身，且學作操

家，而周生的夫人，亦力勸納娶，依當時情勢，各士美人的結合，似乎已不成問題。豈知好事多磨，兵亂忽起，從此分離，竟至月仙的結局也無從訪問。月仙傳中劈首一語，就說：「人之遇合，詢有數哉！」他們後來終於不能結合，其實也逃不了一個「數」字。小宛雖說短命，究和冒襄成了眷屬，遺留影梅菴不少艷史，稱爲千秋佳話。月仙亂中他走，不知所終，事敗垂成，這真令天下有情人聞之，亦代爲抱憾的！

月仙鍾情周生常有露骨的表现

月仙對於周生，在未宣布委託終身以前，情深意密，已常有露骨的表现，試看第三卷內，有如下幾段記載：

人有呼蕙娘（月仙字蕙君）為弟者，欲其答以兄也。蕙娘詫曰：『誰與君拜盟者？』他日余作書，蕙娘於余硯寫「八兄」二字，（周生行八，人或稱周八）其人適見之，詫曰：『誰與君拜盟者？』

辛亥冬月十九，愛珠（月仙名）謬言生日，疊次邀我明日與炎翁、翼風兄過之……晚宴進觴，堅求一飲，甫沾唇，輒大吐，扶我牀上，覆衣坐侍，意似甚不安……由是愈信余言真，背地告人，自悔冒昧。

插酥為餅，鏤豬脂拌糖鹽分包之，號鴛鴦油……午後，珠兒（即月仙）咬數餅與我，又奪我殘餅食之。唇脂紅染，艷生齒牙，老饕饒食福矣！奈何美人亦食我吐餘？

夏午過木石園，適雲娘（月仙作畫小印稱雲仙）初起曉妝，見余汗流浹背，順手取盆中巾帕授之。他客嘲曰：『往日盥手誤取，便百端不潔，再三搓洗，今何如矣？』雲娘不能答。

在這幾則瑣事中，不能不認月仙鍾情周生，達於極點；尤其是首尾兩則，她在人前無意中作露骨的表现，這就怪不得要受他人的詰問與嘲笑了！

二 在揚州夢中可以看到當時風俗的做壞

社會上習俗的奢侈

揚州夢第三卷內所記，除了自己在花叢中所過的生活，關於揚州社會上的風俗習慣，記得極其詳盡，所見所聞，總是窮奢極侈，如士女出遊時的濃妝麗服，如親朋讌會時的山珍海錯，甚至日常用具，各尚珍奇，非時小食，務求精美，木器以花梨紫檀為常品，襯衣非湖縐杭綢則不製。如下列一則，奢侈之風，真足令人咋舌！

裘則虎爪獺脊，以草上霜，翰林貂作裏，倭貂亦重，粉狼、猓狸次之。灰背狐、純紫羔，舊列貴品，近來豪僕僭

越，觸目盡是！

以豪僕而穿此貴重皮衣，其主人之習於奢侈，更可想而知！

一擲百萬可

凡是風俗奢靡的地方，賭風必盛。初則富商或豪貴子弟，於花天酒地之餘，以此為娛樂；風氣

見賭風之熾

所及，即非富厚，因妄冀獲利，亦遂從事豪賭。揚州夢中曾說：「同游會聚，多喜聞葉。余不解此

樂，惟端默靜坐而已！」作者終日在青樓中廝混，既不能飲，又不解賭，要在今日，定有人笑他是個風月場中的傻瓜了！他說「同游會聚，多喜聞葉」可見除了他竟是一個不喜賭博的。又有一則記的是：

家無斗儲，一擲百萬，漢稱豪傑，廣陵諸無賴皆能之。聞葉猶有限制，搖寶一局，窮而益追，必至大敗。乃少年挾豔，竟借此鬪頭分彩，謂不破己囊。

「家無斗儲，一擲百萬」這真是風俗最敝壞的一端！聞葉是現在的打牌，搖寶今稱為搖攤，他所說的「少年借此鬪頭分彩」那就是今之所謂「頭家」了。作者當時已非承平之世，而社會上之風俗已如此敝壞，作者一寫再寫，當然抱有無限深意，「茹骨在喉，不吐不快」也就是這句話了！

四 作者在繁華境域中的憬悟

作者對於豪華

我們揚州夢內，可以承認作者決不是個不知稼穡之艱的紈袴子弟。他雖徵歌逐舞於

生活的批評

紙醉金迷的場所，但對於過於奢侈的豪華生活，亦嘗有嚴刻的批評。試摘數則如下：

暴殄！

婦人一衣四鑲，寬邊加芙蓉帶牙真金鑲陪色，每三四倍正價。又復時時翻新，花樣一古，遂置高閣，可謂「

平時燕客，一席費數萬錢，或十數萬錢。席賓主數人，人各攜一妓，或二妓，妓各賞萬四千錢。……僅云酒食，

則燕翅江瑤柱，亦不過萬錢而已。語云：「富貴一席酒，窮漢半年糧。」何不節之以周不足，豈止濟窮漢半

婦人衣服的爭尚奇巧，花樣常翻，甚至費了不少金錢，不少人工，而穿不到一二次，這實是暴殄天物！至於一席之費，動至數萬十數萬錢，真忘了世間尚有飢寒交迫，不能生活的人！但是他們決不會節此靡費以周濟貧困的！作者「豈止濟窮漢半年」一語，亦可謂慨乎言之了！更有一則，他說：

……恒至郇園，堂管見余笑容可掬，若素識者，問：『老爺今何早？』麪至少而絕佳。賞青蚨百頭，以為擴充矣。堂管詫之，意若減平時遠甚，不知何事得罪，而又不取求贈者……吾郡人惜費，早坐教場茶館，數十錢使堂管買上好醬醋麻油，至麪館下乾拌，稱言愛潔，作嬌貴兒如意態以掩之，揚人目為鎮江派。

作者以鎮江人而不願自居於鎮江派，在麪館中表示闊綽，那知堂管雖然誤認，結果總覺其給錢過少而發生詫異。此則頗含滑稽意味，而作者不滿於揚州社會的習俗奢侈，也是意在言外的。

作者迷戀花叢已深知雅片的流毒

在道光年間，雅片一物，雖經林則徐禁止入口，引起重大交涉，而國人嗜吸雅片的，還是很盛。揚州夢第三卷內，也常常提到雅片，在當時，雅片煙真可算得唯一的消遣品，常在

花界中酬應，雅片更是一種必需品！作者非但自己不吸煙，還能痛論其害處，這又是遊歷花叢所不易多觀的！他說雅片的害處是：

洋烟誤事，能令性急人懈緩，和平人乖張；且上癮後，壽不過三十年，以火耗其精也。有人借其力夜讀書，未兩年患食癱死，况作媚藥用乎？

在這幾句中，即可看出他對於雅片真是深惡而痛疾的。下文更說到揚州社會上雅片的流行：

然揚人食此者六七，率個儻聰明人。誠以往來酬應，煙燈對臥，則心無不談，謀事甚易。有時吸數口，相火乃旺，精神若一振。無事醉眠，如飲酒微酣，魂蕩欲仙！

當時雅片的盛行，各地皆然，本不限於揚州。雅片確有一種魔力，所以能使嗜吸的人如此之多。再下，便是說花

柳場中的易於上癮，與自己能避免此嗜好的方法：

至狹斜遊，以此爲富貴本色，諸姬敬客，羞言不能。誠實者，遭美人堅請，情似難卻；初亦留神，或隔日不食，謂可無事，不知已上癮矣。平日戒朋友明切嚴厲，未幾乃自蹈之；他友又來戒，未幾亦然。防人勸說，率先言當戒，止其煩瑣，或告言已戒。余於此陶鎔十數年，甘苦閱歷，如經親嘗。初晤雲娘，用此爲敬，辭以五臟不受，不得勉強。半咽作欲嘔狀，乃閉目微臥，片刻起，與對燈談笑，歡若忘形。蓋余之操此術也久矣……

此段描寫一般癮君子的所以上癮，與防人勸說時的情狀，真所謂「繪聲繪影」！至他自己所用避免被人勸迫的方法，更是妙極！因爲「羞言不能」，因爲「情似難卻」，那就不免要上癮。他在最後又說：「但戒亦有善方……無如人不深信，癮由疑生，此害不知胡底？」在距今百餘年前，對於鴉片流毒，已有如是見識，這也是很難得的！

鹽商末路引起作者非常的感歎

揚州鹽商的富豪，是舊時所著稱的，書中對於鹽商末路，也有詳細的記載，如：

自鹽務改票，裁汰冗費，城內外爲倡者，約添三千餘家。此輩受祖父餘蔭，有一名目，日得例規，輒酣歌豔舞，婦女亦逸樂嬉笑，惟知妝飾。驕情既久，一旦失據，衣食無着；又不能事事，且習苦未慣。無可如何，與妻子計議，惟此事較便，遂忍心爲之。噫！此無功而食者之下場也！當時幸其得，於此見其失矣！可懼哉！可哀哉！

惟其不勞而獲，才養成驕奢淫佚的習慣。一旦失所，妻女淪爲倡妓，「此事較便」四字，斷送了多少好人家的青年女子，不獨鹽商的末路如是，一般席豐履厚，祇知逸樂的家庭，遭逢意外，生計獨絕，像如是結果的，世界上正不在少數呢！

五 揚州夢前後各卷的不同

末卷雜記瑣聞
與勸戒錄相似

揚州夢首卷爲二十二美人作傳，次卷錄同人所作的豔情詩詞，三卷雜記揚州風俗習慣，以及花叢中的掌故，惟有末卷最奇，所記的盡爲瑣聞佚事，且多不離於勸善戒淫本旨，真像一種勸戒錄。此卷爲亂後所作，爲花事飄零後所作，那也是以可以想見的。不過很有幾處，帶有迷信色彩，假使沒有以上各卷，那真要說是神怪筆記了！

作者在揚州夢醒

後亦頗多懺悔語

凡情場中閱歷深者，始足以語懺悔。作者既是個老於花叢的才士，一旦揚州夢醒，回溯當年，惕然懺悔，那自然是不免的。揚州夢第四卷內記其幼年調戲婢僕一則，表示懺悔，語極誠摯，真可算得青年的藥石。他記的是：

琪花菱花，一童一婢，垂髫無知，淫朋誘使狎琪花，琪花樂從，余念其良家子也，弗聽。至今思之，覺五內清涼。初解人道，未知作何狀，調菱花不成，至今思之，覺汗流浹背。古七歲別男女，今並當慎擇交遊！

垂髫之年，受淫朋引誘，本是最危險的事！作者雖調菱花不成，而思之覺汗流浹背，并以慎擇交遊爲戒，那真是根本懺悔而足使人欽服的！至於琪花已樂從，乃能臨崖勒馬，這尤其是值得贊歎的！

結尾一絕最能揭出
作者著書的本旨

揚州夢全書，以夢作結，作者本意，在與此書的命名相脗合。至謂夢見周清臣所撰夢華錄，主要在點明「真因幻想」四字，是夢是真，那是一望可知的。結尾所吟一絕：「萬事黃梁醒後安，不須豔筆寫巫山，家庭自有團圓樂，世界須彌冷眼看。」此二十八字，完全在揭出著書的本旨，凡在花叢中經歷過的，能作此語，方才算得真正的覺悟！



序

維揚爲古名勝地。清乾嘉時。麤商叢聚。驕奢淫佚。駸成風尚。粉白黛綠。賣笑倚門。門靡誇多。不下於今日之申江。過江名士。如鯽之多。醉生夢死。於其間者。不能屈指數。是編爲江南圖書館抄本。焦東周生所著。敘其一生。花叢之經歷。燕朋狎友之唱和。揚俗之繁華。揚人之迷信。佚事異聞。悉載無遺。詩詞之膩豔。文筆之雋秀典雅。洵非近代小說家所可望其項背。原本魯魚豕亥。訛奪頗多。校勘數過。間有未能通明處。當沿蓋闕之例。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浴佛日葆興子書



揚州夢

焦東周生著

卷一 夢中一人

何時非夢。夢有險夷。何地無人。人有妍媸。因夢幻夢。即人論人。人中夢不假。夢中人自真也。集夢中人。

畢生婦

辛丑五月搭散人船赴廣陵。赤日行天。流水欲沸。艙不滿七尺。內外坐二三十人。一時秀才酸氣。鄉先生腐氣。和尚酒肉氣。負販葱蒜氣。守錢虜臭氣。衙門人僕隸惡氣。皆隨汗出。聚於鼻觀。不辨何味。而又東船離商開江。西船宰官起馬砲。迫使炎氣直攻心肺。殆不可忍。有談客作而起曰。諸君亦知揚州有美人乎。美人不知與蘇小葛嫩若何。但見蠶戀鬢。蝶穿裙。燕學語。鶯偷聲。山迎眉而失色。水遇目而不明。露杏避消粉之靨。含桃羞褪朱之脣。鏡能寫形。不能繪神。夢能寫魂。不能得真。寄情於一笑一顰。寄趣於一喜一嗔。寄韻於一詠一吟。寄態於一嘖一呻。斂衽當道。敬而弗親。把袂名流。愛而弗尊。千金聘之而不顧。百璧求之而不贖。重大俠而不許。以心憐真才而不委。以身而美人顧。欲朝夕從人者也。當此之時。秀才作狂。鄉先生不復能爲道學面目。和尚悔削髮。負販守錢虜。思破家。衙門人僕隸擬投身親使令。而汗亦自知形穢。不敢公然出矣。談客又作而起曰。諸君亦知吾潤有畢生乎。畢生名芬。字桂芬。讀書不成。棄而遊貴顯之門。位亦處賓僚之末。而其用則輕。俸不敵婢僕之半。而其事則均。以文章爲顏色。以遷就爲殷勤。以筆墨爲奔走。以將順爲趨承。凜凜焉。惕惕焉。屏息效能。而氣不敢伸。然而一有弗當。驅之使行。如夫棄妻。再見無因。身無餘蓄。衣無完禪。踽踽涼涼。進退逡巡。此豈幕府之流民歟。何其貧也。當此之時。秀才欲哭。鄉先生謂早知如此。和尚連聲呼佛。守錢虜僕隸及衙門人。亦解歎息。作淒楚狀。而人心各具秋氣。幾不知汗爲何物矣。談客少坐撫掌而言曰。懷美人者。懷之無可懷也。哀畢生者。哀之無足哀也。美人者。畢生之荆釵也。畢生者。美人之玉臺也。畢生既失意。自思居豔地三五年。曾未暇一遊風月。而同門客顧日日章臺走馬。我今日且落拓去。使故鄉人問瑩苑誰青樓第一。其將何詞以對。因思彼走馬者。能得青樓法乳。以媚骨取

錢供揮霍。故青樓亦樂媚之。我張空拳作闖寡門。不遭白眼。亦資冷笑。又思此中人嘗愛我詩字。未必一轍。且天生寒薄命。與使伴俗物。依然餓殍。不如拜石榴裙下。受窘辱死耳。遂乃絕意以行。無衣履假之友。不識門戶。就素所悉聞者。約略求之。至則同門客方酣宴。羣姬出席。上座者顧美人曰。我贈爾扇。乃此生楷法。美人出示。引生入內。笑曰。畢郎高興。不怕娘子酸耶。生曰。失路人自身不保。何處討婆子來。美人曰。少坐。俟我出。則羣坐猶未定。酒再巡。美人入曰。畢生爲宋府親客。何暇得來。生歎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今無故爲所逐。貧無立錫。便足下鞞。亦似張三郎借來。男兒不自立。遂一寒至此。大丈夫處世。當人求不當求人。位置高下。肉眼兒率以此論輕重。出處託身。蓋可忽乎哉。美人曰。我亦云然。如我輩戀重聘。降身爲王侯寵妾。就使河東無吼。秋風不棄。而親鄰私語。目爲嬖人。怎能及平民一紙書。求配爲齊眉冢婦。又笑曰。此言亦大愚。身落火坑。莫諒心迹。誰肯娶我輩作妻者。生曰。不然。使畢生得一人知己。願獻長門。爲鑄金屋。美人曰。是不難。我能爲買賦之陳夫人。君能爲彈琴之司馬長卿乎。畢生故質朴。正容答之。美人乃自脫金釧二。爲戴於手曰。此妾着體物。願留一以親君子。其一備僕馬。易衣服。務極華好。十日後當早來。尙有要言相囑。畢生謹如命。十日有婢報一貴人至。羣姬爭迎。美人知爲畢生。出較遲。佯爲不識。諸姬亦莫能辨。畢生入美人房。少坐。即出。又入諸姬房。舉止甚豪。賞賜頗厚。尋亦去。由是日必來。來必醉。但不留宿。於諸姬無甚厚薄。私語亦誠靜。但不喜見生人。一日忽顧他姬。謂搗母曰。是兒解意。身價須幾多錢。搗曰。六百元。曰。老媪癡哉。是兒小年紀。便值得如許。因指美人曰。若是兒較大。不將索八百金乎。搗曰。貴人勿取笑。姐官們雖賤。不似賣婢。論吃飯年代多少。是兒吾所愛。不願使他去也。曰。撒賴。母子便恩好。那能留老大獨居。老媪思重利耳。搗曰。不敢欺貴人。前兒六百元。不可少。是兒須倍之。惟貴人是擇。畢生有難色。明日復語媪。媪守前言。占之。美人吉。從之。別出金二百。爲媪壽。曰。願假宅一月。此一月。中生出入無常。亦不留宿。美人無他事。惟日事烹飪。使奴僕送生寓。月將盡。人傳太翁命迎新婦。彩輿之麗。簫鼓之盛。儀文禮節之隆。美人嚴妝辭母。別諸姊妹。母錯愕若失。姊妹羨豔。驚爲天人。久乃知畢生所爲。皆美人之所指授也。今畢生得美人藏金。居然鉅富。美人尤能持家。甘淡泊。得翁姑歡。吾不知畢生何福。美人何取。畢生一人之身。何以始濁而終清。始塞而終亨。免脫何以不詭義。燕私何以不及情。兒女何明。老搗何惜。畢翁何見賞及風塵。而祀祖告廟。使男子迎婚也。此

事去今未五年。吾亦不知珠湖曲。邗江濱。美人之餘風麗韻。猶有存焉者乎。於是在船諸人。時而驚。時而喜。時而慨歎。時而氣悶。時而點頭會意。時而稱是。時而憐。時而哂。時而咄詫。時而如身入其境。時而揣測。時而凝神聳聽。時而疑。時而快。時而起敬。時而代爲惋惜。代爲危。時而不覺失笑。時而眉一揚。時而鼓舞。時而癡坐。若有餘思。客談既終。船已泊岸。諸氣復作。而惟秀才之酸。內斂蒸鬱。化爲腹淚。極不可洩。潛滋暗長。散爲筆雲墨雨。灑遍揚州。幻成夢境。遂使天下萬世有心文人。以氣感氣。以淚迎淚。忘其是夢非夢。屬揚州。不屬揚州。但覺入鼻酸鼻。入心酸心。至於不能耐味者。則又取而嗅之。無端作惡。任其噴射。終不敢近。

明珠

出徐臨門。遊暢樂園。見一少年軍官。戴礮礮球。拖老鶴翎。短襟皮靴。外罩福色得勝褂。站領三寸。倭緞絨邊。加如意頭。約寬一掌。前後從小軍數十。反縛私梟三五。行人讓道。勢甚烜赫。客告余曰。此雪中。人由私梟投行伍。得于夫長。兩年中緝私功甚大。爲制府寵人。即名姬明珠所從以終身者也。與明珠同時爲官夫人者二。一從納粟太守。與詩人小瓶有舊。小瓶聞之。意頗鬱鬱。明珠名較甚。與有舊好者。巨商達官。又不僅一詩人。而明珠獨從武士。從之誠是也。詩人清矣而貧。巨商富矣而濁。至若達官。多由科第。宜若可從者。然觀兩年邸報。廣西軍興。其間封疆顯宦。英雄俊杰。自不乏人。他如死守考墨。選得功名之士。大抵書生怯弱。賊來不擋。賊去不追。其狡者借團練爲掩耳之謀。託防堵爲脫身之計。幸其不至。以爲能守。乘其別竄。以爲能復。甚或因捐獲利。帶名冒功。罔上害民。無所不至。遠不如桓桓虎臣。手提三尺劍。向千軍萬馬中求馬革裹尸也。揚州咫尺金山。明珠私心。安知非抗懷古昔。欲仿黃天蕩故事。手執桴鼓。助男子酣戰。則前有紅玉。後有明珠。明珠可不爲暗投矣。明珠既嫁于夫長。益鼓勵。適制府拜印。進兵守九江。火令率邗勇以從。未幾制府退保省垣。遇害。邗勇亦先期逃歸。今者徐臨門女牆倒矣。暢樂園荒煙繞矣。而明珠之舊居亦蕪草矣。往事三年。變端百出。恨不見雪中人左手提刀。右手握賊。如當日獲私梟時也。噫。

蘭娟

周生遭黜。復遊廣陵。客齋無聊。晝長欲倦。忽蕙娘攜一豔妝而至。曰。此蘭娟妹子。巨商申胥之外室也。申氏家法

嚴。阿翁似閻羅老子。聞人聲色時。輒鬚眉怒張。申胥有美名。申憚父。不敢公然娶歸。俟得當以請。幸大婦賢。暫借家後園。近蘭妹所居。構小園。培花木。以爲宴聚藏嬌之所。蘭妹喜則几席增輝。蘭妹怒則賓朋失色。一言苟出。何求不得。蘭妹真尤物哉。余曰。同芳異妍。同目異憐。此蘭之所以居蕙前也。蘭娟本出山泉水。轉入清流。既得申寵。名譽頗峻。乃復家居。年只十七。皮膚生鬆。能歌。聲細無力。舞態亦時流上下。髻髮效良家。二姬在齋。代理鉛墨。時或弄夏楚作戲。館僮匿笑不休。蘭娟終生疎。以手引蕙娘辭去。他日有客告余曰。蘭娟從宦僕作婦矣。申不知也。余曰。噫。申富甲一郡。寵之專房。可謂恩矣。蘭娟以申餘光。時之有求於申者。欲媚申。必先媚蘭娟。郡人又以耳代目。咸蓄多金。思一見顏色而不可得。即使宦僕感佩。擎一副逢迎骨。極力獻媚。度亦不過與申氏等。而各分已相懸天壤。且安知宦僕之所以媚之者。非爲申哉。失申失媚。偵矣。始而私通。繼而背從。犬馬有知。且將不食其餘。而謂能保安樂以終乎。其後宦僕果以牀頭金盡。棄之而逃。蘭娟仍歸舊居。日日豔妝。思一見申。申不與見。或曰。宜若可見然。是有悔心。余曰。否。不然。事之不以義起者。可原以情。情無可原。斯其人不可測矣。使蘭娟終如此。不過一身賊死。萬一復進。自必工諛蠱惑。百倍疇昔。一旦得志。勢難再辱。適有他變。未必不黨羽婢媪。勾引外姦。申氏之家。從此破矣。世豈無再離再合。不以爲恩。反以爲仇者乎。狼子野心。其性殊耳。吾方憾申氏前此之誤也。烏可再以再。

熊雙玉

紅水汪。前明用兵之遺跡也。殺人如麻。血流成河。故名。居是汪者爲熊家雙玉。領金釵一隊。朝妝奪花。晚妝欺霞。遂令人忘懷弔古。幾疑爲棄脂漲膩云。雙玉年二十餘。小巧姣好。額左有一青斑。人呼爲青臉熊二娘。家有小園。亭。疊卵石爲路。林木少許。春之鶯。夏之蟬。時雜絃管。聲氣頗廣。吳雲淮雨。多聚於庭。又別蓄雛姬全部。便妝登臺。邯鄲獨步。於竹西稱極盛焉。然而利心太重。馭衆少恩。名譽既高。夜郎自大。今夫養女。猶治兵也。不能痛癢關切。與人一心。亦須作曹瞞假面目。平日分甘共苦。示以無二。待其視我。如指之於臂。然後可用。有功則賞之。有罪則罰之。罰若不忍而不得不然者。雖小弗赦。雖愛弗恕。又時時訓以兵本爲民而設。犯民者罰倍。如是則嚴而不怨。事乃有濟。今雙玉不然。諸姬無過。拂意則怒。及歌舞獲賞。以爲非我莫致。即牀頭私贈。奪爲己有。見同輩則驕妬。

任意不知逢迎何事。衣食何倚。來人稍平淡。輒冷目冰語。阻人千里。宜乎諸姬懷忿。效尤。遇佳客則輕侮。致去而反結識無賴。暗相屏障。留起禍胎。此敗覆之道。而自我致寇。正不必伏於戎莽也矣。流寓姊妹。知其如此。其有才技者。多抽身遠去。所留皆碌碌因人者耳。王子之夏。又遭綵雲之變。雄巖在後。衆兔皆走。而紅水汪一園。巖石枯木。真成熊館。洎乎事定。整頓殘旗。收拾退鼓。已不復能另樹一幟。壁壘一新。君子於此。知處衆之難。而人心之不可失也。

采珠

采珠號綵雲。雙玉之假女也。年八九歲。雙玉以數十金得之。教之歌舞。壓其曹部。貌妍秀。尤善言語。偶以事難之。不煩思索。出人意表。或反爲所難。吾郡申氏一門曲聖也。辛亥聚對山南社。見其便衣演下山一劇。時爲擊節。歎爲弗如。而步武流動。雙翹不三寸。能曲折如意。時才十二三。簾內人窺之。都失聲呼絕。明年夏首遊金沙兩月。聞人言曰。綵雲昇天。雙玉落海矣。月中有當道貴公子者。耳綵雲名。訪之。謂雙玉曰。是兒五百金可鬻否。雙玉以爲戲也。諾之。明日攜金至。雙玉以戲對。語頗牴牾。公子使人求得綵雲生父母。重聘使訟。邑宰幕僚。皆與公子有舊。訊雙玉。雙玉牴牾如故。懲責之。公子得綵雲。仍以五百金與雙玉。而綵雲一去。衆花無色。訪桃源者。輒一波三折。唱綵雲何在云。

花史氏曰。雙玉居奇。公子好色。皆私也。然而天心人意。若有偏私者。一則委諸泥沙。一則拔諸水火也。人心不可有私。有私。其亦知所擇夫。

月仙

人之遇合。洵有數哉。十年來好夢抽身。閒情著眼。久矣。雪淡溫柔已。辛亥處揚州花月海。目不窺園。有飛紅入座者。安如家人。敬如賓客。非故矯也。淮產陳姬。從外家姓潘。鬻張氏。名愛珠。字蕙君。號月仙。作畫小印雲仙。識僅一月。萍蹤偶聚。求作書一。治觴酬筆。涂月五日。以事見過。遽屏人語我曰。忸怩難顧矣。清晨口毒。有一言不實。皇天在上。當生生世世爲倡。我嫁君願否。余惶惑無以對。又曰。良家女年十九尙早。我輩已晚。我蓄志六七年。苦無其人。今決矣。余少定。緩謂曰。卿意良善。但此終身事。前言從人。須相士三年。頗不謬。愛卿慎重。陳姬曰。我豈草率哉。

君獨子。太夫人當必憐愛。院君又賢名久著。瑣事聞頗悉。君事事公正。外此何憂焉。余曰。寒苦奈何。姬曰。此熟念已久。我嫁人。即與之一。使浪費破家。何取焉。我日得纏頭數萬。非老大。雖萬金莫購也。當道內外皆我腹心。報假母恩已十年。今當分手矣。余曰。事出入甚大。對曰。無與君事。我自欲爲之。待了脫歸君耳。近來頗習勤儉。恐一事累人。况大者乎。余好語堅辭。姬笑曰。去矣。迨我事定。再處置。我能霸道出苦海。於耶君豈不能逆取而順守。且阿兄諾我。人所共聞。太夫人如不悅。將順以回之。亦婢子分。耶君任狡獪。不防逃上天也。且避嫌聽好消息。余幾無辭以對。初翼風兄來邗。客觴兄及我。以姬乃清品第一。呼侍宴。姬先曾託客索詩。泥補名。他客知之。戲曰。曲聖愛詩聖。古所謂才子佳人信有之也。姬正色曰。此亦人情。便言嫁若何。兄恐牴牾。亦戲語亂之曰。愛娘如不棄。我當主婚。姬曰。諸長官聽者。勿悔。既而託寫時貴書。隱示貞白。三兄亦謂我曰。弟遠來方食糍餅。愛兒輒奪去。謂受風恐致停滯。又賞賜多不受。當時皆忽略置之。至此乃知有故。十三歸。語內子。內子曰。是兒頗爽直。觀其志意。無可卻者。娶之。余曰。性太傲。睥睨豪傑。笑罵尊貴。人無有犯之者。受人推奉久。難遽下人。與爾我處。自能浹洽。親戚賤之。保無薑芥否。且出遊一年。即買妾歸。人將謂我何。內子曰。此亦甚是。但彼志堅矣。姑俟動靜。厥後由院試歸邗。姬已移居。遣介邀我。告曰。前趁君他去。語當道。當道故遲之。俾綵珠小婢子。得先我出珊瑚鐵網。我甚不耐。明且面斥之。余曰。不可。使而怨人。是疎其心也。怨而使人。是畀以權也。必自禍。姬首肯。秋九月。赴南省回。或告余曰。月仙生事矣。七月有土豪數輩。硬劫月仙行。什物盡去。今不知若何。或曰。非也。月仙出門數武。即乘肩輿。是本身父母控官。恐張氏攜逃。是以驟至。今官斷贖。回歸土豪家居矣。或曰。所歸者。乃貴介某某。與親厚久。且喪偶。娶爲繼室。兩月不能安居。今又別去。或曰。即當道。話各有因。不盡附會。而其實不然也。姬旣得贖。即隱居舊城第二街。衛蓬戶華門。經濟鹽米。頗有村婦人風義。曰。學作操家。比見。謂我大事已了。但借重羣輩處。甘言誘人。法期蛇蛻。明春當脫然矣。余始終爲談他事。不言而辭。姬亦意在言外。余見勢日迫。嘗謂唵庵。唵庵曰。慧心人賞識非虛。我願下拜。然而文章辣手。是英雄作用。非兒女子本色。君得此當減壽十年。我甚憂之。余曰。不然。閣下處家室。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我則不能。內子歷事久。俯仰鉅細。專其責成。無不妥愜。陳姬挾重資歸我。雖伊自媒。無慮挾制。而閩範未諳。客氣難免。禁之則瑣屑不情。縱之則積漸難化。卽萬不至此。私婢相依。豈能盡去。紛爭起隙。習染效尤。

而娘子軍一隊擾亂我家庭矣。理曉術馭勞神瘁力。又奚止減壽十年。明年癸丑訂期且近。會以逆匪犯鎮。邗亦失守。余避地四十九峯。大江阻隔。聞姬他走。不知所終。

貴珠

愛珠之妹貴珠。非妹而妹也。張氏第三鬻女。張氏居袁江。虐小婦。致自盡。挾三女逃揚州。愛珠歌聲甲江北。人爭豔之。次女難爲步武。貴珠少愛珠五歲。從學歌舞。張氏使隨與出入。意在防範。各相牽制。且冀以知名於時。遊人以愛珠故。花天月地。每攜與俱。一日隨愛珠赴對山南社。私問我曰。前綵珠妹從阿姊來。作何歌。演何舞。歌凡幾曲。舞凡幾劇。余告之。及宴。歌舞多從綵珠所已爲。見姊妹投釵贈帕。以爲固然。每思結小友。當人家父兄。向子弟作諸媚態。子弟走避。奪腰後琵琶巾。代爲刺繡。仍手泥父兄攜還。其慙如此。每顧我輒笑。初猶自持。障袖掩口。久則日熟。一顧一笑。甚且俯身近地。至不可仰。疑而問之。不答。當愛珠問之。顧愛珠曰。頗似某郎否。愛珠曰。不似。不知某郎何事可笑。觀愛珠正容以道。又似無甚可笑者。而貴珠方且強忍力制。聲乞乞焉不休。張氏恃貴珠爲耳目。愛珠數年貞白。莫非其功。然而中處不善。徒益生心。貴珠爲負張氏矣。今愛珠恩絕張氏。錢樹子僅貴珠一人。小珠如意。倘亦如大珠之避塵否。

愛娘

妓。下奴也。婦人不幸爲妾爲婢。下而至於妓。極矣。乃家有好女。不習針黹。而父母營求。若恐爲妓而不得者。何哉。愛娘揚州土著。與愛珠同寓熊氏。貌亦修潔。溫婉宜人。熊家合呼爲二愛。有醜愛珠藥者。狀如參。使者與閨人。皆渾言某官贈愛姑。愛珠婢曰。此送我家娘。愛娘婢曰。此我家某官前許相贈者。愛娘出受之。愛珠亦以爲參也。與之。迨後。竟參汚器大詫。愛珠始悟。曾向某官索藥製膏。愛娘家中產以無私蓄。所得恆不敷所出。每月必一歸。取金錢。供脂粉。愛珠嘩之。余規其勿爾。諸姊妹相與語曰。賠錢貨。買龜做龜之音近官。頗訛爲官。愛娘固口。面受其辱。羞顏可憐。有代爲不平者。曰。愛娘之計。亦不甚左。前明出嚴魏門者。大都皆阿諛請託。乞靈錢神。而文華卿貳。一驚方面。均足以取償於民。富貴雙極。人復來媚。使愛娘守此餘智。不惜揮霍。一旦名重。人爭相識。日得纏頭百萬。則今之譏愛娘者。皆將唏噓欣羨。願拜下風。而愛娘不屑也。失之塵埃。得諸泰岱。何爲不可。其偏袒諸姊妹。

者。曰嚴魏大惡。千古幾人。趙毛小人。一時無兩。其餘卑官散秩。無關緊要。才與職何妨升轉。而先生乃至以妓比官。不亦擬於不倫。污名節。羞天下士耶。有廉明貲郎聞之。笑曰。不然。人不一類。類亦不可以例人。妓之所以賤者。正以其惟利是圖。而不知守身之義也。倘其入污不染。如鐵將軍二女其人。吾恐讀書士大夫。有萬分不及者矣。雖妓乎。庸何傷。

文蘭

嘗聞之。把盞投懷。熏香侍寢。其勢然也。若私伴諸郎。則曲中姊妹。鄙不齒數。以爲淫行。然則乘其相依挾而要之。人雖隱忍。亦當置之強暴之例矣。文蘭蘇臺人。寓熊氏。舉止吳派。雅與名稱。友人徐君以弓石成名。貌溫雅。尤喜詩。對之令人心平躁釋。寒時同造熊氏樹石園。獨喜坐文蘭私室。鼠簾低戶。獸炭圍煙。寤言弗諼。愛其文也。文蘭初投熊氏。其父母以爲花柳中清門。鬻歌養身。尚可全璧。文蘭甘心遠離。亦以爲棲遲得所。可以養親。既而熊氏日逼老。搗縱之。欲不從。則異地孤鴻。別無投託。堂上方日盼兒錢。延殘喘。豈有餘蓄買棹來迎。老搗又事事誅求。無可當意。安敢逆愛。隱增其怒。於是從之。嗟夫。旣因其利。又辱其身。虎狼兒何如。是在縱之者。其後熊氏饕餮無厭。如貓之戲鼠。不死不已。而老搗空中樓閣。平地風波。尙弗能免。雲仙與對門居。知之最悉。代爲謀主。俾得脫身羅網。別立門戶。聞聲華已著。猶月製繡鞵一雙。寄贈雲仙。以爲春絲力軟。夜露心傷。惟足下實提攜之。倘接芳蹤。願受踐踏。

門子婦

琵琶行云。座中落淚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公幸貶江州。尙在揚州。則明月簫聲。相逢處處。便白公身爲淚海。亦當流到海枯也。乃今之爲揚州司馬者。不鍾杜牧之情。而爲司馬之門子者。轉得商人之婦。則其婦大可怪矣。婦揚州小家女。門子隨司馬久。頗謹慎。自司馬由內翰外遷。甚相信任。真州爲遊俠所聚。喝雉呼盧。一擲百萬。無賴思有以染指。妄駕名目。羅織良善。司馬知其故而白之。門子冒爲己功。私地需索。得青錢數十貫。遂贈此婦。結爲知己。及事敗露。司馬重責。逐之回鄉。而此婦遂從以行。且夫落籍美名也。其所以美之者。不徒取其名也。如其名。則出之塵埃。投之泥沙。清濁何異。今人皆知其事。不甚許可。使傳之久遠。遺忘失實。人但知其落籍。而不

知其所從者爲何如人。則必有豔稱之者。然天不欲其倖得美名。使旁觀者不滿於心。載之野史。俾千載萬世後。難逃禹鼎。乃此婦雖從非其人。度亦不過昧於進退。躁妄過當。故其失易見。若夫陽慕美名。陰行詭詐。使秉筆者幾於計窮。不亦聖賢操莽涇渭不分乎。雖然。蒼蒼者不遠。天下可欺。正有冥誅之法在。

喜子

每觀和尚見紳富豪強。笑容可掬。呼之前。不敢後。腰作磬折。圓轉如佛頂光。猶恐失意。及見寒苦人。輒作方丈大模樣。轉若持緣簿本。向伊化盞飯米者。竊謂此輩。皆教坊妓轉生。故其勢利如此。又聞和尚得募修錢。大半買脂粉。向黑夜摸婆子。其狠毒者。勾引良家子女。禮佛燒香。飲饌中放媚藥。誘入暗室。作種種淫惡。因謂來生定當作妓以報。比見和尚酬應不善。爲有勢者凌辱。屏息忍受。善亦難逃此厄。又謂即此似妓。然終疑報之未盡其罪也。來生猶不免。而孰知有不必來生者哉。即二僧可例。凡僧。即喜子可例。二僧矣。喜子京江尼。佛之說曰。皆大歡喜。人喜也。己喜也。己喜人。人喜己也。總之喜喜也。人情有七。喜居其一。惟天下第一情人。乃能皆大歡喜。喜之名以此。京江初無妓。尼半爲妓。喜子居京江時。不知七戒爲何物。殿中惟禮送子大士。日中猶僧服。天近莫。即脫黃布鞋。褪羅襪。露纖纖三寸繡履。頭上裝假髻。單網巾。有痕跡處。加叢花額。勒守西來意。以箏琶爲鐘魚。以酒肉爲花果。以詞曲爲般若經。以美少年爲供養活佛。以錦衾綉帳爲極樂世界。以負心爲懺悔。然猶以似是而非者。不足昇色界天。遂逃揚州。蓄髮爲妓。於傳有之。昔有通慧僧。年十三四。頗姣好。性慈悲。有求無弗應者。有惡少欲污之。從其欲。其師戒曰。龍陽君不可爲。對曰。是不可爲耶。遂坐而圓寂。喜子其亦通慧者歟。女从喜。於字爲嬉。嬉戲也。果如其說。是必多情佛遊戲三昧。見世人苦惱。運廣大神通。度一切衆生於慾海中。現優婆夷身而爲說法者。

玉玉林

吾鄉多善人。於雲陽市聞一風月家。買一女。年十三四。教習歌舞。不從。誓死弗辱。見人無語。惟哭。遂斂錢。爾五我十。共得洋蚨百枚。贖歸。問之。隔州人。父母死。爲叔所賣。一客以爲女。象之待年。吾高其義。思得一奇人配之。恐不可。將往揚州保赤堂謁主事者。於義學中求一無着落秀才。復斂錢爲完婚成家。以此語告唵庵。唵庵曰。近郡中亦有似此女者。桂氏。名玉林。遂與訪之。此吾識玉林之始也。玉林謂唵庵曰。兒。邑之朱方鎮人。父亦大賈。行商不

利。至於赤貧。前年送我爲桂家養婦。看其動靜。大非良善。伊等號爲清白。日日濃妝豔抹。見客官一兩銀。便邀入內房。於臥榻上設燈盤。手持班竹槍。與不生熟男子左右合一枕。爲挑膏打火。居常謂託業於此。不得不聊作酬應。然羞答答。當奴僕眼目。尙戲語勾引少年。深夜無人。頭雙雙對呼吸。玻璃盞雖明。豈能照人心肺。我以父母乾淨身。落此火坑。眸子願瞎。不欲看。豈肯骯髒自污。近遇如君三五輩。輒喚我作此勾當。我亦不避。意此中或有好機會。觀君意氣。自是熱腸人。能拔離水火。當禮佛祝長壽以報。唸庵心許之。吾觀其現輕薄相者二。迴眸笑。桃花姿也。折腰步。楊柳絲也。現淪落相者一。見人欲語。半茹半吐。作態孌娜。無大方家數。如絮之舞。如浮萍之無主。且人家聘婦。非妾非婢。難爲力也。吾重其志。與唸庵之高義。而亦未與有謀。是時奴子有欲聘陳女者。吾鄉大嘩。飛語訛言。不一而足。豢之者懼累及。送女別歸。吾以不能效力於陳女也。復恐玉林因猶疑致悞。乃造唸庵訪之。至則云。玉林母已於數日前劫之遠逃矣。越一二年。余客揚州。唸庵亦以事來邗。忽欣然告余曰。余念玉兒。久訪不得。今聞在某巢矣。巢者。曲中下乘之名也。清稱堂。濁稱巢。余聞之。慙然。夫人無智。愚賢不肖。其性莫不皆善。吾儒當礪志伊始。未嘗不慷慨自負。託足清流。謂身可殺不可辱。名可沒不可污。一旦得志。親朋請託。小人阿媚。此時舊志尙在。概不從私。既思其情難卻。所係甚小。姑與依違。苟且至此。正士訐之於外。百計自飾不得。附己者爲報之。以報之爲己。雖過當不忍違拂。羣正士愈嘩。久而聲名已裂。不得不爲一身計。結黨傾陷。遂使一本欲爲君子之人。甘心奸惡而不顧。其不得志者。或困於妻子衣食。寒苦飢餓。漸屈節一求人。求人不足。漸而術取。術取之至。至於無賴。然則清濁之判也。幾希。玉林未必無所迫而然。然而回思其與唸庵告語時。何其昔日之言貞而婉也。明日造唸庵訪之。唸庵告余曰。玉林自言從母氏歸甚樂。桂氏得消息興訟。家君弱。無見官膽。桂氏與吏役甚熟。且口舌利。媒妁聘書咸在。幃箔事無左證。父母從旁人和解。將兒投明瓦巷雙珠堂。月錢兩家分得。可以救貧。兒初鄙歌舞未習。雙珠堂不能容。遂投此。年薪水止五十貫。先付半爲兩家度日。此中苦。更不比前在京口。客情性體態。作爲不一。日不暇給。暇輒爲掌家者所呵。兒身已污。不足爲人。每早把鏡自照。羞對己面。薄命人。天不許全初志。但得仍入雙珠堂。習一年歌舞。可以博金錢。盡孝養。綺筵賣笑。清夜守貞。尙不至人盡我夫。然如贖身資無着何。唸庵又將爲計。吾思其難措者五。而贖身不與焉。玉林任養家重職。更張不能驟得錢。教師修脯。添設器具。

非數十金不可。噍庵貧不能獨力。桂氏狡悍。不能保其中變。其父母鶉衣糞食。不能禁其分潤。巢中以玉林爲翹楚。他往不能必其不生計間阻。吾哀其心。與噍庵之高義。而亦未與有謀。是時頗聞陳女復歸隔州。吾以玉林之已失身也。恐陳氏復有他變。因寄友人尹竹坡書。令其訪覓。竹坡行赤日中。凡七八日。酷暑炎烝。汗落如豆。盡荒洲數十里。殆遍。逢人訊問。一無知者。噍庵率贈玉林錢。玉林不敢明言。事尙未定。夫玉林與陳女。皆有志者也。由前而觀。陳女得遇諸善人。玉林得遇噍庵。而如不遇。陳女何幸。玉林何不幸也。由後而觀。噍庵不訪玉林。而得。余屢訪陳女。陳女甚有賴於余訪。而竟不得。玉林何幸。陳女何不幸也。然而陳女之嫁奴子。與豢之者之不欲以嫁奴子。其事均不可知。即嫁亦不失從一而終之義。奴子何賤。特配非其偶耳。而玉林已矣。

嬉姊

吾甚病夫人拈難題。完無故實。又不通篇打算。不自尋生活。輒愁眉苦面。做一字。是一字。有上字。無下字。其點者。又倩人捉刀。無論好醜。希圖塞責。至於急迫。則大家撮湊。荒唐矛盾。人鑒其難。巧於脫卸。遇人請作文字。率舉負虛名秀才。貌爲下賢。負虛名者。橫空發論。任意填砌。欺人聾聵。不問於題何著。致笑千古。吾謂天下無難題。有一事。即有一法。有一題。即有一文。人特患不用心耳。嬉姊無可傳者也。僅一再晤。不悉其梗概。其可傳者。惟貌尙清好。擬其首面。俊潔如點子鵠。如此。然則可以不傳。吾惜其與玉林同居而顯晦異也。然則同居如才姊。何以不傳。吾薄其言語狡獪。不如嬉姊。呐呐者性溫婉也。然則將橫空發議乎。吾不敢然。則將做一字。是一字乎。吾不能然。而嬉姊無可傳而傳。與夫才姊不傳。而並附嬉姊以傳。不必倩人。不必脫卸。其巧黠更十百千萬。無他法。以不傳傳之。以欲傳傳之而已。以不傳傳之。則於題難而不難。以欲傳傳之。則於題不著而著。雖然。是法也。於文則可。於事則仍不可。

才穩

人處事需才。有才又欲其穩。而於婦女爲難。每觀西子沼吳事。身在吳。心在越。承恩重而心不回。歷時久而心不露。病腹早死。情僞誰白。而心不計。一旦功成。怨者思復。逼者見忌。而心不疑。危入虎口。操縱自若。如鬻技人。手舞雙丸。不緊不緩。或奇或正。而究無一絲破綻。未嘗不歎其穩也。其才也。其才也。其穩也。而實則由於心之一也。外

城妓才穩。年二十餘。初訝其名之不文。及觀其行事。而訝其名之確也。才穩與景生交有年。鄰翁嬖才穩。才穩頗因其勢媚之。生計與爲媒。家事聽爲處。外侮借爲禦。私蓄泥爲藏。瑣屑必告。視如一人。而此中逢迎體貼。迥異尋常。更可想像。間亦挾嬌忤意。似嗔實愛。愈增趣好。外人信其形迹。翁亦自詡其遭逢。夢寐欣喜曰。此吾外妾。死且將殉我。當鑄一室。以備藏嬌。親友對晤。咸稱道此事。以悅其心。一日索藏。漸取且盡。故以小事觸其怒。拂衣去。數日竟不遣婢來。邀意其羞悔難措。且繞逆其門。與以轉機。至則門反鍵。訪之已從。景生別居。一忿致疾。歸而竟歿。家人知其故。囑門下惡少往擠。事裂且將興大獄。才穩曰。不可緩圖矣。將聘書速與阿母攜妾歸。狐狗輩無所恃。自當瓦解。從之。才穩囊橐甚厚。盡出助家。且謙和謹順。而大婦隱不能容。論者謂才穩負心於翁。天將假手惡少。思懲其慝。而才穩轉因以大濟。天故預伏一黑煞於家。備昭天網。吾謂才穩本無心於翁。何可言負。前之所以媚之者。勢使然也。翁不自度德量力。致速殘喘。吾甚愛其深沉大用。有士君子所不能者焉。夫才穩非生於景。而翁亦非景之仇怨。其謀身固大遠於西子之謀國。而人猶愛之。而况生於其國而爲國之所仇怨者。世有其人。則躬爲灑掃。所不辭已。

雙珠

人采采珠。得已探驪。我愛愛珠。滄海猶遺。此乃揚州之雙珠也。而陳雙珠何足奇焉。雙珠居明瓦巷。意其皎白如明月光也。輕作掌上舞也。否即冀有所混。亦不失爲比目魚也。王子秋以事訪友人於其居。至則月仙舊僕斯在。以爲能用此僕。主當不俗。入室左白右綠。鏘金戛玉。並無所謂雙珠者。比見語言舉止。亦復圓轉流麗。而謂珍如珠。則猶未也。何雙焉。夫名與實。有符者。有不符者。賢良方正孤直君。本寒士。館於吏。因得見某太守。太守喪子。拜膝下。使掌兩淮衆善舉。事得舉報。數年。門庭昌大。書曰善人是富。謂不賢而能得祥乎。疎遠婦女。不避形迹。輒於昏夜謀家事。謂不正而能坦然處之乎。此名與實符者。賊子婦。聖姑初被虜。賊首逼之曰。欲我從。須免婦女苦差役。既從。又勸賊首放婦女。婦女逃出多言如此。而顧曰賊子婦。噫。此菩薩化身。忍一己而行仁術者。事過必死。此名與實不符者也。使雙珠之名符。則賢良方正之類。不符則賊子婦之類。即事論人。顧名思義。必有能辨之者。或曰。雙珠遇亂未出。經十一日始出。是日賊竟閉城。雙珠一歌妓。孤身險地。得不爲賊子婦。而卒與賢良方正之孤

直君。同遠於難。意者千金夜光。鬼神呵護。其名之符實。有同於賢良方正之孤直君。而不同於賊子婦之聖姑乎。雖然。楚人寶帚。帚亦自居。豈曰不知。狼狽交誣。雙珠何等人。吾知其生而娛。不如聖姑之死而污也。惡乎珠。

芋珍

賈人沈湘。唵庵之新交也。爲唵庵積穀屯鄉。鎮遇變。唵庵穀無着。家以破。唵庵初遇沈湘。見其待貧友。頗慷慨。唵庵遊揚。沈湘邀過天慶堂。自乃與芋珍訂交。同遊情彊子。豪俠士。私謂芋珍當急流勇退。芋珍亦自陳苦楚。謂刻欲離火坑不得。沈湘老於閱歷。一過芋珍。卽淡泊相置。異日。芋珍遇情彊子。不見沈湘。掩面泣。遇當時他同遊者亦然。情彊子鑒其誠。與唵庵泥沈湘。復過芋珍。芋珍知沈湘無子。欲歸沈湘。沈湘亦鑒其誠。許可。芋珍辭天慶堂家居。沈湘數過其家。兩情之好。感動草木。唵庵與沈湘同遊。亦遂識其妹。妹之愛唵庵。亦猶唵庵之愛沈湘。泥唵庵爲梳櫛。許之。邗城梳櫛。少亦非百餘金不可。沈湘以倡遊自己。且年長恐多費。致遭物議。思止之。於唵庵則大其聲價。示以猝不可辦。於芋珍則竭立鼓智。使禁其妹。芋珍母以告唵庵。破其術。大怒。因試期迫。強唵庵南旋。祖錢囑芋珍輩曰。此去關功名通塞。毋作兒女子態。芋珍本無事。其妹欲哭不敢。忍淚作笑。淚盈盈欲下。沈湘出更衣。投唵庵懷大慟。沈湘來。復強笑如故。芋珍見其如此。亦背燈含淚。唵庵崛強無淚。沈湘汗滿面凝淚。芋珍遂由此疎沈湘。比唵庵復遊揚。香草美人。舊好日篤。而沈湘愈冷落。一日唵庵招我茶話其室。坐甫定。聞一人在外大呼曰。爾輩始來相依。一切難爲事皆我。今日月到好處。便忘卻。輒向旁人道我長短。欺我處。擢髮難數。我不慣爲人作折氣蓑衣龜。好來好散。留下一塊肉。我作孽。我自受。不白吃人飯害人。呼隨者曰。阿奴將小郎抱去。交主母。昨主母與戴琵琶帽亦索去。芋兒一二日要看兒子。我亦不阻。腦後語鬱悶殺人。芋珍避入室。面色如土。其母笑語陪罪。且微白舛誤。是人或罵或歎。或冷笑。聲高下叢雜不一。足音縱橫走。忽入室曰。諸長官得罪。勿掃興。我亦不能顧。且勿笑。旁人勸之去。出門猶啾啾作忿聲。僉問芋珍懷中兒。果所生否。芋珍平氣少定。唾曰。老面皮硬認人家兒。此去年某公子留此受孕來。問何橫暴乃爾。蓋邑前捕快也。夫唵庵爲沈湘所誤。沈湘爲芋珍所欺。芋珍爲捕快所挾制。猶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而不知捕者之又在後也。然而捕者之害雀多矣。則捕捕之者其誰。

荏荏娘

唵庵從軍。逗遛仙鎮。雛姬巧珠見其敝冠舊服。無言若思。欲求通好。情彊子曰。爲我撮合石姑者。當爲致意。石姑者。其姻戚萬無可成。明其難也。巧珠說石姑竟成。情彊子約唵庵同往。不往。巧珠求情彊子代謀。至泥首。巧珠見唵庵客地空乏。贈之金不受。贈且益厚。時頗謂巧珠已失身。巧珠亦告曰。我前小弱受人辱致訟。不敢相欺。語甚鄭重。唵庵信其私交無左驗。定情依然處子也。問何以鍾情至此。曰。我不服天下有情人。止一桂姐。蓋情彊子嘗以桂姐事告之云。桂姐芋珍次妹。居楓橋巷。寄身水寮。唵庵與沈湘訪芋珍。芋珍以唵庵岑寂。欲喚妹歸。問其居址。名字容貌。沈湘顧謂唵庵曰。將無前過水寮。所見倚欄而笑着紅衣者乎。比歸。果紅衣人。曲中通約。姊妹寄居者。纏頭歸阿搗股分。不得私歸賣歌。隨身婢媪。卽阿搗耳目。桂姐自是託故。每歸。唵庵亦時宴水寮。婢媪厚賞與。反彼耳目。爲我心腹。加以迴避檢點。節纏頭差半。而游暢過之。每向桂姐稱雲仙能。以其作事有膽識。有果斷。有深謀大用。且其知焦東於未遇。尤爲巨眼。此事甚秘。而唵庵洩之。洩亦不盡。桂姐亦聞語置之。累日向唵庵若欲有所言。及言又忍。唵庵問之不答。或笑。或略作羞態。尋又如此。又問之。許久曰。阿母有話。向阿郎否。曰。無。又問。又不答。又許久。以支吾了之。踰日。桂姐母以梳櫳請索妝飾資斧甚大。唵庵始悟。重桂姐情。不忍顯拂。私以資斧爲詞。對曰。妾之所以爲此者。重郎君其人。妾有私願。不可悞於發軔。阿母顧外體面。致不免浮耗。今幸得俯探足矣。敢浪費多錢。遂示意芋珍使達。母不欲。桂姐哭不止。母憐其意。芋珍且勸。事將成。余問其事。唵庵亦舉以告我。我曰。情與恩雖不同。而難負則一。情加一分。則一分感佩。大丈夫所當慎之。於未受之先。吾前與雲仙言。而總不一諾者。恐其不克終也。相處兩年。而語未及狎。目未及邪。私地無微挑暗逗者。恐其情浸而自縛也。事當自我爲政。受人籠絡。便任指使。非我無情。思以善全其情。與其始易而終難。何若存其心。不露其迹之操縱。兩得哉。欠人一緡。償之兩平。不償則人將怨我。人與不取。力不能報。人無怨。報之則恩誼愈厚。願閣下圖之。沈湘亦堅阻。其事已甚迫。桂姐難受。唵庵亦覺其難受。勾留益苦。中處莫主。而其事轉以激而成。余聞之。巧珠謂情彊子曰。我相思死必崇爾。爾禍之始。謂唵庵曰。爾無慮我事不得。遂以死。但能聞訊。卽至。撫棺一慟。曰。巧珠真第一有情人也。卽當遊魂四散。雙目就瞑。此情之坦白可見者。其在桂姐無言惟哭。如珍珠團就。轉瞬一掬。寄情常在。喉舌吐茹間。唵庵亦自謂巧珠較桂姐事愈奇。人亦愈奇於我。誠有一無二。然準之寸心。桂姐爲終不可負。今唵庵已有二妻。娶

之是鼎足而三。非士夫所宜。不娶則俠客朱家。生平何在。揆諸事理。勢有必然。唵庵當有難乎其爲情者矣。唵庵與菴姐別。菴姐寄青絲一縷以爲信。其後離合不一。雙鯉傳心。六么譜恨。詞人之常。菴姐生丁酉。少雲仙三歲。長巧珠兩歲。巧珠余未見。見其圖。菴姐較巧珠稍清秀。豐潤減雲仙。而姿態過之。巧珠雲仙眉睫閒。皆英氣勃勃。菴姐不然。唵庵之言曰。我輩寒賤。誰相與語。惟一二知己互相標榜。稍可自豪。余竊感焉。余輩不才。卽才亦乖僻。自任。與世相忤。見人家干求勢要。昏莫請託。如柔弱女子。蠱惑其夫。其骨相稜稜。猶不似雲仙巧珠。卽菴姐婉媚。亦應鄙此醜態。不幸而爲其面目肩背。供任諂悅。謂終甘沒沒。餓死不爲。以爲名士可操權自我。及觀所謂名士者。大都皆科第父兄。公卿師友。有所藉託。不然則將求一最著名者。謀出其門。其趨承奉持。殆亦如柔弱女子。蠱惑其夫者等。日日罵富貴諂悅。而身乃蹈之。謂親賢則本心又非。爲謀道計。否亦朋比。爾我稱說於科第公卿間。得名。輒出其說以稱揚科第公卿。不幸而爲其才力聰明。供任諂悅。謂終甘沒沒。餓死不爲。然而二三知己。不忍視其沒沒餓死。逢人說項。冀得見知於賢人君子。至於不擇地。不擇人。如情彊子之稱唵庵。唵庵之稱我。乃賢人君子卒不得知。而知者乃在賢人君子所不屑道之人。我本無可知。唵庵言辯。頗足達其所學。而賢人君子之知之者。轉不如我。宜其爲科第公卿所笑。凡所以諛悅科第公卿者。所不齒。而孰意其意有菴姐諸人也。吾疑唵庵前身。是護花園叟。其施恩於陶氏李氏楊氏石醋醋者不少。故陶氏李氏楊氏石醋醋化而爲飄零豔質。不然以香國休致身。猝遇菴姐。何於菴姐外。又復遇巧珠也哉。

芋兒小妹

楓橋三妹。皆以珍名。芋兒菴兒。遞播先聲。其小妹者。年七八歲。亦已返芳躅而步香塵。小妹偶忘其名之半。將呼之。珍兒字實與二珍從同。將連呼之。恐畫裏真真。惡其襲也。不如從二珍而小妹之。見芋珍與沈湘好。亦與沈湘結交。人見其小戲之。且爲之媒。見芋珍與沈湘同坐。推之去。曰。此吾家老友。與沈湘行相隨。坐相倚。宴爲剝瓜仁。消酒。見其醉。則巨觥替飲。乘二珍出席。私語教沈湘觴政。作弄二珍於芋珍尤甚。其思義出人意外。令人笑欲腸斷。聞談中。情語纏綿。有習聞者。有出之自己者。神態時嬌時妬。時憐時惜。時露小兒天真。是未解言情而可與言情者。憶舊在雲陽時。見戴雲蘭家妹小寶時。年亦八九歲。狡獪與小妹等。今十年不見。芳名甲一邑。歌聲宛轉。論

之者謂大江南北。無與倫比。無俗氣。無青樓習氣。無做作。寡言笑。類深沈者。而自然流動。小妹其後先相映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南國何多才也。意者朝濡夕染。化於無形。故從之易。然則匠門之子。累世名工。而繼之裘者。有善不善焉。抑又何說。

舊城婦人

於野見虎。或曰虎。或曰非虎。聞虎之能噬人也。輕身試之。比驗爲虎。而已爲所噬矣。故人之於虎。可望而不可即。可人驗而不可自驗。妓。臙脂虎也。舊城婦人。似妓而非妓者也。曷言乎婦。以有夫而婦之也。婦何以妓。從其實也。妓而曰非妓。不以妓名也。名爲非妓。實則爲妓。故曰似妓。妓而虎。言其毒也。虎之毒以力。妓之毒以色。臙脂虎有二。在家毒其屬。在外毒男子。虎而猶稱以婦人。見凡婦之如妓者皆虎也。舊城。明所居也。婦人而係以舊城。別之也。然則舊城豈止一婦人。故特大書特書曰。似妓而非妓也。似妓而非妓者。妓之巧者也。婦人小家子。容貌狡好。有門子見而悅之。出百金爲聘。以爲入穴得子矣。未幾女蘿依松。纏枝欲倒。雖不至養虎成害。而囊金擲盡。生計闕如。幾乎貧死。不得已思脫虎口。復求遠行。假威作勢。又得千金。乃盡以寄婦。曰。待我五年不來而後嫁。婦不能自守。頗肆淫毒。而二弟婦爲之羽翼。於是少年子弟。遭其毒者又三數人。地近官署。市井無賴。因以爲利。婦人之居。儼然虎阱。一入其阱。食肉寢皮。是婦又不爲虎而爲俚也。而門子轉幸焉。吾見世之豢虎者多矣。虎之初來。緩步搖尾。狀如仁獸。此時合力擒逐。亦甚易事。乃畏其威。又疑其狀如仁獸也。冀其倖免。於是取仁獸所留之牛羊。進充其腹。以爲不至噬人。不知食牛羊漸肥。其力愈猛。漸漸噬人。愈不敢擒逐。死者爲俚。不念己爲所噬。思復其仇。而反爲之引誘。肆毒村郭。戕夷同類。獵者擒逐。勢已騎背。用力尙可脫難。一不振作。翻身傾跌。皆虎牛羊。然而極力擒逐者無幾也。然而世亦非無擒逐之人也。吾因舊城婦人而有感於虎。

小姑

人才之生。不以地限。不以類拘。通都大邑中有才。深山窮谷中亦有才。聲教文物中有才。雞狗屠釣中亦有才。乃才生於通都大邑。聲教文物中。人不之異。生於深山窮谷。雞狗屠釣中。則大可異。小姑。西鄉人。雲仙居舊城所買。僕婢也。青溪四鄉。北爲文秀。東南無買婢。有亦中品。而西最蠢拙。炎翁見之。曰。子定北人。曰否。家於西。炎翁詫曰。

西方乃有此娟娟楚楚者耶。時炎翁邀我同往。小姑率先呼我。炎翁曰：舊曾相識耶。曰：聞門外相讓互稱謂。故知之。其捷辨如此。初雲仙以私書示我曰：誰謂小姑無郎。小姑自有郎。觀其書。蓋舊好。所言多家事瑣屑。寄纏綿於朴實。語頗真摯。小姑來。雲仙戲之。顧余曰：此小鬼頭。情頗不薄。昨得故人書。便痛哭一夜。今眼胞猶高起也。小姑頗隱諱。雲仙曰：口強。憑證落人手。猶自掩飾。小姑曰：阿娘太惡謔。將人家私事。揭向人前。不顧阿爺笑話。令人赧顏。隨語輒轉。面向壁。如不勝情。微渦隱見。若羞若驚。闔閣笑語。窺伺無形。主婢相因。忠愛一心。故視吾特親。清坐侍雲仙側。或熏香。或拂几。或獻茶。或捧象鼻筒。進蘭州相思草。先意承旨。事事宜人。嘗謂美人需婢。猶花之於草。花不可無草。而亦自有其草。其草不必生於蘭芷之叢。瑤華之圃也。荆榛中有好草焉。則天必將使有以移根於名花之側。蒙茸低襯。爲花增色。而花亦不以其出於荆榛。垂枝深蔭。若相憐惜。今小姑雖失身於人。而丰致嫣然。誠雲仙佳婢。不惟文秀可與北鄉相埒。且慧心解事。吾恐所謂文秀者。亦將退遜一籌也。濁流中有明珠。爨薪中有焦尾。人才不易得。凡徵才者。皆當作如是觀。

白牡丹

忍。大謀也。而至於體統所在。名節攸關。則又不可以苟忍。有才人題白牡丹堂聯曰：能忍耐終身受用。大學問安心吃虧。此言可笑。亦可悟也。白牡丹真州人。黃姓。人擬其美。遂呼爲白牡丹云。西域少秋茂才。個儻士。其畫筆如凌波仙子。書亦輕逸有致。非俗目也。薄莫小步。嘗向余道其美。謂周郎不可不見此人。大有國色天香之意。中表張生守施報之說。身無外色。亦嘗於簷頭畫雪塔一枝。以寄憐香惜玉之情。余額曰：素富貴。且題詩代寫幽懷。情殫子見人稱余好游風月。輒正色與辯。不欲以其迹衒人之真也。無過毀者自無過譽。亦嘗言垂髫時。聞人稱白牡丹美。約小友三五。攜青蚨四百。至其家歌宴。當時便覺僅見之。三人者。皆一時有才端品任俠之豪。而樂爲稱說。其人必有大異人者。余在真州三年。往來又十年。離其居又止前後數家。而顧未一見。非吾之無其福。與其緣也。其後居揚州。去吾齋不遠。雲仙與結姊妹。嘗約吾往過。又不果。然而如或見之矣。昔年十五六。坐駐緣別業。晚雨初歇。秋堦無塵。朱欄外過一淡妝女子。輕衣短裙。輕麗無比。彷彿求之。如瓊花浥露。素荷出水。以爲即白牡丹也。則其地其時其年已不可再。以爲非白牡丹也。則亦一化身。以爲白牡丹不及也。則吾目之占福已多。以爲白

牡丹過之也。則將奪吾心之所謂西子夷光者。而別鑄一人。其造魔愈深。其未至揚州。以家難逃揚州。既至揚州。又以別難他徙。聞白牡丹初破瓜。一巨富出黃白誘之。所得甚盛。親戚私賀曰。家有金衣。一身受用不盡矣。今若此。是圖受用而不能受用也。人亦孰不欲受用。而獨於體統所在。名節攸關之地以求之。非曰安心。直忍心耳。牡丹富貴花。以此玷富貴。且將使花蒙不白之冤。

高阿紫

周生夢醒。甚欲說夢。適值兵燹之變。意旨恍惚。復又入夢。昔日之夢。鶯花夢也。今日之夢。羅刹夢也。而於羅刹夢中。返思昔日偃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吟風弄月之情。而驚動魂魄。神思不續。即將花雨洗腸。薇露盥手。吞吏部篆。借謫仙筆。有錦心繡口。其一時狂風驟浪。急雷巨霆。怵目惕肉。則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不得不顛倒蕪穢。雜亂於中。而况狂雨驟浪未定。急雷巨霆未歇。舉昔日偃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吟風弄月之情。皆爲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所奪。有怵目惕肉。驚魂動魄而已。豈有錦心繡口。以寫其鶯花夢哉。高阿紫。夢中人也。夢不暇傳。高阿紫何以得傳。歲在癸丑。序屬三秋。山人招隱。乃與同志六七。赴漢。經山相度。幽居。迤邐十里。入之漸深。迴巒疊嶂。環若重城。叢菁雜木。守若衛兵。有松芝竹箭爲糧。有時花野鳥爲羣。越岡得寺。遠見一人。裙履翩翩。拱手相迎。卽而望之。乃鴻溪儒生趙子篠婷。入莫聚讌。蟹黃臘綠。橙香酒清。曲師按拍。主人倚聲。高唱入雲。雲爲之停。恍如在揚州十三樓中。聽諸姊妹之譜玉堂春也。酒酣耳熱。則將與之談畢生婦之超。明珠之豪。蘭娟之悞。熊雙玉之狡。綵珠之捷。蕙君之快。貴珠之憨。愛娘之困。文蘭之厄。門子婦之愚。喜子之縱。玉林之恨。螻姊之晦。才穩之深。陳雙珠之倖。芋珍之輕。桂娘之愁。芋兒小妹之慧。舊城婦人之薄。小姑之俊。白牡丹之美。篠婷忽告余曰。子亦聞姚阿三近事乎。雲陽有無賴挾二美投營。其一人聲名。頗甲曹輩。無賴得六品軍功。留朱方鎮。六月大軍敗績。無賴遇害。死先一日。已有蒼頭卒護二美南歸。姚三余花史已有附傳。其一人頗似陳老六。然不類其爲人。此余離迷舊夢。然以爲無與於揚州也。篠婷子又告余曰。子亦聞玉珍文英近事乎。玉珍挾文英逃南鄉。使之執爨。昔余過玉珍。與文英本不相識。偶眠。文英爲閉窗戶。不知余之猶醒也。其人心頗厚。今居鄉愈久。玉珍遇之愈甚。蓬頭垢面。苦踰婢僕。昔時娟好。頓減色矣。余曰。此小女子且爽直。同居三人。貌不及文

英而狡過之。皆侮文英。文英不知計較。清宴一晤。依依頗親。余爲譜蝶戀花詞。聞鶯有贈一闋云。畢竟三春多少。怨沒個分明。樹樹都啼遍。俗耳幾人聽。已厭笙簧獨許詩腸占。柳絮池塘花滿院。軟語傳來。卻乘東風便。聲斷不關歌力倦。翩翩愛學投懷燕。此亦余離迷舊夢。然以爲無與於揚州也。篠婷子終告余曰。子亦聞高阿紫其人乎。阿紫風神綽約。妝束齊整。與余交最久。邑中圖南鵬題余團扇。獨立圖曰。除卻嫦娥誰共語。青天碧海更何人。蓋指阿紫也。金陵某姬亦題余圖譜。臨江仙一闋。內云。不愁成負負。未便驟卿卿。意亦有醋於阿紫也。余聞之惘然。恍然。欣然。殷然而以爲與揚州有與矣。揚州二十四橋。擬一橋配一人。而止得二十有一。不足以爲明月二分。揚州天也。流水二分。揚州地也。揚州與二爲宜。二耦數也。溫柔鄉。燕雙雙。歟。司香尉。蝶對對。歟。數二十有一。大數偶。零數仍奇也。今得阿紫。是二之外又有二矣。不可以無此人。不可以不傳此人。歲殘簡篠婷子曰。歲云莫矣。猶不得歸。苦寒極悶。將收拾破紙。檢點敗墨。爲羣芳紀豔。如不吝教。可將高阿紫事。並某姬姓名題一一錄寄。當爲意中人作佳傳。此無聊之極思也。知我者勿笑。當報新歲且過我。既而從戎西陲。未能聆晤。阿紫事不得實。僅約略求之。爲立傳以爲二十二人殿。高阿紫者。居金陵而嘗寓廣陵者也。二陵風雨。身親歷之。名人詩曰。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合爲阿紫賦焉。吾嘗遊金陵。登最高峯。見夫龍跳而虎躍者。鍾阜也。鱗鱗者。左後湖。右大江也。山環無數。水轉不一。城周百餘里。堞高數十丈。此天府之雄都。東南之重鎮也。入市則人民之盛。物產之富。宮室之美。服御之麗。文章黼黻。珠琳琅玕。各自成市。駕輕舟。泛夕陽。衣香簾影。水氣燈光。欄杆金碧。簫管宮商。家家紅豆。處處綠楊。月妬曉夢。花羞晚妝。至青溪之曲。露一短牆。珠箔低墜。玉樓高張。若有人兮。在水一方。或告予曰。此阿紫之妝臺也。未嘗不低徊而不忍去。又嘗遊廣陵。登蜀岡。見夫吠畝交錯。鹽田蟬聯。則商賈之生計在焉。軸轡上下。漕艘萬千。則倉廩之利濟賴焉。都過百雉。與鐵甕而對峙。塔鎮七級。與金鰲而並立。地平廣闊。河清曲折。此淮海之沃埜。南北之咽喉也。入市則人民物產。宮室服御。與金陵等。而園林綿亘。人工勝天。運石疊嶺。鑿土成川。珠湖十里。霞斷雲連。雷塘一路。柳繫花牽。自今雖斷梗荒煙平。而梅開嶺上。桃放庵前。猶有存焉者。又况太守六一。白雪名傳。小鬟二八。殘月歌妍。其有月裏嬋娟。天上神仙。如阿紫者。多來其閒焉。余過其處。又未嘗不流連而不忍去。以二陵山川之雄秀。靈奇之鍾毓。其餘氣乃生高阿紫一輩人。等而上之。必大有可傳者。胡爲乎狼

烽不競。妖氛驟張。竟無一奇崛有才略之士。助勦大吏。屏障保衛。至於坐視無策。或死或逃。遂使江南大郡。殘破蹂躪。美人居址。亦遭敗毀。其荼毒之慘。下而至如高阿紫者。不知幾人殉難。幾人辱身。宜乎仁人心傷。志士目裂。今主帥領子弟之兵。各帥作忠勇之氣。篠婷子乘時脫穎。衝冠一怒。未必為紅顏而發。而紅顏可因之以報恨。行見隨諸大臣後。受任指使。克奏膚功。則余亦得以春風詞筆。為諸公歌功頌德。竄典塗詩。而不必矜為錦心繡口。以寫其偃香抱玉和粉調脂盟紅誓綠嘲風弄月之情。且可出其餘技。不至怵目惕肉於狂風驟浪。驚魂動魄於急雷巨霆。而為高阿紫作傳。為二十二人作傳。猶不免有牢騷抑鬱慷慨激烈焦勞愁思之氣。顛倒蕪穢雜亂於中也。是固余之所厚望者歟。是亦余之所可逆料者歟。

卷一一 夢中語

醉語模糊。語語傷心。嚙語分明。語語動人。郁郁乎有韻之文。有文之聲。甘語何苦。而綺語何清。集夢中語。

友人招飲

紫星丈人

昨朝曾戒飲。今夕飲愈多。十觴一拇戰。五斗一高歌。我歌月當筵。我舞影婆娑。歌舞猶未已。風引笛聲和。曲中聞折柳。觸緒涕滂沱。主人重入座。洗盞換碧螺。君盡醒眼看。我則醉顏酡。豈不知沈湎。良朋勸奈何。

見白燕有感

紫星丈人

朝去花叢刷素翬。晚來猶認畫梁歸。而今一入雕籠裏。不任滿天逐隊飛。

畢生詩扇歌

周生

郡中畢生名芬。寄食揚州。不得志。鬱甚。知同門上客常遊某姬家。假服物往訪之。至則僉謂姬曰。此即為爾書詩扇畢郎也。姬邀別室坐。客散與語。畢以實告。姬脫金釧二。一使自戴。一囑易新好服物。當於某日來。如約。姬出藏券千金曰。可持此為贖身。妾歸郎終老矣。畢遂娶為婦。余奇其事。為作歌。

朝持扇。暮持扇。扇上作書人未見。美人對扇重相思。對扇渾如當郎面。郎氏畢。郎名芬。郎居近。郎年青。字端識郎。

貌。字厚識郎情。字娟識郎媚。字秀識郎清。憐郎惜郎。郎不至。未必郎能知妾心。揚州三月桃李開。長堤短陌凝香埃。美人門巷車馬排。池館築爲糟邱臺。湖山化作黃金堆。美人一笑陽城頽。美人舞。繞扇隨舞衫。不是翩翩益舞態。迴風當舞與郎看。美人歌。隔扇傳歌聲。不是嬌羞掩歌面。停雲當歌與郎聽。嬌歌豔舞各心事。旁人但謂停雲技。旁人但賞迴風勢。十二小鬟能解事。低聲報道畢郎至。美人疑。美人嗔。美人信。美人驚。翻何來。遲空谷音。郎貌似字端。郎情似字厚。郎媚似字娟。郎清似字秀。看扇看郎極窮究。信是畢郎言不謬。郎不來。郎胡來。郎欲回。郎休回。郎寫鴛鴦字。借作紅葉媒。妾舉嬰武杓。暫爲合歡杯。香闈絮語道款曲。腹亦可以置。心亦可以推。郎無妾詐妾無猜。人道郎貧。妾愛郎真。郎不遇齊公子。郎彈長鉞悲依人。人道妾輕。郎信妾貞。妾不遇魏阿瞞。妾蓄黃金自贖身。郎善蠅頭字。毋逐蠅頭利。蠅營狗苟士所羞。何必侯門作書記。妾厄楊花命。不是楊花性。花飄絮落人所悲。那可教坊終酒正。郎家舊有楮與墨。妾身藏有絲與帛。郎書妾繡無不足。天長地久訂盟成。一旦紅兒嫁韓偓。揚州三月嬌春風。李花仍白桃仍紅。香車寶馬如游龍。青樓歌舞誰最工。燕子歸來門巷中。美人一去揚州空。我亦落拓廣陵市。賣詩賣文頗自肆。日日揮毫吐奇致。散爲千古周生義。願交天下有才士。餘伴高僧及名妓。不知能如畢生未。

聞歌

周生

小鬟十二正輕盈。但解溫柔未解情。唱到琵琶行一曲。曼腔故作媚人聲。

雲仙女史索贈

周生

朝雲自是謫仙流。名壓淮南第一州。苦我豪情因病懶。有人俠骨爲卿柔。魂迷十載羸春夢。價值千金重夜游。聞欲天台訪劉阮。桃花剛好莫淹留。

題蕙君小像

熊耳山人

愛訪桃根舊里居。珠娘覲面雪花初。月中姊妹休相妬。仙骨珊珊恐不如。雲鬢風鬟寫入圖。仙源有路認羅敷。蕙蘭心事都傳出。絕好真真畫裏呼。

雲仙畫冊

西陵散人

客館漫興。偶有所感。仿軸轡體。用連環韻。率成七律五章。信筆拈來。聊以解嘲。工拙與否。未遑計及。

一日思君十二時。幾番折盡向南枝。早諳此際歌長恨。深悔當初號小癡。(別號)好夢萬端聊自計。愁腸百結倩誰知。憑欄望斷藍橋路。惱煞東風怨別離。

秋雲漠漠草離離。一日思君十二時。並蒂徒誇連理樹。同心愧對合歡枝。添來舊恨空相憶。買盡名花不解癡。昨夜夢中猶記得。倩風吹與玉人知。

不是聞人豈得知。怕看芳草炫將離。幾時慰我團欒月。一日思君十二時。欲把身心酬往事。肯隨蜂蝶醉繁枝。世人莫笑癡情甚。尙有癡人比我癡。

閨中少婦自憐癡。別有柔腸我預知。兩地良緣成夢寐。半生好合或睽離。頻年作客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寄語花叢休久戀。托身須附萬年枝。

蝶戀餘香舞好枝。癡人偏說古人癡。難將竹葉驅新恨。聊折梅花想故枝。前度夢魂驚遠別。他生緣分莫輕離。幽齋頻作飛飛想。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紫星丈人

筱篴以詩見示。索盡枯腸。勉成五首。非敢言和。藉以書懷。

一日思君十二時。懶從月下數花枝。書堪往復情難寄。世盡聰明我獨癡。卅載風塵雙鬢老。滿腔心事兩人知。而今潭水深千尺。怪煞將離贈可離。

波痕渺渺草離離。一日思君十二時。斷夢曉迷黃葉路。疎林春到綠楊枝。酒雖戒飲人終醉。花未全開惜已癡。除卻天邊秋夜月。腸迴九轉有誰知。

江北江南隔故知。紛紛情緒總支離。頻年別我三千里。一日思君十二時。譜曲曾歌涼月夜。折梅欲寄早春枝。敲棋落盡燈花蕊。客若歸來莫笑癡。

生來本自號花癡。况復連宵憶舊知。久別心逾尋夢寐。多情天故倩睽離。半窗待月三分夜。一日思君十二時。伴我祇教琴共酒。憑欄怕看合歡枝。

江上何人折柳枝。翻教吾亦愛吾癡。情長紙短書難盡。月落雲停夢不知。銀燭心灰光冷落。玉樓望斷眼迷離。自從三疊陽關後。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嘯仙

一日思君十二時。名花難折最高枝。黃金買笑空成癖。碧玉迴身欲訴癡。好夢連宵成自誤。春愁如海倩誰知。芳心擬作香閨伴。翠倚紅偎肯暫離。畫堂深窈望迷離。一日思君十二時。花底歌憐鶯百轉。鬢邊釵憶蝶雙枝。珠穿百琲難收淚。杯印連環自笑癡。咫尺蓬山天樣遠。五雲樓閣幾人知。鎮日愁魔兩地知。兩心相印忍相離。半生誤我尋常恨。一日思君十二時。名士才華憑竹素。美人顏色比花枝。回腸曲曲終宵轉。自解閒情自諱癡。問渠底事愛書癡。軟玉溫香慰所知。楊柳池塘成小別。枇杷門巷悔輕離。雙渦憐爾三分醉。一日思君十二時。記得凝寒分半臂。臨風嬾娜見瓊枝。子夜歌成抵竹枝。替花憔悴愛花癡。風搖玉馬心俱碎。漏轉銅龍曙不知。擬結同心終有託。願爲比翼莫相離。苦吟祇覺無聊賴。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熊耳山人

一日思君十二時。間庭愁對合歡枝。他年縱踐三生約。此際難禁半點癡。片紙手書秋雁滯。兩人心事夜燈知。當年尙恨蓬山遠。忍疊陽關苦別離。形骸何事不支離。一日思君十二時。怕說女牛偕鵲駕。生憎風雨妬花枝。臨歧有恨心難訴。相見無言意轉癡。苦海波瀾消受得。此情差幸有卿知。記得前宵慰所知。幾回鄭重莫輕離。五更尋夢千金值。一日思君十二時。含怨怕題紅葉句。驚秋偏感碧梧枝。同心鈿合分明在。卿自多情我自癡。憐香休怪蝶魂癡。舊恨新愁只自知。說到多情偏懊惱。縱教有夢也迷離。寸心擢髮三千丈。一日思君十二時。寄

到早梅須仔細。幽懷都付隴頭枝。
浪說今生並蒂枝。教人如醉更如癡。丁香恨結卿曾憶。午夜更長我獨知。大白懶浮花寂寂。小紅驚報草離離。微軀擔得愁多少。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茗華館主

一日思君十二時。惟將淚眼對花枝。酒杯未舉心先醉。琴枕才欹夢欲癡。送別幽情春水怨。懷人清况夜燈知。驪歌曾記當年唱。惱煞東風說餞離。
病來瘦骨更支離。一日思君十二時。擬學渡江見桃葉。無端飯佛遣楊枝。書通尺素縈心亂。花掩重門望眼癡。海水難量深淺意。箇中滋味少人知。
穠豔繁華驀不知。錢春偏是遇將離。連宵憶夢重三節。一日思君十二時。比翼定成同命鳥。稱心羞對合歡枝。自憐照水常看影。應有旁人笑我癡。
閒愁難解復狂癡。兩地睽違苦獨知。身外浮雲空去住。眼前芳草總迷離。半生誤我毫釐錯。一日思君十二時。桐樹心孤容易感。秋來怕見碧梧枝。
折得名花第一枝。泥人情緒愛吾癡。雙鬟媚眼窺難見。九曲迴腸轉不知。蝴蝶有情通夢寐。鴛鴦無恙惜分離。春蠶苦縛纏綿甚。一日思君十二時。

又

周生

一日思君十二時。臨風怕聽折楊枝。幾經續淚增花史。(余舊著)誰與傳圖學米癡。我輩鍾情拚到老。他生化物願無知。眼前室邇猶如此。况復江南賦遠離。

連朝夢境苦迷離。一日思君十二時。簾外客愁亂芳草。鏡中人影瘦花枝。沽春有計難澆恨。祝歲無靈莫賣癡。我怕臨行留戀甚。輕舟歸去不教知。
兩地相思各自知。最難消受是初離。幾生超我三千劫。一日思君十二時。春女莫教傷逝水。秋娘最怕折空枝。人生得意須行樂。不醉花陰也是癡。

明知無益奈情癡。自奈情牽不自知。杜牧詩懷多感慨。相如病骨太支離。五更幻我千重夢。一日思君十二時。面似芙蓉心似藕。愛蓮人愛並頭枝。春到梅花寄一枝。花神無語笑人癡。有書莫遣燕兒去。多事須防嬰武知。任是女牛期會合。那堪僕馬怨分離。愁腸也似軸轡轉。一日思君十二時。

古詩

焦東生

寸心獲期許。死生當以之。不能斬荆榛。履險安得夷。求琴買樵斧。愚者款其癡。擇木在梧桐。借作攻取費。入穴得虎子。探珠輕龍驪。有志事竟成。謀身須及時。

秋夜有懷

焦東生

三月不相見。鴻雁乖期約。行路各傳聞。迹同情事錯。五更寒不寐。珠淚忍還落。一一證前言。疑信百揣度。

噏庵

評豔

紀豔詩十一一首

盈盈嬌小十三餘。玉骨冰肌畫不如。亂折合歡簪未得。鬢慵猶泥阿娘梳。

憐豔

記得當年學畫眉。曉窗把鏡背人窺。閒拋紅豆調鸚鵡。不解相思是別離。

讌豔

綺筵翠袖影翩翩。贏得人稱掌上仙。一曲紅么千點淚。淚珠不換賣兒錢。

談豔

夜語喁喁隔絳紗。昔年清白說儂家。前身不是巫山女。無那風波到若耶。

贖豔

吳越王孫好漫遊。憐香心性勝悲秋。傾囊不吝千金擲。半買名花半買愁。

別豔

不禁淫霖不禁風。奇葩何事惱天公。劉郎一棹桃花水。從此天台路不通。

訪豔

鎮日尋芳浪逐塵。梅花無語信沉淪。多情還是窗前月。猶照當年畫裏人。

得豔

倩女離魂事更奇。美人端不在天涯。春風轉眼揚州夢。花到成鄉蝶未知。

晤豔

半晌驚疑未肯前。三生石上舊因緣。可憐不定橋邊絮。縱化浮萍亦暫圓。

聚豔

三年輕損小蠻腰。明月簫聲廿四橋。手剔銀燈親切看。愁容猶帶舊時嬌。

援豔

插竹編籬無限情。蘭生叢棘惜卿卿。西風憔悴驛亭柳。只為當初苦送迎。

囑豔

樽前酒滿意如麻。仗義何人是押衙。儂自有心君自審。江州千古說琵琶。

豔體詩十一一首和唵庵原韻

花史氏

玉林商人女。十三嫁倡家。桂氏唵庵極稱其生小過人。雅不欲失身下賤。時吾鄉有贖陳姬一事。議將踵成此舉。越日往訪之。見眉宇間含有流離色相。恐其終不免風塵也。既而為母家掠去。桂又健訟。奪回。不知所往。壬子秋日。唵庵寓邗上。忽一日謂余曰。前聞玉兒在此。今果得之矣。玉兒以一身養兩家。父母微瑕莫掩。美質猶存。吾擬善價而沽。置之清流。使采珍者問方流而覓。不拘拘作和氏泣也。復尋舊雨。共譜新詩。造物有情。俾美人不為圭玷。終可璧還。是又余之厚望也已。

詠豔

風雨秋橋對飲餘。挑燈閒話女相如。傷心一種堪憐處。不止流光怨擲梳。

聞豔

西施見說善顰眉。輕薄生嗔鑽穴窺。不道女貞香未吐。誤人贈芍賦將離。

籌豔

五陵俠少玉聯翩。曾把黃金買絳仙。聚寶果真花可贖。願分潤筆一囊錢。

探豔

二月輕車障碧紗。紅樓指點美人家。纏綿欲斬情絲斷。慧劍無從斬莫（从仄）邪。

靚豔

瑤臺下有謫仙遊。兩點橫波入鬢秋。底事愁容愁不展。莫愁端合一生愁。

失豔

瓊英狼藉五更風。顛倒天心太不公。波浪暫平鷗夢杳。有人恨賦續文通。

報豔

杜牧重來滿面塵。竹西湖水泛清淪。高談謂造前生業。又在青樓遇舊人。

哀豔

三載遭逢數亦奇。沉淪苦海渺無涯。泥污一樣橫塘水。絮落蓮開未可知。

過豔

訪舊相將畫閣前。尋芳我亦有前緣。春華真似秋空月。三五時過不算圓。

寫豔

桃花如面柳如腰。若箇魂消舊板橋。惟有臨川一支筆。鏤金十倍屋藏嬌。

警豔

阿耶微物具深情。玉印無瑕贈與卿。好把小名自思索。溫如原不在逢迎。

祝豔

荆釵布服課桑麻。終勝章臺開柳衙。人事乞隨天道改。盡將琴瑟洗箏琶。

諸友小聚揚州得小癡札感賦

花史氏

命薄妨朋友。但交俱困窮。有情生我輩。多事恨天公。鬱鬱黃梅雨。茫茫黑海風。那知神鬼妬。餘怒及花叢。

用贈雲仙舊韻誌別

周生

眼波直與水爭流。淚滴揚州到潤州。大事誰能兼膽識。多情只惜欠溫柔。風塵知有梁紅玉。月旦愁聞馬少游。臨別莫言無一語。梅花飛散素心留。

詞

桃源憶故人 客別

江東俠少

嬌啼但說郎心硬。著雨海棠紅褪。畢竟邇來因甚。瘦比昨宵更。風颿忽聽當頭順。喜上眉梢難忍。你是十分心稱。有箇旁人恨。

浣溪紗

江東俠少

雲雨巫山幻楚仙。蘭花秀比美人娟。荒唐夢境疊番圓。最是多情雙燕子。隨風翻入畫堂前。引人春色亦堪憐。

雷塘紀事十六首

周生

好事近 索書

昨見贈人書。恣態十分生動。寫幅牀頭張掛。當美人供奉。小鬟著急替催成。用情失輕重。病骨看他消瘦。况筆花呵凍。

醉春風 代簡

郵寄無心作。分勞還轉託。片時兔管灑千言。着着着。平日行藏。一生骨氣。寫來不錯。偶仿郎書學。墨痕忘掩卻。哥哥兩字被人瞧。惡惡惡。從不呼人。是誰迫汝。惹番嘲謔。

虞美人 喚眠

榻寬何不來閒臥。病骨支難過。狂朋調笑亦風流。道是巫山雖隔已同頭。對燈只把家常敘。沒點情私語。隔窗

不是怕人聽。未免淡中着筆有深心。

誤佳期 呼坐

今日教人難煞。沒箇兩全方法。即愁門葉愛眠花。欲伴牽瓜葛。偏要身旁安插。罰作通場監察。雙飛莫笑野鴛鴦。不比凡禽狎。

燕歸梁 報橘

橘瓣翻來替解醒。消渴何曾。美人瓊報意。肫肫無限意。可憐生。比于荳蔻相思子。袖底暗中分。兩心已化對棋人。角落裏鬥聰明。

明月棹孤舟 指居

天氣困人無一可。病懨懨那堪眉鎖。地滑如油。屋低似艇。虧你長宵獨坐。深巷西行園一所。亞牆陰海棠幾朵。家有新鶯。門無惡犬。何不閒談過我。

城頭月 易帕

帕頭照樣瞞娘製。沒有些兒異。帶向筵前。暗中偷換。眉語虧郎會。無端絞亂難憑記。圍着教猜試。他自分明。偏生錯認。爭怪人心繫。

昭君怨 分甘

咬破餅兒一個。兆取紅綾預賀。莫道似新蟾。合來圓。帶得口脂氣味。一縷沁人心肺。學士本來饒。秀同餐。

臨江仙 邀宴

費盡語言都不到。是迂是懶難猜。縱然薄倖詎忘懷。平常掃愁酒。都化淚盈腮。潤筆本來思治具。廚娘囑與安排。知心健步泥將來。從前多少恨。顰翠一時開。

清平樂 同巾

生來愛潔。不但嫌疑別。侍婢關心真體貼。認定自家巾櫛。昨宵匆卒郎來。汗痕替與親揩。自是無心檢點。動人多少疑猜。

相見歡 禁梨

冰盤託出哀梨。白如飴。最與長卿消渴。病相宜。纔分與。還奪取。索人疑。想是深閨讖語。忌生離。

添字昭君怨 墮惠

借嵌鴛鴦戲耍。剝得瓜仁滿把。背燈取物喚郎來。笑郎呆。不解袖中承接。墮地紛紛可惜。幸他女伴醉顏醺。未留神。

錦堂春 泥酒

沒有風騷似你。半些酒福全無。香檀榻小堪容睡。試飲看何如。不道將他害了。人言真箇非誣。醉顏霞映荆山玉。風柳欲花扶。

一斛珠 題容

說來發笑。將人硬作丹青稿。又還借作詩詞料。大雪漫天。逐隊來題照。記得紛紛蜂蝶鬧。詠花麗句矜才調。簪花妙格工真草。不語低頭。有箇人年少。

醉花陰 贈畫

無暇丹青償字債。欲緩愁郎怪。舊稿檢蘭花。心點脣脂。葉翠分眉黛。歌舞催行真不耐。傳語教稍待。便面替穿成。一笑推人。今日心應快。

賀聖朝 卜彩

郎君喜事科名好。倩六緋先報。不知賤妾甚因由。卻一時同兆。通靈五木。向人弄巧。狠有些頭腦。細心試爲一猜詳。看作何分曉。

行香子 自題秋紈便面珠娘小照

梅柳精神。蘭蕙心情。虎癡兒繪出分明。璧窗舊態。不現全身。是月中仙。鏡中影。夢中魂。莫喚卿卿。合號真真。仗丹青筆墨通靈。彩雲何在。懷袖于今。願扇同圓。絲同密。畫同親。

秋蕊香 淚

紅似珊瑚粒粒。不比珊瑚買得。羅衫焚卻尋常物。只有鮫珠堪惜。樓臺人影無由滅。有痕迹。寸心問到成灰日。除是還他一滴。

浣溪紗

說夢癡人

不繫遊鷗只繫情。譬如虎頸繫金鈴。解鈴須是繫鈴人。翡翠屏邊私有約。芙蓉枕上夢無靈。滿腔愁思不分明。

釵頭鳳

閨怨

說夢癡人

三冬杪。三山好。今番去是無疑了。芭蕉大。梅花嫁。雁奴無信。嬰哥代罵。詫詫詫。青鸞小。青蛾老。曉妝羞把青螺掃。從前話。提來怕。思他則甚。丟人得下。罷罷罷。

水龍吟

唸庵

爲何隔院簫聲。冷清清者般悲切。滿階月色。一窗梅韻。共人淒絕。酒力醒鬆。寒燈閃灼。半明不滅。這多愁司馬。閒情杜牧。那堪又兼離別。莫道柔腸易性。我從來剛腸似鐵。頻分芍藥。擘開蓮子。打成雙結。尋夢論心。移燈對影。將書代舌。怕晨鐘暮鼓。風風雨雨。又催時節。

聲聲慢

得莊娘寄髮

唸庵

寸心髮亂。別思絲縈。鋼刀縱割難斷。紙上盟心。何用綠雲璀璨。分來鬢翠千縷。欲把人牢牢羈絆。君看取。最傷心似這飄蓬飛散。往日妝臺認慣。空流連。怎把愛卿頻喚。情緒纏綿。可記舊時枕畔。知他久屏膏沐。濕淋漓料非香汗。細檢點。是穿成珠淚一串。

綺羅香

唸庵

酒霧橫生。衣香暗起。彩燭輝煌如畫。面掩琵琶。底事不開眉皺。是沉淪。怨到青梅。是離別。怕拈紅豆。歎天涯。一樣飄零。偏相逢落拓時候。難禁神交魂授。無限相思。總是今宵成就。多病多愁。拚了爲他消受。最癡愚。精衛當年。填滄海。不填情竇。早殷勤。嫩蕊嬌花。護風前雨後。

卜算子

揚州

藝蘭生

極力才拋卻。驀地還思着。數盡長更倦不眠。生悔從前錯。解識無情樂。已被閒情縛。杜牧欺人太好名。贏甚青

樓薄。

一剪梅

春風一夢少年場。二十雲陽。三十維揚。十年花月主平章。愁煞珠娘。悞煞周郎。前身蝴蝶後身棠。離了花房。斷了人腸。溫柔鄉是白雲鄉。有限清狂。無限迷茫。

周生

采桑子

關心只在腔兒裏。水遠山長。都有商量。不信閒情天主張。搗融紅豆調清淚。捏做鴛鴦。偏要成雙。可奈相思哭斷腸。

周生

菩薩蠻 送別

無情水欲流人去。有情風欲留人住。拗到晚潮平。風兒也變心。兜中兩分下。活活成離卦。自分想徒勞。如何能便拋。

周生

駢體

近詞簡江皋張五

江東俠少

蓋聞尋花問柳。乃名教之罪人。剪翠裁紅。亦詞壇之惡習。然而滿庭風雨。作客無聊。三月煙花。有情未免。綠楊城古。繁華本甲江南。紅豆詞新。款曲聊申硯北。近已十三樓上。書團扇於家家。尙期廿四橋頭。譜簫聲於處處。病相如不勝愁矣。老杜牧尙好遊乎。爰寄俚音。用陳別况。雕蟲小技。自知齷齪加人。燕許大文。猶冀瓊瑤報我。事原屬莫須有。君請作如是觀。

自跋題蕙君小像後

熊耳山人

黃鶴辭來。愁多楚客。青樓醉倒。情寄吳娘。相思譜十二時辰。佳話遍三千世界。僕本恨人。君真情種。瑤篇既和。巴詞。玉貌重題。俚句。借卿貫耳之芳名。寫我藏頭之錦字。從此桃花門裏。無須暮暮朝朝。粉黛叢中。不數鶯鶯燕燕。聊述蕙言。用題玉照。

自跋雲仙畫冊詩後

周生

花花界閱。未免有情。草草書成。居然無賴。人方腋思集狐。我則尾慚續狗。東丁韻起。聽古調之鏗鏘。西子災生。受巴詞之唐突。聊助噴飯。敢言報瓊。

題吟庵記豔詩

周生

天生尤物。人號多愁。身本吳國嬌娃。嫁作盧家少婦。貞介礪羊脂之潔。小字玉林。翁父開雀角之端。共爭錢樹。從此文姬遠去。蜨夢難圓。縱令武帝重逢。蛾眉莫贖。然而蓬飄萍聚。會合有期。絮果蘭因。遭逢不偶。青樓再訪。驚乍見而猶疑。碧樹雙棲。誓初心而未改。紅兒有難比之情。元相譜相思之曲。一生懵懂。願人人非識字神仙。三月護持。乞歲歲無妬花風雨。

雜作

寄鴉臣書

蕙君

前月下浣。並本月中旬。迭奉翰諭。知己相違。尊之眷眷於賤。猶賤之眷眷於尊也。買棹榮歸。自多暢適。但長波千里。不免風霜。所極難忘者。閣下素有肝症。客裏寒溫。務祈保重。自別迄今。將及二月。夢寐縈念。時時驚心。惟計閣下吉人。一路福星。定當潛護。想自身如藥樹耳。承注賤恙。業已託庇就常。月中六日。有行簡一函。諒邀青盼。今由鴻便。特訴鄙懷。前札云云。足徵錯愛。愚之葵忱。皎日可誓。記祖席之夜。君已中酒。邇時既大醉傷人。越日又長途勞瘁。方君殷勤矚別。愚猶慮觸君舊症。致損玉體。知有心人當相喻無言也。責我之言。應是別懷顛倒。滿腹牢騷。託此自洩。不然。愚將謂君非知我者矣。不令余抱憾無窮乎。凡所關切。皆愚疇昔心事。惟君知之。亦惟君能言之。計愚信到日。君已旋里。遙憶家室團圓。與賢夫人杯酒相酌。君歌歸去來。譜合家歡。猶復能念愚之風波惡否。愚客寓揚州。蕭條旅况。君一日不至。愚一日無人可與言心。獨坐無聊。誰識此意。前約明歲三月當至。在君自等之轉瞬。在愚已一日三秋。倘憶遠人。早降為幸。知煙酒近已禪戒。煙固耗人精神。酒亦亂人情性。此君之慧劍斬截。大丈夫作事。不當如是耶。愚所自犯。亦久見及。既叨棒喝。敢不回頭。舟檠翁閣下至戚。如或相晤。並祈代候。區區之私。不能盡達。然而苦語悽詞。徒擾人意。不得供詩酒娛君。復寄愁心。使增憔悴。愚心安否。新春納嘉。自當簡賀。所囑月寄魚書。既恐漏春。難免雪泥留迹。兩心相印。何事浮文。如有要言。容遣犬婢。諸多珍重。即候文安。不宣。

寄荏娘書

瘦生

壬子季冬握別後。疊奉琅函。情致纏綿。令人心碎。歸家數月。魂夢顛倒。若有所失。此中况味。卿知之。卿亦當親嘗之矣。癸丑二月。買棹至邗。準擬一親玉範。永踐山盟。不意連江煙鎖。鴛夢頻驚。滿徑雲封。鴻音頓杳。厥後賊氛愈熾。芳躅難尋。惟有臨風長歎。恨崑崙押衙輩。今無其人矣。今歲四月間。聞翠玉小馥姊妹。皆在仙女鎮。及僕渡江來訪。又聞卿在裏河。遍覓裏河諸友。把袂相詢。奈蓬飄仍舊。萍合無由。問柳尋花。全無消息。忽於六月中。晤海陵芝生葛君。始得聞其大概。知卿已回里。家屬團聚。欣甚慰甚。但章臺之柳。猶自舒青。洛浦之珠。依然晦彩。回憶兩窗無事。閒撥琵琶。低唱玉堂春一曲。聲淚俱併。殷殷以鍾情忘勢相期許。軟語偎腮。聲猶在耳。淚痕盈袖。僕豈忘心。况僕以義氣相尚。僕之不輕許人者。即僕之不重負人也。無如突遭兵燹。家業蕩如。所僅存者。近市之宅。負郭之田耳。前言難續。後會何期。興念及此。肝腸寸裂。值此擾亂之時。似卿弱質。宜早籌思。急當別垂青眼。另結同心。若他日渡江過訪。知卿名花有主。調護得人。僕當拊膺一笑。酌酒於地。遙賀我愛卿之得所矣。萬勿以僕一介書愚。致摧蘭抱。使僕爲天下第一負心人也。然而得人難。知人更難。紈褌中絕少佳子弟。風塵中或有真豪杰。卿本慧心人。何用多囑。前在揚爲卿繪小照未果。至今懸揣玉容。空勞遠想。如蒙憐此愚情。務祈購求名手。傳寫芳姿。俾僕懸之座右。當酒不澆愁。詩難寫恨之時。對之瑤琴再鼓。寶鼎重燃。藉畫中之愛寵。慰夢裏之相思。書至此。尙何言哉。唵庵手啓。

卷二二 夢中事

長夢短夢。夢無二理。大事小事。事皆一體。夢詩事清。夢花事新。夢神仙事超。夢美人事嬌。集夢中事。

揚州爲斗牛分埜。人物文秀。上應天星。地支在丑。丑亦屬牛。其臥看牽牛之地乎。我從隔江來。不妨擬渡河會天女也。

月夜泛湖。天上十分。水底十分。當作二十分。豈止二分。

大雪初止。小窗多明。小癡邀同紫星嘯仙瘦芝素亭魯鄉坐木石園前軒。爲蕙君題照。時余將南旋。不可以待。隨

手取瘦芝佩筆醮陳墨膏仿靈飛小楷正副兩冊計詩十首跋二則共千餘言名士美人環列左右看余作書嘖嘖稱道私心樂甚不知筆之縱也天頗寒冷爲肉屏風所禦無事呵凍但覺虛室生白煙閣不流而已
端午中秋普世作節擬約同人作風流小社除正臘二月月一舉行二月花朝護花三月上巳臨流修禊四月初



揚州瘦西湖風景

八借彌勒生日爲古今詩佛浴腸六月八日慶荷花生七月七夕乞巧九月九登高十月朔圍爐十一月望看月當頭詩奕從人語默隨意以清殺助酒以時果解渴諺毋虐惟趣令毋嚴惟新公舉一解事美人掌社號爲長春花主

良辰美景春秋爲佳冬亦不惡獨夏稱酷暑耳揚州不然三庚無事泊舟湖陰綠楊如蓋微風作扇幾忘身在炎熱場薄暮歸來深巷門前家家坐出浴楊妃短衫羅禪長帶委地頭上花枝作蝴蝶舞香射十餘步真令人醉

二月二日家家作土地會其極盛者鰲山綵樹比於元宵年景至此始畢六月十九爲香海誕日自月望後湖上燈光竟夜如畫城中士女多濃妝麗服乘舟朝觀音山游冶子弟亦於此時評花選柳水月交輝芰荷一色是不夜城是衆香國是光明天是清涼界

諺云肥冬瘦年至日綵服偉冠各相慶賀內家妝束亦愈加齊整

丙午火劫前後燒成丙午二字有一家當衝適免云此宅經劉青田先生居中所售契紙有名尙存又一染坊有過客使門外畜一甕水亦免

蜀岡通蜀諸名士唱和中疑有薛校書小金山仿金鰲積成須有蘇子瞻其人挾琴操於此地譚釋無事佛印梅花嶺羅浮別境但有淡妝女子人人皆趙師雄康山爲對山先生舊址非風流有志節狀元不許坐席上彈琵琶地以人傳人亦當與地相稱

春風十里揚州路。指湖上也。自東園至平山。一水中分。兩岸樓臺。密無隙地。其無可造作處。皆建亞字花牆。內種竹樹。舟上遠觀。疑有佳境。今東園平山外。止存桃花庵。雲山閣。小金山等處。其餘皆成荒土。辛夏嘗與畫眉張做。前度劉郎。打棹亂荷中。上下古今。憑弔興廢。是日酷暑。遊船頗少。狂談無禁。清味有餘。但少麗人爲點茶篝。代理觴政。

東園有飛道。左右紅欄。曲折數百步。掩映花樹。倘有卞玉京一輩人。道妝簫管。飄忽其間。則步虛聲應。勝吳宮響屐。

問樵子題史公祠聯云。生有自來文信國。死而後已武鄉侯。十四字實包忠正一生。守祠者並非史氏家丁。中有一家村妝。楚服流麗端莊。私室即在中庭西首。謁史公像。必見其人。或疑其褻。然中山宅外。湖號莫愁。武穆墳前。墓鄰蘇小。從來英雄兒女。不妨參伍錯見。但嫌太逼耳。是在職事者有以處之。

桃花庵前。有石刻。但公紀事圖。畫筆工細。惜爲游人瓦礫所傷。庵亦但公重修。門前種桃樹。蹊徑幽秀。宜呼小桃源。不必泥六如也。六如私章。曰龍虎榜中名第一。綺羅叢裏醉千場。今未知尙有其人否。

曲中蕩湖。多有至觀音山拈香者。楊枝洒遍。花落沿堤。能不抱憾。大士淨瓶。尙喜善才在旁。足下蓮花。入污不染。可以棒喝。

梗子街嘗陷一窟。入如城圈。極處有竹林寺石額。門磚砌不能前。恐驚衆填之。疑此處是古人陵寢隧道。

無論等差。豐家皆有公館牌。或朱紅長條。親朋苟有牽涉。捷報貼門前。疊十磊百。習俗移人。至我輩亦不能免。

清堂懸招子。烏牌金字。巍然門前。老戶無牌。間於門桔上。榜掛某某堂字樣。賣歌鬻舞。雖未入籍。儼如官妓。晚留燈不待寢。留燈者對燈吸洋煙。清談終夜。倦則和衣小臥。家僮小婢。不離於前。此爲上乘。然亦有偷香竊玉者。私門頗似良家。間於門桔上。貼朱箋。寫某宅。或於聯語首尾字。暗藏春色以爲記。交無多人。合意者許留宿。渾者則公然留宿矣。貴官上客。皆游清堂。欲求獨樂。即私門覓豔。甚且攜豔別居。置爲外室。渾者價廉。惟遊商下吏取之。清渾私居。皆有倚恃。上者士官豪貴。顯幕劣衿。其次則署前吏役。其次則市井無賴。上者止圖白相。下者兼取陋規。三等之中。以吏役爲最。亦惟吏役居多。

劉差官子。服色豔麗。人號爲花孩兒。嘗爲人所擠。來四十餘人。問索借。劉手脫兩金釧與之。衆請益。勢將用武。劉手托宴客案。已破扉排衆人。歷兩重門出外矣。大喝曰。勇者可與較。若舍此爭雀鼠。亦所不避。衆中來長老求恕。明日懸紅請罪。乃已。

吳派最文靜。南省人。亦自大方。淮產帶北氣。土著俊俏。自鹽埠諸場垣來者。雖高下不一。大抵風流衣鉢。習爲自然。惡謔醜態。在所不免。

熊家有一姊妹。已從江都公子。初嫁情誼甚篤。衾枕共臥。四十餘日。飲食在床。便溺不起。外事委僕。內事囑婢。有所需喚。隨身小鬟。謂生同室。死同穴矣。時江都公望誤繫獄。久之久之。公子始舍姬。姬用不給。復投熊家。攜一子。云公子生。蓋已三歲。貌頗清秀。酷似其父。

又一姬。小名似是銀兒。亦寓熊家。舉止佻健。嘗以言語忤宦幕。致遭訟事。古有銀娘膽娘並稱。此非銀娘。直膽娘耳。與前姬均可立傳。偶忘之。首卷已成。補記於此。謂爲幸否。謂爲不幸亦否。而不幸於人者幸矣。而二姬究幸而非不幸也。

錄吟庵寄蕙姐書。始憶翠玉小馥居水寮。頗有名。二人吾曾見其一。未知果誰着紅裳。貌豐豔。其品格居綵珠貴珠間。在同門當推甲乙。

壬冬下澣。與情彊子夢梅生。偶過雙慶堂。來一雛姬。年與綵雲等。貌稍亞之。其言語狡獪。舉止輕捷。亦頗神似。情彊子夢梅生皆未及見。綵雲尙可於此姬彷彿之。蕙娘假母張媪依熊氏。卽寓宅後。嘗伴蕙娘宿。防閑如此。偶早往過。張媪驟呼曰。愛愛醒。突起避去。蓋皆和衣臥也。又禁蕙娘食洋煙。法甚嚴。蕙娘每舉以爲德。過蕙娘舊城居。見其生父。貌甚村野。一鹽蛤蜊耳。不知何以有此掌珠。

余辭蕙娘。有記事詩云。囁語翻空新燕兒。去年有約認紅絲。主人不管東風事。高下隨君好自飛。忘矣。檢日記得之。

芋兒之母。年四十餘矣。猶濃妝與兩女爭豔。回眸一笑。頗有頽唐白髮。來看老大青蛾。小癡投書。約爲異姓兄弟。蕙君欲與焉。商之余。余不可。蕙君頗然。余言。前蕙君嘗進贄一太守。從學畫。稱門生。如

仕路往來簡帖。余親見之。故有此意。

沈芳生言有一友寵一姬。夫婦無其好也。友死。姬不能赴喪。葬時。知芳生執紼。託將盟物投諸穴。血淚交并。晚芳生反命。姬哭不止。芳生亦念友。相與對哭。姬見芳生不忘舊。重其情。遂自此訂交。

客初至。閨人報客到。合院羣芳。遞來接見。詢姓名。同姓者不敢比於同姓。但對言姓某。坐久亦更遞陪侍。去必辭。來必言失陪。送客及闔門而止。不出於楸。

有交者來接風。去祖餞。席上詞曲。皆有關係。不徒有聲無情。

姬到人家。入內行禮。亦進曲稱壽。內主人亦有賞賜。於僕婢同輩。視索茶喚水。轉可恃嬌使主人。若主人別令僕婢至。必起身稱得罪。得賞賜。亦分餘以報之。

歌童並侍。位在諸姬下。執觴事。不以年齡論。稱妓爲姐。

概稱妓爲相公。妓稱客以爺。若老爺。若少爺。若師老爺。隨者亦云二爺。久則乍見外。相呼如朋友。交深後。有對視而笑。絕不稱謂者。平輩稱姊妹。長輩稱姨娘。

紫星丈人是馬鳴宗主。行五。自號黃祖。湖西青楊巷內主人。熊耳山人。別字瘦芝。銅市小癡。別號小瓶。自號西陵散人。雁門氏寓邗江院署桃花泉。東齋徐君。別字嘯仙。情彊子。少軒別字也。談馬客素亭。黃花女佳婿。自號茗華館主。夢梅子。卽一情生。別字唵庵。填詞自號瘦生。藝生行二。號魯鄉。炎翁乃金錢聘婦蝙蝠神仙。沈芳生懺谷私名。余舊著花史。號藝蘭生。省字爲蘭生。辛壬年尙從蘭恬贈章稱江東俠少。羣芳別字見本傳。

芳譽以紅水汪水寮爲最。二水之中。一則以懷珠而川媚。一則以折玉而流芳。牡丹自是花王。彼娟娟者。乃馬蘭小草。特以南人品味不同。浪得國香名目耳。陳氏高人及諸麗。亦次第見稱於時。

年齒紫星居長。炎翁嘯仙瘦芝次之。余與唵庵小癡同庚。居末。情彊子素亭稍長我。魯鄉蓋又次之。

冬日。雲仙詭稱生日邀宴。其實非也。告余生癸巳首夏六日卯刻。他日私窺其命章屬寅。借他語詰之。對曰。當日阿母鬻我時。止七歲。見身材智慧。可冒求多得三貫錢。故詐稱十歲耳。語似不妄。

人謂君相可造命。余謂自己即可造命。畢生婦志不爲妾。明珠欲作官人妻。幾疑力可回天。若綵雲者。乃可言命。

耳。否則綵雲之命。而必欲學蘭娟。命亦何權。

雲仙有痛經之症。天癸初至即然。桃花不有深紅色。葉大難言。子滿枝。恐非宜男之品。

初晤蕙君。余適痛痔。而同游頗豪。故索詩有苦我豪情因病懶。有人俠骨爲卿柔句。至今思之。余於人。不露傲骨。而於美人。又未嘗露柔骨也。顧嘗爲所憐。是真不解。

自鹽務改票。裁汰冗費。城內外爲倡者。約添三千餘家。此輩受祖父餘蔭。有一名目。日得例規。輒酣歌豔舞。婦女亦逸樂嬉笑。惟知妝飾。驕惰既久。一旦失據。衣食無着。又不能事事。且習苦未慣。無可如何。與妻子計議。惟此事較便。遂忍心爲之。噫。此無功而食者之下場也。當時幸其得。於此見其失矣。可懼哉。可哀哉。

余詩曰。命薄妨朋友。但交俱困窮。實境也。情彊子見而詫曰。年少人何出語頹唐如此。余亦自疑其激。陰庵曰。勿信彼言。蓋同余激者。

沈芳生。余虞美人詞所謂調笑狂朋也。年十三四。即膏迷福壽。鄉戀溫柔。爲煙花蕩子。亦有才能。唾手黃白。供其揮霍。如是者二十年。家中落。以爲聲色誤之也。裹足不入桃花門。平日短童進淡芭菰。慣羞自持。湘竹筒遂亦屏戒。番土無論矣。余服其勇於自改。近雖嘗同游過蕙君。席中有妓。心中無妓。是真能遠紹宗風者。

微含醋意。憐其有態。且謂情真。乃能如此。不知家有獅子吼。佛須菩提於意云何。瘦生自謂身如遊絲。到處牽惹。余譜少年詞云云。瘦生謂知音者芳心許同。

環肥燕瘦。各極其致。而究以肥不堆肉。瘦不露骨爲宜。就目所見者論。當以駐緣別業疑似白牡丹者爲最。誠如陳思所謂穠纖得中。修短合度也。次則綵雲。次則愛娘翠玉。雙慶堂雛姬蕙君。芋兒熊青。珠蟾姊。小姑雙珠。次則文蘭玉林蘭娟。其餘不記憶。惟熊青有一假女。長似綵雲。唱闊口。甚不怯刀。面方闊。粗眉大眼。麝粉白膩。登場扮曹孟德。不須改妝。如此者允爲下下。

俗多假髻。以馬鬣爲之。上堆絲瓣。盤成花紋。黑色狀如龜殼。旁有洞單髻上。似冠。以簪橫插之。取其便易。髮多者不然。亦有添假髮者。髻式或吳。或鎮。或南省。或各同而實異。私門則多效良家妝。良家愛諸姬新式。亦轉效之。吳名蘇汰。種類不一。鎮名元寶。非鎮人不相沿習。而俱鬆鬢低垂。南省則鬢薄如紙。以金托橫承。箕張向前。如前代

典史紗翅。望之似巨家中堂。粉白者牆面。雙鬢則八字屏風也。然非從南省來者。亦不如此。個中人全在秋波杪。關心事。美目盼也。消魂處。回眸笑也。書生福。垂青睞也。兒女態。流泪眼也。傳神阿堵。是畫家第一妙諦。是美人第一圓光。

與雲仙交游兩載。乃背地無一狎情。無一昵語。辛丑嘉平五日。夢於繡闥。取三椽。擬製油餽人。一椽墮地。將俯拾。見積梨數十。恐人疑我竊梨。乃小坐。戲探手於懷。醒作詞曰。大婦采蓮葉。小婦采雞頭。風來蓮葉開。小婦心夷猶。小婦采雞頭。大婦采池藕。雨過藕絲結。小婦空雙手。後偶縱逕。僅得一親玉頰。一撫香胸。遂至輕亂感離。舊緣難續。

笠翁隨園。皆力詆裹足之弊。余然其說。而不能脫俗雙翹也。芋兒母弓鞵稍大。便觸目不文。步月珊珊。凌風裊裊。原不係此。而宵娘亦復孌娜娉婷。人不可以一體概全體。而柳眉杏目。花顏雪肉。加以纖纖菱足。不愈美乎。瑤階白露。幽徑蒼苔。應是幾生修到。何況生人。

王子午節後。一日夢蕙娘別嫁。臨去留連。且自明心跡。余以舊贈夢香親者自親。疏者自疏。雖有善人。不如惡夫一詞。慰之。兩俱嗚咽。六月初十。又夢偕內子阿姊過蕙娘。見其容顏憔悴。手抱嬰兒。其地如在寓旁。四面槿籬。中無屋宇。上一古墓。稍近建一露臺。似鄉間初演劇者。身旁竹籠。問似絡紗者否。答以織布。內子亦抱兒一弄。此夢合前夢甚奇。

嘗夢二句云。泪是目傍水。愁爲心上秋。又夢吟某女史詩云。愁被獨深惟有哭。悶來無語只低頭。詩語悽咽。識及玉鉤離魂矣。

丙辰四月十三。夢一園亭綵觴臺。下臨池。余侍太孺人坐西廊。笙歌既止。乃演戲術。臺上坐一水晶毬。舊昵褂人。如村夫子相。操湖海語。渾身搖擺。忽擲一寶物。飛庭中。衆方詫異。池旁人接之。其同類也。擲寶人曰。無人接。物亦無損。屋上有繩。牽過池。忽躍身。援繩空中行。轉身飛寶。能隨寶奪還。繼一女子飛一毬。無人接矣。女子飛身隨毬至。毬適過余旁。余接之。視女子。蓋蕙君也。侍太孺人。少刻。引余入密室。堅伸前約。言己事尙未妥貼。且謂事未成。則憐香竊玉。事既成。則地久天長。意態篤厚。余重其義。加愛其勇。當不知離別幾許耳。抱頭對泣而醒。

行欲其端也。立欲其穩也。坐欲其正也。臥欲其安也。而於安穩端坐中。自然有致。無所取諸。取諸逸也。端而逸。則飄飄然。綵雲流歟。穩而逸。則亭亭然。玉山聳歟。正而逸。則雍雍然。鸞鳳棲歟。安而逸。則栩栩然。蝴蝶化歟。態生自天。非人所及。

同游會聚。多喜鬪葉。余不解此樂。惟端默靜坐而已。廳事旁有別室。重簾護風。明窗引月。小几短榻。爲偶倦偃息之所。蕙君嘗侍我於此。芳生無事。亦來其間。余故拙訥。不喜爲酬世語。夜深漏永。客鬪正豪。蕙君小憩臥榻。余旁坐啜茗。相對無言。蕙君唇指頷招曰。久坐困人。此一席地。大好將息。因隔燈清話。詢我家常。芳生見之。低吟有雖隔巫山已並頭之句。若以爲坑枕多事。煙盤無賴然。

蕙君亦嘗鬪葉。見余獨臥別室。招之未至。乘其坐醒。來泥同坐。代觀局陣。解事奴爲易長檣。貼身婢擲目含笑。酒話嘲諢。人以爲言。

仗酒使氣。固煞風景。爲花折腰。亦惡作劇。遠侮之道。在乎不激不隨。

語輕則清。吳語清滑。揚語清雋。皆從舌尖上流轉也。土語云。怎干。怎讀如緊。市中小兒處處皆是。諸姬時有之。而不甚習聞。又云。芽茄。意指刁滑。茄從雀陰平聲。不知當作何字。疑枒槎轉誤。而語意又不盡然。二字音尖。出之鶯舌。愈極妍媚。由南省至者。然曰着。着讀如照。語猶涉躁。不然曰毋。其聲在喉鼻平上之間。緩而柔。甚有態致。入屬江甘外。儀語爲佳。其不堪者。泰州最甚。

言者心之聲。必窺於無心。乃見真心。信者言之實。必感以不言。乃至忘言。吾嘗以無心之言。不言之信。爲觀人法。馬融談經。弟子在前。諸姬在後。余無其學。私心豔之。辛冬寫五色屏小楷。東廳對社。月仙侍硯。代爲伸紙研墨。書分黛綠。翰染脂香。甚樂事也。時座客多在東廳對社。無他人。諸生請業。有掀簾反身避去者。有進而更端從容告退者。黃竹節苦。碧藕絲柔。無心者何之不可。但至詣難期。康成矯矯。猶不失爲松柏。

莊問樵太史守中。詩書畫曲。一時四絕。散館後。周流名勝。所得餽遺。隨手輒盡。嘗假人百金。南下有伶人追送。即賞之。得名姬奩物數萬。轉以與他姬。製孟蘭會四劇。膾炙人口。晚寓揚州。教羣芳歌舞。手持檀板。儼一嚴師。不甚近女色。夜臥桌上。懸首倒垂。納妾二三。五十無子。詩書皆有逸致。而畫蘭尤勝。花葉翩翩。素心本色。是能化百鍊

鋼爲繞指柔者。

廣陵詩社。倡之嚴君慕愚。徵余和。時同人稱許樹庭作爲第一。後題雲仙小照。熊耳山人亦賞其楊柳樓臺成小別。枇杷門巷悔輕離一韻。而謂余明知無益句爲煞風景。乃雲仙不甚記他人詩。嘗向余問曰。面似芙蓉心似藕。愛蓮人愛並頭枝。此何指也。蓋妝餘歌暇。愁卽吟之。

紫星丈人。以學臣愛弟爲司馬上客。數出。司馬問之。以會詩對。索稿。諸香奩作不可出。出余贈遺詩。司馬不棄。以爲寫作俱可。余是以有時藝之質。時學臣修文督署。紫星聞前事。爲索文轉寄。余以疎懶。卒恨未能。

唸庵愛余小詞。余嫌於纖。余亦愛唸庵長詞。長詞難字字鍊。故多襯句。唸庵不然。蓋惟刻意求工。是以削膚見骨。近索余鐫瘦生填詞章。下字不誣。

初擬譜揚州夢爲曲。緣事煩瑣。改爲雜錄。後閱近代曲。竟有揚州夢一種。

人有呼蕙娘弟者。欲其答以兄也。蕙娘詫曰。誰與君拜盟者。他日余作書。蕙娘於余硯寫入兄二字。其人適見之。詫曰。誰與君拜盟者。報之速如此。

潯陽太守贈愛珠一聯云。情難割捨無如愛。心好通靈有似珠。筆法宗聖教序。挺秀異常。能畫蘭。知愛珠舊曾學此。頗傳以法。行師生禮。來往簡帖皆從之。

余爲雲仙作五色屏。樹亭見之。笑周八亦多情種子。旣張掛。西江南皮諸名士聞之。有特過考驗者。有借此訪雲仙者。簪花降格。愧爲美人作媒。

雲仙撇蘭。筆力清硬。一花止三數葉。惜墨如金。嘗許我以畫易書。驟別不能把筆。檢奩內舊臨便面泥。擇一爲插之。餘稿悉毀棄。便面固不美。然美人貽也。蘭儂喜。爲補靈飛小楷書。

瘦華女史詠菊詩云。終日窗前繡女紅。韶光原不管匆匆。小鬟報到秋消息。菊已籬邊綴幾叢。叢叢佳色報重陽。一院秋容菊倍芳。預把妝臺勤拂拭。好將幾碗插花黃。黃昏新月一鉤斜。斜映籬前數榦花。猶恐阿儂看不足。又描瘦影上窗紗。紗籠曉霧篆煙消。零雨窗前莫夕朝。悄立無人三徑冷。惜花心性總難銷。銷魂最是雨餘時。嫩蕊芬芳色更滋。誰道此花真傲骨。一般也有媚人姿。姿容瀟灑帶霜妍。雨雨風風又一年。小妹不知憐惜意。亂將花

片插珠鈿。鈿車小徑幾徘徊。折得寒英緩緩回。插向閒窗思覓句。樓頭霜雁一聲催。催花風雨幾番寒。老圃秋光錦繡團。添得多情天半月。引人常倚玉欄看。看到秋光更勝春。芭蕉翠豔菊精神。瘦枝恐被風吹折。粧罷閒堦理一巡。巡簷風冷下簾櫳。移置黃花繡閣中。相對花容刺花影。篝燈忘記漏聲終。時年十四。小楷秀逸。大士誕日。得其稿。題減字木蘭花詞云。人同花瘦。雙管全神都寫就。原鑄黃金。香海年年共乞靈。樓臺咫尺。詩草郵筒傳不得。恨我青年。年老應無瓜李嫌。

通河大賈。內書記多眷屬爲之。兒女輩貪奉金。無不習書算者。士著小家。亦有女師教讀。否亦從男師多識字。有機會即賣爲官宦大家妾。亦能借索多金。惟曲中不甚習此。

夏家女遊富貴門。諸院君夫人雅善清曲。不能酬應。終覺赧顏。故從小父兄即延師教之。口傳手授。恬不知怪。以是爲有用資。且以爲大家派。

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此古揚州也。今則尙雌雄笛矣。惟月仙於琵琶之暇。買門前賣錫簫習之。瑤階春寒。撚之迎客。聽其聲。鳳皇啾啾。尙惜非九節佳品。

大廈千間。方柱斲楠。迴廊一彎。卷篷扣檀。此可以聚名士結詩壇者也。若夫素友論心。紅妝對影。止宜矮屋半椽。曲欄數折。糊碧紗爲窗。屑蠟粉塗壁。中置榻一。几一。琴一。硯一。隨意焚香。無心啜茗。鴉鬟解事。鸚母忘言。乃爲自在洞天。

神仙好樓居。謂其隔斷紅塵也。水中樓。更飄然絕俗矣。近湖左右。錦屏六六。畫檻重重。簾幕低垂。伊人宛在。每當桃花雨過。楊柳風來。羅襪生春。輕裾曳霧。洛神一賦。何必定擬甄妃。

訪姪姐妝臺。初登樓。暗如幽壑。甚覺悶人。比上。曲折數武。小軒清佳。心境一暢。再推窗出。有空臺兩架。護以石几。略似飛來。其下圍墻露井。雖闊不半畝。而曠若無天。迴若無地。坐此度曲。最宜夏夜風清。秋空月好。深巷障日。迴廊蔽雨。扇蓋爲多事矣。買花輕款。如空谷鳴琴。其聲清。響屣遲行。如幽徑落花。其聲媚。

欠字欄。亞字墻。丁字簾。卍字窗。風字硯。心字香。山字架。匡字觴。合配個八字蛾眉。之字柔腸。他日嘗取此條。匿末四字。使友人讓泉續之。驟應曰。別字周郎。蓋以余號別字秀才也。

豪客尋春。馬嘶芳草。美人行雨。車過青棠。古未有筍輿也。爾乃以琅玕爲胎。以檳榔爲榦。護翎有窗。伏手有板。頂有鈕。有押角。有綬有結。玻璃四面。內張湖絹。向日者舒。背日者卷。簾幕兩層。上繫海藤。有風則收。無風則擊。漆擔朱杵。素衣綵裏。粗裙細簷。硬閣軟椅。左懸片袋。右掛煙囊。健足必四。後尾則雙。偶至鬧市。聞高低呼叱之聲。蓋無論男女。莫不堂堂乎張。

官輿頂略如亭。雨雪必罩油衣行。輿名一片瓦者。頂似瓦豎覆。編竹爲之。加以灰漆。陰晴均便。其門帷翼張。外加兩截。簾窗分暖涼。座有披褥。亦如官輿。若吾鄉二疋頭短衣市轎。街頭小兒。見之輒笑。大遠卽指爲鎮江人。遊湖宜於夏秋。船多無窗。有涼棚。左右張綵幕。竹擎遠支。蒜押低墜。四面圍雕欄。出入處中闕。最上一榻。橫有几。直有案。旁各小杌三四條。桌二。短腿架舫上。轉之卽合爲一。加圓面。又可團聚。尾有茶竈。行以槳。甚平穩。且速。間亦有小玻璃快平山畫舫。昔稱最盛。今頗不逮虎邱。

江船卽滿江紅。乘風破浪。橫截側行。正如關西大將。所向莫當。疑不以雅飭矜長者。乃入其中。明窗淨几。佳額文簾。苟無戒心。如坐空谷幽齋。覺松濤鳴泉。近在耳畔。何必臥聽簫管。

河船名類不一。李斗畫舫錄。載之甚詳。坐船則牡丹頭。蒲鞋頭。器具供給。均極精緻。微嫌平重。不利於行。江行船有號八把槳者。速如飛鳥。常划三槳。亦甚輕捷。有一二船娘。修潔雅善烹調。午飯四盞並工。價日不過千錢。赴儀來鎮者。多僱之。

裘則虎爪獺脊。以草上霜翰林貂作裏。倭貂亦重。粉狼舍利獠次之。灰背狐仁紫羔。舊列貴品。近來豪僕僭越。觸目盡是。有一孝廉見此輩。輒手裂之。分與街頭乞兒。市中酒保。各分之正。端賴茲人。今已撥魏科。掌史席矣。襯衣取貼體尙軟。單衣取稜角尙硬。單夾袍亦尙硬。軟則湖洋縐之屬。硬則宮緞線縐之屬。外洋者則大呢羽毛之屬。真羽毛頗粗。較細者價數倍。暑尙越羅。禪亦爲之。酷暑尙紗葛。紗有寶體漏體。漏體者最輕涼。葛佳者較紗尤貴重。

婦人一衣四襖。寬邊加芙蓉帶。牙真金瓣陪色。每三四倍正價。又復時時翻新。花樣一古。遂置高閣。可謂暴殄。然較之繡綵爲裳。或西廂。或紅樓全部。一衣嘗值數十金百金者。猶爲有間。

藍絲爲經。五色絲爲緯。名曰絢色。絢讀如顯。正視較玉色略深。日光之下。則或紅或綠。如虹影。如月暈。如鳳羽鸞翎。四月賽會。婦人或衣之。男子尙無製作軍機褂者。

五色以天青爲上。便帽綬以大紅爲上。若藏青。若玉色綬。則僕輩亦有之。

清歌一曲。獲賞無算。衣錦臥繡。不知是何名目。又不知愛惜。月兒見我湖縐褂。謂是川綢。稱其樸質。花帳甚工細。與我對談。以之雪涕。米從袋中出。芙蓉帕積半樓。世上真有其人。

承平日久。懋賞維難。聞海疆有事。輒報効得花翎。榮極矣。一軍功夫人出赴宴。髻上戴二寸小翡翠翎管。戚黨豔之。久恐釀爲風氣。

日日膏粱。食蔬素反覺有味。夜深酒闌。辭行上轎。恐差官查夜。卸珠翠。穿舊藍布褂。作民家省親歸來妝束。扒耳狐支。衣角四扯。俊步回顧。別有一種風趣。

黃公成鞵。敝不走樣。價倍常履。夫人知之矣。戴春林薛天錫香料。亦海內馳名。近有蘇廣顧繡舖。夾賣鳳屨。婦人韉。灌香紗兜肚。花樣不一。妖豔異常。

驟晴不及換釘韉。街上輕薄兒。輒揶揄曰。好大雨。惟水旱靴油底無釘。晴雨咸宜。天陰。人多著之。

余衣喜杭羅。喜素湖縐。喜杭綢。喜椒體薄院。喜呢堅。冬衣不可呢。傷皮套馬褂。裏色喜玉色。二藍耐媽。喜套襪。便盥。喜軍機褂。便事。便加套。喜鋪底天官履。養足。且着力處。不易壞。文衷以質。拙性然也。手帕多間色。鎖綵線狗牙。丁邊類婦人者。余喜元色。雲仙忽亦易元色帕來。謂其無心。席中奪余手帕去。交互握兩手。使自取之。余解其意。故錯認。雲仙曰。着矣。人不辨也。其後感深知己。痛苦傷心。輒以此帕拭之。王子十月十六記事詩曰。夢中魂已斷。醒後淚真流。謂余不信。帕不可欺。

柳敬亭滑稽辯給。排難解紛。不當以狎客目之。衍其傳者。或正傳。或演語中。故發一難。萬無解理。忽作轉身。非非入想。會悟者。謂先有轉筆。然後用開筆。偶作笑語。率於題前千回折。到穴一點。不覺噴飯。均足開初學靈機。街上有一好手。豐頤闊面。衣元色緞褂。頗似康翁。午後高坐茶社。說平詞一二折。得錢數千。然豪家不甚呼之。延賓聚豔。重彈詞攤黃家。愛其文也。至婦女消夏。則喜瞽女琵琶唱佳人才子傳奇。

曲中俊僕。猶謂以色事人。取其類也。豪家重之何歟。主人未起。率床前進水煙。闔以內孤行深入。豈尊卑有別。遂男女無別乎。此輩奸險。恆襲人於不及知。迫人於不及應。乘其顧惜而挾制之。恃其無疑而放縱之。嘗有一人見小家婦出淨溺器。窺室無人。謂其友曰。是可淫也。乘其背面。驟入裸臥床上。婦歸見之。驚詫無人色。此人曰。汝招我來。不從我。先嗚呼矣。恨恨從之。囑勿再來。他日竟又來。婦不知何如。此人死絕嗣。又一商家主婦。偶暮行。未掌燭。僕以爲婢。從後抱之。聞聲始踰跟去。婦告主人。逐此僕。事未聲張。觀此殷鑒。內主人卽端嚴。能不爲婢妾危乎。倘有所取。必去其害人者。

二十年前。婦人乘輿後。猶健婢。漸漸易小童。近則窄袖蠻靴。扣上子兒表。遇險處。扶轎檔。到門抱小公子出。率二十左右少年奴。舊有一宦家老才女出門。用京片儼然貴官。何今女丈夫之多。

老爺之僕曰二爺。二爺之僕曰三爺。鎮郡僕婦曰一兒。鄉曰大子。或曰二子。揚州賤婢曰大脚三兒。均以數爲等級也。張由甫告我。有詠大脚三黃鶯兒。起云。側躡扁圓尖。走將來。一溜煙。可謂形容盡致。近惟南省有之。而揚州絕少。大家針線媽。曲中梳頭媽。均手足纖小。早夕坐街頭茶肆。見簾外走街媽。贈花餽禮。往來梭擲。亦俱細膩修潔。似小家婦。噫。健步難求。無怪乎隨輿者欲借丈夫寵僕也。

一婢子曾侍女弟子入齋。曾司茶。曾掀簾。俟余出入。娟娟楚楚。衛國牡丹中。無是紫也。後巨商娶爲妾。他日歸謁內主人。乘玻璃輿。前後健僕四五人。坐久。二小婢爲掌扇。舉凡昔之所以事人者。今皆有以償之。居停告余曰。此兒性情心術甚佳。宜受此福。

京媽育生乳母。能爲內主人勦理家政。人亦忠直。余衣必親爲洗盥。能令草布者黃如菊。洋布者白如脂。粗布者細軟如綢。他人衣則別有洗漿媽主之。

平時燕客一席。費數萬錢。十數萬錢。席賓主數人。人各攜一妓。或二妓。妓各賞萬四千錢。隨侍有賞。說書者。雍頭者。裝水煙者。有賞。滿堂燈燭。來往輿金。僅云酒食。則燕翅江搖柱。亦不過萬錢而已。語云。富貴一席酒。窮漢半年糧。何不節之以周不足。豈止濟窮漢半年。

趙村和尚。功名棘手。兒女傷心。遂至激而髡首。冬日宴余阮氏家庵。初至於綠窗人靜。點茶。卽余八分書題額處。

也。少刻轉一廳事。燈光鬪月。簾影搖風。如入蓬萊貝闕。酒殘食麵。請益曰無矣。乃以鴨羹澆臘米大啖之。狂笑而散。交聯方外。乃可忘形。否則主謝不豐。客辭太惡。兩俱赧顏。

辛亥冬月十九。愛珠謬言生日。疊次邀我。明日與炎翁翼風兄過之。瘦芝獻僊亦往。晚宴進觴。堅求一飲。甫沾唇。輒大吐。扶我床上。覆衣坐侍。意似甚不安。而醉魂蕩漾。栩栩仙矣。由是愈信余言真。背地告人。自悔冒昧。海參六簋。是碟酒飯。翅始稱席。菜中尙燂鱸魚。香脆異常。允推佳品。但加以糖醋。便似窮措大甘語媚笑人。酸處猶可。甜處令人不耐。素菜中燂麵筋亦然。

任人子方過江。赴梅花月課。湖上館餐。首菜卽用酸烹脆燂甜魚。子方食之。攢眉。旣知爲時所重。價且四錢。乃大啖強咽。格格若不能下。笑曰。可惡務食盡。不留些子。爲館人所利。是時隔席多人。頗對之流涎。市上湯圓。米屑雜小粉。細膩無渣粹。猶費咬嚼。張家一老僕婦。但用上細米屑。並非水疊。肉薄二分。入口卽化。他人不能。

插酥爲餅。鑊豬脂拌糖鹽分包之。號鴛鴦油。以胡麻爲衣。撲鼻風來。便香滿腸臆。况分之檀口。曾經粲花舌嘗試哉。午後珠兒咬數餅與我。又奪我殘餅食之。脣脂紅染。豔生齒牙。老饕饒食福矣。奈何美人亦拾我吐餘。

五雲館細點。若鵝油。若椒鹽。價每劬百六。百九。十不齊。余粗人惡其膩。不能下咽一枚。惟糕屬尙對口味。間食之。蕙娘亦有怪癖。臘米澆湯。逼使乾如飯。拌糖食。余則用溫茶。恐失香脆本味。

早點若包若餃。粗者若糕若糖糕。若饅若蒸捲。微館略小。價半止一錢一枚。頗精緻。冬日茶園有青菜蒸餃。每枚三錢。勝似生肉者。惟無湯包。腐干用不接腐皮者。切細絲。拌食。或彙雞絲鱸魚湯。味極佳。他處無此。駐草坡醬油乾亦然。

麵館自一錢銀至錢二錢六二錢不等。每錢八折。若八分則呼介麵。言僕隸所食也。高頭有雞皮雞翅雜碎鱸魚。河鮑鯊魚金腿螃蟹。各取所好。客至。堂管問主席二錢否。一錢六否。尊客在座。不能從少者。頗爲所窘。老鍊者率先關照。主人麵必較佳。常至者亦然。常至而汰化多者。則尤佳。恆至郁園。堂管見余笑容可掬。若素識者。問老爺今何早。麵至少而絕佳。賞青蚨百頭。以爲擴充矣。堂管詫之。意若減平時遠甚。不知何事得罪。而又不求贈者。

余笑曰。來日多與之。知其誤認。有事不能待。此人結果如何。吾郡人情費。早坐教場茶館。數十錢使堂管買上好醬醋麻油。至麵館下乾拌。稱言愛潔。作驕貴兒如意態以掩之。揚人目爲鎮江派。邇來此種人亦少。

洋煙誤事。能令性急人懈。緩和平人乖張。且上癮後。壽不過三十年。以火耗真精也。有人借其力夜讀書。未兩年患食癮死。况作媚藥用乎。然揚人食此者六七。率個儻聰明人。誠以往來酬應。煙燈對臥。則心無不談。謀事甚易。有時吸數口。相火乃旺。精神若一振。無事醉眠。如飲酒微酣。魂蕩欲仙。至遊狹斜。以此爲富貴本色。諸姬敬客。羞言不能。誠實者遭美人堅請。情似難卻。初亦留神。或隔日不食。謂可無事。不知已上癮矣。平日戒朋友明切嚴厲。未幾乃自蹈之。他友又來戒。未幾亦然。防人勸說。率先言當戒。止其煩瑣。或告言已戒。余於此陶鎔十數年。甘苦閱歷。如經親嘗。初晤雲娘。用此爲敬。辭以五臟不受。不得勉強。半咽作欲嘔狀。乃閉目微臥。片刻起。與對燈談笑。歡若忘形。蓋余之操此術也久矣。嘗詢友人癮到倦絕欲死。聞有醫能起之。恨不旦夕至矣。煙癮已深。能見而弗求乎。故言戒者欺人也。但戒亦有善方。余得祕傳。用煙灰過籠水葶薺汁紅糖等分熬膏。癮一錢。服一錢。按頓如煙。逐頓減。至盡乃止。貧富皆便易。已效多人。又一方用魚腥草二兩。紅棗去皮核四十九枚。使君子四十九枚。紅糖二兩。煙灰二錢。搗融熬膏。照癮按頓服。如前方。不逐頓減。膏完即丟。至難服。兩料無不斷者。無病無苦。且斷後食煙即吐。欲復吃不能。又祕傳有方不錄。此方義同前方而更效。無如人不深信。癮由疑生。此害不知胡底。惟近來土行漸醜。亦多參僞。故癮大者亦不似前鵠面鳩形。將來愈淡愈僞。久乃自滅。是所望於造物者。

玻璃窗雖內外通明。然暗處視明處透徹。明處視暗處模糊。官齋書室。掛碧紗簾一方。如玻璃大小。日間旁捲。以光被日影所障。內窺爲難。夕則張護。恐燈光之下。奴僕在外。洩漏要物文書。

棗園假山。對楹裝鏡面屏十二扇。天光雲影。幅幅畫圖。頃刻變幻。冬時雪霽。梅花盛開。但對屏風。如入孤山。如遊庾嶺。如到玻璃世界。

碧紗廚不多有。有亦具文。冬日斗室重簾。圍爐羔酒。固不需此。夏夜露庭納涼。奴婢掌扇。坐此反覺悶人。上板下屏。雕窗四面。不免黍民投間抵隙。一入內境。潛幽竄隱。揮之亦難。

木器則鐵栗花梨海柁紫檀楠柏爲常品矣。但諸木必海蠅沾成。霉時散膠。輒易損落。年年收拾煩難。况床櫥大

件。日日所需者乎。

和合幃。兩面開門。內層如外架。清談啜茗。紅燭敲棋。無人知者。世途多患。可備非常。長櫺癡重。近用短櫺。上鑄石藍篆隸花草。甚爲雅飭。

揚州漆器。與嘉定竹刻。蕪湖鐵畫。可稱三絕。上者灰布用多寶嵌成花卉禽鳥。鴛鴦碧玉。天竺珊瑚。侷色揣稱。鬼工所無。大如屏。如櫺門。小如茶盤。如硯盒蓋。皆極工細。次羅鈿。次江西五色磁。雕刻描金。不足數矣。

簾从竹。宜湘妃。真珠水晶。爲世罕見久矣。冬幕亦稱簾。內室如幃。可左右掛。外室則上中下有木擔橫夾之。中挖玻璃窗。有紗有皮者。甚避風雪。晴和亦可高捲。

燈以玻璃爲上。琉璃次之。玻璃有方有六角。琉璃有圓有長。皆有華蓋有綬。綬有線有珠。色有紅有綵。素者用白用藍。別有洋燈。上下錫盤。中安臺。貫以鉤索。有四面鏡。紫檀十字架。裏花板面。鏡前短籤插燭。正中亦有綬。有畫燈。蕪湖鐵畫。有山水。有草蟲。有蘭竹。生鐵打成。象形惟肖。凌空結撰。正背皆工。內必承以紗絹。多巨片。時人綵畫墨畫。必白絹古綾。間有作四種書者。玻璃琉璃。則於背面畫之。有花燈。剪琉璃片。染五色製成。花類不一。多有至百頭者。有珠燈。方者以木爲胎。穿珠成草成花紋。玲瓏者。以鐵絲爲膽。穿珠成寶蓋。成禽鳥式。然燃燭處。必雕檀木。嵌玻璃。有紗燈。大紅縐紗糊成。有壁燈。或錫或木。或護以紗。巨燈宜廳中。楹次者宜簷廊。花燈宜別室。畫燈宜齋。

明鏡燈亦玻璃。方者但內加鏡面。作人字式。面面皆然。一面一燭。一燭三影。而鏡中有鏡。又化千百燭影。中楹四燈。照耀如晝。勝常燈萬千。

席上燭臺。長幹重底。一柄雙叉。名並蒂燭。

手爐腳爐。用上白銅鑲山水。填石藍。或用紫銅。男子則有袖爐。球大。中置小炭圓。布裏放袖中。

真州一僧人。能以繡針於尺方扇竹柄上。淺雕人物花鳥。望如水磨。摸之滑膩。向明處視之。細如牛毛。精神活現。神乎技矣。年來王生得其法。每柄止筆資五百。多李小白代爲書畫。作底亦極工細。又有一人。忘其姓名。剪金字貼油單扇上。絕好趙孟頫。又剪淺深金作畫。塗以香油。可避惡穢。近其徒笨伯矣。好事者拓瓊花圖爲扇面。包氏

亦有棊園圖。余思刻舊訂六么譜入。用石藍拓婦人細摺扇。藍扇一面金者。價千四百錢。金面宜大青綠山水。藍面宜泥金蠅頭楷。志仙嘗以素扇索書石青。字亦佳。團扇亦擬拓舊製七巧圖爲背面。正面挑絲。曾見一姬人捏絲扇。用絲極細。花鳥如丹青染成。

石之用有五。一之寶。若珊瑚瑪瑙翡翠碑礫青精蜜臘松花水晶畢亞洗金鋼石是也。用以嵌彝鼎。美冠服。製首飾。佩珠器皿。二之質。若端溪。若歛。若青田昌化壽山是也。用以洗研雕圖章筆架。三之文。若大理雲母落伽。若靈安雨花臺石卵是也。用以琢屏安椅背。並桌椅面。用以鑿煙壺小件。用以養研池水鉢中。四之勢。若太湖鋒山砂結是也。用以堆假山。飾盆景。置書案旁。五之粗材。若麻石青皮是也。用之架橋梁。磊墻砌階。墁地磴柱。修道路。於棊園見一圓屏。正面山重水複。不甚了了。背面青天一月。叢樹小山。儼然礫磯秋夜也。不記題何四字。余亦得一壽山章。海日雲霞。滿天燦爛。渡頭坐一漁者。白面紫衣。垂竿獨釣。於旁面損蝕處。隸書自題曰天生畫圖。可謂奇矣。然竇求其用。惟粗材濟世甚大。亦惟粗材實多。

同社多名章。惟素亭有印首顛倒鑄鴛鴦二字。唵庵有連環式章。分鑄紅豆玦三字。余題曰一情道人通天術。小連環跳不出。余則有連玉章。上鑄夢紅衣小兒而生。下鑄有文在手曰才人。中鈕陰文。而字接生字。讀有梅花章五瓣。鑄幾生修得到五字。中鑄名。下平鑄子如號成好口字。義取好口葫蘆。以人謂余圓通。有比之葫蘆者。又擬改吾豈匏瓜四字。以舊著花史。有花史氏連環章。新成此書。有說夢癡人長章。余書喜作古奇字。嘗擬鑄別字。秀才周家老八章。蕙姬稱妙。謂必鑄玉十六。隨鑄以贈我。後失去。自鑄補之。且題曰蘭生。蘭恬舊贈予江東俠少章。辛亥年二十九。將不能用。自題曰黃金散盡不封侯。石上微名賴此留。勞與酬人經十載。恐無傳筆使千秋。骨原尙在回頭感。年縱能誣顧影羞。拋棄莫思離恨補。錦囊還共舊詩收。手鑄入石。又銅刀爲雲仙補鑄周家侍兒小名愛愛章。藏之。題曰雲仙畫蘭索鑄。未應丁巳補之。留爲鴻印。

唵庵舊市得一玉牌。體質白膩。篆法適老。可作印首。惜爲玉林取去。

煖碗舊有架有孟。孟用好高糧酒熱之。今則一深碗上加淺碗。如夾底。內灌開水。時久。下再加炭圓。小爐點心盤。類此。惟多蓋。

夏午過木石園適雲娘初起曉妝見余汗流浹背順手取盆中巾帕授之他客嚙曰往日盥手誤取便百端不潔再三搓洗今何如矣雲娘不能答

煙具精巧極矣燈尤簡便余亦置一頭備夏夜帳中讀書鐘表如教讀師極盛時方設此初敗卽先去之惟其貴也今鐘表賤而其行也通師賤而道益窮取易占之曰師貞凶匪童蒙求我我求童蒙

珍藏家無用物甚多極巧亦極貴見一瑪瑙龍舟透空玲瓏器物咸備左右水工十二鬚眉各異又有巧玉一白貓捕黑蝴蝶取義耄耆一大桃核刻兩舟艙內蓮花中坐一小兒備商家壽督撫取義大人重周花甲子也人仁周舟甲夾同音諸如此類美不勝收

手卷條幅古名人字畫甚多清遠書屋一中堂唐六如墨筆米山煙雲滿紙殆有仙氣非工麗手所能辦京兆題記約千字作蠅頭小楷道秀絕論允爲墨寶

爆竹之巧者名煙火亦以爆竹開場中落一架樓臺人物均如戲文皆紗製成火如流星如螢旋轉其內紗一無傷卒乃烈火四噴如千軍萬馬或起火上射火作連環珠飛滿天乃收架去此局未裁汰時花式巧樣更多可用造攻戰新器

家無斗儲一擲百萬漢稱豪傑廣陵諸無賴皆能之鬪葉猶有限制搖寶一局窮而益迫必至大敗乃少年挾豔多借此鬪頭分彩謂不破己囊

往歲占陞官圖叠得全綵皆有佳事王子新正又得此舉以告雲仙雲仙曰我今歲亦然謂是吉祥

有一書生人來便知何姓何名居址何處家何人門庭何記印祖墓何龍脈何向來何事問病者與以方有疑者斷以語請術者書以符籙不俟人言百未失一羣以爲神游曲中率隨處出金銀揮霍以是得妾數人能取人貲本爲燒煉或言有掘藏替齋醮得金錢以是無困乏有人問父病值他出立門待旦其妾聞之使多人分頭覓來至卽謝罪曰候久矣書符數十道曰某日焚某符代藥餌某日取某符如何符畢而愈不驗他日又來曰往以歲殘匆促實未經意堂上當無妨所慮者尊夫人耳緣室內金銀氣作祟歸起某處磚自知肯破鈔十數金作醮七

日。夫人無恙。且可獲多寶。余亦得沾潤分餘。允之。求爲父扶鸞。使自出二里外。賣黃紙。半書符。半放案上。脫玻璃窗罩上。懸筆空中。去紙二寸。頃刻筆動。紙上現字。大約如所言。歸仍不驗。友人有從學術者。不驗。種種豈祕而傳歟。造化之機。難盡洩歟。別有說歟。詰之。輒曰。我非術士。我從易經中悟來。爲商家裝鹽船戶。辰州幫中。見船上弔桿橫擔。有三層者。卽能符籙。至十二層。則無不能矣。此其暗號。市儈戲謔。誤以碗擲傷人腦。已絕。一辰州人見之。書符咒。拾碗嚼如粉。敷傷處。起矣。五日疤落愈。他多奇驗。悉所親覩。其術或傳婦。子不知。或傳婿。女不知。索人錢。卽不應。極貧止許謀生。又妻財子祿。必缺其一。以奪造化工也。

教場街一女命館。將二十年矣。嘗使拆一字。批一章。言論筆墨。均非蠢材。惜無人教以吟詩。

市上藕菱多似米。城中煙水勝如山。猶未盡揚州也。余喜食林檎西瓜。林檎從真州來。上有紅斑。如美人霞暈。大而極酥。西瓜從北路來。有白皮白瓢白子名三白者。忒勝塘栖大紅。蘇州蜜瓢。又嘗食一紅瓢紅子者。味亦美。冬日有柿。鮮紅。微破皮吮之。如食水蜜桃。如食湯包。性寒。食煙人喜之。他物有不知名者。疑亦有火棗冰桃。

初聚蕙娘所。有蒸梨一事。余隨拈。蕙娘隨一箸落之。人笑其穉氣。不知有深意也。中席以扇承余。授之簌簌有聲。俯視瓜仁滿地矣。蕙娘面壁而笑。余恨不手暴長三尺。子子從裙底拈來。

取洞庭紅大者。每瓣去其中絡。翻肉使出。拈皮吮之。諸姬聰慧。尙須傳以食單。

坐水寮月臺庭前。來果物擔。隨意指點。應聲拋來。諸姬解帶帶絳紗囊。如價酬之。金錢滿地。似麻姑擲珠。天女散花。

食瓜畢。用小刀鏤皮爲燈。脫處使空。連處銜口。青白相間。錯落生恣。洒以礬水。乃稜角鬆硬。金瓜黃色。鏤佛手。梨瓜鏤花籃。懸之豆棚。雅稱納涼。聽秋蟲。他如瓜子嵌鴛鴦。合桃仁花生。成南極星。分一白果爲兩花籃。連環不斷。製蓮蓬人。皆清閨雅趣。

揚州繁華甲天下。歷朝兵燹亦慘。古松喬木。無餘存矣。何況瓊花。

瓊花圖式如繡毬。一枝獨豔。疑不足冠絕古今。讀一小說。謂至海外。樹上花極豔。每落一瓣。琅然有聲。旋化爲蝶。

此方是瓊花真魂。

元旦花農進牡丹。置官庭中座。名曰富貴第一。加水仙則曰富貴神仙。加雪桃則曰富貴壽考。皆因人取意。獲賞無算。所謂唐花。皆火烘出。此花因火傷根。不久枯死。可見凡事當順自然。催之使早。正速之使亡。且凶之以斷根絕芽。竊所不取。

桃花庵。桃亦不多。湖上芙蓉冷落矣。惟九月賣花邨。秋色可愛。菊田蔽塹。五色斑斕。移入盆中。屈曲取勢。隱士名重。頗能扛倒銅山。

名園栽鳳仙數畝。登樓一望。或成天下平安字。或成一手三元字。亦一奇觀。

楚花善舞。女兒花善啼。風前露下。石畔籬邊。令人幽咽。恨不芍藥同時。借重繁華。消其秋氣。

洋樓放古窰綠磁缸。養老梅一大樹。如在絕壁。倒枝側下。重簾不捲。爐火微溫。短榻橫眠。覺身入羅浮。不必下降神仙。已香熏醉骨矣。

觀音堂有二古梅椿。綠萼者如白鶴。一足在地。一足拳。粉紅者雙根並體如鹿。前兩足駕虛凌空。盆大如甕。花可百年。每歲首置廳事左右。似堆絨製成。可謂奇巧。然終非花之本色。轉嫌板滯不靈。

四時花。蘭則春蘭夏蘭建蘭冬蘭。建蘭極貴。收拾極難。好之者庭數十盆。盆值十數金。架每足置小磁盆。內貯水避蟻。冬入花房。微火溫之。窗糊紙不透風。然香終不及春蘭。而時久過之。近聞三吳蘭會。有金蘭墨蘭。奇種難得。一花開四時者。有四季桂。香亦烈。但花不繁。

茉莉夜來香。花極妖媚。美人簪鬢。或鏤銀絲爲枕。囊花握手中嗅之。賣花翁又用銅絲穿作禽鳥。或編花籃。備懸帳中。可留二日。每架須賞番餅一元。旻帝出行。轎四面皆堆花爲采。多至數層。吾鄉都天會稱極盛。此卻獨無。鸚鵡驚呼。擯置貓奴。有鼠奈何。是有術焉。日加防守。安鸚兒念佛之心。夜任縱橫。喪鼠輩跳梁之膽。

鶴以足踏蛇。蛇蟠腿上。口刺之寸斷充腹。各園必畜鶴。防蛇患也。鶴奉每日須鱸魚二十斤。多於假山懸壁處加欄爲籠。久且馴。亦不遠飛。產卵俱大。約仙鶴方胎生。

城中不甚畜犬。倚門狂吠。大是惱人。搖尾乞憐。亦增醜態。夜深無犬吠花村。是閭閻清肅景象。正好借詠揚州。物之足愛者。多無濟於人。金魚龍眼鳳尾。豈不美觀。卽似鯽似鯉者。鱗光照耀。疑其變化飛去。乃池中戀食。藻底

貪陰。僅供人耳目之娛。大不如魴鱖鱸鯊。可羞賓客。可薦鬼神。

石首魚頭骨。鬪雙蝴蝶。貼壁如真。時魚骨可鬪成白鶴。螃蟹殼中有海和尚。小兒女作劇。食指能鑄活佛。食譜兼通禽經。

秋深鬪蟋蟀。勝負百萬。得采後收白玉盤。入海柁盒。披紅插金花。稱曰將軍。爲主爭雄。物何其榮。我甘拜將軍下風。

露筋祠無蚊。爲貞魂所逐。館驛前亦無之。蓋向陽開敞。清風時拂。么魔不容。若稍涉幽深。不免陰氣化而作虐。我願普天下人。生生世世。勿受此擾。

卷四 夢中情

夢中景恆幽。夢中氣恆秋。夢中意恆愁。夢中淚恆稠。皆情也。景不知何國。氣不知何屬。意不知何觸。淚不知何目。集夢中情。

幼時讀書四十九福地。夜深山靜。學作扶鸞。呂祖諷使入壇。敬之而未敢信。同門有賜心印能筆錄者。焚香默坐。持筆書符。心中泛一字。輒錄之。隨泛隨錄。自然成文。余無心印。亦自能筆錄。此調不彈久矣。著揚州夢將成。試請筆錄。看作何語。筆錄曰。好色好色。寤寐反側。一刀割斷。落得清白。六慾七情。怒愛環生。怒起於陽。愛起於陰。事有難言。託辭寄恨。無罪有罪。已甚不甚。上乘超超。小大兼包。亦風亦史。不莊不騷。中乘質直。倩盼本色。入地升天。由人自得。小乘繁蕪。有龍無珠。一變而豔。再變而迂。太初之始。一而已矣。由一生二。文字乃起。人生於寅。物暢於春。催花養寶。寓愛於懲。綺語導淫。寓言徵寶。功過各半。懺悔有術。愚者執迷。明白言之。罰治小人。何酷非慈。智者聰慧。諫果回味。一以化千。俟其自會。水奔歸源。葉落歸根。事事無稽。字字有因。周八周八。我教汝法。現身說法。是無上法。後偶機塞。求之不應。

小楞嚴一部。紀其過而序之。寫其怨而訴之。顯其辭而怖之。通其說而悟之。歷辛壬癸甲而名始著。或怒之。或怒之。或妬之。或護之。或唾之。或譽之。天莫爲之主也。人不知其故也。隨其遇也。癡人曰。數也。有理焉。君子不謂數也。

傳曰如好好色。孟子曰好色人所同欲。可見男女大欲。誠動以天。聖賢不諱言也。但能好德如好色。則精言之可以補身心。好色與民同。則推言之可以助治法。至若忠臣自況。每託貞妻。名士愛才。同於彼美。猶其小者。山頭化人。望夫何著。而石終不轉。則色字可作石字讀。事不可極。數成於九。而十乃終窮。則色字可作十字讀。癡人不悟。

戲取姓氏周字從人卜事。術者曰當得十妾。蓋同心有十也。吾曰周尺七折。十而七。足矣。敢求極乎。術者曰不然。且吉。有酒有食。而無事乎金帛。吾曰何則。術者曰其字爲用口。先生言語妙天下。直須此三寸舌爾。吾曰噫。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處士之口。尚可用乎。而以之求妻妾之奉。是愈橫也。術者曰吾知之矣。口上加田。餘其旁偏。舌耕逢年。古月蟬聯。合其中間。千秋團圓。先生其不飢不寒。家人斯安乎。罔極祝嘏。三百六十有五。而象應周天子孫千億。比蠡斯之螿螿。而頌美周南。先生於此。可云仙矣。而他何求焉。余笑應之曰然。

趙姓言奇女嚴氏。名斌娥。略讀書。通大義。性超異。舉止溫婉。人不知其胸中別具邱壑也。及破瓜之歲。適江左姬生。生吳中才子。總角時讀葩詩。發情止義外註。便恍然若有所觸。見人如處子。人以爲迂。不輕造親故。親故信之。雖私褻不避也。伉儷甚篤。生母出於鄉大族僕氏。有馨娘者。母亦僕。夫人以生家貧。常居外家。小生七歲。兒時嘗過生齋。依依戀生讀。既長。以避嫌不長遇。遇亦一聲諾而已。馨娘生而娟秀。性極和順。與斌娥結閨中姊妹。生雅器重之。他日嚴論同輩容德。生偶言當以馨娘爲第一。嚴笑曰。余多病甚。不耐纏擾。馨娘待我子甚慈愛。當爲耶謀。萬一不諱。生聞即以手握其口。遂不言。明年生及第。北渡。嚴終日言疾作。泥欲同行。就醫於淮。登舟疾愈甚。嘗戲言不耐人世。生亦未之防也。夜聞撲碌聲。生驚起。而嚴不知何所矣。艙門洞開。江水彌極。急喚人撈救。卒無影響。鄰船有代爲悲悼者。生歸痛不欲春試。爲母所迫。既行。母以年老孫且幼。思爲兒復娶。謀諸舅氏。僕氏子與生有莫逆者。進曰。馨妹好女子。曷勿爲阿兄訂。僕媪力勸其可。遂訂盟。踰時。生得第歸。聞其事。誓不再娶。諸人以母命導之。既娶。生謂馨娘曰。辜負阿妹矣。母老煩侍奉。家事任阿妹爲之。至於枕席歡。願來世化女子身相報矣。馨娘聞言。紅暈雙頰。曰妹入此房。便思阿姊不置。不過念白髮人無與歡。並阿姊遺下兩塊肉耳。誰曾言他事者。馨娘哭。生亦哭。願防老母聞。但飲泣。自此生屏除一切。以課子消長晝。居之若無所事事。悲風悼雨。若將終身。僕舅

常客遊大江南北。一日過淮市。有女子忽呼曰。舅父何往。視之。嚴斌娥也。嚴述身落水後。病發作愈甚。極欲死。不得。隨浪甚遠。指門內一媪曰。幸有賈姆救。賈姆漁家婦也。自我居此。賈翁亦尋卒。我以針指救貧。助賈姆衣食。今近病良已。欲歸囊橐。又空乏。許舟人以至家厚償。人無有信者。此時不知何如矣。舅父救我。僕驚愕久。且略述家內事。乃爲僱舟。使賈媪伴歸。僕先至家。商所以處。磬願下之。及家。親友皆來問訊。磬娘母亦在。姬生跪謂曰。阿妹至我家半年。心勞亦至矣。幸合璧願歸。另擇好兒郎。無使誤下半世也。怒不答。尋背面作顫聲曰。禮聘迎娶。親戚故舊盡知之。輕薄兒縱百口誓志。誰其信之。婚姻事似賣擔頭菜。好退換耶。嚴跪勸曰。儂此來只爲堂上。溺水非人使。亦非天命。前日已准備泉下矣。行將長齋繡佛。借深閨爲即是庵。我本無家。與阿妹無礙也。不然。我仍去深山。借賈媪作伴耳。媪扶之起曰。汝兩人好姊妹。我恨讀書人出言無禮。彼將以我家小孩子識不得從一而終四字乎。親故咸解釋。仍以姊妹稱。姬母亦謂皆我婦。無所謂先後。人既散。母略略怨嚴何短見。嚴唯唯。賈忿曰。我家斌姑姑。此番心血幾嘔盡矣。詢其姑。賈蓋嚴始氏。其夜瀾水聲。以巨石投之。而嚴實囑賈隨舟行。當時過賈舟也。知僕舅常過淮。故寓此爲復歸張本。且使人不疑。賈媪未曾造姬。人不之識。是夜生謂嚴曰。爲人作嫁。何自苦乃爾。笑曰。我窺母氏意。嘗欲磬妹侍左右。我思有以歡之。且耶於磬妹。亦似有情。似無情者。往日磬妹與我過齋外。聞爾讀書聲。磬妹謂我曰。阿姊大好福人。誰不知阿兄才子者。汝聞聲卽曰磬妹耶。坐坐去。低頭視裙下雙翹。不置。非我作此狡獪。縱姨母無異言。外面少物議耶。使阿妹何以爲人。故使一曲筆。轉矯揉爲佳話矣。爾不憶乎。首夏燈下。嘗使汝占課得家人之五爻。象曰。交相愛也。汝問余何事。余不言。今日驗否。迫生入磬娘室。笑曰。舊人旣歸。則檀郎又安然化連理樹。磬妹可共與開並頭花矣。不得已。從之。明早嚴笑願生吟曰。標有梅。不盈傾筐。吉士誘之。載寢之床。又拍磬娘肩曰。無聲無臭。耳屬於垣。東方未明。于時言之。磬娘拜之。亦吟曰。以泳以游。匏有苦葉。昭茲來許。宜其家室。生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是周公詩也。今夜當與故人作並蒂蓮矣。其後相與偕老。江淮間談之者。以爲奇女云。我疑江南無僕姓。或卽濮之譌歟。

趙生又言。蠶鄉有呂執端者。字好用。取用中之義。讀書有奇氣。好太公之學。嘗謂人曰。呂周皆王佐。小儒不得是周而非呂。兵家者言爲世人誤讀耳。能得其大。何異六官。願舉止迂腐。人以爲癡。又願一二知己曰。人惟期大事。

不糊塗耳。安得瑣瑣誦柴米精明。有用精神。正當蓄之以備鉅要。人既笑呂生癡。又信其誠。且性情和厚。無不樂與呂生交。癡名藉甚。即深閨婦孺。莫不知有其人。里有陰姥者。與呂生有瓜葛親。生女亥娘。少而慧。留緣庵女德參禪。見性。見而謂曰。是兒命薄。陰姥求解脫。因隸名留緣庵。字之妙本。妙本年十四。師使之歸。曰。女夙業未淨。世障正深。此處留作後緣可耳。波羅蜜多心經一卷。無忘朝夕誦也。是時陰姥家中落。乃攜亥娘依妹羅氏。居里中。羅氏爲巨族。羅有疎遠侄寅。土豪也。聞亥娘美。欲委禽。事瀕成矣。癡生妻江南黃氏。爲羅義女。嘗造羅。與女最莫逆。羅義女甚多。黃偶過羅。見女飲泣。問之。他義女謔曰。羅寅聘阿妹。妹不欲。近日寅兒頗習正。亦個儻。必欲如黃姊嫁癡郎君。方愜心乎。亥娘負氣曰。但得才如呂好用。便小星三五。亦安樂甚耳。誰能從殺人漢。衆大譁。亥娘自知言失。轉惱成羞。黃私慰之。歸爲惋惜。呂亦聞知此事。憤言曰。亥兒非八斗才不足相配。何物奴子。敢肆強暴。因與二三知己計曰。若不使四維不張。妙本真成害姑娘矣。爾時羅勢張甚。人不屑呼其姓。皆曰。但使四維不張。一鄉太平矣。四維合羅字。借用管子語也。害亥同音。呂故云。二三知己乃授呂生約爲陰姥出奇計。羅寅是念。乃不敢復萌。越數年。人以陰姥貧。無議婚者。亥娘嘗倩黃姊作流年。卜得屯之上六。亥娘曰。妹將不長矣。黃曰。二爻動。當以二斷。妹子標梅者。殆十年。婚媾匪寇。尙何疑乎。是必吉。亥娘從是日得病。遂不起。十月。亥娘死。呂聞而弔之。哭且哀。謂陰姥曰。妹在甥不敢言。事至此。甥不得不言矣。甥與妹未嘗交一言。姨所知者。然而妹嘗謂甥曰。妹以羅氏故。受阿兄恩。妹命薄。從此常侍膝下矣。又謂甥婦曰。阿妹不敢分姊閨閣之好。然而心許之矣。願爲阿兄守不字之貞。以報知己。甥嘗使甥婦勸解其惑。今且死。我不忍使阿妹爲若敖之鬼也。甥有婦。不可以妻。願求主入家廟。並祔葬先人墓側。以慰無依魂於地下可乎。衣槨一惟甥。衆感其說。以爲可。陰亦欣許之。將斂矣。留緣庵尼忽自至曰。善哉善哉。不有黃泉。安能白首。卽向屍說咒曰。佛說如是身。無妄想行識。妄想妄行識。乃有如是身。如是身無身。無身非無身。無身乃無法。法卽如是身。無身法無盡。無身法亦盡。法盡身無盡。不滅亦不生。法無無法。法身無無身。無身法卽法。卽無身卽身。凡一切身法。皆作如是觀。屍忽起。尼顧謂陰姥曰。是兒妙常後身。我爲懺多心經十年。今薄命花化爲百合花矣。今阿媪卽愛呂郎。肯將小妮子遺抱衾裯乎。呂郎亦豈世上牙儉者流。肯草率從事乎。呂郎雄姿英發。富貴何愁。他日一雙玉人。正好受郎君雙官誥也。呂生曰。妹活矣。我非妄想者。平

昔方擬使阿妹終身得所。適行權耳。姨家門庭。亦豈嫁兒作妾者。且人將謂執端何。一慎行。一隳名。只此幾希耳。亥娘不語。目尼。尼曰。妾而從一。何如婦而再醮。此時通國皆知。執端不端。妙本非妙。縱西江水。莫白此冤矣。亥娘但求隨尼入庵。終身不嫁。陰姥不可。又知其志不可奪。遂迫呂生娶之。以終趙言。瑣事甚多。不能備記。呂字好用。殆以其愚而譏其好自用乎。妙本之妙。蓋以謬爲妙也。土豪之虐。如羅之張。惟思周道者。乃歌杖杜。棠陰足蔽。恐以亥娘爲賢人影子耳。或云留緣庵卽金山留緣處。此更大謬。獨是此處留作後緣一語。不知作何結局。未知蠶鄉人尙有知者否。如云寓言。則死後聘妾。亦千金市骨意也。

舊城杜媪禱於杜十姨廟。生女曰十姨。其父曰拾遺。拾遺之誤也。改名曰拾遺。拾遺長秀慧。喜結盟。有假姊岳氏。嫁焦生名桐。與拾遺亦葭莩。拾遺呼曰桐哥。桐哥造杜媪。媪使姨獻茶進酒。媪不在。亦出作主人。與談笑。事之如兄。拾遺造岳氏。見桐哥不避。但不與同席坐。晚輒辭岳去。留宿不可。兩無情也。他日有妬拾遺美者。蜚語蠱之。稍稍聞於拾遺。憤極嘔血數斗。人固謂杜媪貧。又擇壻嚴。以是論婚者愈希。岳氏不平曰。道大莫容。位高速謗。周生所謂空山畢羅。孤行奈何。貞女遭讒。芳春蹉跎者也。是夜岳氏夢拾遺臥床。哭不欲生。耳語之曰。妹終身。姊代謀之。熟矣。極言慰藉。並呼桐哥。安頓一切。使其如意。越日又夢拾遺來歸。二女同居。始猶靦腆。繼且商略奇計。狎弄夫子。兩情如一。舉以告桐哥。桐哥曰。我亦憐拾遺遭此。爲作五古。前又憶之。作詞一寄意。隨夢慘然向我。蓋痛哭日久。目疾且甚。岳曰。棄玉如石。誣牙爲骨。天蓋留以待真識也。他日岳夢拾遺嘔血死。旣聞其病發。將接來代調理。桐哥夢其不來。皆小驗。粵寇入兩湖。江南騷動。閭閻已字人女子。紛紛送夫家。待聘者情且迫。桐哥忽謂岳氏曰。昨夢拾遺字袁氏。年二十二。事或驗。杜媪可無慮矣。岳氏嘿然。寇入江南。人人謀避居。不知聚首何日。岳大會諸義姊妹。暨杜媪。酒罷。岳當空祀神。祝曰。世事難測。祈阿母壽考。家人平吉。倘有變患。願捨身爲佛弟子。以妾一人當之。驟袖剪落髮。告罪母前。諸出不意。已無如何。知不可回。姑且從之。少頃。跪杜媪前曰。兒一事求媪。媪許兒方起。媪抑之起。岳曰。兒生子女已長。當無憂。唯母老。兒不能終婦職。恐後來者貽老母憂。拾妹賢。能爲兒作替人乎。且爲媪計。世亂攜孤女依人。諸不便。老大放身邊。多牽累。媪因素愛桐哥。又聞岳氏言。重其請。許之。諸姊妹皆喜。遂卜日爲成婚。唯老母桐哥。惘惘若有所失。婚夕。拾遺笑曰。十年含冤。今日始白矣。我自分如糞土。乃亦有俯拾

者乎。後同行避亂。聞媪囑母迫岳氏蓄髮。復爲夫婦如初云。癡人曰。焦桐琴也。見首不見尾。其猶龍乎。傷於情者。非藥石不能治。然而爲藥石者苦矣。袁之音同原。分二十二爲兩十一。成圭字音歸。有原璧歸趙之應焉。守貞待聘。固宜報以燒尾郎君。

余有菩薩蠻詞。是夜卽夢其人。卜算子詞。遲人不至也。極相思詞。不至而冀其終至也。女冠子詞。非詠花也。龐士元詩。非懷古也。菩薩蠻無題。余亦不知所指矣。前七夕紀事。後七夕感懷。觀余往事。可見有緣者當制以情。有情者亦須聯以緣。別我不須還憶我。可憐無益更傷身。允爲有情人藥石金言。

七情起於怒。怒生哀。哀生欲。欲生愛。愛生喜。喜生懼。懼生惡。惡又生怒。七情相感。歸之於義。所以除六賊也。事有不可告天地鬼神而能告人者。有不能告人而可告天地鬼神者。以人有習染。有顧忌也。此惟作者自知之。佛講寂滅。無家無室。道尙清虛。無妻無夫。絕之踰分。則思之益甚。求之太難。則得之益甘。緇衣羽客。淫毒喪失。有非人所能測者矣。惟吾道不忘情。不溺情。有時似過於情而終無傷於情。權之得中。斯推六合而皆通。

白參軍俄得一賊婦。置爲別室。寵之專房。婦亦佚蕩善媚。余以天下多事。神道愈邇。報愈速爲戒。參軍曰。是有因焉。正天所以報賊也。初白兄令粵有政聲。愛民如子。賊起先入署縛宰。並妻妾將辱之。忽大霹靂。驚賊散。縛解得逃。婦就擒。前夕白夢周將軍謂曰。爾兄守正不阿。使汚賊婦以報。是猶持玉擊石也。甚非所以待君子。爾個儻不矜小節。明日得美婦必納。婦亦夢天神黑面虬髯謂曰。以民犯官。以淫干正。以怨報德。雖未及亂。罪重矣。前霹靂不死之劫數方始。惡運未終。今罰爾及身報。爾姑無形報。爾夫一世爲優。再世爲娼。報以後爲猪羊魚鱉種種殺報。善事長官。無作孽。增罪案也。婦承刑述夢。白異而收之。婦言賊始著綠巾。託言大明。實奸民。白自言如此。未知飾辭否。兄學生。名侔。肅州人。

古風。儀鄉人。妻大娘。婉順燕好。如梁孟。古出課蒙。大娘在家。來一少婢。自言申申。城市女。爲家所逐。願依娘。大娘憐其黠。留之。居三年。古偶至房。聞撲帳聲。謂是大娘。適背面膝行。雙翹向外。將戲握之。回頭乃申申。出以語大娘。大娘曰。誤耶。郎有心矣。當爲郎謀。每日故出視田園。使申申守門。古調申申。申申不從曰。我主禮尊官人。初不料及此。此事從未有無知者。我死不足惜。損官人名節。何以爲人。晚大娘又故多食酒。佯醉若不省者。古與申申扶

之登床。申申怨曰。何苦多勸人。飲至如此。明日特早起。呼古曰。君一意纏人。胡爲。古曰。愛爾。申申曰。妾如鬼且如是。君不知纏幾人矣。雖然。於名分終不可。我將去矣。古懼留之。申申曰。爾與娘太情好。昨午房中狎語。豈復可聞。我處子能久居此乎。日中大娘屢出。申申屢防古。古見申申怒。則旁立。勸勿惱。顏霽復前。申申不耐曰。危矣。晚將不免。古聞驟擁之。申申曰。如此晚無許近我。又曰。往卸衣我床。謂官人無心。前偶出。床上枕稍偏。是官人移否。教人難防。晚大娘謂天暑。欲分房早眠。古偷入申申房。大娘夜夜聽之。三日。大娘恐縱慾之害人也。謂曰。耶見兩乎。兩大則疎而促。兩小則密而長。由是防閑特嚴。顧每使獨宿。獨宿輒奔申申房。申申初懼大娘知。見大娘偶怒。詢古曰。娘知否。古曰。不知。乃稍稍自安。日間對古。較前轉覺疎。值古獨宿。輒獨坐俟之。古來曰。我非戀漢子。看人果真情否。索呼不應。再則呼官人。再則戲呼名。古曰。呼人須出之本心。申申曰。不過欲呼耶耳。偏不呼耶。古疊聲應之。申申手推曰。女子縱狡獪。百不及男子。我癡矣。偶索物與之。曰。我知必與。將以媚我也。亦不多索。慮大娘見生疑。久之。受大娘感化。亦知愛惜古。古獨宿。次夕則不坐守。古越垣入之。申申曰。癡情哉。耶忒費心矣。明日毋再。爾再將徒勞。明日垣頭加棘。謂避鼠。大娘知申申如此防閑。乃疎。癡人曰。申爲金風屬木。色之迷人。猶金尅木也。雙斧枯樹。可旦旦伐之乎。家無賢婦。慎無蓄豔婢。

圍哦。忘其籍貫名次。爲軍中掌馬。而好作詩。故號圍哦。與民家妻遇。淮產也。亦能詩。稱之淮吟。有唱和集。余代作無題云。兒女私情也有天。絕無心處忽相憐。背花錯認生香襪。掌燭呼聞志怪編。誰信溫柔生義俠。却將煩惱化因緣。從今墮入相思劫。誤我真修二十年。繡幕低垂院宇空。深閨教撲可憐蟲。青春楊柳投懷月。紅雨桃花拂面風。腳似按歌躡亂跌。手如怯冷袖先籠。莊周原不期蝴蝶。爲蝶爲周任化工。深夜無眠自主張。日中假寐試檀郎。到來卻好留餘枕。驚起分明讓半床。眼倦三分情更熱。心通一點口猶強。好花不用輕攀折。總是家園一段香。花魂喚起綠楊鶯。低轉如簧舌幾聲。情語責人偏道學。柔腸論事卻精明。三生關係君須重。一死干休妾早輕。只在此心常不改。真仙何必到蓬瀛。桂蠹桑空隙可乘。幾番只是學莊矜。感求靈藥翻成痛。索看情詩未肯膺。點水蜻蜓纖指狷。刺花蜂躉短髭憎。今宵定被流鶯占。無力枝纏沒骨藤。夢魂一度許陽臺。道是生平第一回。坦率不防耶有意。愛憐到底妾何才。小鬟解事蒙頭睡。大婦知情悄步來。窗外偶然貓戲鼠。交頭鸚鵡忽驚開。桃源再訪豈

無從。春色酣人濁酒醲。學姊聲音頻嚇我。知郎性格肯饒儂。燕難自主隨風舞。花有何情著雨穠。往事關心都解識。閑談一一索清供。卜喜身親乞鳳釵。晒衣相與立鸞階。香濃偷抱曾眠被。紅褪思藏乍換鞵。家有名花還妄想。世多美婦詎忘懷。旁人多說肝腸好。如此肝腸義頗乖。當面無言背寄書。人前著意更生疎。飽看匿影燈昏後。小約偷閑月上初。顛倒情懷勞夢想。思量恩怨費躊躇。阿誰能寫心中恨。蝸篆鴻排總不如。任是無情卻有情。不多時別望盈盈。開完花事驚初度。譜罷哀詩記小名。清白已經僊子污。丹青權當美人迎。經年待到相逢日。月落參橫夜五更。老母癡聾妹熟眠。重關險度寸心懸。氣噴蘭馥醺疑醉。津吐瓊漿咽欲仙。暗裏量腰圍更瘦。起來掠鬢髻微偏。舊詞但願成佳讖。鵲駕通雲歲一填。妬春風雨太無恩。零落臙肢白下門。人與東君同薄命。客來南國最銷魂。囑言珍重頭微點。提到流離淚暗吞。好去爲儂檢桃李。碧窗張有護花旛。後遇道士。謂乃所畜馬猴爲妖。圍哦信之。顧念情好。弗能除也。

吉祥生名有餘。性孝。母老無姊妹爲歡。有鄰人斑姑。皖娘。嘗來侍膝下。窺承意旨。雖有所媚取。亦足娛高年也。斑姑名小釗。絕豔而寡。皖娘名玉膩。中貌而善修飾。兩人皆長生數歲。生妻素善。與交好無間。妾庚兒。慧黠。不相能也。夏午。斑姑手擘盧橘。去皮垢極淨。送生口。又時時呼生密室談事。生端坐莊論。卒亦無甚要言。坐此日疎。皖娘老大自居。甚不檢束。遇鮮果。手擘進如斑姑。密室則舉鄰里狎褻事。瑣細相告。生默默應之。笑談如故。進前。偶鳳履踏生足。不退縮。登階。生在側。卽借肩爲欄。酷夏向風前舉示羅禪。好醜表裏通徹。嘗於空廳上下對床臥數日。生過其居。安榻己室。生移榻外廂。囑曰。門未閉。恐夜來便溺也。生熟眠。以己被代覆之。早起舉禪方着。見生不卽着。微以手掩之。無慚慙色。庚兒謂生曰。玉膩情急矣。我見每君歸。伊興致高於我。蕩情媚態。我窺之審矣。生曰。彼無心也。庚兒曰。無心試調之。看何如。生曰。噫。母我母者。我姊之。姑我母者。我嫂之。彼長姊我而長嫂我。何嫌何疑。調之不是。是我以小人測之也。我固孤恩。謂之而是。是我以小人先之也。我亦失德。庚兒曰。不記淫婢誘我矣。彼任珠兒。月兒爲女優。不自愧。乃縱淫婢誘我逃。非我叱絕。今日綠頭巾着久矣。且彼之愛我母者。豈真也哉。其侵蝕我家者。豈止千百。而恩之。村學究不足與共事。腐氣悶人。生曰。古人制刑。不及其所生。况其所自生。卽怨之亦須報之。以直。彼來奔。我不阻之可耳。斷不可肇端自我。庚兒笑曰。引男子同房。裸體不相避。非奔而何。君重陰陽。

我看君作高官也。珠兒、月兒、皖娘女，實有誘庚兒事。庚兒曾告生，故以此激之。且將洩憤。斑姑別生有他遇，穢聲甚張。皖娘不知何如。癡人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不爲士之眈而端仁之本。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重陰騭作高官。庚娘所譏，是君子之所信也。腐何傷。

邂逅相遇，如飛塵在空，落花隨水。此塵不與彼塵期，前花忽與後花合。低徊往事，有思之弗得者，有過去輒忘者。有轉憎回喜，積愛成仇者。至於尤雲滯雨，大有因緣。幻影空花，無非色相。使暗中無氤氳主使，可以收拾情天。蓮花觀道士普世宜，性通脫，與人無忤，善養生。見婦人目不邪視，謂不美何娛於目，美亦無益。徒勞夢想，耗人元神。妄念所至，生種種罪過。不如不視，以是身無二色。少時遇異人，謂曰：子仙骨珊珊，又善涵養。先天無明火已消融殆盡，但魔火外侵，傷心欲死。惟少陽中一點真陰水，可以消之。他日五雲宮遇巧雲仙子，勿忽略也。旣而歎曰：此亦定數。本聖賢中人，緣此落劫，止得真仙好爲之。踰二十年，與同觀梅道士朝南海，期得幽棲所避。過東洋，偶見雲中一宮闕，石坊剝蝕，似朱書三雲宮。就視之，蓋五雲也。憶前語，舍舟登岸，結茅宮前。梅頗有術，得進仙宮。越日約普同遊，初入。諸仙子迎笑曰：梅生攜普道人來矣。有緣人也。長仙使居瑤宮，卽有素裳仙子，自稱香雲，來與同行。時剛七夕，謂巧雲之應。顧生平規規自守，驟見生婦人，百具靦腆。且疑花妖月怪，恐遭蠱祟。香雲又簡默，相對無言。久之，告以真丹在心，不在鑪鼎。問事鑪鼎，亦借作遊戲。他日梅又約遊雪宮。仙子鳳雲留普燒煉，信宿普邀香雲過鳳雲。香雲攜普歸雪宮，洞長止之。頗有言，鳳雲若甚不安。但言香雲仙術淺，君可隨意去來。我處洞主課我再急，燒煉頗需君。詞甚哀。普曰：能爲余作伏虎舞，余卽從之。伏虎舞者，仙藥之大劇也。舞酣，俯以口觸普足指。普覺媚火一縷，直貫丹田。焦灼受病，歎曰：友諛傷德，妾媚損身。天下事有極愛之，實害之；施者無心，受者不覺。諸如此類，當各謹之於始也。况如願而償，求之自己乎。重香雲冲逸，乃託辭謝之。歸瑤宮。旣又訪梅生桂花宮。璋雲仙子又留燒煉。璋仙于諸仙稱極豔，年極稚，不任重事。普曰：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且列仙班未久，煉丹濡滯，一不可再。明日遂行。前後居瑤宮共十數日。雪宮數日，桂花宮一日。暇卽遊玩訪羣仙，止此三雲。亦無別宮。疑前朱書剝蝕者，誠爲三雲。棲遲數月，踰塵世數年。最後長仙忽謂曰：梅生遊而忘返，汝宜速歸。家自有丹，而別求燒煉，所謂舍己芸人者。引之入宮後，擠身推之。但見刀山劍樹中一坦途，卽亦不畏。安心緩步，忽來一毒蟒，噴火射

人便覺烈火中燒。酷不可耐。略坐定性。見蓮花觀在望。趨之。庭左增一明月宮。庭右別院。署名具宮。具宮仙子。詢係鬢雲。明月宮仙子。卽巧雲也。鬢雲曰。託身無所。願供執爨。巧雲曰。偶涉凡想。遂墮塵世。所適非耦。悔而自修。分當供手提撕。共成仙果。於是普就正觀。二雲時來侍立。鬢雲由靈狐上昇。頗習正道。巧雲舊出仙籍。丹事精悉。修爐七日。普頂現一嬰男。巧女幻一姪女。男詭張四顧。驟前擁女。女似已通人道。頓足不樂。男卻招認。退而偃臥。女頻來窺伺。似甚防閑。又甚憐惜。尋亦假寐。男起側坐。意欲撫摹。不敢遽試。女忽醒。謂曰。相黷何爲。男曰。我亦不知。女曰。天地祕機。鬼神猶知。兒女之私。人豈可欺。我熟思之矣。男曰。天地之氣。兩大無乖。兒女之態。兩小無猜。我豈妄語哉。於是以背貼背。謂之交會。以足抵足。謂之通欲。女曰。明珠寶久。未着人手。乃爲君有。意意止於一。君其誠不息乎。越日如是。女曰。墨損硯全。水滴石穿。陽動陰柔。男瘦女妍。又越日。又如是。女曰。子有正色。烏知子之爲賊乎。我無媚容。安知我之能從乎。嬰男樂甚。並思有以樂鬢雲。夜入其室。誤觸其體。驚而起。再入其室。視矣。貼背抵足。鬢雲曰。噫。來將。不終言而止。鬢雲已破節而守貞。已樂從而含嗔。巧雲以無情爲知心。以償孽爲有恩。嬰兒姪女。調笑忘形。忽長仙拍普頂曰。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陰氣剝雜。陽乃有傷。陽純陰和。壽名延長。子以此爲已歸乎。仍在五雲深處也。乃如夢醒。長仙送之歸。鬢雲他去。巧雲猶長來。與談離坎大道云。癡人曰。善悟者。卽男女可以全真。不善悟者。卽修養可以殺身。泥其說則滯。通其妙則靈。如徒據普公之跡。似乎淫矣。而豈知其別有因乎。神而明之。固各存乎其人。

琪花菱花。一童一婢。垂髻無知。淫朋誘使狎琪花。琪花樂從。余念其良家子也。弗聽。至今思之。覺五內清涼。初解人道。未知作何狀。調菱花不成。至今思之。覺汗流浹背。古七歲別男女。今並當慎擇交遊。

魯儀白酷愛梅。離魂處。遇一婦於屏風後。持金釧授之。後覲面。春風一度。婦驟天亡。魯提錢澆酒墓上。又遇一婦。方與小婦口角。魯中處之。所以慰藉者良厚。時方梳洗。對鏡不顧。魯婉呼曰。卿卽不聽。何必多怒損肝。婦怫然曰。我非若個儂。甚哥哥姐姐。背地任舌頭甜也。旣思魯出好意。與之無涉。悔出語太驟。回眸一笑。若招承者。事乃平。儀白個儂。自謂是和靖後身。生平得二梅妻。前蓋謂東園金梅。後謂真州復生梅也。

少有疑病。五日爲期。大懼。學坐禪不效。學神仙運氣不效。乃立日記。檢收身心。狎褻必書。疾以愈。然而情緣未盡。

魔道時生。十載黑甜。夢至古廟。登危樓。凭窗四望。見亂山衰草。有似秋末。既而一美女至。云是中表。余亦對之。若熱識者。頃之歌起。記末二句云。一片夕陽照妾墓。墓自成邱妾自去。夢長虹環天半。如鵲橋。置身其中。與一長身仙子言別。夢二女子同侍。一陶姓。一秦姓。似乎昔處家者。夢至一法宇。甚幽潔。有二比丘。稍談。即問曰。他日張君同來此。至今無通問。煩寄語。美人甚貧苦。他日所許給者。可早賜也。爾時似曾折花禪室。其人則僧也。其居則金屋也。其舊遊則傾城豔也。而其所索。則書吏筆墨之費也。又夢二旗妝女來館。長女憑案傍立。拳足加余膝。自言名一桂。姓林。庭甚開敞。白石鋪地。忽一奔牛入。人追至。又二婦人入。似二女長。屬二女出。次女謂曰。雍鬢後須過我。內子從旁笑之。又夢蕭娘畫來。以手沐地。求着婦鞋。余意不欲。而底已沾埃。又夢同人於野。侮一悍婦。甚似無賴。余謂其虐。既因相度居第。聚一友室。筵有少婦。泥其吹簫。先譜八板。述其詞曲。爲度之。以七娘子起首。以好哥哥助語。蕩漾之詞。意蓋阻人者。以爲若從污則傷君身體。壞我名節。又啓君家家室之嫌。常語自然。柔情如訴。有婉而難犯之旨焉。詢之村人。陳生從妹。歎其無家教焉。又夢清遠堂賀節。炎翁留行。若示蕙君將至者。繼夢槐螢告別。若久居辭歸。心甚眷戀。丙辰夢寓七間房。房懸一帳。似在西齋。臥帳內觀書。時來一十三四女子。入帳甚狎。不知何以入。城只西路有房屋。無啓閉。多無人行。巷由街出。如教場。有男婦作田園。並己身皆尺許長。忽對面來一紫面和尙。高與雲齊。畏其嗽。男婦亦有不畏者。又來一白面和尙。胖大與等。障蔽之。諸人得無恙。余亦他避。三月夢在一處。明鏡爲屏。琉璃作盞。有女子依聲索教集唐詩。蓋十六少婦也。七月夢一真正貞女。裸臥三男中。纖悉皆見。乳作男身。十二月初七。夢舟遊陽湖。見隔舟女子。作蕩舟戲。岸邊簾隴。彷彿秦淮一家。謂是舊遊。過而不入。入市見抄本書。有百美图名目。初十夢美人狎客。又取得白繡鞋。丁巳夢與彭生遊。蔣家小妹二年十二三。入紅樓下。作小兒弄。搵香倚翠。余恐人見詫之。彭生與我對奕。似弱於余。而求讓者。小妹背其面。加足余膝。入余懷。索余爲兜鞋焉。明日夢與五雲織女遊。醒而後續。匪夷所思。三十夢二倚櫺上索爲置冠。不從。其紀夢則辛丑九月二十云。未見其人。但識名。夢中家產替經營。不知小入何親屬。道是隨園女學生。二十五云。看花分明花在水。入水取花花不理。不如水上摘真花。水中花亦隨花起。王子六月十五云。嫦娥許我探花手。對月人真鼎足三。丁巳正月十四云。東鄰姊妹半垂髻。門葉呼盧日日邀。三載驚心春不見。桃花顏色雨中消。戊午五月初三云。雞

頭燕笋嘗新味。鳳鳥鴛衾宿舊房。辛亥前夢後夢。有雨中花荷葉杯詞。載卷二。其中有識者。有不識者。遊仙薄倖。更甚於小杜青樓。

晤羣芳於談笑中。寓一二名語。悟者點頭會意。不知者方樂與笑談。極意揣摩。墮入魔道。正言莊論。愚者警省。聰明人又掩耳如不顧。措語所以爲難。或曰風雅比興。究不如訓誥驚心。

余詞多綺語。往歲科試詩擬古團扇詞。余破格倚聲收句。有寄語美人須記切。花房莫撲雙飛蝶。傳者謂坐是擯棄。吟安笑曰。周生工於言情。宜受風流小報。初作揚州夢。亦有一事類此。筆墨售世。何苦以之招尤。遂立意痛改。適解鐵如出仕女圖索詞。題讀畫玉交枝云。真高絕。臥游何必瀟湘月。瀟湘月。分來一片。這般清澈。愛他皎皎凌霜雪。怪他寸寸生枝葉。生枝葉。棲鸞節勁。不隨風折。雙陸惜雙雙。令云。五是梅花三是柳。爲底事。四如紅豆。起立生眉縐。柔荑掩映檀香口。碧窗記與郎君鬥。愛配合。天長地久。人似牙牌否。雙雙但願都成偶。畫眉眉峯碧云。十五時初嫁。二八妝纔罷。縱得郎如京兆張。也不許親來畫。古鏡珠光射。彩筆花枝亞。明月青山無改移。妾心一一眉頭寫。理琴琴調相思引云。識曲羞言司馬妻。知音早薄蔡文姬。房中新樂譜得二南詩。寫意不同凡調豔。彈愁終異楚聲悲。剛柔中節。斟酌理絃時。投壺重疊金云。打毬鹵莽秋千武。只有投壺猶近古。中必疊雙雙。科名兆阿郎。郎如蓬矢直。妾似冰壺潔。貫耳不須矜。相投期以心。午睡巫山一段雲云。日暖人初倦。拋書午夢長。夢中無意羨襄王。夫婿覓遼陽。羅扇遭捐棄。飛花共砌旁。泥痕不礙潔如霜。懷袖好珍藏。此亦悔心之見端也。後愛者謂揚州夢可傳。促其補成。馮婦不悅。正恐墮犂舌地獄。豈止誤富貴功名。

趙士敬自言前生爲宿遷孫璐。少讀豔異編。思欲聚古今美人一室。置身其間。既思不可得。惟狐多情能變幻。聞城西有狐。乃虔潔具疏求之。是夜一美女至。訝曰。兒戲哉。非我在。邪魔入室矣。天下嘗有十萬魔鬼。乘人冥想。易形倒置。來吸精髓。况公然招之乎。我往生中。受郎君重恩。分宜相報。孫喜極。女善窺生意。欲肥則唐之環。欲瘦則漢之燕。今日關關。明日好好。一日一人。一人一態。半月。孫漸漸消瘦。女曰。飢腸應飲饜矣。望江瑤柱垂涎。不知何若。及飽餐後。食之無味。亦與藜藿同耳。孫曰。人心何厭之有。飽移時而饑。味易烹而別。未嘗猶可。已嘗肯割愛乎。女嘿然。明日出代勞苦。日事田園。漸至黑醜。孫視之媚。女驟病。憔悴異常。肝動易怒。孫雖不同寢處。而愛憐益甚。

污穢爲手盥之。涕洟滿面。爲破除之。涎入口而甘。耳足垢入鼻而香。呵責詈罵。入耳而嬌。眉豎立。髮直指。入目而豔。未幾女病死。孫哀甚。不忍遽斂。抱屍而眠。以氣度之。冀其復活。旣而思曰。仙人不死。此幻相也。轉思日前情態。面目消落。不覺其醜。解衣與狎。女心動復活。起歎曰。郎太纏綿。不可救藥矣。起則貌不變。常如中人。乃時時勾引。少年宣淫。孫前與孫反目。孫初不堪。亦含怒。終愛其美。寵之弗衰。女大感情不自持。恩好好如初。不數月病消渴死。孫死不忘女。坐臥隨之。女哭亦哭。女安亦安。一日兩卒拘女去。化爲狐。從之。至一宮闕。兩旁皆獐鬼。王者紫面怒責曰。汝本可隸仙籍。遺汝報舊恩而殺之。雖出無心。法當墮塵劫。陰拘百日。再出投樂氏。仍爲孫妻。百事不順。守苦終身。隨見二鬼牽之。入一地獄。孫念女屍。歸已不得。察家人言語。久乃知在某山。至則薄棺暴露。白骨一堆。骷髏猙獰。惟心未損。心頭肉尚在。蟲蟻穢集。臭不可當。大駭急回。覺此景常懸心目。卽生怖。不知又幾歲月。轉生爲趙。十二歲聘樂氏。卽意爲狐。不悅。旣娶。果狐女。人咸道美。趙見之如狐。如骷髏。三載不諧。余聞而勸之。趙告余如此。余曰。前之太過。後之不及。咎皆在君。過者自殺。君子節之。不及者斬嗣。君子中之。彼屢變而君不悟。累之墮劫。而再世無怨詞。亦可憐矣。趙稍稍意解。終厭惡恐懼。不能如常人。

辛亥秋。經六家門客某。瓜步人。夜夜入冥間造冊。言如我輩數十人。一年乃成。其所造冊。首乃忠臣。體仁閣銜徐姓。不肯言名。言績勞。嘗中王子科舉人。恐泄之。奪去。余亦有相識在其中。隸氤氳司。嘗記三五條告我。王國恩。牡丹淫。罰不暢所欲死。一條武青韋范氏。次淫。罰爲周濟仁家犬。苦其所欲死。程香極淫。罰絕嗣。轉生再判。一條魏賢謀。欠田公家錢。罰女調田子作利。以祖德不及姦。又言淫報不僅及身。妻女。妻女本貞。死之不使報。妻女本淫。樂之不足報。例皆奪其所最喜與其所最懼。如愛子者。天其子。畏刑者。加之刑。卽身卽時。猶分別倍償。遲之又久。照歲月滾利加算。以慘死絕嗣爲上刑。犯貞女烈婦。最動神怒。事雖不成。罪加十等。王周皆與同里。留心驗之。周家產一洋犬。一山東犬。踰年。婦女聞犬吠甚。出視。見兩犬膠固。洋犬似不勝受。山東犬似緊迫欲死者。紅漲於面。僕杵擊之。狂奔。山東犬斷裂死。洋犬陰閉死。王本巨商。僕挾主家婢私奔。兩俱美豔。情好踰分。縱欲太甚。病痿。男女眷戀。苦不能人。情火中然。一日同死。下體焦灼。骨節寸枯。衾席無恙。四人不知犯何淫惡。他兩案。亦不知所報如何。

活無常孫三過土地祠。聞內傳明日遣吉生宿平家。鍾生宿桑家。一役持鍾字牌出。有老少男婦數人。意甚志忑。擁役去。入街前一家。又一役持吉字牌出。男婦擁如前。孫亦雜其中。越二衢。入一門。見一笑婦着白衣。頭上光五尺許。孫隱身伏床頂。窺其異。婦入房。惟少鬼隨之。似其夫。婦獨坐悲歎。少鬼亦歎。婦臥。少鬼伏床下。時時窺探。若甚關切。越日午。來一男子。呼婦元姐。婦呼男吉弟。晚留宿外廂。諸鬼似甚倉皇。少鬼叉手。婦閉戶登床。意始安。少刻聞婦轉側。少鬼伏地驟驚起。婦轉側久。頂上光頓如一線。少鬼驚愕四走。婦赤身起。將啓門。忽卻。忽門前久立。少鬼或喜或怒。或大怒徑出。似索刀斧。孫見鬼去。慾心大熾。從背近婦體。骨觸手如棉。婦亦不知。少鬼復來。孫潛退。少婦亦回身着衣。徑開門。少鬼跌足駑目。張空拳作勢。婦出。吉驚醒。問婦何事。婦紅暈兩頰。咀嚙久之。曰。偶記一事來與謀。吉起。頭上光甚高。婦對坐笑曰。記弟七歲到我家。便熟讀唐詩。當時便知大器。十年不見。無怪名噪一時。爾時同嬉戲。見弟便不舍。猶記我家媽戀阿娘戲。失落紫金釵一。我與弟同覓否。言次。移身近吉坐。既且斜睇吉。情蕩似不能持。吉亦不甚阻。但曰。我亦慕姊久。今來亦爲姊也。顧爲姊思之。年來苦節不易。我聞節婦建坊。有私者坊不能成。必將隱事告石工。方可。此時何以出口。萬一我兩人死。姊夫問我。我將云何。姊失節必遭冥譴。本以愛姊。反累姊受苦。我心何安。且安知姊夫不在側。鬼倘仇我病我。姊亦害我矣。我縱愛姊。度不如姊夫。一。我又不忍壞姊夫。姊往日恩情。半夜自思。不覺冰釋。姊如愛弟。留作來世因可耳。婦聞言頗動。詞畢竟回。孫目注二人。不知諸鬼作何狀。但見婦起身。諸鬼環吉前叩謝。似喜甚感。甚者。婦閉門。孫隨諸鬼出。過街前桑家。觸其事入窺。見一婦與一男交接。顫聲呼鍾郎。鬼亦環視失措。婦頂光綠色。星星如螢火四散。男子光一尺。倏上倏下。久都澌滅。亦星星作螢火光。事畢。頂黑無光。有一少鬼握男勢吹之。孫怪極詢問。少鬼曰。婦吾妻也。爲惡友所污。人頂上有靈光。鬼不敢近。適螢火光。乃慾火也。吹其勢。使陰氣入骨。永不生育。俾斬嗣以報。然此亦吾生平宿孽。不然當早崇之矣。問何不崇妻。曰。我生前伉儷不睦。死。父母又不善視之。我實有憾於彼。且彼後亦有報。今日之事。神之所譴。姑且容之。恨恨而出。明日。孫不忘平婦。乘其眠。手撫之。骨堅硬如鐵。體如荆棘。手作痛。頂上光逼人。又思桑語恐報。不敢復往。

鮑聖叔年四十矣。忽愛一優童。百金買之。年十三。取名連環。夜使侍寢。甘言誘之。淫語媒態。日以浸洩。連環聰慧。

問鮑何樂境。鮑甚其詞。媚連環。連環年十五。鮑方疲。熟眠。連環思鮑語。情不能遏。驟起身擁鮑背試之。堅瘦易入。鮑夢中痛醒。大怒。連環懼。蜷縮。嬌聲乞饒。哀情媚人。轉增憐惜。薄呵之曰。此可妄動乎。跪曰。奴初謂上下一體。度亦家常事。實不知其不可也。見鮑色霽。縱體入懷。鮑大動。遂不忍加責。明日鮑愈疲。眠愈熟。連環終思鮑語。恨昨試不暢。且窺鮑不忍過責。又輕輕試之。比驚醒。業無可如何。又薄呵之。以不能舍連環。因亦不能防連環。久且甚。急需連環。但不能舉以告人。止謂我狎頑童云爾。鮑有女且長。悅連環美。連環逆意承旨。即以鮑昔所以誘之者。誘女。女從之。幸連環猶未通男女。女得嫁夫。事不洩。不至反目。後連環娶妻。恨當日失女交臂。盡以告妻。妻言不謹。又嘗舉以告所歡云。

卞三忘其名。爲商家主持雜貨行。歲分潤數百金。中年得子。擇乳媪。卞曰。須貌美。食乳感其氣。毋使吾子醜陋。妻曰。須人端正。食乳感其氣。毋使吾子淫蕩破家。媒者媚卞。爲僱一美婦人。卞久久以多金誘之。婦爲卞撩撥情蕩。卞不能常在家。遂通他僕。僕蠢莽。疲極酣眠。遂忘子壓斃。卞悔之。辭乳婦。得一婢。婢又爲卞撩撥情蕩。卞不能常在家。又別通他僕。僕曰。汝伴榻主母房。通情好。頗不暢。倘得主母一路。三人同心。省多少耳目。言語且有所挾。可多取金錢。可爾我撮合得婚配。婢曰。主母嚴正不可干。僕曰。我自有術。明日合迷藥媚藥。拌晚食進膳罷。卞妻大倦。勉登床。四肢不能動。中情如火。渴思瞽亂。婢開門告僕。僕公然揭帳。遞解衣帶。心意罔定。欲呼無聲。僕亦解衣登床。呼吸之間。忽卞以事夜歸。敲門甚急。僕驚遁。婢開門。卞使掌火檢帳畢。妻已醒。告知其事。卞悔之。嫁此婢。乃挾妓。妓往來卞家。妻頗不妬。兩相撩撥。情蕩如故。幼女見之。以爲婦女之常也。亦製繡鞋。偷香帕。贈同學小兒。事聞。卞悔之。娶此妓爲妾。生一子。子長與他兒口角。他兒誓之。及其母。卞出。他兒曰。烏龜來矣。卞大怒。他兒曰。從乎已娶而言之。則爾收之婢。後不知幾夫矣。從乎未娶而言之。則爾納之妓。前不知幾夫矣。非龜而何。卞不能與校。聞者傳爲笑談。

楚某公子以淫蕩破其家。寄子女岳氏。年終。又欲使妻歸。妻不欲曰。寒苦當相共。我不忍獨歸受庇蔭福也。公子感甚。明年益困。歎曰。平日好交遊。今都不知何往。苟有人貸我數百金。當沒世不忘矣。妻曰。金亦易措。恐焉婦不懲耳。公子百誓自明。妻乃歸貸千金與之。且囑曰。此阿母私蓄。淮陰未着。在斯舉矣。成敗一惟君。公子出貿易。堅

苦自持。不半年。獲利數倍。先寄千金酬岳氏。餘且謀大得歸。復田園。既而同行客邀作花柳遊。堅辭不許。勉一從命。明日他客又邀之。又如是。久亦自忘。竟爲一姬所惑。數十日。囊橐盡空。始大悟。晚告妓曰。今與爾永訣矣。妓詫之。告以故。且曰。某非吝財。無顏對閨中人耳。倘念舊好。明年此夕。大江濱一祭奠。爲鬼且樂。妓哭曰。我與爾恩分不薄。徒以余故。使君家父母妻子離散。今生已淪落。尙結來世因乎。當留我家。我私有所得。悉歸君。俟原貲如數。君乃歸。計亦得也。從之。越歲。來一美少年。豪華都麗。屢目公子。卒謂妓曰。若男兒甚佳。肯侍我一宵。纏頭可三百金。妓不可。言非我家人。公子聞之。急於得金。速歸。呼妓許之。以爲誘金到手。從不從。固在我也。晚閉門。妓恐牴牾。屏息窺探。度已登床。忽公子大聲呼痛。並聞少年罵曰。無恥徒。並父母遺體不顧。況妻子乎。使我恨煞。旋開門。索妓數之。手中杵猶在。妓倉皇無措。蓋少年卽公子妻也。初妻知公子不可諫。私蓄千金。後託言與公子。公子不歸。求公子兄往尋。兄不可。乃自薙髮尋之。故猝不及辨。妓亦背搗母。白其隱。妻賢之。贖與俱歸。歸請諸戚友。囑妓主家政。己將地下侍先夫人。公子哭挽之。妓膝前。並丐諸戚友代挽之。妻乃止。今公子能制行成家。齋側花牆外。卽鄰氏園。夏夜聞隔牆笑語聲。窺之。釵光溜影。燭焰生花。客一髯。一微鬚。一書生。一少年。姬一長。一紅衣。一素衣。一雛。書生謂紅衣曰。石公子才貌雙豔。聘卿力辭。而乃仰面陳十。吾恐貧賤之累人也。紅衣曰。石公子待兒不薄。但聞遇妻妾寡恩。庭闈亦多失行。陳郎天性過人。談忠孝事。娓娓不倦。推伉儷之餘。與吾輩遊。不忘所厚。愛色者色衰而易弛。談情者情紛而善變。惟陳郎爲可恃矣。且二人皆揮霍。一則重外面體致。一則本之豪放。然有節制。貧賤恐不免。當不致餒家人也。觀跡者謂屢屢卻我。何苦屈身似爛豆腐。控人。吾正取其不輕諾耳。素衣者微點頭。少年指雛姬謂長姬曰。永蘭才十七。便自打算。寶兒十三。亦當梳櫛矣。長姬問微鬚者。此兒吳大人所生。伊父於我情好。至今姊妹豔稱之。遺此一塊肉。亦富貴種。我不忍造次。使輕身伴中下人。大人當代留意。微鬚者顧髯笑曰。吳大人女若是。則公甥矣。挾甥非禮。書生曰。梁少西悅一姬。太翁不知。納爲妾。少西欲阻之。而不能。以情告。今對面稱庶母。此何以爲情。少年曰。宋小友瀆倫尤甚焉。老宋一外室。小友調之。昨大喜告我曰。着手矣。太會做作。衆大笑。旣喧雜。不甚可辨。余亦時久。防人見。乃就寢。

緣通庵尼。收少年僧爲徒。使人不察。攜之遊大家。勾引曠妻蕩妾。入庵作緣。以僧爲餌術。取多錢。又掘地室藏美

男子。奸未著也。僧鬚見不可隱。去虎邱後山住持五神廟。師尼故智。見美婦。鬻警者推命。得其甲子。以術刺使心痛。又鬻賣花婆一類人於婦前。稱五神廟求治心痛。甚靈。求必寄宿。隨者同室。不同床。內外隔一板。別無門通。有屢寄宿者。有一宿永不至者。有士人隨妻寄宿。聞妻呼救聲。入視。竟以心痛死。經林文忠公訪聞。使妓譎作良家婦。往。僧裝金甲神。由床下地窟出。事乃敗。尼死後。有徒數人更縱。每藏一男子。旬日即精絕死。死即埋庵後。孕生亦埋之。經兵燹。庵燬。尼盡屠。

韋知致悅一姬。欲留宿。姬不可。曰。方服藥。恐即染毒。即多錢善治。縱不死。不虧體。亦絕育。多受疾苦。韋賢之。靳四亦眷一姬。忽不肯留宿。曰。月期將至。恐育。靳強之。竟孕。挾靳曰。必娶我。否則我稱靳家妾。生子誓爲嬰童。生女誓爲章臺娼。必使接君家父子兄弟叔姪。必暴揚於衆。壞君家門風。靳無如何。多金娶之。歸靳。甚學爲人。但與妻不相下。致不能安。攜居別業。靳在百事留神。靳不在。氣習難除。失檢時。或嬉笑不類。或至與僮僕並橈坐。共飲食。親朋惡少。謂其妓也。放膽調之。久頗有醜聲。其實冤枉。且不善持家。省一費百。幸豐富未形其絀。靳死。妻以姬之故。迫嫁民家。民前妻兒女。從習洋煙上癮。今窮困不堪。

有一奸人戀一婦。願偕老焉。夫將歸。囑之曰。媚之使縱色死。爾無殺夫跡。可醮我矣。夫歸。如其術。情愛轉至。不忍離。勸以貿易爲重。宜早出。夫故質朴。不疑奸人。續至。乃自不禁。竟以縱色死。臨死恨婦。咬其舌未斷。事以彰。

月仙欲從我問處家之道。余曰。夫稱君稱主。則妻大臣而妾小臣也。齊家猶治國焉。夫無偏愛。曰。正妻無挾貴。曰。順。妾無恃寵。曰。慎。妻妾皆爲夫則同心。妻妾皆媚夫則啓爭。妻妾皆背夫則辱身。

得人爲難。嘗造一境。玉骨冰魂。明月前身。無身不臻。天仙化人。取其神也。不得回眸側體。綵雲忽至。自然清美。夷光西子。取其致也。不得黎渦壽額。雅善修飾。美人世出。名花豔質。取其色也。當其未字。則厚幣以聘之。尊禮以迎之。其不願也。必有以感其心。其願也。必有以愜其志。果其已字。則期其貞白。期其得耦。期其長壽。期其多子孫。離則抱屍離魂也。合則九泉再世也。如是則必生一人以應我求。不然。我將薄取而厚施。不然。我將采瑜而棄疵。不然。我將因圓而制規。識者曰。是真情癡。惟真乃非癡。而不癡者癡。

山霧。字宜清。江北人。求多男。娶妾何氏。曹氏。閻氏。何病血漬。曹月事停。閻經行不暢。多醫治之。或全不效。或小效。

或反益其病。固始女醫李閨嫺。國手也。診何曰。經行有常道。順其性則調。前藥多瀉劑。如隄畜水。水愈高。隄愈峻。畜愈久。勢愈烈。一旦隄崩。橫流莫治矣。法宜理之歸源。又製丸時時疏之。不滯則不瀆也。診曹曰。曹與何病相反。適以相成。其治則一。經停日久。敗血皆足爲患。肝病盛則入肝助其虐。胃病甚亦然。無病亦復自積成痞塊。散之殊難。經行後。須加峻劑。毋使血凝。乘隙入他症。診閨曰。此甚易易耳。皆前醫多事累之也。人生無二血。必分之曰。此心血。此肺血。此常行血。欲使經通。固心固肺。杜他血。不知杜者暢而暢者滯矣。唯常清其源於生血處。養其神。俾有以養身。則萬血統歸於一。不必杜。不必多藥。但先補劑。固其本而後清劑利之。不一載。生男矣。如其言。數載三氏皆健。子且繁滋。惠兒患痛經。當從人覓其方。

鼠牙穿墻。舍貓何功。感悅驚虺。唯犬善防。西家有貓。花斑黎然。以綵繩誘之。戲。旬慣。旬見綺羅。輒爪碎之。鼠不問也。東家有犬。惡客來投骨。抱骨嗚嗚食。畏乞丐竹。每遠避。見貴客轉上下躍狂吠。有俠抄年。並杖斃之。西家婢猶哭貓。東家小娘猶葬犬也。癡人曰。無功而食。益之不德。主人加澤。安能逃天厄哉。美人鑒諸。從良事夫。慎毋來旁觀之誅。

賣花翁課僮僕種花。使其子餽飲食。夏並使爲障日驅蚊。馭子甚嚴。而遇僮僕甚厚。或疑其失親疏之道。翁曰。僮僕。余養生之本也。爲進食。爲驅蚊。正欲其一心事花耳。馭子嚴。猶恐其恃親恃尊。虐我僮僕。况縱之乎。僮僕感我。我子孫受其福矣。諸語雖婦人聞之。無不喜其通達。

揚多鬼。歷代兵劫。陰氣盛也。避其凶。諱之反云吉利。諸姬膽小畏鬼。鬼乘之。新城一家。矯矯者曰依依。曰鶯娘。曰金兒。鬼初作祟。撒砂迷人。禱於福神祠。靈官。靈官至。人見神火。鬼畏避。後祠壞遭雨。移靈官像城外。鬼復來祟。依依故淫縱。昏夜見一力士持金銀誘之。遂與通。並引入鶯娘臥室。鶯亦容留。惟金兒思逐之。請符求術。百具咸備。顧畏其勢。不敢前。止與所歡謀朝夕。一室求安。後恐終不免。乃從婢子淡奴說。多焚冥寶。善驅之。鬼又向他家求賞。其家延魏山人。六十八相公作法。家僮共忿。且被患久。因借其威。同時喧起。鬼大窘。時大家思靈官顯應。復遷入城。像又毀。鬼智不逞。復祟我館主家。來或拋磚石。或污踐飲饌。使不得食。初館主頗有貲。富田園。甚寬愛僕佃。僕恃主需索。佃私費過當。佃忘主恩。勾引無賴。思報僕。僕又不察。逮勢迫。無賴遂爲盜。挾三五佃逃。並謀館主家。

財。館主方戒嚴。鬼又纏擾。不得已。延通慧僧禳之。鶯娘。館主舊人也。知曾爲鬼祟。並詢禳法。鶯娘唯代多焚費。通慧僧禳用五雷法。鬼逃。擾館主別業。僧簡其徒三和尚治之。三和尚方羈他事。謀暫許鬼食。許鬼焚費。許營廟供養。待事畢。與僧協力。或以余爲經師多聞見。且館主所以待我者敬且至。責我不設一詞。余曰。越俎代庖。躁也。鬼所賴以生者。甘露味耳。絕之則斃矣。畏天強攝。必不敢絕。施食與否。是固在鏡鼓諸公。

莊周夢蝶。人謂其蝶也。實莊周也。倏蝶倏莊周。卽蝶卽莊周。是一是二。幻身化身。莊周仙乎。莊周怪乎。花天晒粉。香國尋春。我能寫蝶。我終不能識莊周也。

南人信鬼。怪由心造。諸神祠鎮之。南城有顯王相公。有荷花三官人。北城有上元三官。極北有聖僧。有太傅。西北有彌馬溫。極西有黑將軍。有蔣侯。有真武。東城有漁婆婆。周將軍。東北有二方。有花鳥功曹。皆有顯應。洵堪俎豆千秋。怪最畏天師。或云道陵宗之果老。果老本太古仙蝠。升爲上仙。故能知怪之情狀。天師持正法。精符籙。法官用命。天師到。怪輒避。其他尊神如黃晉公。世外草木大仙。小神如張惡子。奎星官。梅仙。劉猛將軍。亦有名。齊天大聖。遁甲神。猿公。虎頭神。鹿角大仙。木德真君。鞠花三娘子。水府判官。霹靂神。聞太師。熊王。皆有名無實。甚或援怪爲虐。尤惡者。莫如五神。五神以驅怪爲名。索人酒食。見美女污之。正樂怪之多要祭享也。諸姬避之如仇。

商家有西徽兩河。鎮幫最後。西商一家。有妾見美婦人手持紅巾。由門外過。屢回顧。知爲怪。室故祀張仙。妾夢仙留一神黑面虬髯。謂是顯王相公。明日聞徽商一家見此婦。徽商奉蔣侯甚虔。侯由拳人。驟膺上爵。事蹟載廟碑。靈顯異常。丙午新城災。像毀。怪遂據徽商家。時時以紅巾作圈誘人。圈內現王侯宰官相。極富貴。人貪之卽入。自縊死。我郡諸家。亦不能防也。聽之。怪至。必有風。聞風輒先避。故鮮有遇者。怪不得已。撒巾圈。人人畏之。見圈中王侯宰官相。皆無頭。隨人卽遁。怪隨現惡像。自稱天羅。謂人莫當我也。據人內室。騷擾倍至。商求天師。天師遣遁甲神來禁之。神猛甚。爲天師驅遣久。靈跡屢著。商大喜。所部六丁不用命。擾商家。怪又忌遁甲。輒借故先逃。怪乘之。幸神善遁。未大窘。太元真人持天師命。來勅鍾進士守戶嚴。怪不得出。怪又以形似虎。盆口欲倒吞天。吼聲作雷。天師勅清虛真君代太乙真人。清虛法尙誠一。謂以一怪敵一神。不能傷怪不傷神。吐蕃揭諦。由海上來。助真君以威。殺怪無算。他怪援之。有虞師者。爲怪所困。揭諦救之。並窮。天師聞之親至。如清虛法。怪歸命。有一二老怪逃。

商家婦女手刺天師像供之。

帝君廟傍。周將軍無鬚。相傳有周姓者。推命當死。歸宿此廟。聞婦哭。知爲賣身葬夫者。周贈金爲贖之。夢帝君錫以算。且言相寒薄。得虬髯。當貴。將軍割與之。醒見神無鬚。己于思矣。是科冠南闈。或言將軍轉身爲協戎。被圍。賊誘之降。諾之。卽誘賊首來營。伏火藥。同焚死。門客有呂太公者。亦王平轉身。遣求救。呂挾貲逃。協戎死。呂竟得官。協戎少年。今所塑者。其像二。說皆齊東野語。然後說前半。頗類家殿。臣先生守破山事。可謂先機之識。

西遊記有齊天大聖。鹿力大仙。舊城竟建祠同祀。廟主言說部多誣。大聖本漁人子。形類猴獠。得奇書成道。因以騶虞爲虎。殺傷過多。謫塵世爲武官。頗傳兵法。宋高時爲大將。圍金軍。久不下。或言其情意不搖。又有議其奢豪。攜女子軍中者。其實布帛菽粟。甚自收斂。遇事有作用。又能保藏。金軍退。朝廷怒之。死猶坐刑。上帝念其舊德。使復位。大仙本漢末書生。甚有文望。著九河論。宗白圭。爲戶曹轉餉官。言車行迂緩。不如舟行速。又諫酒稅無私禁。官自開槽。任民自販。事皆未成。既而自悔曰。我說勢不行。行則河必潰。車夫酒戶。皆無着落。又爲國家增亂民矣。卽此亦當受殺生報。後果陷於兵。二妾幽一載始逃。上帝憐其慘死。使掌鹿山。貓來捕鹿。大仙思前事。不忍傷生。挾鹿避之。仁人也。其說不經。較西遊更甚。

楊亞仙家有園。祀花神。園就蕪矣。旁有瓜圃。夏日。有怪據園及圃。園畜馬猴與怪持。怪去猴亦死。亞仙固膽壯。窺園有鼠數萬。具五色紅黃者爲多。出入瓜中。尋花神祠出一白髮叟。左右逐鼠頗健。忽傾跌不能振矣。一雞形人從石後出。笑曰。木德真君。銳氣大挫。恐不能復前。鞠花三娘子當努力。嗣一女子出。笑曰。霹靂公不擊人間權臣逆子。來此園收桃李稅。石醋醋怒爾。今不結實矣。明日聞太師來看如何。雞形人應曰。我取桃李。分潤貴祠諸仙子。不然。且賊殺。聞太師來奈何。恐不能壞我成法。卿無嘴硬。娘子軍恐禱下藏小老鼠耳。女子舉火焚豆柵藤架。曰無藏鼠。聞紡績婆蚱蟻絡繹啼甚哀。亂飛無依。鼠大至。女子亦避石後。鼠追之。至一池。呼曰。上元三官在。是不可進矣。見一物毛森森然。伫立不移。鼠竟退。鄰人張生方行園外。矚其異。恐驚亞仙。奔救之。忽墮河死。亞仙不知。詫曰。好事輕舉。宜其斃也。吾問亞仙。何不避怪。亞仙曰。聞怪不殺人。貞女避之。防其淫亂。我人盡皆夫。就之且樂。何避爲。明日以花神有靈。虔享焉。後他族延天師至。怪同時逃。

白秋門。舊大家後。名噪一時。五都顯貴。多游其門。忽來一黃目少年。自稱石成棟。媚秋門。並媚秋門諸義丈。呼秋門曰姊。呼諸女爲妹。擾擾無休。聞顯王相公靈應。畫其像懸之。暮石至。見像不敢前。像亦下立庭中。石稍稍引其類至。像驟退寢門。石類自亂。久之。又逼寢門。像又爲風裂。猶出庭退石。像呼秋門曰。荷花三官人侍我久。虛空藏亦我弟子。我囑來代我。我去矣。像忽爲風捲去。有二金甲神至。無鬚者在前。驟逼怪出庭。有奉顯王相公者。言係居士持戒嚴。佛說七十二魔道。迷惑衆生。使弟子宿海長老化之。長老本立地成佛。魔道未能驟服。又使敬公化之。敬公爲南國衆生所崇奉。護法乃黑將軍。將軍勇甚。謂宜服以武。請一日礪刃。再日斬魔。不服。魔道乃肆。大弟子唄公掌法壇久。佛開戒不能離。稽首佛曰。須弟子親往。佛驟遣之。魔道氣焰逼人。唄公遠弗能進。魔道謂佛法淺。乃大肆。佛思偃王禪師。曾降龍伏虎。使奉命往。魔大闕。佛已知之。而偃王未知也。中間顯王皆始終佈佛法。佛立意授旨顯王。顯王辭。謂弟子不足。願協力偃王。不許。魔道乃稍稍氣斂。虛空藏本地獄總管。顯王拔之。授以佛法。出深入顯。具大神通。地獄諸屬鬼畏之如虎。亦恨之如仇。荷花三官人亦居士也。侍顯王。曾代伏一二老魔。顯王化人。皆語語入人心脾。魔人性未滅。亦多有感顯王者。故顯王人奉之特虔。

施婉風來寓未久。復歸燕趙。琴生思之成疾。游魂北上。至一宮闕。二仙女邀之。謂曰。我與君遊九天。行至一河。謂是銀潢。乘槎遠上。見水四流。泛濫稍北。星光閃灼。二女大懼。鼓棹急行。驚定始告曰。適所見乃黑煞星。屬張宿。遇我輩。則擄爲妻妾。老幼者皆殺之。惟避箕星。箕。傳說所化也。約一二時許。又見星光如前。二女不懼。問之曰。有文曲星在。文曲主科第。爲元。爲三鼎甲。能化凶爲吉。其星直見。文星涉河。與煞星鬥。煞星退。文星歸宮。又臨河。少時。耳中聞冥冥有聲。二女曰。聖僧至矣。倏雲際見二僧。一入南叢星中。一入北叢星中。星光咸斂。二女喜曰。紅砂星犯太微垣滅矣。女星亦光暗。但黑煞忽隱。忽見。光忽散。忽聚。未知何若。登岸。囑曰。婉風在月窟中。我有事瑤池。不能偕行。琴生蹒蹒。向月姑叩關。婉風果出。謂曰。與子有緣分。三年後。當會於此。嫦娥約製芙蓉鏡相待。馬推之。墮魂入竅。喜極。病乃愈。

攬如珍觀劇六朝江。見一生表名張睢陽。率部據城。賊起將圍。別守。耆老留。乃集衆以待。賊至城下。忽雷神率所部來。火神亦到。大敗之。睢陽面忽變青成瘟神。賊遇氤氣輒奔。不敢犯其境。犯亦多敗。繼一武生扮劉猛將軍。率

鬼卒驅蝗。副淨扮蜡神。老生扮土穀神。亦率部出。劉部猛甚。蝗聞聲即逃。鄉農迎將軍敬且至。請巡田。請分部各村落。土穀部有不能者。邀劉助之。蜡部擾農。劉部不稟將軍命。輒能勢禁。劉去。所部亦易。乃合蜡部索享食。縱蝗食禾。自分其餘。他部有驅蝗者。又陰破其法。藉蝗爲權。久之農怨。且怒。求一天神。呼其部曰。速化蝗。我好一力捕。否則速散。劉部以滅。又一齣。孽蛟踞海口。龍子率部相持。蛟不敢鬥。龍子方誕日。大讌。會岸上虎傷人。山神不問。龍子怒。騰岸逐虎。一二小龍隨之。虎退。龍子獲小虎。蟠之行。虎入血池。污不能起。遇害。山神笑其代庖也。龍君遣水府奎星復仇。不獲。又飭神鯉繞蛟後。上下夾攻。蛟僅不敢肆。亦未能傷。復遣白水功曹。乃副淨戴尖翅紗帽。領龜羣。繫隊蝦軍蟹兵。其間或縮頭不前。或拖裙學婦人。或承水母下風。如俠兒媚妓。令美人垂涎。或橫行謀稻梁。或聚衆翻客。再取金錢。或扛水砲恐嚇。鮫人涎戶。怪怪奇奇。千態萬狀。眩人耳目。或一丑扮一書生。持白摺扇。搖擺之。曰。白水夢夢哉。轄下乃爾。蛟游行如故。何以對龍君。後一小丑扮隨侍。面目可笑。背指之。向人告曰。我家主人。真是大腳臭黃魚。人前罵東家淫嫗。西家蕩婦。言偷漢子。利害甚明白。乃床下藏數十少年。如珍聞其語。褻扯余歸。不知所演何名。疑在新八齣中。

舊學拳勇。拳師教祀真武。並道家功課。謂曰。如桃花女來授法。大佳。龜蛇二將至。次之。真武親臨。則更佳矣。醮四十九日。見真武乘大舫。搖蕩雲中。舫歌悽婉。似有崇恩鼓助詞。雲氣作牛頭馬面。夜叉魑魅。遇舫即摧。忽怪像聚推。舫退行極西。聞真君呼曰。功不成。不可止。將留吾身助君子。溝壑不足雪其恥。吾猶有用。何必死。舫復至前。拳師曰。子必成武進士。吾不屑武。棄之。乃專事文。

水之清。動極思靜。蠟脂粉珠翠。從丹金大師參禪。一日入定。侍婢見其頂上起一線。與香煙漸聚。現一圓光。光中一虎頭神。大旂寫一方二。遠處有石壘。砲來如冰雹。神伏地突起。進壘前肩。臂扛石倒。狼煙上冲。又聚一圓光。光中二天神。大旂寫二子字。一雁冠。一花冠。雁冠者正位。倏現一城。城外設砲。忽城倒壓砲。砲口轉向外。轟聲如雷。有人欲下城。花冠者斫之。二冠上有各聚一圓光。花冠光內一小神。小旂寫二木字。倏有城。倏受圍。倏下城。倏衝圍出。倏有人衝圍入。同入。倏又夜。下城焚壘。倏跪一大神前。倏梟首。雁冠光中現一老儒。四門哭。凡百數周。忽人皆着白。同力建一祠。祠額不可辨。彷彿似季分車司。兩光上又合一光。光淡微著影。既而一光併兩光。兩光併一

光。一光縮入頂上光。光漸漸入頂。水微瞪目。婢目注猶如癡。

戊午夢與詩人會。一潘姓少年謂我曰。君在邗。頗識清臣否。清臣著夢華錄。多言五年近事。自敘謂取焦東文集。中說夢癡人之義。余記憶亦似識之。於案上見一職名單。首列周國英。字冠忠。號清臣。浙江華亭人。潘指曰。卽此君也。出夢華錄視之。亦四卷。首夢中事。次夢中情。三夢中人。四夢中夢。言次余所傳二十二美人。至次卷諸同社。至三卷四卷。真因幻想。有識有不識。一切具色相人皆至。清磬一聲。忽天清日朗。時如早春。地如蓬島。乃稍稍醒。聞老母杖聲。妻料理家事聲。兒婦刺繡聲。兩子讀書磨墨聲。孫笑語聲。五中清淨。不作一想。乃吟詩曰。萬事黃梁醒後安。不須豔筆寫巫山。家庭自有團圓樂。世界須彌冷眼看。

清孫道乾著

朱劍芒考

美化文學名著
叢刊第十種

小螺菴病榻憶語

世界書局印行

小螺菴病榻憶語總目

小螺菴病榻憶語考	朱劍芒
越畹女史小傳	平步青
越畹女史誄	陶方琦
女芳祖略述	孫道乾
附錄	
哭芳祖妹	孫德祖
哭芳祖姑母	孫慶會
原序	王詒壽
題詞詩詞共一百十五首	
正文十六則附詩十二絕	孫道乾
後序	褚繼會
書後一	姜秉初
書後二	王繼香
跋一	秦會熙
跋二	胡壽頤

小螺菴病榻憶語考

朱劍芒

一 古今來才人不壽以女子爲尤多

孫越畹的穎悟可稱葉小鸞第二

才人不壽，本是件最可慨的事，而古今來多才短命的女子，偏較男子爲尤多，這真是造化小兒的一種惡作劇！既已吝惜此壽命，又何必賦予特殊的才華？或者，惟其在短短年歲中，使其曇花一現，即歸消滅，那才值得舉世的惋惜！所謂花好不長，月圓易缺，因爲易缺與不長，才覺到月圓與花好的可貴！試搜尋數千年的婦女文學史，能享長壽的女才人，要像宋代的李清照，竟找不出幾位！有絕世才華而最最短命的，要算明末的吳江葉小鸞了。小鸞幼抱捷才，詩詞清麗，足稱一代才人，卻止有一十七年的生命。孫越畹的天才，確乎比不上小鸞，但是幼年即耽吟咏，書畫刺繡，無一不精，也是個多才女子；而性既習靜，愛花成癖，很和小鸞相像。聰明不壽，只活了一十九歲，真可算得是葉小鸞的第二了！

越畹未嫁而死亦與小鸞相似

小鸞的父親葉紹袁，曾官工部主事，而汾湖葉氏，是當時著名的大姓。越畹父親孫道乾，也是位觀察公；而越中孫氏，亦算得世家巨族。小鸞許字崑山張立平，將嫁而死；越畹許字同邑秦德珽，亦未嫁而亡。就這一點而論，越畹與小鸞，更覺得非常相似！所以小鸞逝世，其未婚婿曾親臨祭奠，哭以極沉痛的文字；而越畹死後，秦氏亦迎主成禮，德珽的父親秦會熙，特在病榻憶語後作一跋語，以識其傷悼。本來才女夭折，是任何人所惋傷的，何況張秦兩氏，既聘淑媛，忽得噩音，那真是傷痛萬分而無以自解的了！

一一 孫越畹生前的癖好

越畹嗜詩嗜畫出於天性

普通女子嗜好，無非是珍寶飾物，不同凡俗的女才人，當然別有所嗜，什麼珍寶飾物，在她目光中，都已成了塵土和瓦礫。一般女才人，大概對於詩和畫，總是愛好的。就病榻憶語中所見，

越晚對於詩畫，更有特別的愛好，例如下列各則所記：

王眉叔學博自武林歸，以娛園主人畫團扇相贈，題一絕云……兒起坐桃笙上，愛不釋手。余曰：「兒將以此作少陵詩摩詰畫讀乎？」曰：「非特愈病，且可爲兒袪除不祥！」

兒嗜畫，於閨閣中筆墨尤甚。初夏乞嬾雲女史畫扇，兩月始得。仿南田法，作藤花釵魚。兒急索錦匣藏枕畔。曰：「此可與也。弗女史桃花扇並珍，一以濃艷勝，一以雅淡勝也……」

峴卿自刻寄盒詞四卷，有紅情綠意兩詞，詠梅魂柳影，兒嘗喜讀之。曰：「命題選調便佳！如此描寫魂影，梅柳有知，當一齊頰首！」

卽此寥寥數語，已足見其愛好詩畫的一斑。以閨中弱質，而對於詩畫竟如此愛好，不能不說她是全出乎天性的！

喜愛古墨與蔡君謨有同嗜

大致愛好文藝的人，對於文藝的工具，也有連帶愛好的。例如喜寫字的，見了精密的法帖，總覺得異常可愛；喜作畫的，見了精美的畫譜，也是視同拱璧，和得了重寶一般。至於紙墨筆硯等各種文具，有些幾等於古玩，不一定爲書畫家或文學家所樂用；尤其是古墨，止可作書案上陳設品，實在不宜於磨用的！越晚好墨成癖，有北宋時蔡君謨之風；而且她能辨別其佳品而養以豹皮囊，這真是古墨的收藏家了！女子而抱如是特癖，不能不稱爲異事，但她肯將青鱗髓古墨給人治飛絲入目的毛病，與珍藏密斂秘不示人者究竟有別，這也是非常難得的！

二一 越晚弱疾由好學與好勝釀成

越晚好學深思有類李長吉之嘔盡心肝

過於好學深思的人，腦力虧耗，不免身弱多病。越晚對於文學上的研討，真可算得好學深思，所以當及笄之年，卽成了弱疾。她對乃父討論「枇杷」二字出處，竟欲繼續

周興嗣的不殫煩勞而另編千字文一書。李長吉錦囊覓句，他的母親嘗說：『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越畹如此好學，也是不嘔心不已的。長吉既因此而不永其年，越畹又何能免於弱花早謝呢？

病中爲傅葭仙填詞
是好勝心的一斑

古人詩句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可見抱有好勝心的文人，雖尋章摘句，亦足以促其壽命。病榻憶語中說：『越畹體質素弱，苦欲事事求勝，』即此兩語，已是不壽之徵。她爲傅葭仙填詞題畫，已在病中，向她的父親索取詞譜，勸以且休，而她的答語是：『兒已許之矣！』允許了他人，就不能不作，世間決無此理！況她正在抱病，明知這位請求題詞的傅葭仙也決不會趁她病中來催了這筆文墨的債務。她所說的『兒已許之矣，』意思是說：『既已答應人家，若竟不作，不要被人家疑心到詩才枯窘，始終題不成嗎？』所以她不顧病體，還是要將圖題就了，卻這筆債務。我們從這些上，可以看出越畹實是個非常好勝的人！好學而又好勝，當然要釀成弱疾以至於不起了！

四 病榻憶語與梅影菴憶語的差別

悼亡姬與悼亡
女的觀念不同

冒襄作的影梅菴憶語，洋洋萬餘語，豔絕千古；孫道乾小螺菴病榻憶語，篇幅既不及影梅菴十分之一，文字也說不上淒艷。我們須知道：冒氏悼的是亡姬，所表的爲閨中狎暱的情緒；孫氏悼的是亡女，所表的爲堂上慈愛的情緒；觀念根本不同，文詞當然各異。本來，寫情文字，惟有描寫兒女愛情，最能動人。父女之情，無論寫得如何真切，究竟不足以比擬。假使病榻憶語的文字，也寫得十分淒艷，那就不成其爲痛悼亡女了！

病榻憶語無重要
事實着筆尤難

冒襄與董小宛的結合，曾經過不少挫折；小宛既歸冒氏，又逢到明室覆亡，東西流離，中間有許許多多的事實，所以意想所及，信筆記述，都成了絕好材料。假使他把這許多事實，詳細描寫，要寫成一二萬三萬以至十餘萬言的長篇，也不算什麼難事！至於小螺菴病榻憶語，正苦於事實太

少。做父親的縱然慈愛，決不能終日在女兒的病榻左右，那麼，寫成此一十六則憶語，已非易易，總之和影梅菴憶語是不可同日語的！

五 小螺菴詩詞不復傳流的可憾

文字傳流之 古今來才人筆墨，身後湮沒不彰的，正不知凡幾。也有無意作的零篇斷句，居然傳誦一時，或有幸有不幸，竟遺留千古，這就所謂文字的有幸有不幸了。像西湖上的薄命女子馮小青，生前作品，死後盡爲悍妬的大婦所焚，那知偏有一紙殘稿，包裹飾物，遺留在鄰媪處，焚餘草上的幾首詩詞，從此保存，從此傳誦於後世。這不是小青不幸中的大幸嗎？孫道乾痛惜亡女，於越畹死後，曾搜集其零星草稿，成小螺菴詩詞二卷，及未著完的梅花畫人傳續銜蟬錄等。他極望愛女的姓氏流傳，當病榻憶語付梓時，此寥寥兩卷詩詞，想來必然也同時付梓的。但是，病榻憶語固至今尚存，而此寥寥兩卷詩詞，卻從沒有人見過。這又不能不說是越畹的不幸了！

蓮房詩一絕 越畹的小螺菴詩詞，今已散佚而無從得見。憶語中錄其似娘兒一詞，謂係絕筆，而詞句平平，已足千古。也沒有什麼出色處。萬不料在病榻憶語的各家題詞中，竟在夾注下發見了所引小螺菴吟稿的一首半絕句。一是早起對雪詩，祇引了後半首，句如下：

曉夢羅浮猶未醒，亂飛蝴蝶落梅花。

一是榴房詩，句云：

人愛蓮房紅，儂愛蓮房綠。翹風作房老，綠珠勝紅玉！

半首對雪詩，也很膚泛，不過是普通的詩境。那首蓮房詩卻做得真好！即此一絕，已足千古，其餘諸作，不復存留，那又何妨呢？

越畹女史小傳

山陰平步青纂

越畹女史者。姓孫氏。名芳祖。字心蘭。越畹其號也。生而嫻妮。眉目如畫。甫
晬喜跌坐。見者異之。時其父觀察道乾未有丈夫子。女史婉孌敏慧。奇愛
之。若忘其無兒。事母陸夫人及所生母王慈母張。咸得其驩。好讀書。十二
歲師蕭山曹大令壽銘。授以唐宋人詩。輒仿爲之。旁及倚聲繪事。涉筆罔
勿工。顧秘不示人。十五歲鍼黹花鳥人物。能自出新意。並時閨閣皆斂手。
謂爲不及。孫氏越中著姓。世居北郊。當是時觀察君旣倦游。避寇數遷。而
從其故居。遂閉關不復出。日擁圖史。課女史以自樂。而羣從子姓。方以科
第才技有聞於時。女史以一弱女子。頡頏其間。社中讌集。徵引故事。粹不
省所出。或以寸赫蹠書之。使叩女史。女史援筆爲疏本末。至則取插架書
覆之。無一字譌者。其博識如此。字秦公子瑋。年少有雋才。三郟方嘖嘖歎
觀察君得婿矣。未行而遘疾。逾月遽卒。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年
僅十有九。先是觀察君夢女史手白夫渠。雲中仙人招之。冉冉沖舉。心惡
之。臨歿數日。捧其父手。熟視強笑。若將有言。久之不語。雙淚承睫下。回面
嚮壁。固問之。第曰。明日荷花生日也。又絮絮語其父。天上新居甚麗。嗟乎

綺夢之說。儒者所勿道。然玉谿生纂長吉小傳云。帝召記白玉樓。而它書載長吉母夢謂天上差樂勿念。由今論之。其信然耶。時觀察君猶未有丈夫子。既慟女史之亡。爲病榻憶語千餘言。哭之。秦氏固請迎其喪。殯諸先壠。女史最嗜佳墨。險麋劍脊藏。弄篋衍中無算。病時不喜服丸散。取諸花露啜之。其癖幽好絜。皆此類也。著有小螺菴詩詞二卷。其梅花畫人傳續銜蟬錄。皆未成。

前史氏曰。吾越閨秀。國初惟徐昭華。嘉慶中又得潘素心夫人。皆以擅詩歌韻語傳。潘尤福與慧兼。豔溢人口。令女史者不早世。異日何遽不若。惜哉。昇之殊質而掘以無年。豈造物本無心耶。抑女子有才尤不幸耶。悲夫。

越畹女史誄

會稽陶方琦紫珍

年月日吾友寄龕以其從妹越畹女史事屬誄於方琦。方琦以爲華鬢靈祇。有瑤池函列之春。乾竺優曇。非香海長生之樹。終歸天上。豈在人間。何必假哀豔之詞。製幽馨之諡。寄龕則謂人天路隔。情文理通。累哀敷藜。君無多讓。方琦不獲辭。爲文以誄之。女史孫氏名芳祖。字心蘭。一字越畹。瘦梅先生之弱息也。矜姿桂惠。妙性莊姝。通眉若仙。趺坐是佛。瀟湘花葉之

水。姑射冰雪之神。宜乎鑄翠琬之逸香。咀瓊釵之清芬。三生紅蠶。化爲綺羅之仙。百笏青麟。屏夫鉛黛之飾。小吹蘭語。盡讀琅嬛。偷寫花規。那論粉墨。月照水而同影。人與花兮各香。梧庭分雛鳳之聲。桑苗仿春蠶之字。弄諸兄之筆硯。珠玉在前。隨老子以婆娑。風月不淺。鍼神穎芾。畫史芬鏤。櫻玉綴於內心。碎珠暈於滿額。斯固泉明弱女。聊勝無男。何必關家進士。始稱不櫛哉。先生則索艱脫虜。姑盼徵蘭。特鍾玉勝之憐。並乞瑄明之照。紐騷心以香艸。醜兒面以桃花。東山玉樹。家有道韜之才。曉鏡金釵。世少容華之賦。太傅刊紫石之字。中郎訊朱絃之音。而况絳帳琴聲。簪花頻學。綠楊鐙影。吹絮多才。繡檻承驪。華庭問字。每至春鶯初雨。秋蟾夕波。煖香成帷。涼黛如畫。淒鏘麗句。品制曼聲。藉慰暮年。終繇慧業。詎知玉奩光滅。金鎖災纏。黃嬾磨人。鄔婆竭夢。長爪之仙不壽。素心之蕊先零。嚙嚙湘芷之愁。詭詭玉蓮之兆。猶復枕邊弄墨。簾底分丸。虞皓首以飾驪。乞剛丹而乏術。朝霞歛散。織阿竟沈。老淚萑闌。仙山茗邈。反忉利掌書之吏。爲玉峯散香之遊。從此金鹿悲詞。彌深潘岳。蜀牋殘字。祇報秦嘉。梅魂柳影。裁爲祭程之文。華露松煙。寫入哀瓠之記。仙塵區軌。悲驪轉圓。庸以覩言。重銘芳跡。其辭曰。

結璘不反。弄玉長仙。千秋麗質。多化雲煙。舜華易謝。玉瑩不堅。彫英裂殼。今昔胥然。吁嗟女史。悉侔珍珠。鑑影媚容。鍾德髻齒。蘭符姑夢。芳真竟體。靈椿婉侍。媵其悒懣。君徽賦茗。陳媛頌椒。英英才思。方茲未遙。慧心紈黼。嬾能璇璠。左家有女。宜命曰嬌。癖嗜烏玦。墨藻橫斜。噙香鬪句。鍊粉圖花。賦擅小山。學承大家。前身明月。彈指春華。俄如示疾。綿憊丹闈。紆親強飯。詔婢量圭。蓮房顛顛。桃扇分暎。靈觀攜遊。婉矜召歸。何姿之秀。而年不永。何慧之耀。而福不秉。蘭摧玉碎。天長地迥。螺菴華月。淒其寫影。寫影兮嫵嫵。芳菲兮何年。采雲艷兮倏墮。纖月佼兮不圓。塵藥房兮桂棟。彫玉佩兮珠鈿。寒夫容兮遠望。雪汎涕而潺湲。荃何短兮蘆何脩。女嬋媛兮靈不留。渺吹笙兮飛瓊儔。折芳馨兮山木嘔。反仙華兮玄闕。遺若英兮中洲。痛芝焚兮蕙歎。迺非春而非秋。多羅闕采。零陵隕芳。姬邱幡恨。挈壙銘傷。香蠅宛轉。塵鸞悲涼。翠珉志泐。亘亘千霜。

女芳祖略述

女名芳祖。先中議兄命取全芳備祖意也。從子念祖字心農。從女香祖字畹蘭。歸楊氏。亦能明書義。以孝女旌。余因合字以心蘭。退叟宗兄爲

東臯吟社長。贈號曰越畹。生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妾王氏出。內子陸潤妾張氏無出。命撫爲己女。教以女紅。四歲時。余遊保陽。女侍內子家居。先資政兄命問字於從子德祖。八歲。余挈之避難。與從孫福慶共課之。十二歲。師曹文孺大令。閨閣中有願結盟者多婉謝之。惟與通家王眉叔學博令媛仲昭女史爲文字交。十六歲。字同邑秦秀才德埏。原名瑒。字芝孫。號海樵。友芝太常孫。鏡珊司馬子也。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女以疾卒。年十有九。十一月二十六日。壻家迎主成禮。殯於郡城南門外雙牌樓秦氏祖塋之側。余搜集其零星草稿。爲小螺菴詩詞二卷。又爲梅花畫人傳續銜蟬錄。皆未竟。伏冀當代名人憐賜詩文。藉附不朽。會稽孫道乾瘦梅述略。

哭芳祖妹

并序

余之從妹芳祖。字心蘭。號越畹。季父側室王之所出。未晬便愛趺坐。漸長眉目如畫。姿性明淑。嘗就余識文字。八九歲時。避難海濱。廝齋。有醉芙蓉花。時如雲錦。季父謂舊愁新病。惜未能一吟賞。妹卽對曰。此所謂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卽病中也。其穎悟類如是。十二歲。曹夫子

自蕭山來。授以唐宋大家詩。詣日進。余與同人集。偶援古語。有疑。輒折片楮送閣中批答。立解。於時王仲昭氏綺居比鄰。曹夫子春色兩家分占處。綠楊簾幕雨中鐙句所爲作也。自余北遊。頻發。妹走送余。悽悒特甚。今年九月。家書來言妹死矣。實六月小盡日也。年僅十有九。先是一月。季父夢妹手玉蓮花。冉冉沒空際。驚而寤。汎瀾盈枕。果符噩兆。悲夫。方妹疾甚時。進以參苓之屬。輒屏去之。曰此非吾飲。行當餐瓊液耳。又以新居有瑤草琪花之勝。勸季父往觀之。噫。妹其有夙根者歟。顧余同氣之戚。不任摧傷。呻吟成幅。寫其痛臆而已。妹字同邑秦氏。將葬於秦。性好佳墨。纍纍鍼箱中。是可殉也。故詩中及之。

秋梧颯颯簷雨滴。燈花冷墮蜻蜓碧。鄉書甫啓讀未終。涕泗狼藉縑素中。左家有妹丰姿絕。綠髮如雲膚勝雪。生來偏得謝公憐。何況封胡與羯末。一雙明矚懸春星。宛轉索抱向阿兄。含嬌泥我解難字。點畫一一仍分明。春花秋月一年年。靜鎖紅閨鎖日閒。烏絲寫上蠶眠體。博得靈椿帶笑看。綠楊簾幕深深護。白雪庭階會詠絮。正是韋家全盛時。錦心壓倒三珠樹。已聞進士號不櫛。卻送春明人就日。一別酸辛又幾時。曇花愁幻傷心色。噩夢驚殘夜未闌。玉華冉冉五雲端。紅絲纔繫文鴛翼。香泪旋消翠蠟槃。

秋痕掃盡芳塵淺。芙蓉冢傍秦臺掩。十斛松煙剩未磨。好陪玉骨埋秋藪。佛果仙因事可疑。蓬山竺國兩難知。可憐作客三千里。爲爾新霜上鬢絲。

壬申季秋日兄德祖揮淚於汝州官廨寓次

哭芳祖姑母

猶記兒時。修梅館裏。會隨紅袖趨庭。撫瑤軫。覆香杯。花間曲宛轉披。賡揀釵頭。汲玉甕。誰料而今。壯臺閒了。悽碧塵生。空憐冰雪聰明。試回首人天景忽更。依稀剩得。遊仙枕畔。酸語零星。怎奈堂前蕭蕭白髮。爲檢圖書痛不勝。無限淒涼。綠楊燈影。風雨秋聲。

右調雲仙引壬申仲冬望日姪慶會學填

原序

病榻憶語一卷。孫瘦梅先生哭其女越畹女史而作也。芳蹤欲塵。秋淚不熱。一編甫竟。來徵弁言。僕也買隣千萬。幸接清風。通徑十年。與共夜月。其時長女綺待年蘿屋。問字花幃。與女史問訊時通。過從勿間。燃脂互寫。珍珠密字之牋。擘繭聯吟。金縷寶釵之句。紛茲內美。芳其彌章。繁言不聞。淑

履可述。夫其珍同么鳳。慧兆翠雞。陶靖節之慰情。尚憐其弱。張安昌之愛女。頗甚於男。生長乎綺羅。出入乎保袞。縱使性成嬌逸。嗜在麗都。以論清閨。豈云累德。而女史則蘭心自幽。梅骨不俗。紅燈繡局。壓金線以偏勤。紫鳳春衫。屏皎服而勿御。飛花陌上。詎走鈿車。吹絮歛中。兼羅麝笏。誦南華秋水。本是綠衣之仙。錄北山移文。奚慚紫石之字。翡翠之牀在手。珠玉之唾隨風。喜書早見乎九齡。熟簡已盈夫數尺。況乃晨妝掃月。修玫笑以承顏。午課吟花。捧桃箋而繞膝。叢編代檢。雲葉縹羅之廚。僻事能徵。錦舌青瑤之乘。果然淑女。無異佳兒。如此瓊姿。合歸琳嶠。雲冉冉其扶夢。風飄飄兮吹衣。明星玉女。手白蓮以上征。青靈羽人。卓翠蕤以早待。

升雲際上有仙人招之

黑蜨之境匪幻。白鳳之召旋來。溯其示疾之初。迄乎彌留之際。

女史未病先生夢其手白蓮花冉冉

玉骨支瘦。不廢鳴蟬之梳。絲喘顫涼。猶戀秋蛇之迹。先生則水量磁斗。藥屑銀船。龍宮檢方。丹九還而誰合。雁鐙警夢。夕五起而猶驚。一霎曇花。半
年病葉。五絲莫續。雙淚空揮。蕭瑟珠櫳。永絕青絃之響。叢殘粉翰。忍開黃
竹之箱。徒憶其零星倚枕之言。冀抒此夜雨虛帷之感。亦足悲矣。然而悲
驩境也。脩短命也。綵雲之聚散何常。舜華之盛徂隨化。況乎吟傳七字。綠

楊鐙景之篇。

曹文孺大令贈女史詩綠楊幃幙雨中鐙一篇為時傳誦大令蓋女史師也

決別一言。白榆天上之約。

彌留時為先生言天

上新居甚麗

容華著才媛之號。飛瓊返玉館之真。碧落雖遙。涼墨可數。嗶簫乍引。恍睹乎桂旗。雕華勿漚。有同夫梓瑟。將見琅函展碧。咸誦秋風楚些之辭。珠字流香。爭題明月湘君之什。

同治癸酉仲夏之月山陰王詒壽撰

題詞

臺城路

杭州譚

獻仲儀

朱闌牋上蠶眠字。零星憶盡秋語。悽碧塵簾。娟黃薜砌。無賴葉聲如雨。左家風度。想象管鸞鍼。綺朝羅暮。一霎西風。夢痕吹墮粉雲路。峭涼漸怯衫縷。病來渾瘦損。猶理詞譜。玉篴新愁。青絃舊識。杳了亭亭芳步。傷心誰訴。只老淚揮殘。墨華香近。夜色沈沈。佩環明月阻。

烏程施補華均甫

扶牀悽語記來真。老淚臨風泣夢雲。合傍青溪營半畝。白蓮花繞女兒墳。

此用卷中本事

墨雲香瘦銀牋冷。一種淒清可奈何。憶到紅顏春樹話。蕭蕭黃葉打簾多。

山陰杜榮壽原名思通

疏梅香暗墨雲凍。小螺菴裏清如夢。病葉淒涼夜雨愁。瓊花零落罡風送。

綽約仙人認畫圖。綠楊簾幙總模糊。翠絲莫繫朱顏住。不獨傷心老淚枯。

相呼姊妹同依膝。我亦堂前承受日。親見詩吟蝴蝶飛。小螺菴吟稿中有早起對雪詩云曉夢羅浮猶未醒

亂飛蝴蝶落梅花還看錦繡鴛鴦出。欲占閨中第一流。鴨鑪紅袖愛香留。挑燈摘寫

全芳句。妹因名芳祖嘗采宋人全芳備祖賦咏句中尤雅者手錄之擬補蠶書待少游。譚子敬民部輓妹聯云賴有慧心著作留遺淮海當蠶書妹字秦按孫葆光秦

太虛皆有蠶書孫書則自宋時已散佚矣底事隔年先異兆。人與蓮花同縹緲。玉樓將召女修文。銀

甲空教護長爪。神丹無計覓長生。愧汝殷勤尙寄聲。聞道偶臨菱鏡照。明

眉微減遠山青。人生脩短偏難料。絕筆猶留詞絕妙。珍重真妃降九華。妹

於六月二十九日相傳是日九華真妃降天上人間雙鳳詔。芝孫妹婿亭亭玉立祝孫叔父以韓桂船命書期之益尙書原聘夫人亦迎主成禮也別有癡心

只自知。後身會許作男兒。隨園有例分明在。六十添丁喚阿遲。

山陰胡壽鼎匡伯

餐花仙子謝塵氛。夢裏鸞駟五色雲。遺蛻年年埋露草。莫疑山鬼唱秋墳。

玉容消瘦病難支。悽語纏綿欲絕時。潘鬢蕭蕭揮老淚。爲悲金鹿製哀詞。

山陰胡壽頤耆仲

蘇門梅叟神仙骨。知索元珠探月闕。蓬山芝草託靈根。化作人間好顏色。

步虛飛下戲朱塵。慧業生前有夙因。自從誤認賢兒女。十九年來掌上珍。

墮地紅羊逢惡劫。卜隣分隙珠藏匣。修梅仙館貯雛娃。風規儼具大家法。生小無言解弄鍼。藕中九竅比靈心。綺窗學繡初聞語。花樣時從阿姊尋。湘湖先生生五經笥。絳帳攜書頻問字。韻譜裝成憶彩鸞。迴文巧奪天孫製。羽化仙蹤付渺茫。空教玉白覓裴航。拈花一笑生天去。望斷華原授禁方。妝臺檢點留釵股。白髮雙親淚如雨。一霎曇花亦可憐。纏絲絲向春蠶吐。春絲吐盡絕塵根。斷句零篇難細論。夢裏雲中虛想像。芙蓉花下賦招魂。

會稽孫

垓子九

蘭心蕙質證仙根。舊撫龍賓尙有存。煙麝易消悲莫歇。寫將悽語與招魂。追摹簾影記登樓。老淚泔泔灑素秋。我更遠歸傷舊雨。綠楊如夢絳帷收。

女史學詩於曹文孺大令二年前嘗造文孺齋見其問字講席間今夏垓自閩旋知女史先一年歿文孺亦謝世六年矣故云

會稽秦

樹勉組

梧桐滴碎秋窗雨。西風獨夜悽唳緒。烏絲闌上重牋愁。蠶眠字字珍珠語。謝家羣從才翩翩。就中秀德鍾嬋娟。淑質解承陔養志。紅閨時誦白華篇。幽花空谷徵同氣。春風鄰巷吟筒遞。眉叔學博令媛仲昭閨中倡和甚得有耀蟾光照戶庭。無端疾草生階砌。繡闥經春浣藥塵。扶牀宵語劇酸辛。疏燈楊柳風前影。仙籙蓮花夢裏身。用集中本專芳齡愁數胡笳拍。人天忽忽殊悲樂。黃竹江干譜乍成。

碧桃天上開還落。空傳百兩爛盈門。終踐鴛盟夙誼敦。一縷香魂蕤未得。微雲深護左家墳。

慶春澤

山陰胡元鼎梅臣

巷接烏衣。樓巢翠玉。寶簾花影玲瓏。繡譜商完。閒情時遞筠筒。綠楊依舊宵來雨。欠微吟一點燈紅。
女史與內子家居比隣為閨中友曹文孺大令有春色兩家分占處綠楊簾幙雨中燈句 怎匆匆。碧落人歸。環佩秋風。欵牀讀罷瑤編句。悵明珠掌冷。紫石塵封。瑣語淒涼。生憐暗月房櫳。香絲不綰簫聲住。想秦嘉夢裏應逢。
謂秦芝孫 杏仙蹤。何處重尋。縹緲芙蓉。

會稽張景燾翻塘

本是亭亭玉女身。無端小謫墮芳塵。一從證得青蓮果。瑤草琪花別有春。綠楊簾幕住。嬋娟繡譜吟箋盡。可傳。恰似真妃靈降日。飛身應拜九華僊。

山陰許秉辰又村

老淚彈將盡。酸辛付一編。白蓮曾入夢。紫玉遽成煙。天上居何遠。人間恨莫填。彌留頻執手。或有再生緣。

謝公偏愛女。白傅沉無兒。枉索藍田聘。空餘豔雪詩。畫奩封古墨。燈影掩虛帷。想像拈毫夜。魂歸淚暗垂。

蕙質冰心化作雲。病中情緒不堪聞。臨風一掬西河淚。洒向吳王愛女墳。
簫聲未倚鳳樓空。無復隋珠在掌中。明月不知人已去。徘徊猶自照簾櫳。
弱水蓬山路渺漫。翩翩青鳥隔雲端。多情最是秦淮海。零落蠶書不忍看。
離亭落葉杳瓊瑤。柳絮才高若箇如。一碧江天驚雁斷。不須重寄大雷書。
絳帷深護綠窗紗。寶鈿曾過問字車。惆悵垂楊疏雨外。獨留春色在鄰家。
小鸞遺事落人間。笙鶴無情去不還。珍重一拳眉子硯。臨妝想見畫春山。

鳳凰臺上憶吹簫

黃巖楊 晨定專

鏤雪聰明。惜花情性。年來瘦損纖腰。記鴛鴦繡券。鳳曲諧簫。淪罷一甌春
露。妝臺畔心字慵燒。吟懷悄。玉梅圓綻。粉蝶斜捎。用女史亂飄胡蝶入梅花詩意 迢迢。碧城
十二。有萬朵蓮花。催送仙輶。悵杜蘭香去。一樣魂銷。奈此白頭人在。傷金
鹿老淚珠拋。空凝憶。垂楊畫簾。夜雨瀟瀟。

山陰朱寶慈子集

一病彌留逝水流。那堪病榻憶從頭。可憐多少聰明語。語語辛酸語語愁。
去年我已悲金鹿。今又為君哀澤蘭。一樣傷心憐兒女。泔泔老淚不勝彈。

陽湖楊葆彝佩媛

慧心偏得謝公憐。一瞥優曇逝若煙。明月淒清環佩夜。春風惆悵綺羅天。
魂歸翠水三千里。夢落紅閨十九年。象管鸞鍼都寂寞。更教遺語憶纏綿。

會稽鮑存曉寅初

天上人間果有無。曇花隱見總模糊。山川靈淑鍾閨閣。牛在瀟湘半鏡湖。
自來慧業總生天。事在山陰道上傳。寄語蘇門休掉淚。須知梅種本神仙。

會稽姚嘉禾書田

芙蓉別卻踈香閣。腸斷天寥午夢堂。同此白頭揮老淚。螺菴一卷返生香。
未成書續銜蟬錄。一瓣心香溯抱花。如此聰明如此筆。不教留與問秦嘉。
苦將病語零星記。悽絕靈椿痛不勝。簾卷綠楊人去後。雨中閒煞讀書燈。
勸君莫漫長相憶。小謫紅塵詎等閒。悟到白蓮花一夢。可知天上勝人間。

滿庭霜 聯句

黃巖王詠霓子裳

臨海周郁雨叔明

鶴醒霜寒。鴻飛月冷。寂寂秋夜偏長。王忍繡黃竹。塵胃女兒箱。周縹緲胡
笳舊曲。屏山悄悽絕中郎。王凭闌憶。蘭言竹笑。到耳總淒涼。周淒涼銀
枕角。流年春樹。兀的端詳。王儘依依執手。拊徧鈿牀。周一樣綠楊簾幕。人
去後燈也昏黃。王西風裏。寒花零落。孤夢斷湘江。周

定是前身吳彩鸞。不然轉世白金鑾。可憐十九年來夢。珍重明珠掌上。看。
曇花一現只忽忽。玉碎蘭凋感謝公。想得翦燈人去後。綠楊疏雨鎖簾櫳。

女史有綠楊
燈影圖故云

山陰陳昌沂禘堂

瞥眼曇花影。虛承廿載歡。嬌逾憐織素。痛甚失金鑾。

白傳有吳女
金鑾子詩

霧冷蟬吟

繹香留蝶翅。乾茫茫椿舍意。談緒亦悲端。

擬跨秦樓鳳。蘭闥正待年。竭來天帝召。偏及女青蓮。萼綠何靈匹。寒簧倘

謫仙。

葉小鸞前身為月府侍書
名寒簧見午夢堂全集

成編珠玉字。和淚溼秋煙。

烏程汪曰楨謝城

冰雪聰明玉雪姿。依依膝下勝男兒。淒涼夜雨空闥冷。香炷燈昏淚似絲。
前生慧業種塵緣。小謫人間十九年。手把白蓮種舉去。知他成佛與成仙。
才福能兼自古難。險塵賸篋幾螺丸。返生香有遺詩在。絕似楓江葉小鸞。
擲梭歲月感駸駸。早見墳頭宿草深。孝念肯因生死改。頻來入夢慰親心。

高陽臺

武進沈昌宇紫醅

似雪才銷。如煙夢斷。瓊臺不耐春濃。素袂翩跹。歸真手把芙蓉。夜寒無復

敲燈盞。掩花歛。墮月無蹤。只溟濛。瘦綠垂楊。愁胃西風。泔泔老淚衰年盡。歎芳襟綺思。追憶難工。十斛螺丸。可堪重檢遺封。花鈿藥裏分明在。更誰辜問字簾櫳。況相逢。簫史來時。彩鳳樓空。

會稽胡壽昌在茲

明珠碧海渺音塵。病榻秋風記尙真。十九年華成小劫。萬千談緒愴衰親。庭前柳絮空無迹。夢裏蓮花淨有因。得似小鸞仙去否。綠陰長鎖畫簾春。香山哭女猶嬌小。才調今堪學士誇。麝墨奇香凝粉黛。鴛鍼密字組雲霞。起疴媿我無靈藥。著錄憑誰繼抱花。痛煞九華妃降日。天風一霎引鸞車。瑤草琪花信有無。瓊樓玉宇總模糊。侈談上界新居麗。爲恐高堂老淚枯。執手自傷兒負負。承顏猶望弟呱呱。最憐選得乘龍婿。魂傍秦臺夜月孤。摩挲倦眼灑松煙。無限酸辛尺楮傳。長爪暗掄秋信早。豐顛愁掩月華鮮。紅顏一樹傷春盡。白奈千花覺夢圓。料得去來今不昧。探環會有再生緣。

菩薩蠻

秀水沈景脩蒙叔

罡風吹散曇花影。秦樓未上簫聲冷。塵胃瑣窗紗。夕陽芳冢斜。白雲迴望處。永夜心悽苦。病榻氣如絲。西河腸斷時。

會稽陳亮采菴園

弱態依依病裏身。螺菴舊事渺如塵。苦留幻影空花劫。累煞高堂白髮人。
荷花生後女長離。痛憶纏綿執手時。耶自酸辛兒強笑。分明多少斷腸詩。
璇閨一夢幻南華。生小聰明亦可嗟。影自姍姍魂冉冉。柳梅都作女兒花。
女史喜乃兄峴脚梅
魂柳影詞適成其識

天上新居是也非。琪花瑤草總依稀。一坏黃土南湖畔。斜日平蕪蛺蝶飛。

會稽王士英瀾景瑗

樂安盛文物。才彥超東中。慧根鍾機星。組此錦繡胸。仙毫垂月液。神鍼奪
天工。猗與女長吉。手把白芙蓉。豈其赴玉樓。抑或歸瑤宮。湘斂富遺草。一
寸香塵封。商音徐昭華足鼎立。芳徽光管彤。名門多淑媛。秀萼挺青松。兒婦
絕粒時。問年還與同。可憐冰雪姿。濯夢空秋風。
大兒繼本疾卒兒婦殉烈年亦十九已
膺旌典女史女姪也濯夢所居樓名梅

叟詩有高樓辟
藪憶冰姿句

白傅悼金鑿。潘令哀金鹿。人生到中年。愛憐逾蘭玉。與公本鍾情。老淚飄
撲簌。暮雨敲虛帷。魂晃一燈綠。枯坐憶言笑。然脂寫盈牘。魚緘遞郵上。新
詩勝千幅。哀哀感逝心。展卷更振觸。我亦有弱息。幼字淮宗族。長歸悲女
孀。傳經妬老伏。才殊情無異。同聲付一哭。
幼女繼樊字宗條甫先生少子能尊
去冬殞於雨齋宗氏迎柩歸葬先隴

鳳凰臺上憶吹簫

恨海橫波。彩雲留影。碧落何處瑤臺。鍼殘線冷。零落舊金釵。明日荷花生日。祇一語驚損離懷。淒涼處。阿兄空贈。並蒂一枝開。詩牌重檢點。是真。是幻。總費疑猜。認扶持清夢。飛到寒梅。底事香魂一去。渾不見環佩歸來。君知否。聰明不壽。千古誤多才。

細字緘愁。柔詞織淚。滿紙都是秋聲。評珠詠玉。何處問三生。孤負秦臺舊約。西風峭吹冷瑤笙。應腸斷。隔牆柳色。和雨溼簾旌。無情嗔造物。曇花

小見。韓藥無靈。賸松煙一縷。猶滯銀屏。比似小鸞眉硯。今昔事一樣分明。

明才媛葉小鸞年十七未于歸而下世遺有眉子硯與女史之遺墨略同

空言願得雪泥鴻印。脈脈證詩盟。

武進莊士敏仲求

牽衣笑語最辛酸。悽碧簾櫳罷倚闌。扶到梅花驚曉夢。吟成柳絮墮春寒。人間翠闥哀金鹿。天上珠樓返玉鸞。一卷留遺千載恨。臨風老淚不勝彈。

會稽任官燮意芳

窈窕聰明一例刪。老梅消瘦黯空山。蛾眉亦受皇天忌。畢竟才人命獨慳。閒翻憶語旅窗中。拉雜零星讀未終。陡憶昔年腸斷句。爲揮老泪向秋風。

余二兒四兒俱勝衣而夭。大女嫁而亡。傷心者屢而奔走不已。故有山川離別路。兒女死生餘之句。自號曰長憶生。

餘姚黃炳屋亭詩

新月光纖纖。照入小螺菴。庵中何所有。粉盒雜書籤。庵外何所聞。吟聲出
畫簾。吟詩誰氏女。孫媛體珊珊。厥名曰芳祖。字之以心蘭。生年甫及晬。跌
坐似參禪。四歲認點畫。字義勤推研。八歲辟寇難。日夕親簡編。十二得名
師。經笥腹便便。詩詞日益進。出語麗且娟。十三學繪事。恍得雲林傳。十四
工書法。不慕張草顛。鍼黹出新意。濃淡妙相兼。眉間光如月。自比洛神妍。
銀甲長逾寸。自詡烏爪仙。孫氏越著姓。羣從俱聯翩。稽古有疑義。轉詢閨
閣間。阿爺客保陽。家書往復還。倦遊擁圖史。婉孌承歡顏。雖無丈夫子。對
此神亦恬。相攸得秦媿。隔幔紅絲牽。冰清兼玉潤。射雀信前緣。誰知綺未
結。噩夢摧心肝。手執白夫渠。冉冉上青天。新居甚壯麗。天上樂且般。佳墨
猶在筥。不復磨松煙。遺詩猶在篋。不復啓花箋。灼灼壽星桃。誰與賞華鮮。
纍纍蘋婆果。誰與品趙燕。俱用憶
話中事病榻千餘語。語語意纏綿。阿爺翻縷記。記
成泪如泉。縱有忘憂草。萬斛愁難刪。縱有精衛翼。百丈海難填。嗟天生殊
質。胡不永其年。輒謂才女子。福壽俱難全。豈知許飛瓊。本在列仙班。倏忽
十九載。偶然墮塵寰。憫爺無男子。往請上帝前。世有輪迴說。其理或信然。
速化爲丈夫。早協熊羆占。棄我殘脂粉。擲我舊珠鈿。卸我巾幘衣。萊彩舞
便嬾。改我金蓮步。雲鳥凌花甄。依舊侍膝下。慶溢麟趾篇。花落子重結。月

缺光仍圓。請爺收老泪。幸勿憂心煎。

鳳凰臺上憶吹簫

鄞縣郭傳璞晚香

帶病初醒。荷花生日。分明記是明朝。甚眉痕雙鎖。對鏡慵描。竟捨微雲佳婿。昇天去。月瑄風璫。氤氳使。未通碧漢。永斷藍橋。寥寥祇有恨無言。泪湧秋潮。費哀詞金鹿。暗與魂招。檢點舊時遺稿。囊紅麝墨。鮑香銷。從頭憶。饒多少愁懷。彈破絃么。

山陰吳講省齋

秀骨珊珊絕世姿。紫鸞可那促瑤池。安昌愛女心偏甚。為錄金閨病裏詞。一現曇花竟杳然。忍教老淚落尊前。九天珠玉分明在。留與人間說女僊。

傳言玉女

定海陳凌漢文槎

一角螺菴。想見左家嬌小。繡餘閒課。博高堂歡笑。綠楊簾幕。料理詩牌畫稿。仙雲飛墮。墨香猶繞。女史工詩畫性尤愛墨苦雨酸風。驀驚心掌上明珠拋了。憶

牙牀絮語纏絲。寫上蠻箋。吟魂縹緲。秦嘉見得。也應心稿。

用十五咸全韻

會稽姜葆初叔涵

珠璫玉佩辭塵凡。玉煙珠淚瑤華絨。翁瘦如鶴憂如蘄。雪涕為我道話話。蘭言得集少長咸。壽以手民紛鐫劂。小子無才愧石城。聽覩未終溼我衫。

翁昔畿轉牧守監。峨冠獬豸高岳岳。夙嚴顧畏惟民瘁。行路不避有力屨。偏能與世殊酸醎。飄然非欲脫譏讒。對牀舊約棲松巖。歸來馬疾如風颿。笑見女史鬢髟髟。天吳紫鳳繡垂縵。花樣翻新新色嫩。麻姑長爪真纖摻。有時異書檢琅函。有時名酒晉銀椀。醉或翠袂相扶攬。果樹同看鸚啄鷓。晝梁同聽燕語喃。忽動軍聲驚鼓儻。謀安絕勝三窟象。海上先春買小蟻。謝庭回首綠未芟。乍喜兵氣消天櫳。復憂慈母邁疾嚴。碧筠籃荷白木鑲。水火既濟藥鼎臙。不以脂旨供清饒。孝思通神感至誠。無何己病催仙帆。雲迎雉扇若出籥。一坏玉骨土作杓。綠楊燈暗月上杉。南湖淼淼峯巉巖。高堂悲淚時心銜。

鳳凰臺上憶吹簫

鄞縣張

謹北泉

素奈淒涼。青梅酸楚。幾多心血銷磨。記畫成粉蝶。吟就香螺。絕似謝家嬌小。開絮閣綠咏紅哦。渾無那。雲招彩鳳。月掩脩蛾。無多。廿年幻夢。憑燈影寫出娥娥。歎塵封病榻。煙鎖吟窩。祇剩依依倩影。伴老子午夜悲歌。仙蹤杳。數行淚墨。展卷摩挲。

鄞縣鄭明志澹園

蕙質蘭姿比謝家。修成畫史吐詩葩。

女史著梅花
畫人傳等集

可憐枉費東風力。鬥盡心

花與筆花。

手把芙蓉返帝鄉。小鸞仙去月華涼。傷心白髮梅花叟。揮淚重編午夢堂。

消息 集白石道人句

會稽王士繼穀子詒

織錦人歸。寫經窗靜。亂蛩吟壁。玉塵談元。羅衣初索。會賦梅屏雪。芙蓉影暗。秋風一榻。多病卻無氣力。想如今翠凋紅落。可憐情事空切。千巖月落。人歸甚處。又對西風離別。老子婆娑。哀音似訴。持向人間說。綠楊巷陌。隔籬燈影。會寫綠楊燈影圖惟有池塘自碧。更愁入一簾淡月。梅邊吹笛。

鄞縣鄭德璜黼堂

徐潘才調妙堪儔。壽命何煩較短修。料得千年埋骨處。蘚花香帶墨痕浮。聞評仙露比餐霞。清浣詩腸勝點茶。未耐秋風先謝去。前身原是白蓮花。

武進馬芬少美

二千餘字珍珠淚。夢影追摹總杳然。知是中郎腸斷日。桃花痕漬浣花箋。珊珊病骨已離支。猶向筠牀理繡絲。萼綠仙人原舊侶。可能清夢與扶持。秋風催駕碧鸞車。還向西池阿母家。願渡鏡湖明月去。一尊香酌白蓮花。

山陰錢稼秋穗生

鸞閨嬌小憶平陽。金鹿詞成枉斷腸。不道侍書歸月府。人間難覓返生香。

葉天寥題小鸞
遺集曰返生香

手折蓮花上玉京。藥鐙星火亦關情。杜蘭香去飛瓊杳。早被時人識姓名。

德清俞 樾 蔭甫

一現曇華本是虛。文園竟夭女相如。阿翁重檢琅函讀。怕展全芳備祖書。
零落殘箋付侍兒。病來一月不臨池。至今粉盞脂奩外。剩得青麟髓半規。
何處瑤京十二樓。才人例不世間留。若從閨閣論濃福。輸與尋常羅綺儔。
女兒家遠碧天高。老去孫賓興尙豪。他日儻逢青鳥使。爲言無恙壽星桃。

疏簾淡月

陽湖楊晉藩 蕉隱

秦臺鳳去。想月上疏簾。夜窗情緒。硯冷冰消。尙憶碎縑零句。韶華轉眼渾
無據。怨東皇驟將風雨。荷珠易散。仙雲難返。斷腸空賦。又何事人間幻
住。向綠楊燈影。詞壇偶駐。夢醒忽忽。芳訊頓還塵土。屢廊前度尋幽徑。問
春歸惜花誰主。畫樓梅傳。羸盃剩稿。獨留千古。

鄞縣邵丙鏞 槐臣

曇華一瞬夢中身。福慧雙修有幾人。莫怪多才偏薄命。仙姝原不耐紅塵。
新居天上總茫茫。遺稿重尋舊錦囊。此日螺菴冰玉聚。編詩各有淚千行。

錢塘夏會傳 薪卿

泡影曇花不自由。謝公情緒卷中收。鮫綃委婉緘紅淚。蟲語零星咽素秋。
剩粉殘香都斂恨。引商刻羽總含愁。一編似讀昭華集。自愧鰥生腕力柔。
忽忽一霎現曇花。無限淒涼惹阿耶。造物忌才還忌福。不將徐淑配秦嘉。
白傅無兒已自傷。蘭心蕙質又摧戕。一編憶語零星記。不數隨園哭阿良。
兒女情傷憶昔年。西河痛淚灑遺箋。披詩不盡喃喃語。棖觸余懷倍可憐。
莫將幻境當真如。紫玉成煙付子虛。妄語塞悲君悟否。漫誇天上有新居。
菡萏深閨質。生來十九年。不堪兄弟寡。常得父師憐。脩短原隨化。推敲竟
欲仙。玉樓長吉在。底事召嬋娟。

餘杭孫士瀛嘯山

大興王長熙平浦

小螺菴裏欲黃昏。剩字零篇總斷魂。風雨瀟瀟悲白髮。淋漓滿紙淚花痕。
雲軒縹緲歸何處。一握蓮花悟夙因。從此瑤臺推領袖。仙班添得女詩人。

木蘭花慢

錢塘吳春煊次檢

爲曇花一現。追想處。最心酸。更莫問前因。春簾燕杏。夜院蟾殘。回首當年
問字。溯慧心嬌語有多端。奪愛明珠掌上。爭隨轉燭人間。遺芳畫稿與

詩翰。不忍展來看。奈蘭草摧時。荷花生日。俄頃難延。應爾纖塵不染。便藍田種玉竟無緣。買地空埋白璧。問天可惜紅顏。

山陰王綺伸昭

學書記得當年事。待硯虛堂坐夜深。花月一庭人靜候。隔樓時聽讀書聲。

會過妝臺寫恨詩。去年過小螺菴會草一律中有句云百年空惹盧家恨衆口猶傳左女賢一編讀罷愈尋思。綠陰如夢

重簾鎖。惆悵吟成少故知。

掌珠光墜暗書樓。贏得臨風感白頭。一幅烏絲千點淚。壽星桃外冷千秋。

用卷中本事

木蘭花慢

武進趙細瓊英媛

向春風影裏。會飄起。碧香痕。怎秋水文情。春山媚嫵。都屬氤氳。猶存玉臺殘簡。怕天風裹入萬重雲。身世無端來去。空王試問前因。碧桃花下剩斜曛。往事不堪論。想綠萼前修。飛瓊舊侶。誤落紅塵。聲吞碧空迢遞。月明中何處覓仙魂。夜半雲車過影。霎時環佩聲沈。

喝火令

前人

鶴淚風聲杳。鶻嘯月影寒。知他色相幾重天。破卻一場幻夢。歸去白雲邊。痛惜珠還浦。淒涼玉化煙。春花秋月一時閒。記得瓊樓記得小游仙。記

得曇花慧業。肯戀世間緣。

山陰潘淑真靜婉

好語如明珠。一一掌中墜。誰知子細看。都是辛酸淚。

屋非小于螺。為愛松煙選。安得返生香。再來試斗硯。

菴名本放翁墨試小螺看斗硯詩意

畫眉先畫梅。恨不早比翼。若作鴛鴦梅。但須分兩色。

芝孫余外會孫亦能畫梅故梅叟哭女詩有云可惜畫人空次

傳不隨夫
婿寫梅花

蓮華證化身。吐屬自殊俗。巧樣翻碧筒。更覺勝紅玉。

小螺菴蓮房詩云人愛榴房紅儂愛蓮房綠翹風作房老綠珠

勝紅玉

不彈英妃箏。偏慕麻姑爪。想被瓊仙招。仙壇花共掃。

憶秦娥

蕭山沈淑卿

逋仙泣。梅花結子青堪折。青堪折。可憐命脆。竟同秋葉。

綠楊簾幕藏春

色。登樓未解愁離別。愁離別。梨花香冷。柳梢月缺。

散餘霞

前人

苧蘿村側東風緊。惜芳菲煙景。一枝摧折關心。感天涯客鬢。

蘭閨更有

知音。寫綠窗離恨。落花啼鳥無情。盼夕陽殘影。

山陰單

慶楞仙

料是天仙歷劫來。無緣問字到妝臺。瑤編展讀頻低首。不讓當年詠絮才。
拈花微笑便乘真。九畹靈根了夙因。涼月碧匳空掩映。凌波羅襪不生塵。
上清歸去太匆匆。十九年華一夢中。從此綠楊燈影暗。白雲四面作簾櫳。

金縷曲

錢塘沈惠昭季蘭

一卷傷心譜。是當時螺菴病榻。纏綿軟語。想見綠楊簾幕裏。半粟涼燈淒
楚。歎塵世留仙難住。剩墨殘縑零落盡。累阿翁老淚傾如雨。憶往事。寫悲
緒。瑯琊也有璇閨侶。痛一般臨風玉樹。生理黃土。吾師會稽王子獻先生幼妹葭
林女史亦工吟咏年十四而夭
自古紅顏多薄命。何況才高詠絮。更那得長生籙注。我願從今焚筆硯。算
虛名身後終何補。香一瓣。佛前炷。

鳳凰臺上憶吹簫

陽湖楊昭華韻侯

玉簫寒生。繡屏塵掩。西風夢斷雲邊。想珮環歸去。月冷疏簾。往事依稀猶
記。空淒憶別緒纏綿。吟魂杳。春風隔院。新句誰聯。天上幾經塵劫。算一
霎曇花。轉眼桑田。悵音容貌邈漠。蕙帳沈煙。回首紅樓深鎖。惟餘得剩墨殘
編。淒涼處。傷心忍教。重憶當年。

綺羅香

陽湖屠瑞霞碧城

月冷蟾蜍。香寒螺黛。芳澤飄零猶剩。斷句殘篇。珍重昔年鴻印。想小劫偶

謫塵寰。向夢裏。三生會證。恁忽忽。花落春殘。青山嘯盡子規恨。仙雲吹散無準。空憶湘臯珮杳。漢江珠冷。隔院聯吟。往事怕教重省。悵幾度病榻秋風。歎人去。暗塵侵鏡。剩淒涼。夜雨疎窗。畫簾燈影靜。

高陽臺

陽湖楊璿華蘊萼

半榻西風。一簾疎雨。畫樓舊徑雲荒。鏡檻塵侵。淒迷無復晨妝。珠還合浦春魂杳。更何時。問字華堂。恨無端。蝶化羅浮。夢冷秋霜。潘徐福慧難脩。到只零星剩墨。秋淚珍藏。坐月帷空。寒煙衰草蒼涼。珊珊環珮歸何處。對青山。豔骨埋香。任年年。花落鶻嘯。憑弔斜陽。

滿江紅

陽湖楊璿華蘊萼

幾度秋風。吹不斷。離情千縷。空想像。生平婉轉。病懷會語。酒醒紗窗人影悄。香寒玉砌吟魂去。剩零脂遺鈿掩虛帷。空珍護。芳徑沒。梧桐暮。妝閣冷。瓊樓賦。聽打窗落葉。亂愁如雨。夢裏夫渠成舊讖。掌中明月還珠浦。數韶華。彈指一番新。春無主。

會稽胡敬嫻順彬

病語零星榻未寒。秋風回首總辛酸。彌留尙恐親心痛。強作歡顏淚暗彈。繡虎師傳自有真。色絲技更擅鍼神。如何十九年華盡。始

曼志堂稿贈女史詩
云君家自是擅鍼神

信蓮花不染塵。

拜母松嵐翠滿樓。髻齡秀色已難侔。至今猶記高堂語。生女如斯亦仲謀。
問字螺菴愧未會。綠楊春雨自青燈。畫簾依舊人何處。想在瑤臺第一層。
我正哀吟哭子詩。余長子七齡而夭次子三齡三子五齡皆不育哭子詩有三索得男空有迹半生撫汝豈無緣之句那堪代賦澤蘭詞。墨
痕和淚都成血。半爲人悲半自悲。



小螺菴病榻憶語

會稽孫道乾瘦梅著

昔李杲堂先生鄴嗣爲其愛女美蘭作小傳。略云。少奇慧。善解書義。性孝。處父母側。婉婉迎人。稍長。益從余讀書。達大義。以疾卒。年十九。諸凡識蘭爲人。無不垂涕。蘭平生與余語。款款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發口。梵大師曰。此兒至孝。大忍情。恐遺語益傷父心也。嗚呼。之數言。何其與余兒芳祖適相合耶。所不同者。李已嫁而兒未嫁耳。余擬爲之補寫綠楊鐙影圖。因憶兒病榻語。先草錄十六則。見峴卿姪德祖詩序中者。不贅。梁昭明太子所謂追憶談緒。皆爲悲端也。

兒質素弱。苦欲事事求勝。女紅外頗耽吟咏。十二歲時。秦秋伊提舉銜以詩詞集數種貽之。中有本朝名媛詩餘一種。兒尤喜之。始爲倚聲之學。從孫婦傅葭仙以畫屬題。久未報。乍病。向余索詞譜。勸且休。曰。兒已許之矣。況此亦消遣法。遂填似娘兒一解云。卷幔繡鍼停。嫩晴天。棊几香生。倚來翠袖攤書靜。春風人面。桃花竹外。省識卿卿。呶啞綠陰鳴。問何如。雛鳳聲清。呼兒指點兒須聽。還期他日。雞臆映雪。早作和羹。詞不能工。此乃絕筆。存之以見一斑。

兒貌無瑕。眉額間光滿如月。見者多奇之。病後光漸減。引鏡自照。笑曰。兒其爲洛神乎。何輕雲之蔽月耶。

兒刺繡愛翻花樣。藕仙從孫庚揆倩繡枕。已畫梅花一枝。繡時欲分硃砂

珊瑚綠萼白玉四色。嫌太疎寂。擬用一方印押角。問余曰。扶持清夢四字

何如。可則病起當添篆之。又余戚譚子敬戶部寶琛將入都。倩繡詩囊。兒

曰。記得畫幀有作二白鷺一青蓮華者。題曰路路清廉。今擬繡一白鷺以

木芙蓉代水芙蓉。取一路榮華。意不嫌俗否。余皆笑應之。惜不果作也。

春間兒讀書益勤。傍晚罷繡。猶伊吾不已。上燈則鈔詩或模帖作徑寸字。

病後遂廢。一日老嫗於書架上。覓紙裹藥物。兒遙見之。戒勿妄動。曰小愈

仍當供臨池用耳。

小暑日。王眉叔學博詒壽自武林歸。以娛園主人畫團扇相贈。題一絕云。

瑤階碧淨露華新。翠篠扶花報好春。依約未央前殿月。一枝紅對錦袍人。

兒起坐桃笙上。愛不釋手。余曰。兒將以此作少陵詩摩詰畫讀乎。曰非特

愈病。且可爲兒被除不祥。蓋背乃眉叔試新得紫石硯。臨玉板蘭亭。故云。

兒嗜畫。於閨閣中筆墨尤甚。初夏乞藤雲女史畫扇。兩月始得。仿南田法。

作藤花釵魚。兒急索錦匣藏枕畔。曰此可與也。弗女史桃花扇並珍。一以

濃豔勝。一以澹雅勝也。也弗畫上。有仲昭女史題憶王孫一闋。一面心農
兄小楷。此當留俟峴卿兄歸賦長調耳。峴卿自刻寄龕詞四卷。有紅情綠
意兩詞詠梅魂柳影。兒嘗喜讀之。曰命題選調便佳。如此描寫魂影。梅柳
有知。當一齊頰首。

張姬愛兒如己出。姬病。兒侍奉湯藥。無微不至。禱天願持齋。冀速愈。己病。
命以脂旨進。弗可。既滿願。或謂白鴿性稟金水。善治虛。將覓以入菜。兒堅
卻之。曰因求生而反戕生命。有是理乎。況詣同煮鶴。但願學張曲江。不願
學韓玉汝也。

兒好墨成癖。知之者多所持贈。師曹文孺大令壽銘並賜以詩云。報與松
煙三十笏。蘸毫憑學衛夫人。兒頗能品其佳者。以豹皮囊養之。適有飛絲
入目者。欲乞少許。家人將辭以疾。兒聞之曰。此亦救急也。小鈿箱中有青
麟髓一截。雖非方于魯手製。亦有熊膽。可磨用。

兒以花露代茗。屈指計曰。已嘗五種矣。玫瑰之香膩。枇杷之香幽。兒病肺
非病肝。宜枇杷。聞枇杷花卽款冬花然乎。余曰。款冬卽爾雅菟奚類凍。疏
藥草也。非果屬。本草生河北關中。十一二月花開如黃菊。未舒者良。世多
以枇杷蕊僞爲之耳。又問盧橘究是枇杷否。琵琶何以本作枇杷。并論另

編千文。枇杷二字。頗難破用。余慮其殫神。止之曰。兒絮絮不絕。欲爲蠟兒作譜乎。

兒欲嘗新蓮子。市尙未登。先資政公塋後九曲池中花頗早。覓得數房。兒手剝嫩者先啖。余曰。天無棄物。不特房可滌硯。因留其蒂。簪刺之。令與柄通。納淡芭菰。勸余噲之曰。此名碧筒。方相稱耳。兒姑陳恭人。時遣人問疾。賜珍品。中有蘋婆果。兒尤喜食之。曰。此佳人從燕趙遠來。而色香味皆未變。勝閩鄉玉女多矣。笠翁賦此。以西子楊妃並論。允哉。

余庭前雜植花木。兒時時呼人澆灌。而於新得之壽星桃。尤汲汲。曰。兒記羣芳譜云。樹矮而花。能結大桃。倘得活。將移置菴中作盆玩。亦足以豪也。潤香姪澤種有並頭蓮一枝。花正開。頗重。風吹將折。遂持贈兒。并配以素心蘭數箭。兒喜甚。以蘭插膽瓶。手執蓮花語余曰。花香不宜近鼻。此則亭亭淨植。想無礙。余忽記舊夢。情景宛然。且心蘭爲兒字。非佳兆也。

俗忌病人問時日。二十三日夜。忽問余曰。今夕何夕。余曰。兒試憶之。少停。若有不悅色。然曰。明日荷花生日也。余曰。兒問此曷故。曰。雲笈七籤云。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六月不多幾日矣。噫。豈兒豫知死期乎。兒苦熱。日汲井華水。置榻前。平日喜食美女瓜。夫人李曰。惜兒病不能浮。

瓜沈李也。別以盆爲沼。畜金魚數尾。朱鱗碧藻。環游自如。兒倚枕以餅緣投之。觀其往來爭啜。曰。此中亦大有生趣。令人作濠濮間想。未幾疾甚。數日不復顧。魚盡先兒死矣。

兒指爪多長寸許。護以銀甲。每診脈。必先盥手。勸去之。曰。兒欲效麻姑耳。至彌留時。強自卸置胸前。示不復用。嗟嗟。何欲效麻姑。偏同長吉耶。

余自端陽後三日。始爲兒稱藥量水。旦夕撫之。兒與余語多。不能縷述。垂死前二日。強笑執余手。頻嗅之。似有千萬語欲說狀。雙眼注視。忽盈盈欲淚。覺不可忍。卽反側面壁。恐傷余心。實握別也。悲哉。中秋後。秦壻粵省親江南。昨始旋里。今日以親命延其師錦湖褚君繼會來。爲兒書粟主。明日是兒生日。鐙右草此。不禁淚花滿紙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謹識。梓成自題十二截句。

結習未除摩詰室。情文夔別影梅菴。不須細錄芙蓉夢。早有哀辭寄寄龕。十九旬非十九年。未能言尙爲呼天。書牀藥竈關心處。應比金瓠倍可憐。欲傳記憶無文錦。字字縈愁爲斷腸。儻似髣蘇偶忘卻。補遺合待付秦郎。

夢榻香殘黃菊枕。吟簾雨冷綠楊燈。

姬王氏哭兒病亡。余別爲合寫一圖。此自撰聯語也。兒嘗爲姬製菊枕。舉牧齋九日詩。嬌女指端裝菊枕。博余

一笑故及之。

西風花瘦重陽後。嬌女相依喚不應。

姬歿於九月十日

白蓮花繞女兒墳。

鏡湖雙牌樓多白蓮均甫大令題句時兒懶尙未歸秦氏殆詩讖耶

一鏡雙分曲抱村。清句不堪和

淚浣。水邊環珮月中魂。

粉塹頻年倚短楹。移家今始傍山城。翻嫌采葢多晴翠。偏有螺鬟照眼明。

花落香吞繡尾魚。臺池舊近右軍居。

小園有方池在山麓水清石出惜兒不及於此洗硯也

傷懷欲作仙娥

影。初學空留月宛書。

近見兒手書有署月宛者

待描小等第三圖。月面松紋紙有無。嫩綠枝頭紅一點。畫師更要費工夫。

兒早欲寫綠楊燈影圖云唐人嫩綠枝頭紅一點詩意以月中燈影寫之似勝前人此未病時語也

誰擲明珠照茜紗。露毫曾賦紫薇花。而今別有紅鑪雪。刪得纖纖鳥爪爬。

仲昭女史家薇花紅出牆外兒有詩云聽得詩聲隔絳紗一雙燕子巧藏花玲瓏重擲胭脂雪但倩仙人鳥爪爬偶檢兒稿次韻成此時新居鴛鴦薇盛開以紅白相間得名

湘絃張觸怨鋤蘭。短燭添燒獨自看。看到叢悲有餘憶。古來知己得郊寒。

會聞倚玉難藏拙。

倚玉難藏拙韓文公句

莫道投甄敢望酬。

投甄敢望酬盧允育句

從此夜航添故事。

吟筒爲我代緘愁。

珠字爭題少女辭。

周眉叔序尾語

感銘生死兩心知。破閒擬踵曇花例。還問何如可

可詩。

後序

夫蛾眉易逝。騎省有金鹿之悲。鶴舞含愁。蘇臺留紫玉之迹。况越畹女史。天上瓊藜。人間瑤質。以左家之嬌態。為安昌所最憐。綺華正春。珠光遽墜。有不覩遺衣而揮淚。憶繞膝而傷情乎。僕也絳帷問字。

面識春風。紅葉為媒。詩慙流水。女史字秦芝孫同視余為執柯本通家之舊誼。早淑德之備聞。

爾其皎皎冰姿。珊珊玉骨。是帝旁投壺之女。降謫塵寰。疑月中擣藥之娥。

仙遊下界。蕙襟雅澹。匪矜羅綺之妝。瓊想幽閒。鮮結鈿釵之伴。借詩書為

膏沐。蠹食僂成。證翰墨之奇緣。驪探珠巧。翠鐫紫石。白金鑿之書文。香滿

紅箋。吳彩鸞之寫韻。詩百篇而入聖。鍼三絕而稱神。織璿璣於錦圖。何如

蘇蕙。繞法華於絹尺。不愧盧娘。洵所謂才藝兼優。德容並美。心珠夜炳。鬪

詠絮之清芬。意蕊晨飛。娛生花之老眼。加以紅絲一縷。白璧雙珍。得坦腹

之賢郎。匹掃眉之才子。將見藁砧憐重。競賭新詞。紈扇情長。不書離恨。錦

帳寶釵之句。書報秦君。香蘭醉草之篇。吟成孫媛。而乃鵲橋欲渡。銀漢雲

遮。鸞鳥纔鳴。女牀雨泣。以荷花誕生之日。為黃楊厄閏之秋。菱鏡光寒。照

紅顏而莫駐。蓉城景麗。列翠袖以爭迎。空勞瓊液玉脂。覓鼎裏丹還之藥。

剩有鈿蟬金雀。鎖江干黃竹之箱。興言至斯。可悲也已。然而瑤林玉蕊。原非塵土之根。金地寶蓮。合證妙華之果。海山芳靄。紫室重尋。會城桂旌。白雲早訝。溯蘭言於倚枕。頗記零星。供藝苑之留題。應愁盞露。一編小錄。共瑤臺鳳牒以俱傳。五夜靈風。儻繡幄鸞軒之早下。

光緒紀元重陽後三日山陰褚繼會錦湖氏撰

書後一

余比年觀人。頗以順親二字爲的。而未嘗不歎孝行之不可多得。然於孫氏之門。幾兩失之。微病榻憶語一編。亦奚自知其微哉。孫氏越望族也。晚蘭女史名香祖。歸楊氏。戊辰歲以孝旌於朝。異日誌傳。必有能傳其人者。越數年而有心蘭女史。心蘭瘦梅先生女晚蘭從妹也。孝行多秘於閨閣。不得聞。先生亦略不述及。殆以孝爲庸行歟。杜奉常妹婿以是編見眎。余閱之瞿然曰。是復一孝行女也。今亡矣。忍不書。女史善刺繡。工詩詞。旁及諸子百家。多涉覽。越人咸多其才。余以爲猶淺之乎。測女史也。先生樂於闡幽。遇節烈貞孝。編之惟恐不詳。且耽吟詠。苦無子。恆感感焉。女史知非詩書不足以承歡。恆手一編。依依膝下。反覆問難。俾先生得以教子者教。

之。庶幾忘其爲無子焉。壬申五月病。先生憂之。女史窺先生之憂。慮無以解也。取畫中詩之法以刺繡行之。女史雖敏悟。實先生涵濡漸染。有以成其天性之愛者也。已而病劇。屏書史。醫者多棘手。先生憂甚。女史猶強起坐桃笙。弄紈扇。製碧簫。談文史。怡情乎。娛親耳。展卷至此。不禁淚泫泫。益歎其孝之觸處皆是。而用心亦良苦矣。雖然。余更悲其彌留時。娛親之術窮矣。而天上新居之說。未始非以死而不死者慰之也。是以臨終握別。強笑承顏。卒不作一感感語者。始終不忍貽親之憂之心耳。他如張氏病。事如其母。則其平日事父母概可見矣。純孝哉。純孝哉。先生之集是編也。將有重欵累歎。若惟恐其不傳者。然而女史傳矣。嗟乎。吾儕廁鬚眉之列。讀書數百卷。其果能行斯行耶。存是心耶。其能不對之而顏之汗而心之忤耶。又何論文之足傳女史否耶。若夫造物畀其才而促其壽。或豐於此。嗇於彼。默司其進退予奪。未可知也。或聽其人之自生自死。自夭自壽於其間。雖造物無權焉。亦未可知也。然而女史之孝傳矣。其他生平言事。奉常猶能詳述之。余特歎其孝行之萃於一門也。故書其後而并及晚蘭云。時同治甲戌良月下澣會稽姜秉初雲船氏書

書後一一

夫念遺簪者。時易而感生。惜落英者。情深而文至。是以寢席伏枕。任氏之悼澤蘭。槐木枯芟。潘令之哀金鹿。觸類而伸之。引緒而長之。惟此寸編。庶乎終古。此觀察孫瘦梅先生病榻憶語所由作也。越畹女史。誕靈儒門。凝采韶歲。明心聰警。柔顏婉和。蘭膳絜晨。博安昌之愛。繡局停午。與阿母爲歡。若乃纂組綺編之工。風雲月露之作。詣絕釵幘。譽騰閩闈。簪花一通。右軍頰首。詠絮七字。謝公賞心。織詩作藝。願以曹唐爲師。射屏相攸。喜得秦嘉之壻。正謂戴良嫁女。郭瑀館甥。笙磬同音。賭吟紅之篇什。冰玉儷質。娛垂白之春秋。奈何美人無壽。仙娥補曹。薄寒中人。肺葳蕤而上逆。噩夢符讖。手芙蓉以遐升。彩雲卷空。瑤池歸去。桑榆誰慰。曇花不常。吁其痛矣。時則暗月沈闈。淒風滿櫺。道路阻脩。夢魂離合。綠楊簾幙。雨中之燈影。幢幢。鈿閣縹緗。卷裏之粉痕。點點。回憶牙牀碾藥。銀鑪熨丹。骨珊珊其支愁。態慙慙而扶瘦。故將愁絕。誰曰能堪。於是俯仰景光。追憶談緒。拾零星之剩語。瀉垂露於赫蹏。秋淚漬平行間。春魂回夫擊底。言笑如在。丹青不渝。古人如昌黎志女孥之壻。樂天哀金鑿之辭。有此鬱伊。無此悱惻也。蒙述一

言。請輟三歎。世有千古。人誰百年。矧夫翰墨之華。壽於年齒。蓬閨之勝。樂於塵寰。續遺詠於玉臺。光越紐之彤史。又奚事抱碎玉以愴懷。撫凋蘭而隕涕者。此際爭題幼頰。勝磨紫石以鐫文。會當速變男兒。定覓金環而轉世。乙亥伏日會稽王繼香子獻氏識

跋一

余薄宦江左。今春次兒德挺省視來署。攜親翁孫君梅叟觀察書。並貽以小螺菴病榻憶語。蓋梅叟思其女芳祖所作也。憶同治乙丑余奉先太常公諱里居。始識梅叟。古之篤行君子也。聞其女芳祖賢。亟聘爲德挺婦。及服闋補官。正擬爲德挺舉親迎禮。忽於壬申秋接家書。婦已於六月廿九日。以弱疾死。余思婦之賢。痛婦之亡。亟請於梅叟。命德挺以禮迎粟主歸。並其柩殯諸先壟。嗚呼。余嘗欲與梅叟握手言痛。一訴往事。而關河千里。覲面綦艱。今讀憶語。不禁淚之泔泔下也。況余嘗聞里黨間言婦幼讀詩書。明禮義。當其時。梅叟尙未舉丈夫子。婦之侍晨昏而承色笑。凡可以娛親志。解親憂者。無不委曲誠摯以盡其孝。事嫡母諸母。咸得其歡心。故梅叟無子而若有子焉。賦體羸弱。雖有疾不使親知。迨疾革猶強笑語。思所

以慰其親者甚至。嗚呼。可謂孝矣。儻使得賦于歸。以其所以事父母者事翁姑。則宗族間詎不又嘖嘖稱賢婦歟。奈何天之遽阨其年耶。豈寒門之不幸有以致之耶。雖然。婦之賢孝。已彰彰在人耳目。又多翰墨才。得諸君子爲之題詠。足傳千古矣。梅叟其無悲矣。異日余解組歸田。與梅叟徜徉於稽山鏡水間。班荆道故。永言親戚之歡。則又余與梅叟之所樂也。

光緒丙子季夏秦會熙小芝氏跋於三湖官舍

跋一一

越畹女史爲予室孫宜人從妹。觀察瘦梅先生女也。初予締姻孫氏。有張姥往來兩家。言先生艱於嗣。側室王育一女矣。家慈爲擇乳媪。宜人來歸時。甫離襁褓。每予往。必出詢阿姊狀。齟齬善風格。戚黨咸奇之。辛酉予避亂依先生。同居海上。宜人爲予綴敝裘。時來習女紅。視予如兄。越五載。予游京歸。女史同予受經於曹文孺師。性獨慧。課誦之暇。兼及詩詞。自以閨閣筆墨。多秘之。先生相攸。得同邑秦氏子塏。溫雅多雋才。字焉。惜壬申季夏。女史竟以弱死。病起卽發異兆。殆所謂神仙者耶。先生憶其病中語。錄之成卷。篇中僅錄絕筆小詞。其餘吟詠。多不及載。嗚呼。十九年中事。猶如

一瞬。今先生老矣。女史亡矣。張姥猶時爲予述往時攜女史釵鈿求家慈修飾。家慈恒樂爲之勞。予不忍聞。而卽此亦可以見女史之賢也。故附及之。

同治癸酉仲冬之月同學兄胡壽頤耆仲甫跋





中華民國柒拾捌年陸月廿日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美化文學名著叢刊（十種合一冊）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朱劍芒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國學名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韓非子	論衡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駢體文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世界書局發行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美文化學名著叢刊 仿古大字

特點一斑

1. 專家長篇攷證

各書均經專家校閱整理。並著有長篇攷證。俾讀者明瞭作品與作者之概觀。

2. 覓得稀世珍本

秋鐙瑣憶及小螺菴病榻憶語二書。為市上所稀有。茲以重金覓來。排印成冊。以供同好。

3. 足本浮生六記

本書為惟一之足本。第五卷有中山紀游。第六卷有養生紀道。為市上所售之浮生六記所無。

4. 插圖名貴難得

陶菴夢憶。影梅菴憶語。浮生六記等書。插圖甚多。可增無限興趣。

合訂一厚冊

價洋一元八角 (寄費掛號一角五分半)

竊聞	葉紹袁著
續竊聞	葉紹袁著
陶菴夢憶	張岱著
影梅菴憶語	冒襄著
三儂贅人廣自序	汪价著
喬王二姬合傳	李漁著
浮生六記(足本)	沈復著
香畹樓憶語	陳斐之著
秋鐙瑣憶	蔣坦著
揚州夢	周生著
小螺菴病榻憶語	孫道乾著

世界書局發行